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八十四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史部 第八十四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三十四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尋樂堂日錄卷二

朱陽竇克勤敏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仝編

十九年庚申、二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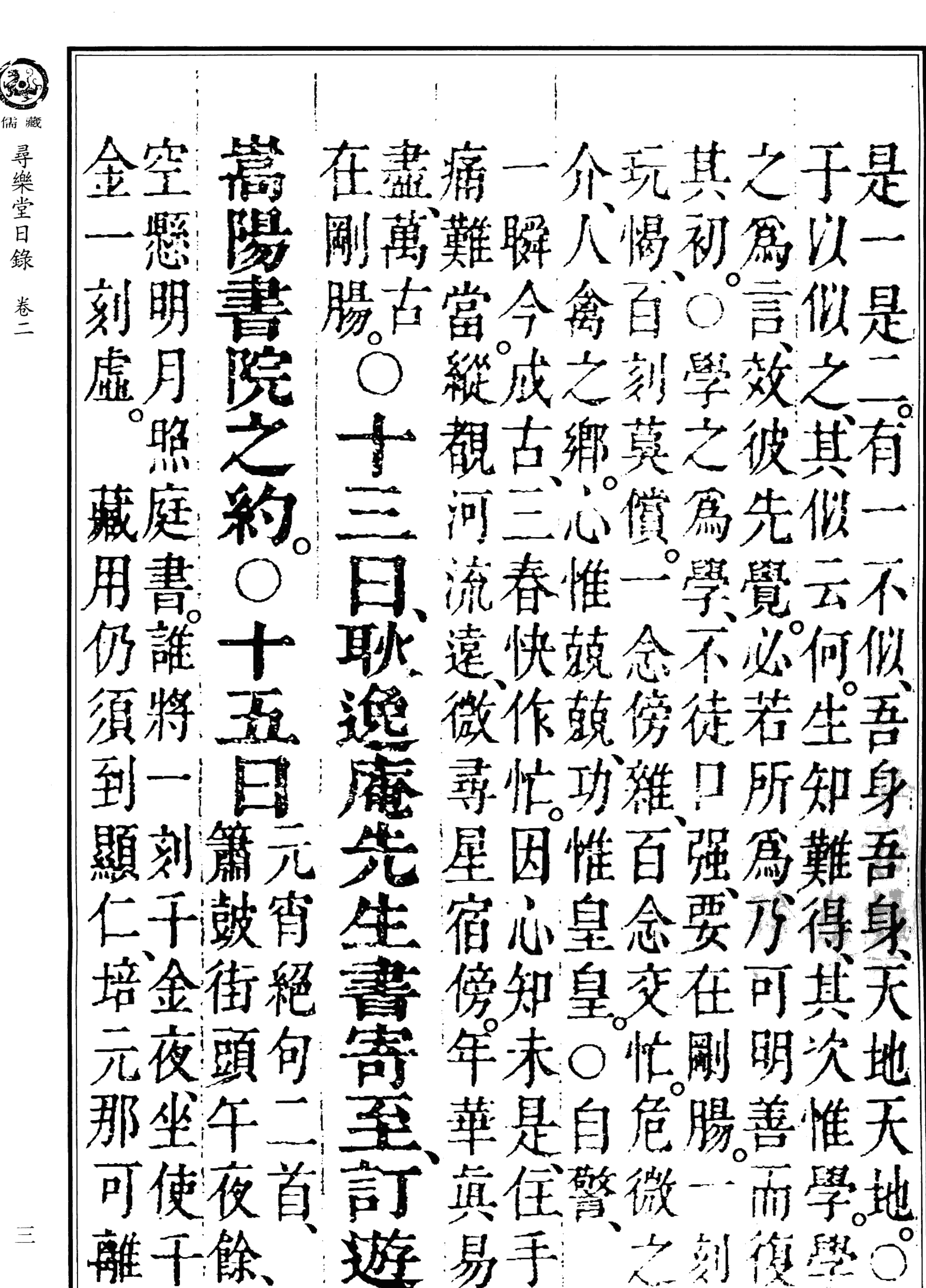
春正月九日與振起昏定，大人徐徐言曰：汝得毋有過乎。因以戲場之事微責之。

予喜得聞此過也，著愼微論以自警。○愼微論

天下事，其成也必有所由起，其敗也必有所由兆。古人謹大於其細，防患於其忽，蓋有深心。智者覺之，愚者昧焉。予置身過中，畧

不自覺、竟試戲場、呼紅叫六、初不知意中何忽起此想而開此行徑也。噫過矣。一念放則百念隨之、一過滋則百功無以償之。私欲往來、理念銷鑠。畢平日一時一刻不敢空度之念、至此不知其失落幾時幾萬刻也。再思之豈惟前功莫補、後過日滋、抑亦聞者駭異有礙身名。且子弟從旁觀之、將謂何與彼若效尤、安所責譴。怒而及之、我有成迹、寬以縱之家無令範。漸積日深、爲患益巨。原其始、不過快一時之歡娛、豈眞爲蕩覆之浸舉。而其由小及大、勢所必然、微火燎原、可以鑒己。不是之懲、立身持家不其兩失哉。○十一日、

讀禮記。○十二日　吾身何侶、天地爲侶。天地何寄、吾身爲寄。天地吾身、



是一是二。有一不似、吾身吾身、天地天地。○于以似之、其似云何。生知難得、其次惟學。學之爲言、效彼先覺、必若所爲、乃可明善、而復其初。○學之爲學、不徒口强、要在剛腸。一刻玩愒、百刻莫償。一念傍雜、百念交忙。危微之介、人禽之鄉。心惟兢兢、功惟皇皇。○自警、一瞬今成古、三春快作忙。因心知未是、任手痛難當。縱覩河流遠、微尋星宿傍。年華眞易盡、萬古在剛腸。○

十三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訂遊嵩陽書院之約。○

十五日　元宵絕句二首、簫鼓街頭午夜餘、空懸明月照庭書。誰將一刻千金夜、坐使千金一刻虛。　藏用仍須到顥仁、培元元那可離

天真。元宵便認元方始，養得乾元天下春。元宵古風二首，一元無停止，今宵慶元始。元旦陽之陽，純乎九數裏。元宵陽之陰，夜燈繼日晷。純陽見天德，柔濟不委靡。總是一元貫，循環如斯矣。人何不類斯，心乃身之基。何以培元氣，平旦莫宵衰。用六終以大用九，夜息孳。吾性備萬物，戒懼好自治。

○二十一日，答耿逸庵先生書，並寄以詩。答耿逸庵先生書：正月十三日，接手翰並讀佳刻，其益然自得之趣躍形紙上。如讀易、寄友、贈和諸詩，皆遊心理窟，局臻精妙。語錄數十段，句句孔孟正傳，既切實，復精微，清心讀去，反覺先儒所言尚有偏駁處。後學守此，更何事另尋

程朱宗派也。策蹇嵩陽、當有日矣。耿逸庵先生約遊嵩陽、賦此寄之。嵩陽佳處、多山水、我所思兮。不在此。中有碩人、賦考槃是所饑渴願倒屣自分愚鈍寡所獲、願訂大業作安宅。不謂兩地心若符、知求致兮。物求格。今春邀我嵩少遊、書來輾轉讀案頭。有文皆寫躬行語、有詩皆從內養流。學問大原孝弟得、德業進脩艮友力。敬義夾持尤素功、亦法乾行健不息。近復讀易敬恕堂、直向畫前印義皇。透晰吉凶悔吝旨、易在吾心動則藏。立言半是闡易理、我情纏綣何能忘。願得結廬嵩山下、願得讀書潁水傍。策蹇遲遲違所願、不爲山高道且長。相期桃花落溪岸、或則風雨夜連床。學道早訂千秋計、洛學日興無或蔽。

濂閩當日時地殊，別吾居近時相際。○時先生以棗餘草示予，讀之，更與先生札云，詩集中有和趙寬夫詩、內述寬夫語云，勿爲物所縛，始是格物，自二句。愚意格物只是窮盡事物之理，不作格去私欲說，考亭辨之甚明，向於夏峯先生年譜中屢讀寬夫語，極明透。此將物字認作私欲，看與窮理說不合。格物是大學下手功夫，似未可誤也。先生語錄中，大學不曰窮理，而曰格物，一段，人皆有是心，天理就在裏面一段說得自是中正切實。又先生語錄中有一條云，吉凶悔吝生乎動，只纔動便差，故聖人無欲主靜，以養動之根。愚意諸條皆正當精微，獨此條只纔動便差一語，似有可商。竊意動自是少不得，只要動在天



理便是。説只纔動便差，一似將動字純説向私欲邊去了。觀吉凶悔吝生乎動，雖凶悔吝之數居多，畢竟亦有吉處，只看動得何如爾。若動合天理則吉，動徇人欲則凶悔吝。大抵纔動便易鄰於私，所以説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説只纔動便差，不如易此一語或有斟酌，未知是否。

○**二十二日**，並讀詩經、春秋。

○**二十六日**　大風，大造之中，飇塵駕駛①，汩亂蒼穹，萬物遭訌。觸之而忡、怒，激羆熊，蛟龍失官，視天夢夢。忽開溷蒙，運際滅風，鐵騎赴戎，熄轡自東。不蔭草豐，摧折奚終。同視化工，云何不公。

○**二十七日**　讀乾坤兩卦彖辭，無端畫得天形出，太極畫來一半成。

後聖繫辭在卦下、利貞須看繼元亨。繼乾又畫兩畫成、妙寫陰儀坤得名。雖是元亨辭亦繫、却是牝馬不同貞。

○二十八日

讀小畜卦彖辭會得二義、孤臣抱痛久、寫心繫辭時。靜觀天風象、雲雨觸心知。雖云好君事、會當小畜期西郊徒自我、留語後人思。　作彖心已苦、畜斯亨道隨。風巽乾可入、密雲雨不施。東國豈自聖、西郊我繫思。其道在小畜、其志在明夷。二首義。　巽入柔剛健、非能力制之。陰初無終倖、陽當有亨時。雖是雲已密、尚喜雨未隨。西郊何奈我、我志在明夷一首義。○　這幾日心纔向裏觀理、便尋得意味出。



二月八日 眞源遇羅山人張黃石遜抱治安之畧未遂、觀所著綱鑑總論及策百篇、治平之道、囊括。無遺、談三晝夜、意不倦。

○**十日** 與黃石夜談、或從傍詔之曰、子欲爲聖賢、便是假聖賢、豈可爲耶。黃石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彼曰、孟子說此話已假。予與黃石笑而置之。

○**十一日** 黃石論淸任和之聖曰、只一任便了、淸和安用。予曰、淸和豈可少。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後世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敦。其有功名節、固自不小。蓋黃石亟以世道自任、故推任聖而短淸和、不自知其言之弊也。

○**十二日**

黃石屢以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爲言、其以斯世自任之意不肯放下。○黃石策取士之法、止欲以策論、八股觀其經濟學術。予曰、鄉舉里選之法不可廢也。黃石曰、奈後世多僞何。予曰、上之人重德行、下即有德行之儒起而應之。上之人重文章、下不過有文章之士起而應之。慮選舉多僞、文章能無僞乎。工於揣摩以迎合上意、是即文章之僞也、何如以鄉舉里選觀其行、並以策論八股觀其言乎。

○十三日黃石別去。○十九日春分、始祭先祖。三弟克恭勇於從義、勤以勷事、急先祖之祭、贊成之力居多。○二十五日耿逸

庵先生書寄至。○二十六日爲長男容端擇昏聘文學梁汝樸女。是日投昏啟。○汝樸字潛夫鹿邑庠生。○二十八日張黃石來訪屢以拯濟爲言予曰拯濟是其本懷但出處不可不正黃石曰必嚴於出處孟子不宜見梁惠王矣曰孟子見惠王非躁進也乃應畢禮厚聘之招也若謂枉尺而直尋吾恐所枉必多已枉而欲利濟天下難矣黃石曰必如何而後可曰致敬盡禮其可乎黃石曰如是將終身不出矣曰終身不出自古有之枉道求合所不敢爾貿貿然不自處以禮而希遇於世非行道之計也。

三月二日

因道中所見、謂振起曰、桃李雜松柏中、人未有不美桃李之豔色、而松柏不求人知也、穆然自處而已。松柏蓋斂郤多少英華、含蘊於內、惟蓄深不露、故其後與桃李逈異。○松柏雜他樹中、特無有心人識得破爾。一經識破、便見松柏此時已與他樹逈不同矣。○振起曰、松柏既爲後凋、想亦有凋時乎。曰、形凋而神腴、非謂歷之霜雪中有改易之期也。其不得不改柯易葉者形也、其貞固不易者性也。○振起曰、吾觀桃李與松柏、知人有一得、輒鳴於外、與有所得深藏於內者、其分量固不同矣。亦可如此看否。曰、如此看亦得。○

四日

或曰、主敬之法、只心常惺惺、便容貌端肅、用心於內、自可



得乎外也。曰功夫自是一節一節做去、專乎內自可通乎外、肅乎外亦所以養乎中。在內之心性要做功夫、在外之儀容亦要做功夫、內不可緩而外不可遺也。若說心用於內、容貌自端、彼知及之、仁能守之、豈不是用心於內。又說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何故分明是節節做去。

○九日。有某姓欲禍某姓、慮予大人知之、則事不成、陰囑大人曰、公視爲不知、任吾與彼作計較爾。大人曰、子既言之、吾已知之矣。知之而故爲不知、吾誰欺哉。爾視某人爲可禍、吾視天理不可欺、爾行之、吾以正論代彼白之可矣。言者慚而去。

○十五日。寄耿逸庵先生書、二月念五日、接手翰、不曾一室晤對、面爲請質。但佳

作義蘊弘深、雖潛心讀去、實有見不到處甚多。既過示包容、抑何懼罪譴。謹將二册更逐一細讀、只見學問經濟透露紙上、其中仍有妄干處、總恃知愛、不敢畧以形迹、猶之至愚陋鮮當想必我諒也。所歉者三月之約、將檢行囊、忽有事相妨、未得遂請益之願、不能不俟之異日爾。○與耿逸庵先生論答彭德聲書　設八股之始、原即言考德之意。蓋以人之心不可見、而言者心之聲也、其有言詞明快醇雅、能與聖賢理道相闡發者、其人必大概根深乎理、可無大錯。故即以此擢之、蓋欲以見之言者施之行也、豈徒導以利祿之階乎。後世人心溺於利欲、認作舉業爲富貴之媒、故攻舉業者自少至老皆以功名二字橫



著於心胸之間，而不復理會六經四子之書，是何道理？周程張朱之所表著者是何意思。此所以人心不端，風俗日敝也。先生此文極力救徒專八股之弊，如童而習之一段，可謂深中今人之病矣。中間若舉業之外有學，是二道也云云，意亦極善。若謂人認作八股爲一事，學道又爲一事，不知八股何嘗不與學問相關。只要人專意學道，則卽舉業卽理學。爾是欲於舉業中可認理學，非謂尋理學只在舉業中也。意思正自圓融，但恐不善讀者誤認學問專在舉業中，遂大肆力於文詞，以求當吾之所謂學也者，則又未免流入八股砥礪之弊矣。至識得此心此理，而復發爲詞章，以應世之所求云云，固所謂較錙稱銖而

出之者也。又如不在書册上看孝弟幾段説得快快，至舉業亦後起之名，一段謂性命文禮道教等説，只是説理，不是預先説下爲舉業用，則得之矣。而其謂借此功名之途，引人以道德之路，若或非即言考德之意。夫即言考德，後猶有流於詞章之習，而遂至專入股以爲利禄之階者，若謂借功名之途而引以道德，則道德之求與不求，尚未可知，而功名之奔競，終無以勝其皇皇之心。欲借此而引之於道，道德，彼人心熟於利禄之場已久，又何怪乎如氷炭之不相入也。先生之意謂不過借此引彼，直是輕輕説功名句，歸重引人道德句爾，竊恐不善讀者認作功名是一路，道德又是一路，而日夜攻舉業者，未必不曰吾

俟功名旣成而後求道德、則是專文章而趨利祿、其流弊殆有甚於八股砥礪之弊者矣。此皆辨在毫釐、關繫在世道人心、謹錄此請正、幸恕狂瞽。○敬義夾持、是內外交養之功、缺一不可。

○二十七日、南遊。

芒碭山登眺、高天雲氣散峯頭、芒碭孤懸鎭太丘。磅礴山光朝看日、陰森老樹夜如秋。常存佳蹟開巖秀、子山有巖。夫獨討閒心覺世浮。幾處登臨頻問訊、每逢險道一停留。○別使者二首、麥苗不盈尺、翩反亂風披、相顧若相語、願莫話別離。爾我陌頭上、東西各別時。歸來問農事、莫笑麥離離。

夏四月、玩易。○七日

舟中讀易有感、豈易言利涉、讀易契其眞。大業須

富有盛德自日新。竊怪無藏用、何以致顯仁。願將具舟楫、持此涉遠津。

○九日過磨盤山

峯廻逕路轉、策蹇幾層過。指顧林深處、雲封洞口多。

○十日過闗山

石壁當雲際、盤空老樹多。山深留白日、路險碍青蘿。欲記闗山跡、先聽遊子歌。不須愁暮景、緩步下重阿。

○十一日滁陽懷古

環滁不減舊山形、任是青葱入畫屏。獨怪禽聲雲際落、空教人憶醉翁亭。

○十二日登金陵北城眺望、四月

秦淮暫息征、多因勝地寄深情。分明虎踞收王氣、依舊龍蟠護帝城。幾代丘陵銷壯麗、一天風雨弔忠貞。城下有忠臣廟。霸圖事業今已矣、愁聽江濤送日聲。

○喜聞二伯

父信、即赴安慶尋訪。二伯父亂離遭擄、音信杳然。有安慶李姓同寓、言及彼云伊友某姓常言離家之狀、淚湧如泉自謂實繫寶姓。予細詢之、與予大母平時所言體貌年齒皆相符、喜不自勝、即日登舟赴安慶。○十五日過太平府、望梁山、喜二伯父團聚有日、因而賦之。天門中斷幾時分、影落長江散碧雲。想是蒼天留位置、千年合聚氣氤氲。○二十二日至安慶、訪至二十七日不遇。自到安慶、李姓遝不可即、訪之數日、與李姓之言全相謬戾。彼所傳者徒爲誑語、而骨肉之親終不可特得聚也。悵結累日、不可解脫。○二十八日至

安慶探二伯父消息、不可得、悵然登舟。誰知骨肉聚非眞、夢裏團圓空笑頻。多是長江債未了、西風皖地送行人。

五月四日登新嶺、雲生足底千巖亂、風送耳邊萬象空。不到峯頭無上處、那知城郭一丘壠。○**五日**端陽懷鄉、天涯羈客跡、佳節度如年。角黍兒何競、新茶僕得煎。江聲送斷馬、山雨滯歸鞭。頓憶鄉風古、攜壺泛之北川。○**八日、紫陽書院謁朱夫子。**登紫陽山謁朱夫子、紫陽千古闕賢關、門繞清流峯列環。共謂歙溪綿洛水、誰知黃嶽續尼山。扶經翼傳宮牆擴、主敬存誠風月閒。道學淵源淵

岣嶁碑先嚮在、斯文宗主岣嶁碑更躋攀。

○謁朱韋齋先生、　漁梁急瀨嚮書聲、嶺畔當年燈火盈。瑞映黃山垂道範、文澄練水衍宗盟。書堂已道南中好、韋齋先生任尤溪尉。山月猶分舊日榮。文公自閩還歙、省視公墓、講學紫陽書舊址山月四字。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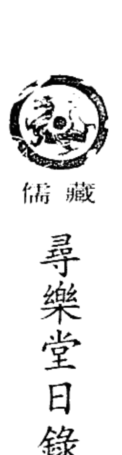
○十日發麟祥開萬古、人誰有子如先生。

漁梁壩、　悠然亭亭在壩頭。畔到漁梁、白練光浮下維揚。勢走飛湍驚鳥落、聲馳遠壁送潮悵。龍從抱堨歙溪會、黟婺環流淛影長。莫道無豬鍾氣洩、紫陽山麓是靈鄉。紫陽山在漁梁壩上有朱夫子祠。

○十四日下坊舟中、　怪彼舟中人、視彼疎亦親。相顧豈相識、相叙溫言頻。獨我他鄉客、孤影惟隨身。問彼彼不應、聽言苦不眞。靜坐驅塵諠、從容一志神。

○

十五日舟中月夜、竟是多人處、我心寂若神。明月流江夜、天空無點塵。○十八日自十五日至蕪湖過宋簡心遴、欸留情殷。簡心太原偏關人、豪氣古誼、遠絕流輩。○贈宋簡心、誰云旅館寂、竟如憇故廬。何以遂偃仰、兄情日厚且。坐卧同嘯傲、清言話徐徐。白晝覽山水、雨夜商詩書。我百愁亦解、欲報之瓊琚。兄辭至再三、云稻食且蔬。相浹無拘禮、勿嫌我意疎。噫嘻、目中閱人幾似此、故舊千里便已矣、邂逅結納成往事、誰知太原佳公子。公子歸去在何年、煙雲匝地風倏起。○二十一日丹陽道中觀竹、林深曲徑轉相通、偶憇名園愛竹叢。爲問千竿連紫氣、誰家半畝結仙宮。黃



金邑碎新迎日、戞玉聲沉遠送風路。○二十盡丹陽還戀戀、孤郵回看暮雲中。

○二十三日 金山寺、蔥蔥擬近巨流中、倒蝀誰懸萬古同。臺鎖江淮通海氣、樓開日月響天風。孤形頓倚城池壯、夜浪曾翻甲胄雄。宋將功高垂丹志、也憑作鎮助貔熊。

○二十五日 渡江、突起滄溟象、奇天開巨津。風清翻日白、浪起寫雲眞。百艘誠爲富、千家豈獨貧。長江。懷地險、愁眼對舟人。

○二十九日 渡淮河遇雨、旅況蕭蕭風雨鳴、洪濤驚試一舟橫。長淮岸濶流天際、巨浪帆懸暗石城。雙櫓難搖塵慮斷、孤峯獨照夢懷清。不堪計日鄉關是、猶自江干滯客行。

六月、讀書經。○四日、囘里。○二十五日、張用行先生使來。先生向司柘鐸、優視予、至是論太康召往肄業。

秋七月、讀書於太康學署之文昌閣。○八日、晤張子居於耿亦夔齋中、論學。亦夔論吳梅邨謂暫留史館、初未就職。予謂出處之義、當以不宜應召、子居亦夔之言爲正。子居原心之論、亦三代後節取之法。然責人貴恕、而律身不可不嚴也。○十一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再訂遊嵩陽書院之約。○二十七日

戒諸弟曰、吾家本忠厚相承、爾等宜入孝出弟、循循然謙慎守禮、切不可有傲物陵人之意、如此便是不肖。至父兄伯叔更繫骨肉、尤宜執子弟之禮。持身之道、應自如是、令聞不、可自我而墜。此蓋有爲言之也。○又戒弟曰、爲善是自己事、不得靠他人。如兄弟十人之中、賢者九、不肖者一、則九賢不能護一不肖。賢者一、不肖者九、則九不肖不能掩一賢。各自成其賢、不肖而已。爾等當自己努力、不可靠人也。

○二十八日

見人家有幼子幼婦恃驕不道、其後死亡殆盡、振起曰、人之無良、其應自爾。予曰、是其父害之也、鄭莊公與其弟叔段之謂也。○振起曰、關公之心坦然明白、其精忠萬古共見、但剛愎自用、

不能下人、是受病處。

曰、人固不可不學也。○二十九日、自太康回。

八月五日、遊嵩山、訪耿逸庵先生。○七日或言今世難仕、予曰、難則難矣、天理二字自不可掩。曰、若到萬難措置時如何。曰、到此時無他、舍生而取義也。○**八日**五女傳、　余偶歷安陵西三十里有五女塚、詢之云、五女不著姓、相傳五女父母無子、獨有一義子爾、是皆爭葬父母者、而不得、且死。予竊疑之、以翁而子義子、則義子斯父之矣。子葬父、禮也、顧爭乎哉。爭葬不得而死、誠過。既又詢之老人、其述爭葬亦云然、但以爲其死乃懼強暴而然者、是可信矣。嗚呼、養生送死、可以愧世



之委兒弟而不終其事者、而志堅行潔、卒完其節以死、又可謂烈丈夫焉。五女其足傳矣哉。

○**十二日、至登封、耿逸庵先生設楊敬恕堂留止之。**早經部城登周公測景臺、覽遺跡、想見制作深心、徘徊久之。日中始至登封。○耿逸庵先生以學仕爲言曰、學必見之行事、乃見眞學。但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隨遇而處、不可有心作石隱流也。予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學自不是退藏可了。但方當學時、未當出而仕、時正不可不求所以行之之具。○逸庵先生論陽明之學曰、陽明天資高、他只照提便處做。我輩步步踏實地做功、不可忽近而求精微。予曰、天下之道惟中庸、

中庸不可能也、極平易處自有精深、下學而上達此理固徹上徹下也。○逸庵先生曰、朱子之功大矣哉。漢唐以來、百家紛紜、儒者莫知所宗。至朱子表章四書六經、後人始知專於所求、耳目以定、學術以純、是皆朱子之功也。以爲集諸儒之大成、信然矣。不是之學、而他慕高遠、何歟。予曰、聖賢教人循序漸進以盡人道、卽平近、卽高遠。倘遠而慕之、以朱子爲不足學、是必有異乎聖人之學者矣。○逸庵先生曰、周程張朱已闢路徑、留與後賢行、後賢只要知所行爾、誰更得而踰之。予曰、洛閩續鄒魯之統、百代不祧、只是於日用倫常、着實爾。後人才高者便恣肆妄誕、身心不檢、徒趨便捷路徑、以爲吾之學可以空古超今、

無知者爲所誤久矣。

○**十三日** 逸庵先生曰、朱陸之異、只一格字說得較異。予曰、一字之義雖微、而心之所注、功之所向則分、關繫處正在此一字。○逸庵先生曰、正蒙作得深奥、是橫渠才分高處、然虛心尤不可及。予曰、范文正授以中庸、只中庸二字、羈束他多少才分。故雖才高、不自用其才、而極深研幾、卒得斯道。逸庵先生曰、文正公可謂善於成就人才矣。○逸庵先生曰、張子作正蒙、必極力苦思、以求必得之。予曰、程子云格物有格不去時、只得且放任、以俟積久貫通。若必欲竟數十日夜之功以求必得、恐未免有穿鑿處。

○**十四日** 奉和耿逸庵先生嵩陽書院四時讀書樂效紫陽夫子體

四首、嵩嶽巍峩與誰齊、高賢挺生莫惜遲。聖道嗣響已有賴、嵩陽紫陽無參差。作人雅化眞如春、先生讀書惜寸陰。讀書之樂樂未央、春意榮發看新篁。

盡日端謹氣體森、肅肅外物豈能侵。威儀斐然衛武範、誠敬浸長曾子心。操持無斁法得早、先生讀書惬懷抱。讀書之樂樂意深、夏日光輝映高岑。

帝天懷臨忘炎凉、惟知任重道且長。內外夾持生平志、敬恕名堂千古香。屋漏對天更何爲、先生讀書忘渴饑。讀書之樂樂難言、秋意收斂淡潺湲。

襟懷優游對嵩山、芟却蓁蕪闢賢關。功不希天手難任、教惟傳經心愈閑。歲月易過寒復煖、先生讀書勤黽勉。讀書之樂樂且久、冬意凝結程朱友。○逸庵先生曰、予每



讀書、只覺與朱子意思合。予曰、愚意亦如此。非有心求合於所言者、做去道理恰是如此。細思之、眞是說得穩適、不走險爾。○逸庵先生曰、世間不乏才智之士、往往出其聰明用之於佛教、何也。予曰、只是忽視中庸爾。忽視中庸者、未曾深嘗正味、遂欲別尋一途以自處、彼不自知其聰明之誤用也。○

十五日

論無欲主靜之說。逸庵先生曰、人認錯靜字、未免流入寂然一路矣。予曰、聖人無欲主靜、早已養動之根矣。動靜不相離也。動靜之道、其天地之道乎。先生曰、仲誠謂天道至冬、是天地之大有養焉。此言甚有理。予曰、天道凝陰靜也、而冬至一陽生、動之根已伏於此矣。動靜自不相離也。○逸庵先生曰、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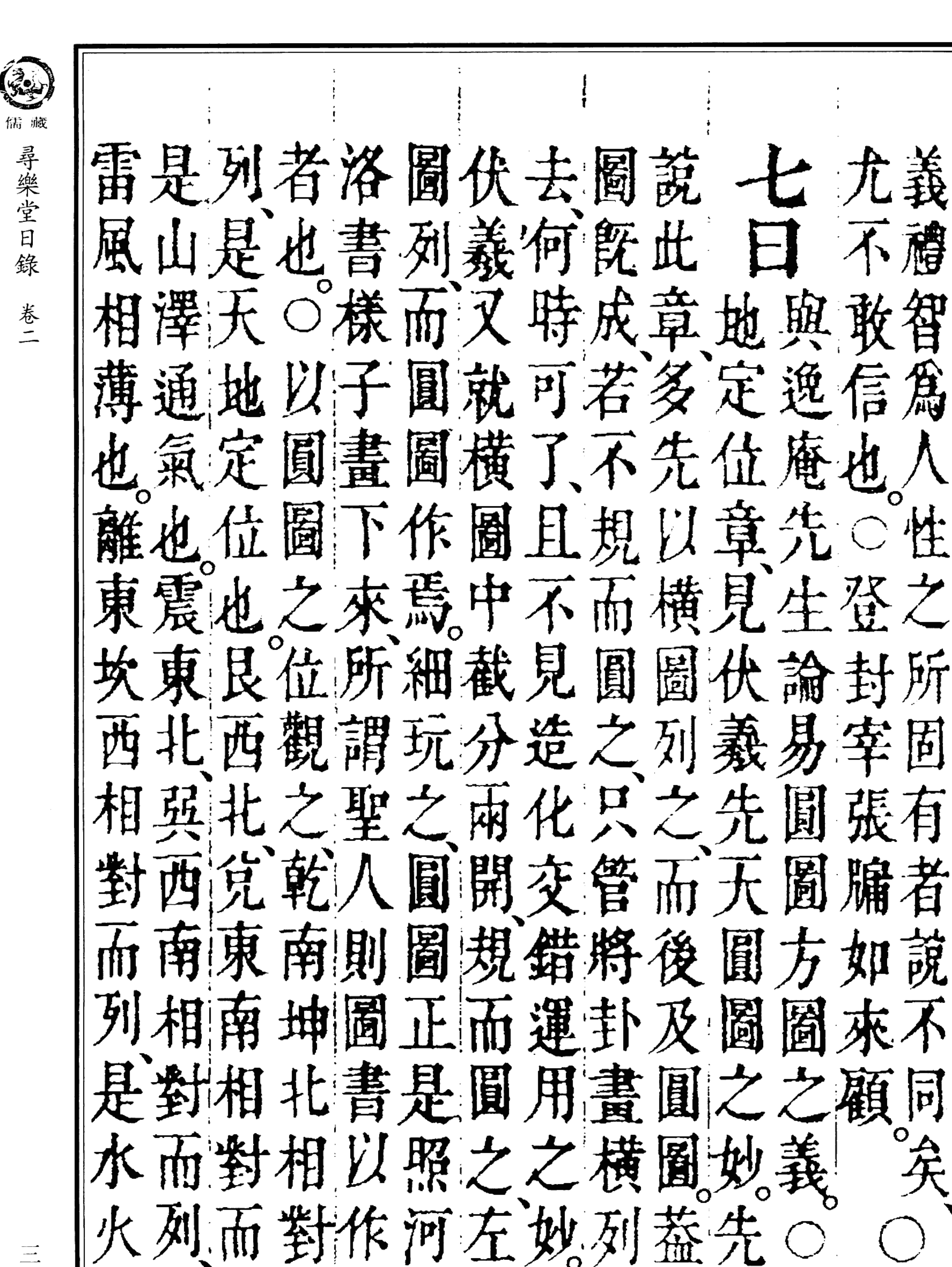
呂新吾先生實政錄、可知是不使一物不得
其所者、惜未得爲宰相、大展所施爾。既而曰、
從古有有君而無臣者、有有臣而無君者。在
內而莫之用、尙不如外吏、猶得行所志。予曰、
聖賢不論位之尊卑、居其位、行其事。如茂叔
爲一邑、卽化行一邑。位之尊卑、任君所置爾。
先生曰、此意與孔子爲委吏乘田相似。○逸
庵先生曰、王安石之壞法、程子有吾黨激之
之說、此是不急於治之之意。予曰、君子不難
引過自責、然而所處之時位不同、則救正之
緩急亦異。安石爲宰相、一言一行動關天下、
諸公安得不持正論急匡之。先生曰、設當日
無諸公救正、所行更不知何如。○逸庵先生
曰、許魯齋之出、人皆以爲非、其信然乎。予曰、



魯齋將死，有遺命勿刻誌石，止書許衡之墓四字。想是他心中實見得有不必出處，故終以爲歉。此自信其心則然，若自後人觀之，當特豈不賴此此公一出以扶持名教乎。○中秋同逸庵先生君子亭翫月二首、去年飲酒襄浦上，今歲翫月君子亭。光明皎潔不自掩，爲愛圓滿無虧形。達者觀此心亦喜，偶語堯夫開戶扃。隨處安樂無所羨，頗開胸襟內清寧。人有心兮天上月，何所掛礙不自得。試看此月流清輝，不使微雲乘間隔。堯夫到處安樂窩，得意飲酒且高歌。逸庵先生偶語堯夫樂處。今夜明月入懷爽，樂便隨此心無他。他日自有他日事，當境天地何其適。清夜促織聲細細，萬物無心遊太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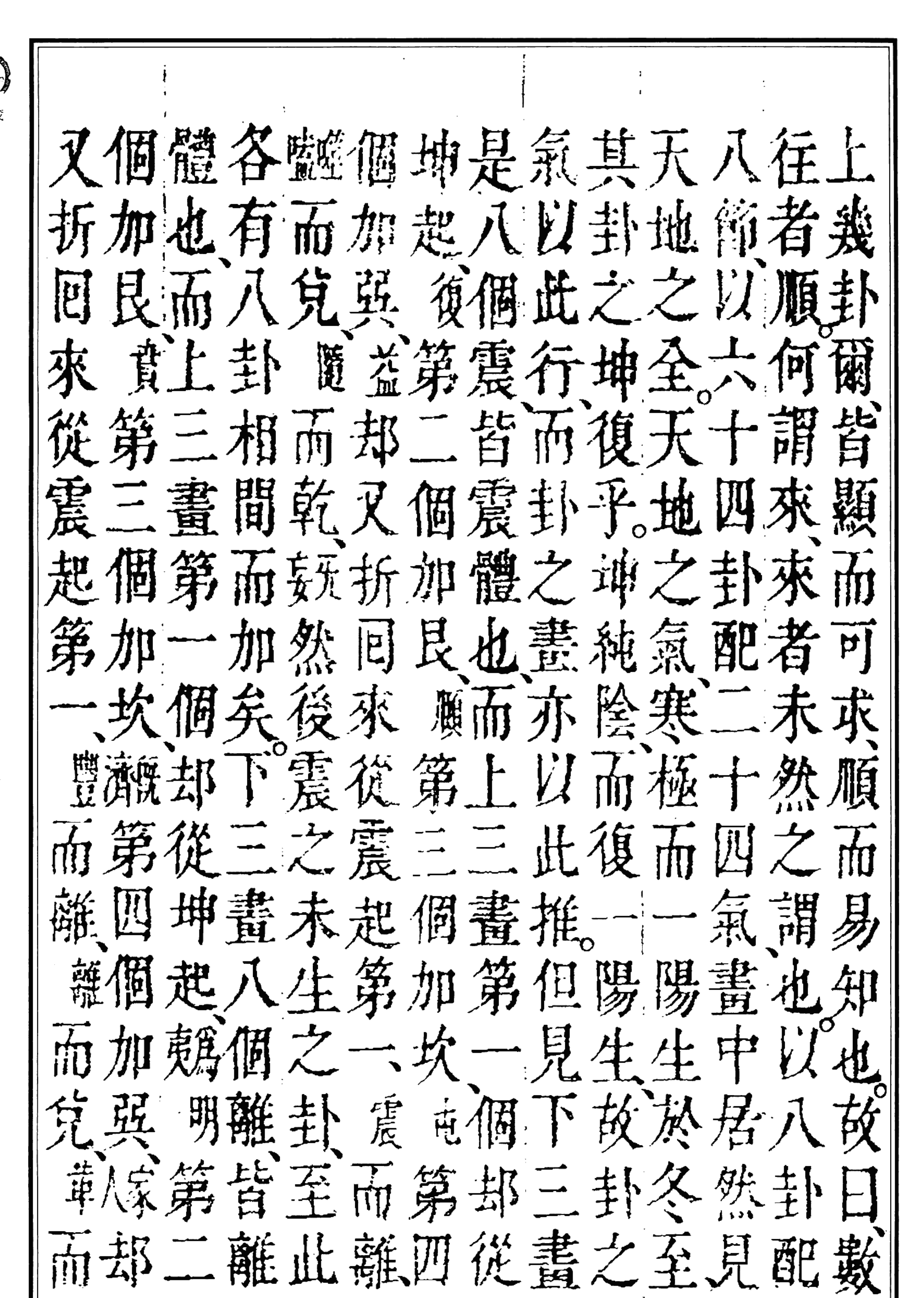
○十六日 逸問

庵先生曰、仲誠先生謂天全元亨利貞、地減一半、止有利貞、人又減止有貞而已、其説如何。逸庵先生曰、地之氣一天之氣也、天之元氣若不貫乎地之中、並亦不能有亨利貞矣。此其所以爲全也。予曰、天之元氣貫乎地之中、是天之元亨利貞卽地之元亨利貞。地之元亨利貞依然天之元亨利貞、天地之氣合、而無間、一而不分者也。謂天全、是也、謂地減不敢信也。至於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渾然仁義禮智之備具。若單以貞配四時之冬、而以爲靜、配四德之智而以爲明、遂以靜而明爲存養功夫、而認爲人之所得止此焉、則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明以仁



義禮智爲人性之所固有者說不同矣、尤不敢信也。○登封宰張牖如來顧。○十七日與逸庵先生論易圓圖方圖之義。○天地定位章、見伏羲先天圓圖之妙。先儒說此章、多先以橫圖列之、而後及圓圖。蓋橫圖既成、若不規而圓之、只管將卦畫橫列將去、何時可了、且不見造化交錯運用之妙。故伏羲又就橫圖中截分兩開、規而圓之左右圖列、而圓圖作焉。細玩之、圓圖正是照河圖洛書樣子畫下來、所謂聖人則圖書以作易者也。○以圓圖之位觀之、乾南坤北相對而列、是天地定位也。艮西北兌東南相對而列、是山澤通氣也。震東北巽西南相對而列、是雷風相薄也。離東坎西相對而列、是水火不

相射也。如此、則八卦成列而交錯變化、六十四卦備於此矣。錯者交錯變化之謂、須照六十四卦圓圖上細玩一卦各加八卦之法、方知八卦交錯之妙。下節正言八卦相錯處。○八卦相錯而爲六十四卦、就卦畫觀之、有往有來。何謂往、往者已然之迹也。凡畫卦必先畫下三畫、而後因而重之、纔畫上三畫。圓圖中乾兑離震巽坎艮坤這八卦各有三畫、是伏羲已畫過的、所謂往也。就下三畫已畫過的觀之、整整的八個乾、八個兑、八個離、八個震、八個巽、八個坎、八個艮、八個坤、以處乎坤與震接、震與離接、離與兑接、兑與乾接、乾與巽接、巽與坎接、坎與艮接、艮與坤接之間。以此數之、但見是順着八卦樣子照空處多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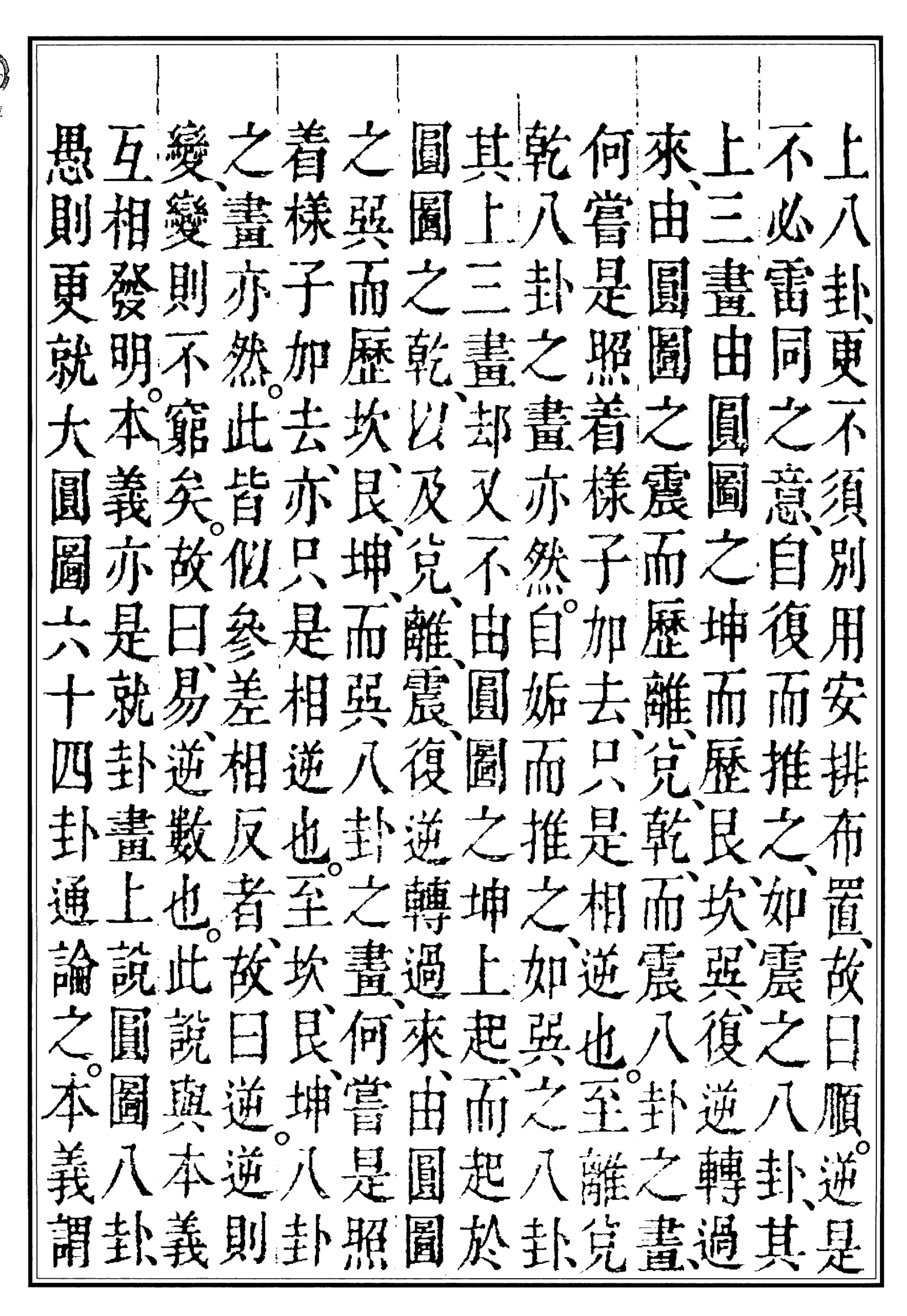
上幾卦。爾皆顯而可求、順而易知也。故曰數往者順。何謂來、來者未然之謂也。以八卦配八節、以六十四卦配二十四氣、畫中居然見天地之全。天地之氣、寒極而一陽生於冬至、其卦之坤、復乎。坤純陰而復一陽生、故卦之氣以此行、而卦之畫亦以此推。但見下三畫是八個震、皆震體也、而上三畫第一個却從坤起、復第二個加艮、頤第三個加坎、屯第四個加巽、益却又折回來從震起第一、震而離、噬嗑而兌、隨而乾、无妄然後震之未生之卦、至此各有八卦相間而一加矣。下三畫八個離、皆離體也、而上三畫第一個却從坤起、明夷第二個加艮、賁第三個加坎、既濟第四個加巽、家人却又折回來從震起第一、豐而離、離而兌、革而

乾、同人然後離之未生之卦、至此各有八卦相間而加矣。下三畫八個兌皆兌體也、而上三畫第一個卻加坤、臨第二加艮、損第三加坎、節第四加巽、兌卻又折同來從震起第一、蠱而離、睽而兌、兌而乾、履然後兌之未生之卦、至此各有八卦相間而加矣。下三畫八個乾、皆乾體也、而上三畫第一個卻加坤、泰。第二加艮、大畜第三加坎、需第四加巽、小畜卻又折同來從震起第一、大壯而離、大有而兌、夬而乾、乾然後乾之未生之卦、至此各有八卦相間而加矣。下三畫八個巽、皆巽體也、而上三畫第一個、卻不似如坤、艮、坎、巽相加之法、卻第一加乾、姤第二加兌、大過第三加離、鼎第四加震、恒卻又折同來從巽起第一、巽而坎二、井艮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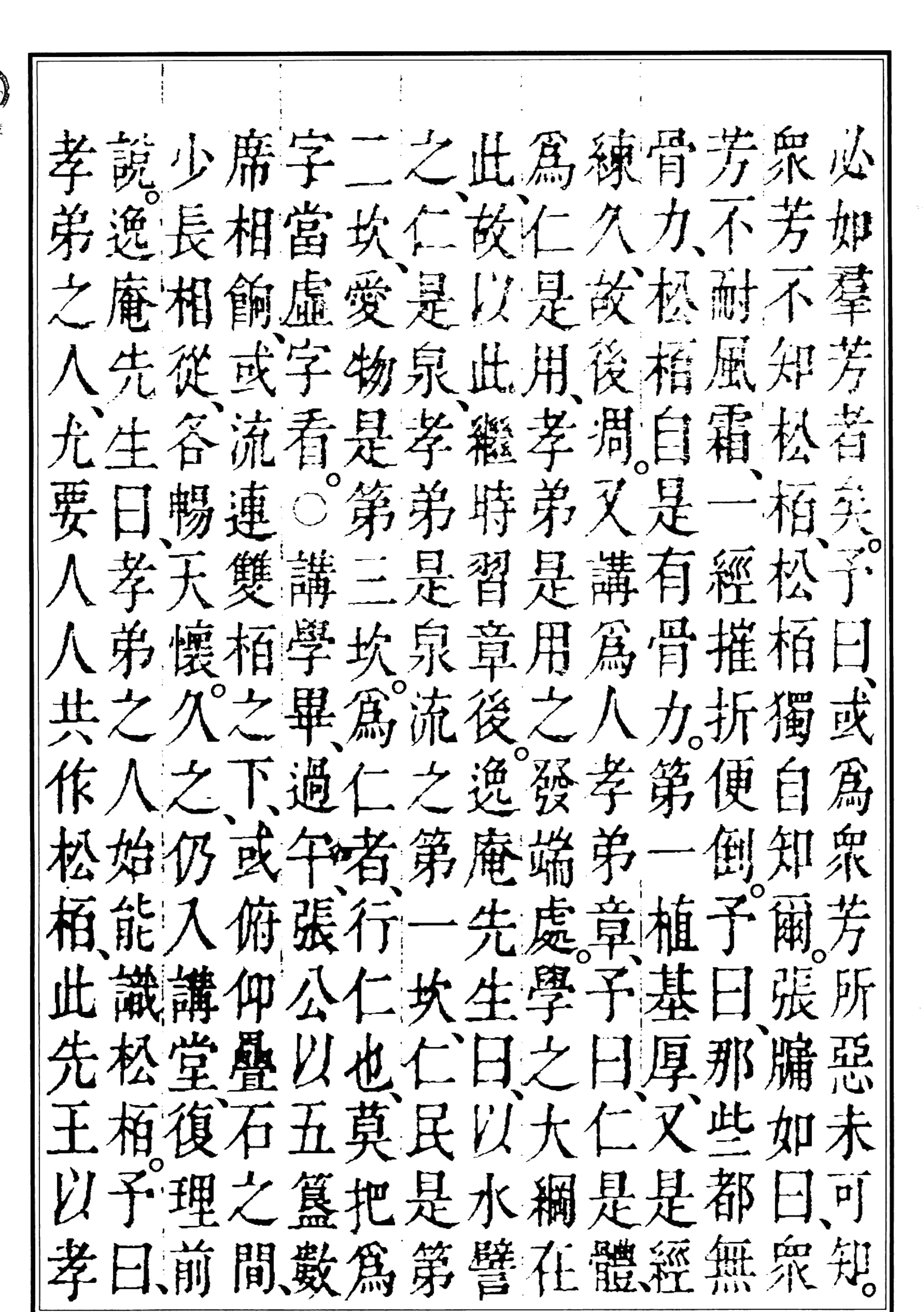
蠱坤四、升然後巽之未生之卦，至是各有八卦、相間而加矣。下三畫八個坎、皆坎體也、而上三畫第一個加乾、訟第二加兌、困第三加離、噬第四加震、解卻折同來從巽起第一、渙而坎二、坎艮三、蒙坤四、師然後坎之未生之卦、各有八卦相間而加矣。下三畫八個艮、皆艮體也、而上三畫第一個加乾、遯第二加兌、咸第三加離、旅第四加震、小過卻折同來從巽起第一、漸而坎二、蹇艮三、艮坤四、謙然後艮之未生之卦、各有八卦相間而加矣。下三畫八個坤、皆坤體也、而上三畫第一個加乾、否第二加兌、萃第三加離、晉第四加震、豫卻折同來從巽起第一、觀而坎二、比艮三、剝坤四、坤然後坤之未生之卦、各有八卦相間而加

矣。以此而推知之、其未生之卦皆旋轉成體、著形無定、不必一個照一個樣子、參差錯綜、若相逆然。故曰知來者逆、其逆處正是變化交錯處。易之爲道、惟此逆而不滯之數而已矣。必逆而不滯、乃見道體不同之極致也。○此是論伏羲卦圖、往來字只照卦畫上看、順逆字只照卦圖上參究、則可解矣。卦畫上參得透、凡古今之事理包涵於中者皆可見得。○往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以及六十四卦之下三畫也、是已畫過的、故曰往。來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以及六十四卦之上三畫也、是方因重要畫的、故曰來。觀畫之往來、可以盡天地、古今、日月、寒暑之變矣。順是不假安排之意、圓圓圖已列八卦、只照此八卦再各畫


上八卦、更不須別用安排布置、故曰順。逆是不必雷同之意、自復而推之、如震之八卦、其上三畫由圓圖之坤而歷艮坎巽、復逆轉過來、由圓圖之震而歷離兌乾、而震八卦之畫、何嘗是照着樣子加去、只是相逆也。至離兌乾八卦之畫亦然。自姤而推之、如巽之八卦、其上三畫、却又不由圓圖之坤上起、而起於圓圖之乾、以及兌、離、震、復逆轉過來、由圓圖之巽而歷坎、艮、坤、而巽八卦之畫、何嘗是照着樣子加去、亦只是相逆也。至坎艮坤八卦之畫亦然。此皆似參差相反者、故曰逆。逆則變、變則不窮矣。故曰易、逆數也。此說與本義互相發明。本義亦是就卦畫上說圓圖八卦、愚則更就大圓圖六十四卦通論之。本義謂

震、離、兌、乾爲往，巽、坎、艮、坤爲來，愚更就大圓圖六十四卦通論之，謂下半面乾、兌、離、震爲往，上半面乾、兌、離、震爲來。道理横看竪看，只是無不可爾。○雷以動之章，見伏羲先天方圖之妙。照畫細玩之，渾然具造化之全功。圖之中間震巽相對，而造化之雷動風散者，其象已寓於此。次中坎離相對，而造化之雨潤日晅者，其象已寓於此。再次艮兌相對，而造化之止物説物者，即在於此。然動散以生物，潤晅以長物，止説以成物，非無所以主之者，故乾坤在兩邊總攝，又是君之藏之也。總是照畫上看出功用之大。○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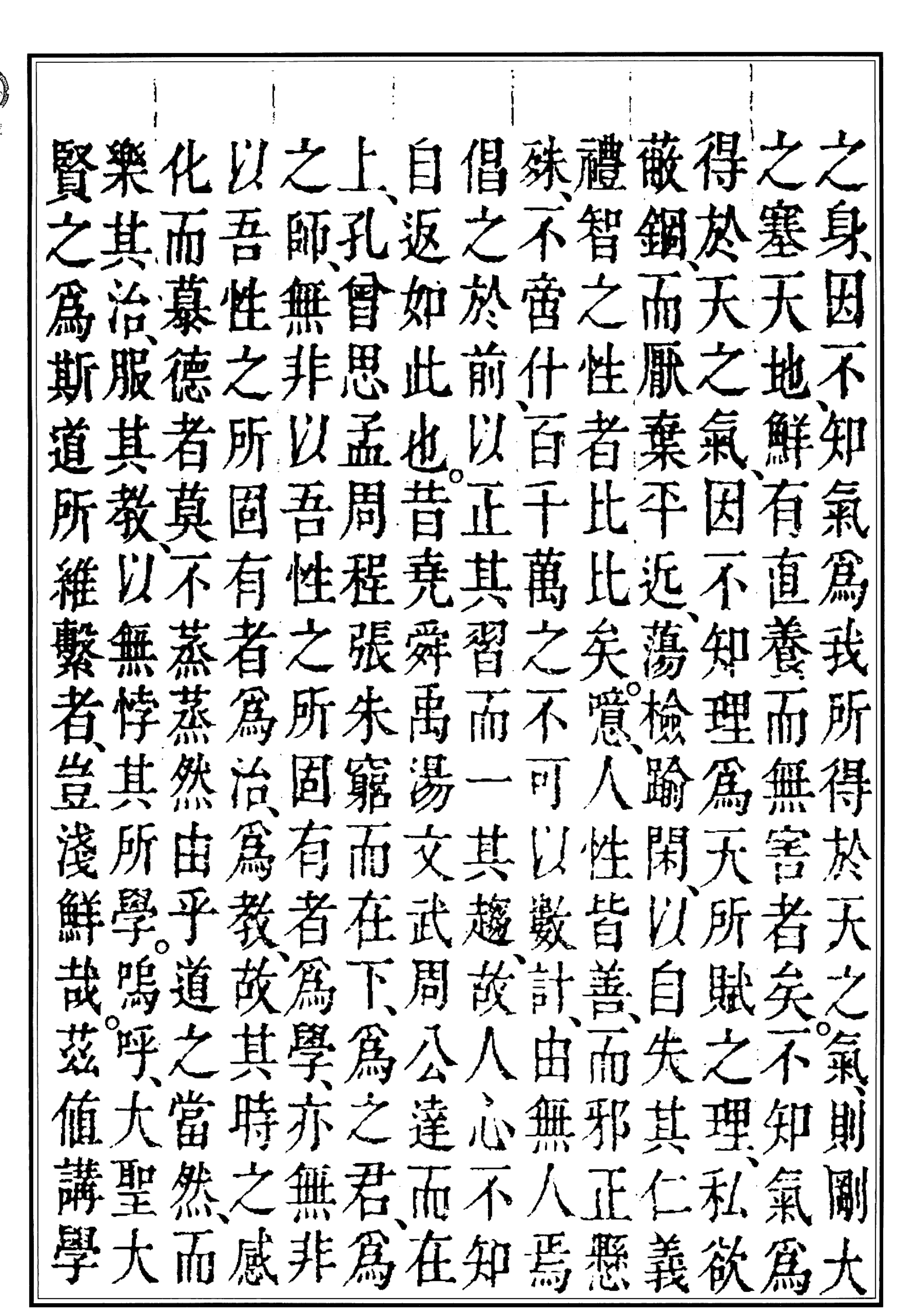
至嵩陽書院會講。講《歲寒章》畢，郭元甫曰：「當衆芳競艷之時，松栢有未



必如羣芳者矣。予曰、或爲衆芳所惡未可知。衆芳不知松栢、松栢獨自知爾。張牖如曰、衆芳不耐風霜、一經摧折便倒。予曰、那些都無骨力、松栢自是有骨力。第一植基厚、又是經練久、故後凋。又講爲人孝弟章、予曰、仁是體、爲仁是用、孝弟是用之發端處。學之大綱在此、故以此、繼時習章後。逸庵先生曰、以水譬之、仁是泉、孝弟是泉流之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爲仁者、行仁也、莫把爲字當虛字看。○講學畢、過午、張公以五簋數席相餉、或流連雙栢之下、或俯仰疊石之間、少長相從、各暢天懷。久之、仍入講堂、復理前說。逸庵先生曰、孝弟之人始能識松栢。予曰、孝弟之人、允要人人共作松栢、此先王以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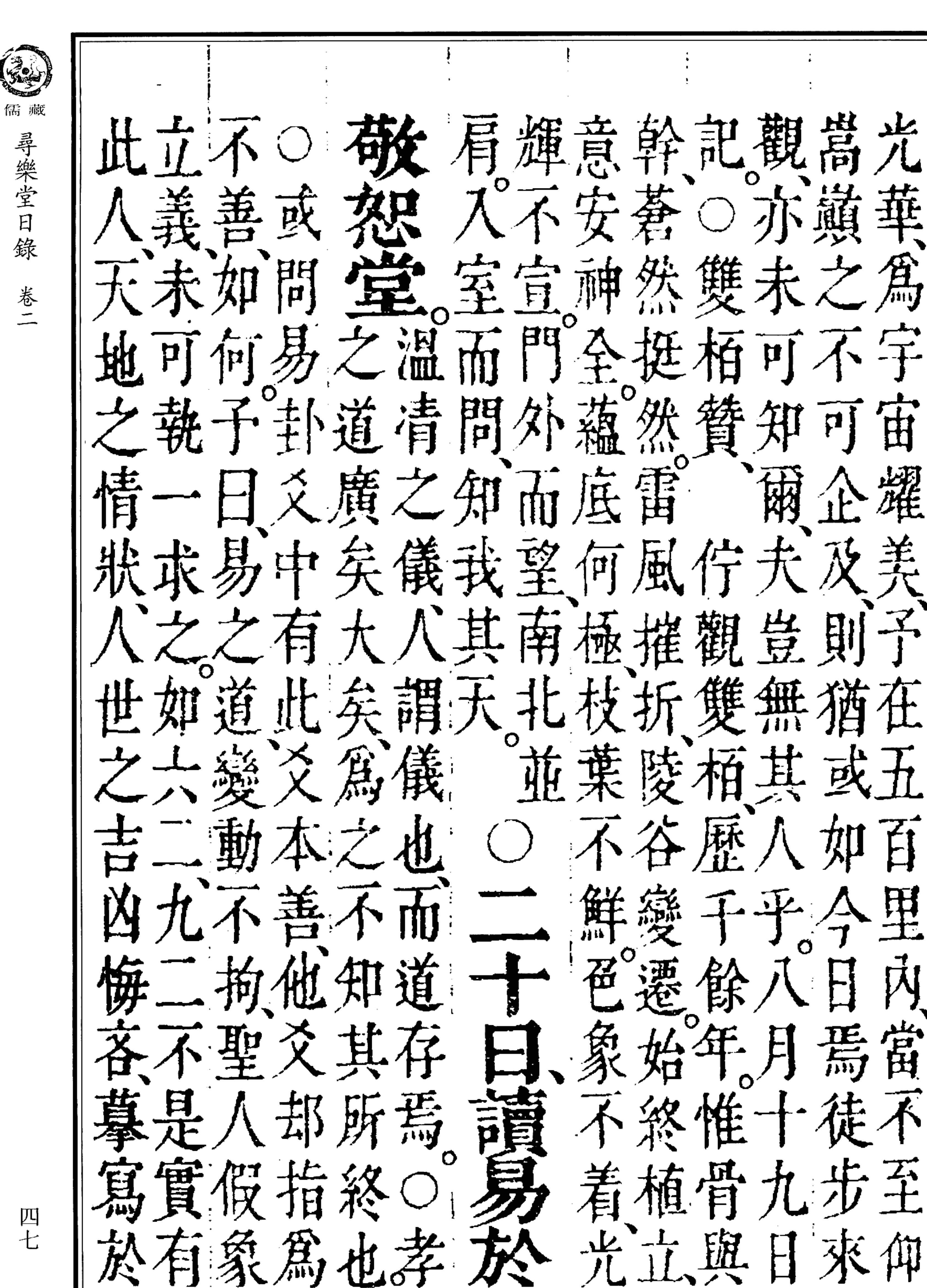
治天下之弘願也。更互闡學旨、志意歡洽、及日暮始去。

○十九日　嵩陽書院講學紀事、庚申秋、逸庵耿先生約予到嵩陽書院。時邑令長洲臚如張公先至、廣文先生偕多士數十餘人皆會集焉。張公命講書三章、開疑解惑、闡發不倦。逸庵先生以躬行實踐爲多士勸勉。予觀一時之教之盛、因不禁喟然嘆曰、伊洛宗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蓋大道之在天下、自堯舜以來相傳至今而不泯者、道具於性、而非吾性之外有所爲道也。何謂性、天命是也。天命維何、仁義禮智是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以賦焉。人孰不禀天之氣、孰不具天之理、而往往藐視此形、則惑也。不知吾身爲天所生



之身因不知氣爲我所得於天之氣則剛大之塞天地鮮有直養而無害者矣不知氣爲得於天之氣因不知理爲天所賦之理私欲蔽錮而厭棄平近蕩檢踰閑以自失其仁義禮智之性者比比矣噫人性皆善而邪正懸殊不啻什百千萬之不可以數計由無人焉倡之於前以正其習而一其趨故人心不知自返如此也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孔曾思孟周程張朱窮而在下爲之君爲之師無非以吾性之所固有者爲學亦無非以吾性之所固有者爲治爲教故其時之感化而慕德者莫不蒸蒸然由乎道之當然而樂其治服其教以無悖其所學嗚呼大聖大賢之爲斯道所維繫者豈淺鮮哉玆値講學

之期、予偶得與於其中、而見夫闡經明道既有人焉以開先、則守先待後、必有人焉以嗣響。況陽城居天地之中、周公測景臺具在、見古人遺跡、猶可見古聖人制作之深心。而法度之何以垂、政教之何以施、當必有按經傳遺書以講究於嵩陽書院之中。而坐言可以起行者、不徒沾沾焉以口耳之功、記誦之末爲講學已也。不專以此爲學、是有眞精神與古聖相流通。不專以此爲講學、是有眞會悟與古聖相符契。有眞精神眞會悟、以生乎聖人之後、而求合乎聖人之心、即資口耳之功、記誦之末爲講學、亦無不可也。是舉也、逸庵先生倡之、復得牖。如張公力成之、士之生此、可謂千載一時哉。嵩嶽鍾靈、繼此發天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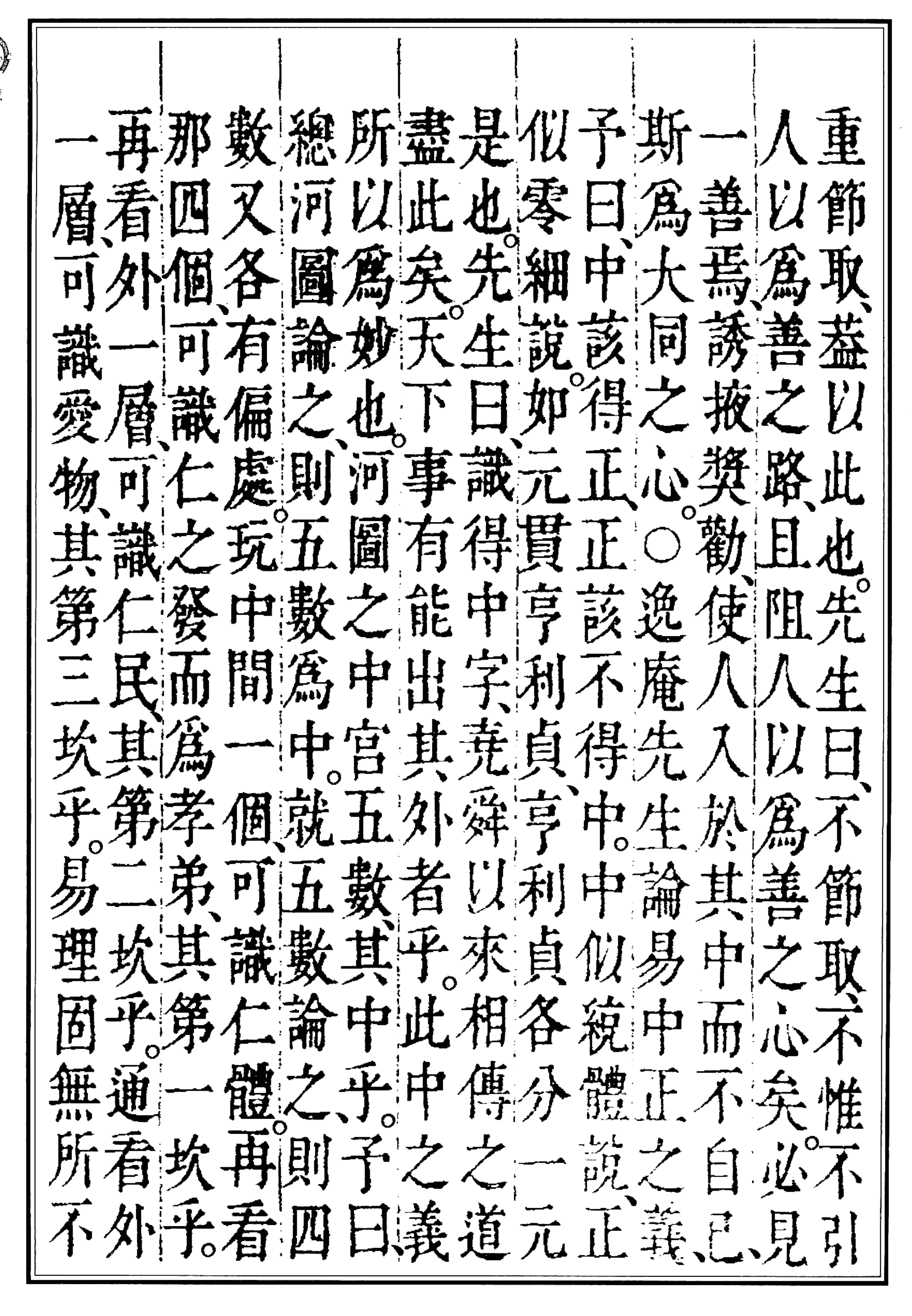


光華、爲宇宙耀美、予在五百里內、當不至仰嵩巖之不可企及、則猶或如今日焉徒步來觀、亦未可知、爾、夫豈無其人乎。八月十九日記。○雙栢贊、佇觀雙栢、歷千餘年。惟骨與幹、蒼然挺然。雷風摧折、陵谷變遷。始終植立、意安神全。蘊底何極、枝葉不鮮。色象不着、光輝不宣。門外而望、南北並肩。入室而問、知我其天。○**二十日、讀易於敬恕堂**。溫凊之儀、人謂儀也、而道存焉。○孝之道廣矣大矣、爲之不知其所終也。○或問易。卦爻中有此爻本善、他爻却指爲不善、如何。予曰、易之道、變動不拘。聖人假象立義、未可執一求之。如六二、九二、不是實有此人、天地之情狀、人世之吉凶悔吝、摹寫於

此以示人、當隨所處之時位以觀。凡天地消息之理、人事變化之道見矣。

○**二十一日**逸庵先生曰、顏子天資高、看來他只是功不間斷、故其心至於三月不違仁。予曰、適間論易、如夫子贊天行之健、卽以君子自強不息繼之。顏子功不間斷、正是法天處。他惟有自強功夫、故心不違仁、而所行合理。如天只管左旋行去、而四時已行、百物已生一般。此其所以異於諸賢也。若仲弓須體敬行恕、未便如此。先生曰、顏子之自強亦有敬恕、仲弓之敬恕亦有自強、陰根陽、陽根陰也。

○逸庵先生曰、論人者苛求最是病。予曰、以聖賢處已、九分是、一分不透處、未爲盡善。至論人、九分未善、只一分可予、便不相掩。聖人



重節取蓋以此也。先生曰、不節取、不惟不引人以爲善之路、且阻人以爲善之心矣。必見一善焉、誘掖獎勸、使人入於其中而不自已、斯爲大同之心。○逸庵先生論易中正之義、予曰、中該得正、正該不得中。中似統體說、正似零細說。如元貫亨利貞、亨利貞各分一元是也。先生曰、識得中字、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盡此矣。天下事有能出其外者乎。此中之義所以爲妙也。河圖之中宮五數、其中乎。予曰、總河圖論之、則五數爲中。就五數論之、則四數又各有偏處。玩中間一個、可識仁體。再看那四個、可識仁之發而爲孝弟、其第一坎乎。再看外一層、可識仁民、其第二坎乎。通看外一層、可識愛物、其第三坎乎。易理固無所不

可也。○二十二日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論

吾身合天地萬物而一之者也。輟吾身於天地而論之、天地非大、吾身非小也。輟吾身於萬物而論之、萬物非多、吾身非寡也。重視吾身者、恒以天地爲心、以萬物爲懷、而不然者、泛泛焉已爾、烏知天地爲大父母、而萬物皆吾同體者哉。今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者天地之心也。天地生萬物、不能必萬物之自爲全、又不能以身理之、而使之全、籌之籌之、將終於不生乎、心不忍也。聽物之紛亂、自爲生乎、心尤不忍也。曰、吾於萬物之中而篤生聖人焉、此可以代吾憂矣。而聖人者又不數生、徃徃千年而一見、或五六百年而一見、或二三百年而一見、或一時

有數聖人並。處、而繼此者恒不多見、必遲之又久而始見猶幸而有大賢以上、大賢以下之才、以生乎聖人絕續之間、則天地生物之心亦可以付託之矣。而大賢以上、大賢以下之才既限於其器之未即經天而緯地、更多拘於其位之不能以周四海而遍寰區、此亦勢之無可如何、而天心之所最苦者也。有志者所以必體天地生物之意而不敢恝置也歟。夫聖人之事天地、猶孝子之事父母也。聖人體天地生物之心、猶孝子體父母愛人之意也。父母而欲爲之逸則逸之、父母而欲爲之勞則勞之。父母而有所愛也、我則不敢不用吾愛。父母而有所敬也、我則不敢不用吾敬。以至父母之於賤人微物、無所不施其惠

也、吾亦不敢不有道焉義焉、以用吾惠。蓋惟其人而非孝子也則已、人而孝子、則無念不在父母之側無事不體父母之心也。而聖人爲天地之肖子、其事天地正復類然。然體天地生物之心、以行其教養萬物之事、勢非可以空言而理也、殆不能不藉權位以大其位天地、育萬物之能、則權位之有。無又繫乎道之得行與否、而豈區區細故哉。昔堯舜以聖人而在上、其時之爲臣者有禹、稷、契、皐陶、伯益以司庶職。禹、湯、文、武以聖人而在上、其時之爲臣者、夏有益以爲相、商有伊尹以爲阿衡、周有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以爲輔佐。及周之末季、孔子生焉、又百年、孟子生焉。有大聖大賢



而不遇其位、則雖有拯濟之志、而我之用世也愈急、世之求我也愈緩、終亦虛其志於車轍馬跡之間而已矣、可不傷哉。居恒讀書、至唐虞三代之際、見其君臣明良、相得益彰、未嘗不嘆貞元太和之氣在當年宇宙間。而至考孔孟勞勞窮途、又未嘗不悲時遇之艱、而吾道之不得藉權位而行、以終天地生物之功也。噫、權位於我何與哉。而吾道竟以不得此而不行焉、則權位重矣。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誠重之也。然以其重也、而馳情慕之則不可。夫居其位者、謂得行其道也。道之未得、而曰我無其位也、恐位之及我、則負之者多矣。若以道之未得、而謂無事急求乎道也、又豈可哉。津津乎習之於至

德要道之中、以續孔子行在孝經之意、而且讀詩而正其性情、讀書而明其政治、執禮而謹其節文、讀易而探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讀春秋而反覆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爲吾斷大事、決大疑之準繩。而且於諸史律例之類則究晰之、於在古賢士大夫之治譜則博求而觀之、於當世名公巨卿之碩畫美績訪探而熟識之、於東西朔南之山川土俗或按圖以明其形勢、或稽典籍以得其方士人情物理之宜、或與留心當世者商確而講論。凡夫明農、治兵、選賢、課士、取賦、定役、興屯、弭盜、崇祭、定律、治曆、決獄、備荒、防河、通商、恤竈、諸政事無不耳聞目考、以悉之於胸中。如此則、心有所明、理無所蔽、身有所範、事得



其宜。夫而後權位及我、我可以出而任天下
事矣。若猶未也、是尙在進德脩業、不遑朝夕
之年也。苟不乘時而多聞多見以蓄德、窮經
敎行以考業、以俟其德稍進、業稍脩、經史之
書稍誦讀而實踐、當世之務稍歷練而明達、
而徒輕置身於治國平天下之際、曰、吾其代
天而理物也。吾恐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
齊家之道未得而蘊之無本、則發之易盡、縱
有政績可稱、亦不過如志於功名者之所爲、
安望其以危微精一之學、發而爲經天緯地
之功、不遺民物、不動聲色、如古大聖人之爲
者哉。夫治不法堯舜禹湯、功不媲稷契伊周、
學不遵孔曾思孟、非肖子承天地付託之至
意也。不體天地生物之苦心、則不知重其身。

能體天地付託之至意、又何可一日不重其身乎。重吾身即重天地所生之身、重天地所生之身即重天地付託萬物之身。吾身得乎道、而天地萬物不在道外。任舉一呼一吸、無一非天地之闔闢、一喜一怒、無非天地之寒暑、一損一益、無非天地之文章、一動一靜、無非天地之變化、而萬物之生養安息於其中者、卒莫知其所究極。至是天地生物之心或可以遂、而其付託吾身以萬物之至意或可以全、而吾身亦庶可成位乎其中矣。故曰、吾身合天地萬物而一之者也。○二十四日逸庵先生遵太恭人忌辰、前三日沐浴齋戒、請神主於庭上、顔色慽愴、愀然不樂。越明日、素服而出、予因入祠展謁。○二

十五日 張公牖如來晤、論豊歉有盈虛之數、司此土者無寧息之心。予曰、今春饑、公賑濟入邨落中、召老幼給食、仁也。平時不有勸課農桑諸政乎。又論教曰、書院教賢者、至愚夫愚婦、誠教之有方、人人尤易。牖如曰、俟農事畢、飭保甲令村各設一所、不時入鄉村、無論男婦、召告以道、或亦開導愚昧之法。

○**二十六日、天德王道編成。**天德八章、甚哉、孝之大也。孝可以行之一家、可以行之一國、可以行之天下。疇無秉彝之良、示之以孝、而不知動者寡矣。不有諸已、未有能動者也。書曰、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 天地者、體仁而不遺者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

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則其生也不可禦、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吾身其天地之身乎。弗敬吾身、是曰褻天祇、敬吾身、焉往而容吾戲渝乎。居處所必恭也、言行所必法也、事上所必忠也。威儀肅則不慢、坊表立則不浮、進退一則不欺、其斯之謂植立、不回者與。孝經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欺人所不見而肆之、萌焉人斯見之矣。畏己所獨知而謹之、渺乎人斯知之矣。義利之源、公私之介、莫不起於微而流於著、故君子愼獨。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於野。父子之道、不可不明也。禮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斯謂純孝者與。君臣之道、不可不講也。禮曰、齒君之路馬有誅、蹙其芻者有誅、

所以豫養此敬者如此矣。懷斯敬也、其事上也。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其乃心王室者乎。夫婦之道、不可不敦也。禮曰、昏禮萬世之始也。天尊而地卑、陽先而陰後。夫婦之道、一天地之道而已。和樂而恭敬、其關雎乎。蓋兼太任思齊之教也。長幼之道、不可不脩也。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言有孝也、必有弟也。徐行後長、其類是乎、其微乎。故長幼順而萬物理、朋友之道、不可不察也。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施之而已、暇責乎哉。感於誠者、未有成於僞者也。是兩全而無害之道也。五者備、而天下之道、不出此矣。然後驗之身心、中和之氣、浹於倫物、

通於上下、則可以與天地參。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有體之禮、所以將敬也。無體之禮、其體敬者乎。有聲之樂、所以導和也。無聲之樂、其體和者乎。故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其在心也、其天地之精微乎。其爲玉帛鐘鼓也、其天地之絪緼乎。其措之而安、人情以理、將之而順物無所違、其天地之文章乎。故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樂之道、中和之道也。人而不中、則禮亡矣。人而不和、則樂亡矣。禮樂不離性情而行者也。

存之於齋莊靜一之中、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有次第之施焉、有相因之道焉。眞知是理之當行、又不可不實其意之所以行。有相因之道焉、有各致之用焉、總期乎盡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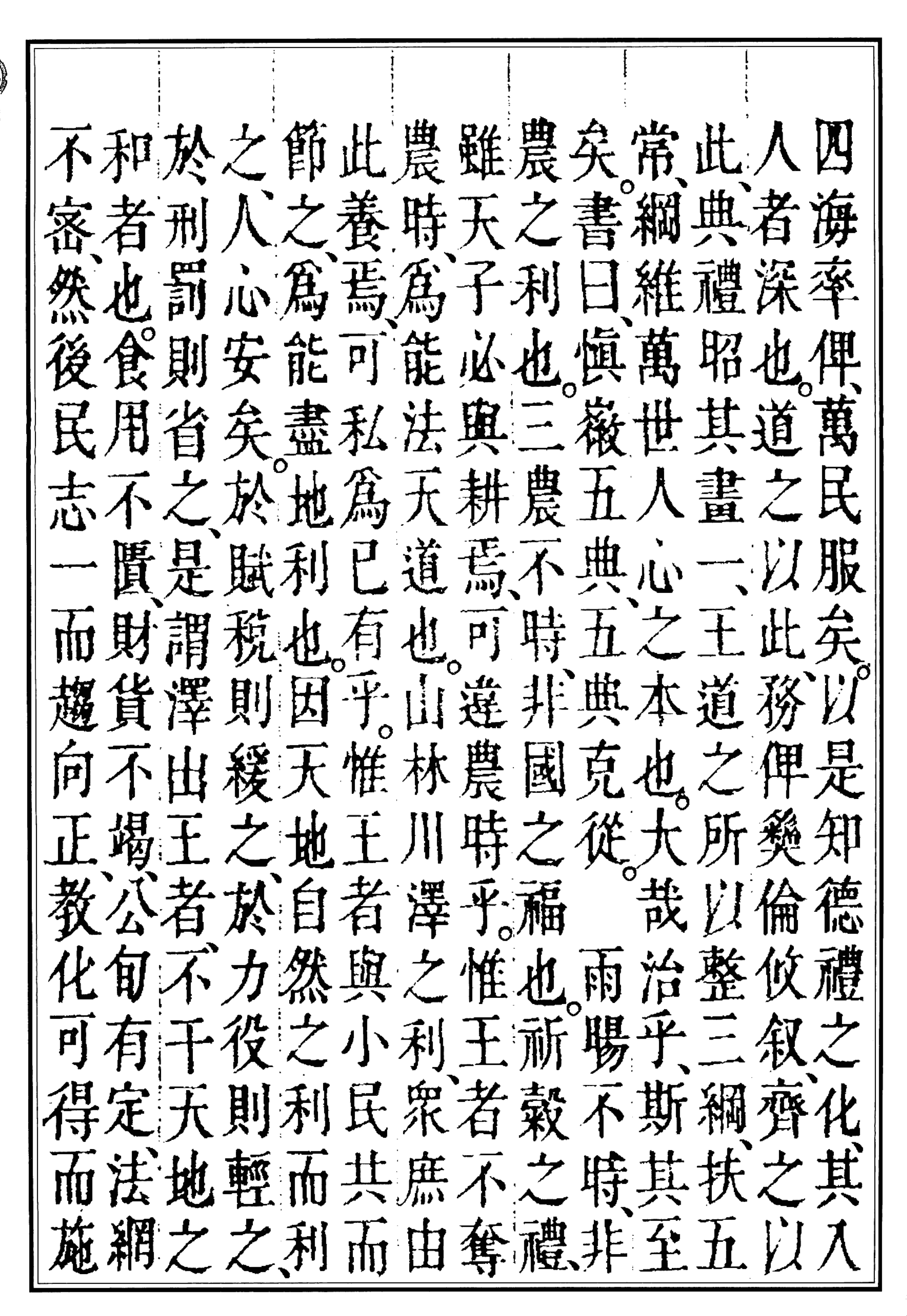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學也者、所以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者也。善之不擇、雜於思矣。執之不固、奪於欲矣。君子之於學也、其必法乾、行而不息者乎。欲盡其性、未有不以天地之心爲心者也。能盡其性、未有天地之心非卽其心者也。其量無所不包、故感之而民知典於仁。其行無所不宜、故裁之而民知典於義。其光無所不被、故動之而民知典於禮樂。其神無所不斂、故存之而民知典於道德。所格者普、所化者神。孝悌之俗成於下而不知、君子之能事畢矣。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王道八章、

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嗚呼至哉。萬世之心法治法一以貫之矣。精一、

庸、有弗擇、弗執者乎。執中、有不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下之制度政刑由此而損益焉。

易之泰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否則反是。是故爲治莫大於、親賢。賢在左右、則德業進而政治理。賢遍天下、則恩澤廣而人民乂。此政本也。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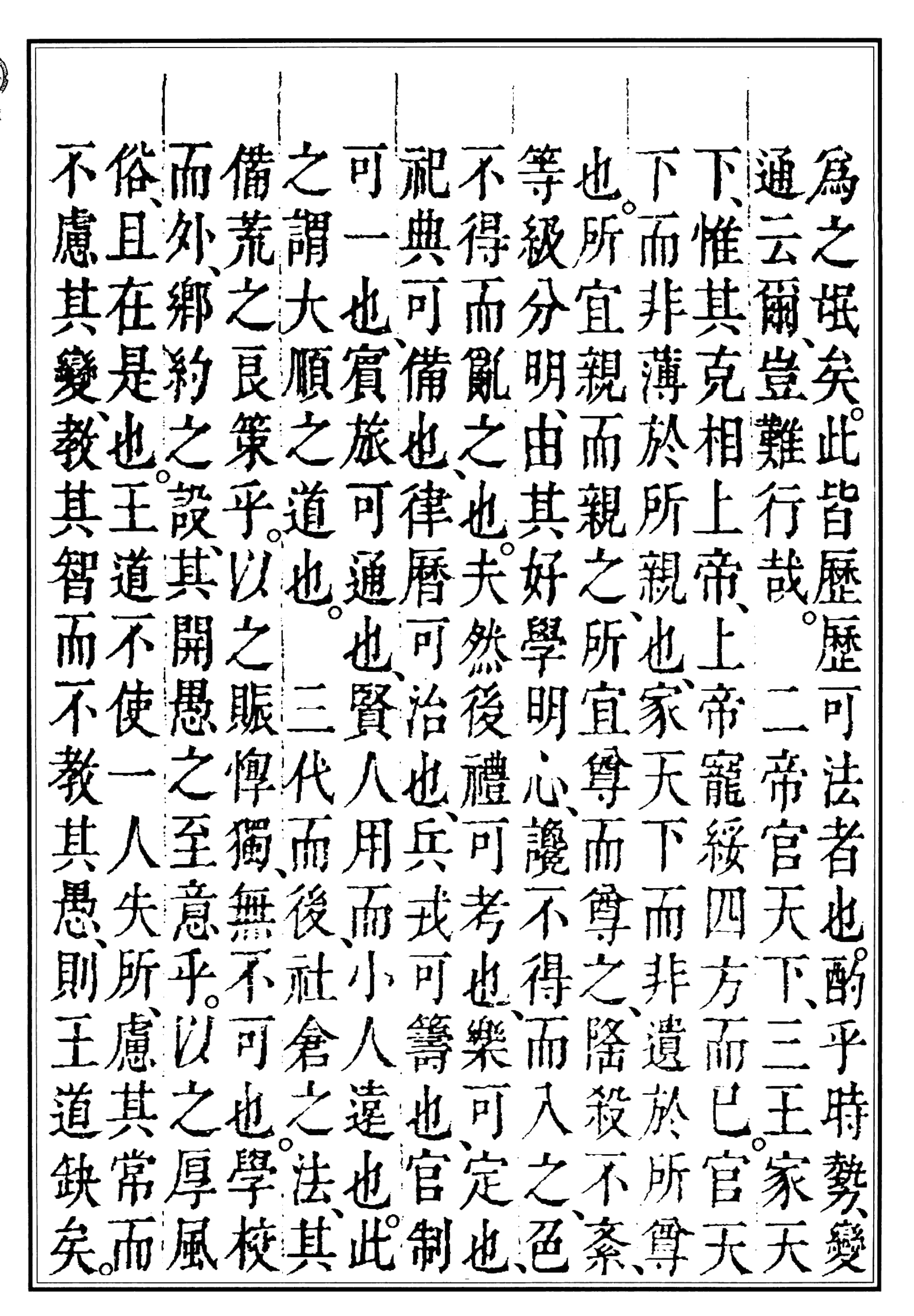
天地之經、不與世運爲推移者也。世運有隆替綱常無晦盲也。綱常攸斁、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徒爲虛器而已、人道不其息乎。人道息則禽獸搏噬、此大亂之道也。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此五者。五者不明、雖欲治無由也。信而體之、以章示百官、百官式刑。百官正而



四海率俾、萬民服矣。以是知德禮之化、其入人者深也。道之以此、務俾彝倫攸敘、齊之以此、典禮昭其畫一、王道之所以整三綱扶五常、綱維萬世人心之本也。大哉、治乎、斯其至矣。書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雨暘不時、非農之利也。三農不時、非國之福也。祈穀之禮、雖天子必與耕焉、可違農時乎。惟王者不奪農時、爲能法天道也。山林川澤之利、衆庶由此養焉、可私爲已有乎。惟王者與小民共而節之、爲能盡地利也。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利之、人心安矣。於賦稅則緩之、於力役則輕之、於刑罰則省之、是謂澤出王者、不干天地之和者也。食用不匱、財貨不竭、公旬有定、法網不密、然後民志一而趨向正、教化可得而施

也。於是正其田里、作其農事、教以桑麻蠶織、恤其鰥寡孤獨、定衣服之制、正冠昏之節、重喪祭之事、廣學校之設、謹禮義之教、中孝悌之義、人心悅服、風俗丕變、未有不津津乎底於成者矣。國之遠人、所以慕王者之聲教也。以地則遐、以類則赤子焉。孟子曰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其朝、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何以使之。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



爲之堤矣。此皆歷歷可法者也。酌乎時勢、變通云爾、豈難行哉。

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惟其克相上帝、上帝寵綏四方而已。官天下而非薄於所親也、家天下而非遺於所尊也。所宜親而親之、所宜尊而尊之、隆殺不紊、等級分明、由其好學明心、讒不得而入之、邑不得而亂之也。夫然後禮可考也、樂可定也、祀典可備也、律曆可治也、兵戎可籌也、官制可一也、賓旅可通也、賢人用而小人遠也。此之謂大順之道也。

三代而後、社倉之法、其備荒之良策乎。以之賑恤獨無不可也。學校而外、鄉約之設、其開愚之至意乎。以之厚風俗、且在是也。王道不使一人失所、慮其常而不慮其變、教其智而不教其愚、則王道缺矣。

故斯二者不可不舉、行斯二者不可不善。循名責實以區畫其所爲則存乎人焉。詩曰、豈弟君子、四方維綱。人君之以孝治天下也、非能家諭而戶曉之也、有親民之人焉。親民者以至德要道順乎民、天下可不勞而理也。然使之得以安其位、行其道者、其大臣法而小臣廉乎。孔子之論政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之存亡何有定哉、惟其所望於上下者以實心行實政而已。得其人而天下治、雖二帝三王莫之有易也。○

二十七日　逸庵先生曰、孔子之友不多見於程子傾蓋定交。予過芩塞里、未嘗不想見之。外此其衛之蘧伯玉、史鰌、齊之晏嬰、鄭之子產乎。予曰、孔子不云乎、程子天下



士也。曾論不載乎，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子產有君子之道四。晏平仲久而敬之。今思諸大夫治行表表，皆一時人傑矣。求其道全無憾可稱心知者，其蘧伯玉乎。○二十九日鍾爾知曰，陽明云理只在心，不在事，看來畢竟有一物便有一物之理，只是窮理要心去窮爾。予曰，畧事物而言心，心於何處見。學固不可遺內而馳外，亦不可偏內而遺外也。○三十日，纂家譜。

閏八月朔或問，惡不可爲，善亦難爲，如何。曰，難爲者何也。曰，來謗議爾。曰，此常事，何足異。謗人者不知爲善之樂，初以無忌憚之言阻我所爲，我志堅定，不因謗而沮，且

因謗而廟。彼見不爲所搖，亦覩爲平常，而謗消矣。久而謗之者轉而效之矣，善豈難爲者哉。

○三日

嵩陽書院見螢火，超然出衆羣，內外何瑩澈。一息亦常明，黙塵不使設。虛靈機趣涵，晶透性情別。體段就光輝，威儀流灑悅，羞鄰汚辱行，矢樹清廉節。性鄙飂樊貪，餐同蟬露洌。何勞呼蹴矜，甘守餓饑拙。無怨亦無尤，不磨還不涅。微軀好自珍，密緗安能紲，兩目燭簷檽，多朋招璧闌。卷舒好相時，潛見寧膠轍。在外任飛棲，藏中妙作輟。知身名少疵，兼體用俱徹，耀美大非誇，含章神不竭。欣君絕染瑕，其道歸明哲。

○送別張仲誠先生之任蜀中，

從來學道不可忽，于今奮翮何汲汲。歷榛不思出棘荒，坐使碌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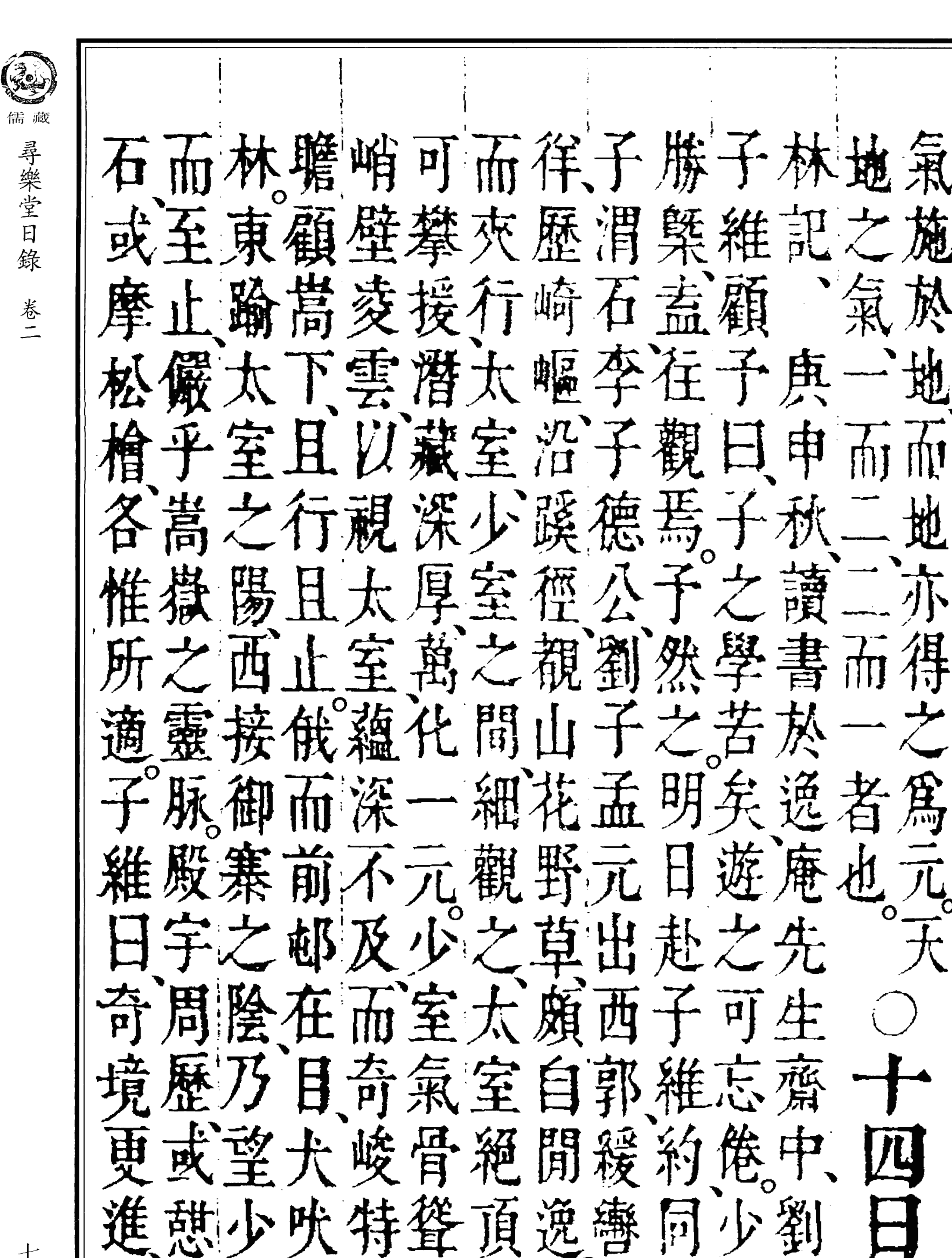
空歲月。蕩檢踰閑、安足論、奈何謹慤。亦恣越。不有儒者挽頹風、誰知吾心渾未發。著書傳世、推本根、沉酣六經爲灑脫。六經具在、言可尋、百家紛紜。怪多說。昔聞先生成三經、晰理不使隔毫髮。講易力欲追尼山、稿曾十易。定甲乙。頊得快聽說春秋、識更空古闢理窟。性植在中事業華、仁自生物。意勃勃。此行蜀中、沛甘棠、過化猶是內黃訣。優遊嵩巘聽新聲、治雖一方大道鎔。

○**五日**　賢者有過端、聖人必重責以責之。責之者愛之也、不欲以微瑕而玷大德也。愚者有善意、聖人必曲取之。取之者誘之也、不欲以多過而棄一善也。

○**八日**　劉子維問、女未嫁而婿家有喪、可徑乎。曰、不可。習俗有之、非正也。

○

九日、赴劉子維約遊少林、止宿會善寺。同遊者李德公、郭滑石、劉孟元。○十日早步戒壇、日中遊嵩陽寺返。○十三日逸庵先生曰、天下之道、中而已矣。師之九二惟居下之中、故取將帥之象。比之六五惟居上卦之中、故取人君之象。予曰、天下無事不本於中、雖訟而以九五中正之君聽之、亦自元吉也。○逸庵先生曰、剛健中正只是一個天理。予曰、剛健也要中、柔順也要中、故曰剛克柔克、總歸於中而已矣。因舉張公斷一事言之曰、此便是柔順中正、實離剛健中正不得。若無剛健中正之德、如何柔順得恰好。剛健柔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先生曰、天之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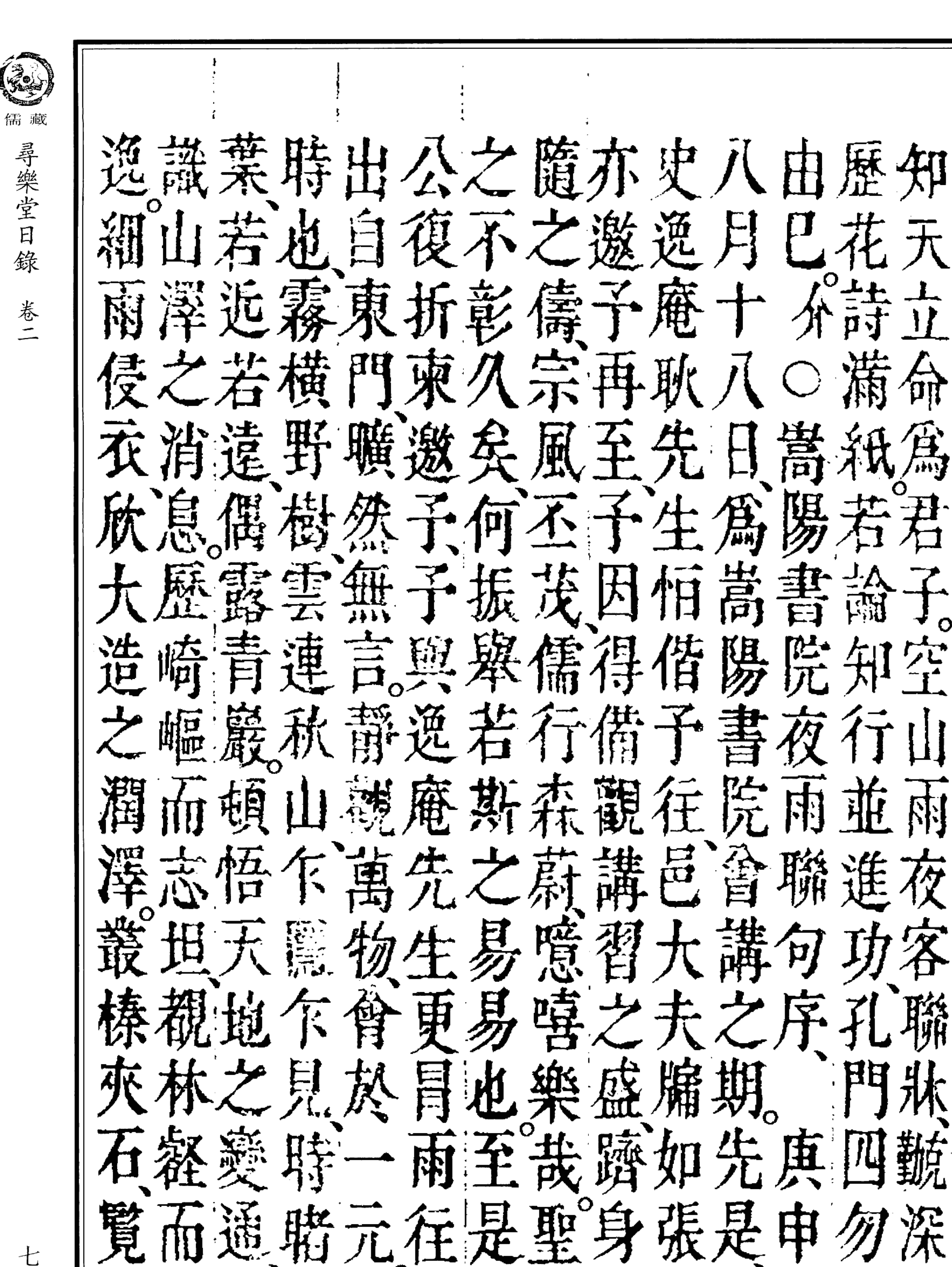
氣施於地、而地亦得之爲元。天地之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十四日** 遊少林記、庚申秋、讀書於逸庵先生齋中、劉子子維顧予曰、子之學若。矣遊之可忘倦。少林勝槩、盍往觀焉。予然之。明日赴子維約、同郭子渭石、李子德公、劉子孟元出西郭、緩轡徜徉、歷崎嶇、沿蹊徑、覩山花野草、頗自閒逸。既而夾行、太室少室之間、細觀之、太室絕頂莫可攀援、潛藏深厚、萬化一元。少室氣骨聳拔、峭壁凌雲、以覩太室。蘊深不及、而奇峻特聞。瞻顧嵩下、且行且止。俄而前郵在目、犬吠煙林。東踰太室之陽、西接御寨之陰、乃望少林而至止、儼乎嵩嶽之靈脉。殿宇周歷、或憩古石、或摩松檜、各惟所適。子維曰、奇境更進、時

惟子從。隨之而西、下上幾重、河流不逞山徑可通。惟子諸人紆廻茂林之間、盤桓石室之側、久而始出。躋之層嶺野僧誇伊祖之攻苦、舉面壁之形影、我不知或是與否。其所言五乳之峯、且借觀此中之形勝。及其踰絶險廻曲澗、登甘露之臺、忘峻絶之形、俯臨萬丈之深壑面對千巖之畫屏、遊心暢快、觸目無礙。獨惜夜氣之清曠、予諸人未之見也。諸友曰、善哉。旦晝勞攘、夜氣清涼、明月爲鄰家在何鄉、遂趣之他所、不復同城市焉。行方數里、牧歌夕陽、箕山朦朧、穎水潺湲、晴嵐無際、莫知所望。遠近隱見之境、絶非朝時所見光景矣。諸友曰、乘興而來、誰禁夜遊。戴月而往、可以忘憂。險阻不恤、露侵蒿拂。先迷後得、遂經所

由。不移時、而林木蓊蔚、尚有人聲、雖鐘磬寂然、而會善則儼然可棲也。叩門相應、山僧出迎。入即其居、玩其幽清。樂從不厭、萬籟俱寂。坐聽石流泉響雨滴。諸友談學、老僧禪機、覩彼領畧、判在幾微。予惟無言、孰是孰非。斯時也、月隱高樹、掩映山空、既纖翳之不着、其會心亦奚窮。入之、月落氣靜、萬物各得、大家睡去、予亦偃息。厥明早起、不記昨日之境、再尋今茲之盛、峯頭嶙峋、紅日交映。於是披亂荆、踐荒草而在觀、從容携手、遊西戒壇、出古篆於榛莽表在蹟之既殘。盈虛之理、顯晦之機、所固然矣、不可悟藏脩之不終掩也哉。老僧烹茶煮粥以待。食罷諸友更玩壁上詩、擊磬而去。日中遊嵩嶽寺、徘徊而流連、歸語遥庵

先生先生歡然而笑曰、○十七日逸庵先生曰、易渾是吾更借子、登嵩之巔。一太極。讀易者要知揲蓍求卦、只是聖人引人於天理爾。予曰、人有不顧天理者、雖揲蓍求卦、聖人不之告也。易爲君子用、非爲小人謀也。○十八日、耿逸庵先生借余宿嵩陽書院、夜談學聯句。○嵩陽書院夜雨聯句、清夜談心窺道體、圖書闡透陰陽理。互根妙義洩先天、贜。克太極眞傳推本始。元化流行任自然、㒶氣機通復靡窮。巳可知一理貫三才、𨇾日豈謂百王岐二旨。上溯淵源總執中、𪂹近循堂奧自無倚。工夫定是法乾剛、介。學問先須求艮止。誠意正心見古人、昭



知天立命爲君子。空山雨夜客聯牀、黝深院歷花詩滿紙若論知行並進功、孔門四勿惟由己。尒○嵩陽書院夜雨聯句序、庚申又八月十八日、爲嵩陽書院會講之期。先是、太史逸庵耿先生恒偕予往、邑大夫牖如張公亦邀予再至、予因得備觀講習之盛、躋身追隨之儔、宗風丕茂、儒行森蔚、噫嘻樂哉。聖道之不彰久矣、何振舉若斯之易易也。至是張公復折柬邀予、予與逸庵先生更冒雨往焉。出自東門、曠然無言。靜觀萬物、會於一元、斯時也、霧横野樹、雲連秋山、乍隱乍見、時睹紅葉、若近若遠、偶露青巖。頓悟天地之變通、頗識山澤之消息。歷崎嶇而志坦、覩林壑而興逸。細雨侵衣、欣大造之潤澤。叢榛夾石、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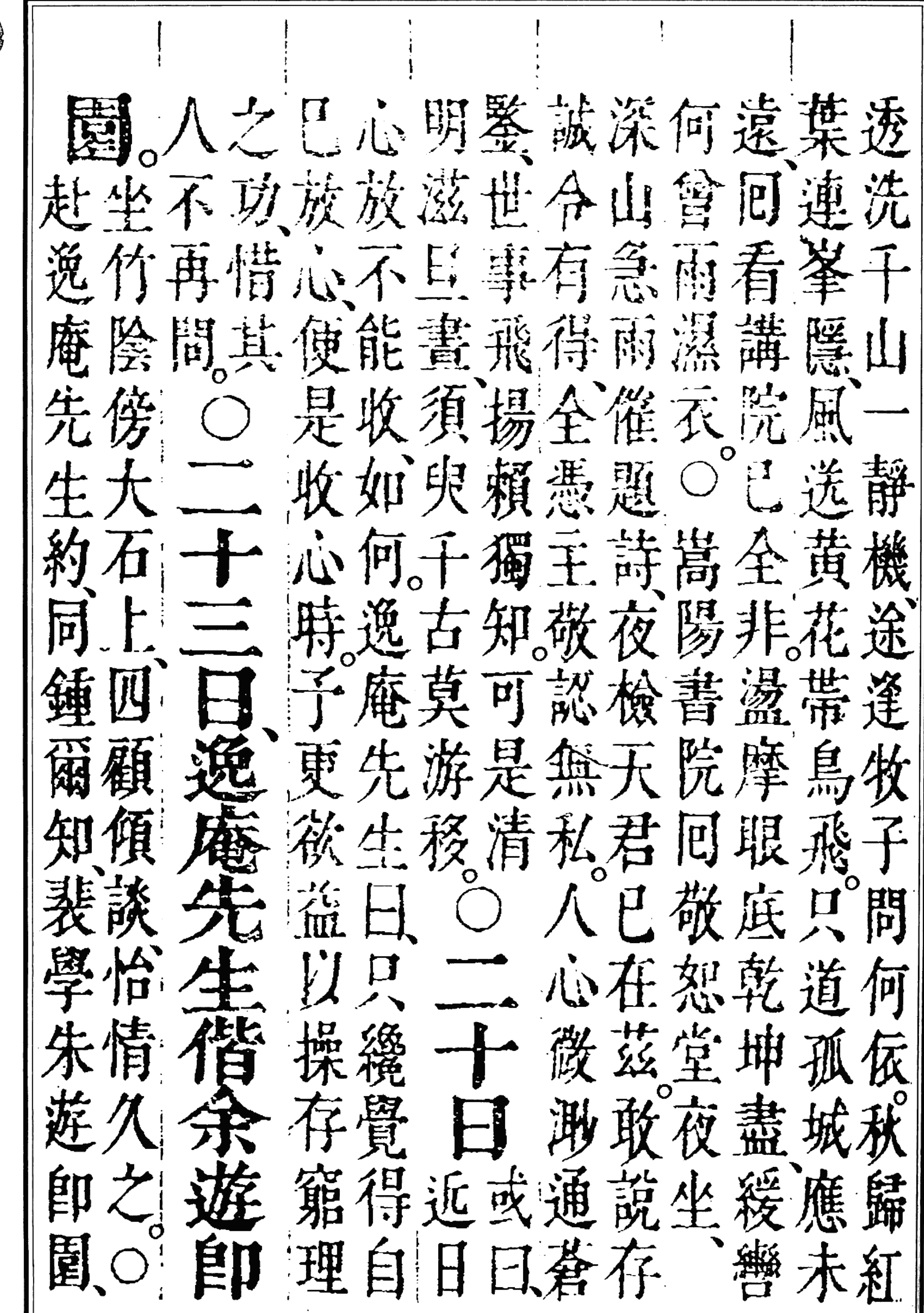
形之參差。竹林隱隱、行雲紛紛。煙郁晻藹、廻環嵩根。既古寺之映遠岫、亦講堂之覆白雲。極元章所不能畫、真太白所不能吟。望宮牆而淵乎洗塵囂、古蹟忘其顧盼拜程朱而凜乎有生氣、前哲鼓其進脩。但見負笈來遊、集生徒而論道、相悅以解、肅衣冠而談經、嶽神有靈、應嘆名儒之垂教。高山仰止、還欽賢吏之作人。既論學之有得、始適志而偕歸。逸庵欲止而且行、顧予曰、行矣乎。曰行、既行而且止顧予。曰、止矣乎。曰止、行止因任乎無心、去留非鄰於有意。擴無累之胸、秋雨爲滌殫有覺之智。鳴鳥皆音盤桓麗澤之中、流連古柏之側、神氣收斂、志趣幽清。有境皆真、無物不得。既而微風悤　、入佳懷、細雨堦前、催人



詩句。石壁清凉、燈花照耀。傾談四座、綜太極而爲言。妙闡三才、識吾心之有主。將則符乎艮止、功惟重乎乾行。理晰卦畫之前、神忘形骸之外。得意伸紙採筆詩囊。意在言先、斯有倡而皆和。興隨筆後、不琢句以雕音。爰是字逾數行、篇聯半幅。不覺深院雨歇、秋景歷落。凉夜高吟、山川寂寞。乃爲之歌曰、一夕千載、樂莫爲眞。浩浩乎、望嵩巔而馳志、渾渾乎、握乾樞以遊神。我何有哉。名教樂地、夜半天心。明日復有事於採討、且晏息以安身。○夜論學、逸庵先生謂其門人景東暘曰、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云何。東暘曰、無字理乃精微之理。逸庵先生曰、只是無念不在天理上爾。東暘曰、天理即是太極。逸庵先生曰、天理是個

總名、人之處事、無在不有天理。如事親時便有孝之理、從兄時便有弟之理、只是心中要識得自己原有、天理。子曰人與萬物同得此理。人亦一物也、只謂人得此理全、故做出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他只畧通得這一端、別處更推不去。人之心思至靈、無所不通、若能窺天地生人之意而不負所生、必踐形盡性、克肖乎天地、便是聖人。其次亦不失爲賢人、下此則爲愚人而已。○心應萬變而不窮、猶天生萬物而不已。人之有心、其身之樞機乎、安得不以義理涵養之。○天之生我、原以聖賢之責畀之、任是位育參贊、不過完得本分内事。學者識得此意、爲學便不敢有怠心。○

十九日 雨中嵩陽書院囘城內、



透洗千山一靜機，途逢牧子問何依。秋歸紅葉連峯隱、風送黃花帶鳥飛。只道孤城應未遠、回看講院已全非。盪摩眼底乾坤盡、綏轡何曾雨濕衣。○嵩陽書院同敬恕堂夜坐、深山急雨催題詩、夜檢天君已在茲。敢說存誠令有得、全憑主敬認無私。人心微渺通蒼鑒、世事飛揚賴獨知。可是清明滋旦晝、須臾千古莫游移。○二十日或曰、近日心放不能收、如何。逸庵先生曰、只纔覺得自已放心、便是收心時。予更欲益以操存窮理之功、惜其人不再問。○二十三日、逸庵先生偕余遊郎園。坐竹陰傍大石上、四顧傾談、怡情久之。○赴逸庵先生約、同鍾爾知、裴學朱遊郎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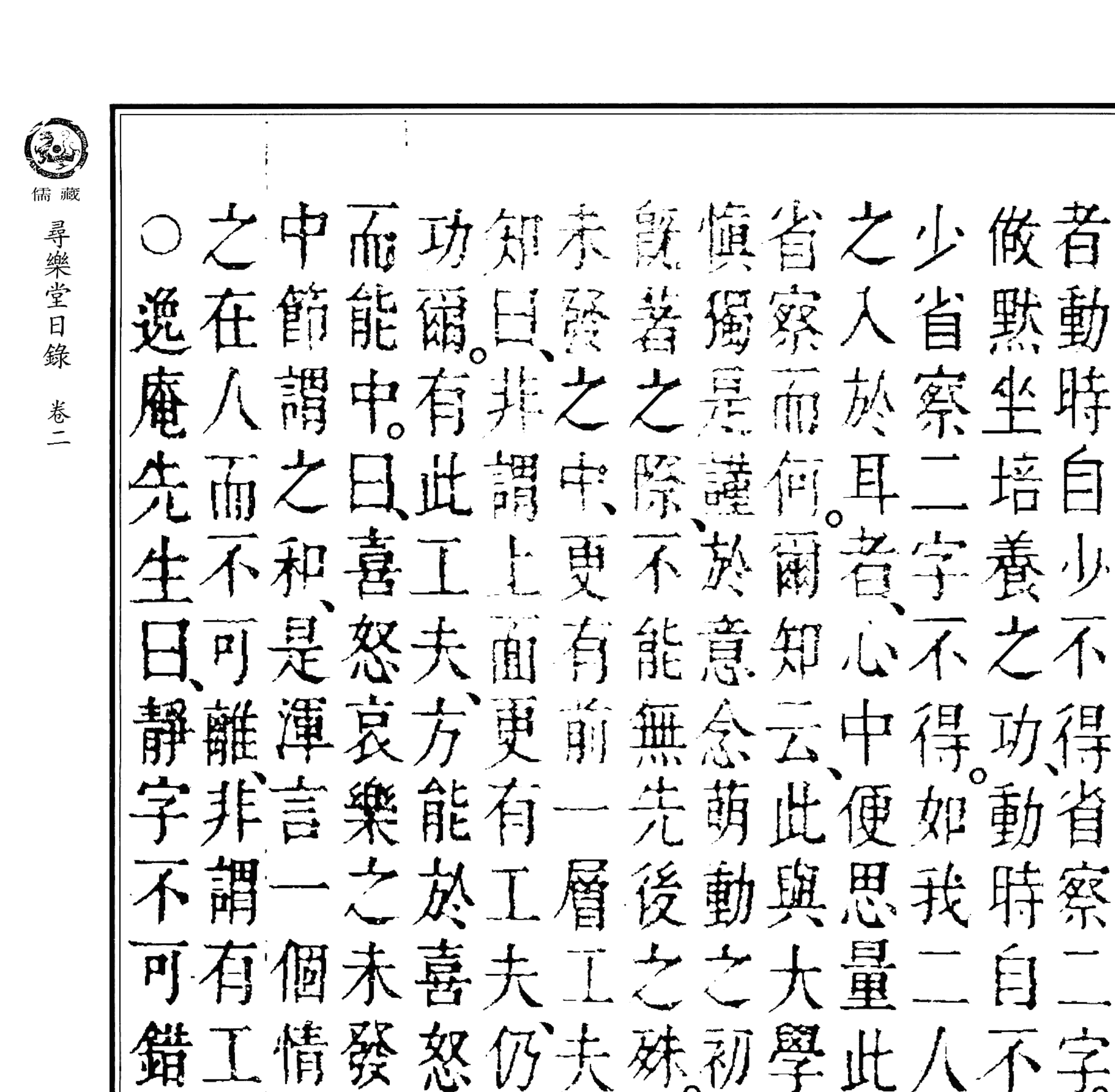
令入小園裏，林深不覺住。細尋披竹徑，側轉到亭階。始識煙雲趣，旋開風月懷。無言心得合，豈復問形骸。○即園坐談，行來方暫憩，到處即佳林。翠竹迎茅屋，石牀印古琴。閒中識嶽色，靜裏聽泉音。還約來觀易，塵囂不染心。○同逸庵先生鍾爾知、裴學朱閒步，望望南郊去，青山送目初。無言心已解，有志道不虛。石徑隨高下，野榛間密疏。同人相顧久，幽興倍徐徐。○觀道中叢菊、青山不耐目，秋菊偏隨人。勁節問幽叡，孤芳淡落塵。溪流遠香到，風動一色新。漸出密叢路，聊以安吾身。○二十五日，逸庵先生曰：為政無別法，止是清心寡欲，便百事可做。予曰：政本於心，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此是



大槩規模。至於節目之詳、若非經歷、恐有做不到處、須件件窮究方可。先生日、某家居見一官長道經敝邑、出條約不用供應、禁借端擾民之害。至某作官、凡經過之處亦做行之。大抵信得內重而外輕、居官自無難事。又日、事愈煩而心愈簡、天下無難事矣。○逸庵先生日、某當初只是一個恕字、今又識一敬字。予日、事物之來、着一番心去推致、敬便含於其中、恕字却暗藏敬一體也。○逸庵先生日、昔年守一恕字、是物物一太極。近年來又進一敬字、是統體一太極。敬以養恕之根、識得統體處方好。予日、統體一太極、天之宰也。物物一太極、天以一元貫徹萬物、形色性命各無欠缺、各無侵害也。學者功候不同、隨人認取

爾。靜而存養、是培植統體太極處。忽有言與事相接、便不容不思言與事之理、又是體察物物太極處。

○二十六日　鍾爾知道學詩集有玄子中間得最眞之句、爾知曰、此非徒陰根陽、陽根陰之義。予曾三更時默坐、做此工夫、覺得與在時不同、此卽孟子所謂平旦分際也。人到此時、天機呈露、工夫最緊要、所以君子有戒懼愼獨之功、而後喜怒哀樂之未發始能中。大學之定靜安慮亦是第一着緊要工夫。予曰、定靜安慮是第一着工夫、知止更於何處安放。謂戒懼愼獨俱是靜時工夫、聖賢說話豈不遺漏動一邊了。爾知曰、靜自能動。予曰、人往往有靜時能存、到動時便無主。靜自能動、不其聖人乎。學



者動時自少不得省察二字。爾知云、靜中常做默坐培養之功、動時自不至有差。曰、終是少省察二字不得。如我二人辯論道理、方言之人於耳者、心中便思量此言合理否。此非省察而何。爾知云、此與大學慮字相似。予曰、愼獨是謹於意念萌動之初、慮是詳於應酬既著之際、不能無先後之殊。至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更有前一層工夫、究未之信也。爾知曰、非謂上面更有工夫、仍是默坐存養之功。爾有此工夫、方能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能中。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渾言一個情性之德、以明道之在人而不可離、非謂有工夫方能如此也。

○逸庵先生曰、靜字不可錯認。周子謂無欲

故靜、無欲說得妙。若不能無欲、任是默坐收斂、如何得靜。予曰、也靜得一時、動時依舊紛擾無主。看來集義工夫最是緊要。逸庵先生曰、適讀大有之三爻、見謙之義焉。九三過剛不中、在他卦多有凶悔、而有三則無之。只是有而不居其有、故有公用亨于天子之象。予曰、此便是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之意、若小人當此、多見其驕恣買禍矣、能有是乎。○敢毋石正訛、匪石不經、傳之者羞闕其誕、荒幾歷春秋。○二十九日贈張臃如明府、我來遊嵩山、自喜適樂土。問邑宰爲誰、云是張明府。明府穎悟才、直爽快談吐。師保開講堂、父母課稼圃。正學能爲崇、考亭煽其羽。力厚追橫渠、西銘浹肺腑。不受簿



書縛、能聲空海宇。○逸庵先生爲予大人題道康齋額。

九月朔逸庵先生曰、陽生於大夏、以長養爲事。陰生於大冬、積於空虚無用之地。以此見天之尚德不尚刑也。江都此言、非見道者能如是乎。予曰、當漢世佛老並興、正學不明久矣。江都三策多取法孔子、此等議論皆從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胸臆中流出、此其所以爲漢儒之最也。○姚岳生舉魏蔚州講父爲子隱説、逸庵先生曰、隱之中離規諫一層不得、無規諫一層、不其陷於不義乎。予曰、規諫之功在平日、若相勸以善、自律潰

於不自知。到臨時、有可隱處仍須隱。○四日　與屈鳳山同年書、都門讌會、謬許某爲學中人。今思之、學之一字、吾輩都離不得。足下近程夫子里居、繼起之責、當自有在。登封鄰邑密邇、有逸庵耿先生倡明理學、爲當代名儒、與復嵩陽書院、以成就來學。適長洲張公牖如宰是邑、加意殷切、毎值會文講學之期、必單騎至書院、與耿先生互闡名理、以訓從遊。某屢與其中、快覩盛事、而張公敬賢禮士之誠、尤非易及。如叛縣試破格拔一孤童宋爾、公即以士禮優待、送入書院肄業。培養之盛、大都類此、此可欽也。茲策蹇東歸、謹以鄰邑儒行吏治之美上聞。倘惠示學旨、不猶如面訂一堂乎。○五日、纂

家譜粗就爲先王父母作傳。先王父母傳、先王父諱如珠、字帝珍。早遊庠食餼。前崇禎末、以疾卒於家、登年僅四十有二、學者稱篤峯先生。大人嘗述先王父遺蹤、爲家人訓曰、取舍不苟、砥行。維嚴、足不履公門、家衆聞聲思飭、內外整齊。至待人接物、未嘗不溫溫有抑志。先王母亦曰、爾祖事繼母孝、顏色婉悅、嘗心母之心、無少違。待異母弟如同母、每戒我勿私蓄、有財與弟共之。篤親戚厚宗族、制行可方古人。至門弟子追述其學、亦曰、吾師以禮、示型、敦脩倫紀、雖暑必整衣冠、無小大親疎、咸禀遵至教。遠述鄒魯、近翼洛閩、至今理學一燈耶如星日者、先生之功也。以予所聞如此、獨惜著

逮沒於兵燹、僅存講學之語數十條、子孫守之、如親提命云。大人嘗謂勤等曰、爾祖應舉共城、至原籍省祖墓、屢以合葬諱光考祖妣於沁水爲言、竟未及遂。嗚呼、吾家自遷土後、歷今六世矣。至吾祖得聖學之傳、後人藉茲芳澤、稍稍振拔、其貽留蓋不敢忘也。獨合葬先祖事未遂、孝思非子孫靡靡不力。勤嘗質之睢州湯潛庵先生、先生以爲歲久未便啟幽壙、且魂返千里、事屬杳冥、計惟省墓以展孝思。九原之志雖未遂、猶遂也。由是合葬之議遂寢。勤等遠事先王母姚氏、憶自王父告終以後、家貧世亂、吾仲父既離散不可聚、伯父甫遊庠即逝、大人方數歲、叔父更在襁褓中、四壁蕭然、僅餘數椽、雖風雨不能蔽。撫茲

情形、誠堪惘痛。以勤所聞於先王母、上奉孀姑、供養不缺。先曾王母李氏嘗哀其志、而憫其勞。雖蓬戶、儼然太和氣象。及姑終、營葬無遺憾。若撫育吾大人、艱辛備嘗、以紡績給衣食、供束脩、勤課讀、卒至成立。邑侯張公繹訪得實、旌其閭曰貞節。勤於斯時已六七歲、盇無弗歷歷記之矣。嗣後勤應童子試、屢經衡文者拔第一。先王母聞輒喜、撫勤背曰、爾祖半世沉沒、我復躬集荼蓼。孫若此、大吾門尚當及見之。丙午、大人補博士弟子員、先王母喜。又三年己酉、振起亦入庠、愈喜。又二年辛亥、勤入庠。明年壬子、邀鄉薦、而王母於辛亥之二月、已奄然長逝矣、時享年六十八歲。嗚呼痛哉。勤等不得事王父、猶幸得事王母。既

得事王母，彼蒼何不延壽三二年，以博一日之歡，豈天道亦忌成人之美耶。所可幸者，雖未及慰王母於生前，而節行之見稱於當世者，已足垂芳於千古。順治十七年，邑人以苦操上聞，邑侯張公看詳，節婦姚氏鍾兩間之正氣，爲七襄之完人。痛夫云亡，盟心守志，事白首之孀姑，善結天年。撫孱弱之孤子，森然卓立。𦇧訴畫荻歐母，不獲專媺於在昔，擬之授經韋氏，已可並耀於青編。稽諸典禮，允宜表揚。司理公看詳，姚氏瘁瘏鞠子，節凛冰霜。李氏割股療姑，孝昭天日。一門萃美，千古可風。太守公看詳，節婦姚氏守貞閨婦，持戶丈夫。當同棲長謝之辰，比翼永分之日，仰觀則老母在堂，下顧復諸孤在抱，臨岐相托，

骨肉情深。使姚氏誓死無他，何異螻蟻。而乃薄慷慨捐軀之計，爲從容赴義之謀。事白首之孀姑，溫凊無咎。撫青年之弱嗣，毛裏有依。實可謂節義雙全者矣，亟宜表揚，以維頹風云云。由今讀諸公褒嘉之詞，所謂死之日猶生之年。雖以吏索事寢，未獲大顯，倘一日遇仁人君子，不忍没其善者，而顯微闡幽，當日之眞志苦節，寧慮不昭偉於人間哉。嗚呼，勤於先王父先王母，一則及見之，一則不及見之。及見者就所見而傳之，不及見者據所聞而書之，要使後之子孫知培植根本，蓋有所從來，而以顯揚爲繼述，則可知吾之作傳之意，非徒然者矣。○遯庵先生曰，天既生人，必不欲自治其身便了。參三才，理萬物，吾人皆

有其責、行道可弗急乎。予曰、吾人別無位置、非治人者卽治於人者。夫子責樊遲以上與小人對舉。非上則小人矣。此存乎學問者也。至於窮達之遇、不能不有廣狹之異。此未可強爾。

○六日、耿逸庵先生作予家譜序。

○石淙、佳景也、距嵩嶽三十里、讀書之暇往觀之、擎雲翻地裂、奇勢接嵩高。怪石吞長月、懸崖湧巨濤。居然靈氣蘊、不假化工勞。領畧無言去詩成對酒豪。

○七日、論讀易之法、逸庵先生曰、易雖經數聖人之手、其理則一。後聖所言之理、卽前聖含而未發之理。其實自伏羲畫卦時、已有許多道理包含在裏面。予曰、理自無兩個、但聖人生有先後、其作易也、有含

而未發者、有發揮殆盡者、其取名屬辭各有不同。而今讀易、即設身處地、看聖人所處之時位與所際之人物、分別觀之。其實伏羲有伏羲之易、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孔子有周公、孔子之易。如文王因羑里時、便不似伏羲時、故辭多危。○逸庵先生曰易之道、惟其變而已矣。若不變、便是死的、變是活的。聖人行無拘轍、皆此變也。予曰聖人渾身是易、如孔子以不當與稟示冉有、以不當辭稟示原思、便是兩爻不同處。先生曰惟其時位不同也。○逸庵先生曰、天地有一部易、聖心亦有一部易。予曰吾人隨其所處、無時不值乎卦之爻。○逸庵先生曰、孔子讀易、至韋編三絕、身心皆易矣。任舉一爻、似無關繫的、亦推出大

道理來。如不出戶庭、只取不出二字、便說到君臣如許大道上。予曰、只緣道理無窮、聖心不滯、故發揮無所不可。如繫辭廣八卦之象、有八意想不到處、亦都取來形容。若執一以求、乾只可說天、坤只可說地便了、更安得如許形說。逸庵先生曰、孔子說藉用白茅、便看出個慎字、慎字便無所不該。予曰、慎斯術也以往、往字非有定所、慎字又非有定用、說個慎以往、盡乎天下之變矣。

○八日

幹僕馬駿傳、

人以幹稱難矣、況僕乎。幹非小用智慧而已、有智慧而用之於正、斯足稱述。駿僕也、能體主人意、出其智慧以營搆書院。逸庵先生曰、微駿、奔走者誰與。噫、駿竟殫智慧書院中乎、幹斯稱矣。先生又云、余宦遊時、

駿夫婦、在家、能奉老母歡。喜、不謂駿也更若此、幹云乎哉。以予觀耿先生家僕、往往類是。○或曰、先生向言點檢、今依此法行之、甚覺有力。但檢點出過失、亦自知之、而未便能改、曰、知之又不可不改。始慮不能省察、省察矣、又慮不能克治、必省察克治無缺始善。所以夫子說自見其過、又說內自訟、不是說我自見得便了。○或曰、向見赤子便有不同、幾疑性有不同處、及以惻隱之情驗之、則人人皆然、固知性皆善也。後有不同者、氣質之異、非性之異也。曰、氣質亦非限定人有不同、其初蓋亦相近、後只是習有不同爾。○或曰、人具天地之體、後多流於卑污者、總是忽視此身爾。曰、同爲天地所生、而獨命之曰人、人便

極有責任。五官百骸皆爲人所具之體、而總名之日身、身便極有關繫。聖人踐形、只是不敢藐視此身。

○九日、逸菴先生偕于遊嵩麓、覽諸勝境。既而登三公石。耿天暇、耿孝標、景東暘、裴學朱、宋體仁與。○九日登三公石三章、章十六句、有石三公示、鎮於嵩。匪槐秦號、匪柏漢封。足共登眺、以望七峯。邑有太史、學並瞻翁、四時佳興、雅與人同。偕二三子、爰及我躬。登臨其上、雲摩其胸。二室指顧、得意雍容。　爰于登之、行行且止。方其來之、携琴童子。方其至之、酌酒維使琴終一操、高山流水。酒各一杯、匪陶云李。三公坐談、相顧則喜。太史之云、登斯徧矣。日九登

三數含陽理。推太史意、陽德維亨。三公之上、三代之英。具天地體、成大人名。非剛自治、曷新曷明。剛惟天德、欲害弗宏。何以去害、功惟天行。有忠與信、脩辭立誠。心備九數、道斯身盈。

○十一日

闇然說、 耿子子京讀書於敬恕堂之東偏室、懸額曰闇然。子習見子京容貌端莊、言語醇慤、竊以爲是篤志潛脩者、他日繼家學②當在是、因爲說以質之。夫闇然之心、惟在剛常名教。闇然之事、不外詩書禮樂。身值倫紀之內、志專誦讀之中、非有甚異於人、祗求盡其在我。但功非積累、不能有得、倘心一馳鶩、輒易厭沮。所以闇然之學、無時不致其闇然之心、無地不行其闇然之事。一言也、凜凜惟恐不合於道。一行也、

惴惴惟恐有愆於德。遇父母而孝之理體於厥躬、遇兄長而弟之理勉於四體、若此者、皆闇自藏脩、不求聞達。迨積中發外、德貌融融、威儀可法、進退可度、誰不欽光輝、宣著之君子哉。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又曰、君子上達。惟其爲己、所以上達也。其闇然日章之義與。以此爲質子京、其教我乎。

○十三日、逸庵先生偕予遊嵩嶽、登黄中樓、止宿龍潭寺。劉子維、郭渭石、耿孝標與。○同耿逸庵先生、劉子維、郭渭石、耿孝標登黄中樓、千年嶽勢聳穹窿、樓拱煙雲氣象雄。來臨天地分形邑、指顧山川識異同。賢聖於今光洛土、陰陽自古會天中。中央何處能名狀、疑是

河圖五數宮。○同耿逸庵先生、劉子維、郭渭石、耿孝標遊龍潭、攜手中林去潭看第九重。懸崖流日影、飛瀑潤嵩峯。雷雨時交至、煙霞倩互封。山中多變化、疑是護潛龍。○

十五日學琴於逸庵先生。○

十六日、作嵩陽書院記。

嵩陽書院記、　耿太史逸庵先生倡道嵩陽、其學以洛閩爲宗、其教人以主敬爲根本、行恕爲推致、總欲體天地生物之仁、以不負天地生我之意。邑之北舊有嵩陽書院、僅餘一祠。先生因其故址、大爲脩理、特祀程朱、與學者講習其中、一時儒行、蔚然丕盛、會長洲牖如張公來令茲邑、重先生學、每值會文講學之期、必單騎至書院、無懈厥事。時予來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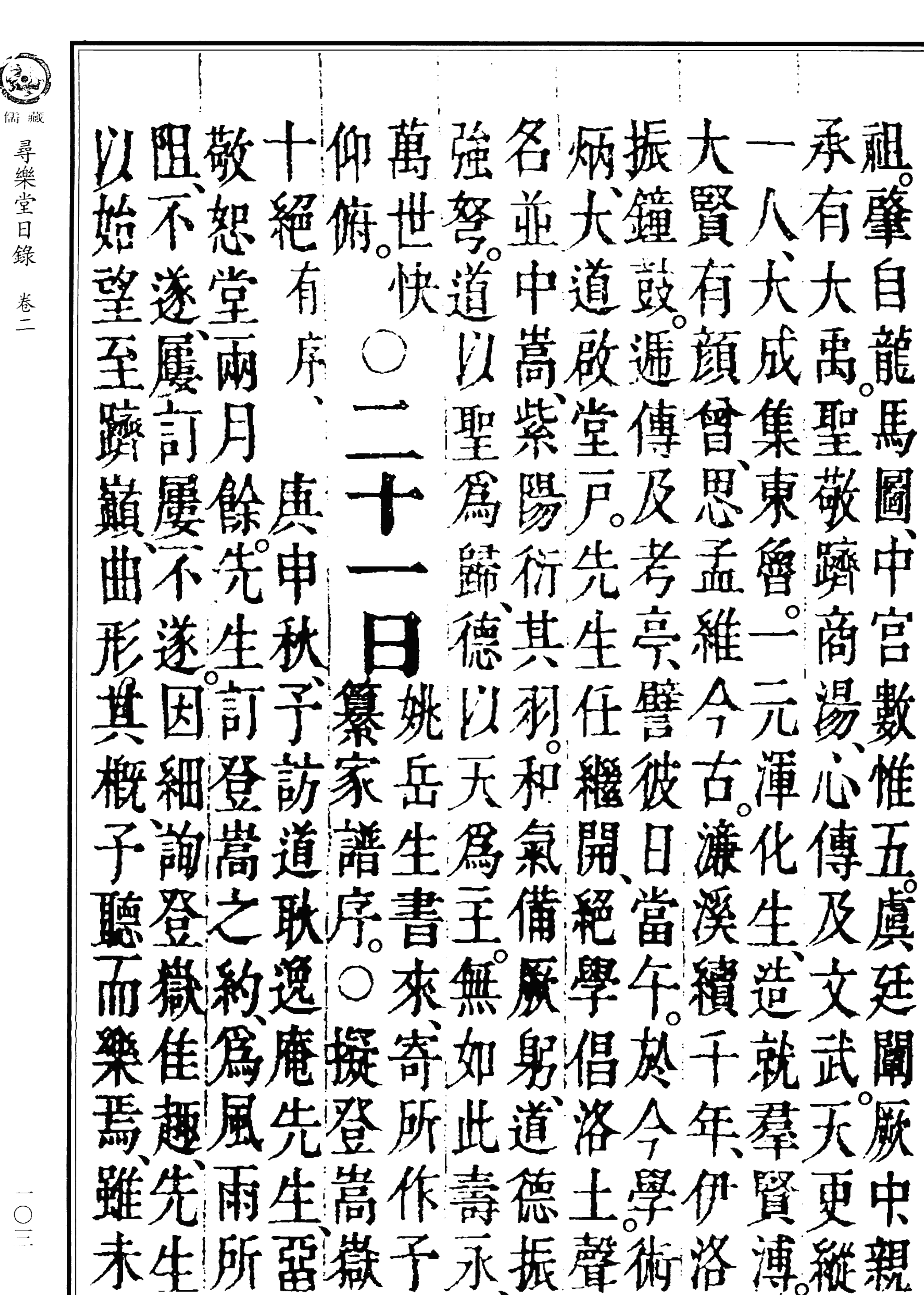
先生、坐敬恕堂兩月餘、因得屢至書院、備觀講習之盛。先生曰、子盍發明學旨、爲書院記之。予辭弗獲命、謹撮其素所聞於先生者而畧爲之言曰、嗚呼、聖學之相傳、蓋有至易而至精者乎。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命中而舜即示以人心道心之別、益以惟精惟一之功、以求無失此中、則中其至易至精者乎。是中也、自堯舜闡之、已自羲皇傳之者也。自羲皇傳之、實自天地啟之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乾元之所以統天也。人於其中得元亨利貞之理、爲仁義禮智之性、於是人而渾具夫天之體矣。以此驗中、何人無之。而其後有什伯千萬之不同者、豈以此中有難能與。抑思

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有天命流行之趣、是中非甚異於人之事、乃古今不易之庸道也。庸則人人可至、不庸則馳於高遠而不可訓。庸則世世可守、不庸則炫於新奇而不可久。體乎中庸之道、以歷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而行之以知、仁、勇之德、從事於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務、而本之以盡性致曲之誠、純之以戒懼愼獨之功、而進底於闇然日章、素位而行之域。時而窮也、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時而達也、則禮制可以興、九經可以舉、鬼神可與同其微顯、天地可與同其悠久。徹上徹下、無非中之體段。爲斂爲散、無非中之存發。孰謂中之道非天下之庸道、中庸之德非天下之至德也哉。況乎前有

伏羲、神農、黄帝、堯、舜以開其統，繼有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大其傳，後有周、程、張、朱以纘其緒。而斯道何嘗一日泯於人心乎。察而識之，存乎其人。擴而充之，先有其要。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子思子亦述夫子推明舜、武、周之大孝達孝，而極之塞天地，横四海，無所不通。嗚呼，此又中庸之道之所以貫乎天德、王道之終始也歟。陽城居天下之中，將必有繼我逸庵先生，後以求得夫聖學相傳之中，而不自戾於庸者，不知其有以許我乎、抑否乎。

十八日

庚申壽耿逸庵先生，一畫洩先天，斯道開基



祖。肇自龍馬圖、中宮數惟五。虞廷闡厥中、親承有大禹。聖敬躋商湯、心傳及文武、天更縱一八、大成集東魯。一元渾化生、造就羣賢溥。大賢有顏曾、思孟維今古。濂溪續千年、伊洛振鐘鼓。遞傳及考亭、譬彼日當午。於今學術炳、大道啟堂戶。先生任繼開、絕學倡洛土、聲名並中嵩、紫陽衍其羽。和氣備厥躬、道德振強弩。道以聖爲歸、德以天爲主。無如此壽永、萬世快仰俯。

○二十一日

姚岳生書來、寄所作予纂家譜序。○擬登嵩嶽十絕有序、

庚申秋、予訪道耿逸庵先生、留敬恕堂兩月餘。先生訂登嵩之約、爲風雨所阻、不遂。屢訂屢不遂、因細詢登嶽佳趣、先生以始望至躋巔曲形其概、予聽而樂焉、雖未

能至心竊向往之。擬登嶽十絕以誌仰止之意。

邨溪纔過望前山、勢就嶙峋一妄攀。未陟層巒先仰止、聊將嵩嶽當賢關。其一遠望。

聞說登高必自卑、巍峩萬仞此初基。誰云一簣無憑藉、進取原來不讓師。其二初登。

欹石般般小徑磵、脚跟踏住進無休。還思舉足防傾覆、漫說青雲在上頭。其三謹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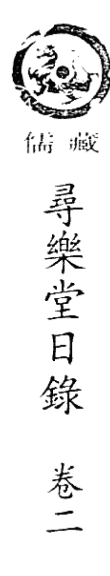
悠悠不息法乾行、豈至忪忪反儆精。循序行來無越次、長途終到有餘程。其四緩行。

已入深林不見雲、曾沿石徑步山紋。中間委折多親歷、風雨摧殘天半分。其五曲徑。

騰升幾遍閱崚嶒、亦復紆迴耐意登。最怕中途前業廢、留心向上戒無恒。其六半途。

一憩養時時歛羽飛、潛藏大力在幾微。兼山艮止非爲止、叅透息機是進機。其七[illegible]。

精神



發越勢難停、趍力扳援敢自寧。收拾前功惟此際、憑將壯氣顧山靈。其八勁進。嶔岑、欲罷不能總此心。直向峯頭連步去、到時偏覺隔踈林。其九遊歎。第一峯頭日月邊、層層升進到山巔。高高那禁人登陟、何自艱難畏不前。其十登巔。

○二十二日答姚岳生書、前於敬恕堂中晤教、但見理念洋溢、實非易及。竊思道在天下、如大路一般、又明白又平易、何嘗有一些險怪。人只一心聆到聖人田地、平平穩穩、照依聖人所言所行做將去、將來必有究竟。若纔要標新領異、立意與人不同、便是曲見眛晤。教言、平正着實、佩服之甚。所賜譜序、以之冠家乘、裨益後人良多、敬謝。縣志中竇姓亦不詳其源流、容當

再考。東歸急未得面別，後賜提携，不能不切切於懷爾。○寄贈鍾爾知先生，何時相對話山房，白露蒹葭引夢長。學有淵源窺奥旨，心存體認養微陽。逢人勸善如饑渴，到處安身樂退藏。今日東歸留片字，再來風月任徜徉。○二十三日，或曰八處是天理，曰：遇父母而孝，遇兄長而弟，此人心之所最安者也，惟人有不孝不弟，久而或悟，始不安於非而欲遷善。此一念亦是天理，乃第二層說話也，不可執是以槩天下。如此一張桌子本平穩，此平穩處便是天理，却要放倒他，再扶起來就平穩，豈不是後來一層。今與人共學，須看其人如何，倘如桌子一般平穩，可只照這平穩做去。若是放倒的桌子，



須得扶起他來。要知不安處是天理，安處更是天理。

二十六日

別耿子京文、予將東歸，夜學琴於逸庵先生。既終事、子京進而請曰、吾子行矣、願得一言、其勿予吝。予思古人交遊贈答、往往有之、獨是相別贈言、亦有情極纏綿、而不必準之道義者、多是交不負爾。予不敢蹈此、然又不敢竊仁者之號、則將何以贈君。無已、其孝乎。語云、孝爲百行之原。凡人皆宜體此、況爲士者、可不於此植德耶。今日繼家學、尊聞行知、以道德爲黽勉、不因誘自阻、而奮然於聖賢之必可至、則孝之大焉者矣。他如冬溫夏青、昏定晨省、出必告、反必面、食必在、坐必侍、居致悅、諫用和、立不中門、行不中道、處不中位、長幼必明、

親族必厚諸條件、子東歸、將欲以此自勉、非敢於足下前過爲唐突。足下自不爲朝朝信節、不爲寘寘隳行。○二十七日別劉仲武子燈下書此爲別。

○二十七日維昆仲、特訪嵩山下、顏開對霽光。家聲維道義、世德振文章。坐聽塤箎奏、還看黨序昌。鶺鴒司歸時情欲斷、籬菊正飄香。

○二十八日、逸庵先生贈余琴書、衣物、話別至夜分、各戀戀不忍舍、有留別詩。先生亦有詩送余東歸。○庚申秋東歸留別耿逸庵先生、數載尺幅通、反覆商今古。一生契千秋、兩地照肺腑。猶未親輝光、已無棄狂瞽。此更負笈遊、

我客先生主。下榻敬恕堂，三月竟鄉土。理窟探晴朝、聯牀共夜雨。時偕我登山、或同步園圃。道路熟嵩陽、往來不勝數。書院闢荒榛、講堂敞棟宇。絕學昭千秋、洛閩大其羽。屢接及門英、早識教澤普。同居讀周易、樂討仰與俯。其數則錯綜、其變則參伍。理透卦畫前、折衷勤刪補。方期恒於茲、履蹈摹規矩。又思雙親慈、倚閭久望覩。望之而不見、得毋憂如縷。因此辭東歸、深慚古萊舞。奈身未離門、別語亦未吐。不任淚湧流、只覺離別苦。繼思魚牘殷、安必同堂戶。身遠心依依、視同堂孰愈。人貴相信心、始爲眞不侮。先生心我知、我心先生取。有懷時相聞、有力各自努。臨別質先生、嗣期教愚魯。○附耿逸庵先生送予東歸詩、

孰令斯道、晦而復明。前有睢陽、後有柘城。柘城伊何、敏修先生。希天希聖、願大力宏、遠紹孔孟、近接朱程。造道之深、惟一惟精、自強不息、以法乾行。蘭臭之契、同氣同聲。其未覩止、顛倒予情。　亦既覯止、仲秋八月。骨氣瀟灑、神情清越。既而親之、德音其貊。久而與之、中心如結。或俯登泓、或登碑砐。雨夜聯牀、曉聰讀易。謂知可致、謂物可格。有朋遠來、時習而悅。一日千秋、兩情莫逆。　格致云何、身心性命。道在求仁、功惟主敬。日用倫常、大中至正。譬彼射的、一心在聖。片念少肆、動作皆病。先儒有言、敬如磨鏡。克去己私、天理爲政。主宰既端、百體從令。　道既同矣、念欲東歸。予贈以言、臨岐依依。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承歡邑



笑以樂親闈。古云作忠惟孝可移。行道揚名、立身匪虧。今日送君黃花滿籬。時嗣好音、慰我相思。○時鍾爾知、姚岳生、梁樹百、景東暘、裴學朱、宋體仁各有送予東歸詩。○二十九日、自登封歸。逸庵先生、張公各備一騎送予東歸。焦錫三、郭元甫、梁樹百、劉子維、宋體仁、裴學朱、景東暘、張聚五、梁樹百、李仁玉、王搢九、耿天報、耿允平、耿孝標皆遠送。逸庵先生、子維、孝標更送至告成遊石淙止宿。明日拜別。○逸庵先生、劉子維、耿孝標送予至告成、因遊石淙、次第盤山路、輕雲散石淙。如窺乘輿容、特作慰愁容。俯澗澄流潤、棲林秋色重。三杯辭道遠、猶是戀嵩峯。

冬十月六日，至家，攻舉子業。逸庵先生教之也。子赴嵩陽時，不理舉子業久矣。逸庵先生屢以爲勗，謂非邀科第求榮名，但忠孝之理不可不全，欲行吾志，非是無由爾。余因辭歸，攻舉子業，先生始許行。○**二十八日，**寄耿逸庵先生書、陽城蕞爾地，先生倡明絕學，復得賢父母力扶吾道。邑人士風俗醇美，家有賢嗣，門多英才，行見教育所及，眞儒輩出，洛學宗風，於斯繼美，眞屬千載一時也。向承聆指示，處不一而足，每接手教，如侍几席。以五百里之遥，山川間阻，當未親儀型時，輙深感發，豈非義理之悅心，人人有同然，抑亦先生之學之及人者遠矣。昨獲聆教，披道德之光，習動容之

盛、察存心、制行之要、窺應事接物之準、惟見隨所居處無非天理流行。吾道宗盟、舍先生其誰與歸哉。竊不自量、欲以謭劣之材、妄希大道。先生不吝開牖、每暢發宗旨、相喻於意言之先、相忘於形神之外、其裨益身心、豈旦夕間事。既又以忠孝大義教之、於是始爲東歸計、思勉圖大業。獨是臨岐數日、兩情依依、含淚言別。人孰無情、誰能堪此。至三十里遠送、猶戀戀於留不能留、去不忍去之際。無何而作遊覽觀、則石淙之佳山水、舉目皆別況矣。旅邸三更、言不盡意、其纏綿篤摯之懷、至今歷歷可想。知向之贈我以佳言、投我以琴書、飲之食之、微又毆爲者、無非愛我深至之衷、豈敢視爲尋常贈物、徒作感激已哉。邇來

尋樂堂獨處、恍惚如在敬恕堂中、神情西馳、不能自主。旣又思之、苟得稍與於道、不爲先生所遐棄、則慶斯道之未墜、以求自快足於已。斯云幸矣、何分異地同堂乎。嘗記先生屢以行道濟時爲勉、恐其意未奮也、而以忠動之、又恐其志未堅也、而以孝醒之。此段熱腸、眞吾夫子惓惓不忘君民之心。朝夕承聆大誨、始知聖人仰體天地生物之心、非荷蕢晨門輩所能踰其甘苦也。自愧力薄、將來未必能副先生之望。而所學何事、倘以之悠忽自棄、視民物爲漠不相關、亦所不敢、至教當永矢寤寐中爾。○寄張牖如明府書、 昭教三月、視民如傷之心、保赤作人之化、一時並悉之。至清操自持、方之瘞鹿懸魚、後先同符、宜



仲誠先生稱爲大知、大仁、大勇也。勤以謗劣庸流、聚晤之餘、拜教良多。遥想登邑城池市塗煥然一新、而復講道論德日與嵩陽先生書院數教、無少休息、數百里之外、思之曷勝懸切。登邑有童子張翰、向於敬恕堂中見其英質可畏、且聞純孝傳家、或進而教之、亦陶成雅化也。○寄劉子維書、在貴邑諸愛我處非可言盡。臨岐三十里遠送、旅夜談心、握手言别、相感惟在心期之間而已。歸後神情西馳、遥想家學砥礪、嵩嶽生色、而令兄先生弟歸侍側、近功微密、俱爲佩服。園亭落成否。奉芙蓉諸物植其中、可作茂草觀爾、非云精好也。

十一月朔冬至畢祭。天下莫大於理、莫强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畏焉。○林之奇曰、光武幸南頓、復田租一歲、父老願賜復十年、光武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噫、漢祚之遠、宜哉。觀此可知臨深履薄、雖在帝王、猶恐不勝、人之脩身處世、安可坦然肆志、謂禍機不於我値耶。宜書此佩之。

十二月十日大人諭家人曰、教人勤儉、我自不得怠惰、所以子路問政、夫子告以先勞、身先之教當如是也。○十一日有族人寓書勸予無務爲身心之功



者云當代以文字取士不以理學見長也胡弗圖其時務名登甲科位列三台云云余婉辭謝之。○十二日學琴於劉白石先生講授指法。

是年治五經。

二十年辛酉二十九歲。

春正月十一日大人戒子弟曰爲子弟者不可不常存敬畏父兄之心一無敬畏之心任意自專落得人家笑子弟爲敗類啞父兄無家法所謂敬畏者如遨聚飲出遊等事只以禀命尊長微謝之萬無失錯若不得已則告父母以其事與所往以待父母之

命、不可任意專行也。又曰、家有父兄、爲子弟者勿得私相請召、不得與幼年人私相聚飲、不得在父兄前與他人說話。他人問則答、不問則静息黙坐而已。常見人家子弟在父兄前多與他人言說、甚爲無禮。又嘗見人家子弟於一切戲局、聚談、遨飲之事避而不入、至強之則却而不爲。在幼年人羣非議之、不知彼之自處則是也。又曰、子弟有赴請召者、只宜早回、不可流連夜飲、致我憂愁。又曰、子弟切不可與匪人相近、相近則易染、郎未至敗類、而有道君子已有指而議之、謂我爲無足重輕之人而賤視之者矣、甚可畏也。○謂諸弟曰、近見爾等不明長幼之禮、今後家道須整理一番方好。大人曰、家人嗃嗃、悔



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易有此訓矣。家道須要有禀然不敢踰越之意方好。家之統於尊、猶國之統於君也。子弟之於父兄、常存畏懼、凡事便不敢自專。若放肆自專、家道有不可問者矣。我未知爾等如何存心。我之存心惟恐稍即身匪類、致隤祖父家聲、故常兢兢自守、毫不敢爲非禮之行。蓋有惕然於中者、爾等亦知之乎。振起曰、是未見及。每日間只優忽過去、未嘗爲善、實亦未嘗爲不善爾。曰、爲善須要勇、先要有定見定守。若只優忽過日、以爲善、卻未有可指之善、以爲不善、卻未有大壞處、久則易流鬆漫一類、不可救藥也。

○謂振起曰、爾向來性不嗜酒極好。而今飲酒矣、切勿令醉。讀衛武戒酒之詩、便知酒爲

敗德之塲。○十八日振起曰、人之好學與否、生來原具幾分。曰氣稟不必同、及其成功則一也。道在勉強而已、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實下此等工夫、便討許多樂處。若未嘗如此用功、而諉之於生初不同、君子不取也。

二月朔、行拜禮。○十八日梁汝樸同昏啟。

三月朔偶閱易咸五爻、咸其脢、无悔、言人能守靜而不妄動、雖不能感物、亦無悔也。若有憧憧之擾、則有悔矣。○十七日、耿逸庵先生書至。

夏四月

和李宮贊過竹梛園韻、綠梛叢中車馬聲、詩成有客到門楹。談心最賞園林好、莫作尋常冒雨行。平臺月影自森森、斜掛梛稍夜氣侵。人到無言物亦靜、全憑此際見天心。

遊魏次玉西郵、有意尋佳景、同行間後先。遠郵含曉霧、野樹淡晴煙。麥穗千層浪、榴花五月天。徜徉乘興去、選勝一安眠。

五月

○七日

或曰、君子何以重義而輕利也。曰、利之藪、禍之苑也。見爲利而趨焉、害斯隨之矣。不於其終朝能踰終日乎、不於其終日能踰終歲乎、不於其終歲能踰終身乎。故君子去利必疾。詩云、歟彼飛隼、猶未似之。

○君子貨義、小人貨利、其性殊也。君子斂德、小人斂怨、其行異也。大抵處世不可圖便、於已見爲便而孳孳圖之、駸駸乎殆矣。維號斯人、遂日改諸。雖日改諸、亦既晚矣。哀哉。

六月九日　邑北尙家寨鹽肆中有賣姓被害、或謂予大人曰、彼商賈懼公有言、公一言出、千金可得也。大人曰、其言云何。曰、爲同姓爾。大人笑曰、此人吾未識面、安敢冐同姓之名以爲利。且天下同姓豈少哉、吾一言甚重、彼千金甚輕、吾愛吾一言、不愛千金也。曰、亡者不可生、存者得安廬、豈非兩便之道乎。大人曰、非也、彼自有骨肉復讐爾、輕重緩急、惟彼骨肉是問、我何與焉。吾惟知富貴有命而已、損人利已、稍知道者不爲也、而子

欲我爲之乎。大人謂家人曰、人惟一心、心惟一理、昧此心之理、更何以爲人。今實姓若繫素知、或的繫吾同宗、卽究自我伸可也。生不相識、死則執同姓之辭以詐取人財、心能安之乎。凡事宜行其心之所安、無行其心之所不安、爾輩其識之。

○十一日

大人論人父子之間多不能無不足。勤謂堯舜之子不肖、文王之無憂而有管叔、蔡叔、然千古祗稱武、周而不復論管、蔡。是管、蔡不足爲文王累也。又論人兄弟之間多不能相似、勤謂兄弟旣有賢智愚不肖之分、其賢者智者已多所獲於愚不肖矣、彼愚不肖自賢智者教之可也。若教之不可、則憐之不暇、何暇與之較衣食、計家財乎。諸事賢智者不辭難可也。

○大人論人、多私蓄曰、人所見者目前衣食爾、聖賢所見者大、所慮者遠、故往往以此爲戒。蓋雖有財用不足時、其家庭間誾誾怡怡、天倫聚順樂、莫大焉。吾平日以此訓爾等、往往至窘迫時、有一錢不辦者。豈不知財之足貴、但不肯有私積爾。

秋七月十五日寄耿逸庵先生書、三月十七日接手翰、遥想先生功夫純密、志力彊健、讀易之暇、與諸子講道論德、嵩少間人文萃聚、陶鑄宏深、何其快也。敝邑聞先生之教、有思學先生之學者矣。但此道平近無奇、而耐久做功者不多覯、是以動之若或俟之也。至詢以近功、自度數月内毫無進益。所日從事者惟舉業一途、重爲整理、雖實欲

副先生之期望，又恐久易流於呫嗶之習。然兩地策勵之訓，固不敢不承爾。先生時有心得，明悉示之爲幸。湯先生兩浙典試，吾道之慶。張公書院諸君子並致。○是日目病，輟業養目。

八月
或問隨卦丈夫小子之别，曰：丈夫者，陽剛之德也。小子者，邪媚之象也。隨稍不正，便易係此失彼矣。

九月十九日
送二弟振起武闈應試二首，兄弟幼同學，於今志不疎。甲兵慚武庫，俎豆重儒書。叔子思輕帶，武侯憶舊廬。無心論遇合，有計問菑畬。
衣袽終日戒，

涉世見人心。不辨人眞僞、那知世世幾深。交遊須訥訥、利欲莫洸洸。愼此同羣衆、身名好自斟。

冬十月四日 讀陳孟叢北園詩賦此商所學、世路滿棘林、君何絕營慮。家傳惟青箱、讀書謀其處。結廬北城灣、襄浦擇所居。暮來隱城中、朝來沿溪去。得意成佳吟、藏脩忘名譽。我慚逐塵緣、幽曠何能與。有時寄我詩、我懷轉相語。古道人少行、人自失根據。倫常學始基、道豈外忠恕。聞見實爲體、闇然德乃著。大業期千秋、此日功宜豫。敢以商同心、願作同心助。

○五日 陳孟叢和、商學詩書來、訂爲學之志。

○二十五



日訪田梁紫先生不遇、洛閩肩正派、大洋未淪亡。百里來相見、三更話正長。何期披翰墨、徒自阻宮牆。雲樹看飛鳥、鳴音下夕陽。

十一月九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訂與湯潛庵先生同遊嵩少之約。○十二日與湯元博書、老先生望隆中外、兩浙人文閫鑄、豈止文章風氣賴以丕振、抑亦理學淵源大爲昭焯、快快快。近聞便道過里、未知的否。昨登封耿逸庵先生走字約遊嵩少、命某訂期同往。正不知旋里在何時日、乞明示之。○十三日答黄載公、丰概常從書冊知、偶來翰墨喜盈

眉。名蹟高座龜山望、道尙庸行洛水遺。訂志他年君獨苦、揮毫此日我何期。伊人宛在關河隔、惟有臨風勞寤思。○十四日、張用行先生邀至太康署中肄業。

十二月四日病目。○十五日、張用行先生贈金、贈衣、自太康歸。○十八日目疾愈。○二十日、赴睢州視湯潛菴先生、不遇。時潛菴先生典試浙中、便道過里門、予往視之、訂嵩少之約。適赴汴、未及晤、與元博論學。○二十四日、至家。



○二十七日，答耿逸庵先生書。十一月九日寄書，至十四日，太康學博張先生邀至公署習業，未及返，而叔績家人已行矣。久失裁答，中實惶恐。湯先生典試浙中，得人之盛，遠邇翕然。十二月二十日赴睢陽往視，而湯先生已應撫軍請赴汴矣，必至念七八日始得歸。元博言亟欲入都復命，未敢稽遲，且例應由經過舊途入都，不日即起程矣。二十年嵩約，猶將俟之異日也。昨歲與先生握别之言，時記胸中，奈十二月初四日忽爾病目，至今未痊。是月内亦只得輟業静養，前約所以不及踐也。來札云隨處加一行字，即日日做畢業亦不妨，自是正當的確之論。勤謂恐流於呫嗶，亦只是怕人遺却了一行

字爾。但言之未圓。遂覺有病。先生承示處極其明悉、敬佩服之。○二十九日、三子容遂生。

是年、攻舉子業。

孫　縉技字

尋樂堂日錄卷二終

校記

①泊：當作「汨」。

②剛：當作「綱」。

尋樂堂日錄卷三

朱陽竇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仝編

二十一年壬戌、三十歲。

春正月二日、赴京會試、大人偕往。○二十一日雄縣南道傍小濠、居人作木版車渡人冰上、時予亦爲所渡因戲爲句、　長流消積雪、暗草渡輕車。相顧臨沙岸、承風日未斜。○二十四日、至京師。

二月五日、湯潛庵先生來覲、談學、自日中至暮不能去。○十七日湯潛庵、先生座中有言干學憲之可恥者、予曰、此處便當抑其奔競之心、若此徑一熟、患得患失之心浸漬於其中而不可止矣。潛庵先生曰、每逢校士之歲、惟秀才應試宜往、外此而往、非其分之所宜也。○十八日、會同年、新命學使林公覲予於寓所、未遇。○十九日、往答學使、未遇。湯潛庵先生曰、學使過我、問吾鄉之賢者、首舉大名以對。三代而後、俗尙不端、士風頹敝、皆由賢否混雜、人無所激勸爾。此中固有

移風易俗之微意非予之阿所好也。至是始知學使折節之由。○二十日衍剝、復、无妄、大畜、頤五卦之旨。剝卦以上九一爻、爲主、當五陰盛長、一陽消落之時、君子豈可有所往。象傳釋卦辭而繫以順止、非終不往也、靜以觀時、有待而往爾、爲君子謀也。六爻初猶未害君子、二則漸害君子、聖人皆慮及、蔑貞而惕之以凶。四則蔑貞已肆陰禍切身、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皆所以戒小人也。至於三之應上、五之從上、一繫之以无咎、一繫之以无不利。其於小人之改邪爲正者、又未嘗不許之。總是聖人扶陽抑陰之意、重惕小人之害君子、必欲小人之受制於君子、是則撥亂爲治、轉危爲安之深心也。要知事起



於微禍防於忽自一柔變剛而爲姤再變爲遯三變爲否四變爲觀以至於五變則爲剝。是其始也不過生於下其勢甚微初若可忽。而其後卒至黨羽已成克惡日肆爲君子害。彼小人亦知已之欲去君子爲名不正言不順却又浸潤侵蝕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然則小人之爲計狡而爲禍深矣。爲君子者可不防之於早以杜其惡於未形哉。○復取一陽復生之義當剝之盡而爲坤陽氣已生於下。至此一陽之體成而來復乃天運循環合當如此非人力所能爲也故卦辭專以氣數言。彖傳釋復之亨曰剛反以自剝一陽窮上反下而爲復也釋利有攸往曰剛長以自復一剛自下進上而爲臨泰以至於乾也。然

以陰陽反復之道計之，其消而息，往而反者，乃天行之必然，動而以順行，亦惟法此而已矣，豈有岐哉。六爻專以人事言，雖其間功有淺深，德有厚薄，較然不同，然皆於復之義有合焉。獨至上六，則私欲錮蔽，善端滅息，爲迷而不復。聖人極言災眚以示戒，深著迷復之不可也。合氣數人事觀之，可見動靜者天道之復也，善惡者人道之復也。在天運有其自然，在人事宜盡其所當然，必須不遠復與休復，方吉，敦復方无悔，獨復亦可以免凶咎。若頻復雖厲而亦可以无咎。至迷復，則凶所必然，而災眚之來，莫可極矣。此皆人事所致，君子不可不於善端萌動之初，而存理遏欲，以全剛反之復也。○无妄實理自然之謂誠，原

无不正、第恐認理不精、偏執信果之念、自以爲无妄者、正妄之根也。故彖辭又以匪正申戒之。彖傳釋卦辭重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一句、惟有主故動、健故剛中而應、而必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反是、則違乎天命之正、而不可以有行矣。對時育物、先王亦順天時而已、何有妄焉。六爻以時字爲主、初之吉、二之利、其无妄也、一時也。三之災、四之貞、五之疾、上之眚、亦非有妄以致之也、一時也。時當動而動、不當動而不動、應乎天也。若當動而不動、與不當動而動、則妄矣。妄則拂乎天、卽拂乎正矣。故彖辭於利貞之下卽繫以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明无妄之不可不出於正也。爻辭於處无妄之極者亦繫以无妄行有

眚、无攸利、明執一不變者、即匪正而妄也。然則彖言全體、爻言一節、其無不以正垂訓也、意深切矣。有无妄之實、心者、得不審時以趨於正歟。○大畜之義有二、一止畜、畜乾也、一蘊畜、畜德也。彖傳兼此二義。彖傳專以畜德言、六爻專以畜止之義言。細分六爻觀之、下三爻乾體、皆受畜者也、上三爻艮體、皆畜下者也。然受畜貴止而不進、故初二皆止、三利艱貞。但初與二已爲四五二陰所畜、至三爲畜極而通之時、又與上皆陽爻。不相畜而俱進、則良馬之逐、自與初二不同矣。畜下者貴防於未然、故四能止初惡於未形、而得元吉、五則於陽之已進而止之、雖言吉、而不如四之元也。至上則畜極而通之時、強暴盡除、反

側盡乎、而治化洋溢乎四海、則天衢之亨、又與四五不同矣。合而觀之、凡畜德者、非有剛健篤實輝光之盛、不能成日新之德。畜惡者、非有德禮潛移默化之機、不能臻蕩平之治。天德王道、聖人偶於大畜一卦已盡情發明、則觀大畜之象、玩大畜之辭、天下之道可以旁通於易而無遺矣。故曰易不可爲典要。○

頤取養之義。彖辭言養德養身皆出於正則吉。彖傳既釋養正之義、復極言養道之大、而象又舉養德養身之切務以示人也。六爻下三爻皆是自養、上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失養之道矣、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而於養之道無弗得、故上三爻皆吉。以此觀之、可

見自養養人、總歸於正而已。知棄我良貴、覬人爵祿之非正、則知砥節礪行之爲正矣。知屈身卑賤、借潤權門之非正、則知不賣不諂之爲正矣。知縱欲敗度、恣情滅理之非正、則知靜斂節制之爲正矣。此自養之道當如是也。若夫誠信任賢、人臣之責、養賢及民、人君之貞、養民爲任、有相之道、此又養之及人、而不可不以得人爲汲汲者、亦惟期於正而已矣。此聖人觀象繫辭、垂戒萬世之深心也。○二十三日、視孫君夔

先生於寓所、談學。君夔先生曰：向在應酬處着力、逮遭顛沛、却是爲學之日。三四年來、讀四書通鑑、頗有得力處。曰：患難之中、安知非天之仁愛。古有成其德於

顚沛流離之際者、是固不可及也。曰、予雖存而十兄亡、終抱無窮之憾。時追憶君僑先生之孝友、不置云。○孫靜紫曰、學者須有拔出流俗之意。若此意不定、稍有毁譽易覺動心矣。所謂拔出流俗、非曰矯世、與衆人伍而此心超然有卓見、不與俗同。此方是眞能不囿於俗者。近見風俗日瀉、學人羣居、不樂聞善一人言學、羣鄙爲迂。不知古今來正賴有人說幾句迂話、方成世道。所以有志之士惟求信己、而於毁譽置之不論也。曰居恒常謂人主意要定、若立意爲君子、不妨人於儔人之中、而自有一段確乎不可拔之意、未嘗隨俗、亦未嘗戾俗。此時毁譽毫無掛帶胸襟矣。○

二十四日 送孫靜紫陪崔學士

祭告長白山、人情千里莫輿嗟、燕地寒風送榔斜。懷寶天涯應倒屣、聞聲異域想投車。珠樓珊宇迷荒徑、斑鹿黃熊有幾家。親覩鴻儀歸日早、春明好折上林花。○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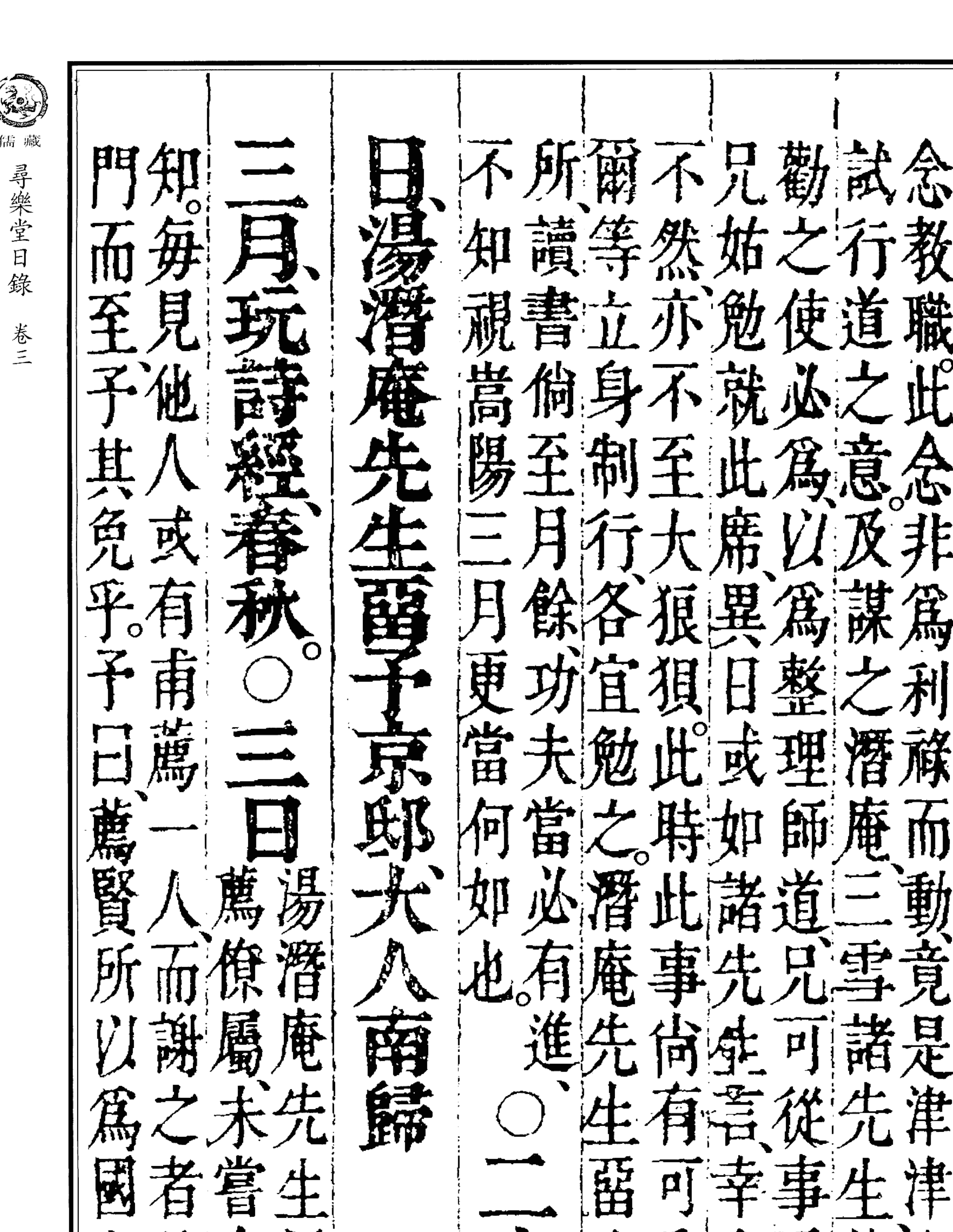
喜晤孫君夔先生、家學傳宗派、何妨患難中。全憑顛沛志、弘啟進脩功。大力由茲固、冲懷未許同。談心傾坐卧、恍擬對春風。○二十六日、下第。湯潛庵先生視予於寓所、慰之曰、遇合有命存焉。聖賢事由我作主、遇合事非我所得主也、亦盡其在我者而已。○留別湯潛庵先生、挑中與義啟陶唐聖聖相承道脉長。只說當年傳洛水、誰知此日接睢陽。心通一貫淵源徹、教闡六經日月昌。別後風光勞夢寐、敢因放

囬任徜徉。○**二十七日、篮得恒之巽。**爲考教職而篮。○下第四首、道長道消分否泰、朝多吉士自亨屯。遭逢不是尋常事、時至難同未遇人。皇都得意盡英奇、踏遍春風上苑枝。獨有長安寥落客、沾襟泣下鬼神知。非因遇合轉輿嗟媿我生平。願最奢。却恐時來多負疚。寧云容易謝公車。潛藏此日卧豐林、打起精神策寸陰。委是躬脩難任運、憑將道念絕人心。○就教席、四首質之湯潛庵先生、士習誰能別渭涇。明明戸闢更多局。空懷安定標千載、鐸響雲霄煥日星。堪嘆諸子盡爭鳴、大義多乖問主盟。羽翼源流歸教育、英才有志奮生平。篮得恒亨心自醒、家脩誰不獻王庭。將

圖問道承師道，忘卻執經欲授經。觀瀾有志愧無成，道岸登先三代英。欲借吾徒深自砥，如何取舍質先生。○先是同年友屢以就教職爲予勸，予弗應也。至是行李已戒，决期

○二十八日南歸矣。忽於友言有感，筮之得吉，試禮闈不第，將歸湯潛庵先生覵予邸寓，留止之，因以就教事相質。先生曰：今日師席不整極矣，得一振作，始知吾道有人，不亦幸乎。曰：司鐸之官，無錢糧盜案之累，而有身心性命之責，職任極重，懼不克副。先生力贊其必爲，曰：人有動念利祿者，當其始，君子已病其終。一心扶持名教，何不盡責之慮，爲之亟。予意遂决。

○二十八日寄振起諸弟書，兄此番又弗得中，行期已决，忽動



念教職。此念非爲利祿而動、竟是津津有小試行道之意。及謀之潛庵、三雪諸先生皆力勸之使必爲、以爲整理師道、兄可從事焉者。兄姑勉就此席、異日或如諸先生言、幸矣。即不然、亦不至大狼狽。此時此事尙有可爲也。爾等立身制行、各宜勉之。潛庵先生留止寓所讀書、俟至月餘、功夫當必有進、不知視嵩陽三月更當何如也。

○二十九日、湯潛庵先生留子京邸、大人南歸。

三月、玩詩經、春秋。

○三日　湯潛庵先生曰、予薦僚屬、未嘗令之知。每見他人或有甫薦一人、而謝之者已踵門而至、予其免乎。予曰、薦賢所以爲國也、以

其賢也而薦之、何所私於彼。彼惟其賢也而養薦、何所德於我。總爲國起見而已。先生曰、故人知君、君何不知故人耶。謝之誠不必也。曰、薦賢爲國、其狄梁公之行乎。

○七日湯潛庵先生論貧民曰、古之民有四、今之民有六、其耗財已至、何怪匱乏之相繼乎。予曰古之民有四、士爲真儒、農皆樂業、商賈各安其居。今則士無真脩、農日困迫、富商大賈雖或相安、然亦坐而待斃、矧又益之僧道諸遊民、從而耗其財、此皆本業不脩之故也。先生曰、欲驅游惰而農之、惟在使民樂爲農而已。今之爲農者力作不足供賦稅、不見其樂、而祗見其苦、苦則思逃、逃則不復思返。如商賈之徒、固是奔競之心勝、亦緣不能安業、故

思他圖。又如僧道輩，其心豈不欲有父母妻子之樂。多緣農田無以爲生，故逃歸僧道。既逸其力，又不置於衣食，則亦安之，不思返矣。是莫如輕徭薄賦，使民安於農而樂爲之，則游惰者不驅而歸農矣。予曰：游惰者歸農矣，奈貧富相耀，風俗終難整理，何。先生曰：此最難處。今之時勢與古不同，古之時無甚貧甚富之俗，所以易治。今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至求數畝自給而不可得，此中甚費區畫。今但使一鄉之中富者明禮義、興仁讓，有以庇貧者而不至失業，則後此可徐圖矣。明太祖召江南父老諭以至道，無欺陵貧民，亦此意也。○湯淑原曰：適間所論治道，就一邑論之，有司若立申明亭之類，專其責於鄉長，令以

時書善惡爲勸懲、未有不可成俗者。何有司憚而莫之行乎。曰、後世利欲浸漬、極重難返、留心治民者絕少、要之、有司若欲復古、整理一方、儘可行去、初無難事。○潛庵先生曰、節用最關治道、若經制不定、財用侈靡、未有能幾於治者。曰、不節用便不能愛人。○論士之守曰、中庸說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觀這兩變字、可見人能卓立者不乏、其敗於末路者、亦復不少。潛庵先生曰、觀人全在末路上。曰、說不變、更思如何始能不變、方得。○論取士之道曰、鄉舉里選雖不能復、似亦不可廢。潛庵先生曰、明初極重此典、至後專重科舉、亦慮賢否並進、名實混淆、故不如舍彼取此也。曰、只緣後世取士、除以言觀人、

更無別法，故如此。然究其立法之意，亦是鄉舉里選之遺。但取士以言，與取士以德行，其獲效不同。今科舉不能廢，若更兼之以德行之選舉，不亦可乎。然行此法，又非專行此一事。此事與風俗相爲終始，必須將風俗整頓，如置鄉長、設義倉之類，悉措置得法方可。

○八日　論齊家曰，早教子弟是第一着。若俟其既長而教之，其善者言或易入，若施轉移之術於不肖，不亦難乎。潛庵先生曰，子弟亦有性剛躁難以言諭者，須令其經理方得。

○九日　湯淑原曰，天下事於人所爲者，無一不返之於已，然後遇事方有執持。曰，此返觀自治之功。就人善惡之事加一番審慮，心不疎忽，審得人善惡之事，即以爲

法戒、事有依據。久存此心、見理明而行事無失矣。○十日湯潛庵先生曰、天地間不可無眞僞君子以爲維持。曰、學問之事、有爲己爲人之別、眞僞君子朴實做去、不求人知、人亦莫得而知之、直至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纔是眞實學問。故爲己之學、聖人有味乎其言之也。○十一日、足病。○十二日問、潼關之政。潛庵先生曰、惟於保甲、鄉約、社學、義倉四者加之意而已。爲政者欲化民成俗、舍是四者何從乎。因備言其法、皆有條理可循。○十五日、疾愈。○十七日潛庵先生曰、包羞是小人之交、設君子至此、想必有自心歉然之事。曰、君子亦或有不快意處。



凡一念之不能自信者皆是也。

○二十日　京邸逢湯太恭人忌辰、觀潛庵先生行祭思慕之誠、因請拜神主。既畢作歌、顏邑慽愴日、盥手整几筵。齋居若忽忽、酌酒併獻鮮。正氣黙爲召、痛情虛自牽。日夕尚追悼、頻呼四十年。何以復得似四十年以前坐卧短蒲上、倚伏不成眠。旁觀亦感動、潛潛淚且聯。吁嗟乎、奇節振古稀、綱常秉扶兮耀日輝。聲名三十年來達帝畿、於今禋祀兮神依依。是日完名兮全受歸、莫須神傷兮用獻欷。

○二十五日　論處世之道曰、初之用潛、不成乎名、其處世能善者乎。君子之處世也、若不韜光晦顯、使人得以名之、則忌之者衆矣。潛庵先生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聖人慮天下來世無一不備、後人取而觀玩之、無在不得處世之道也。

○二十九日

湯潛庵先生曰、漸之。進得位、以卦畫推之、似初上未爲得位、曰進得位以中四爻言也。先生曰、何獨遺初上乎。曰、此自卦變而言、謂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各當其位、故止以中四爻取義、而不及初上也。先生曰、程傳於六爻皆取之、而謂初上二爻陽上陰下、亦爲得位、似覺未安。曰、玩其象、又似少此一層不得。葢總六爻論之、艮下巽上、有男下乎女之象、分初上二爻觀之、陽上陰下、又有夫婦尊卑之象。女未歸則男先下乎女。女既歸、則婦不先乎夫。二者互相發義始備也。先生曰、程傳不主卦變。今觀卦

畫皆自乾坤而來、三四陰陽相交、其女歸之日乎。上二爻皆乾、下二爻皆坤、其旣爲夫婦之後乎。只將三四爻合看、上下四爻分看、自有精義可思。曰、艮得乾之上畫而爲少男、巽得坤之初畫而爲長女、中二畫渾乎男女之相交、上下四畫渾乎夫婦之相從。程傳之進得位、皆於六爻取之、自有當也。

夏四月朔 湯潛庵先生曰、豐之六五、柔暗之主、二三四爻之障蔽皆由此此爻不好。至此爻却說來章、何也。曰、他爻之障蔽皆由此爻不好。若此爻能不使他爻障蔽、便是他好處。故只以來章言之、亦見他是陰暗不能獨立必借人而成。若不能來章、即不能有慶譽

之吉矣。戒意已具辭中也。○論卦爻曰、各卦爻取義不同、有專取本爻者、有係本爻而取義在他。爻者。如兌之三四五爻皆在他爻取義、若執本爻求之、又不得。潛菴先生曰、兌有相引而說之義、故聖人係兌之本爻、多於他爻取義。○論兌說之義曰、人之德業、必資友而成。兌之六三來兌初二、豈不是他好處、却係之以凶。想是他陰柔不中正、只是以非道說之爾。若剛柔得中正之位、聖人自不如此說。此際當隨其時位觀之。潛菴先生曰、如此看、三百八十四爻皆活。

○二日

論胎教曰、只是無時不宜以正自處爾。潛菴先生曰、古之言胎教者、原子之未生而言也。婦人之以正自處、不言可見矣。意不重此。○論



義門鄭氏曰、禮義之心必如此浹洽、方能有效、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潛庵先生曰、家道之立、亦惟創始爲難爾。人則相承如是、卽間有不率教者、而禮義之風已成、可觀摩而化也。○潛庵先生曰、人家最宜守舊、忽動念改觀、令女子讀書習字、此妄念一起、後患已伏矣。曰、人之於天下、無事不宜安處其常。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可見人之吉凶禍福亦有不能逃之數、故雖貞而猶厲。若論其理、自宜安處其常。故食舊德雖貞厲而終吉也。此无咎之道也。○

八日

或問湯潛庵先生取予不苟、人所知也、若交以道、接以禮、不知辭受若何。曰、聖賢無矯情之學問、交以道、接以禮、斯可受之矣。若托乎道禮之名而貨之、

是不以道禮也、其可受乎。○十一日、湯潛庵先生曰、自聖人之道不明至漢而人崇黃老之術。大抵亦是承秦攻伐之後、人心厭紛擾而思恬靜、固時會使然也。曰、帝王之治天下、有禮以維持大綱、中間質文損益不無隨時而變。亂極思治、治極思亂、考其時會可知也。當秦漢時、固動極思靜之會、但可動亦可靜者、莫如聖人之道。當時何無一人講明聖人之道、與天下相安於休息、而必崇尚黃老、何爲乎。先生曰、聖人之道與時消息、惜當時無人、知之、故終漢之世、治術不純至唐而益甚矣。○十五日、同天下貢士廷試。取第一名。○十八日、餞湯潛庵先生

南歸、不許。予辭南歸、先生不許。予曰、行止皆可、且願以一言商之。曰、惟言乎職分之所當言而已。先生然之。既而曰、所當言者何事。曰、如講官便當以誠意正心四字爲言。此四字雖似緩、行之甚有效。蓋士君子爲行道計、期於感格君心。圖其大者而已。若切切焉以一事言之、縱極見信、亦不過於一事有得、不無大小之辨也。○時先生屢以返故廬爲念。予曰、返故廬自是高見、但天下不可無人以理若經筵之上有所補益其有功世道不小、正吾道大行之會也。若道不可行、則可以講出處之義矣。倘可以行其道而不忘遠引之志、謂天下何。且諸公見在廟堂者、亦尚有人與爲商確籌畫、則維持一日、民受又一

日之利矣、願無以田廬爲念也。○二十四日和湯潛庵先生題郴林句韻、煙鎖稍頭攏不開、幽人亭結在溪隈。等閒讀得伊川句、偏覺清光照綠苔。○都門留別湯淑原、京華聚首日連牀、夜讀書。曾將千秋商、各欲認本初。我心頗怡悅、君志亦幽舒。奈予有高堂、遠念望倚閭。相訂在刻勵、南北共居諸。無爲臨岐路、長吁多躊躇。○固辭湯潛庵先生南歸、許之。辭潛庵先生、先生行、不許。固辭先生、先生曰、請筮之。筮得兌之九五、曰、可以行矣。先生曰、未可也、決之三雪可乎。往謀之、三雪、先生曰、兌、朋友講習之事也、胡爲乎行。思久之、曰、行可矣。爲人子而有千里之阻、如親之思念不置

何。且父之思子、猶或可寬、至母之思子、輒欲日夕相見、雖百解無以應也。予行志遂决。

○二十五日　郭快庵夫子以言贈予曰、其心則小、其識則大、其智則圓、其行則方、其學則博、其理則約、其功則奇、其德則淳、是謂大儒。

○二十七日、出京師。

五月八日、至杜勝營署中。嵩年族兄爲杜勝守府、慮子弟失學、畱止之、付予以教事。時相從者可廸、淑艾、淑世也。

○二十日　杜勝營署中畱別嵩年兄五章 有序、　壬戌春、勤赴禮闈、過嵩年兄署中。下第歸、復畱署幾月餘、溯家世

源流及先英烈忠節五章贈別。吾兄有志大案、當必紹承先世也。

有宋以來、遷自晉疆。肇厥攸居、百世之慶。覃及子孫、簪纓輝煌。龍隆在昔、允熾允昌。厥孫實繁、宅是四方。一

我之豫土、猶未爲遠。先祖之葬、亟思其返。水之有源、木之有本。渺渺予懷、蘊結如苑。亦旣孟春、來聚於阪。挹我同氣、中心懇懇。二

維夏之仲、復來滌園。兄弟握手、於我思存。我思兄且、如玉之溫。輕裘緩帶、無有疾言。於鎮河干、斯威斯恩。於紹先世、忠貞不諼。三

先世忠貞、竹帛垂名。有馨其德、有赫其聲。天子褒嘉、莫與之京。孝子不匱、前徽思成。夙夜圖之、金聲錚錚。四

憶古在昔、大將惠綏。覘彼戎馬、戎馬駸駸。列伍隊隊、整時旌旗。嚴而有斷、謀而能施。

智而能別仁而能治。我思其人、實維子儀。五

○二十二日 代守府祈禱城隍文、

嗚呼、民之罹災、亦已久矣。天心仁愛、大惠是敦。民恩堪矜、鴻慈宜逮、乃雨露亟需、旱復太甚、憂懼方深、弗獲寧處。若是者、豈天道之不好生、抑亦人事之多愆、獲茲大厲。某蒞茲土、甫及二載、災爲之侵、歲不一歲、凶爲之告。日復一日。疾苦之籲聲時聞、何堪赤燎千里。下民之死喪立至、未見霑足一方。痛悼爲懷、敢曰旱魃之爲虐、禱祀維潔、還冀神明之嚮應。但某武人也、雖無治民之權、實有安民之責。祈於神者、思邀恩波於一日、責之已者、重懲咎過於今茲。或虔祀之未脩、或居官之未潔、或志之弗謹、疎防於營汎、或心之弗

忍、貽累於民生。維神諒我薄德、順我蒸黎、冀將旦夕之期、時雨爲降、或逮三五之日、甘霖廣沛、則救衆生於塗炭、轉億兆於袵席。神之好生無疆、實體天地之好生、神之大德不替、實媲天地之大德。士民匍匐而請、遠近哀焚以告。維神有祐、亟拯衆命。謹具疏文、用祈垂鑒。某不勝戰慄隕越之至。○二十五日、自杜勝營暫歸。○二十六日、渡河。與湯元博相晤。○二十七日、至里。

六月十五日、二弟振起婦朱氏卒。○二十六日、葬朱氏。

秋七月朔湯元博書來訂北上之約。○**二日**復湯元博書、前領教後、心日開爽、實慰我懷。北行廹欲踐約、奈回家諸事冗集、未及半月、而弟婦病故。近日葬事甫畢、恐秋月間未能出門、或俟來春再作定奪爾。近日廹於家兄之命、數日內即着人接至河北署中教子姪輩。嗣後示教、即寄河北無妨也。○**十二日、嘗年族兄人深。**約赴杜勝之期。○**二十三日、寄湯潛庵先生書。**兩月教益、終身佩戴。別後一函申候、且報道途無恐、想蒙電鑒。五月二十六日渡河、過雎陽、與元博、彥深諸兄相晤。二十七日至家、幸父母無恙、備悉高誼、且欣且感。秋爽北上、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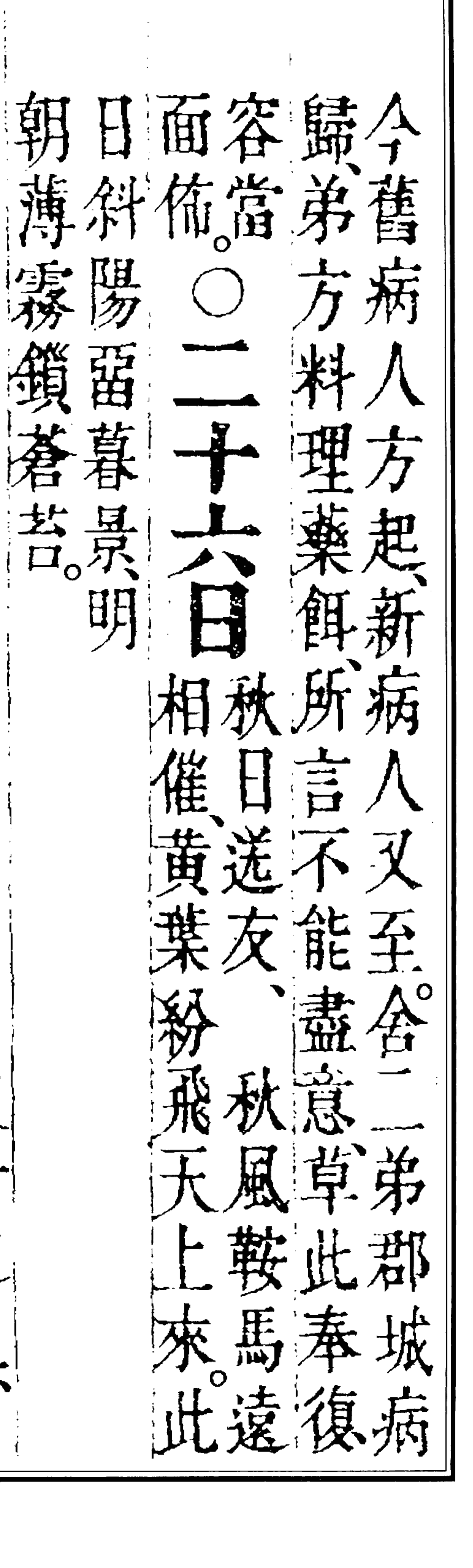
期如約，不意六月間遭弟婦之喪，嗣後家尸病無虛日，遠行未便，適杜勝家守府謂西賓歸省，尚遲三兩月始回，旋接至署中，命暫教子姪，實義不可辭。然於北行之約，又愧弗能踐，計惟來歲可赴都門，或爲兼全之道。天涯異處，鬱鬱中懷。數月索居，日退日休，何由得親道範，令功夫畧爲整理也。若先生有事相命，又可計程而北，此處當忘形迹外爾。人生離合，具有天意。向來請教兩月，似非偶然，但勤愚陋，不能窺大道之奧，每於指示處輒録而記之。其於立言之意，實懼謬戾，謹呈原稿，尚祈削裁。淑原砥礪無間，令人神往。○

二十五日，偕克恭至太康，爲《太極圖通書》至

夜分不倦。○二十六日、病。○二十九日、令克恭北行、至晚病劇。

八月四日、自太康回。○五日、至家。醫病。○十三日對聯、志定不知流水去、心空那見浮雲來。○二十日對聯、忠孝有同歸、還將後日觀前日。聖賢無間阻、誰謂今人非古人。○二十四日對聯、事反聖賢之事、所期何事。心同天地之心、方是有心。不爲傑士、卽是凡民。○二十五日對聯、翻書求古道、拂案弄琴聲。

九月七日書屏、凡人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皆利也。學者莫大乎義利之辨、義利不明、其學終歸於僞而已、可不察歟。至若遷善改過、懲忿窒欲、德之脩也。朋友講習、親賢遠不善、仁之輔也。不能脩德而輔仁、是吾憂也。○**二十日、病愈。**○田梁紫書來訂歲暮來晤。○**二十四日、振起府中應試、病歸。**○**二十五日、復田梁紫先生書。**○仰慕道誼久、屢訪屢不遇、豈終合故爾先賢耶。今春讀所寄佳詠、如覯光霽。近日舍三弟自郡歸、持手翰、知不我遐棄。所云歲暮光臨、深慰鄙懷、當掃榻以待、可商千秋大事也。日



今舊病人方起、新病人又至。舍二弟郡城病歸、弟方料理藥餌、所言不能盡意。草此奉復容當面佈。○二十六日秋日送友、秋風鞍馬遠相催、黃葉紛飛天上來。此日斜陽滔暮景明朝薄霧鎖蒼苔。

冬十月十五日、赴河北。○十六日夜行道上、霜寒沾古道、郵邈望疎林。早夜行人少、停車月色侵。○十七日、至杜勝營署中。○十八日、嵩年兄命子姪受學。

十一月朔以後治詩。○四日囑風三首、枯樹掛風穴、燈息

願早滅。恐穿南河去、高堂驚見別。一枯樹掛風赫、願石剪勁翮。恐驚兄弟知、有懷寒廳客。二枯樹掛風飛、願莫碎柴扉。恐觸鐵馬怒、妻兒憂無衣。三

○五日

寒二首、性孤不耐熱、羸薄却宜寒。堪嘆禦寒客、風霜不畏難。一冷氣乘簾入、骨頭不怕風。無須求盛火、暖在一爐中。二○雞鳴二首、雞鳴重點檢、粟粟五更心。有過遲能覺、覺時過已深。一前年倏忽往、今歲糊塗過。過去無從省、過來悔日多。二

○十六日

家兄署中憂三弟之病而作、十月驅車至、書聲厭酒杯。晦明雞唱早、風雨雁驚回。葉落霜鋪岸、燈寒雪照梅。情思縣不斷、憂鬱從中來。一乍憶渡河初、流光毫不歇。空庭伴小爐、孤樹啗寒月。北

去馬聲犇、南來家信闕。高堂得未思、鬱鬱觸明、發。二瞻言多病日、頓使我懷顛。秣馬虞登嶺、招舟畏涉川。無虎曾各奏、手足忍爲瘨。仲叔環相顧、一心兩地牽。三

○十九日

春與王似嚴遇於嵩年兄署中、言論有契。似嚴約予禮闈後讀書沁水之西山。至是以書寄家兄、訊予行止。予適在署中、答以書並寄詩。○寄王似嚴書　孟春杜勝署中一晤、深佩學識卓異、道力淵凝。以聖道榛蕪之日、而有力闢戶扃、以期與古人爲侶如足下者、眞所謂負大力、舉重若輕、故能言學於舉世不言之日、而奮勉如此也。但倀倀聚晤無幾、匆匆北上、未獲久侍左右爾。讀寄家兄手教、情辭藹切。不時策蹇奉謁、同讀書西山下、以

踐。前約、我兩人當不獨彈琴賦。詩可以怡情矣。便中將近功示下、慰我渴思。○寄王似巖八首、猶記昔日好、相逢大河濱。兩地策馬去、雜時在孟春。一去時在孟春、回時仲夏日。有意陟西山、久離父母膝。二亦既省親矣、可以携琴箱。猶未遂所願、豈曰道且長。三務歲遭艱虞、益之用內事。厄病纏其身、驅除已秋季。四初冬赴河朔、我懷多所思。但恐疏道義、不堪對交知。五願期與同心、道義各自返。沁水嵩嶽間、印心非爲遠。六擁爐脩尺幅、我志懷伊人。學問窺本始、與古契其真。七允矣曠世才、蟠胸有萬卷。豈宜老巖阿、用世道斯顯。八

○二十日爾問何所事四章 有序、夜夢酒筵中、有歌夜夜到天明之句、

從傍一人問予曰、夜夜到天明、作何事耶。予曰、紡織、讀書、作詩、寫字。衆大笑、遂醒。因戱爲句。〔一〕爾問何所事、少婦勤五更、不敢怠蠶織、夜夜到天明。〔二〕爾問何所事、有士重躬行、潛心考古訓、夜夜到天明。〔三〕爾問何所事、有時適性情、歌詠思法戒、夜夜到天明。〔四〕爾問何所事、亦欲書法精。端坐整翰墨、夜夜到天明。

○二十四日 脊骨病。

○二十五日 病甚。

○二十六日 以後輕。

十二月九日 將渡河、題署中、兼留別家兄、鄉關悲日暮、此地整輕車。徒負書中債、慙通雲際槎。清署馬聲嬌、黃河雁影斜。丈夫當有志、兄弟慰天涯。

○十日

書示姪輩、　時開清曠志、潑墨起微雲。几爭塵無染、爐香氣欲熏。鐘聲來暮雨、梅影散初芬。信手抒心得、將從中有至文。○**十三日、南歸。**○**十四日**抵家、懷里中親友、　鄉關日日掛心頭、老大情懷更不休。遠去親知相見少、古人對景幾悲秋。○店主話舊、　月滿西樓霜氣侵、時將溫語博黃金。慇懃雖是顏相托、却起家園一片心。○旅店題畫、　幽香來座上、嬌召媚池邊。鳥識閒中趣、雙雙臥石泉。○**十六日、至家。**望見城池、　郊門瞻望近、深樹隱城樓。風引車聲斷、雲開馬首浮。寒冬無積雪、長路已消愁。回憶滦園道、黃河天際流。○余抵家諸子弟羣引來迎擁左右不能開、

不禁有今昔之感、遂成此詩、 下車入茅屋、見童歡呼迎。足亂驚不定、却顧且前行。有姪牽伯衣、有弟步隨兄。未叙寒溫語、欸欸獻至情。忽憶離別日、歡聚願此生。○二十四日、寄耿逸庵先生書。前札中候、想已寄到。入秋病臥兩月、猛省之餘、先生忠孝策勵之語、猶覺在耳。顧質鈍、未能仰副至意、心竊愧之。然再四籌思、若負大誨、即終身貽慙衾影、抑何敢以暴棄自安也。攻舉子業、日暮且不暇矣。所恨淑續遺大故歸里、音問未免濶絕。猶幸敝邑張學博繫鞏縣人、早晚間仍得托岳生轉致。或質訊不至有間、異日好爲策蹇嵩陽爾。俚句並達幽懷、賜覽爲望。○寄懷耿逸庵先生、 前年嵩

山下、携手談心時。一自驅車回、夢寐時相思。思之弗得見暮雲每興羨道里非云長何自徒戀戀。祗緣逐塵人歲月空沉淪。猛省欲特立不覺又逡巡。所幸兩心照學豈同歌嘯。大業矢黽勉、思窺文中妙。頗恨鴻信疎、有懷多欲獻。願莫我棄阻好音示居諸。潺潺嶺水嵩月滿、奄奄寒冬寸晷短。遙想樂道胞與懷、不是幽貞履坦坦。講堂雍容三代英、義經開卷勤刪纂。閉戶山風總不畏、布袍藜藿紅爐煖。

是年下第後、憂病繼作。遊河朔、始攻舉子業。

二十二年癸亥、三十一歲。

春正月十日 東魏次玉同年、 昨夜燈花春信催、於今剩得一瓶梅。日中寂寞閒庭上、掃地焚香待客來。

二月二日 次玉邀飲依韻和之、 昨日尋春返故廬、夕陽斜照一庭書。有心燈火聯詩句、不遇了翁日已除。

三月十日 友人園中題句、 園林望去一青山、恰得新蓮浮水灣。更喜城頭楊柳密、月明隔樹到人間。

夏四月朔 因母病而作、 父母無疾病、百年強壯身。人子願已足、不敢恨蔬薪。

五月十六日念念不忘天理句、可守爲學要。

六月二十日、二弟振起繼娶王氏。

閏六月十三日孫君夔先生書來、謝予所贈詩。

秋七月九日復孫君夔先生書、都門親炙道範、讀史功深、敬服。所示留拙句、聊誌企慕之意、非敢言詩。歸里後、年華一易、時嘆濶絶、不期傳學博涖任之次日、出手翰相示、喜出望外。詢之、始知道駕寓蘭邑、相距百里餘、聚晤當有時也。爲之誌快。匆匆不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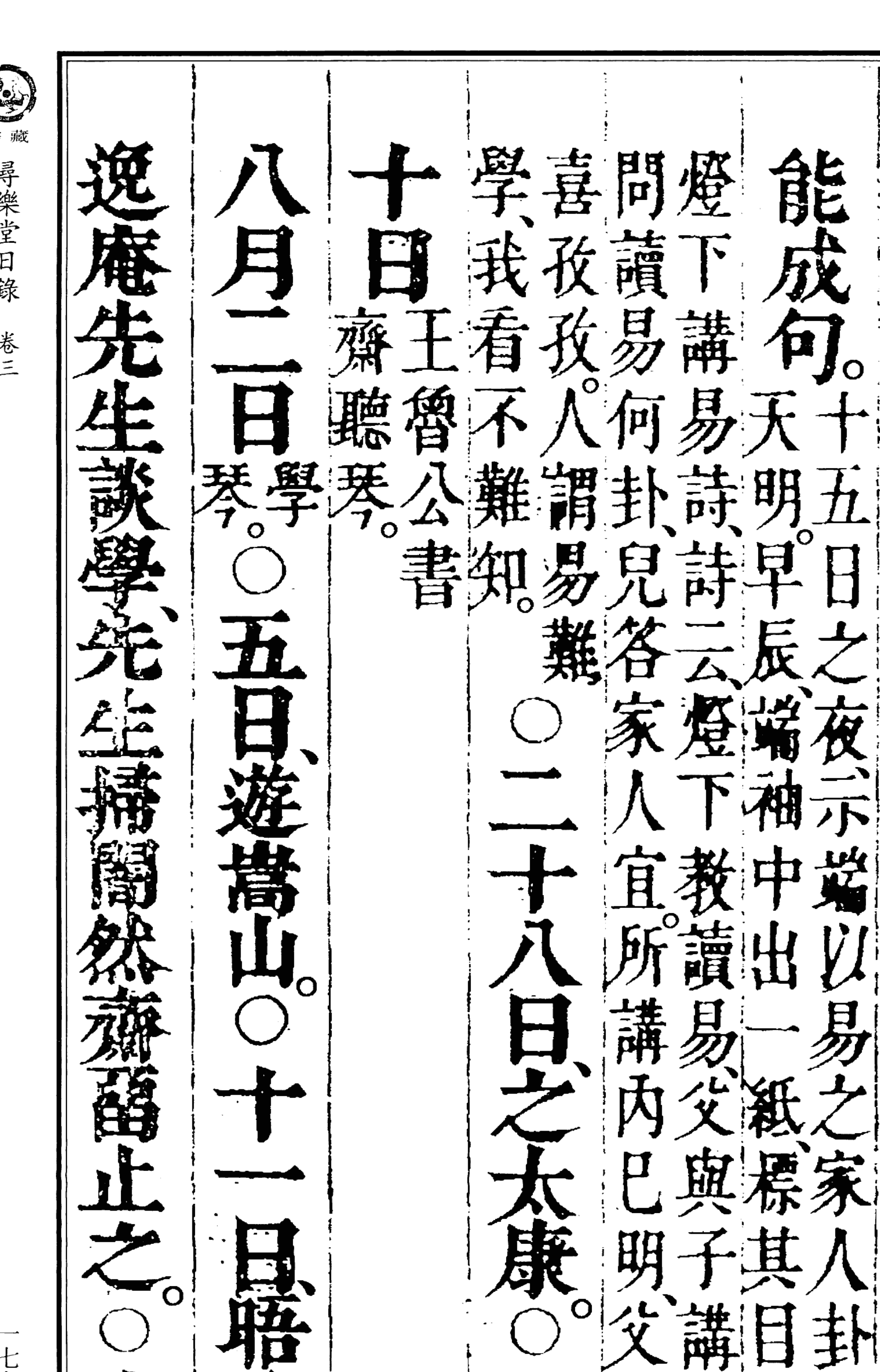
十二日贈楊太和、吾邑有高士、東嶺是其居。幼學泌水賦、長讀岐黄書。書從有

字裏、尋向無字初。妙解有心悟、神變法不疎。以此廣施濟、所活不勝計。車馬爛盈門、求者踵相繼。所過成壽區、君乃益之歲。聞風想嶔岑、開顏覩光霽。藹藹丰姿如玉溫、羨君更能篤天倫。服食不與世人同、煎水煮雲作饔飧。長生訣由心田得、培元養氣歸無言。○

十五日、燈下課容端兒讀易、有詩。○課端兒讀易、閒日

挑燈坐、兒童翻蠹書。癡若不求解、義易玩徐徐。來前吾語女、語女女且居。不向女言說、義皇畫卦初。但看八卦畫、萬象呈太虛。爾果何所玩、風火象躊躇。展手指此卦、不獨限門閭。女貞繫始教化行格豚魚。男女正內外、天地大義舒。嚴君推父母、卑幼敢專歟。父子與兄

弟、慈孝友恭且。夫夫與婦婦、唱隨意不疏。正家天下定、治平基庭除。知者觀其象、思可及其餘。更陳六爻象、脩齊盡蓄儲。初閑志未變、導善自裕如。女子王中饋、巽順寧踰諸。嗃嗃雖悔厲、剛明免戲欲。嘻嘻失家節、醜何異籧篨。衆繁須謀生、富家勤蓄畬。假家交相愛、勿恤能安廬。和樂而恭敬、曾聞詠關雎。有孚威亞旅、志結固連茹。威如禮教肅、可以永終譽。斯理垂古今、六爻昭示予。反身家之本、體道出泥淤。小子稟家範、遵循戒衣袽。○時予燈下靜坐、容端侍、案上餘周易一冊、端展玩之、予問所讀何卦、曰家人卦。因即彖爻象之義備示之。端曰、人謂易難讀、今讀之正自不難。既而問爻之九六從何知之、予以八卦之象



二示之、有津津尋繹之意。○十六日、客端有邸下講易詩、能成句。十五日之夜、示端以易之家人卦至天明。早辰、端袖中出一紙、標其目曰。邸下講易詩、詩云邸下教讀易、父與子講之、問讀易何卦、兒答家人宜。所講內已明、父心喜孜孜。人謂易難學、我看不難知。○二十八日之太康。○三十日王曾公書齋聽琴。八月二日學琴。○五日、遊嵩山。○十一日、晤歌逸庵先生談學、先生據闇然齋留止之。○十

三日 問先生近功如何、遜庵先生曰、近來功夫、體貼一仁字有無窮妙義、又見得一孝字親切。

〇十四日 賦得天光雲影詩二十首和耿逸庵先生韻、　賦得天光雲影詩、微言莫嘆及今衰。遙遙聖域、千秋業、亹亹仁心百歲期。幾事甘留衾影慽、一生可告帝天知。孔顏樂處尋能盡、賦得天光雲影詩。其一　賦得天光雲影詩、河圖未肇道何垂。由來易不關龍馬、却是天惟在物時。心到常存窺復姤、理經細判見微危。門庭要識無岐趣、賦得天光雲影詩。其二　賦得天光雲影詩薪傳有在竟何疑。夢來一卷存千聖、醒去四箴無二師。如遇羨牆心密密、厥脩遜敏日孜孜。能承大業光輝著、賦得天光雲影詩。

其三　賦得天光雲影詩。門庭邃處可相窺。自從警道光風遠。便接新安令範垂。羽翼源流關絕續。仰瞻堂奧定追隨。閑先更闢諸家盡。賦得天光雲影詩。　其四　賦得天光雲影詩。源頭活水少人知。亨豢本自因山險。傳學應須借虎皮。鹿洞終年緣夢結。陽城幾載藉謙撝。春風冉冉虛懷抱。賦得天光雲影詩。　其五　賦得天光雲影詩。生初擔荷路無岐。乾元實體天心見。剛德微培夜半期。此道升沉須自考。其中冷煖更誰知。形聲未著功先到。賦得天光雲影詩。　其六　賦得天光雲影詩。中庸其至更何奇。愛親先自孩童始。敬長寧因妻子移。學道無徒悲老大。讀書好去費尋思。開關啟鑰通消息。賦得天光雲影詩。　其七

賦得天光雲影詩、生平任重厚初基。子臣弟友倫爲大、知意心身學所宜。要破愚柔當自省、不存欺妄有心師。竟然由去端無礙、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八

賦得天光雲影詩、千年聖緒賴楷持。六經秦火仍昭漢、四子宋奎燦列眉。授孝徵言眞廣大、編年與解爭毫釐。車行尺寸無乖轍、賦得天光雲影詩。其九

賦得天光雲影詩、終年事業學耘菑。逃名不爲空山靜、閱世眞惟流水宜。獨願隨時勤惕省、誰云動念絕參差。中心主敬千般是、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

賦得天光雲影詩、希賢希聖問初資、心先窮理纔通貫、志懈操存孰主持。剛大能生須有事、直方不習信無疑。豁深嗜慾消除盡、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一

賦



得天光雲影詩、文章性道豈相離。存誠好自求。捫舌定命眞惟著令儀衛武耄年猶進德、劉康先見動知危。瑩然表裏渾無間、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二

賦得天光雲影詩、學無窮達。總相宜棲林不作煙霞與、攬轡常存清晏思。未到新民明豈盡、纔云成已物全資。西銘道理涵方寸、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三

賦得天光雲影詩、平居毋自想雍熙。羲皇枕上高人致、宋衞轍中大聖悲。野鳥知鳴紅日曉、浮萍亦趁綠波滋。相關痛念吾徒在、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四

賦得天光雲影詩、從來帝錫本無私。憑將公共齊生物、幾個全歸盡秉彝。輔相庇民泰有彙、羽儀高世漸之逵。一般心事無遺憾、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五

賦得天

光雲影詩、無違終食見操持。優游粹養尋眞、味、淡薄儒宗寄遠思。茂叔觀蓮心不染、龜山立雪道誠隨。多年涵育仁爲體、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

賦得天光雲影詩、年來道義喜蘭披。睢陽音信傳三舍、嵩高下琴書閱四時。上蔡山城長夜話、夏峯淇水素心期。中原一氣收清淑、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

賦得天光雲影詩、洗心藏密在何時。還圖後勁清寧廓、不慮中途志氣衰。脈脈風雲惟自合、悠悠形影轉難離。人逢舉重如輕日、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

賦得天光雲影詩、道常矢願在於茲。肩承擔子憂心轂、足上峯頭耐路遲。火盡鑪錘形始鑄、瓜留蒂帶熟仍萎。周行蹕度同乾運、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九

賦得天光雲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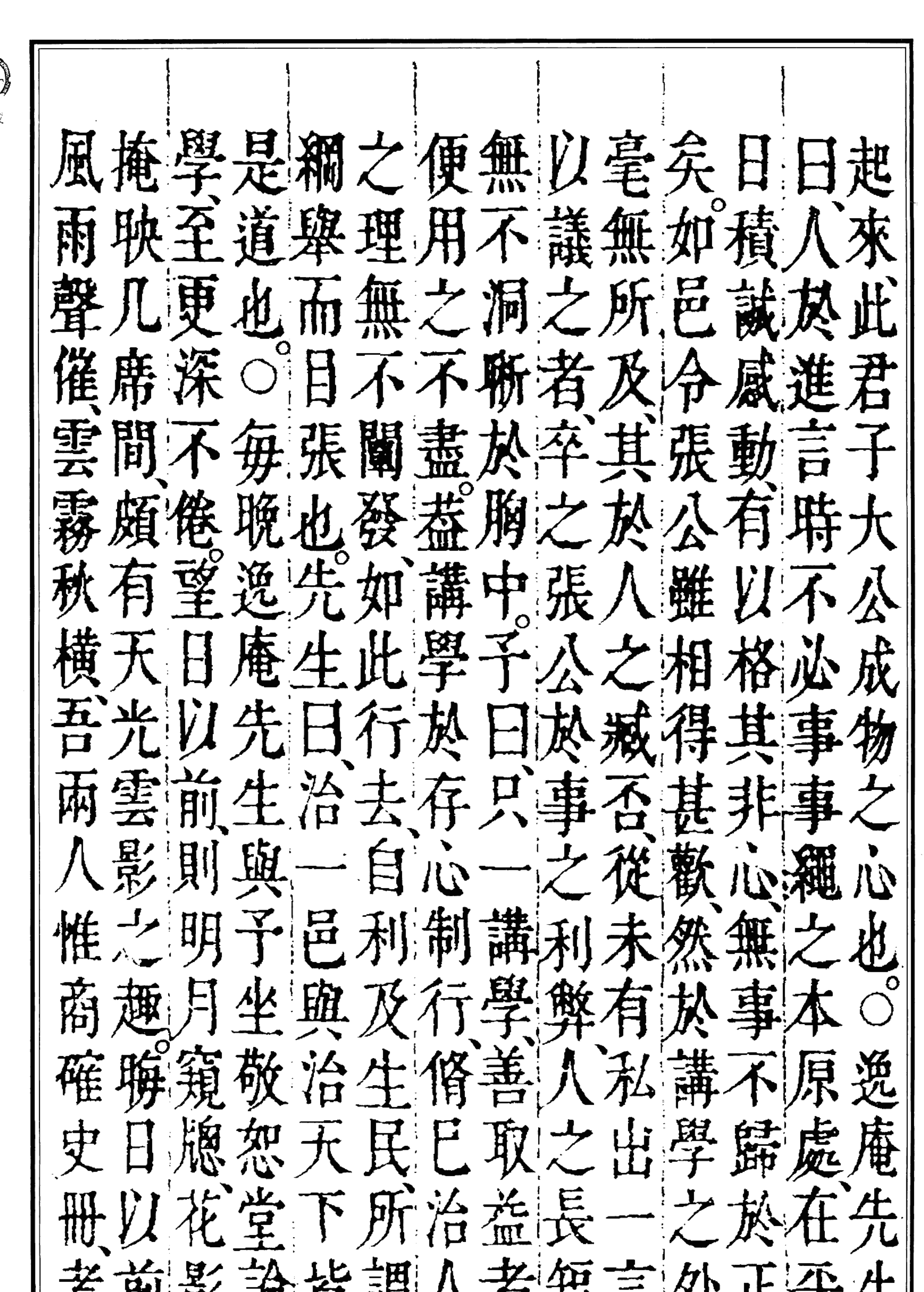
詩崑崙源溯洄無期。乾坤中處分全體，賢聖相承藉一技。鄒魯詩書嘗振鐸，濂閩風月直登尼。參求太極本無極、賦得天光雲影詩。棋工〇十五日、遊應先生以書院讀書會文之事相商。〇十六日、遊嵩陽書院至仁智亭、彈琴一曲。時書院諸君咸在、子曰、書院人才會集之所、將來名賢輩出、可於今日卜之。有問滿洲一理學哈某讀何書耶。曰、五經性理、通鑑諸書、無所不讀。然其異於人者、躬行實踐爾。我輩今日作舉業時、便要隨處體認天理、舉業上加一行字、耿先生向曾言之矣。不然、讀書只作書讀、不過口耳之學、奚足貴。

乎。書院諸公關繫特重，今日講明理道，異日出而任天下事，其所建白，何可量也。○逸庵先生曰，學道乃己之所當爲者，人多畏難不前，想只爲不便於己爾。蓋學道必於視聽言動之非禮者毫不敢動，覺得管束人太緊，所以不能無疑畏也。予曰，嘗見人有始勤終怠者，非盡甘棄乎道也，大抵於意所便安之處弗得自遂，故始而慕焉，既而畏焉，終且離而遠焉。此古今同病，蓋可惜也。昔有人勸予云，子貧士也，於今學道未便，俟之既富而可。噫，人情溺於利欲如此，又何怪服膺聖道者之鮮也。○仁智亭彈琴，　嘯歌非所志，偶坐星溪前。律呂通元始，中和寄後天。愛山識絕頂，稱水取原泉。此意難言說，悠然絃上傳。○

十七日癸亥秋重遊嵩陽書院、不是問來是問津、仍看片席托關閫。書聲徹谷、遙相應、燈火盈齋半作鄰。教旨中天弘啟鑰、英才滿座寄傳薪。講堂歷歷風光適、絕似雲霞燦曉春。○逸庵先生屢訂讀書會文事、予遊書院後志亦躍然。○十八日逸庵先生曰、是非之心於人最切、無眞是眞非之心、邪正不能辨、安望爲善去惡智之德於四德爲貞、於四時爲冬、貞下又起元冬後即繼春、智之德所繫尤重也。予曰、孟子並列仁義禮智者、統言所性之德也。先生重言智者、示人以用功之要也、可與孟子之言相發明矣。○逸庵先生曰、天道至冬凝結、非形萎神枯之謂也、來歲之生意蘊含於中矣。吾身

糾騴晏息，非醉生夢死之類也，明日之精氣淳合於內矣。吾心之妙與化工之妙一而已矣。故君子不可一時而不戒慎恐懼也。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醉生夢死之謂也，君子存之，憂勤惕厲之心也。養夜氣者虛涵心之體，勤學問者擴充心之用。動靜交養，體用無間，吾心之德其全矣乎？

逸庵先生曰：齊王不忍一牛，孟子便推出王天下大道理，可見人有善念，即當因而導之，無得過其機也。予曰：進言之時，宜量其人之淺深而曲誘之。如體道君子，善念已至，有一念欠缺，即不容不責備。其責備之者，厚期之也。若未嘗體道者，忽有一念之善，即取此一念之善引翼之，勸勉之，使衆念之善都觸發



起來此君子大公成物之心也。遯庵先生日、人於進言時不必事事繩之本原處、在乎日積誠感動、有以格其非心、無事不歸於正矣。如邑令張公雖相得甚歡、然於講學之外毫無所及、其於人之臧否、從未有私出一言以議之者、卒之張公於事之利弊人之長短無不洞晰於胸中。予曰、只一講學、善取益者便用之不盡。蓋講學於存心制行、脩己治人之理無不闡發、如此行去、自利及生民、所謂綱舉而目張也。先生曰、治一邑與治天下皆是道也。○每晚遯庵先生與予坐敬恕堂論學、至更深不倦。望日以前、則明月窺牕、花影掩映几席間、頗有天光雲影之趣。晦日以前、風雨聲催、雲霧秋橫、吾兩人惟商確史冊、考

証性命、有得意忘言、得言忘象之樂、殊不知其境之慘淡也。至是日、坐艮久各出先生笑曰、每夜不命燈、吾兩人竟在闇室中乎。曰、外人竟不知敬恕堂中有吾兩人談學也。室雖闇、此心自明、不知視命燈者爲何如也。○二十日、赴嵩陽書院讀書。逸庵先生居余以輔仁居。○二十一日、逸庵先生聯會文之事、余與郭渭石、王賓皇兩孝廉定期作文、自是專攻舉子業。○二十七日王育九述始見嵩陽先生之意、予曰、君之志篤矣、勿謂一念之微、全力已伏其

中也。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在此後無間其功爾。○

二十九日 喬虞臣問、心常不收、雖着意存養、亦覺外馳、若何。曰、靜中存養、只是涵此虛靈之體。到得意念發動時、却是緊要一着。所謂獨也。須念念於此處致愼。

九月二日 謂喬虞臣曰、學問之道、求其在我而已。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是總括語。今當思其體量之大、又不一味在廣廓處着想、方得。又曰、昨言敬字之義、只是動靜交養爾。

冬十月二日 冬日嵩陽書院述懷、 亦惜分陰學聖功、還當未發驗吾中。虛靈山

性咸能受、廣大天心。復可通。耳目尋常爲體認、明誠宛極有初終。問誰一息無停止、亘古乾行推化工。

○三日、寄家書。

久離父母膝下、未知快健否。想服藥節勞、息氣保養得法、又兼以振起克恭等若承顏聚順、自不致有憂惱諸事也。振起克恭各體驗之、是此意否。前遊嵩下、耿先生留住書院、不肯放行、訂期至臘月始許東歸。耿先生應撫軍聘赴汴、於九月二十九日講學、此近代不易見之事、東縣亦聞之否。尚各努力、勿或怠棄。容端可熟讀孝經、我同家考問。若熟背、我心則喜、不然我心則憂矣。宜體我意。至爾四叔、容止及爾諸幼弟、幼妹、還要爾不時約在一處講道、教他習禮儀、纔是你學道工夫。

有一詩與爾、細讀之。○嵩陽書院寄家書示容端兒、八歲入小學、十五大學時。古聖垂教法、後人堪爲師。爾已十三歲、不類嬉戲兒。後年十有五、大學爾宜知。脩已治人道、盡早爲之思。及今乘髫年、孝經熟誦之。尊長學遜順、兄弟無相欺。言動敬靡懈、心日存於斯。嵩陽訂千秋、不比旦夕期。期爾承我志、風雨常孜孜。

○十五日、依輔仁居銘。

輔仁居銘、　日月邁矣、爾胡弗振。尚其砥礪、濯垢從新。二五之精、無極之眞、與隨處發見、爾盡引伸。主靜立極、前惟聖人。爾試思之、爲何如身。若能明德、醇乎其醇。是云得天、不自予泯。苟日不然、是爲凡民。爾弗能立、曷於友詢。友通性命、用輔吾仁。君親夫婦昆

弟之倫。友能講明，周行示頻，就而正焉，斯道無湮。名教躬任，德必有鄰。居斯地也，學務其純。一得匪滿，謙受閒閒。良賈深藏，若虛豈貧。言動之則，蘭臭之親。今人與居，先民是遵。友導以善，可書之紳。若復若曰，或益之珍。久居於斯，此義用申。相爾文質，庶或彬彬。極爾造詣，美大聖神。願言朝夕，勸戒諄諄。形雖不齊，性則維均。豈或我友，弗告以津。必欲與爾，聖道同臻。

○十六日，作崧高歌壽耿逸庵先生。崧高歌有序。　庚申歲，予訪道逸庵先生，值誕麟日，予以詩爲祝矣。兹再值，不敢以蕪詞祝，謹作歌以誌先生之年與學並進云。先生長於嵩者也，嵩之靈秀實萃一身，故即以崧高爲

歌。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前乎此者千餘年、後乎此者不一人。何與崧峙者寂寂、盡與草木爲沉淪。有宋兩程氏其秀、斯地過化存者神。大儒挺生、關道脉、誰嗣徽音。契其眞。接武今日有濂洛、先生德深貌恂恂。天命流行浹方寸、太極全體備一身。芟棘闢荒羣言息、聿開堂奧氣象新。三年以前常侍側、於今重來欲問津。但見講堂照白日、嶽色入戶映瑞麟。天中作鎭嵩高不朽、壁插天闕同悠久。嵩陽一席蘊嵩高厚、名垂天壤與嵩耦。聊以此作先生壽。

○十七日 入城、祝逸庵先生。

○十八日 嵩陽書院諸子姓名里居誌、庚申遊嵩少、與逸庵先生講論之語備載日錄中。當是時、

嵩陽門弟子類皆恂恂雅飭。後三年癸亥，四方從遊者日至。秋，予復來遊，逸庵先生居予以嵩陽書院之輔仁居，因得與書院諸君日爲講貫。既又恐其離羣索居，久而遺忘，故誌之。誌姓名，誌里居，異日學成大儒，使世稱之曰：某某爲賢人君子焉，某賢人君子居某地焉。予展籍間，遇舊遊可驅車而至，商確古今，亦人生大快事也。兹故記其習業書院者。其與先生同邑，有曩所晤者，梁子樹百家蕙，宋子體仁爾公，張子心一爾純。有今始晤者，王子亮工右弼，白子仙居雲房，王子時行象乾。有自遠方來者，閔鄉趙子朗也爌，其子綍如綸，嵩縣李子六吉謙益，其弟仲吉謙撝，新安陳子守愚睿生，鞏縣李子傑生竒。其最盛者

莫如偃、偃師最盛者莫如董氏。時有五人焉、調公臣哉、谷盱暹、楚白珩、乃冰、元艮、艮器、晟。其他有王子育、九仁浹、其弟幬、九仁浤、喬子虞臣廷謨、翟子聖功、育生、李子思洛、宗濂焉共計二十二人。其餘或同邑受業、或遠方執經、約有數十百人、皆不具載、載其今所習見者爾。或曰、記姓名、記里居而不記其學、何也。曰、學之進退無常、在人自勉爾。羣數十人於此、一人獨希志聖人之道、進矣、苟一得而視爲已足焉、不則或因循怠惰、弗去焉、又不則或勉於人所共見之時、而不能不欺於已所獨知之地焉、如此、則進者退矣、吾固不能必其進也。羣數十人於此、一人獨行不能踐其言、退矣、然苟恥已之不若人、而奮然於致知

力行焉，且以聖賢爲必可至，而不敢有一毫退縮之意焉，又繩繩無間，不少休歇，以全吾所得於天之正焉，如是則退者進矣，吾又安敢終視爲退者哉。故曰「在學者自勉爾」，不得以此日所見概人之終身也。因並記數語於其後。○十九日，作嵩陽書院讀書賦。嵩陽書院讀書賦：象天中之地勢，蘊造化之靈精。仰嵩高之峻極，歎聖諸之莫京。乃黽勉以思企，聿奮焉以求明。豈大道之終遠，庶有志之竟成。戒屋漏之自欺，仰天心之澄清。擴物類以同體，會穹蒼以好生。先宅心之克廣，順惻隱之初萌。肫肫乎仁體其主宰，油油乎事爲其發榮。既元善之在心，復衆理之備呈。合宜之施曰有

制節文之生日持衡。毫髮之晰日有覺、本末之完日能誠我。後人有其性而多失、維先覺開其方而育英。溯大道之淵源、息百家之紛爭。保夜氣於旦晝、晤哲人於牆羹。詩書執禮其雅言、孝弟忠信其躬行。由此道而成已、絜此矩而均平。謂已不能之自畫、謂已已能之多盈。謂身無與之作僞、謂人可知之好名。諸習見之橫塞、茲正學其晦盲。幸潛修之有地、隨朝暮之時耕。灌溉培乎根株、芟刈闢乎榛荆。殫耘耔之勿輟、俟雨暘之來亨。嚴冬不使傷其質、烈日不使[illegible]其莖。日月有光同其照、風雷有折不爲傾。承矢弗諼而策厲、敢覩神靈而震驚。雖下愚之實殊其才、亦天命之原同其情。亂曰、維天降衷兮震宮居東、一元徂

復兮物資始終。惟人得其秀兮、五行之性備於躬。惟聖全吾性兮、道體其崇隆。哲人其既往兮、愚者聽之不聰。睹斯道之沉淪兮、啟憂心之忡忡。噫嘻、人不可以不學兮、求致乎吾心之通。學不可以不至兮、求成位乎天地之中。余有志而未逮兮、將從事於聖功。讀書此地兮、藏焉脩焉、息焉游焉、日翹首以望中嵩。

○二十三日同書院。○

二十四日與逸庵先生札、庚申以前、視舉業有妨於理學、故廢舉業不治。自領誨後、始知即舉業即理學。然三年來、猶病不知學者徒視舉業為博功名之具、而於身心無與、故要人即舉業即行、不是將舉業理學判為兩途也。但重行之意多、以之治己則

可以之責人、非漸引之道。自昧曉指教後、又知不患學者、視舉業爲博功名之具、我正好於此處開導引誘、久則彼亦能即舉業爲理學也。此意寛大廣平、其待人如造化生物、令各成就、益悔從前持論之苛矣。拙稿所見如此、不知仍有謬戾否。先生明以教之、庶不致正路榛蕪也。○舉業理學論、　即舉業即理學之說、謂既學道者不可廢舉業、求學道者亦可因舉業以求理學也。蓋聖人教人、原欲偕天下後世而躋之聖賢之域、故六經昭垂、聖人之言行在焉。後人觀聖人之言、考聖人之行、以期得此理於已、非徒務爲記誦辭章之習已也。人而有見於此、日取聖人而效法之。效聖人之言、必求合乎典常、而非聖人之

言不敢言。效聖人之行，必內考乎身心，而非聖人之行不敢行。日夜砥礪，誦讀自反，此之謂學道者也。苟其人而惘然於聖人教我之意與我之學聖人之功，蚤夜思維，勞精敝神，以求工乎舉業，可不謂勤歟。而問其意，則曰：博功名也，以榮我也。問其事業，則曰：廣吾田，廓吾宇，爲子孫計久長也。問其終竟，則曰：位高名顯，以富貴貽後人，如斯而已，無憾也。噫，自少至老，習見庸庸，身何由而脩，家何由而齊，國何由而治，天下何由而平。此之謂未學道者也。夫以學道者之篤志聖賢，而未學道者之皇皇焉以舉業爲富貴之媒如此，於是學道者益堅其學，以爲已不求聞達之意，甚至有屏棄舉子業者，斯亦過矣。子路遂孔子



之意以諷丈人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使爲學而必屏跡山林、不與斯人爲徒、是與鳥獸同羣也、而可乎哉。且天之生人、凡以爲斯世、君之官人、凡以用所學。親之愛子、既欲責以聖賢、又欲効績朝廷。爲學而至屏棄舉業、大無義也、徒亂倫也。並昧於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之旨、非孝也。噫、人而無與於忠孝、則將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其所學者果何學也哉。於是爲之教曰、古之取士也、鄉舉里選。今之取士也、卽言考德、無二旨也。爾之爲學也、廢舉業不治、則無以爲進身之階矣、將不欲用其學於天下國家乎。如其甘絕人世也、廢舉業不治

可也。若猶是幼學壯行之志也，亦何爲而不從事於斯乎。且舉業與理學誦讀不異，所異者求道德、邀功名之一念爾。爾既知學道矣，其存心不同於世俗之苟邀功名者矣，以之讀文、求闡明聖道之文而讀之，即是矣。以之作文，直抒胸中所見，以與聖言相發明，即是矣。而於理學何病乎。故曰，即舉業即理學也。所謂既學道而不可廢舉業者如此。至於未學道者，雖平日所習所見沉溺於流俗中而不能振拔，然人性本善，彼其所得於天者不異也，特未有人焉開之以聖賢之道，斯迷而不悟爾。今即就舉業中與之講明焉，一言孝也，爲之教曰，孝之義，爾既形之於文矣，是皆爾性中所自有之孝也，曷不即其言而體之

身乎。一言弟也，爲之教曰，弟之義，爾既失之於口矣，是皆爾性中所自有之弟也，曷不即其言而盡之已乎。一日而與爲啟發，不一日而與爲引伸，久則知吾性之皆備，而聖人教人之意不過欲全此也，鮮有不翻然勃然，漈志移慮以求得此理於已者。由是日日讀文，日與性命相觸，日日作文，日與理道相親，以之入於聖賢之途易易也，豈不即舉業即理學乎。所謂未學道而可因舉業以求理學者如此，總之存乎其人爾。有志於聖賢之道者，即舉業即理學也。無志於聖賢之道者，舉業自舉業，理學自理學也。但君子大公之教，不欲薄待天下之人，必欲盡人而納之大道之域，故公其教以聽人之自至，初不逆計其人

之能至否也。而卒之浸潰化導，無不至乎其域焉，此存乎善教者之曲成於其間，而豈淺見之所能窺哉。○遜庵先生論孝爲天經地義，發前儒所未發。予曰，如此說去，方見得孝之義極精微，極廣大。後人若不識此解，只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來比擬看去，自明。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孝爲天經之義，已爲藴含。利者義之和也，孝爲地義之義，更可對証。○遜庵先生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是言自敬其父兄，天下之爲子爲弟者皆悅也。故曰，所敬者寡，所悅者衆。非謂敬人之父兄，則人之子弟悅也。曰此正見人心之同處。我盡孝弟，似於人無與，而人心皆悅，正舜盡事親之道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化之說也。

十一月四日冬至日偶書、古今總一氣、在其中。爲端豈云渺、大化由此通。天運轉剝復、人心始鴻濛、從此培生機、廓然而大公。○

六日、雨雪、敬恕堂談學。○

七日敬恕堂與耿逸庵先生談學 書捲几靜無點塵、擁爐相對講洛閩指說吾心即天地、千言在復倍覺親。兩大從來無餘事、都爲萬彙布弘仁。一氣流行如環轉、物物各自藏其神。惟人稱靈得其秀、化生全理備此身。裁成輔相胞與懷、端在我性起經綸。尋到博愛萌芽處、孝念觸處涵天眞。何以立身少欠缺、明天察地基人倫。○

八日詠雪、柳絮隨風舞、紛披天際來。長空渾

太素、人世爭塵灰。傲骨存雙栢、香心問老梅。一般清潔意、時至莫相猜。○詠雪絶句、太和盈宇宙、處處六花飛着物便同潔、素心自不違。○九日院。○同書○十日山雪、層巒迷舊處、望去失嵩高。玉樹留山骨、白雲斷鶴毛。峯峯精氣結、邑邑化工勞。縱目無窮際、八間一潔操。○雪夜眺望、造化收靈秘、渾淪萬象空。無從窺上下、自爾位西東。千巖同晧月、深樹響天風。對此心無盡、山城圖畫中。○雪夜、孤城圖畫裏、俯仰望何窮。夜氣清光迥、天心邑相空。虬枝風急厲、巑岏月朦朧。物物紛嚣意、相忘一靜中。

○十一日雪霽、晴光捲霧啟千巖、風送微雲似落帆。圖畫參差呈劍邑、文章

光怪發金函。渾包天象曾無外、細砌霜紋總不凡。造物戞人迷舊道、留將白雪照嶢嵒。○書院與宋體仁、王育九談學、遠矚東海濶、涉津誠何爲。望洋欲到岸、把柁終可期。嚮道豈蹴就、朝夕勤脩爲。矢探名教樂、次第尋先施。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雪夜孤燈懸、庭幃起戞思。誰非爲人子、誰弗能體斯。何以慰所望、藝圃嘗孜孜。文章發性道、三冬無曠時。朋友互砥礪、衾影印獨知。學成罔極報、令名今初基。○與宋體仁論處事之道曰、君子義以爲質矣、又禮行孫出信成、處一事便有一事之妙用、故曰質直而好義、又曰察言而觀色。猶不敢自恃、又慮以下人、是何等愼密。○宋體仁、王育九論太極、子曰前人說話、不是

空說過便了、是要人實體向身心上去。所以說太極、說兩儀、說化生萬物、總歸到聖人立極、君子脩之二句上。如今日讀太極圖時說脩便脩、只要求得諸己也。○與學者論太極曰、太極者、吾心之理也。天地有此理、便化生萬物。吾心有此理、便酬酢萬變。聖人心純乎理、行出自合天則。學人求此理、始不忒於應事接物之間。故曰、聖人主靜立人極、君子脩之吉。○十二日與逸庵先生札、佳詩貞心留翠竹、生意逼寒、梅二語關繫甚大。就言中之意推之、便自見得當陽微動、陰氣凝結之時、雪滿千山、形凋萬彙、非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之操、幾何不與凡質同萎耶。乃竹色青翠、不改舊柯、其貞何如。曰貞心、見

貞出於心、其素志固然。日留又見此時天壤間惟是物長存爾。其在剝之上九日、碩果不食、其留之義乎。嗚呼、士君子立身行已、履常則競言節操、一遇變難、遂淪志墮行而不恤者、以心之不貞爾。讀此詩、能重自砥礪、勿墜厥貞、此心可千古矣。不爲世所留、必爲世所棄。君子小人所爭在毫釐間、可不懼哉。生意日逼見得天地間總是一個生意輪轉、纔過了春、又逼出一個夏來、纔過了夏、又逼出一個秋來、纔過了秋、又逼出一個冬來。到冬時、又重新逼出一個春來。只如此生生運行、亭無停歇。悟此、則人心無一時無生理、亦猶是也、安可不愼保吾幾微之良、使生理常存於心而不絕乎。讀此詩、當作如是觀、似不負依

者之意。不然，義蘊窺不出矣。未知先生何以教我。

○十三日 生回札云：寄到詩文數首，坐寒總讀之，見得先生編處是學，編處與人共學。成己仁也，教不倦仁也，徹始徹終是個仁字。惟其仁，所以往往說到孝上，使合下真性發見，便可坐言起行。從此立定根基，何患不到聖賢地位。在學者領畧何如爾。同人詩中間亦有好處可喜。大雪嚴寒，人以爲陰氣過盛，不知正賴此一番收斂凝固，以爲來歲發生之本。大易所謂藏諸用，正是造化機緘之妙，無時不以生物爲心也。和韻拙詩三四兩句，欲寫出這意思不得。頃接來翰，隨手成一篇大文字，見得此心與天地相似，關繫甚鉅，對調公育九，不勝擊節

嘆賞。然亦先生自寫其胸中所蘊、拙詩未必能到此也。學者果能會得此意、便日日有進益、好下功夫。詩稿暫彙送上、容錄刊入書院志、爲不朽之業。容面教、不宣。○十七日陳守愚問爲學莫先於寡慾、予曰、慾在何處見。守愚曰、慾之下有心字、慾自在心。曰、慾固在心、今欲寡慾、且先令此身有收束處。如視聽言動、叫他件件在規矩準繩中、便足收攝此心。○與陳守愚言曰、爲學之道、不是空空講論、說孝便孝、說睦族便睦族、就要見之躬行。彼口耳之學、讀書時替聖賢說忠說孝、不讀時依舊書自書、我自我、他只把書冊上所載的當作話說、此不知道者也。間有稍知學道者、又不盡見之躬行、此未加體驗之

功者也。如此誦讀，亦何益乎。○陳守愚謂學當見諸躬行，予曰，說行便行，更無等待。又須平日服聖賢之訓，將聖賢言語不見阻隔，卽此今日行，明日行，行行纔不慮中輟。守愚曰，學貴勇，又貴有常否。曰，然。○或問先生之學其得力處何在。曰，家庭之間，進道之始基也。予弟不可不勉力於孝弟，其實早賴父兄之教有以涵育薰陶焉。予得力全在此。予家父母教育子孫，不事督責，惟浸漬化導，今日講一古人事，明日講一古人事，或閒居，或飲食，或誦讀時，說起某章書，便說出個爲人的道理，說起某人事，便說出他如何爲人，爾如今宜如何爲人，家庭訓誡，無非如此，所以日積月累，聞言旣久，惡念潛移，漸長則漸知爲學，漸

爲學則漸漸不勞父母訓勉、而自不敢置身於匪彝。要皆善爲開導、教子以正之所致也。若曰以利欲爲言、說到讀書、便說到異日如何富貴、而今處心積慮、當不知何如矣、豈復知有聖賢之道乎。○或問、爲學莫先立志。予曰、立志須拔出流俗、任是俗事俗見、一切掃除殆盡、以後方有整頓處。○或問、爲學外人或恥之。予曰、彼以爲學爲恥、將欲置身非理而後可以免恥乎。任是謗議之加、總不令他放倒、方是豪傑。

○十八日

陳守愚方理炭、予曰、先儒言、朋友之益、如兩炭相燃、夾輔則愈熾、今思之誠然。守愚曰、一炭亦能燃。曰、一炭能燃、須繩繩吹起方得、稍間、則銷矣。守愚曰、兩炭中亦有未燃之炭、能令方

燬之炎銷滅者。曰此損友也、不悅古道、不慕儒術、已無聞知、惡人有學、此類宜遠之。○嵩陽書院訂學大義、朱子白鹿洞規首列五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今思之、孰非倫常中人、孰不宜全此者乎。其列爲學之序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次列脩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次列處事之要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次列接物之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嗚呼、爲學循其序、而以之脩身、處事接物、無在不求合乎天理之正。此道自堯舜以來莫之有易也。我輩生聖人後、時雖不同、性則無異、作聖之功宜奮、盡道

之事由已、可不重。自砥礪、以求全乎我之所能知所能行者哉。嵩陽先生向有爲學六則、曰立志、曰存養、曰窮理、曰力行、曰虛心、曰有恒、其示人以用功之方詳且盡矣。循此而行、理有未明、求明吾理、道有未得、求得吾道、日積月累、不見異而遷、不中道而廢、於以同臻聖賢之域、誰於我乎靳之。道非難爲、在人自致。入其中而爲之不厭、有味乎其言之有味乎其行之、吾知是人也必眞能心聖賢之心、服聖賢之訓、故能言聖賢之言、行聖賢之行者也。人而與聖賢相契合、安有聖賢之所恥者爲我之所略哉。由是守吾之學以處已、爲名教維繫之身、出吾之學以應世、爲生民有賴之人。今日之藏脩所繫、蓋綦重矣。端其志、

潔其操、純其功、大其量、與昔聖昔賢相考証、是在諸君自驗之。近見諸君各手携理學要旨一編互相考究、是猶適京畿者備周道而行、將不慮其不至矣。因書此共訂之、其於立身行已之道、或不大以爲謬也。○或曰、近請益、知爲人之道矣、奈從前未盡道者甚多、若何。曰、從前不知、固無論已。今能奮志以求、所謂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也。只要從此日積月累做將去、將來自有不可量者。○或曰、孤子之處家也、凡事必禀命於母乎。曰、然。曰、理之所在、子欲行之、而母不欲、則如之何。曰、無大害於義者、姑聽之、以俟異日之感動。有大害於義者、從容委曲以諫。終不聽、且止、喜則復諫。曰、恐不得親之懽心。曰、得親又要順親、

徒欲得親之權心、阿諛曲從、陷親不義、豈孝乎。順親者、諭親於道、與親心爲一也、其感孚處全在平日。若平日言無失次、行無越禮、積誠以動之者久、親亦從而信之矣。親旣信之、臨事而諫、不易入乎。○或曰、自請教後、寤寐籌思、每多愧悔之思。今欲於鷄未鳴時盥洗候安、回私室燃燈讀書、若何。曰小學亦嘗引此爲說、此等宜變通行之。今天未平明、親正安寢、而遽往候安、非善體親心者也。君子舉事、爲可常也、爲可繼也、當以晨省爲正。且昏則實致其定、晨則實致其省、冬則實致其溫、夏則實致其凊、皆有自然之節文焉。循此行之易而可久。予家教小童、皆令如此。○或曰、生平性寬且多讓、若何。曰寬讓皆美德、而有

中正之道焉。若不中節則弊生矣。姑息者、不適以養奸與。恭而無禮、不太勞與。剛明果斷、其要矣乎。○或曰、處事多有不當、則如之何。曰、多讀書明理、兼之經歷日久、其無失乎。○或問、祭禮宜豐乎。曰、禮以時爲大、時豐則豐、時儉則儉、總貴有誠敬之意、可通祖考爾。易不云乎、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若以貧士而效富貴之備物、雖勞力竭財、猶懼不給、非祭意也。○

十九日 與逸庵先生札、琡承送炭、尙有餘者。布袍藜藿、紅爐煖近日。極嘗此味、中有至樂存焉、在人尋討何如爾。學問之道、隨時隨處皆宜純其心而不雜、下學而上達、是其旨也。先生有見教處、更賜提携。○

二十日 書院送宋體仁歸頓

陽、此日風霜裏、西山路向邃。挾琴懷繾綣、返轡意蕭條。志泰天常定、功深氣自調。三年勤課業、上蔡去心驕。○嵩陽書院讀書、　旭日牕欞刻刻過、問心對此竟如何。仙池湧出星泉迥、舊簡攤來嶽色多。○

二十一日

或曰、人有恒言、皆曰青史垂名、是意在求名也、毋乃不可乎。曰、名所以名其實也。人患實之不盡爾、果其人爲孝子、爲忠臣、生民被澤、奕世蒙庥、是何等學問、何等人品。青史寧有不垂名乎。只要求盡其實而已。○

二十五日

隆冬大雪、行人有凍死於道者、孫向辰席掩之、此心其不可量矣乎。人之心何所見、只於言動處觀之、便可得其大槪。彼由內而發於外、我因外而知其內、此

踐一事、仁在其中矣。

十二月二日與王賓皇入城市、坐古城談學甚久。○三日與王賓皇論爲學之功曰、功莫要於居敬窮理、隨所讀之書一一返之於身心以求合乎善、而省察乎不善、久之意思自別。○六日①代作祭藺諫議文、嗚呼天降名世、正性嚴氣。大度渾凝、果敢弘毅。西亳華胄、淡心名貴、緬溯儀型、其何能既。慟思公賢、三垣著節、碩畫讜論、雷轟電掣。國之柱石、天之喉舌。翊贊臣勤、臺閣凜列。讞獄憂心、曲以行仁、刑辟清平、恩沛萬民。民生大計、黽勉進退。日清吏治、丹陛作對。白簡飛霜、袖裏彈文。有功不伐、諫草

避焚。錢穀剔釐、嚴除積弊。置之無虞、均平國稅。天子褒嘉、龍顔開霽。錫爵進秩、寵眷不替。恩愈優渥、心愈氷兢。尊鱸起思、箕卧嵩憑。扁及桑梓、鴻德鏤膺。嗟哉我公、攄其建白。當代倚賴、彪炳史冊。何期星隕、邙山之春。草慟木號、天何降厄。嗚呼慟哉、死生有數。生無益時、亘古丘土。誰如我公、爲國霖雨。能斯者鮮、日月爭休。嗚呼如公、雖死何憂。但所縈懷、風木琴瑟。琴瑟不見、哲人失其表。卒。慕雲腸斷、淚灑夕日。聊陳牲醴、鑒我誠一。嗚呼哀哉、尙饗。○

五日 諭學者曰、學須一勇做去、不少退轉、毋日間覺精神發越、於人所不及見聞者若有事焉。以鼓動於其中、則日進無疆矣。○

與王寶皇論爲學之道曰、大學不可不讀也。

今思之，吾身而內，吾身而外，無一不備。若讀得此書通透，爲學便有主張。○七曰：謂學者曰，吾身爲天地所生之身，天地以全理賦之。聖賢此理，學聖賢者亦此理，窮而在下此理，達而在上亦此理。於今立志，合下便要到聖賢地位，豈肯狹小吾身。規模立得弘大，都於日用間窮理力行，平實做將去，將來發出，自不可量。○謂白仙居曰：學問事怕無力量承當，便終做不到。君器宇弘潤，有剛明氣象，骨力自是不同。趁此一付精神鼓舞，便細入其中，今日觀聖人言語、默會聖人舉動，明日觀聖人言語、默會聖人舉動，久則於聖人言行熟察而潛識之，始知前言往行皆是合着吾身的。此意可與體仁並質也。○謂學

者曰、昕言敬字是學之成始成終處、細思之、日用間總離此字不得。如事父母時、稍懈其敬之意、孝之理便虧了。推之他事皆然。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純其心而不使有間也。時時返觀其於身心、不確有體認處乎。○謂學者曰、挈定主意要學聖賢、便看聖賢說話、效聖賢行事、積久未有不快足於心者。時時作功夫、實是要明我之道、進我之德、意思便近裏。即時而爲文、皆自性情中流露、與徒工舉業者趨向迥別。即舉業即理學也、初非有二。○謂學者曰、道在天下、人於其中則樂、不學則不知也。所謂學者、學聖賢存天理而已。如事父母是我自己事、與他人何相干涉、即兄弟輩亦難

代得自已。推之凡切於身心之事，皆是自己分內事。看得我分內不容諉，便不得不急急皇皇做將去。○謂學者曰，聖賢之學，不知慕者無論矣，知慕矣，猶有他端以間之，非真知此中之味者也。於今志向道中，凡一切可欲可好之事俱屏却不前，如此方有定見。不然，好之者半，阻之者半，此身何所安頓？要知天地生我，父母成我，總是欲爲善而後已，不可不深體也。○謂學者曰，除却流俗之見，不爲所圉，於理始有深入處。不然，道心恐爲所奪。謙讓美德也，一加裁度，則果斷出矣，有義存焉。○謂學者曰，天下之道，不外日用倫常。讀聖賢書，一一體貼在身心上，看得聖賢説話原是教我盡爲人道理，如此潛心窮理，奮志

力行、方是有志。故學貴端始基。○遜庵先生日、學者有與人同善之心、異日便可爲一个臣之君子。誓言君子、日實能容之小人則不能容矣。要之、不能容之小人、卽是不能愼獨之小人。予曰、大學一書、首言大人、末言小人、明明示人以不爲大人卽爲小人矣。大人便要明明明德新民、小人只是妨賢、務財用、其辨在公私之際而已。○八日 立春前一日、東歸、憶秋初嵩遊、屈指五閱月矣、留別耿逸庵先生

寒梅春信報枝頭、玉露金風驚迅流。五月貪看伊洛派、一朝頓破海江愁。嵩山脉絡連青岱、潁水文章接魯鄒。自是星源難測識、已經仁孝指千秋。

○九日 迴文句贈別孫向辰之蒲坂、多來書翰捲長

河遠岫飛雲掛薜蘿。波映光風春草綠、峩峩一望起嵩歌。○十日逸庵先生日、文中子謂其門弟子曰、異日若典禮樂、諸公皆不及。要知禮樂有其原、敬和而已矣。予曰三代而下、典禮樂者須有前一層方得。如刑罰則省、稅斂則薄、區處經畫、使民有豐衣足食之樂、方可議得此事。不然、民不安、物不阜、乖戾之氣見矣、如何做得此事出。○十二日別郭渭石、王賓皇、焦錫三、傅公後、焦天則、虞若、張聚五、景東暘諸道丈、孤城白雪滿高樓、不憶金風初送秋。鳥語纔鳴幽谷裏、馬蹄又踏箕山頭。蒼茫雨氣廻雲洞、栗列風寒、入澗流。握手依依難別去、明年還約到嵩丘。○十三日冬日別耿天嘏

德遠孚先孝標諸君、關河一望動鄉思。台鹿規條知付誰。總使離人收別淚、難將知已訂心期。川原夕日歸鞭急、嶺岫鳴禽振羽遲。人去嵩山應有夢、何年風月共追隨。○別耿子京、豈借他山攻玉資、多君道義家爲師。存存敬恕殷勤慕、習習詩書定遠思。洞口雲收方近裏、秋山雨滌且新滋。心源好是羨牆遇、甘苦關頭誰得知。

○十四日

逸庵先生題予尋樂堂聯云、立身行道、揚名顯親須從臨深履薄做去。誠意正心、齊家治國、要自格物致知得來。

○十六日、自登封歸。

逸庵先生送予東歸、兼訂明春之約四首詩云、恰逢邂逅又東歸、凜凜北風雨雪霏。自是有懷仁孝切、亟將萊

繇侍親闈。驪歌纔唱已傷神、蘭臭同心氣誼眞。不爲牽情重繾綣、千秋絕學屬君身。右道於今嘆式微、臨岐執手更依依。山靈似有留行意、一片停雲久不飛。關山匹馬意踟躕、此去應憐吾道孤。擬取來年春草發、三公石上論河圖。○**十七日**至禹州、與鍾爾知相晤、留止之。○鍾爾知論爲學之功日、近日在亥子間靜坐、覺日間行事一一照鑒、意思甚是精明。予日、行事時更須體察、不然恐一時疏漏、便千端糾擾矣。○**二十日**過杜文白、以士人處必有出、學必有用之旨爲文白言之。○**二十三日**至家。

二十三年甲子、三十二歲。

春正月二十八日　送王汪如之京省親、京華千里路、此日送行人。遠樹籠朝氣、寒風尚早春。趨庭喜歲健、燒燭賀年新。還望傳歸語、如何印性眞。○**容莊**入塾讀書。

二月朔　讀易之蠱、知壞極而有事、處事者當圖自新、又當致其丁寧、以詳審乎事幾也。○又讀易之井繫辭曰、井德之地也。又曰、井居其所而遷。又曰、井以辨義。進德者其知勉乎。○**二日**　與孫君蘷先生書、昨歲接翰教、知旅寓蘭邑、竊幸鄰封密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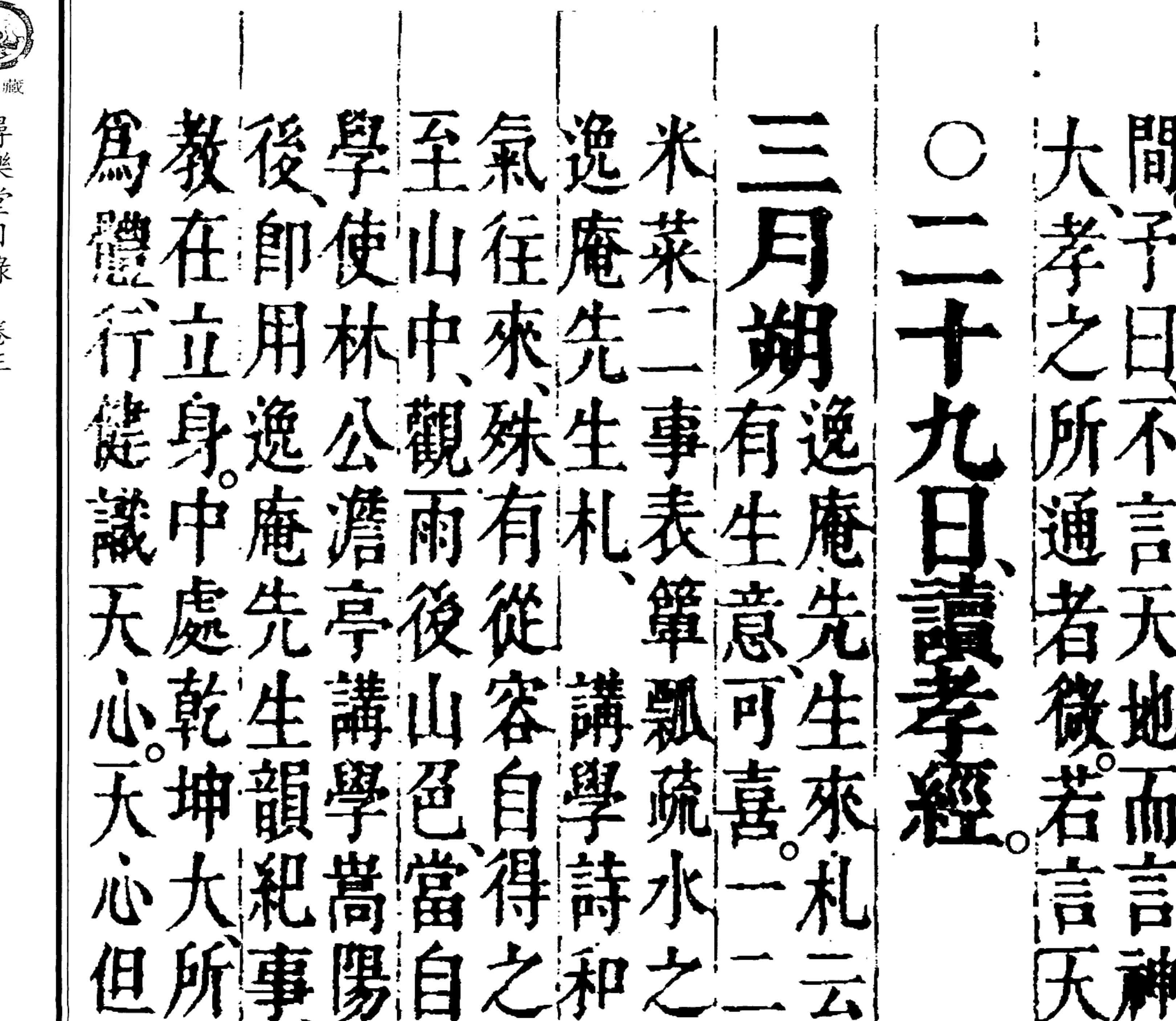
可侍几席。既而嵩山一遊、淹滯半歲、忽忽歲暮、策蹇無及。目下又將西行、踐嵩陽先生之約、回時自當登堂快晤爾。傳渡平守正不阿、學校觀法、漸摩成風、裨益非淺。靜紫儼然鳳池之選、榮歸後甚幸得肆力於學問。想閉戶山中、爲吾道衍宗盟也。未知是此意否、幸爲致之。○贈傅渡平廣文、　豈謂寒氊無事做、今朝大道賴脩明。年來喜作千秋業、早是巖阿問治平。　孤性不隨波世情、獨開門閉羞逢迎。多君自是風霜骨、桃李春風却向榮。

○十四日、踐耿逸庵先生約、復遊嵩山、三弟克恭從。○遊撞莊園、　平蕪春色入園林、老樹層臺半綠陰。試道當年留勝跡、論

文此日幸卯音。香來亭畔隨風轉、肅坐溪邊愛月吟。日暮仍寒忘倦去、悠悠想見古人心。○二十日觀白沙書院。書院乃苗君遵德及子秋卿力復之。○二十二日、至登封、耿逸庵先生留止之。○二十四日、令克恭受學於耿逸庵先生。○學使林公嵩陽書院講學、與觀其盛。○二十六日寄湯潛庵先生書、　壬戌客羈都門、過棠家厚誼、餽諸胸次、莫之諼也。抵家後疊遭蹇厄、未得踐前約。再坐高齋、大爲悵歎。入新歲、道履嘉勝、陽長道亨、理氣之符、所固然爾。先生進講經筵

以正心誠意四字爲當宁獻，豈非大道昌明，福及蒼生之會。朝野仰望，正爲鏞皷皇猷，贊昇平在今日也。耿先生興起絶學，嵩陽書院日新月異，四方來學者戶外屨滿。癸亥歲，大梁講學，人心蔚興。今春學使至書院，互發孔門學旨，從太極說來，而要之以主敬。聖道淵源，不啻日月中天。凡公祖先生崇起儒宗，移易風俗，賴先生維持之力，因便道懷歲暮公車北上，當爲請益爾。○二十七日義理收束人心處，便是至樂處。○

二十八日，偕克恭入嵩陽書院讀書。逸庵先生曰：程子云，神明孝弟，不是兩事，見得天地具有孝之理，人具有天地之心，故神明孝弟脗合無



問。予曰、不言天地而言神明、見孝之所關者大、孝之所通者微。若言天地、便涉形體上去。

○二十九日、讀孝經。

三月朔　逸庵先生來札云、方春時雨、萬物皆有生意可喜。一二日當至書院談學。米菜二事表簞瓢疏水之意、拙詩求和。○與逸庵先生札、　講學詩和出、卽呈教。山中雲氣往來、殊有從容自得之意。先生擇一晴日至山中、觀雨後山色、當自灑落不同。○甲子、學使林公濬亭講學嵩陽書院、予既追隨其後、卽用逸庵先生韻紀事、　古聖啟後人、有教在立身。中處乾坤大、所性維肫肫。得一以爲體、行健識天心。天心但發動、六寓敷陽春。

元乃稱善長、萬象藏渾淪。四德天人合、廣廓無如仁。全此能有幾、可嘆聖道湮。不有洙泗傳八、並利欲侵。不有濂洛續、教化何自淳。上下千百載、今復遇闕閩。鏗音響空山、絕業萬古振。闡道溯淵源、太極抉其眞。閑邪存誠旨、務期心之純。主敬徹終始、三復程子箴。一時暢。宗風、相悅遇以神。四勿返身是、循禮德自深。當日顏氏子、請事曾諄諄。會得孔顏樂、仁道眞堪尋。

○十一日　與逸庵先生札、前日尊體違和、未及入城一候爲歉。今聞大愈、甚喜。大約此後服衣不得過煖、漸漸減之可也。今早中丞遣吏至書院相視樓勢、且以舊基符合。今日擴大之故告之矣。並聞。

○十二日　濂溪胸懷灑落、想當

日光明洞達、不爲物轉、千載而下、如見其人。○濂溪教人、不外日用常行之理、而示以盡性至命之歸、吾於太極圖信之矣。

○十三日

在疊石溪上、因與克恭論登山曰、緣是向上登底、故有些難。故曰爲善如登、爲惡如崩。蓋爲善是趨高明底、故如登。爲惡是就汚下底、故如崩。要之人、總未深知善之可爲爾。苟深知可爲而爲之、自有至樂存焉、何難之有。○語克恭曰、日行遠、日登高、可見遠要行、高要登。不行則不遠、不登則不高。是又一意。

○十四日、作嵩陽書院志序。

嵩陽書院志序、

嵩陽書院爲宋四大書院之一、數百年來、傾頹荒廢、遺址泯滅、無有人脩復之者。復之自逸

庵先生始志之亦自逸庵先生始。或曰、國有史家有乘、所以紀善惡、寓美刺、昭勸戒也。例也、書院曷爲乎志。志書院志學統也。學盡人而然矣、曷爲乎志盡人而然、不盡人而明也。今夫道在天下、上蟠下際、學在人心、貫古通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責者也。是以無貴賤無小大、而皆從事於學、此盡人而然者也。但古之學者實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以求盡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蚤夜孜孜、自幼至老、服習馴致、故能內而明明德、外而新民、以庶幾乎參贊位育之極功。後之學者但爲誦讀口耳之學而已、其於聖人教人之意失矣。此所謂不盡人而

明也。然則學不可返乎。返其泛濫辭章之習、而體之於身心。返其馳騖爲人之意、而專之乎性命。學者皆有是心、但無先覺以牖其知能之良、是以貿貿焉莫知所適從。即其旣嘗從事於學、或亦有殷殷向道之意。然觀感未深、德業寡助、終不免見異而遷焉。此皆承先啟後者之不能恝然於懷也。故學欲盡人而明、不可不亟謀講習之地、使其專心志而責成功。書院者、所以教天下之英才、而驅之於仁義道德之地也。人人於斯學、則人人爲仁義之士、道德之儒矣。相觀而起、相講論而明、相切磋砥礪而進、相優游漸漬日新月異而樂。由是光輝篤實、睟面盎背而大。由是手舞足蹈、無非天理之流行而化。由是處則繫乎

道稅、出則關乎世運。無非爲天地立心、爲民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而聖而神、斯其學之所繫爲何如哉。學之所繫者重、則書院不得輕。書院之所需者亟、則志書院不容緩。故日志書院、志學統也。他日書院中誠有肩學統其人者、吾知其人可志、其學可志、其人與學爲書院所重賴。而與耿先生相與以有成者、且均爲後人之所志。不然書院志矣、而無人焉以與書院爲不朽、抑又何以自立焉。是學者之責也。夫是學者之責也夫。○**十六日**與孫向辰札、接佳章、初讀之、狀莫能名。似子挑燈再誦、簡而腴、骨且勁。其史耶、藏之名山、可作傳世業、於榮世也、何有、直旦暮遇之矣。○**十九**

日自仙居曰、近日心多擾、有意計所不到者、而忽營營於中、此病當如何去之。曰、主敬則無此病矣。仙居曰、亦曾於心求之、奈放心終不可收何。曰、總緣不曾常主敬爾。若讀書、窮理、或應事接物、使心主於一事而不他適、此心便不爲外物所牽。若只硬守着一個心、說要求放心、此心何嘗有形影、終是懸空無着落處也。○謂克恭曰、居敬窮理、孰爲要。克恭曰、居敬爲要。曰、居敬而不窮理、所見有幾。再問汝、古人七歲入小學、是教他居敬、是教他窮理。克恭曰、是教他窮理。曰、却也是教他居敬、習之於灑掃應對之節、久已涵養他德性、但此時不可以居敬名之爾。居敬窮理、葢相因也。○二十二日、攜孝

與逸經一卷讀北山中叠石溪上。○二十三日

庵先生札、入書院以來、讀孝經之功居其大半。見先生解經、實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因悅慕不已、偶有所見、亦書記本頭上。此卷手不能釋、恐易破碎、先生爲我增固之。○

二十四日

與逸庵先生遊仁智亭、論古今治道。逸庵先生曰、天道不可一時無陽、國家不可一日無君子、吾心不可一念無天理。曰、天道之陽、賴君子一念之天理以維繫之、剝之後所以即繼之以復也。剝而不復、無論君子之理念不可見、即剛反之天心亦不可見矣。○逸庵先生論孝經、所云孝經乃帝王治天下大本、聖賢傳受心法皆在焉、非

僅家庭問視之節而已，這幾句人不能說。○逸庵先生解孝經，看出一個仁字來。証首節、補出一天字、性字，此見先生學問本領。○孝、道之大，已盡於開卷昔者明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幾句中。這幾句通天徹地、千聖百王治法俱包括於其中。故夫子曰、吾行在孝經。逸庵先生曰、夫子欲以孝道治天下也。○周子著太極圖、却說發明大孝之本原、不悟者不知也。逸庵先生曰、西銘等事天於事親、俱是見仁孝一原。○逸庵先生曰說孝便不離仁、說仁便不離孝。觀論語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可見。曰、仁孝之旨、聖人嘗言之、學人自不悟爾。○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不比學者

事、乃實實施之於政教之間、以愛養天下、成就萬物、方是明事天之道、察事地之理。夫子所謂明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此也。

○二十六日 與逸庵先生札、今人俱是學中人、往往名爲學、而存心行事大反乎學者、總緣學之一字不曾講究明白、故貿貿不知所之、終於此身無安頓處。爾此一字關繫甚大、因與書院同人相質、而有發揮得當者、錄稿呈正、不知先生以爲何如也。

○二十七日 讀書於書院之東深溝大石上。

夏四月朔 夬之彖辭曰、揚於王庭、孚號有厲。言動皆險阻也。曰告自邑、示自治也。曰

不利即戎、示謹言也。詩曰、惟口出好興戎。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而尤於言致謹焉。値此占者宜如是也。○逸庵先生來札云、孝經得先生闡發、更覺精確明快、握要在戰兢十二字。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非此心貫徹、則所謂上下無怨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通神明光四海、直易事爾。所以爲至德要道也。送上、着書院同人大家從此體認、則孔門仁孝之理其庶幾乎。學字解有說得着實處、亦自可喜、並送上。外藏書樓碑記擬稿呈正、幸不吝指摘示。○答逸庵先生札、　藏書樓碑記煌煌大文、一字不可易、圖出與同人共讀之。孝經內有一條並舉孝弟爲說、當日亦疑之後又思經內後幾章亦並舉孝弟爲

我。○**六日**

言、似並說無妨、故如此說去。然畢竟。○七日下字不仔細、得先生指示、無疑義矣。與逸庵先生、登封令王同遊於三公石畔、暢論怡懷、至日暮始返。○辭逸庵先生行、不許。○是日化日舒長、和風滿山、坐三公石畔、講唐虞三代之治、雍雍自得。予謂此日可謂不虛所遊矣。逸庵先生曰、未知學者能見及此否。○十一日夢母病、憂甚、辭逸庵先生行、不許。○憂母病、思東歸、辭逸庵先生行、不許。一日偕予遊疊石溪、每遇大石、輒登臨其上、坐談久之、各依依不忍去、三來嵩下探淵源、夢剪斑衣觸緒煩、眼底東山先到里、愁中西洛不還轅。幽溪雲氣推青壁、野樹花陰送綠痕。不覺崚嶒登巳遍、遲歸猶自論

乾坤。○十二日辭行、許之。○十三日、自登封歸。逸庵先生送至高家庄東橋頭上、依戀不忍舍、遠望者久之。耿德遠更送至東山前始回。○逸庵先生用二騎着使者一人送予東歸、至途中、辭使者回。○十四日過積庄趙宗程、令其孫士秀、士林受學。○士秀字英儒、士林字仲儒、登封人。○十八日、至家。○二十日、與耿逸庵先生書。自十三日起身、十八日至里、幸慈親無恙。詢及數月來領誨之處、父母俱銘感不勝。但行特匆遽、煩先生遠送橋頭、悵望岐路、遅廻、兩地情狀、不堪回首。德遠並勞遠馳、亦極難別。令孫庭皆相對、含淚瞻望、

大有至性發動之意、將來可卜終身矣。今專役敬謝。過績庄、有兩趙生受業、氣質亦有可觀。但其年尚幼、俟長成時有可教者、先生納之教誨中、或亦不遺葑菲之意也。拙句呈教、土物尚希、笑留。○東歸後寄耿逸庵先生、憶昔欽道範、却從書冊知。立言惟中庸、伊洛恍在茲。庚申挾策至、質曾幸轉移。向者類石隱、無意鴻漸逵。先生兼教善、領悟不及斯。既而動以孝、始知學、所宜。又復惕以忠、遂欲苦下帷。送我三十里、握手訂後期。癸亥復來遊、五月喜、追隨。所言仁道切、包舉何無遺。甲子維二月、前約踐遲遲。至則春風和、指點日孜孜。造物認生意、兩大原無私。神明與孝弟、合而未有岐。順民思和睦、身如置雍熙。大誨勤

在覆、忍言遠別離。柰自策蹇後、母病猶未夷。東望襄山遐、憂心不自持。於今辭歸來、嘉言勞寤思嵩陽繼絕學、淄澠辨毫釐。不有先生教、難免岐路悲。寸衷安所答、意不盡於辭。好音時惠我、願言勵脩爲。過則指其瑕、大道不終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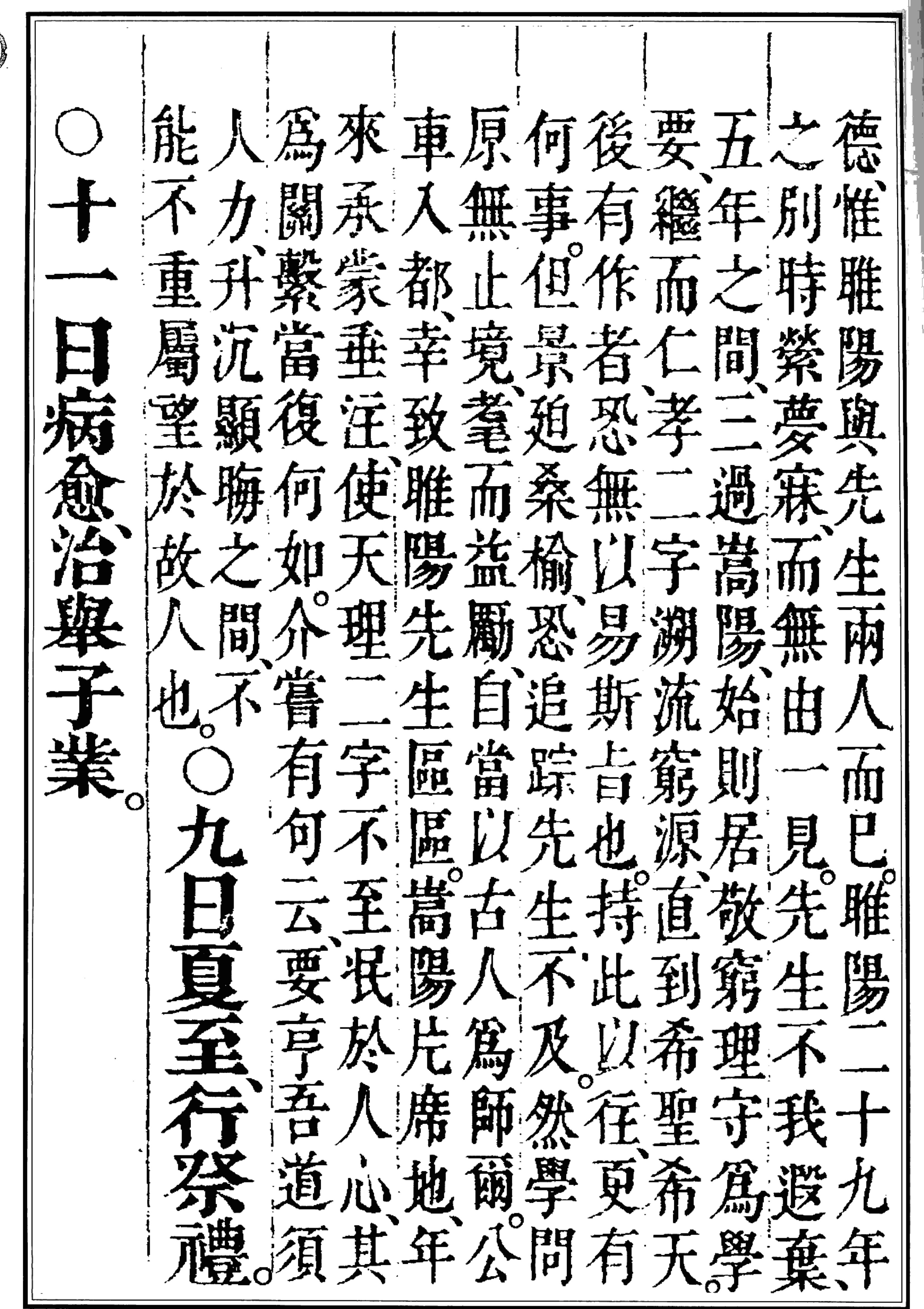
○二十一日　卓觀園記、

予友劉子子維闢一園、命名卓觀。予至其地、窈廻盤折、高下相間、或履平坦、忽逢數坎。及沿細徑、更觸異石。轉向密林茂叢中、但見古栢參天、亭榭就山勢結搆、取其工勿嫌其小。入覩之、惟有圖書數種。步中庭北望、與嵩嶽相峙、恍如嶽光收入其中、近則城垣拱衛、如外壁然。此固得之天成者、非人力也。或曰、中州名園多矣、子何亟取乎爾。曰、名園雖多、

山勢絕少。此園與中嶽相映、頓成大觀、孰謂園不藉境以傳耶。予遊是園、頗悉其境非人間所常有、故以一言紀其概。

○**三十日、病。**病中偶作、笑語皆眞意、幼兒繞膝前。病中煩不耐、對此亦怡然。○驟雨憂場麥不及收藏、怒雨驚河瀉、奔騰萬狀來。場中漂麥去、不見老農同。

五月五日、逸庵先生書寄至、並寄和詩。附逸庵先生書畧云、先生比來、原擬留過此長夏、得以從容請益、訂千秋之業。不期孺慕深至、思親言歸。疊石溪片晌奉教、留之不能、別之不忍。數日以來、中懷不愜。念弟一生取友、同心同


德惟雎陽與先生兩人而已。雎陽二十九年之別特縈夢寐、而無由一見。先生不我遐棄、五年之間、三過嵩陽、始則居敬窮理守爲學要、繼而仁孝二字溯流窮源、直到希聖希天。後有作者恐無以易斯旨也。持此以往、更有何事。但景廹桑榆、恐追踪先生不及。然學問原無止境、耄而益勵、自當以古人爲師爾。公車入都、幸致雎陽先生區區。嵩陽片席地、年來承蒙垂注、使天理二字不至泯於人心、其爲關繫當復何如。介眥有何云、要亭吾道須人力、升沉顯晦之間、不能不重屬望於故人也。○九日夏至、行祭禮。○十一日病愈、治舉子業。

秋七月二十九日、逸庵先生書寄至。訂睢陽之約、爲潛庵先生巡撫江蘇、道過里門故也。

八月十日、復逸庵先生書。向來侍教几席、四時之境俱歷。歸後無日不神馳箕潁間、遥想先生道履康嘉、謹此爲候。七月廿九日接手教、知書院規模巍煥、改觀八傑地靈、景象可想。先生曲成後學苦心、想天已鑒之久矣。湯先生巡撫江寧、潚擬天作奇會、可邀先生車駕之東、爲下里增榮。忽有人自都來、始知的由山左直赴任所。然亦再爲探訪、倘過里門、即預先着人請先生至柘同往。盤費給發、可無慮也。

九月七日與學使林公澹亭書、恭惟先生鴻儒翼道、兩河培士氣於方新。先覺開人、二室振鐸音於未墜。披光風而沐其陶鑄、卓乎安定之風。侍講席而望其宮牆、允矣康成之座。幸斯文之有主、值景運之聿開。雖以勤之庸流、尚得叨茲提誨。往者絳帳設嵩陽、以開來爲繼往。清言布洛士、特明道而闡經。煥學統於千秋、發孔門德仁之旨。續薪傳於一日、契顏子克復之精。以之溯源於元亨利貞、舉太極之精純、無非示人以斯道之全體。以之印心於關閩濂洛、標諸儒之誠敬、要皆教人以學問之大原。式佩鴻辭、迷者忽覺、所以既覩儀型、遂歷歷於心而不能忘也。不意先生愛人無已、向於耿先生來書內遇

蒙汪念，斯誠加惠殷切，感佩難忘。茲寸緘申謝，伏冀垂鑒，臨啟無任雀躍之至。

冬十月十六日，與通守陸公商巖書致謝。自肄業嵩陽書院，每歲半在陽城，故廬反爲寄旅。今歲季夏歸省，不期舉家遭无妄之災。幸公明鑑如神，事得雪白，書以謝之。○壽陸商巖通守，如海嶽名高展驥初，勤宣風化重題輿。屏星雨露，風清煙月帯耕鋤。賢聲頃卜遷鶯日，觴看入梁王苑，麥秀還歌徵子墟。政理桑麻流泛華筵賦九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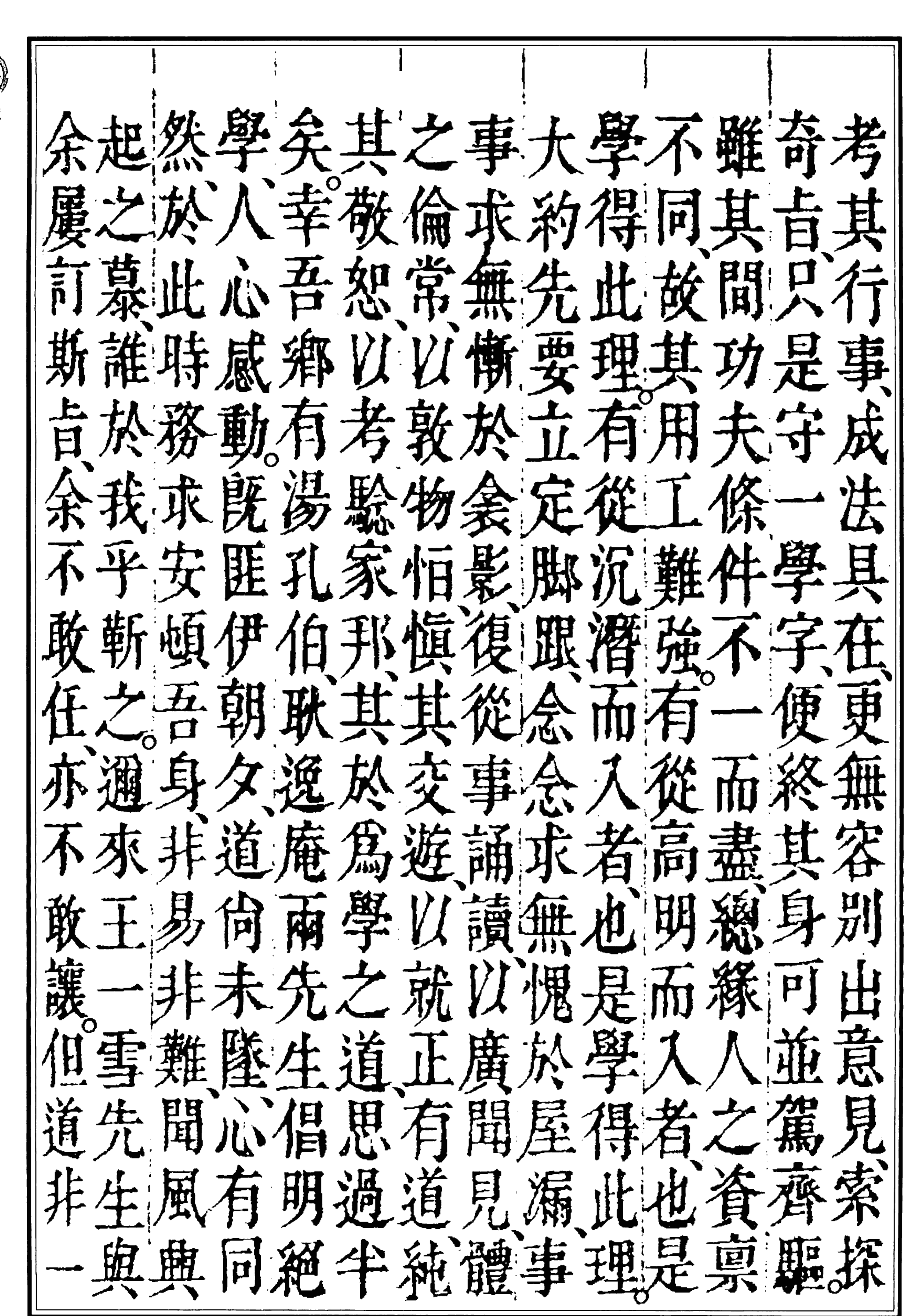
○十八日，二弟振起武闈鄉試中式。第四十一名。○二弟鄉試中式，聞信感賦，風波初靜日，歷練喜增長。超遭訟，幾半載，甫竅其事，師赴科魁。

策馬看西洛、陳書上大梁。霜花彈墨汁、雲氣繞書堂。人報歸來早、螢輝探筆囊。

十一月十二日、大中丞王公學憲林公先後送貞節孝行扁額旌閭。王公諱日藻、牌行巡撫河南都察院爲旌表事、訪得柘城縣舉人竇克勤、武舉竇振起、伊祖竇如珠於崇禎年間病故、祖母姚氏矢志柏舟、撫子有成、節操可風。伊母李氏因姚氏病危、割股救姑、孝行足嘉、合行給扁旌獎。仰柘城縣官吏即備木扁一面、上書節孝流芳四字、前列本都院全銜、後寫爲節婦姚氏、孝婦李氏立、用鼓吹導送舉人竇克勤門首、以示褒獎。○林公諱堯英、牌示河南提督學

政林爲給扁旌表以彰節孝事，訪得柘城縣舉人竇克勤、武舉竇振起，伊祖母姚氏矢志柏舟，勤勉靡斁，伊父大任，母李氏歷年孚𢍰，孝行克敦，允堪褒獎，以起頑懦。仰本縣官吏即速造大樣新扁一面，上書貞孝揚徽四大泥金字，前列本道官銜，後寫爲壬子科舉人竇克勤、甲子科武舉竇振起祖母姚氏、父生員竇大任、母李氏立，用鼓樂送至本宅，旌獎其門，以勵風教。

十二月十二日　與同人訂學書，　吾身參三才而中處，孰非學中人，孰不當爲學中事。孔曰志學，孟曰願學，皆是確有承當，不欲苟安旦夕。我輩生聖賢後，讀其書，



考其行事、成法具在、更無容别出意見、索探奇旨、只是守一學字、便終其身可並駕齊驅。雖其間功夫條件不一而盡、總緣人之資禀不同、故其用工難强。有從高明而入者、也是學得此理。有從沉潛而入者、也是學得此理。大約先要立定脚跟、念念求無愧於屋漏、事事求無慚於衾影、復從事誦讀、以廣聞見、體之倫常、以敦物恒、慎其交遊、以就正有道、純其敬恕、以考驗家邦、其於爲學之道、思過半矣。幸吾鄉有湯孔伯、耿逸庵兩先生倡明絶學、人心感動。既匪伊朝夕、道尚未墜、心有同然。於此時務求安頓吾身、非易非難、聞風興起之慕、誰於我乎靳之。邇來王一雪先生與余屢訂斯旨、余不敢任、亦不敢讓。但道非一

人所獨學、貴同類相助。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麗澤之益、顧可少乎哉。因商所志、實告同心。余之意、諒亦諸君之意也。

是年、攻舉子業。

二十四年乙丑、三十三歲。

春正月四日、赴京會試。○十五日宋布衣鵝池詩有序、明新河宋布衣鵝池先生以詩名世、晚寓江陵、著作大半沉淪。王黄千先生來令新河、爲鵝池立碑表其里。是日、有天鵝雙集。雖其事近幻、然而宰是邑者其表徵砥俗之苦心、或亦



有感必通歟、爲歌以誌之。　堂陽高士傳海翁、慷慨悲歌燕趙風。負性傲僻、喜奇節、狂呼斗酒遇輒窮。詩更磊落無與比、讀去不復知子美。一日長安學跨驢、踏遍吳山與楚水。到處詩名留鴻聲、天鵝池畔紫雲生。降下仙人來種樹、巖穴終老絕逢迎。黃金難買貧士骨、華筵歌妓視若忽。所遇豪貴皆斂容、座上驚汗羞白髮。太守吁嗟嘆其賢、造廬不見高自眠。麗公濁世清濯濯、泄揶絕跡億當年。令君一代著作手、廉頑立懦表逸叟。片石芳躅留人間、布衣百年結良友。異哉雙鶴集碑旁、儼若江陵時相望。不遇知已竟已矣、誰復海外來飛翔。里人爭獻華表鶴、豈知文章今猶聯。武城學道流絃歌、曩哲舊里大雅作。噫嘻千

載無眞脩，湮没人世，於誰尤。天地浩蕩，丘墟古，青雲得附，抑何求。○二十五日，至京師。

二月十五日，場事畢。是科四書題表題，俱繫欽定。

二十九日，下第。

三月朔，出京師。○三日，遇張百始於道。百始以姚江之學爲質，予曰：學當以孔孟爲正的。紫陽衍孔孟之傳者也，外此未免有亂道處矣。又以諫官不事諫諍，而以不言爲高者爲質，予曰：此非諫官之所宜也。居其位則盡其責，若以格非心爲主，

是宰輔之責。諫官去君遠、方務日爲匡救、豈得以箝默鳴高乎。○

九日

年友子鄭某與予同車南歸、予以孝道示之、問孝以何者爲先。鄭云、顯字爲先。因暢言順親之義。予日、人人如此、天下平矣、怡情者久之。○又與鄭論理學曰、今人恥理學之名而非議之、是不知、名教之樂者也。又有聞理學之名而駭異之、其於正學愈失之遠矣。聖人教人、原欲人全盡人道爾。古無理學之名、人皆醇厚、大約所爲不離乎理、故不必標此名目。惟後世學術不明、人之趨向卑靡、見有一二守經明道者、則從而異之、羣然目之爲理學。噫、人之爲學、其不循理可知矣、世風其衰乎。殊不知日用平常中盡是爲聖爲賢路分。如君所言

順親盡孝弟之説、便是眞正理學、何有奇異也。○十四日、至里。○十八日春雨二首、大地平蕪春水流、垂絲堤柳傍沙鷗。時和幾處桑麻潤、細雨霏霏到陌頭。坐看春色滿樓頭、時雨爭同萬壑流。早課山農勤稼事、曾孫好自慶西疇。○春日述懷、春流不盡水潺湲、午夜分燈正未眠。鳥語溪鳴葛葉早、花香風動椰芽鮮。書殘匣篆蠹魚朽、墨淡霜毫鐵硯穿。一卷曾無溫飽志、古來爭美王曾賢。○二十三日雨後南庄觀麥、暮雨聲纔歇、新晴尚帶寒。煙邨遮翠椰、花氣傍雕欄。野樹平蕪合、遠天風鳥搏。佇觀千頃麥、雲送夕陽殘。

夏四月十四日肆力於古賦。○二十二日與傅度平廣文、浩浩發古挍遺文、千載之下有子雲。大雅弘開著作手、東歛伊洛西歡汾。一自鐸音振襄水、譽髦有造列撩梦。塵影廻帶光風滿、几席片語陶人羣。大義爛燿何所見、徐看紅日照山貴。○二十四日寄耿遐庵先生書、客歲方冀湯先生過里門、專請先生、至敝邑、快對夙願、而竟未遂。可見人生聚晤、非偶逢其會者益艮難爾。禮闈應試、又被擯矣、何日得仰酬盛意耶。計惟今冬來春選期可到、早迎道駕、三王持文教、得從容請教爲益爾。嵩陽景象駸駸日上、都門諸先生細詢其所以然、但稱慶一不置。大道之行、當在此也。

五月、讀詩經。是月、子姪五人出痘、經晝夜理治、精神愈勃然、誦讀不倦。

六月九日 或問、兒痘得、勿憂勞乎。曰、勞則有之、憂則未也。曰、何謂也。曰、憂而不憂也、若夫勞則已過矣。昔者吾母病求所以療病者有矣、未至如此之專一也。母則未必致其憂、兒則固已極其勞。以此較之、不已過乎。

○令容端讀性理諸書、大有解悟。

○**十日** 心必有義理以爲之主方得。○主一無適之謂敬、主字無字是着力字。

○**十四日** 祭族伯母霍恭人文、嗚呼、我伯母竟奄然長逝耶。勤去鄉土凡四世、吾家宅晉者有載、質出疆、不則或負詩書遨遊四方、甚至操

奇贏者往往過柘爲予言、吾家某老人賢、某幼輩有聞。當是時、恭人之淑德久已心識之、而恨未及見。會四兒膺簡、命蒞任河干迎養、計道里去柘無逾二百里、勤因得登堂展拜焉。時勤方計偕北上、明年下第歸。恭人日來、諸姪賢吾不欲爾南以家事煩爾也。留止之、俾與族子孫輩共讀書署中、並召起恭偕來。卒茲業。嘻、恭人敦宗族善慈惠、固天性然也。而今思其形容、安所得見哉。慟哉。恭人生於名門、不以富貴驕人、奉舅姑循循孝養無方、家庭內肅雝化行。嘻、德何備也。而今思其形容、安所得見哉。且至性純一明決、素以忠義勖其夫子。故伯父英烈公慨念生民塗炭、誓於颶濤瘴霧之區奮擊立奇功。至一旦捐軀

赴義綸恩褒崇、嶺表祀之、則恭人以忠義鼎夫子之昭昭不容泯沒者也。又以淵塞之心勉其子爲朝廷樹勳、爲先世嗣徽、及今卓有、令續無隕先世名。嗚呼、如恭人者大義徹曉有內助力、垂母儀、可謂賢矣。祝之者曰、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胡不百年、承天之祜、乃彼蒼不弔下土、而隕我女宗。其天道之缺耶、抑人事之憾耶。慟哉慟哉慟哉。風灑疎林、助吾哀哉。雨濕秋原、增吾悲哉。雖恭人之膺朝命與英烈之褒、忠魂生榮死哀、兩無憾哉、奈予情之不可忘。惟是山影催落、暮雲蕭瑟、悼吾懷哉。慟哉慟哉、涕泗之不已、其酒絜以奠之。爾諸姪思慕之不得見其、匍匐從予而哭之。惟神有靈、尚其歆之。惟神歆止、尚疾格止。嗚呼、尚饗。

○十五日、讀易之艮上有悟、因更其齋曰艮齋、作艮齋說。艮齋說、　艮、止也、止其止之謂而止也。止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而天地萬物之理得矣。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學非知止、得何有焉。於止知其所止、孔子示之矣。易云敦艮篤厚於止者也、止而又止、不已之義也。水之爲物也、流而不已、以放乎海。石之爲物也、積而不已、以至於山。人之爲學也、止而不已、以成乎聖。艮之時義大矣哉。余之以艮名齋也、學乎止、致乎敦、求爲定靜安慮、以至於得也、敢謂止而又止、庶幾不已之域乎。雖然、吾知勉矣。艮齋主人病

卧書。○**十六日**是夜、右足疼不可忍、動移不能、楊太和醫之、畧輕。○**二十一日**、**三女生**。○**二十九日**病中有懷耿逸庵先生三首、

病裏翻書憶昔歸、寒風日暮雪霏霏。先生有句還貽我、古道於今嘆式微。

悠悠古道嘆今非、絕學千秋知者稀。尚有嵩陽綿道脈、何時再過印危微。

關山林馬竟何之、雅調獨彈應自悲。况復病軀勞瞻望、徒然雲樹起幽思。

秋七月朔作水災呈、呈爲水害異常、懇恩轉申、以救生靈、以廣弘仁事。竊照柘城蕞爾微邑、地下民貧。年來天災頻仍、老稚號泣無路。去歲水患滔天、淹没遍地、秋禾罹災。

延至冬月、猶然一帶漂流、牟麥難樹。雖至今春、尙爾擇壤播種。所以麥禾未收其半、已無救於哀敷。何堪秋稼一洗如空、方及今而待斃。自本年五月二十七日以至六月二十九日、一月中盡是霪雨爲虐、四境內惟爾澤國可通。謾云南東其畝、誰識此界彼疆。不說阡陌如鱗、眞是十空九匱。傷穀戕命以堪痛、旣沉没之無救危亡、毀垣壞舍而增悲、復傾圯之靡獲安息。淺者平原、亦有三尺、深者窪下、不止丈餘。倏之忽順流而來、洩之更無地而去。以致廬於田者不能廬於邑、竟似人家之析居。不惟溢於道者亦且溢於梁、日見積屍之漂橫。見者俯而垂涕、聞者因而傷心。揣厲未有之奇災、實爲生民之大害者也。幸逢老

父母仁遍窮簷、澤及枯骨、不但置舟楫爲利涉、兼散緡錢爲博施。民始得往來無阻、漂没罔慮。斯誠好生之大德、保赤之鴻恩矣。但此時秋苗殺盡、八方嘆枵腹之難存、況近日天雨仍連、誰能當炊煙之不續。且室盡懸罄、於誰稱貸而保殘生。倘户繼流亡、曷克按籍而徵現賦。於斯時也、實類畫餅以充饑。哀我人斯、全待西江以活鮒。懇乞老父母垂憐危若、轉申災傷、倘蒙蠲租之恩、即是仁人之賜。激切寸膚、感重二天、爲此上呈。

○七日

與張子厚札、貴恙聡晚方知、有失問候、罪歉。某病卧二十天、方今猶未能行動、遣价上候、侯病愈當圖謦晤。某病乃瘡足二者交縛其形、非心病也。方瘡足痛難忍時則受及痛

已過時則樂。方受時則呼人理藥及樂時則用我理書。古人云、氣有時而衰、志無時而衰。我輩病時、皆氣不和爾、非志不適也。君子焉往而不自得、敢以爲質、不知視作病人語否也。○八日父母自鄉中回、起楊拜見、自是足疾稍愈、能院中行走。○十七日自是日服藥酒。○十九日、病中以來、因讀先儒語錄、書事親膚言數則。敬天、天之賦於人也、理而已矣。君子之敬天也、純心爲要。事親者、事天之道也。○事心、事親者、淺之乎事身爾、事心爲大、此道微矣、其惟曾子乎。不悅於親、不可以爲子、不可以交友、不可以事上、不可以治民。不悅於

親者中心戾也。中心戾、焉往而爲大順之道乎。根本既潰、欲枝葉條達、勃然而生者、不可得也。○敬和、　敬禮之本也、和樂之本也。能敬且和、事親之本也。事親、事之本也。孝之道、無遠弗格。○順性、　彝倫攸敘、而萬世以寧、人性同也。古聖王順民而治、孝豈有加於人性之外乎。○順動、　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順動者、豫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養和、　子之養親也、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養其和也。故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

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心平則氣和、氣和則禮順、禮順則物我各得其所。故人心樂易、四海無乖戾愁嘆之聲者、通此志也夫。

○通微、曲禮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善夫。兵法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惟孝子之精其志也亦然、故孝子通微。

○戒專心、凡爲人子者、專心不可不戒。禮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子婦無私貨、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所以示有尊也。曲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所以示不忘也。人人尊其親、驕氣與爭心、故不可得而長也。人人不忘其

親、天下之士、故可得而禮論也。○冢婦介婦、

吾觀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蓋冢婦繼姑之統、當室、介婦敬姑、故敬冢婦也。其庶子嚴父、無敢於、長兄之前行慢者乎。又曰、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此冢婦之禮、嗣姑之慈也。兄友其弟也亦然。又曰、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此介婦之禮、明有尊也。弟敬其兄也亦然。又曰、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此家統於一之義也。家統於一、則齊、天下統於一、則定。○妻子兄弟。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曰、父母

其順矣乎。由斯以觀、天地之清寧也、唐虞之揖讓也、三代之德教也、人人宜妻子、和兄弟、順父母、而太和洋溢在宇宙間矣。○子夏、子夏喪其子、哭之失明、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弔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噫人之於親也、專所愛、懼其蔽於所愛。子夏喪親無聞、喪子失明、蔽於所愛也。愛親之心不足也。曾子嘗告華元曰、孝衰於妻子、不使移其愛親之心於其所溺也。魯論所載夫子告子夏曰色難、

作其愛也。孝經授曾子、以其純孝也。曾子讀喪禮泣下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逮。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然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歿之後、吾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噫、事親若曾子者、蓋心乎愛、如一日也。

○孔子授、　孔子授曾子以孝經、首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明王治天下之道也。通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各以其孝治天下國家及其身、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天下定矣。

○孝經之旨、　孝經之旨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及其疾也、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至於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噫、曾子之孝也、以守身也。身者親之枝也、不敬其身、是忘其親。敬其身、親未嘗一日忘也。故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君子是以無在而非孝親之心也。○曾子易簀、有謂曾子易簀仁也、子路結纓勇也、未可一視之者、非也。義理之勇卽仁也、仁且勇則孝矣。○悅親之心、悅親之心爲純孝也。能悅其心則神人以和、上

下無怨、措之政治、以興禮樂、而民崇敬讓矣。以同風俗、而民篤婣睦矣。以左右上帝、而兵刑不作、沴戾潛消矣。堯水九年、湯旱七年、而不以爲災戾者、堯舉舜而數治、以孝子治天下也。順天之意、故上帝震怒轉而懌悅、湯以六事禱於桑林、善回天變也。敬天之怒、無敢戲渝、故和氣之召、甘霖沛焉、孝子之順親意、回親怒也、幾諫皆悅也。○處親之變、　或問、處親之變、當如之何。曰、曲以將之、莫名其志、無激親怒、此不可以言傳也。曰親不好諛、如之何。曰、曲而非曲、以行其直、是乃善術也。子不聞夫虞舜乎、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曲以全其直也。不又聞夫曾子乎、斷瓜偶事爾、大杖不避、仆地幾斃、卻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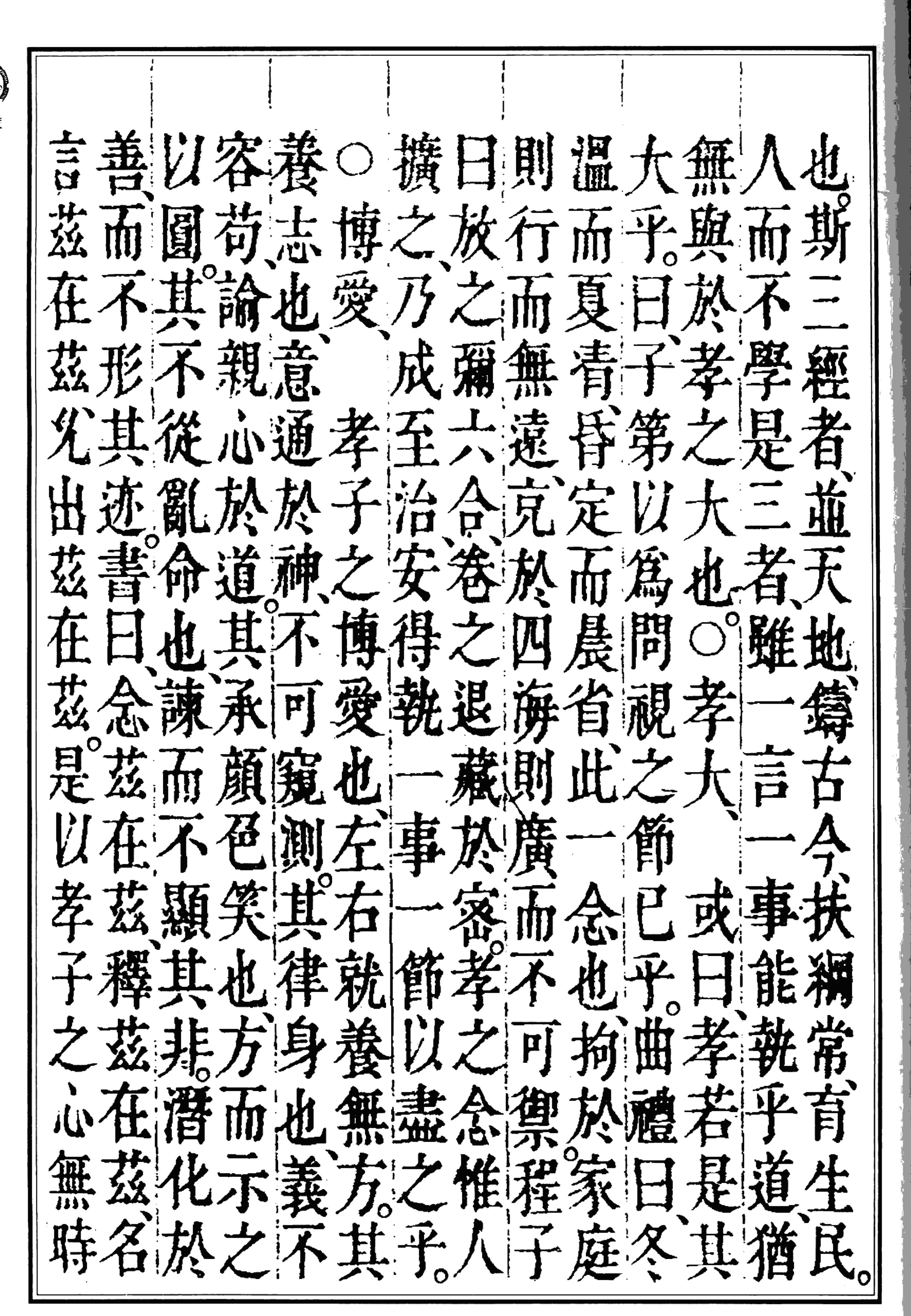


而未聞夫孝也。夫子教以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不使委身待暴怒、以陷親不義、且示之曰、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斯教以純孝之道也、自是遂得與於孝矣。閔子騫亦得聞斯義也、而卒爲孝子。○文王爲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嗚呼、此文德之基也。由是孝意熏蒸、閨門化之、關雎和樂恭敬、德之全也。葛

單、勤儉恭孝之道也。卷耳、貞靜專一之至也。樛木、螽斯、逮下之仁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由是孝及於國、男女正、昏姻時、賢才衆、室家和、桃夭、兔罝、芣苢之詩作焉。遠及於南國、又以漢廣汝墳之詩附焉。由是南國諸侯大夫化於孝而能正其家、則鵲巢采蘩、草蟲、采蘋之詩作。諸侯大夫又循召公所布文王之化、而能正其家以及於國、又有甘棠以下十詩焉。夫周南終麟趾、孝之徵應既極公子之神聖、又極族姓之仁厚也。召南終騶虞、孝之廣被既極仁民之至治、又極愛物之隆理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孝之量無缺矣。古今以來足乎其量者、文王一人而已。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

正牆面而立也與。教以家國天下之道也。凡爲人子者、宜有事於此而盡心焉。○仁孝、厥初生民、未有人而不仁者也、未有仁而不孝者也、未有孝而不敬兄事長、忠君仁民愛物者也。以孝之心敬兄則恭著於家庭矣。以孝之心事長則順達於僚友矣。以孝之心忠君、則義盡於朝廷矣。以孝之心仁民則慈洽於百姓矣。以孝之心愛物、則恩周於庶類矣、斯五者、天下之大道也。仁則蓄之、孝則發之、爲仁者其惟孝乎。○聖行、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古今以來、窮而在下之聖人、其渾乎仁者孔子一人而已。窮而不得遂其志、則傳其道以詔

來世、故以孝經授曾子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傳孝。與明王、以孝治天下之道、蓋服膺而不忘也。故曰、行在孝經。○孝經、大學、春秋、孝經、孔子南面臨民之道也。大學孔子洙泗授受之旨也。春秋、孔子奉天討、正王法、翼人道、治百世之大權也。是故孝經作而萬世有善治、明王執此以往、不出戶庭而天下理至易至簡、循而行之、蓋無難矣。大學作而道統有眞傳、成己成物、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與有責焉、異端邪說不得而亂其統也。春秋作而斧鉞懼人心、善者賞、不善者誅、亂臣賊子畏其法而過其萌。是故禽獸爲人類、轉摶噬爲寧息


也。斯三經者、並天地、𠣾古今、扶綱常、育生民。人而不學是三者、雖一言一事能執乎道、猶無與於孝之大也。○孝大、　或曰、孝若是其大乎。曰、子第以爲問視之節已乎。曲禮曰、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此一念也、拘於家庭則行而無遠、克於四海則廣而不可禦、程子曰、放之彌六合、卷之退藏於密、孝之念惟人擴之、乃成至治、安得執一事一節以盡之乎。

○博愛、　孝子之博愛也、左右就養無方。其養志也、意通於神、不可窺測。其律身也、義不容苟、諭親心於道。其承顏色笑也、方而示之以圓。其不從亂命也、諫而不顯其非。潛化於善、而不形其迹。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是以孝子之心無時

而不與親之心相接也。夫然，故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非因心而生，偶合於孝者有矣，誰其致之？○申致敬。爲人子者，幼而鷄鳴盥漱、整儀、佐食，長而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召無諾，視毋上於面。此何爲哉？嚴君之故，敬在是矣。○申致樂。爲人子者，幼而提携嬉戲，老而斑衣升堂，詐跌嬰啼，天性之愛未嘗離也。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他日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此可以想見其孝

矣。○申致憂、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申致哀、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申致嚴、祭義曰、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

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中材、中材多而賢聖少。聖人依乎孝行，爾綸天地，通古今人物爲一氣，斯之謂大孝。曾者幼而嗜道，長而好學，老而不衰，隨其孝之所得，皆有造於世焉。至於思貽父母令名，不敢陷身於不義。詩云，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中材勉此而已矣。○舜文武周，古之孝者莫如舜、文。舜以大孝稱，文不以孝名。舜之父瞽，文之父王季，故也。故人子而以孝名，非幸也。舜之孝而有商均之不肖，文不以孝名而有武王、周公之達孝。舜德爲聖人，至於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甚大矣。有一之弗似，不可以爲孝。商均能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乎。能愼徽五典、五典克從乎。能納百揆、百揆時叙乎。能賓四門、四門穆穆乎。能納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乎。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乎。一之克善、是爲能類缺一於此未爲能繼、難矣。文王之德之純、躬行孝道、以至於仁民愛物、人宥其仁、莫名其孝矣。有子之、能嗣、易稱其孝矣、況纘其緒而光大之。武王、周公善繼其志、善述其事、追王上祀、孝也。推以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得緣分自盡、是以孝治天下也。宗廟禘嘗、孝也。貴貴賢賢老老幼幼、廟中備焉。是不以一人之孝爲孝、而合天下共成其孝、以爲孝也。仁於是無窮矣、愛於是廣被矣。油油乎偕天下、於大順之治、以成先德、此孝子之光明通顯而徹乎上下

者也。故曰、舜無言而德動乎天地、武周有制而法合乎人心、斯大孝達孝、亘古而一再見者乎。○文王羑里繫易、　文王羑里繫易、於乾之彖曰、元亨利貞、於坤之彖曰、元亨利牝馬之貞。健而順、順而健、其德粹然而不雜也、其心坦然而明白也。於商之暴主則爲忠、於周之先王則爲孝。舜曰大德、文曰至德、一而已矣。舜曰大孝、武周曰達孝、與古並焉、文啟之也。周之父子、唐虞之君臣、人倫之至也。○幽贊昔者聖人作易、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昔者聖人之孝治也、幽贊於神明而麟鳳至。○舉錯、　舉直錯諸枉、三代帝王之所以仁天下也。漢世猶爲近古、舉孝廉之法、其有遺意乎。然而有鯀在下者誰與、

不務躬行以率之、徒務隆禮以舉之、猶非風動之實也、況舉不以禮者乎。後世之政、鮮化導而循戚例、其不古若也宜矣。○廬墓、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行之不衷、德之衰也。後世之孝於親者、父母歿、思定省而不可得、則廬墓以居之、中心達之者也。權而不失其經、君子以爲經亦猶是也、於孝思乎何害。設日萃我嶶音、非矯俗、不可而有事此焉、君子傷之矣。行之僞也、德其衰乎。哀感事之中門之外、非孝子與。○太極圖西銘、　太極圖以道陰陽也。孝之原出於此矣。西銘所以行其孝也。○大學、　大學者、孝之實。未有孝子而不明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也。然而知此者鮮矣。○中庸、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孝

者、庸德也。庸德之行，子於事父曰未能也、其亦不知禘說之意乎。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能其德者之於天下也、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從古以來、治天下者未有若孝德之易矣。○魯論、

魯論、夫子有曰夢見周公、讀是書而未識其深心、但以爲聖人心相契爾、其所以相契者何在不知也。及讀孝經恍然悟作而嘆曰、此吾夫子以孝治天下之弘願乎。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周之道、孝道也。周公治天下之道、孝治天下之道也。夫子志之久矣、非虛願也。吾志能行、唐虞

三代之治，可不勞而理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及道弗得行，心愈迫焉。嘗於夢寐之間而遇之。噫，夫子之契周公也，蓋以此。萬世而下，卒無有契夫子之隱微，如子之契周公也者。無惑乎先王至德要道之治，不可得而見也。○通論大學。知意心身屬於我也，家國天下待理於我也。窮而在下，明道之任於是專焉。達而在上，行道之任於是責焉。明理者，孝也，不從事於格致，豈孝乎。慎獨者，孝也，自欺之小人，豈孝乎。明誠矣，而以之正心，察其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者，孝也。心不在，豈孝乎。格致誠正矣，而以之脩身，不偏於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者，孝也。好惡混淆，豈孝乎。以格致誠正脩其身矣，以之教家，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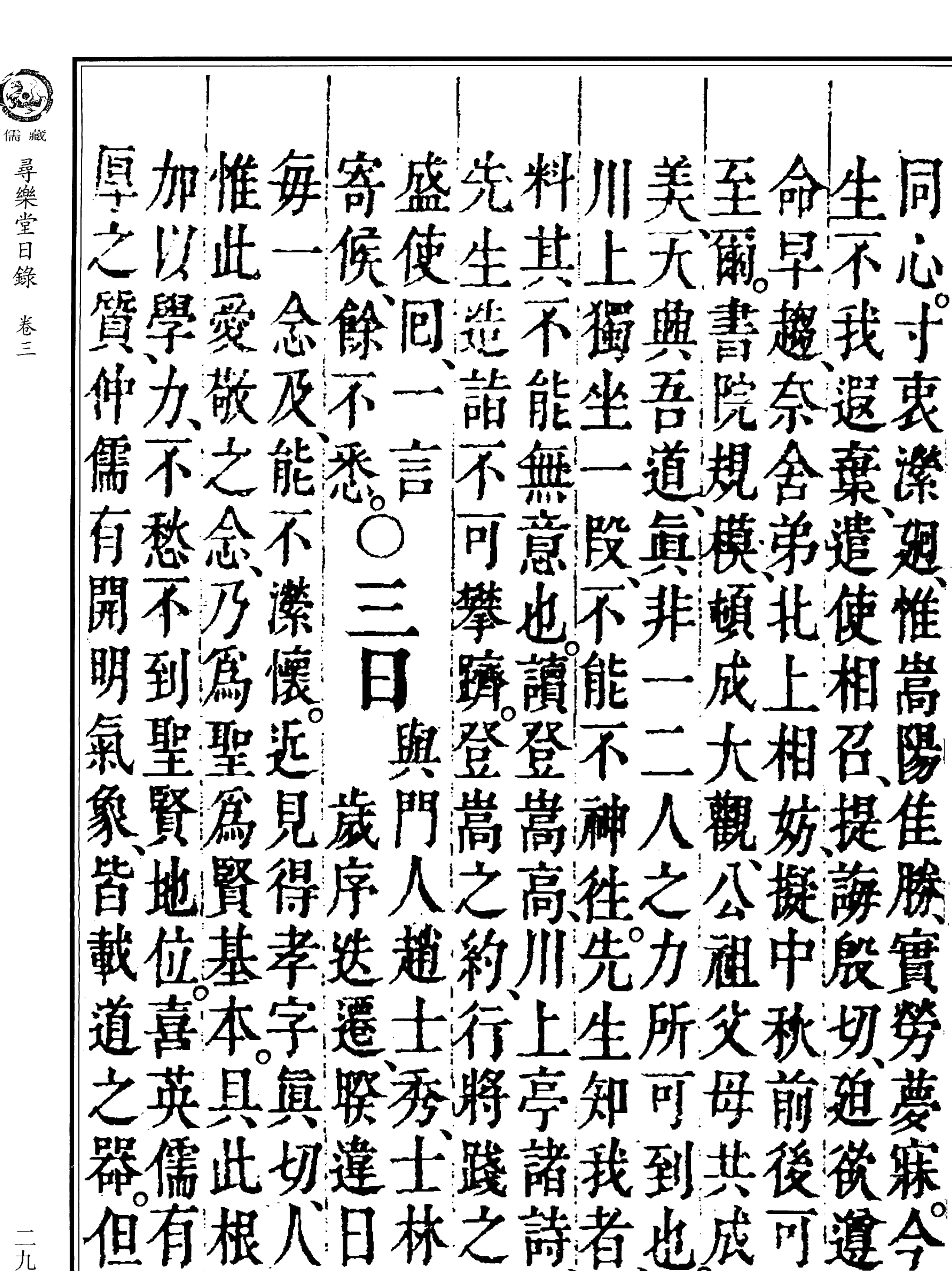
弟慈、能使一家興仁興讓者、孝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豈孝乎。以之教國老老長長恤孤、能使國人興孝興弟不倍者、孝也。顛倒於上下前後左右之間、不協其情欲、豈孝乎。以之上平天下、好惡絜矩、而爲民父母者、孝也。好惡不絜矩、而爲天下僇、豈孝乎。以好惡絜矩者理財、而財散民聚者、孝也。不能以好惡絜矩者理財、而財聚民散、豈孝乎。以好惡絜矩者用人、而於容賢利國之君子、則陟之、於妨賢病國之小人、則黜之者、孝也。不能以好惡絜矩者用人、而舉不能先、退不能遠、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豈孝乎。通此而論之、於是知大學爲孝之實也。○表章孝經、

帝典曰、克明峻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文王之詩曰、周雖

舊邦、其命維新、於緝熙敬止。康誥曰、作新民。明新止善、無弗同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其教人則以大學。曾子得乎大學之傳、而其保身則以孝經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嗚呼、其旨微矣。堯之道舜傳之、舜之道禹傳之、禹之道湯傳之、湯之道文武周公傳之、文武周公之道孔子傳之、孔子之道曾子傳之。自程氏接乎子思孟子之傳實始尊信大學之教、而表章之。而朱子又復更定畫一、闡明義蘊、以傳其道於無窮也。故大學之書、經千餘年而愈顯。吾獨恠夫大學顯而孝經猶有待也。有王者起、必表章是經、須之學校、使天下之士家誦戶習、不得先四書五經、而置此經於其後。庶孝經與四書五

經並垂天壤，人得讀其書而繹其義，一其趨而勉其行，知必有躬行孝道者出而佐明王之治，而明王又以躬行心得之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吾見上下同歸於孝，熏蒸透徹，融液周遍，至於大道行而至治得，而後夫子之行在孝經者，庶幾得遂於千百世之後矣。然則繼往聖、開來學，維終古之道脉，奏萬世之太平者，豈不賴有傳人乎。○三十日，耿逸庵先生使來，訂遊嵩之約。

八月二日，逸庵先生使回。復逸庵先生書，至，拜讀手教，知先生道履日新，月盛不勝快暢。憶念握別以來，子然獨立，人皆別向，誰是


同心。寸衷濴廻、惟嵩陽佳勝、實勞夢寐。今先生不我遐棄、遣使相召、提誨殷切、迫欲遵來命早趨、奈舍弟北上相妨、擬中秋前後可得至爾。書院規模頓成大觀、公祖父母共成茲美、天與吾道、眞非一二人之。力所可到也、讀川上獨坐一段、不能不神往。先生知我者、故料其不能無意也。讀登嵩高、高川上亭諸詩、見先生造詣不可攀躋。登嵩之約、行將踐之矣。盛使回、一言寄候、餘不悉。

○三日

與門人趙士秀、士林書、歲序迭遷、睽違日久、每一念及、能不濴懷。近見得孝字眞切、人生惟此愛敬之念、乃爲聖爲賢基本、具此根器、加以學力、不愁不到聖賢地位。喜英儒有朴厚之質、仲儒有開明氣象、皆載道之器。但途

遥久無音問，不知近日用功何如。茲耿先生遣使之便，聊寄片字。不日赴嵩陽，當過訪，有商榷處也。○四日，手錄春秋一卷。○十八日赴嵩陽。○二十四日，至費庄，趙士秀、士林止宿，與言學，勉以孝道，至夜深不倦。○乙丑秋，遊嵩陽，過門人趙仲儒、英儒飲北岡，眺望。山深日暮，輟耕莘、遐勝，挈壺顛水濱。童冠相隨採樂趣，歌吟迭唱發天真。臺前風景開秋樹，池畔星泉湧碧津。忽憶登臨申甫地，知今接武是何人。○二十六日至登封，晤耿逸庵先生，談學。

九月朔逸庵先生曰、天之運不息、聖人之學亦不息。聖人亦天而已。予曰、孔子終其身爲好學。當日年止七十、設再假數年、亦只是好學到底、此所以爲聖人。○**二日**王育九謂予曰、嘗見人有制心而心未能純、如何。曰、制心便不純、須心主於理、存久自熟。又問孝與敬一而已、有視爲二者、如何。曰、孝經之旨盡於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十二字、敬固所以爲孝也。○**三日**孔子盛德之容、人見之自不得不敬、惜無有授之以政者、想只是求效之心太速爾。逸庵先生曰、總是一利字。○朱子晩歲出門符曰佩韋尊考訓、晦木謹師傳、其稟遵父師之教如此。○張九成子韶充經筵官、講春秋日

食言、人與天一體、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萌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將旁薄四溢、干於天爲日月薄蝕、觸乎地爲怪妖蠱蝗、施乎人爲兵火札瘥、故念不可不謹。旨哉、斯言。治亂之機、感應之理盡此矣。故君子無時而不存敬天之心也。

○四日問逸庵先生當日居官之道、曰、只是不敢忘親而已。我治民而使人出一怨言、是不孝也、烏乎敢。曰、是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之道也。

○五日劉仲武子維約同郭渭石、劉孟元遊少林、晚宿法王寺、

逶迤嶽下共徘徊、次第登臨一徑開。古寺荒煙餘虎窟、深潭肅氣蓄龍雷。青山暮影隨波倒、白雪高吟愛月來。爲叩僧門聊一問、紅

塵何處是蓬萊。〇**十七日。嵩陽書院會講。**講孝經首章、白鹿洞規約。予曰、秉彜之性、人皆有之、原其初、孰肯甘心於爲不善。其爲不善者、無人語以聖賢爲人之道爾。人生自能言以後、非不學也。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只是利欲話說。從幼便只曉得讀書爲此。又安望人品卓然、風俗醇良。則幼不教以聖道之過也。若幼時便使之知孝親敬長、循循爲弟子、積習久而德業成、卽欲人品不正、風俗不淳、不可得也。〇**十八日**乙丑。壽耿逸庵先生、　淵源伊洛衍明誠、佑自天申福履成。身隱不將斯道隱、心亨還造兩間亨。天人俯仰千秋志、教育門牆三代英。仁者從來稱壽考、乾坤終古一生

生。○逸庵先生曰：小人敗壞綱常，固是可去。易云：壯於頄，有凶。須有委曲化之之法。孔子之於陽貨，是多少妙用。曰：去小人是天地之大義，其義正。化小人爲君子，是天地之妙用。其用神。未至此地位，亦須存此意在胸中，氣象便不同。○逸庵先生曰：舜湯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矣。是有以化之也。化小人爲君子，是知以全仁，猶之貞以起元，冬以藏春也。故四德中，孔子獨屢言仁知。曰：有大智焉，如明道先生是已。有小智焉，如疾王安石諸君子是已。至安石，所謂私智自用之人也。人而至於私智自用，以之處天下事，不可理矣。惟明道先生能用安石，故欲有以化之。後爲衆君子所激，卒不爲明道所化，惜

哉。○二十日、遊川上亭。同耿逸庵、焦錫三兩先生遊川上亭、溪流一曲遠山廬、過往續來道體虛。無朕先惟傳易象、有形盡是寫生初。隨花傍柳尋眞樂、弄月吟風識廣居。逝者如斯眼前是、忘歸日暮看遊魚。○川上亭歌、偶來川上亭、愛此山色好、閒中坐卧愜懷抱。偶來川上亭、愛此溪流好、涓涓悟我無窮道。偶來川上亭、愛此鳴鳥好、和平神聽勳劇考。偶來川上亭、愛此蓮池好、潔白羞與世潦倒。偶來川上亭、愛此綠竹好、青青衛武形秡澡。偶來川上亭、愛此石地好、紅塵不着無須掃。偶來川上亭、愛此空窻好、四通八達連蒼昊。偶來川上亭、總愛川上好、逝者如斯謹獨早。

○二十二日、約登嵩、阻雨、逸庵先生偕予遊卧牛石。自郎圍回、道中論性善之旨、逸庵先生曰、天道只是一個陽、陽之退處便是陰。人性只是一個善、善之反處便是惡。曰、人心之虚靈不多些子、而攻之者衆。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皆足爲心累。此處一定、任萬事不足以搖之。心何由而定、以性善在内、故也。心運夫性、惟性乃實、此心也。○説一個心、裏面就盛着理。説一個理、就是安放在心性有不善者、非性之本然也、失其性也。人之心有不良者、亦非心之本然也、陷溺其心也。○逸庵先生曰、孟子言仁義是從陰陽二字來。曰、以此見孟子所遞者純是天命之謂性宗。

旨。逸庵先生曰，止言仁，或有流於姑息。止言義，或有流於擊斷。所以周子又補出中正二字來。○乙丑秋，耿逸庵先生偕予遊卧牛石返，記得前年曾有約，而今又阻杖藜行。七星霧鎖連秦塞，二室風高捲洛城。寒暑推遷成歲歲，乾坤變化幾生生。浮雲踏破登臨遠，今古從來一晦明。○二十四日逸庵先生曰，善人而人惡之，何也。曰，人斯惡之矣。聖則未有不賢之者也。士君子立於斯世，不爲人之所惡，必爲鄉愿，不爲聖之所賢，必非豪傑。○善人而人惡之，於人固無所較，却可借是以考其行，得毋有過峻而拂人情者乎。此尤士君子所宜自問者也。○二十五

日謂或者曰、學問得之少時者易入、父兄之教不可不謹之於早。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二十六日霜降日視往時較寒、以此見得天無不實、煖便實實煖、寒便實實寒。逸庵先生曰、還有實實早、實實潦、要知此間全要人去燮理。○逸庵先生曰、周子令程子尋孔顏樂處、一仁字盡之。曹月川先生曾見及此曰、在孔子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仁、便有孔子之樂。在克己復禮之仁、便有顏子之樂。予曰、其樂則一、只要人尋得出爾。○二十七日讀書敬恕堂、偶值耿次白先生誕辰、詩以祝之、次白、嵩先生、五嚮精遇敬堂論學。恕嘗從講座印心同杖履追隨白髮翁。太古神含堂啟綠、新庭綵映日爭紅。三

公石底蟠根大二一室峯頭增歲崇。何事丹砂探海島、儒家作止盡祥風。

冬十月朔 讀大壯之三爻、有觸藩羸角之象、見過用其剛者徒取困也。合全卦觀之、初九在下而壯於進、便征凶、有孚、九二所處得中、猶可因中以求正。而得吉、不輕動之謂正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有藩決不羸之象。六五以柔居中、雖喪羊於易、然無悔矣。上六壯終動極、故有觸藩而不能進退之象。然猶幸其不剛、故示以艱則吉也。五爻之中、或得或失、除初爻外、皆有趨吉避凶之道焉。獨九三爻有貞厲之辭、言雖正、亦危也。其雖正亦危者何。三之志猶是初之志、而終不能改也。故小人用壯、君子用罔、雖貞亦厲也。

象猶羝羊觸藩羸其角，徒自取困而已，果何益哉。欲免此者，亦務爲四之藩決不羸，其可乎。剛而濟之以柔，天下事沉機觀變，不用壯取敗，其不敗者，敬愼之至也。以君子而雜小人之中，尤宜愼之矣。○三日，輯理學正宗稿畧成。○題川上亭。今古浩浩，莫物匪誠。水流見信，溢於既盈。置亭川上，相顧怡情。悠然自得，雨後新晴。既活潑潑地，飛躍互呈。不舍晝夜，玩心神明。○七日，下相晤，牖如張公來嵩牖如曰：孟子云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既不得志矣，不云遯於世而云見於世，蓋身隱而道未嘗隱也。如孔子不得志矣，其刪定纂脩之功長留天壤，非見於世乎。逸庵先生

曰、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其在田而曰見者、與脩身見於世之見相同。予曰、見於世、卽以脩身見於世也。若不脩身、無可爲見矣。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十日　張牖如像贊、頗悟之貧、豪傑之才。勇於從道、絕去贍徊。嵩丘尸祝、粵西歸來。堯峯垂釣、優哉遊哉。

○十二日、辭逸庵先生行、先生令其孫敢受業。敢方九歲。○十七日、至家。

十一月十七日　與通守陸公商巖書、頃聞惠洽太丘、父老爭傳其言曰、治百姓宜寬、警刁頑宜嚴。某聞此語、錄銘座右矣。及舍弟來自永、親覩家家尸祝、不禁額

賀曰、仁人君子、福世正未有艾也、僅治一邑

云爾哉。八月、耿嵩陽先生邀遊嵩下、至則備

悉先生之賢、嵩陽先生景慕不置、特奉書院

志一以表饑渴之意。耿携歸來、專价奉上、有

便人赴登、自

當預報也。

十二月二十九日昔逸庵先生論東漢諸君

子、謂破鼈不顧、識見最高。

郭林宗取之、觀人於所忽也。今思之誠然、非

義非道、天下弗顧、千駟弗視、皆此心也、不能

脫然無累、其乖違也多矣。但東漢諸君子力

量雖有、可惜其未聞道爾、撫他聖教不明之

故也。○學者規模要大、

胷中要活、功夫要密。

尋樂堂日錄卷三終

孫 纘校字

校記

①六日：按本條前爲三日，後爲五日，「六日」疑作「四日」。

尋樂堂日錄卷四

朱陽賓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全編
　　　　　　　　　　　　容遂

二十五年丙寅、三十四歲。

春正月、重訂理學正宗。○二十日與友人札、目今危急存亡之秋、以窮秀才而得此數斗粟、似若於我無涉者。然以守本分、寧可受餓、不肯干人之正人君子、而得以數斗粟活命、其爲恩也大矣。足下以扶進善類爲心、此事雖小、可見存

心之厚。吾邑四境餓死人甚多，聞之殊覺悽然。當此凶荒，恨不能出斗米活人命爾。倘強欲爲作樂之事，食能下咽否？某實有此無益憂戚，想足下亦同是心也。○二十五日與耿亦蘷書：客歲登堂，秉燭談心，至夜分不倦。嘗想古人鮭菜引觴，清座講論，在當日不過蕭然一日，旦晚間事爾，後人遂傳爲佳話。以此知親近有道，即欲不留戀久停不可得也。聞晰歲十月，榮選師席，至今日壞亂極矣，得先生儀型多士，庶幾末俗知崇古道，人心知趨正學，其造就人才，裨益風俗，正自不淺，可舉手加額，爲吾道慶也。

二月十九日以後，重訂家規。○二十七日或論

利欲之害曰、人都在錢上取齊。曰、取齊二字甚妙。千萬人爲之有一人不然便不齊。錢則箇箇都要、須當於取齊之中有不齊者方好。

三月朔 筮得未濟之上爻、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按飲酒者得祿之占、濡首者不知變之戒。言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爲必得位行道而食君祿。爲有孚于飲酒之象、此進以正也。其占爲无咎。然行道濟時固其本心而又非膠於一定、不度人情、不察俗尚、失淺深之宜者。若知經而不知變、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必失其濟時之宜矣。孚、必也是時也。○**九日、知二月大選、授泌陽**

縣教諭。○十五日與李仲顯同年書、閻邸報知榮遷鞏邑。此地人情風土素號朴厚、足下秉鐸、與邑之賢士君子、切劘不輟、當爲愉快。查鞏志舊有嵩洛書院、此正吾道興發之機。况南有耿逸庵先生、不遠百里、已脩復嵩陽書院、成中州大觀、南北相望、僅隔嶽嶺、想天意隱隱以重任付之、千秋美事、當由此做起也。鞏邑張瓛南係敝邑廣文、古道可式、入咸德之。先師殿斜、衆建成、確有經濟。其令公子秀古者、學業方進、可加意陶成。又有逸庵先生門人姚岳生者、希志正學、識解通透、常相講論、亦不孤之藉也。

夏四月十八日舅氏留居新新園三日。○二十日與僧話偶感、

洪荒開世界、便自有君臣。蜂蟻何爲爾、吾將問逸民。○二十一日與舅氏登文昌閣觀麥、睹饑民流離、愴然於懷二首、飄飄入戶一寒雲、風送平蕪麥浪分。獨有登高憑弔客、憂心不斷逐塵氛。疑是牛羊散陌尋、原來負販竟紛紜。堪憐鴻雁哀嗷去、何故監門曾未聞。○二十三日、陸商巖通守以禮來交。

陸公諱遇霖、字商巖、江南武進人、歸德府通判。○答通守陸公書、自逰台範週歲中、夢寐徒殷。方擬深秋趨侍函席、傾聆桓誨、不意簡命方及、難遂造請、歉仄歉仄。憶三年前冐就今職、毋爲親知齒及、輒汗流浹背、不知者以爲有自淑淑人之意、其實不然也。荷蒙大

人先生栽培之恩、曷勝銘感。但吹嘘濫及、倘於藻鑑有得、所關匪淺。至雨露鴻植、樗櫟先霑、則永戴勿諼矣。耿先生禮函暫存、容轉致報命、不盡。

○二十四日與張姑丈札、

承召自不敢辭、但如此凶荒之年、家家賣兒鬻女、士君子不能稍爲極救、脩室中不覺對天流涕。然亦空存此心、覺之彼著已爾、其將奈之何哉。所冀者大家脩省、不第匪隆、且殺而又殺、莫曰無豐、亦儉所當儉。易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今一簋獨不可敬賓乎。舊有五簋約、欲攜至泌邑、與同人訂此義。今思之猶覺涉豐、即不然、亦斷無出約外、庶爲彼此相體。萬一仍拘常套、不惟辦置匪易、即客亦食不下咽矣。敬賓之道、恐不如此也、

惟姊丈諒之。

○寄耿逸庵先生書。客歲侍函席、兩月、與聞大教、又有一進。東歸時、貴恙尚未平復。及舍三弟回、始知大愈甚快。舍三弟因曠年未造宮牆、廸意立雪、此弟子常情。蒙先生加意繾綣、愛之深慮之切、竟先期至柘、老僕來迎、以路岐未遇、往返取擾、感難罄佈。別駕陸公景慕道範、於先生書深嗜篤好、爲政精明渾厚、慈愛寬弘。嘗署篆他邑、所至得民心、其一段敬賢禮士之誠、更非近世所可及者。今不遠數百里賫幣祇候、仰教之慇懷、出於中心之誠。然想先生洞鑒摯誼、必不格外視之也。二月內蒙選泌陽教諭、方慮地僻俗陋、難與商訂所懷、幸陸公特與南陽太守一書、內云格外青

盼、俾出其所學、以與士子漸摩、此二語實繫吾道興起之機。倘到任後、上臺果不以成例相拘、俟稍有安頓、即當迎道駕暢衍宗傳也。湯先生、　特簡訓儲、　東宫爲天下之本、此番知遇、所關在斯世斯民、更不第化行東南、矣。但不知赴　召過里門否。目今赴泌期迫、不及追隨先生後至睢陽作快晤、如何如何。書院題請事、行止雖不與聞、實所關心。然而先生苦志具在、繼往開來、將來必有大興發處、以爲斯道之光、幸一示之。趙生欲令受業門下、未知肯納之教中否。倘蒙收教、外有小札寄彼、令登堂來學、亦陶成美事也。種種不既。

○寄趙之林趙之秀書、　前歲取擾、一謝。向見兩道兄讀書有力、虛懷下問、甚喜。但生

居處寥濶，不能時相聚晤。有札與耿先生，倘肯收教，當登堂受業，常聆訓誨，即與生聚晤無以異也。○二十八日，作悲饑詩。悲饑詩十二首有序，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秋，中州罹水患，民大饑，歸郡柘屬尤甚。丙寅自春徂夏，家家枵腹，流亡死喪難以數計。睹斯景況，不勝星罶之歎。爰作是詩，用代繪圖。

慙聞捧檄慰高堂，盡日營心覓稻粱。恨不埋兒存酒食，憂將割肉痛爺娘。老萊未輟孤嬰志，仲氏猶艱百里糧。歷歷愁思紛入夢，空懷就養說無方。䐜饑。父

戶外纓冠痛在躬，而今手足亦疲癃。恭兄友弟崇仁義，怪雨驚風試困窮。但得盤飧欣對餉，不堪囊米告常空。何年快領和豐樂，飽看棣華

映日紅。粸饑〻、兒　饁至如賓喜唱隨，炊烟莫績轉興悲。室人縱未頻交謫、夫主先曾作繳着。不信黔婁能有婦、翻誇仲子是眞夷。明明得失懸千古、借隱從今賦樂饑。娸饑〻、夫　癡兒癡女信嗷嗷、併力誰能任百勞。熟識家門空釜甑、艱隨主伯運藜蒿。黔敖可謝嗟來食、高子不知有徑迯。　尙待西江難活鮒、如何中夜弗忉忉。娸饑、兒　憂、心中夜是如何八口還愁彊以多。贍饁曾看依士婦、啼饑忍聽死妖魔。蒿萊萬頃尋耕地、覓販千般走大河。莫謂餘生勞已甚、於今溝壑半之他。僛饑五、僕　源自崑崙派自分、蕭條那更致慇懃。愁摧勁草風聲急、悄逐哀鴻雨氣紛。霜露經時更淚廟、東西幾日聚離羣。纍纍饑餓難相卹、敢道

角弓曾未聞。其六、蝦戲。宗
經回想頓移初。關心自是婚姻厚、援手也須
龎石儲。膈膜交癎仍疾首、丁從無害可安廬。
不堪再逐天涯去、故舊田園半作墟。其七、黨戲。親
鶻面鴆形似乍逢、誰將知己進朝饔。雖多
仁者難從陷、每有良朋未濟凶。物惜乾餱叢
怨惡八虛講席得踈慵。堪嘆拯饑全無術、却
說嚶鳴學敬恭。其八、嬉戲。朋
但說情親那計疎、一
從前瀲灧盡傷禾、
煙冷誰與五袴歌。深訝無衣能卒歲、還憂削
樹肯投戈。賣兒鬻女室家別、剜肉醫瘡疾痛
多。呑食分明八亦蟲、監門圖畫意如何。其九、累默
饑
敷榮草木亦天喬、悵我逢今百物彫。夜
犬晨鷄聲寂寂、服牛乘馬痛嘵嘵。羚羊絕牧
墳首見烝豕涉波白蹢驕。更怪頻呼黃鳥急、

依然啄粟不相招。謀其饑十。物宇宙看來一畫圖、凶年豐歲較懸殊。天災的是由人造、胎禍眞難着手扶。偶降氣祲開景運、全憑戒懼轉符。能參兩大方成位、肯使中間有餓夫。棋致一、饑。聖朝封事許陳謨、慙我孝廉投匭無。幸戴堯天函域外、恒瞻舜日照寰區。無煩賈傳治安策、好捲楊公饑饉圖。旦夕獨租恩詔下、昇平萬國遍嵩呼。對其饑十一、○贈傳隱士、無邊佳景在山城、葛覃有意樂叢生、容至琴音流逸韻、日曛樹邑落禽聲、薜蘿廣植閒中趣、路徑幽通坦步行。招客誰云輕潦倒、閒心擬此對蓬瀛。○或有愬其兄之惡者、予曰、聖人說孝便說弟、豈是遇令善之兄而盡弟道、遇不善之兄即不盡弟道乎。若如此聖人說

弟字便無着落。幾曾見親心不相體者，即弗盡孝道，君恩不我逮者，即弗盡臣道乎。亦求無負此心而已，不必求兄之諒我否也。

閏四月六日，視湯潛庵先生於睢州。問先生之政，先生云：「天下無不可與爲善之人，惟視上之人化導何如爾。即如爲守令者，曷嘗無愛民之心，惟令彼不得行其志，彼亦無如之何矣。今惟持身以正，不惟屬吏貪緣之弊從此而絕，即衙内宴賓娛樂之舉亦未之有。在下者凜然承風，民生又安矣。」又云：「天生云總之居官無有一毫不盡心處。」

○十三日，自里門起身赴泌陽任，二

弟振起從。○二十一日過上蔡、訪張仲誠先生、論爲學之旨、有云、學則仁、不學則忍。學則勇、不學則怯。學則明、不學則昏。又云、聖人生知安行、即是生安而學處、又云、天純是功夫、聖亦純是功夫等語、甚爲警切。○二十二日、足病、阻李秋一家、弗能行。至黃舖、病、及午病甚、不能騎、訪李秋一、暫憩其家。遇遂平庠生魏綸輔、調治三日。○二十五日、起程。○二十六日、遇署泌篆童逸閣於牛蹄集、以泌陽學印授予。○二十七日、到泌陽任。學宮荒殘、四面荆棘、絶人

跡，官舍久廢，來司教者皆謀他居。予於民房傍學官者暫借棲之，陋甚。○謁至聖先師孔子，有告文。告至聖先師孔子文，河南歸德府睢州柘城縣壬子科舉人、新授南陽府泌陽縣儒學署教諭竇克勤，今於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二十七日到任，敢告於至聖先師孔子之位前曰：維勤小子，來司教席，豈能布時習之學以淑人？抑或仰數仞之牆以自治。言念小子，其於夫子之道，求之有年，嘗不忘夫子之信而好古，發憤忘食，奈聰明弗逮，踐履多虧，日用貽咎，願力幾虛。時有悔心，懼得罪於聖門，因勉勉焉，求爲博文而約禮。其文維何？四書六經爲之則。其禮維何？視聽言動爲之基。當

其時、得乎克復、而三月不違仁。得乎忠恕、而一貫無疑旨。衍乎中庸、而始於戒懼愼獨、以至天地位萬物育。闢乎楊墨、而從事知言養氣、以黜霸崇王、而邪説爲之息。更有哲人、繼十、賢人七十二、其德行、言語、政事、文章、我後人得其一言一行、皆可以之而爲師。嗚呼、夫子巍巍門第、德配天地、煌煌聖訓、道貫古今。逮至於後、絕學不明、利欲沉淪、正路弗由、門庭棘榛。然而陰陽者天地之動靜、晝夜者今古之吸噓。當嚴寒大冬之日、必有不絕陽氣以爲之鼓動。當世運否塞之會、必有一二君子以爲之撑持。所以分其支而爲河汾、爲蘇湖、曲曲蜿蜒、至於濂洛關閩而大振、維勤小子、因流溯源、祇覺夫子之道開於羲皇、闡於

虞夏傳於商周、而獨絕於洙泗。循端竟委、祗覺夫子之道沒於漢唐、續於濂溪、昭於伊洛、而總集於紫陽。嗣是以來、衍其傳者不一、莫有隸蘇門河東、實昭明六經四書而爲羽翼。後先相望、守待有歸、人心陷溺、詖淫日滋。維勤小子、嘗痛念維霸假仁之非、知以實心行實政之爲是、嘗悼恨權謀術數之危、知以人情協天理之爲安。於是蒙心未鑿、變通未施、竊惴惴焉涉亂眞之似、即以爲恥、爲衆非之、是不畏其譏、自仰夫子之門而懷想、不知夫子實佑小子而啟其機耶、抑不知小子之妄誕、而徒勞夢寐耶。蓋由少至壯、以迄於今、無日不思驅車四方、與一二知已爲砥礪。此其機動之於早、不謂今期之即至。維　勤小子、幸

得秉夫子之鐸以來茲邑、願借多士以同歸於大道之域。但恐學之未得其教無成、卽欲立夫子之門牆、而不爲夫子之所容。伏願夫子扶持而默啟之。維勤小子、方將敷夫子之教、而與多士求爲其學、求問其政、求爲致知、求爲躬行、求爲悅之在已、求爲樂之在朋、求爲周公之夢見、求爲志春秋而行孝經。維勤小子、不知能有一長、而得附乎夫子之門耶、抑不知有玷聖教、而終爲夫子之所擯斥耶。但當筮仕之初、不敢易服教之志。他日之人品高下、學術邪正、事業成敗、從此始矣。用述素懷、求教聖師。齋戒致告、學校攸資、所關匪細。人材盛衰、風俗淳漓、於斯焉繫。維勤小子、行違乎道、默爲之告、行周乎德、預爲之開。庶

幾小子全終如始。夫子豈不望大道之行耶、小子乞憐憫而牖焉。敢告。○祭風化門文、入室自外、爰棲其羽。峩峩聖域、稟我法度。出入是門、能由是路。是爲君子、從理則裕。敢告之神、天命常顧。○**二十八日、諸生來見、出示儀趨明倫堂講書。**爲學政事。邇來風俗頹壞、士氣澆陵、在司教者絕不知課士爲己業、在諸生亦往往恥於求益。雖有師弟之稱、不過空存名目、其實上下相蒙、故套相沿、聖道榛蕪、民可浩嘆。今本學到任伊始、擬合講書、以觀士風。爲此示諭闔學文武諸生、定於五月初一日齊集明倫堂、俟本學行香畢、撤籤講書。諸生各着衣頂前來、勿得視爲故套、漫

不留意。凡有矢志上進、不拘相禮生、童生，皆許前來聽講。特示。○二十九日，爲亟訪衆議，以端學術，以崇聖道事。照得孔孟之道，如日月經天，如江河行地，率而由之。唐虞三代之治，可幾離而遠之。漢唐雜霸之學，滋至聖門正路，不過格致誠正，以至脩齊治平。人至七歲小學，十五大學時，孰非有事於此者。往往無先覺之人，以爲開導，遂至人心陷溺，風俗偷薄，微言絶而聖道衰，不至人人自爲學，家自爲説不止。有宋周程張朱諸大儒出，而有以接乎孔孟之傳，實始遵信六經四子之書而表章之。其所著書，雖有太極圖、通書、西銘、易傳、小學以及

謁諸神。○三十日，出示訪衆議。

章句集註本義之類，無非發明聖道之淵源，傳衍斯文之統緒，毫不以己意與於其間。此濂洛關閩所以爲聖門嫡派，而可以沮吾世者也。後世學術不明，高明者專趨簡易而流於虛無，卑下者惟事訓詁而泥於詞章。又其功名之士措之事爲，非不彪炳可觀，及乎民生，非不治安攸賴，而其處心積慮間，類皆假權謀智術之私，以遂其求名邀譽之念。是雖勲業葢天壤，而於聖人教人爲人之意，終相隔絶。求其躬行實踐，遊聖人之門，而一體聖人之教，醇正無疵，粹精不二，如蘇門之有許魯齋、河東之有薛敬軒其人者，安可得哉。本學負質朴魯，秉性愚鈍，於聖人之道毫末之窺。竊思以教爲職，即欲實盡教責，不敢以苟

且糊塗了事。但恐智小謀大，力小任重，徒貽覆餗之誚。今欲執素所聞見以施之庠序，又恐一己之見或臨不如衆人之見愈廣。爲此示諭諸生可將平日蘊懷備告同人，本學於五月初一日肅侯明倫堂，侯講學既畢，更圖請益問道。或學術之正派，紫陽而外，尚有集諸儒之大成與否。或先聖先儒之書，六經四書，周程張朱而外，别有切於誦讀與否。或大聖大賢有過化存神之地，或某鄉某村有先儒哲人之跡，以及近代理學名儒或有在本邑建脩書院，設立義學，留遺簡篇與否。或殿廡門垣之類傾脩舉何法，齋舍講堂之古制，興復何事。或學校不脩，因何緣故，士行不端，起何根由。或今日立課教士，若何程規，講道

論德於何法效。或學宮有宜守之法，昔所遵行而廢於近今，不無待於今茲之整頓，有宜去之弊，昔所沿習，而憚於更張，不無待於今日之釐剔。或儒者有道重鄉邦，某稱端人正士，有學化閭閻，某傳孝子節婦。諸生一一各抒所見，指誨無遺。本學即照依所論事理，一一見之實行。不惟本學之淺見寡聞，藉以開明，即茲士文教之興，實惟有道君子之嘉言是賴。本學與諸生且同立於聖人之門牆，而不爲名教之所棄，人生抑何幸焉。孰非孔孟之徒，諒有身心之告，竚望竚望。

○初定堂規。一、學宮繫崇祀聖賢講論道德之地，掃殿夫務須掃除潔淨，着意看守，不得令閒人往來及牛羊等畜作穢其中。如

違，重責不貸。一、文武諸生繫朝廷賢才，與本學道義砥礪。該役人等宜禮敬，勿得輕漫，如違，訪出重責不貸。一、每逢朔賀、祭祀等事，該管書役須先期稟明，伺候停妥，勿得失悮。如違，重究不貸。一、諸生泛常來見，該班門斗須問明來歷，傳稟相會，勿得糊塗混報。如違，重究不貸。一、諸生講學會文來見，該班門斗即時持名帖稟報。如停滯不傳，阻本生上進之志者，訪出重責不貸。一、文武諸生丁憂起復等事赴學遞呈，須稟明申送，勿得怠緩久遲。如違，重究不貸。一、各憲文移到學，應存房者存房，應回文者，該書役即日傳稿，送宅候放行，傳出，即時謄真，用印，照常申轉。如故意擔延者，重究不貸。一、書辦繫

斯文之末、原取文義畧通、書寫可觀者、始准克用。凡一應文移、書帖務須開寫明白、字跡端楷、不得潦草、致取罪咎。一、門斗分班伺候、如該班日期故違不到者、定行究處。一、該班人役務須各執已事、不得擅離。倘門如有私自他去、致悞公事者、定行究處。一、每逢月朔、該書辦先期備造人役卯簿、俟本學行香畢、升堂查點、如有作事不法者、重責不貸。一、本學升堂時、該役務要肅靜排立、不得往來混亂、言語攙人。如違、卽時懲治。○予赴任抱病、至沙河集、先傳人役迎接。及役至、寥寥數人、詢以學校興衰、士習淳澆之故、唯唯而已、毫無言說。觀其貌皆爲鄉愚、察其行實爲鄙野。大約荒陋之習、成其怠緩之性。予

恐久則難變，不任驅使，故到任三日，士風未及整頓，先告戒此輩，使趨事勤而不怠，嚴而有規，以圖更始云。

五月朔，諸生赴明倫堂講書。至者五十餘人，衣冠森列，官長胥至，諸生各執其事，鳴講鼓，供講案。進講畢，撤講案，三揖，序坐，誨以學問大義，各退。○二日以後，率家僕除草萊。學宮荒爲茂草，入其中披拂荊棘，不可居。因嘆司教者不應舍此地，而他圖便安，遂決意謀居於此。○三日，議脩兩廡。○四日，喬童子來見，禮之。○五日，喬童子來送文字求益。

○六日、作泌陽學宮講學紀事。泌陽學宮講學紀事、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又四月二十七日、予來泌陽司教席。入學宮展謁先師、見廟貌傾頹、廡祠無存、至齋舍講堂、蕩然不可復考。因不禁愀然曰、學校之不脩、未有甚於斯地者也。講堂茂草、由來舊矣。一旦振興、道何由哉。幸遇童公逸閣來攝篆、以興起斯文爲任、顧謂予曰、茲邑彈丸、賢人君子正自不乏、在官師有以鼓厲之、則鐘鼓響徹、直旦暮間事爾。予聞命惶恐、既愧經術疎畧、鮮教人之方、又祗承公命、亟思有以振勵其行、爰是與齋先生商確者久之。齋先生躍然曰、今日幸際賢邑侯、令我兩人得殫心厥職、一日千秋、在此時矣、

君盍勉諸。予不揣愚陋，明朝遍諭諸生，令於五月朔日齊赴明倫堂講學。諸生至期畢集，衣冠彬彬，極都郁郁之盛。時有李子晉進前而言曰，今日士行不脩，風俗不振久矣。有子游爲宰武城，得人稱盛。宰如子游，賢已，士如澹臺滅明，可不謂循循守聖門家法歟。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儒者砥行礪節，盍則傚焉。又有王子猷進而言曰，移風易俗之權存乎宰，希天希聖之學存乎士。雖以孔子之聖，自十五志學，便節節進脩，不肯間歇。苟中材甘爲暴棄，是豈聖人以學詔來世之意乎。又有梁子克鞏進而言曰，信斯言也，宰爲賢宰，儒爲眞儒，太和在宇宙間矣。吾夫子自衛反魯，與太師諸人釐定樂章，其聲音之節奏，律呂之和

乎、自始作從之以迄於成無不可想像而知。微哉音律之道在一己關德性之純疵在斯世關風俗之美惡。被服聖教者不至心平氣和、風移俗易、吾學安在哉。講旣畢、諸生三揖序坐、公正容起席、進多士而訓之曰、諸君之言善矣。茲邑豈無臧明其人者、要必有子游而爲臧明者始接踵焉。予因是爲諸生慶曰、躬膺民社之責、而銳然紹述聖學者、良有司之事也。身服聖人之教、而廻然拔出流俗者、士君子之行也。學者立身行已、其大端取乎剛方正直。至究其成德無斁、嘗從日就月將中得來。然則學顧可少息乎哉。歲功惟無一時之停、故四序不忒其則。聖學惟無一時之間、故四德能底於成。觀吾夫子十五志學、不

知幾經甘苦、幾經精進、歷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以至於七十、始得自信爲從心所欲不踰矩。不知者驚爲神異、其實只是知我其天實際也。嗚呼、聖學始終、知之者鮮、千古道脉、接之者希。夫子嘗有莫知之嘆、又亟欲於世爲接引、故不憚將生平功夫歷歷說明、與學者共聞共見。讀此章書、便是聖人自叙年譜、自圖小像。終其身不忽理道之易、故纔做三十歲功夫、不聚希四十、五十之功。又不畏理道之難、故既到五十歲境界、還要進六十、七十之境。聖學無息、與天同運、學而時習之、吾人可於此體會而默驗之也。至語魯太師以樂、與易之豫有合焉。豫大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應豫

之時義大矣哉。揆厥所由，豈無自而然。大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豫道彰焉，則萬物各得其理，而後萬物各順其情也。其在孝經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豈非以孝治而災害始不生，禍亂始不作乎。周子謂禮先而樂後，其探本之論也。夫諸生既各據講論，闡發無遺旨，予亦幸得追隨賢邑宰，與諸生互繹探討，因喜而不能忘言，爲撮數語於其後，誌始事也。若夫奮興鼓舞，次第觀成，豈不賴有終竟之事乎哉。○泌陽學宫講學詩，　郁郁方新自不羣，孤峯日上照人文。從來鼓篋安初業，便想操觚作士賁。問道休云伊洛往，傳人總是後先分。芹宫禮樂誰興起，特訪山城藉舊

聞。○**七日**泌陽童生李沆來受學、梁克羣爲介。○**九日**喬澥來受學、李晉爲介。○**十一日、出示月課**。爲月課事。照得泌邑舊稱人文之區、前代名公鉅卿功業顯爍、傳之史冊者難以悉數。近雖風俗衰落、而流風未泯、一振刷間、可嗣響前哲。本學到任伊始、卽訪知人文稱勝、屢見諸生講學向義、課業論文、不一而足、私心深爲慶幸。但其中或有志氣安於因循、學力懈於半途者、往往隨波逐流、閒度歲月。問其才非不聰穎過人、考其質非不誠慤堪嘉、祇緣識見不卓、志向不定、無能拔出流俗、故爾墮棄成業。本學嘗痛念此等才質竟置之悠忽無成之地、固學者之不幸、大率亦教



者不盡責之所致。今本學重自警省、欲力滌舊習、既於本月初一日講學明倫堂、確曉諸生學問淵源矣。除講學外、擬合會文、以察勤怠、爲此示諭闔學文武諸生、定於本月十五日齊赴明倫堂會課。誠恐遠近不齊、難以遍曉、可許本生先期報名登冊、以憑查閱。至期早晨畢集、本學粗備茶湯。前一日本生自備桌櫈試卷、試畢、俟十八日齊集明倫堂、聽候榜示發落。有文理優長者、本學定行申奬。諸生不得視爲尋常故套、潦草塞責。其有志切上進者、不拘相禮童生、俱許前來會課、本學一體優待。愼勿郤步不前、有負作養之意也。特示。○十五日始集生童於明倫堂會文、定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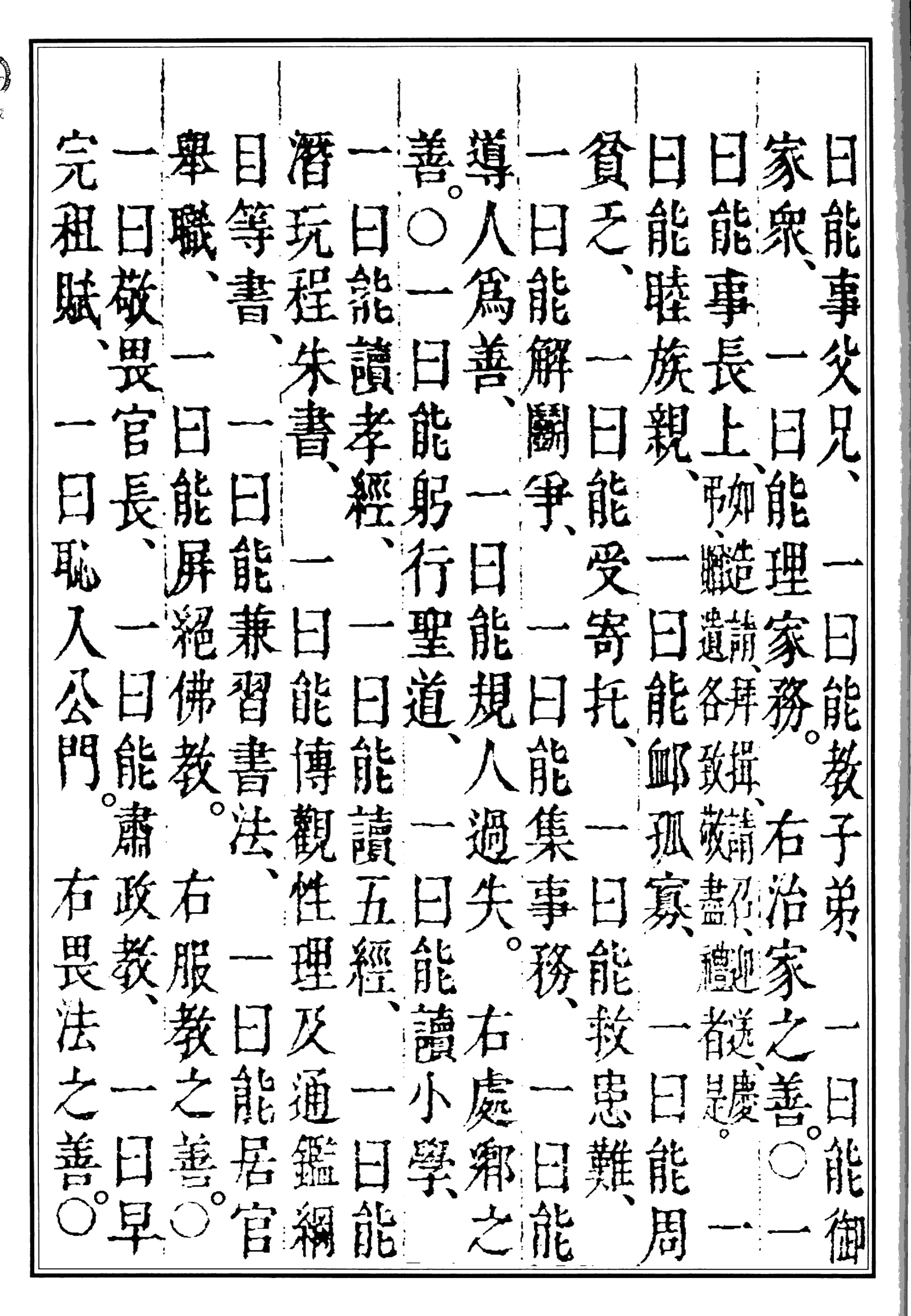
規置、勸善規過簿、立社、講學會、文會、約各有則、復作教官總說。

泌陽學條規、脩己以敬。（兼內外動靜）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敬之存於內者。）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敬之肅於外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敬之稟於靜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飭於動者。）右居敬。君子、博學於文、（窮理）約之以禮。（力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窮理）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力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窮理）敏於事而慎於言、先難而後獲。（力行）君子以朋友講習、（窮理）君子必慎其獨。（力行）右窮理力行。君子之於天下

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制事大槩。之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制事之詳。精　右制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以處衆。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以處人。　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因人考己之得可取以自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因人考己之可取以自勉。失、

右接物。○右做朱子白鹿洞規約、列爲居敬、窮理、力行、制事、接物五者、皆述聖賢之言

以標其大綱。學者能守此而施之於人倫之間，其於古聖敬敷五教之旨庶乎其無所失矣。然又慮平日有未加克治之功者，不可不先使身心收於法度之中，耳目範於規矩之內，故又就朱子增損呂氏鄉約，而僭以己意變通而增減之，總置勸善規過簿，列若干條，參以近今之易行，酌乎日用之罔越，亦日由此而之焉，則士行檢束，士氣激厲，然後理道之精微，學問之純全，可漸幾無難也。條件具列如左。○勸善規過簿，各社社長料察社衆之善過而登籍記之，以告於學師，而行勸懲，以每月二日講學之期爲率。○勸善，一日見善必行，一日聞過必改，一日能擇交遊，一日能守廉介。右治身之善。○一



曰能事父兄、一曰能教子弟、一曰能御家衆、一曰能理家務。右治家之善。○一曰能事長上、如造請、拜揖、請召、迎送、慶弔、避遣，各致敬盡禮者是。一曰能睦族親、一曰能卹孤寡、一曰能周貧乏、一曰能受寄托、一曰能救患難、一曰能解鬬爭、一曰能集事務、一曰能導人爲善、一曰能規人過失。右處鄉之善。○一曰能躬行聖道、一曰能讀小學、一曰能讀孝經、一曰能讀五經、一曰能潛玩程朱書、一曰能傅觀性理及通鑑綱目等書、一曰能兼習書法、一曰能居官舉職、一曰能屏絕佛教。右服教之善。○一曰敬畏官長、一曰能肅政教、一曰早完租賦、一曰恥入公門。右畏法之善。○

規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鬭謂鬭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一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一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一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一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朝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一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欺隱田地及攬納稅還者。

右犯義之過。○一曰治身不能見善必行、云云。一曰治家不能事父兄、云云。一曰處鄉、不能一事長上、云云。一曰服教不能躬行聖道、云云。一曰畏法不能敬畏官長。云云。

右犯約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遊處、則為交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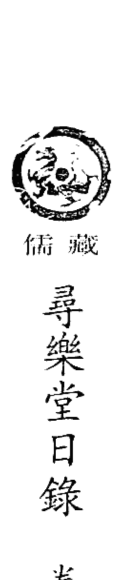
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一日遊戲怠惰、遊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遊笑無度及意在侵傷者。怠惰謂不務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一日動作無儀、爲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一日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一日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侈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右不脩之過。

○立社、學分五社、按東、西、南、北、中而配之以仁、義、禮、智、信。東爲東仁社、西爲西義社、南爲南禮社、北爲北智社、城邑居四方之中、爲中信社、取信貫乎四德、猶土旺於四季之意。社中各聯會課文、人數不拘多寡、就其聯會之先後者爲次序。如東仁社有最先聯會者共幾人、冊面書爲泌陽學東仁社第一會。次聯會者共幾人、書爲泌陽學東仁社第二會。再次會書

爲涇陽學東仁社第三會。以後各如數目序去不等。餘社亦如之。每社發條規一本、擇其德望可式學行足法者一二人爲社長付之簿、令其料察社中之率教與不率教者。在城料城中之方社、在鄉料鄉中之方社。其率教者錄其善行、不率教者錄其過跡、皆登籍而記之。俟次月二日社長攜條規入學宮内講學、即以所記其人之善過禀於學師、學師察其善過而命登記之、以行勸懲。其有大善大過者無論某社長某社衆並得互相糾舉。大善學師據實呈縣申憲褒獎、小善亦量加獎勸。大過學師痛懲之、名教所不容者仍申憲究懲。小過若犯一次、止記之於册、以俟改圖。能改、再至次月二日講學時衆論僉同、即削

去。前過不改仍有犯、再記冊一次、以俟改圖。三次仍不改終有犯痛懲之不率、並申憲懲治。○講學。講學定於每月二日諸生齊集學宮內、各料舉善過畢、俟縣公至、諸生肅衣冠迎入於明倫堂、統三揖。俟縣公學師各就坐、稍間禮生唱供講案、再唱司講者講書某章。司講者北面立講案前、揖講某章畢、揖禮生、唱撤講案、諸生入揖東西向、前後序齒分坐、互相質疑問難、闡明聖道、考証身心、官長出、諸生先肅衣冠出送、各退。畢一日之功、各社置講學錄一冊記講語。○會文。會文定於每月十六日。至期中、信社諸生齊集明倫堂、俟縣公、學師至出題、或擇四書五經或出論表判策題目訖、諸生務各實心作文求發

明聖賢學問之旨、不得勦襲雷同、寫字潦草、苟且完局。或至期有事、不得作文者、許前一日赴學稟明。若任意違慢、法必究懲。其餘四社遠近不等、不能遍入城中、亦定於十六日隨各社會文。前月徵會文日、即發去後月十六日會題面皮、固封、用印、定於某日開拆、社長收藏。至會文日、同衆開拆。若先期開拆私窺、其人心術必不端、訪出即時究處、仍逐出會外、不許復入。若社衆至期有事、許預告於社長、社長書某人實有某事相妨、即不干罰。若不預告、俟徵文日、査少某人文、並未聲明事故、即屬怠玩不敬。執事不敬、其人之行必苟且、異日之經濟無望矣。學師即喚訊責治之。各會作文訖、毎人自訂一册、卷面居



中、上書泌陽學某社某會、下書名、隨各社逐一訂冊書明、送於社長、社長彙收、定於十八日繳完。學師逐一評閱、第其高下、俟次月二日講學時、同縣八公發落榜示。至各社文字或有羽翼經傳、闡發理學、洞達時務、繫縣公學師所賞鑑者、本生仍謄錄本文送與學師、以憑彙申憲臺發刊。至於私自會文有佳者、亦如此例。（一）會約、　朋友聚會、原期勸善規過、輔助吾仁、故欲獲身心之益、必資講習之功。講習之功熟要必聚晤之時多、然後言語易入、心志易洽。不然、或屢易日月而不一會、會則匆匆言別、身心性命之旨、更何由而考證耶。但有覘會集爲供笑語、適燕閒者、往往營情酒食、計較豐約、匪惟坐荒歲月、抑亦役志

物情尤非士君子澹薄寧靜之意矣。養德者諒不出此。今具約如左，除婚喪大事不在此例、凡我輩會文講學之期，以及請召讌會之際、務期簡而易行、行而可久、庶聚晤時多、講習功熟、吾之身心更好有安頓處也。一、每會坐次序齒、不得紊長幼之節。一、每會坐次東西向、有子弟與其中、前坐北向、不得向南、託言隅坐或尊長直正坐向南。一、每逢會文講學、蔬肉五簋、湯飯各一、不用酒。一、每逢請召讌會、蔬肉五簋、湯飯各一、用酒有節。○教官總說、按自虞廷命官敷教、專其職於契、而教之責始重。後世學校遍天下、而董其事於師儒、如蘇湖之經義、治事、頗得古人教人之意、是以太學取之以爲法。嗣後洛

閩之教與一時門弟子肩任斯道、迭相傳衍、以至於今。在程朱諸大儒雖未嘗專任教職。而教必歸之、以敬敷五教之旨實能盡之也。邇來司教者於此道絕響久矣、其最上者閉戶不事事、便稱卓品、而其什伯相望者不過視冷衙爲利藪、變講席作遊說而已。噫、亦思教官之所奉者何神乎、其師則曰孔子。教官之所掌者何職乎、其政則曰庠序。教官之所居者何所乎、其堂則曰明倫。教官之所訓者何人乎、其徒則曰秀才。奉孔子以爲師、是傳衍道統、非淫祀邀福比也。掌庠序以爲政、是化導鄉國、無簿書鞅掌勞也。居明倫以爲堂、是飭以禮義、非夤緣爭先地也。訓秀才以爲徒、是蒸我髦士、非愚頑不格類也。誠使有大

儒者出而爲教官之職，能遵守孔子，則絕學傳，能脩舉庠序，則師道尊，能倡導人倫，則先覺之望重，能陶成秀才，則治平之澤遠。此席何等關繫，顧可苟且從事，慢焉不加之意耶。夫何利欲之習相沿而不可破，其候選教職者方家居之日，不計已身之得失，而止計某學之大小。其既選教職者就居官之年，不課士行之臧否，而止課某事之厚利。噫，以斯輩而爲教官，微言何由而績，教化何由而廣，學術何由而正，人材何由而成。以視能遵守孔子，脩舉庠序，倡導人倫，陶成秀才之教官，其相去爲何如耶。余深慚負質愚魯，學力疎畧，不免爲流俗一輩。然而是非得失，畧能辨之，因爲此說以質之同志，不知芻言有當焉否

也。諸生會文畢、誨之曰、今日之舉、非徒課文藝而已、蓋將以用之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某所望於諸君者、惟欲考証身心、以盡爲學之事。異日治國理民、皆實用也。此道不講久矣、諸君其念之。○十六日、西義社起第一、第二文會、鄉紳丘漢臣、生員丘士昌繼之。○十八日、集生童於明倫堂、誨以文。○二十日、中信社又起一小會。○小會會規、一、與會者每逢會文日、早晨必到、有不得已事相妨、前一日赴學稟明。一、每逢會文日、非有不得已事、不許故推躲避。一、發去題

目同衆開拆，不得私自拆窺。一、會文閲完發出，有拔取者本生將本文錄繳，不許出十日外。一、每會務完兩作，即日繳學，不許遲至第二日。一、每會文每人各訂一册，卷面居中，上書泌陽學某社某會，下書名，不許任意書寫違錯。一、會文發出傳閲，既畢，仍繳學，俟年終彙發，不許私自拆去。一、供會止務淡薄，圖爲可久，不許奢備。以上數條，如有不遵者，罰磚脩葺兩廡用，勿得視爲故套，慢不留意。供會者傳看。○二十四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二十五日，李菁來受學，吉斗爲介。

六月二日，講學舊泌侯雷勿山、攝篆童逸閣

俱至邑紳生童至者五十餘人。擬講子路問君子章、讀此章書、便見孔門傳授心法。從古以來、聖聖相承、其統緒脉絡流傳萬世、總不出一敬字。葢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不越灑掃應對之中、而有盡性至命之妙。馴至篤恭不顯之盛、而有位育參贊之功。可見敬之一字、卷之退藏於密、放之則彌六合。故夫子與門弟子論仁、有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有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有云、居處恭、執事敬。論政、有云、敬事、有云無倦、皆此意也。此意顏子而外、惟曾子能傳之。故平日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守爲學要。而其告人者、亦不過曰、動容

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徹始徹終、體此敬字、久而純熟、即欲求一念之肆而不可得。所以夫子卒以一貫之道傳之。若子路之在聖門、負大力、勇於求道、一日問君子、而夫子以脩己以敬告之。是舉徹上徹下功夫對他說、因他少之、故再以克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説到安人、安百姓、不外脩己以敬、渾是上下一於恭敬民無疵厲、物無夭札、景象。此體信達順之道、以此事天饗帝、而天神格、祖考享、四靈效順、海寓乂安。此是何等樣世界、何等樣功業。雖堯舜大聖人猶歉然於中、不自暇逸、何日是能克滿分量之日。今君子之道雖大、其實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語天德、脩己以敬便可安人、

安百姓。語王道、安人、安百姓雖堯舜猶病。可見脩己以敬是一生做不盡的功夫、學者從事於此、惟日孜孜、有戒愼恐懼之學、便有民胞物與之量。體用一源、明新無二、君子之道何以加此。此夫子爲子路言之、已將千聖心法傳之也。後世程朱諸大儒各有得乎敬字之旨、所以卒爲道統之正傳也歟。○擬講師覺一見章、 讀此章書、便見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氣象。蓋天地之大德曰生、其覆載萬物、任是風雨露雷、無非元氣鼓動、所以萬物之蕃衍於其間者、雖一草一木亦皆實實發生長養、收斂凝固、是天地無一時不好生可知也。聖人得天地之理以成性、稟天地之氣以成形、其大德則曰仁。仁之德貫徹於胸中、

純是一團不忍人之心。任是一舉一動，一言一語，無非從此中流露出來。當日師見來見夫子，一與他見，便有一個恰好底道理處置他，何曾安排布置？及階便該說及階，及席便該說及席，皆坐便該說某在斯，某在斯，相師之道，自應如是。猶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因物付物，而已不與，總是人心浹洽，仁意周流，渾乎與天地同其體段，同其功用。所謂一事雖小，可以見聖人之全體者，此類是也。當年門弟子實心好學，於夫子之一言一動，悉心省察，故子張侯師冕出而究其於道若何。吾人生于百世之下，讀聖人書，豈可不就聖人言語，觀聖人氣象，不就聖人行事，察聖人心地？若用心爲學，久久理會去，便知

聖人渾身是道、吾人無地非學。是在善學者默識而旁通之、然後聖人之道可學而至也。○逢講學日、先集諸生於學宮內、令着藍衫頂帽、子服公服、至聖殿稟告先師一日內所行之事畢、降階就位。禮生贊禮四拜、諸生在後隨拜畢、各社社長執勸善規過簿來告社衆之善過而登籍記之、以示勸懲。後逢講學日、俱如此例。○謂諸生曰、今日與諸君講論千言萬語、總只要完得一仁字。如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偶到一處、偶接一人、便是此等。此是自然之仁、學者要誠於求仁。如遇鰥寡無告之類、便思量有個哀矜他底道理、便不得不去哀矜他。如此積久、腔子裏純是惻隱之心。○又曰、仁無所不包、約其功爲克己

復禮克其量爲仁民愛物、其最切要者莫過於孝。學者懷臨深履薄念頭、如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處處是此意、方是植根基處。○泌陽**三日**、麇生吳中頴、吳中澄來受學。○中頴、中澄先以束帛爲贄、欲受業、予誨以重道義不重儀物之意、頴澄復以文爲贄、載樂飢集。○**四日、發各社學規**。○**七日、使人於耿逸庵先生**。與耿逸庵先生書、五月二十四日先生書至。憶昨歲敬恕堂承聆大誨、又自春徂夏矣。聞今春尊體違和、專使叩候湯先生赴召入都、相傳路由山左、不期於又四月初四日寂至里門、初六日赴睢、訂迎先生之期。方命燈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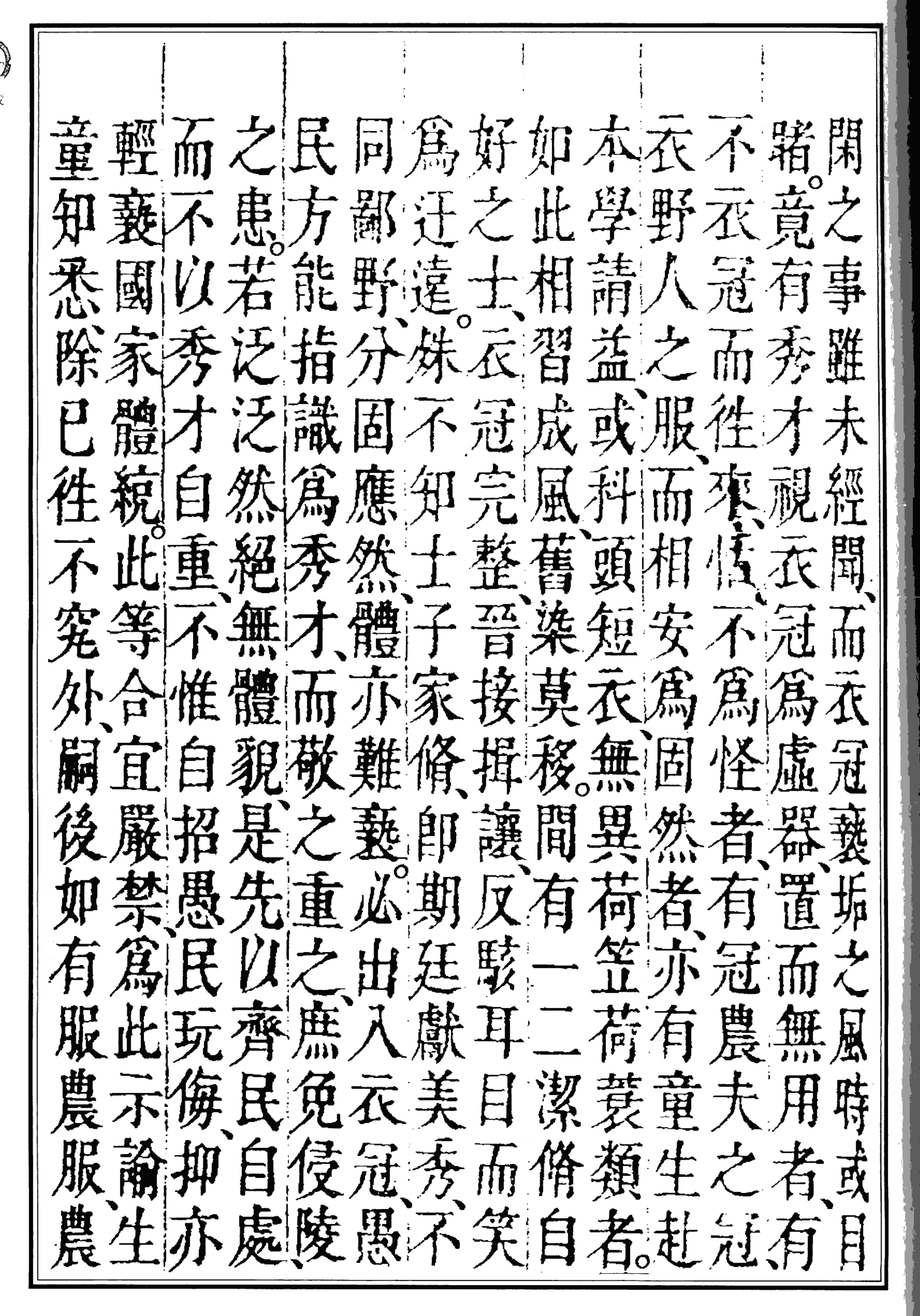
忽有京報云、皇太子擇吉二十四日出閣講學、湯先生即刻定於初八日起程、不及迎道駕一會。至江南政績、總以一言蔽之曰心無毫髮不盡焉爾。泌陽地僻民朴、自到任至今、每舉先生爲多士訓、人有津津向善之意。遂與立定法程、每月初二日講學、十六日會文。其間仍有小會、月有六次。以此日與生童晉接、看文殆無虛日。但學宮頹敝、兩廡啟聖祠、名宦鄉賢祠並官舍等盡屬無有。稍俟諸事有條理、當祗迎先生、以闡道與。條規勸善規過簿雖本朱子鹿洞之條、呂氏鄉約之法、猶恐有滲遺難爲學者法程、尤難爲衆人檢束、先生裁正則善也。諸生景道範甚於饑渴、所刊大著、求賜公之學校、拜教多矣。○

九日、作泌陽學條規弁言。泌陽學條規弁言、予來茲土已多日矣。憶三年前特就今職、妄有自淑淑人之意。今幸遇泌邑淳良、士風日上、士氣日新、皆由諸君生於文教之鄉、素服禮義之訓、故一經提撕、便成規模。噫、俗美矣、觀厥始可以要厥終矣。而余猶不能無慮焉者、誠以正學不明、講席久虛。及今學校奮興、人心蒸變、不早立法程爲收束、恐視講學會文之舉、未必如飲食饑渴之不可離、得毋有陽奉而陰違者乎、得毋有始勤而終怠者乎。殊不知天地生人、父母養人、必需乎君師之教、而從古聖賢作經籍、傳大義、與今　國家設學校、選師儒以教人、初非强乎人性之所本無、而爲是多

端以順之也。亦祗於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而明之以所當然、期之以所必至而已。何謂能知能行乎。知父母而知孝、遇兄長而知弟、非能知宜弟而卽用力於弟、非能行乎。今使學校中在在申之以孝悌之義、在在皆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之人、則長幼順、上下理、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而天下平平矣。此道至淺近、至深遠、至廣大、至平易。余妄自不揣、不甘爲自暴自棄、必期與諸君共志道、據德、依仁、但慮表率不立、模範無聞、又兼開導之功不勤、鼓舞之法未善、中夜思維、實多悚惕。今姑倣朱子、白鹿洞規、畧輯聖賢切要之言而列之於左、又益之以勸善規過簿、立社、講學、會文

三則、庶幾從事身心者有所依據、而循行無難矣。惟冀諸君破習見而砥新德、警苟安而勵精勤、將習俗改易、學宮內外有型仁講讓之風、鄉社遠近有家絃戶誦之美。如此、不惟道得於己、在諸君爲無負天地之所生、無愧父母之所養。竊意採風問俗者入其境而聞絃歌之聲、亦必謂諸君克盡聖賢理道之實已。儲　國家有用之器、彬彬郁郁之稱、舍茲士其何歸矣。時與予共襄厥事者、不無各社長諸君之力是賴。然則化導人心、豈一人責哉。

○十日、出示整衣冠。爲禁約事。照得泌邑素號淳良、諸生生於禮義之區、夙稱彬郁之盛。本學到任以來、屢見士風雅飭、士氣蒸變、深爲快心。但蕩檢踰


閒之事雖未經聞、而衣冠褻垢之風時或目睹。竟有秀才視衣冠爲虛器、置而無用者、有不衣冠而往來、恬、不爲怪者、有冠農夫之冠、衣野人之服、而相安爲固然者、亦有童生赴本學請益、或科頭短衣、無異荷笠荷蓑類者。如此相習成風、舊染莫移。間有一二潔脩自好之士、衣冠完整、晉接揖讓、反駭耳目而笑爲迂遠。殊不知士子家脩、即期廷獻美秀、不同鄙野、分固應然、體亦難褻。必出入衣冠愚民方能指識爲秀才、而敬之重之、庶免侵陵之患。若泛泛然絕無體貌、是先以齊民自處、而不以秀才自重、不惟自招愚民玩侮、抑亦輕褻國家體統。此等合宜嚴禁。爲此示諭生童知悉。除已往不究外、嗣後如有服農服農

冠及出行全不着衣冠者，許社長赴學稟明，即時究懲。社長亦不得互相容隱，取究未便。須至告示者。

○十二日，出示禁物畜。為曉諭事。照得學宫乃崇祀聖賢之地，本宜清潔，豈容閒雜人等任意往來，及牛驢羊豕等畜任意作穢。近有縱放物畜竟入聖殿等處，污穢不堪，殊屬可恨。除已往不究外，擬合嚴禁。為此示諭在城人等知悉，各宜小心收養，不得縱放物畜入學宫内作穢。如有仍前漫不留意，令物畜作穢學宫者，本學定行究處，仍將物畜給賞孤貧。國法在必行，慎勿自貽後悔。須至告示者。○

十四日　與吳中領中登札。洙泗而後，河洛直接正統。學者欲求聖道，無以易此。

舊輯理學正宗一書、共錄十五大儒、脉路頗分明、可先將二程語錄留意覽之、容當面質此事。○十六日、月課中信社生童、至者五十餘人、粗備饌餚、十桌爲率、每桌肉蔬五簋、麵食湯飯隨用、不用酒。一桌五六人不等、以爲常。四社約照此行無異。○中信社起第一至第十六文會、生員熊渭陳維章吉斗料之。○十八日、北習社起第一文會、鄉紳楊伯明料之。○二十日、南禮社起第一文會、生員程弘緒料之。○楊伯明

書來、力勸課士之舉。○復楊伯明書、北智社會文三十五卷收訖。伏念足下鼓舞作人之化捷於影響、非道備於已、安能若是。某荒陋無聞、每念高雅、雖駑駘、輒思驄驃、未知終能副此任否。○諸卷閲完、當爲呈正。聞作文俱繫當日完局、甚慰。但會衆甚多、恐貧士供給不便、分作三會、甚妥。供饌每席止限五簋、或亦可久之道也、商之。○付盛伻會題三封、希分寄爲感。姚家店有一會、八人附北智社第四會、彼議定輪轉送文字、亦取便之道。並聞。

○二十二日、出示公貨值。爲曉諭事。照得本學素性質實、凡日常用度及一切應用貨物、俱照公平價值買用、其價錢俱繫隨時給發。誠恐有書斗人等

借名詐取或虧欠價值大非本學稱物平施之意。爲此示諭各行戶人等知悉、凡本學取用物件、許本人卽來領價本學卽便給發。如有拿取貨物、或曠日遲久價銀不給與者、其中定有欺蒙等弊、許賣貨之家赴本學稟明、以便究懲。須至告示者。○二十五日、出示諭諸生來陪祭。○爲丁祭事。照得丁祭大典、生員俱宜入廟陪祭供執事。往往有遇丁祭日期、足跡全不履學宮內者。獨不思身既列於黌序、名復繫籍聖賢、祭既不恪、他更何望。況讀書明道之日、所矢懷者無非孝親忠君之念、所服教者無非敬老慈幼之誼、幸逢祀典、而身安玩愒、其人之存心必肆、制行不檢可知矣、安望其

曲將於二人者，承顏色笑，養志怡親乎。於是知其不孝。安望其異日爲國家報效宣力，直殫厥職，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乎。於是知其不忠。安望其於尊長之前恂恂誾誾，行必讓路，頒白者不提挈乎。於是知其不能敬老。安望其於童稚必卹孤幼，必撫登民於仁厚者乎。於是知其不能慈幼。於慢先師之一端，而孝親、忠君、敬老、慈幼之道俱無可信。凡以事有不同，理實一貫，行雖異地，心無岐出。存心敬長者，諸凡必爲正人君子之行，不事檢束者，諸凡俱屬苟且放蕩之舉。諸生身披青衿，必念淵源之自，素服聖教，諒無慢事之愆。但本學目擊遐來學宮規制不肅，敬事無聞，毋逞丁祭之期，生員有任意家居，不入學宮謁先

師者。至派定執事、臨期失悞、竟以無干之人代替者。在生員安爲固然、在司教者亦慢不留意。聽其廢弛怠惰而不之問、此等積習、合宜嚴禁。爲此示諭闔學文武諸生知悉。本年八月初五日繫丁祭之期、除丁憂免入學宮外、其餘生員等俱於初四日早辰前來赴學、齊集明倫堂、俟迎榜畢、本學逐一點名、各照依派定執事逐一親閱、庶不至臨期失悞。至祭時務要着頂帽藍衫。嗣後凡遇丁祭、俱炤此例遵行。如點名不到、及派定執事臨期失悞、與不親來供執事、輙令他人代替者、本學一面拘訊除將本生責懲外、仍罰磚料脩葺兩廡、决不寛恕、令此無禮義之輩任意玩愒、藐玩先師。法在必行、愼勿視爲尋常故套、自

取拜答未便。

○二十六日、集生童於明倫堂、誨以文。○使携耿逸庵先生書來。逸庵先生書畧云、六月十四接手翰、如晤光霽。拜讀先聖告文、沉摯痛切、以繼往開來、自任、吾夫子其默默相之矣。先生到任月餘爾細觀其條教課業、多士蒸蒸、有激厲奮發之意。余嘗謂斯道在人、雖懿德同好、然振興鼓舞、亦須名位足以動之。身處蓬蓽、而欲爲興學造士之舉、人其許我哉。先生儼然擁皐比於上、成人小子數十百人執經問業、名教樂地、使人神往。政不知安定湖學之盛有逾此否爾。前閱邸報、知先生選泌陽、即折柬與王公云、竇先生選泌陽、泌水洋洋、

可以樂飢、殆竇先生之志乎。今果以樂飢名堂。晦翁王公言及、不覺爲發一笑、謂我兩人志趣同。也云云。○二十七日、命吳中箴、中澄傳讀聯遜庵先生所寄諸書、人心有蒸變之意。○二十八日趙程萬云、耿先生語錄云、罔之生也幸而免。雖生猶死也。朝聞道、夕死可矣。雖死猶生也。此語實爲痛切。曰、死生不論脩短、止論當否。義利不論多寡、止論是非。故曰、仁者壽。程萬曰、顔子三十二歲而死、亦是壽。曰、然。

秋七月朔、赴南陽府。○二日、至南陽府。○三日

謁太守時公、通守尚公、以教士之法爲請、輒蒙許可。○**四日**、太守座中晤孝感熊閬脩、贈余以詩。○**五日、通守尚公爲余作泌陽學規序**。尚公諱標、錢塘人。序文載樂飢集。○**六日**、謝尚公惠學規序、宛南士女、登春臺、野歌生聚幾年培。召杜恩波萬井渥、題輿風化抒弘材。泌水洋洋彈丸地、早被雨露一陽回。丕煥瑤章作士氣、尤文陶鑄經心裁。吁嗟今日禮樂還、黌宮煙鎖盡草萊。城闕興刺在何日、楚楚衣冠眞可哀。亦有孝悌申庠序、講席千載埋塵埃。自愧負質同樗櫟、南國無能蓄條枚。竊幸優櫃及封菲、顧瞻光霽風月開。鱣堂勉却溫飽計、誨我敢使寸心灰。

○七日、出南陽府城。○八日宿大河屯、環遶旅內外人畜之聲雜至、輒令耳不聽俗野陋如此。○九日、回泌陽學署。○十日、寄通守陸公書。自聞四月二十七日到任、至今睽違日久遙想道氣克懷、雖數百里、猶如侍教几席。泌陽彈丸僻地、學宮傾頹、目擊心傷。迄今神人並無棲所、幸得日與諸生講學會文、頗討樂趣。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風人殆不我欺也。七月初三日、謁時太尊、不期大人先生愛勤無已、復於省會過籍嵩言。但自分疎陋、何堪屢辱齒及、趨郡、時尚兩公格外相待、獎勸溢美、且令行其所願、與士子爲漸摩、具荷培養曲成之恩。尚

且面論刊條規等發郡縣通行。萬一古道畧有興復處、實大人先生之教之行矣。聯耿先生有來札、令代爲道謝。近亦欲至泌陽闡明學旨、但不得奉迎道駕主講席、作鵝湖之會、亦恨事也。後會何期、容再傾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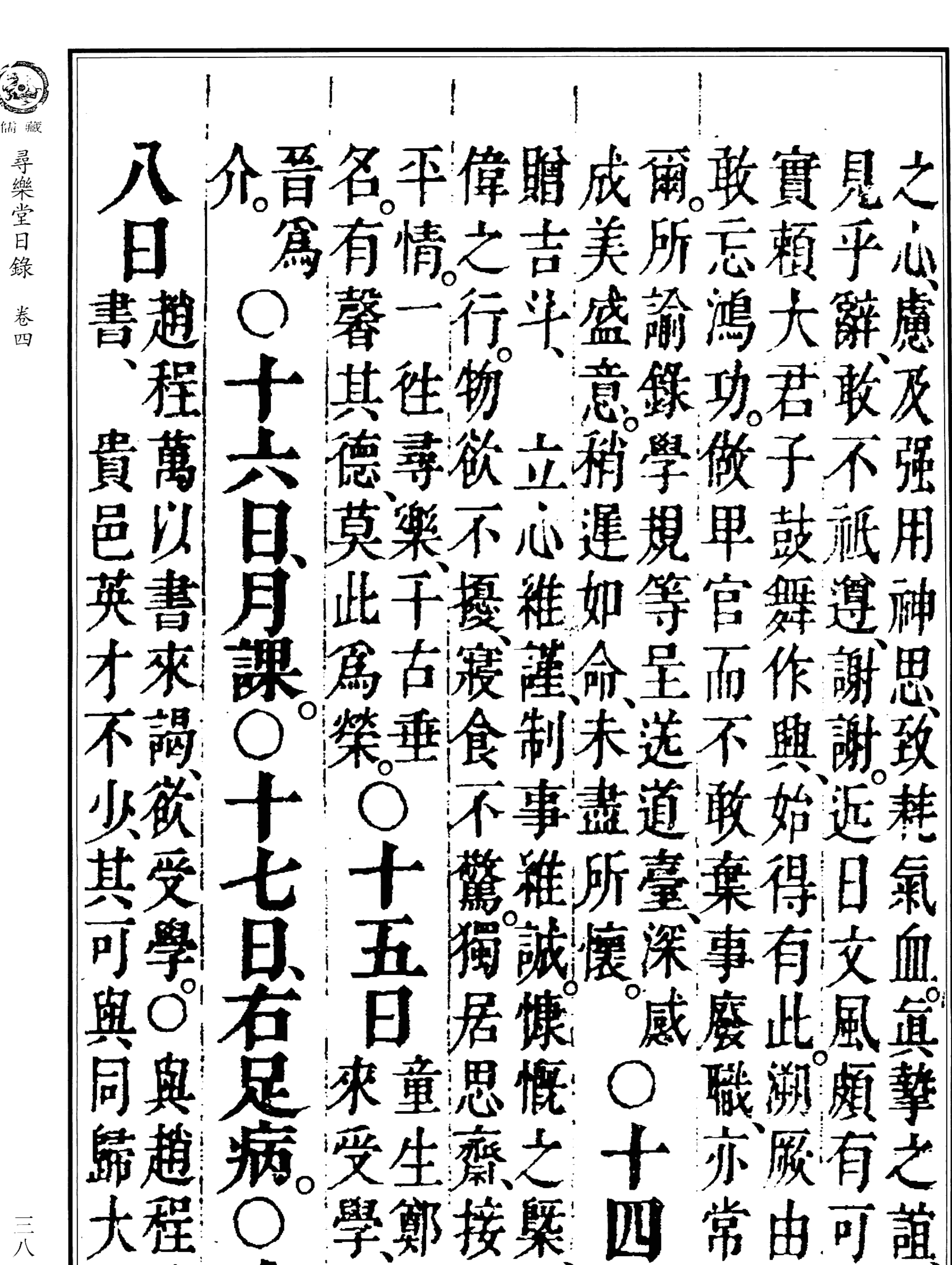
舊署泌童逸闇書來、載樂飢集。

○十一日、二弟振起回柘城。二弟振起自泌歸柘、不能無離別之傷、兼慮紆途雨滯、賦詩見意、

薄宦萍踪羈此身、承歡膝下是何人。笑言拜別嘗相憶、繾綣凝眸已痛神。泌水秋風入澗底、銅山夜雨暗城闉。瀟瀟不任憂、心起、只恐荒村迷渡津。

○十三日、答童逸闇書、

宛東郭外一別、忽踰兩月。讀翰教、備悉興居、甚慰。足下以愛某無已



之心、慮及强用神思、致耗氣血。眞摯之誼、情見乎辭、敢不祗遵、謝謝。近日文風頗有可觀、實賴大君子鼓舞作興、始得有此。溯厥由來、敢忘鴻功。倣甲官而不敢棄事、廢職亦常事爾。所諭錄學規等呈送道臺、深感

成美盛意。稍遲如命、未盡所懷。○**十四日** 贈吉斗、 立心維謹、制事維誠。慷慨之槩、俊偉之行。物欲不擾、寢食不驚。獨居思齋、接物平情。一往尋樂、千古垂名。有馨其德、莫此爲榮。○**十五日** 童生鄭重來受學、李晉爲介。○**十六日、月課**。○**十七日、右足病**。○**十八日** 趙程萬以書來謁、欲受學。○與趙程萬書、 貴邑英才不少、其可與同歸大道

者亦復多人。但向來無人提起，遂不知由此正路爾。甚惜以可爲聖賢之資，竟虚過一生，良足悲已。愚來茲土，不欲以世俗司教席者自安，諸君相鑒於意言之表，亦不以世俗司教者相待，彼此志意投合，聖道砥礪，非愚有所提携，實諸君根器深厚，故聲應氣求乃爾也。頃接來教，勇於向道，可爲吾道慶，不孤爾。但愚實繫鄙陋，恐不足爲諸君式，既不我棄，何敢自外。目今病卧不起，俟病愈再商可也。　○二十日，扎智社起第二、第三、第四文會生員衛世藩、陶鑄、楊含業、安兆恭、曹肅、張瑾、張逑祖料之。○二十一

日、東仁社起第一文會、生員崔模顏而溫糾
之。○李晉以書來謁、欲受學。○與李晉書、
我輩道義契合、有相喻於不言之表者。孔
子云、德不孤、必有鄰。今得一鵬九、又得一子
昭兼之阜賓湛洲皆彬彬儒雅之選者、俱不
以愚爲鄙陋、輒欲訂千秋之業。愚亦不敢自
外、竊欲從此益加勉勵。諸君益我非淺尠也、
俟病愈、當
圖晤教。

○二十二日、出示禁攬納稅糧。爲嚴
禁包攬事。照得包攬錢糧、律有明禁、非士君
子所宜爲。前縣父母履任之初、卽齊集紳衿
於城隍廟中、公議此事、聽其自報。此以德化
相感之意、其時有代免而自首者、原其從前

皆因族親相托之情、牽纏難辭。今稟奉縣公命、槩爲謝絕、在本人既屬心安、在族親亦無怨恨、理直詞順、洗滌本身乾淨、豈非快事。但其中仍有隱漏不報、或假名推託、或誑言全無者、此欺人乎、抑欺神乎。此等合行嚴禁。爲此示諭諸生知悉、趂此新政伊始、各洗舊從新。若有包攬等項、從前未報者、許速首出、庶見忠厚存心、不失善人君子之行。如有仍前不報、或被旁人攻訐、本學定以法懲。此事大干法律、不得不預爲曉示。諸生各宜珍愛功名、勿至噬臍難悔、須至告示者。

○二十三日、牒文呈縣復祭。爲酌議祭丁事。從來丁祭大典、先聖先賢各位下祭品器物等俱宜全備精潔。泌邑舊習



朴陋、祭時桌案、籩豆等器、羊豕菹醢簠簋帛等物多欽畧不堪。其最可議者、兩廡止用三牲、全無猪羊、魁神因無魁樓、並廢祭祀、於禮甚、爲有乖。至於名宦鄉賢、從前苟簡、合祭一處、且借用他處三牲作獻。此等舉動、皆於人情未協、大禮未安。今擬聖殿諸物俱宜全備精潔、兩廡各用一猪一羊等祭物。昨在府學中已將先賢先儒姓名全抄來、且照位次將姓名書於紙牌上、以代神主。俟異日脩葺兩廡、再作主請入廡中、此似稍當。至於魁神樓、查得舊基原在學宫東南、今雖基址不存、亦宜於舊基處設神牌、用豕一、羊一等祭物、主祭者率陪祭官同祭、豈可久欽祀典。名宦鄉賢皆有功德於民者、故祀之學宫、二祀亦宜各

用豕一、羊一等祭物。卽一時暫從簡便、亦宜各備三牲。豈有合祭一處、且借用他處三牲之理。諸凡陋習、皆望釐正。改易、庶煥然新政。昔聖昔賢、當爲鑒其誠愨。事神理民、無非出於性術。務言倘採、區區未議、或有裨益。今將前項緣由擬合具文呈請。○二十四日、出示正祀典。爲釐正祀典事。照得祀典各有一定儀制、不可混亂、不可簡畧。聞得泌邑往日陋習、每遇丁祭、有祀物多至缺而不全者、有祀此神之物而移之以祀他神者、甚至有應祀之神而全不舉、祀者。至於生員有絕不入學宮內供執事者、其陪祭官有不宜分獻而竟僭行分獻者。有宜分獻而禮生不至、竟以供執事爲恥者。如

此之類，學宮混亂，體貌褻越。揆之夫子愛禮之心，必有惘焉不樂者矣。本學今爲釐正，著爲定規，祭儀條件具列於後，每逢丁祭，炤此遵行，諸生毋得違慢。一、每逢丁祭前一日，諸生齊集明倫堂，俟迎榜畢，聽候本學點名，各任執事。如有一名不到，除責懲外，仍罰磚料等脩葺兩廡。一、每逢丁祭，聞往日諸生有不入學宮內供執事者，殊爲怠事可惡。今宜各炤派定執事前來供應，如有失悞者，除責懲外，仍罰磚料等脩葺兩廡。一、每逢丁祭前一日，本學齋戒沐浴，宿祭所。聖殿禮生、執事、讀祝者，俱宜前來，同本學宿祭所致齋。一、宮員主祭分獻，各有定所，難以踰越。聞舊日主祭長官祭先師、四配，分獻教諭祭啟

聖訓導祭十哲。首貢聖殿讀祝、二貢啟聖祠讀祝、三貢文昌祠讀祝。東西廡以廩生分獻、文昌魁神俱隨長官陪祭。名宦、鄉賢俱以補廩分獻。土地祠亦用廩生分獻。今各宜照舊。

一、管祭禮生、本學隨時酌定。取其歷事練達、考禮詳明、能勤祀典者方與其事。本生各宜敬謹、毋得怠慢。

一、祭器、祭品宜精潔、不宜污垢、宜全備、不宜缺少。管祭者每事留心、庶免愆忘。

一、東西十哲祭品不可簡畧。各宜豕一、羊一。聞舊日東哲止用豕一、西哲止用羊一。此爲褻禮、宜正之。

一、東西兩廡聞舊日因廡祠無存、遂將先賢姓字不查考詳書。至使後人竟不知從祀爲誰氏者。今暫從權宜、丁祭日且將先賢先儒姓名依郡學抄

謄次序，通書紙上，敬懸致祭。侯脩兩廡成，再作神主請入。一、東西兩廡祭品，聞舊日止用三牲，今各廡以豕一、羊一爲正。一、兩廡禮生執事，聞舊日多有怠忽不到者。今宜炤派定執事前來供應，失悮責罰如前例。一、啓聖神樓，聞舊基向在學宫東南後址，湮無存，遂將祀典亦廢。今可暫擇一處所設神牌，用豕一、羊一等器物，長官率與祭者致祭。一、名宦、鄉賢，聞舊日因祠傾圮，合祀一處。今宜分祀，祭品亦用豕一、羊一等，或暫用三牲，斷宜各備，不宜借用。一、名宦、鄉賢，聞舊日分獻無定員，禮生執事全然不到。今宜炤派定執事前來供應，失悮責罰如前例。一、鄉賢聞舊日禮生執事不到，惟其子孫草草行禮，

不幾以朝廷大典視爲一家私事乎。今禮生執事各宜隨分獻官前來供應、執事失悞、責罰如前例。至鄉賢、子孫、凡列黌宮者、俱宜陪祭。○泌自變亂後學宮殘毀、古制蕩然、司教者或老而不稱其力、或怠而不欲講明其義、於祭典槩未暇釐正。予詢之諸生、知舊制尚有可與復處、故抒臆見、以存什一於千百云。

○**出示肅學規**。爲整肅學規、以端士習事。照得本學兼鐸泌邑已經三月、所立五社、畧就規模。但入社講學會文、者多、繫淳良之士、又加之以詩書薰陶、師友切磋、是以品行卓立、德業成就、彬彬儒雅蔚然可觀。其餘不入社講學會文者、大抵多輕浮放蕩之子、身雖服聖賢之訓、心惟同市井之

心。其視本學講學會文之舉大不便於已。遂公然不入社中。好便肆行無顧忌爾。如此行徑。莫謂可欺本學。聞見所不及。本學已灼知某某好羅事營私。某某好賭博飲酒。某某服喪敢養戲作樂。某某招類敢行淫敗倫。如此等事。皆公然肆行無忌。此輩禮義之心已絕。禽獸之類不遠。固不待教誡而郎宜申褫者也。但本學愛養人才之心。殷殷懇懇。不欲終絕人於匪類。雖有一二檢束不及之士。不可與砥廉隅而成道義。然猶望其改過自新。本學仍納之教誨中。成爾行名。故不驟加申懲。爾輩亦宜暗自警省。痛加懲艾。亟入社爲善。能作文者附社內會文。不能作文者亦於附近處議一會長。隨每月初二日入學宮講學。

如此砥礪、都成好人、豈特已入社講學會文者彬彬儒雅可觀而已乎。在爾輩不知本學愛汝至意、或有以作文爲苦者、不知本學愛爾、非徒課其文義、實欲繩其德行。有年老或家貧路遥、不能會文者、亦曰不能講學乎。即日不能講學、亦曰不能爲好人乎。此等合宜前來商確。爲此示諭未入社文武生員知悉、本學定於八月初二、初四日齊集明倫堂、許爾等各報姓名、附入五社內、仍公議會長付之簿、許每月初二日執簿入學宮內講學。其有能文者、亦許會文。至於會長、會衆有素行端方、德望攸隆者、仍宜重加勉勵、淑愼爾止、本學自待以優禮、不與尋常一例同覩。其有素行不謹、藐視學規者、亟宜洗滌肝腸、改行



易慮以圖自新。若仍襲從前舊習，旣不入社會文，又不入社講學，惟是蕩檢踰閑，罔知顧忌者爲便，定行申飭，斷不容此輩身披青衿，行同碩鼠，汚玷黌宮者也。愼之愼之，須至告示。○二十五日。

廪生趙程萬、李晉、生員曹接武各以文爲質，來受學。質言者。

俱載樂飢集。

八月朔，病愈。○二日，講學、邑紳、武官畢集，各社生童至者九十餘人。擬講攻乎異端章，

人心慮至深遠也。天地間止有一個道理，吾人從事理道，自有正當學術。學術不明，人心

易至陷溺。夫子當年說攻乎異端之害，便是要人崇正學意思。何爲正學，如羲皇之奇偶，堯舜之精一，大禹之勤儉，成湯之顧諟，文王之緝熙，武王之執競，周公之制禮作樂，皆通天徹地，在上者由之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在下者由之可以繼往聖、開來學。人誠從事正學，攻乎易、書、詩、禮，可以見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用力於此而攻乎異端，或流於楊墨，或泥於佛老，必率天下之人至於無父無君，滅倫棄理，其爲世道人心害豈淺鮮哉。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只看孔子當日學術，惟孜孜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子思子稱之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亦嘗自言「〔三〕夢見周公」，又曰「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當時得其正傳者，有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後世得其正傳者，有周子、程子、張子、朱子，豈非一脈相承，正學昭著者哉。學者生乎千有餘年之後，當以正學爲宗可也。○

東仁社起第二、第三文會。生員韓玉聲、劉爆糾之。○中信社起第七文會。○生員梁克輩、廩生吉時來受學。

○三日，出示諭諸生早辦國賦。爲急辦國賦事。照得錢糧徵收，乃國家急務。屢蒙學憲查生員抗錢等弊，令本學申送究除。法度甚嚴，輸納宜急。誠恐諸生因仍舊習，或先時不辦，及期難支，過時托欠，積久貽累，徃徃追呼盈門，

卒至、隕身蕩家。在今日非貽父母令名、在他日何望公忠自矢。此等陋習、合宜嚴禁。爲此示諭閩學文武生員、知悉凡本生名下應輸稅糧、各宜及早完納、不至拖欠、方見急公向義。卽上臺聞之、未有不嘉賞者。若抗違不完、無論非士人急公之誼、卽當下便有國法及身。反覆思維、何故出此。諸生自宜珍愛功名、本學不得不預爲爾告也。特示。

○四

日、諸生齊集學宮習儀、宿明倫堂致齋。先期諸生習儀學宮內者畢至、按名查點、各派執事。畢、諭以敬事大義。泌邑學宮荒陋、無致齋所、卽於明倫堂內設布帷、具素餼、寢食其中。諸生與聖殿執事者、各挾草席至明倫堂就寢。五

鼓盥洗致祭。○長男容端自柘城携通守陸公書至。○李秋一書來、代逸庵先生訂赴嵩陽之約。○五日、祭先師、足病、分獻止行啟聖祠禮。○散胙各遍①。盡所餘祭物散與諸紳、生童及各人役、毫不留爲己有。○六日、廩生高允鑣來受學。○七日、生員丘士昌、丘士嶷、丘熼、丘烺、丘煬來受學、丘漢臣率之行禮。○九日、生員吉斗率其子童生師中、師貞來受學。生員焦淯率其子生員旭齡、童生聃齡、姪生員彭齡來受學。贄言載樂飢集。○十日、生員馮思異、馮思衍、馬元勛、裕州生員馮昌宗、

童生王稜來受學。贇言載樂飢集。○十一日、足病愈。生員陳維章率其子生員承舜、衍舜、姪廩生顯舜、希舜、孫童生詒來受學、陳令儀率之行禮。○廩生吳疆來受學。○十三日童生王錡、王銓來受學。其父安九率之行禮。○童生高允銓來受學、其父伯升率之行禮。○十五日、赴南陽府送考。冒雨。○二十日路險雨濕、毎阻河岸不能前、逄渡深溝、輙懷氷兢。○二十一日、至南陽府。○二十二日謁太守時、通守向兩公、爲予貧儀物毫無所受、仍諭後日勿循常格、惟一意盡職爲民。予感兩公優禮、益不敢不恪謹自

守。○二十五日投冊籍。時以教泌之規請於學憲、以可爲。○二十六日生員楊廷出病目雙瞽、生員馬光圖老病不堪、俱三次告病、未經補考。予見而憐之、即具文爲乞衣頂、俱蒙憲允。○太守傳十三學、不知所爲、至則有責以招攬外事者。及予、邑溫、且曰汝不知有此、勿慮。憲臺諒予之愚至此、感不能忘、非徒以其不受責譴之故也。

九月二日學憲論學甚暢、謂學求信心、非可跡論。予謂心跡似非有二、所論不能當憲意。○六日送考留場、值泌陽武生某以挾帶干紀、學憲發落除名。予侍隱

此事不言。既而詰予以童生無佳文、何故稱許。予曰、荒僻陋邑、經誦久廢、到任後整頓稍起、書聲、視前愈矣、故加稱許、鼓勵爲善爾、不欲苟求也。公默然。

○**八日**、學憲憫予之貧、命循常例、粲從予請、作滋潤之計。予曰、幸遇憲臺廉明、何敢出此。況職性拙、每爲事縛、若不能耐。蓋當守分、自安蹇劣。憲嗔予不能體其意、責以未能行權。予曰、立尚未可與、安敢語行權。憲謂汝之固執、信爲得行其志。若我、不無掣肘之患、將何以行之。予曰、職之所以得行其志者、恃有憲臺之庇宥也。若憲臺之掣肘、則非職之所得窺測也。職請守舊、庶無碍憲臺之廉明、即大被

憲臺之嘘植。憲由是滋不悦。

○**九日**、寄耿逸

庵先生書。夏月、賜來諸集、散與多士讀之、無不感奮興起、泌邑從此知有學問一途。先生啟牖之功、何弘遠也。迫欲迎道駕布教南方、恐近冬月、行李未便、容再確計。宗師校上宛南、勤道書院之盛、甚爲欣慕。偶晤景月如、得悉起居、不勝愉快。王父母實政、稍遲當有一言。外一字與盧廣文先生、倘加裁成彼有力人、可望斯道者。投刺遵命不敢循常套、燈下草草、乞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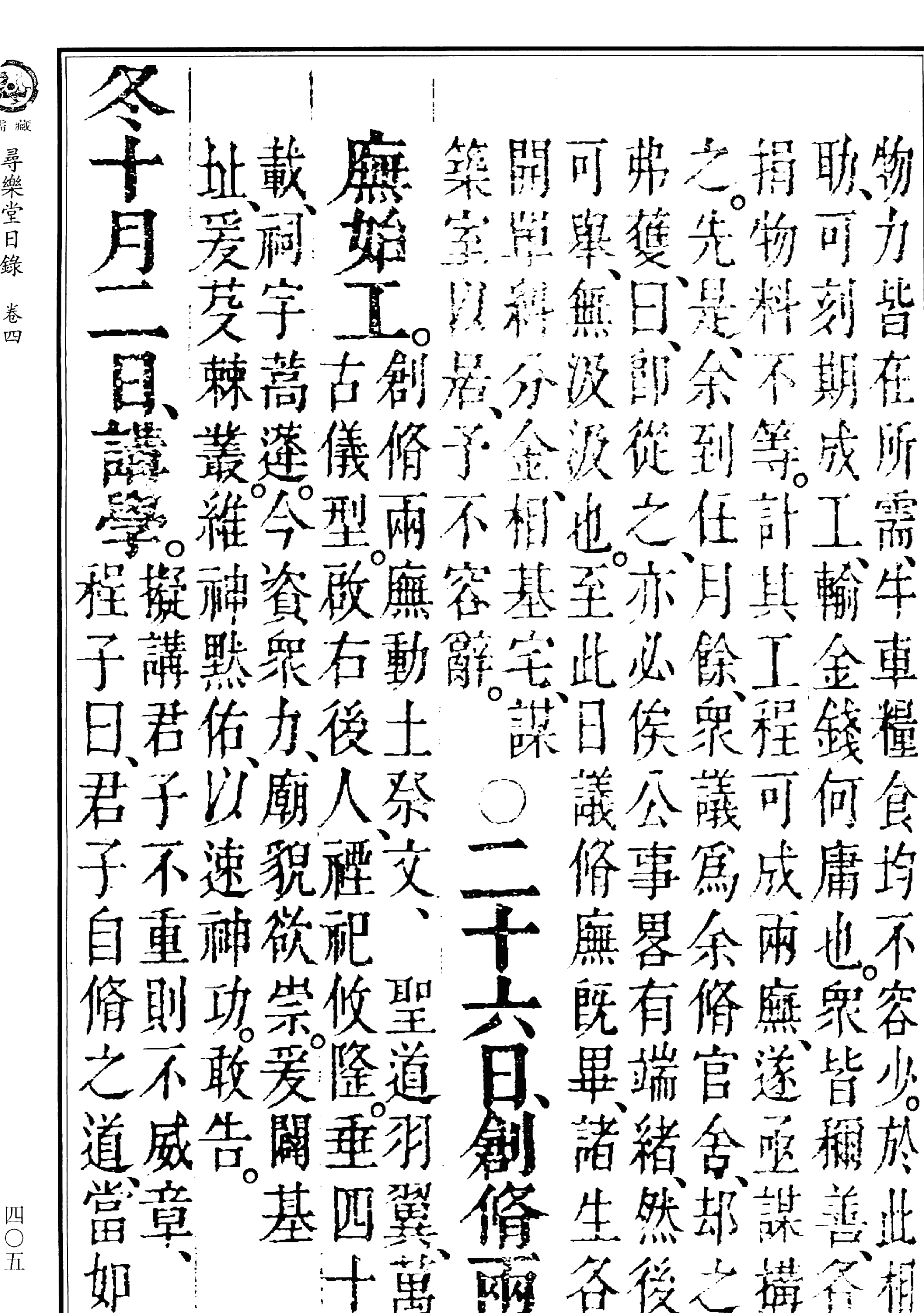
寄盧光韓廣文書、宛南晤景月如、知足下司鐸登封、不禁舉手加額、以登有耿先生、可以成我終身也。某讀書嵩下、日登耿先生之堂、披光風茹春和、益有年矣。但恨此後不能時至、整頓千秋事業爾。不意足下闡教其地、以足下之才之學、何

施不可。況此地大儒、可事之終身乎。書院時時講究、敬恕堂時時過從、當大有裨益處也。欲垂不朽、似當無以易此。質言上賣、惟冀宥諒。○**十日、詳請學憲脩泌陽學宮。**爲請脩學宮事。泌陽隸屬南陽、僻壤下邑、經前兵燹之後、學宮盡爲瓦礫、幸存聖殿倫堂、僅蔽風雨。卑職自閏四月二十七日到任、目擊心傷。到任三日、即請鄉紳遍傳生員公議脩建。値歲旱年歉、一時不能遽舉、稍爲因循。年月逾邁、脩舉更屬無期。卑職身任教責、崇師法聖、興學校相期勉者、莫此爲先。茲仰體憲臺作人盛心、定於每月初二日講學、十六日會文、不敢怠事。但聖賢廡祠無存、每逢丁祭之期、遷就設祭、祭畢

紙牌撤去、至使士子不識先賢先儒姓名。甲職晝夜焦心、相其形勢、一時難遽與工。莫若先將兩廡脩起聖殿、隨甲職不時補葺、然後啟聖祠、魁神樓、文昌閣、名宦、鄉賢等祠漸次脩舉、庶輕重緩急之間、不致舛錯、而學校漸有起色矣。緣繫脩學宮事理、甲職未敢擅便、爲此具詳申請。

○十一日、學憲蔣公捐銀二十兩脩兩廡。太守召至署、語予曰、學臺向予言、泌諭持硜硜之守、我之相體反未帖然。今詳請脩學、予念其苦、業已發念金矣。爲我致之、可任用。汝亦識此意乎。予曰、職所請者脩學也、憲所須者脩學之銀也、安敢冒脩學之名而爲已用。與其假脩學爲已謀、何如循常例

爲已資。憲之意誠慼、但欲職爲不肖之行、倘或從之、懼其得罪於聖人、無可逭也。太守笑曰、吾固知汝之不可也、今果然、隨汝行之可爾。○學憲覽申詳、問曰、學校荒陋可有官舍乎。曰、無之。曰、官舍不亦急乎。曰、先公而後私。曰、講學於何所乎。曰、明倫堂雖敝壞、尚可容衆。惟兩廡舊址無存、脩最宜急。因力請、以爲然。○十三日、回沁陽學署。○二十四日、請邑紳傳諸生公議脩學宮、紳士各有義舉。蒞任役、議脩學宮者數數。至是與衆謀之曰、學臺念金可作跟基、我輩必期事成、正不必博捐銀名色、徒浮費紙張、無益實事。或者量力取便、人工



物力皆在所需、牛車糧食均不容少。於此相助、可刻期成工、輸金錢何庸也。衆皆稱善、各捐物料不等。計其工程可成兩廡、遂亟謀搆之。先是、余到任月餘、衆議爲余脩官舍、却之弗獲、曰、卽從之、亦必俟公事畧有端緒、然後可舉、無汲汲也。至此日議脩廡既畢、諸生各開單緝分金相基宅、謀築室以居、予不容辭。

○**二十六日、創脩兩廡始工。**創脩兩廡動土祭文、 聖道羽翼、萬古儀型。啟右後人、禋祀攸隆、垂四十載、祠宇蒿蓬。今資衆力、廟貌欲崇。爰闢基址、爰芟棘叢、維神黙佑、以速神功。敢告。

冬十月二日、講學。擬講君子不重則不威章、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

是也。按此君子乃學者之稱、非成德之名。人既從事於學、便是向正的人、不是險邪欺妄一流、故美其名曰君子。君子爲學、若是輕浮淺陋、絕無安雅沉重的氣象、此是甚學問。縱學得一二、亦隨得隨失、必不能實有諸已也。夫君子爲學、將來要治國安民、爲朝廷出力報效、不是自已做個好人便罷。學術何等樣大、事業何等樣多。心地豈可不要忠厚、行事豈可不要誠實。故夫子特地說一句主忠信、可見忠信是人一生的根本。凡存心制行、皆當以是爲主。若言不忠信、好爲欺詐之言、行不忠信、好爲詭邪之行、或刁惡成風、或廉恥道喪、推而極之、更有種種不可言者、皆非學者立身行已之道、即非家脩廷獻之本。故夫

子教人第一只要人主忠信。主之云者、即義以爲質、貞固幹事之說也。譬之、種樹者、必培其根、而後枝葉可生。若根不植、則枝葉凋枯矣。譬之築室者、必實其基、而後牆垣可崇。若基不堅、則牆垣傾頹矣。譬之繪事、必先有素地、而後文采可加。不有素地、文采之施無自起矣。譬之制器、必先有規矩、而後方員可就。不有規矩、方員之形不就理矣。可見學者無一念可以、忘忠信、無一事可以離忠信。其致功於此者、必立則見忠信之理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忠信之理倚於衡也。夫然後始謂之能主。吾心既有所主、氣質之偏可以漸化、物欲之蔽可以漸消。人人如此、而人心正、家家如此而風俗淳、所關豈渺小哉。然又慮正人

君子非忠信不言非忠信不行人徃徃見之有畏其拘束、而樂與不如已之人相狎玩者。設也欲主忠信、而遇有道不知親就、繩禮義反苦檢束、毎日間只與不忠不信之人、好爲險邪欺詐之行者相爲遊處、託爲腹心。此是甚麽主忠信的人。故夫子又戒之說無友不如已者。然要做忠信的人、或平日有不忠不信的過失、將若之何。此亦無妨、所謂過者、是無心失禮、不是有意害人。有意害人便是惡、不是過。惡亦不同、或有顯惡、是張露於外以害人。或有隱惡、是設計於中以害人。此等人心術不端、最足爲世道人心之害。聖人於此等人處置他有個恰好的道理、曰過惡、曰罰惡、曰懲惡、曰嫉惡、正不知有多少方法移易

他。至於無心之過、與此全不相類、不過一言一行之失、偶不及乎忠信爾、難道便可棄絕。然亦不可自恃爲無心之過、便不思内自省察。故聖賢克治之學、凡遇有過、就急急返求之於心、愧悔無地、奮勉日生、洗滌一副眞心腸、着上一團大力量、改行易轍、絕無有一毫退縮畏難之意。如此方是豪傑自命的骨力、方是聖賢自信的心田。忠信之人、未有不憐我誠意、喜我勇力、而樂引爲同心者。若只是怠惰從事、今日悠忽過一日、明日又悠忽過一日、久之通是一箇因循的光景、何日是箇與發的氣象。在我習慣委靡的行徑、便是到了不可救藥的田地。雖有忠信之人、亦且奈之何哉。故夫子又戒之說過則毋憚改。君子

循斯道也、學威重、主忠信、而又慎交遊、速改過、庶乎今日始學之君子、異日可望爲成德之君子矣。自脩者尚其勉諸。

○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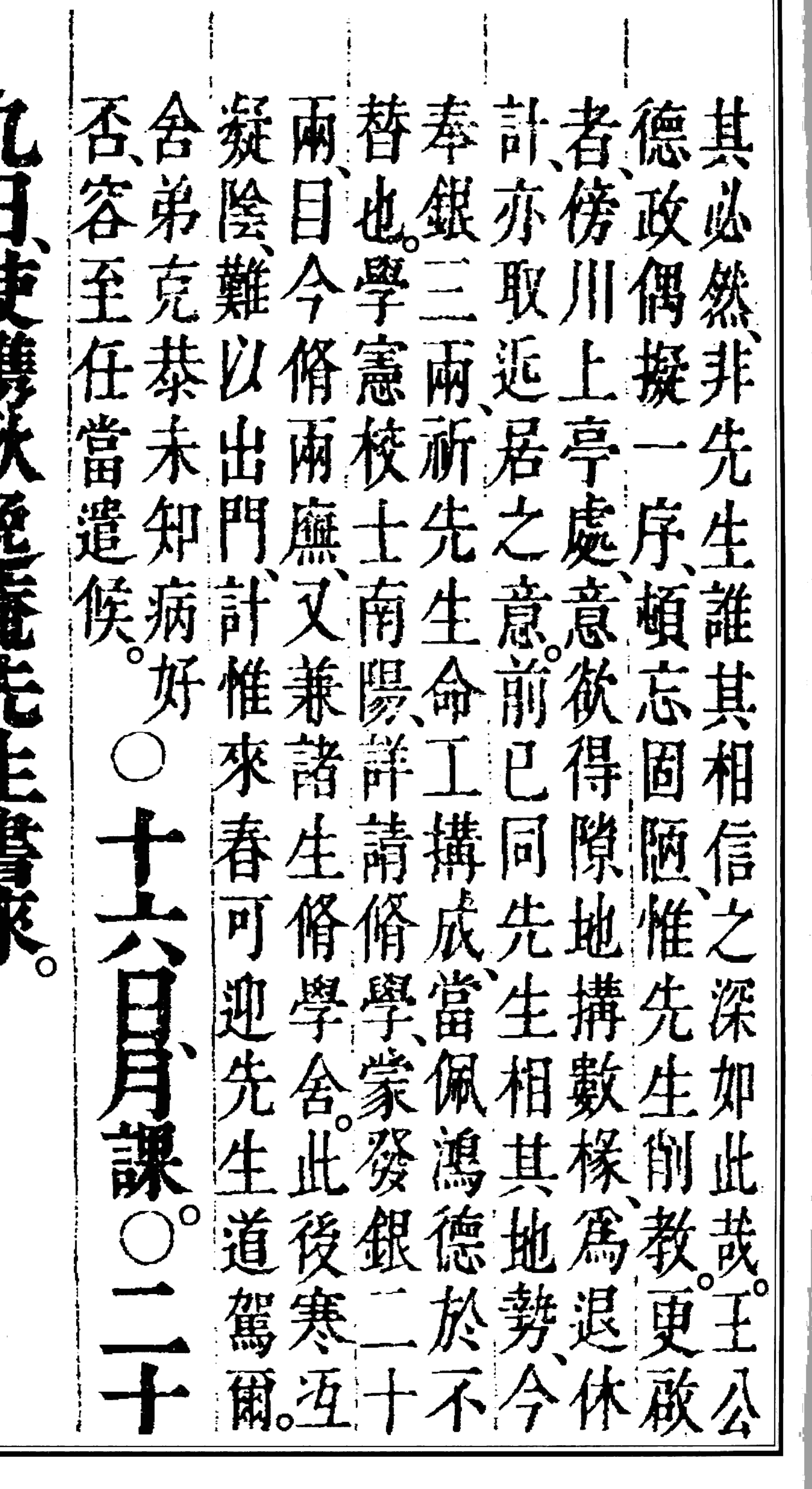
實政紀詠序、漢世吏治稱最盛、考其行事、卓有異績、究其仁民愛物之心、如出一轍、或三年報最、或期月騰聲、總之不離循良者近是。後世吏治不古若、率皆取民脂膏而剝削之。會稽之一錢、關西之四知、尹鐸之不爲繭絲、陽城之政拙催科、罕有聞焉。欲俗登仁壽、難已。夫詩咏父母、非輕以怙恃之名予之、亦謂視民如子、治邑事如家事、而後民始感激泣下、不能忘云。昔明道先生令晉城、撫摩不遺餘力。去之日、有以盜見告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有之、必某村某人也。詢之、果然。夫

令民、必如斯、其視小民之室家恒如已之室家而一一熟識之、則平日之恩膏逮下、不致小民嗟哀鴻冀仳離者、抑可知矣。登封令王公予初識之於耿嵩陽先生齋中。時癸亥冬爲公甫涖任日、即煮粥濟貧民、賴以活。甲子春乙丑秋冬、踐嵩陽先生約、相繼遊嵩、得備覩公仁政。嵩陽先生又時時爲予言、予益信之深、因不禁額賀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公之謂乎。其心則愛民之心也、其政則庇民之政也、其才則經綸之才也、其澤則通工惠商枯骨徧及之澤也。其尤難者、崇聖道於榛蕪之日、尊先覺於窮居之年、造譽髦於弦誦之內、凡此孰非表表人寰、彪炳史冊之事哉。且嵩陽先生之興復書院、益具畢生之苦心於

茲矣。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公來令登、適値斯文肇興之日、益加培植鼓舞、捐俸建三益四勿兩齋、拳拳以興學造士爲先務。噫、公河東華胄也、在他人或牽於世好、不則疲於奔命、顧有淡薄寧靜、切嚮治要乃爾哉。自非識邁學克、烏能有此。伊洛一脉、嵩陽先生身任之、而公能與成其美。今之邑宰曾有是乎。是歲夏、嵩陽先生以士民頌公之篇寄予、命爲文以紀之。夫公之善政固予所熟悉者、茲命予以言、豈以其言足重乎、或亦謂言之有據、紀其實而傳諸後、不至以諛公者誣公也。吾思古之歌君子者發之慕之反覆而咏嘆之、以道其所以然、此何爲乎。非以風之感人、誠之動物、得之於心、形之於

曰、其情自有所不能已乎。今公之政親長之政也、公之民親親長長之民也。公所得於士民須禱之辭、無非以親親長長之民由寓其須禱父母之辭也。由斯道也、可以一邑可以天下、可以逅今、可以隆古。孟子不云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今使四國之政皆如公之政、四國之民皆如公之民、行見循良接踵、俗登仁壽、未必不自公倡之、豈徒曰操刀試割、僅效一邑云爾哉。○十日、使人於耿逸庵先生寄分金造亭子。先生於嵩陽書院傍登石溪上爲建方亭一所、以君子題亭名。與耿逸庵先生書、自六

月二十六日拜讀手教至今未遣人上候抱歉良深。向在宛南、匆匆數言寄候想久達道案前矣。華誕未能登祝、聊具一芹、以表微忱、惟先生莞存爲荷。前賜諸刻、已散學宮誦讀、深感啟誨懇切。至讀敬恕堂自課語語踏實地做功夫、嘶理微茫、入程朱語錄中、誰復辨也。先生誨人宗旨、千言萬語、不出一孝字。嘗述此以訓泌士。不期湯先生將孝經易知刊之吳門、讀序文、知兩先生或出或處、均以此轉移世道人心、厥功大矣。家規、又經大筆改易、前序愧不堪承。以樂飢名堂、蓋有見於天地間樂與飢不相並、飢則不樂、樂則不飢、詩云樂飢、非樂飢也、有其樂焉、飢不能移也。此中微妙、難爲他人道。先生於數百里外預料



其必然、非先生誰其相信之深如此哉。王公德政偶擬一序、頓忘固陋、惟先生削教、更敵者傍川上亭處、意欲得隙地搆數椽、爲退休計、亦取逅居之意。前已同先生相其地勢、今奉銀三兩、祈先生命工搆成、當佩鴻德於不替也。學憲校士南陽、詳請脩學、蒙發銀二十兩、目今脩兩廡、又兼諸生脩學舍。此後寒冱凝陰、難以出門、計惟來春可迎先生道駕爾。舍弟克恭未知病好否、容至任當遣候。

○十六日、月課。○二十九日、使携耿逸庵先生書來。

十一月二日、講學。擬講士不可以不弘毅章、從古來聖人之道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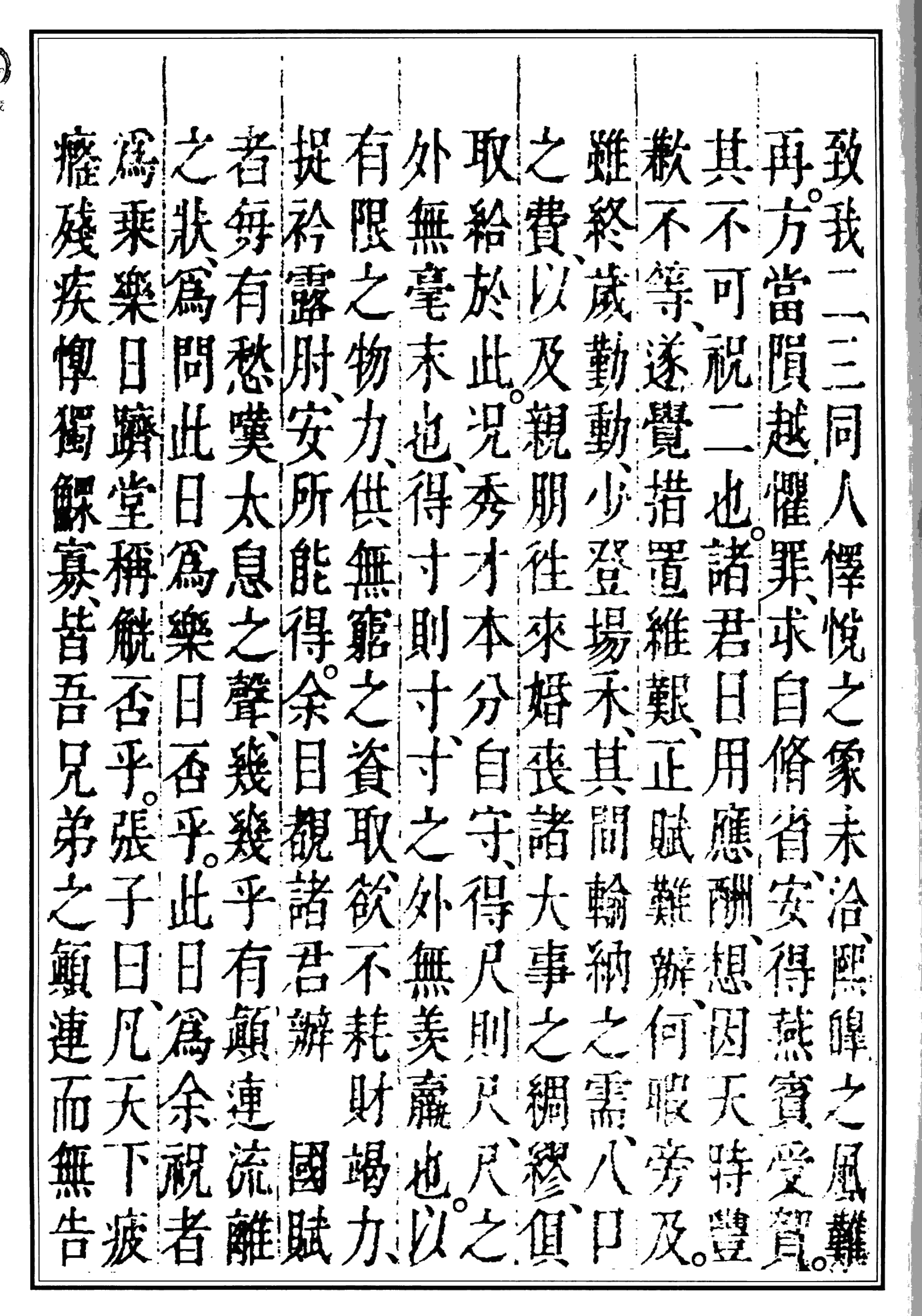
地同不朽、士人擇術而從事於此、豈與凡民身分一類。乃相其貌、儼乎衣冠之美、詢其名、居然聖賢之徒。至考其志、則爲卑卑俗下之志、課其力、則爲廢弛不前之力。如此、豈得謂之士。若是士、斷不可不弘、不可不毅。蓋士所肩荷者任極其重、心志卑小底人自承當不起、如何不要弘。士所服行者道極其遠、力量委靡者自趕趂不上、如何不要毅。何以見其任重、蓋仁以爲己任也。仁統四德、兼萬善、天之所以予人、人之所以承天者惟此爾。凡民皆具此理、但有生下來氣質便汚濁底、或後來被私欲侵削壞了底、他便不能承受這道理、令其完全。士人以一身立兩大間、志法乎聖、學希乎天、一齊將身心性命、天地民物俱

承認在自已身上、更不推托與他人、此任何等樣重。然做這事又非一日二日可竟、却是今日如此明日如此、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總不休歇、直至死而後已、其道豈不甚遠。任如此重道如此遠、士安可不弘、安可不毅。故爲士者、必多讀書、多明理、常存心養性、常講學論德以求擴大其事、承負其力。無論存心狹隘不可謂之弘、即學期大成、而不求至孔孟、治遠雜霸、而不媲美堯舜、終苟道也、皆非弘也。無論功夫間斷不可謂之毅、即向善不已、而隱微獨知之地稍用力未實、終食不違而造次顛沛之頃暑玩愒不進、終怠志也、皆非毅也。善乎、朱子之言曰、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

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學者尚其念之哉。

○聞諸生有入公舉壽余者、書以止之。與諸生止祝書、

昨聞諸君有開傳單相約會爲余祝者、固是諸君不棄盛意、然在余當之、竊以爲過矣。何也、古之祝君子者、大率感其德弗忘、因而聚衆歡呼、喜色相告、乘樂日躋公堂介眉壽、此蓋出於心之誠然、非强而致也。余自度凉德無一善狀、中夜痛心疾首、常愧教化未廣、難以報效　朝廷、而告無罪於先師、若祝今日可晏然作樂、若無所事事者、其獲罪名教也滋甚矣。此余實無德、其不可祝一也。近日慮學規不整、急欲與諸君子講求古先聖賢之成規、立法程考課、未免過嚴、常扇薄德、



致我二三同人懌悅之象未洽、熙皞之風難再。方當隕越、懼罪、求自修省、安得燕賓受賀。其不可祝二也。諸君日用應酬、想因天時豐歉不等、遂覺措置維艱、正賦難辦、何暇旁及。雖終歲勤動、少登場禾、其間輸納之需、八口之費、以及親朋往來婚喪諸大事之綢繆、但取給於此。況秀才本分自守、得尺則尺尺之外無毫末也、得寸則寸寸之外無美羸也。以有限之物力、供無窮之資取、欲不耗財竭力、捉衿露肘、安所能得。余目覩諸君辦 國賦者、每有愁嘆太息之聲、幾幾乎有顛連流離之狀、爲問此日爲樂日否乎。此日爲余祝者爲乘樂日、斯堂稱觥否乎。張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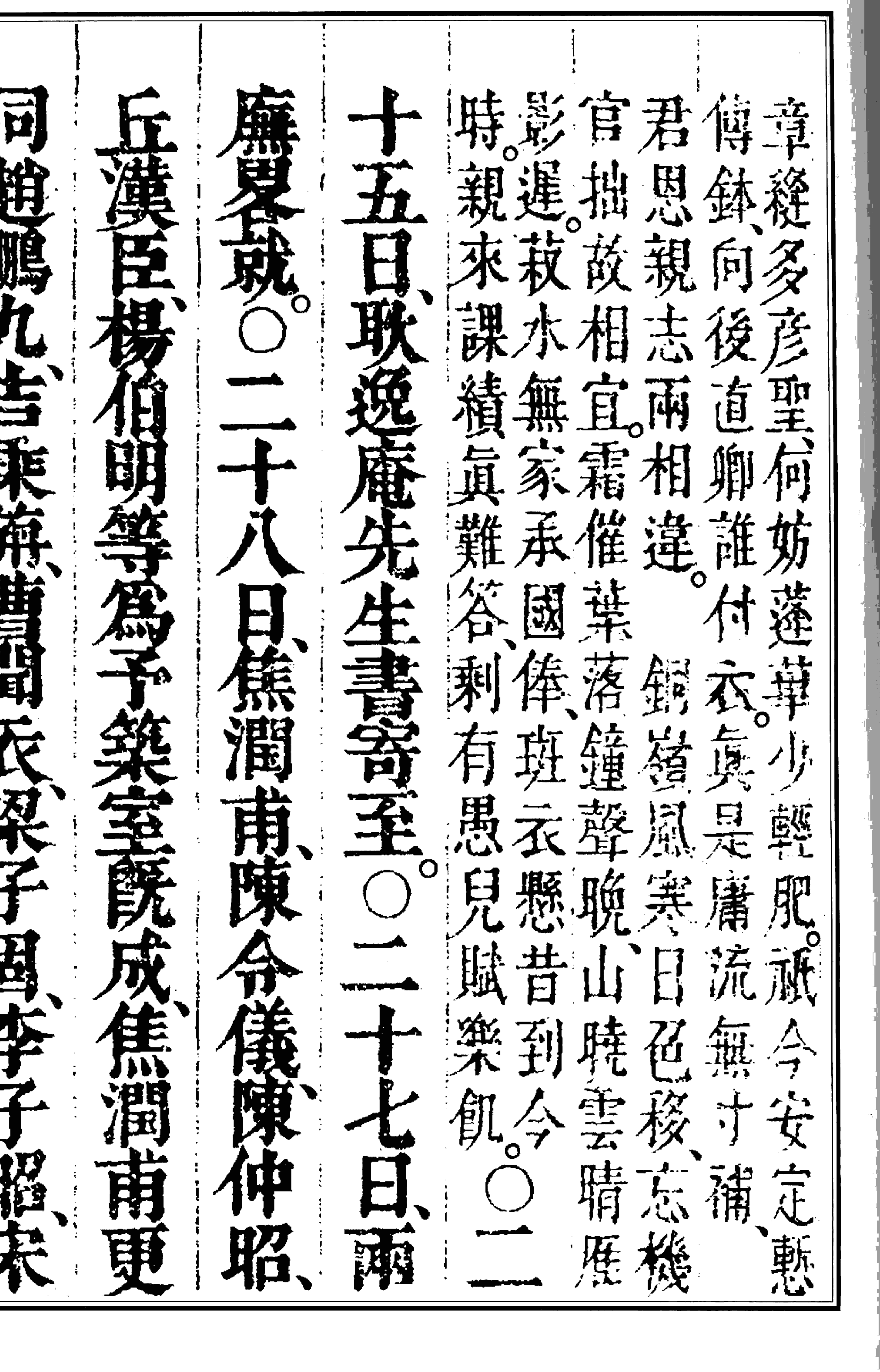
者也。以諸君難苦之狀有不可告人言者，而余於聚晤時得微窺其形象。方是時，恨無資斧以效朋友周急之義，忍安然而受其金幣乎。此揆之天時人事，其不可覩三也。謹列此三端以告同人，當止此舉，庶爲相體相安之意。余卽拜惠多多矣。○三日，無涓、陳維章、吉斗等爲予謀築室竣工。涓等來請曰：近見先生所居湫隘，心實難安。經夏多病，豈可爲常。兒弟子各有室居，而先生弗獲寧宇，在先生之自處則善矣，其如弟子之懷弗俾何。爰相其基，在明倫堂後，坐坎向離，作正宅，旁有齋房等，各協力來築。先是，予到任數日，卽有爲予謀居室者。予曰：安有舍學宮而他謀

者乎。予所司者教事也、所居者施教之地也。前此惟視學宮爲傳舍、只圖便安一己、不愉廟貌摧毁、所以日積月累至此等殘破不堪。且牛羊物畜盡得作穢其中、稍有人心者何以自安。今若不謀脩守、更圖他居、竟是朝廷虛設此官矣。予斷不能再蹈前轍、討惟居止於此、以便不時脩葺掃除、諸君無他言也。至是、諸生見予決意居學宮、遂於舊基謀築室。有言此地叢樹茂密、草萊充塞、 本朝四十年來無人居此、刈芟荒穢、以故環學宮內外終年不聞人聲、往往盜賊竊發、鬼神逞怪、虎狼營窟。與其處此、何若謀近學宮者居之爲愈乎。予曰、是謂予有懼心也。予聚財則畏盜、不則盜諒我也。拂理則畏神、不則神赦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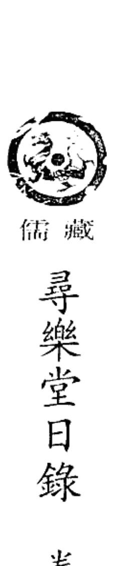
苛政則招虎，不則虎遠遁也。以此處荊棘，如履平坦，何懼之有。自是諸生無復異議。○

四日，因諸生築室居予，遂遣使迎父母。○十六日，月課。○十七日，陳令儀、丘漢臣、焦潤甫、陳仲昭、楊伯明等爲余脩官舍落成。○因泌紳士爲余脩官舍落成，賦詩志之、削屨憑憑十月時，芹宮光耀散餘枝。誰云鼙鼓勝民力，自愧京師坐虎皮。蹇蹁山開紅日近，架書香襲暮雲遲。間心過我同幽賞，築室斯文意在兹。○

二十日，遣使迎養父母，方未至而作、回恩初夏拜親闈，囑咐荒城望帝畿。但得


章縫多彥聖、何妨蓬蓽少輕肥。祗今安定懸傳鉢、向後道卿誰付衣。負是庸流無寸補、君恩親志兩相違。　銅雀鳳寒日色移、忘機官拙[illegible]相宜。霜催葉落鐘聲晚、山曉雲晴歷影遲。菽水無家承國俸、斑衣懸昔到今時。親來課績負難答、剩有愚兒賦樂飢。○二十五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二十七日、兩廡畧就。○二十八日、焦潤甫、陳介儀、陳仲昭、丘漢臣、楊伯明等爲予築室既成、焦潤甫更同趙鵬九、吉乘旃、曹聞衣、梁子固、李子昭、宋

彖先、禹尚白、馮思巽、馬瑞元、高銘常、焦顯亭、馬蔚庵、陳維閥等各命工平治宅基。十二月十一日、平治宅基訖工。○十二日、足病。亟用藥敷之。○十三日、足病愈、出郊迎父母、雙山止宿。○十四日、父母携眷口至任所、振起、克讓、容端、容恂、容莊、容邃從。○十六日、刻家規成。○十七日、振起回栢城。○十八日、刻書



陽酬和集成。○十九日 答童逸閣書、向讀手翰、未及裁答。歲暮無事、只有閉門兀坐而已、於諸生毫無補益、也。時憶德輝、神馳左右、聚晤無緣、何勝悵然。幸得雷笏山先生不時過我爲快爾。不然、恐鬼神亦畏寂寞也。○二十一日 趙程萬來問學、旣暮而出、雪深幾不能歸、贈程萬句、 歲暮蝸廬頗似春、閒中知已過頻頻。簡編千古留傳鉢、戒懼一朝許問津。程萬戒懼齋。名論世抒懷堪尙友、不孤惟德自成鄰。爐紅已報鐘聲曉、雪裏人來印洛閩。○二十三日 與丘漢臣書、累日積雪、庭訓不倦、傳經晰疑、綽有胡氏家風、羨美久。不見閣公阡野文近、想有進益。若湛虛則時

見長進、私衷甚慰。今冬且過、來歲可着實地做工夫、勇猛精進、想亦足下期望二三子之意。在廷、岐庵並致此意。時屆新節、他邑往往有諸生縱飲聚賭惡習、社中得足下約束、自無慮此。更希拜新年之暇、相約閉戶潛脩、不幾士風淳良、有整頓處耶。承建新宅、已移居其處、附謝。

○二十四日 天大寒、有丐者身無完衣、凍幾死、言斗出見之、惻然曰、此可哀也。取一衣授之。丐者叩頭泣謝、求問姓名、斗曰、此非望報、問之何爲。不對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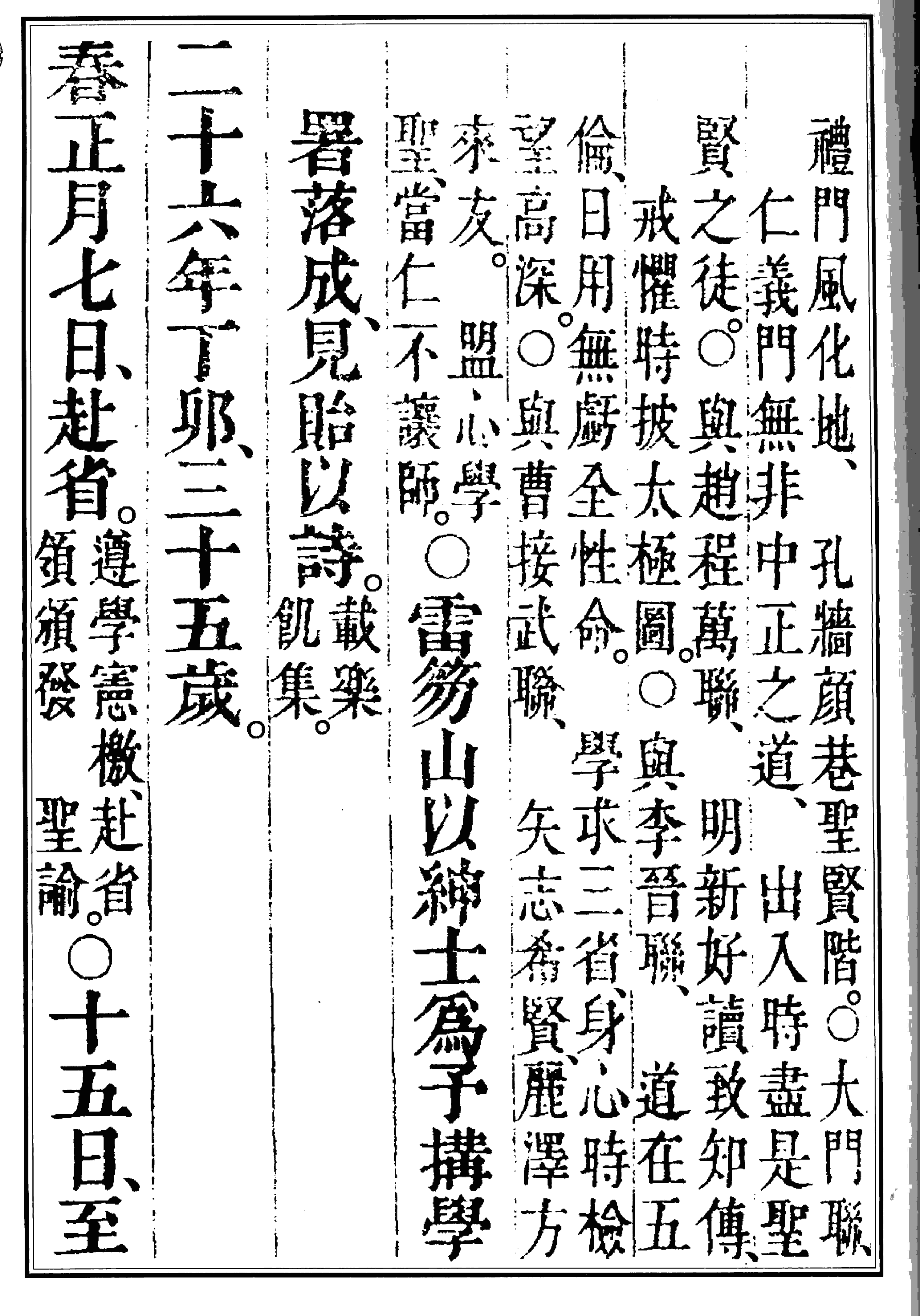
○二十五日、出示飭禁約。爲嚴飭禁約、以肅學規事。照得新節伊邇、蕩檢踰閑輩往往借口拜賀新年、晝夜號飲羣聚賭博、口不道忠信之言、耳不聞禮

義之行、反覆波瀾、尸角嘲笑。此等行徑、在鄉愚固無足責、豈有身披青衿、籍繫聖賢、而甘蹈此惡習、不思改圖、成何學規。泌邑舊習湼朴、士子謹飭、諸凡越禮之行、未必躬蹈。但本學愛育人材之意、惟恐有一二罔顧禮法者借尸年節聚歡、蹈飲酒賭博等事、不無有得學規。爲此示諭闔學文武諸生知悉、自出示後、諸生除赴尊長拜年外、止宜閉戶讀書、恪守學規。本學不時出訪、如有飲酒賭博生事者、或被本學親訪、或被旁人訐告、本學即時拘喚重懲、仍罰磚瓦等脩理學宮、斷不爲此輩姑徇情面也。各宜慎重、勿貽後悔、須至告示者。○二十八日、大人書明倫堂三字懸額。學宮

荒陋、明倫堂僅數椽、扁額無存、簷草蔓入堂内。予到任後、偕僕闢荊棘、改棟宇、堂頗脩治、額未及題。大人至、責之曰、明倫堂三字不大書於上、人不知顧名思義、爾教缺矣。遂親手書之。既畢、誡予曰、此教旨也。古聖人所重在此、爾之所忽者、顧在此乎。今日懸扁額、明日題此字、猶緩也、如之何不敬厥事。

○二十九日、作學宫數聯。

明倫堂明桯聯、　心存法聖、學貴希天、到岸眞爲有自。　道在求仁、功惟主敬、探源總是無期。○簷内明桯聯、　堯舜言中聖道、吾心可証。○孔曾傳孝微言、遺卷猶存。○簷下明桯聯、　明德新民、大道吾心全體用。守先待後、闡知古聖溯淵源。○風化門聯、　義路



禮門風化地、孔牆顏巷聖賢階。○大門聯
仁義門無非中正之道、出入時盡是聖
賢之徒。○與趙程萬聯、明新好讀致知傳、
戒懼時披太極圖。○與李晉聯、道在五
倫、日用無虧全性命。學求三省、身心時檢
望高深。○與曹接武聯、矢志希賢麗澤方
來友。盟心學
聖、當仁不讓師。○雷笏山以紳士爲予構學
署落成、見貽以詩。載樂飢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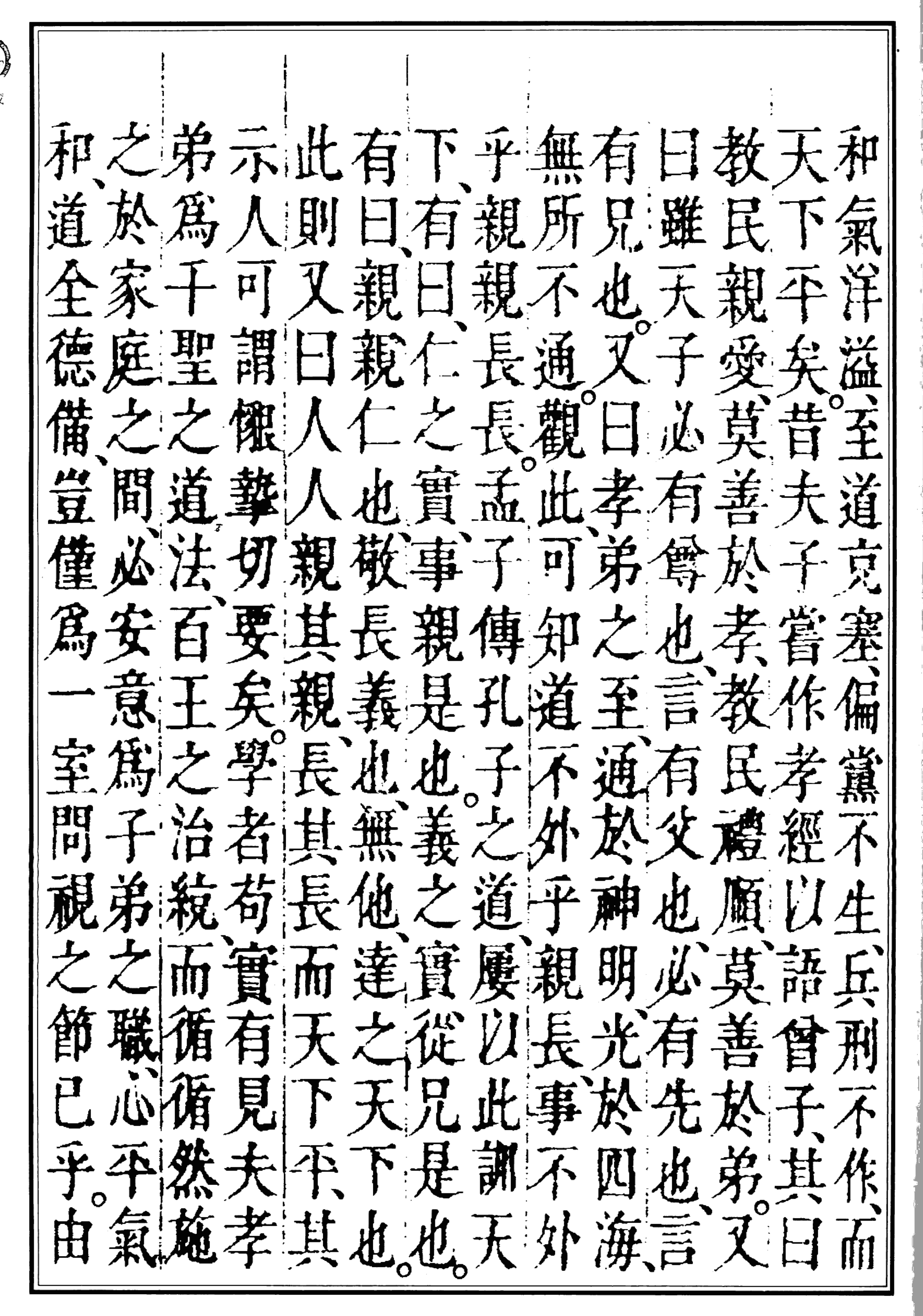
二十六年丁卯、三十五歲。

春正月七日、赴省。遵學憲檄、赴省。領頒發聖諭。○十五日、至

省城。○十六日、使人於耿逸庵先生。與耿逸庵先生書、相別一年、尺幅間時聆大誨、稍慰飢渴。然究不如昔日聚首一堂之爲愈也。茲學憲須發 聖諭、檄令各學來省會、欲乘便赴嵩陽圖晤。適聞 召書到門、吾道大行、可爲額賀。但聞榮行時已卜吉二十一日、計汴城至登封路程得三四天可到、先遣人奉候、俟十七日見學憲畢、即赴嵩陽一晤。此亦天假良會也。匆匆書柬不備乞宥。○十七日、盧廣文以耿逸庵先生寄予書携至省會見遺、訂遊嵩之約。○十八日、學憲給發 聖

論十六條、即請赴登封。○王維垣受學寶瑞禹爲介。維垣字天樞、祥符人、庠生、年二十二歲。○二十一日至北照蔡昭明留止之、令其子蔡寶元受學。寶元字符瑞、密縣人、庠生、年二十一歲。○二十三日、至登封、與耿逸庵先生論學。○二十四日逸庵先生論治道、以慎選師儒、增官俸爲急。予曰、慎選師儒者、人材出於學校也。增官俸者、祿以養廉也。當今急務、無踰此二者。○二十八日、嵩陽書院會講、講耿逸庵先生擬孝經首章、講余擬道在爾而求

諸達章。擬講道在爾而求諸達章、從古道術治術出於一源。一源者何、人倫之間而已。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在上者行此道而爲治、卽爲民安物阜之治。在下者明此道而爲學、卽爲守先待後之學。治學之統既一、所以政教施而民志定、彝倫敘而風俗同。時至戰國、人心狃於功利、不復知古先聖賢之道。往往求道者畧卑邇而騖志高遠、舍簡易而用力艱難、異學爭鳴、人心懵盲、故孟子特以在爾在易喚醒求諸達難者之心。夫莫爾於親親長長、而道在是。莫易於親親長長、而事在是。由斯道爲斯事、人人孝弟、在在講讓型仁、人人祗父恭兄、在在風移俗易、



和氣洋溢。至道充塞、偏黨不生、兵刑不作、而天下平矣。昔夫子嘗作孝經以語曾子、其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又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觀此可知道不外乎親長事不外乎親親長長。孟子傳孔子之道、屢以此詔天下、有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有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則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其示人可謂懷摯切要矣。學者苟實有見夫孝弟爲千聖之道法、百王之治統而循循然施之於家庭之間、必安意爲子弟之職、心平氣和、道全德備、豈僅爲一室問視之節已乎。由

是推之鄉黨，自亢戾潛消，成孝友嫺睦之俗；措之天下，自德意旁流，有人心悅豫之象。孝弟所關，良非細故。舍此而他求，豈不失之遠且難，而無與於道者哉。人當返而正其所求焉可也。○二十九日，回泌陽。耿逸庵先生偕其孫敢及景東暘、張子儀送至高家庄，備酒餚款情，始拜別。

二月朔，遊白沙書院。同趙士秀、士林徘徊久之，與苗邁德、秋卿、李含之相晤。○過禹州，哭鍾爾知先生。○七日，至泌陽學署。自赴省月餘，大人率家僕扶名宦、神主，補戶治垣無暇日。及歸，謂予曰：爾

除草萊、我脩牆屋、正不知從何。〇八日、議祭處下手、幸有禮義可作安宅爾。〇九日、祭先師。事。〇率諸生宿明倫堂致齋。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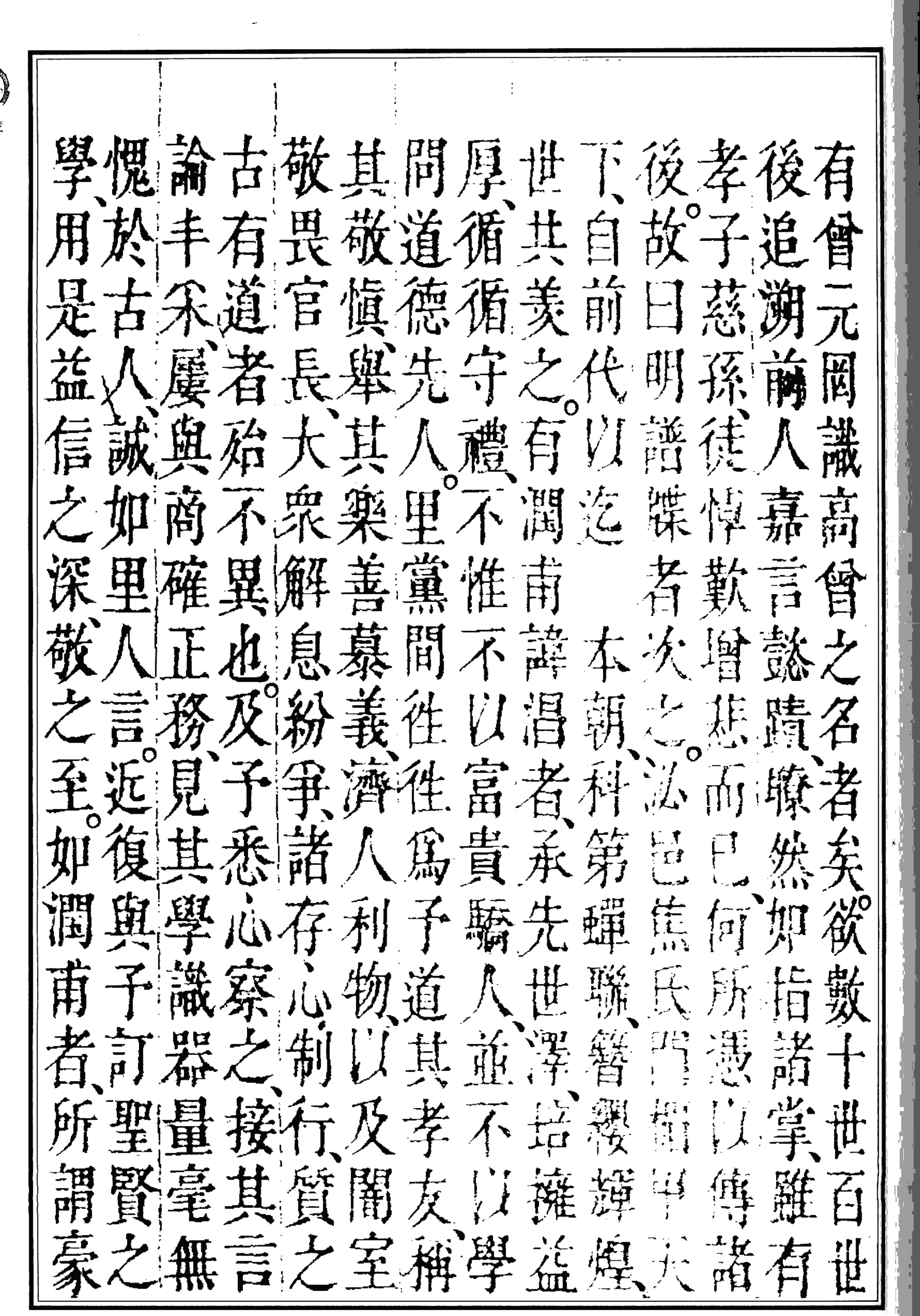
〇十日、散胙各遍。[2]〇十一日、集諸生宣講上諭。〇十二日　投南陽太守時稟帖、憲臺新禧疊增、畢職素叨庇覆、恩逾尋常、高厚之報、未能稍酬萬一、夢寐難安。上新正初七日、遵學憲檄、赴省會領所頒諭畢、適接登封耿逸庵先生手教、邀遊嵩陽、畢職隨於十八日赴嵩陽、留住數天。二十八日、會講嵩陽書院、至回泌二月有六日矣。往返道途、屈指閱月、因至憲臺千秋、有失叩祝、

罪復何逭。丁癸後、十六日會文之期又到若卑職提撕稍不着力、恐諸生即便怠棄從事、因此未得親叩。聊具芹獻、畧表寸心、想憲臺必不重加譴責也。外稟者、嵩陽耿先生甚喜泌陽文風爲憲臺教化所及、始有整頓原擬應撫軍命、大梁講學畢、三月間過泌陽闡教、可與憲臺聚晤。今被　召入覲、有日、不及來遊。卑職將憲臺宛南約法、一切仁政據實以告、且以憲臺欲立五社、令所屬州縣分季赴郡會文之法、備悉言之。耿先生佩服無已、深以未得遊宛南爲憾。肅此預稟、容當面陳。○十六日、月識。○二十七日、寄耿逸庵先生書。昨遊嵩陽、侍教數日、喜出望外、眞奇會也。

歸時過勞遠送高家庄一別、纏綣無已、益面感愧。二月七日到泌陽、士子聞書院講孝經、頗有興感之意、終以未能邀駕南土敷教爲歉。先生出處、關繫斯世斯民。二十載林泉念念不忘天下國家、著書立說、承先啟後、其加意書院處、正是陶鑄人材、使萬物各得其所之意。先生之學、一仁字可包括。既又注孝經、以抉至德要道之旨。持此以往、先生佐　聖王以孝治天下、實是佐　聖王以仁育萬民、吾道之行在此矣。睢陽先生疏請出山、　經筵中得兩先生日爲進說、韓范當年、豈足擬其萬一。想徵書已到、荒僻下邑閭閻榮行之期、因便寸函上候。先生此行、自愼交游以往、無俟淺見賫陳也。依依未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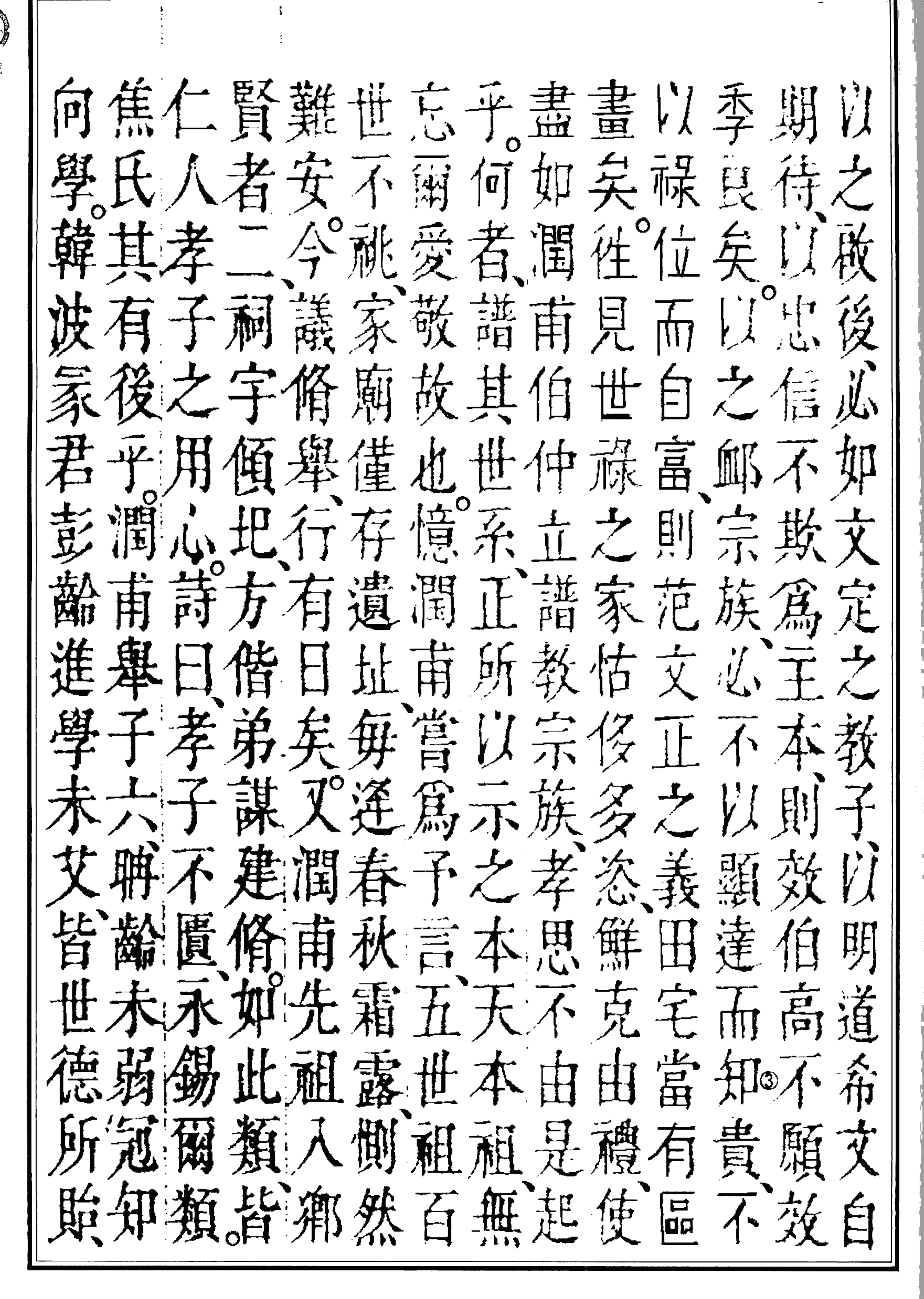
○二十

九日　焦氏族譜序、　古之齊家者立規範、端好惡、別內外之閑、示尊卑之等、順長幼之序、嚴喪祭之儀、謹出入起居、豆觴几杖之節。其施之家者不憚委曲煩重、總欲使人知尊祖敬宗而後已。是道也、明王治天下之道也、齊家云爾哉。後世人心不古、禮讓不脩、大順大化之俗鮮有聞焉、是以父子慙德、兄弟乖氣、夫婦失序、名義褻越、志氣囂凌、不亟易習尚之所好、未見有濟。何以易之、莫先於脩身、次則明譜系。我爲父而能慈、則爲子者勸。我爲子而能孝、則爲父者豫。我爲兄爲弟、爲夫而能友、能恭、能正、則爲兄爲弟、爲婦者無不式相好而不相讁。故曰脩身亟。至若族衆蕃衍、恃有譜牒以正世系、垂永久。忽此不事、



有曾元罔識高曾之名者矣。欲數十世百世後追溯前人嘉言懿蹟、瞭然如指諸掌、雖有孝子慈孫、徒悼歎增悲而已、何所憑以傳諸後。故曰明譜牒者次之。泌邑焦氏門闌甲天下、自前代以迄　本朝、科第蟬聯、簪纓煒煌、世共羨之。有潤甫諱渭者、承先世澤、培擁益厚、循循守禮、不惟不以富貴驕人、並不以學問道德先人。里黨間往往爲予道其孝友、稱其敬慎、舉其樂善慕義、濟人利物、以及閨室敬畏官長、大衆解息紛爭、諸存心制行、質之古有道者殆不異也。及予悉心察之、接其言論丰采、屢與商確正務、見其學識器量毫無愧於古人、誠如里人言。近復與予訂聖賢之學、用是益信之深敬之至。如潤甫者、所謂豪

傑之士非耶。其弟韓波紹承家學、而益光大之、謙謹慤厚、固天性然也。至出其才、於天下事、莫不迎刃而解。又其其德慧夙裕、迥出塵表者、宜乎服官有聲、克顯祖緒云。噫、觀伯仲間惟脩身慎行是先、已令人厭服者久之、又復留心譜牒、亟爲脩輯、水源木本之思、益弗忘哉、非知道者能於此等加之意乎。夫家之有譜、所以聯宗族而篤恩義、正名分而防瀆亂也。程子云、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益綦重矣。今譜立則禮明、禮明則分定、分定則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各得其所、而不至於紊。以之承先、必覩手澤而不能讀父之書、撫杯。圈而痛口澤之氣猶存、則思以身爲繼述矣。



以之啟後，必如文定之教子以明道、希文自期待、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則效伯高不願效季良矣。以之郵宗族、必不以顯達而知③貴、不以禄位而自富、則范文正之義田宅當有區畫矣。往見世禄之家怙侈多恣、鮮克由禮、使盡如潤甫伯仲立譜教宗族、孝思不由是起乎。何者、譜其世系、正所以示之本天本祖無忘爾愛敬故也。憶潤甫嘗爲予言、五世祖百世不祧、家廟僅存遺址、每逢春秋霜露、惻然難安。今議脩舉、行有日矣。又潤甫先祖入鄉賢者二、祠宇傾圮、方偕弟謀建脩。如此類、皆仁人孝子之用心。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焦氏其有後乎。潤甫舉子六、聃齡未弱冠知向學。韓波冢君彭齡進學未艾、皆世德所貽、

因並及之。是爲序。

三月二日、講耿逸庵先生太極圖疏義。○足病。○四日、泌侯來、送新生王孟祥等二十四人入庠讀書。行禮畢、既去、紳士老成數輩獨留、議束脩之禮、循往例區爲三等。予曰：學校舊有束儀名色、亦執贄上進之意爾。後世沿此而失其義、專以金錢爲禮、是貨利之行也。我輩以道義爲勸勉、不以財貨爲競尚。往者學憲校士、補廩增告病乞頂常例、悉却之、今安事此。諸君進曰：日用之費、別無取資、計一歲俸銀止得一兩餘、一歲學租止入數斗餘、俯仰既慮不給、月課更煩供費、衆

方代籌無計補益，併此去之，何以治生。予感諸君相體之意，酌最上者受少許，中下悉捐除，即以其所不取者贈爲買書之用，一以見師弟相關之情，一以見學校自愛之道，彼此庶幾各安，其亦可也。衆心不自寧而退。

○五日，三弟克恭自栢巖至。足病甚，不能爲禮。

○九日，答通守陸公書。今春遵學憲檄赴省領頒發上諭，因得再遊嵩陽書院。嵩陽先生謝惠問，并聞原訂今歲應撫軍請遊大梁，後赴泌陽闡教。不期睢陽先生列薦章，應召入都，廟堂得人，殊勝僻壤布化也。泌邑士子近有知向學者，皆大人先生培植鼓舞之功。奈勤愚陋寡識，恐終不能備之

大道之成。然爲其事則宜盡其責，不敢以學力之不足而他有所諉。此亦自淑淑人之道，但未知設施何在，教我爲望。○十一日，父母回栢城。足病愈。

○十六日，月課。諸生請日近執經請益者愈衆，計數日內文字不下數百篇，一一召而誨之，恐勞頓無已時。今欲爲可久之道，意惟將十六日各社會文並小會諸文彙閱，第其高下，至次月初二日一齊發落，庶教不勞而學不怠，後依此法行之。

○二十七日，答李來章書，　壬戌艮鄉道上叙。匆一晤，未獲細訂心期，常以爲歉。足下高才遠識，文壇宗匠，近詢與居，知閉户讀書，外務毫不入其胸中，雖百里外猶可想

見。某碌碌半生，雖得湯、耿兩先生時賜提撕，於此道矣諸意念間，然功夫作輟相間，謂能窺藩籬則未也。足下肩任斯道，有契近思録，知功夫不淺。把玩來書，至爲欣慰。天壤至大，得一二良朋切劘講論，獲益實多。然而習俗功利之流，一聞道德之説，輙嫉之以爲不便於己，水炭不相入，在在如此。此從古聖賢斷斷以拔出流俗爲警省也。然拔出流俗，却不是負氣矜能、傲岸自異，只是要盡自己道理，不干別人事，所以流俗不與彼同，道德由我自致，自衣自暖，自食自飽，何得露圭角、與世區區較重輕也。故説立志，又説省察，又説踐履，不一而足，總是學問一途，愈進愈密，人於其中，自任④手不得也。吾鄉湯、耿兩先生倡明

絕學、匪伊朝夕。湯先生得行所學、經綸顯著。耿先生數十年來接引苦心、一旦出而建白、正學蔚興、澤被生民、大有可望。足下英資粹品、生同時、居同鄉、力量學問俱優裕、將來造詣、孰可量也。某沉淪甲秩、於分所當爲處毫末之盡。幸泌邑雖屬荒殘、而一二同心肯相信從者亦有之。奈愚鈍恐終不能借大道之域。惟是學則心生、不學則心死。學得其正則道全而可久、學不得其正則道偏而有弊。此愚衷常以是爲兢兢、而因以語諸同志者、不知於道爲何如也、幸明教之。○答李來章詩、首山開翠巘、推牖挹雲痕。翰墨金聲遠、神情玉氣溫。掄才應鳳闕、屬望自龍門。盛業光天壤、相期斯道存。 猶記長安道、鄉雲接

鳳城。識韓初恢願、御李得同聲。鶴夢驚猶濶、鴻音帶露清。樽花將放際、還共入春明。

夏四月二日、講中庸講義、發落前月會文、面第高下、榜示爲常。擬講天命之謂性章、中庸一書、子思子憂道學失其傳而作也。自堯舜有執中之傳、歷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子、心源接續無少間隔。孔子没而微言衰、子思憂之、述祖訓以明其統緒、首章闡性道教之旨、而以體道之功、盡道之效備言之、以見人不可須臾離道之意也。蓋天地生人生物、只是一氣流行、而理卽寓於其中。人得元亨利貞之理、以爲仁義禮智之性、源頭皆是從天命來。故曰天命之謂性。是性也、

純粹至善，率而循之，如爲子便盡孝，爲弟便盡恭，此便是日用常行之道，故曰率性之謂道。是道也，平坦易直，何待於脩？但人之氣禀不齊，故行之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制爲禮樂刑政，以品節之，是即曲成萬物，範圍百世處，故曰脩道之謂教。夫道也者，命於天，率於性，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君子體道，動靜安可稍間其功？故涵養本原須用敬，須臾而不敬，則與帝天違矣。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念念不忘天理，存得此心，慎密養得此心精明，到得動時，便會合義。然聖學功夫却是逐層做去，一步不肯放開，靜時固存養，動時又省察，不必到彰見明顯時方始着力。當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初無人



知、然自己已知得了了、是彰見明顯莫有甚於此者。而君子更於此加謹焉、是於念頭初動處即加澄治。此切實爲己第一着緊要功夫。蓋此時能實用其力、則可以作聖。此時不能實用其力、則爲狂妄自欺之小人。其幾甚微、其別甚遠。所以大學於誠意章重言之、中庸於首章特言之者、示人以知所重也。然君子必動靜交養、內外夾持、而不使離道於須臾之頃者、誠以吾性情中本具道之體用、即欲離之而不可得也。試觀人之一心涵有喜怒哀樂之情、當其未發、渾乎性體完具、初無偏倚、則謂之中。此是寂然不動時有是性之德。及喜怒哀樂既發、則情矣。而發皆中節、於天則之恰好處初無差謬。是情之用而無戾

乎性之本。體、則謂之和。此是感而遂通時有此情之德，這個中是即天命之性、天下萬事萬理皆從此流露出去。此是一個根基植立在內、故曰天下之大本、萬殊而一本也。這個和是即率性之道、爲天下古今所共由、就如通行的大路一般、故曰天下之達道、一本而萬殊也。中爲天下之大本、則道之體即具於性之德。和爲天下之達道、則道之用即具於情之德。道本不離乎吾之性情、君子安得不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以致其功哉。苟能推而極之、用存養之功、以靜體乎道、至無一念之不中、則其所爲戒懼者至矣。用省察之功、以動體乎道、至無一事之不和、則其所爲慎獨者至矣。功夫既極微密、心地愈明靜、胸襟愈

擴大政治愈公平、每日間純是天理發用、而不以一毫己私參之。一動一靜、即天地之一陰一陽。一語一默、即天地之一闔一闢。一賞一罰、即天地之一舒一慘。故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德盛化神、上下一於恭敬、真個成天清地寧世界、豈不是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各安其所、而無復變易、而天地間之萬物一一知明處當、物各付物、使人還人之性、而無欠缺、物還物之性、而無侵陵、發生長育、各正保合、皆是我調護愛養、方始有此。若戕賊其性、拂逆其施、萬物便衰殘、不是生育底氣象。所以盛世之民欣欣向榮、物亦茂發、理自然也。然是位育、有聖人之位育、如聖人得位

行道、而能躋世於昇平是也。有賢人之位育、如賢者得行其道、而能使一方得所是也。有學者之位育、德未造極、位又不我臨、循循盡道、使一家一鄉皆化而爲善是也。隨其分量之大小、各有位育的實際。但此章是自戒懼慎獨説至天地位、萬物育、是以學之能至聖人者言之到此、便不屬學者事矣。然學者立心却要到此田地、不到此終是自棄。其求進乎此者無他、亦惟去其外誘之私、以克其本然之善而已矣。私何以去、亦惟戒懼慎獨、無間其功而已矣。詳味中庸一書、首章從天命源頭説起、而歸其功於戒懼慎獨、極其效於天地位、萬物育。末章從下學立心之始説起、而歸其功於内省敬信、極其效於篤恭而天



下平、仍復推之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間敬爲萬事、言子臣弟友、言鬼神饗祀、言孝之制作、言政之九經、言王天下之三重、言臨天下之四端。雖未必在在說天命之性、然事事實有無聲無臭之理藏於其中。理不離事、事不離理、所以卽事窮理、便是一貫之道。此在戒懼愼獨者尋得路分不差、以其身自勉之而已矣。○講學畢、謂諸生曰、位天地育萬物固是聖人分上事。我輩愼勿畏難不前。蓋聖人此形、我亦此形。聖人此理、我亦此理。只要我能盡天命之性、亦可爲聖人、無他學焉而已。學何讓聖哉。

○**四日、發書各社約諸生來祭沈司訓賻儀。**約各社諸生來祭沈

司訓書、五社諸君知沈先生逝矣。一日師弟、分不可滅、一載同官、情不能已。茲觀身後之狀、蕭條難堪、我輩當力爲維持其事周急。古道猶存、露骸豈安。況學校重尊師之誼、諸君聞敬老之訓、此道講之久矣、在今日尤宜汪念。公祭萬不可少、助賻更所宜急。凡事自盡吾心、於他人無相干涉。諸君其聽吾言、勿作推諉觀望可也。○司訓耳不聽、年八十餘終於任。予親官況蕭條、遂單開各社諸生、作書以告、令助賻來祭。先是、司訓病卧不起且數月餘、予謂諸生曰、學舍無事、儘可養痾。即有事、予自當之。諸君勿謂沈不事事也。沈先生齒高、乃有德之徵。大抵人心偷薄、機變用事、壽便不長。今八十餘翁、我得周旋左右、敬



之不暇，忍慢之乎。正不知我輩享年能及此否，此不可不念也。自到任後，屢以爲言，諸生卒於司訓。○八日，克恭回柘城。不能肄業，病歸。○二敬之不怠。

十日，振起自柘城至。

五月二日，講張子西銘。擬講張子西銘，按可謂深切著明矣。薛文清先生爲學者明其旨曰，朱子解西銘天地之帥吾其性曰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蓋乾坤之健順，卽元亨利貞之德，賦於人物，爲仁義禮智之性也。人物皆同此性，民曰同胞，以能推明乎此性也。物吾與

張子西銘，指示仁體

也、以不能推明乎此性也。大君宗子、大臣家相、高年長長、孤弱幼幼、聖人賢者、以至兄弟無告、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而同此理也。惟聖人能全其性、與天地合德也。賢者能不失其性、而秀出於等夷也。於時保之、保此性也。樂且不憂、樂天即樂此性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此逆此性、戕此性、稔惡而淪滅此性者也。踐形惟肖者、能克形色之性、而克肖乎乾坤父母者也。知化善述其事者、知陰陽變化之道、而所行者皆天地之事、即此性見於日用事爲之間者。窮神善繼其志者、通天地元亨利貞、神明之德、而所存者皆天地之心、即此性藴於寂然不動者也。不愧屋漏爲無忝、存此性於幽隱之中、無忝於



乾坤父母也。存心養性爲匪懈，存其心、養其性、不怠於事天者也。遏人欲而惡旨酒，又所以顧天之養而存此性也。育英才而求錫類，所乃所以廣萬物之一原而推此性也。不弛勞而盡底豫之功，非存此性以事天乎。無所逃而待烹，非盡此性以順天乎。體其受而全歸者，全歸乎此性而已。順乎天而惟命是從者，不咈乎此性而已。或富貴而厚吾生，吾惟盡其性而不敢驕。或貧賤而玉吾成，吾惟順其性而不敢怨。以至存則存吾性以事天，沒則全吾性以樂天。此性之一字，皆自天地之帥吾其性之性來。西銘始終之意，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惟在乎養其性而已。先儒以理一分殊明此篇之大旨，然理一所以爲仁，

分殊所以爲義。畢仁義而言、則性之全體在其中矣。嗚呼、西銘之旨、經程朱諸大儒闡其蘊奧、發其指趣、理一分殊之說已極廣大精微矣、又得文清先生挈其領要以發揮之特地拈一性字以貫全旨。學者讀之、當曉然知吾性之皆善、而孜孜焉學之、以求復此性、聖賢之道、當不於我乎遠矣。○講學畢、謂諸生曰我輩聚晤已久、不患禮義之心不相浹洽。然更有一段緊要功夫、諸君亦知之乎。諸生問故、曰、今小學不講久矣、幼儀既畧、長卒無成、老不聞道、没世與草木同腐。上之教化、下之風俗、皆繫於此。世多忽此不講、是不於根本處加滌濯之功也。今後可將小兒輩特起一會、令來背書、習禮容。此蒙養之功、斷不可

畧者。勿謂細。事、無關大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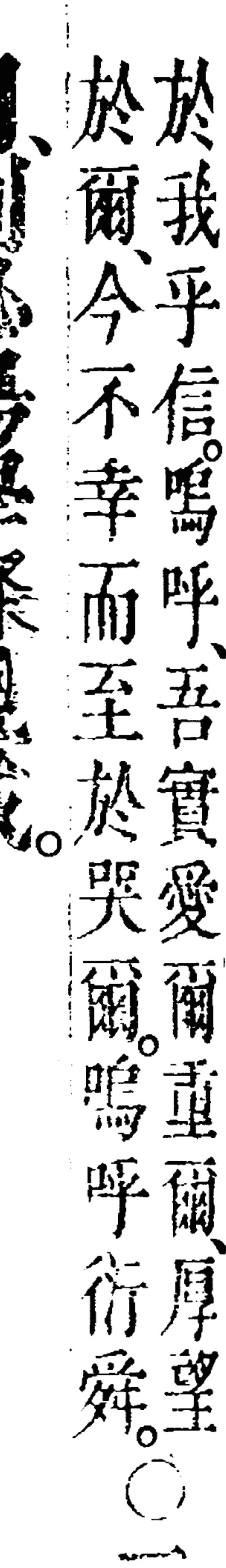
○五日、起童子會、令入聖殿背書儀。是日、童子背張子西銘、至者二十三人。分三等課之、長者十四五歲、令讀五經、性理諸書。幼者十歲以下、令讀孝經方提抱者令讀小學、先以三字經、四字鑑等訓其字。每於前月初五日、命讀某章、至次月初五日來背、講說大義以開導之。早飯後、命役布席於聖殿西間、重數行、予及舊泌侯雷笏山、汎防王富與先入聖殿三揖、次彼此各揖、序坐在聖殿東間、西向北上、然後諸童父兄各率其幼子弟入聖殿三揖、次向官長三揖、次向會長一揖、然後會長分坐於東間、北面

東上。童子序坐於西間、北面。長者南行、幼者北行、依重席序坐。位次既定、撤三籤命某背書。某即起、進前立中間、北面、向先師孔子一揖、背書既畢、復坐、因事爲誨、闡發無遺。至日西各散、將背書三人長者給以書籍紙筆、幼者給以果餅。○誨諸童曰、今日集汝於聖殿非無謂也、爾幼輩皆有作聖之基、故令爾來此地、一則對聖人而收其非僻之心、一則對聖人而奮其願學之志。要知聖人實我師也、師聖由我心也、我之盡道在家庭也。爾少長皆當以孝爲根本、歸而求之可也。○六日、校理學正宗訖、以後作舉子業。○九日、雷侯劬山勸予爲舉子

業與子習文會。笏山舊爲湍令、予到任時、儒鄉公解組、聽對間、龍言論丰采、蘊蓄淵泓。每値講學之期、必與。嘗勸予曰、教人固屬盡責、自治尤爲遠志。國家設科取士、有志携世斯民、未有以孝廉終其身者。苟欲行道、不治科舉之學、進身何由、經綸何數。時予以學校方有整頓、不敢懈。既而脩兩廡、既而訂理學正宗書、皆不暇治舉子業也。至是學規、兩廡、正宗書具有端緒、公更以文事相勉曰、吾兩人更好起一會、越三日作文二篇、互相餉、以五篇爲限。昨日方言之、至是日早晨公徒步至明倫堂、出筆硯置案上、索題作文、予由是勉備文具、以應公命。○十六日、月課。○十八日

與焦淐札、好善之念、誰不如我。大家砥礪善行、在上在下均有責焉。頃讀王富與勸善歌、具見化導婆心。詢之、知屬潤甫作。以王君之心、借道兒之口、即以道兒之筆、寫天地之心。與人爲善、情見乎辭、豈惟愚氓當守此安業、即吾黨亦宜奉此寡過。喜而不寐、幸各勉旃。

○十九日　哭門人陳衍舜文、嗚呼衍舜、爾方弱冠、何天奪之迅耶。予聞之而傷心、鄉黨追念之而飲恨、謂爾厚重、謂爾謙慎、謂爾家庭恂恂、復勤學好問。今已矣、行而未成、道而未覺、豈非二五之參差錯綜、不能一其化而齊其運耶。獨念爾文及爾兒弟同至吾門、而爾何大業之不可振。今已矣、吾有行而爾不能於爾乎語、吾有言而爾不能



於我乎信。嗚呼、吾實愛爾、重爾、厚望於爾、今不幸而至於哭爾。嗚呼衍舜。○二十日、刻涇陽學條規成。

六月二日、講論語。擬講君子食無求飽章、此是夫子以純學望人也。

天生斯人、畀之以耳目口鼻手足心志、不是要我逐逐世情、不是教我安閑怠惰、亦不是聽我浮慕滿假、只是要我終身好學、成就一個聖賢人品。此是天地生人苦心、所謂學者、做他樣去做也。聖人孝我就學他的孝、實實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做將去。聖人弟我就學他的弟、實實徐行後長、居食與共做將去。久久如此、庶於天所賦我之正理保全無失。豈

不是聖賢路上人。此個道理甚是平常，此個功夫甚是容易。人多不能爲此者，緣是識見卑陋，志慮紛營，不知學聖賢之事爲我一生飽德之事，故所求者止在飲食之豐美，不知學聖賢之功爲我一生安居之功，故所求者止在居處之晏安。夫求誰求之，我之心求之也。心之所求在此，心之所好亦必在此，欲此等人去好學，難矣。若夫爲學之君子不然，先定志氣，先甘淡薄，有食則已，無求飽也，有居則已，無求安也。他心之所求不於此者爲何，他只是要敏於事而慎於言。蓋志在點檢身心，不暇及此也。每日間汲汲皇皇，惟務爲進德脩業之功，而收斂於規矩之中，絕不放肆其言，誕易其說。即所言者正，亦必度我能行，

方始言之。敏事如此，慎言又如此，心術已是光明，學問已是正大，猶不敢自足，必就有道之人，相爲考訂，以觀我之得失。此等心地，純是一團望道未見之念，故夫子以好學歸之。可見吾人一生立身處全在於學，一生用心處全在於好。誠能安飽無求，敏慎就正，其於學也，不庶幾乎。若好不在此，則有好非所好者矣，學者可不勉哉。

○五日，童子來背大學序、孝經、小學至者三十餘人。廩生馬之起以文爲贄來受學，趙程萬爲介。贄言載樂飢集。

○與趙程萬札、馬蔚庵爲學而欲謹擇其正，胸中有主見，非他人可及，若果定其志，堅其力，不爲流俗所動，可必其終

身有成也。近從文字內窺見蔚庵之學日進、鵬九提誨之功不無有賴。大家講明正學、亦快事也。○八日、振起携客恂匝郁城。○十六日、月講。○十七日、入聖殿讀書。書聖殿壁上帖、師以覺人、非徒自覺而已。予愧非其傳、然不容安於暇逸、坐廢歲月。今擬十七日入先師殿內讀書、以便與學者往來講習。有志之士、無論生童、俱得肄業其中。兩廡皆可任居。總是晤對聖賢之意、不嫌褻。○二十六日、投南陽府別駕侗憲帖、憲臺治宛、士民樂業、人心悅服、淪浹骨髓。畢竊雖處荒城冷署、亦同草木向榮。自到任以來、過叨鴻慈、常愧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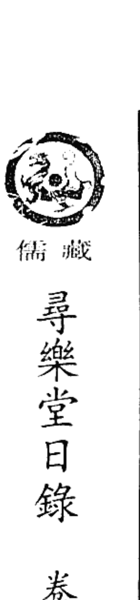
恆寸長莫効。然不敢不志存兢惕、求副憲臺作養之盛意。前賜學規序文、蒙面諭刊發通郡、仰見憲臺愛人造士之懷、同於天地生物之心。但 卑職 條規何所裨益、得憲臺序文冠其端、可當風行草偃也。卑職 囘滋陽、將序文、抄錄、散與士子讀之、皆感動激厲。聯社會文、初無間歇、以荒烟茂草之區、變爲衣冠詩書之習、憲臺之整頓風俗、捷於影響、向使通郡得早讀大序、未有不鼓舞興起者。今將序文刊出、先呈二十部、求憲覽。倘條規內有滲漏處、懇憲臺切誨、不惟 卑職 荷陶成、即士子霑化雨、且無涯量也。

秋七月二日、講論語。擬講性相近也章、此是夫子欲人愼所習也。天以

元亨利貞之理賦於人、而人得之爲仁義禮智之性。此理從天命來、所謂粹然至善者也。但此至善之性不能不載之於形體、纔着在形體上便純雜相間。所以無極而太極者、渾然至善也。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便善惡分、萬事出、紛紜揉雜、而不可究極矣。可見性無不善、一落在氣質內、性亦因之不齊。究之源頭俱是從天命來。雖氣質不能强同、而此性在氣質內者何嘗大相懸遠。惟後來所習不同、故聖狂之分不啻天淵。夫子欲人慎所習、故提出性習、分出近遠、使人知形體之內皆可爲踐履、而人爲之失無與於生初。人誠於此而善返其性、以慎審乎習、有父子便思孝慈之理是大家公共底、便去盡孝盡慈、

不肯爲不孝不慈之事。有兄弟便思友恭之理是大家公共底，便去盡友盡恭、不肯爲不友不恭之事。以至長幼順、夫婦和、朋友信、凡日用間耳聞目視、手持足行、無不是要習乎天理、如此便是習於善、不如此便是習於惡。人之善惡繫於所習、豈性使然哉。然習於惡者固不足論、而其習於善者亦自不同。有自幼而習於善者、或得於父兄之訓廸、或得於師友之提誨、而漸加學問、以保天良、遂終其身爲成人。如宋儒胡蔡諸家入則家庭講貫、出則友教賢豪是也。有半途而習於善者、如幼年失教、中途自悔、擇一善術、爲終身依歸之地、如程門張思叔、因官長過而傳呼、遂激勵奮發、卒成大儒是也。有老而習於善者、幼

不知學、長不聞道、優游歲月、錯過一生、忽得人提撕、而向往懇切、雖歲月無幾、而良心發見、聖人亦樂得而進之、如李初平傾心茂叔、咨扣道要、二年有得是也。人之向善雖早暮不同、總之能習乎善、則氣質之清者可以爲聖、氣質之濁者亦可爲賢、而於上天生人之意爲無負矣、豈不在人之自勉乎哉。抑嘗論之、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爲學復性爲先。孔子言性處甚少、緣當時、主持世教者盡在孔門、而異端邪説不敢恣、所以夫子日言仁、言孝、言道德、言敬恕、無非言性善之理、更何容另標一性善之目。至戰國時有異端出、而亂道説性有不善、故孟子單要説個性善、以閑聖道、以正人心。到後來程張諸大儒又拈出



一個氣質之性與人說、而人之爲不善者始自歸罪於性。至今大道昭明、如日月中天、載籍所傳、歷歷可考、要皆自孔子性相近也、一句說來。人之忽於所習而諉咎於性者、尚其取先聖先儒之言而詳考之、當必返己猛省、不敢爲自暴自棄人也。

○**五日**、**童子來背中庸序、孝經、小學。**有童子高德脩者方十數歲、初入會時命讀孝經、未三日來背誦、聲既朗、文義更熟。再命讀小學、未及旬日、已讀强半。此子聽穎、甚可畏。家貧、嘗依伊外祖胡生爲居、衣不完整。予授之衣、胡生率其童來謝、予謂胡生當善成之、無壞此子美質也。

○**六日**　王世貢來受學、李來章以書爲先容。

世貢、江南上元人。○**七日**與趙程萬、秉彝千古在人心、好把孔顏樂處尋。一息常明留脉絡、三陽連類屏僉壬。書聲映雪能成德道氣如蘭好共吟。此日愁教空過去、綿綿統緒更誰任。○又與程萬値秋闈應試、泌邑人士衆如雲、謹篤絕俗惟推君。波浪泅湧總不與、甕牖繩樞道嘗聞。布帛菽粟存天眞童冠相偕萃同人。從來衡門可棲遲、我欲樂飢透嘗貧。君今方抒黼黻志、 聖朝賓興欣攬轡。翩翩天衢指顧間、幼學壯行日以遂。○**十四日**與吉斗詩、 兀坐起盤雲蒸蔚當門看。高士北牕卧壯志豈懷安。茅廬非隱者、何妨垂釣竿。書卷遐矚目、善氣馥若蘭。稚子進捧觴、課誦已盈歡。他日奮

遷翮、翩翩慶彈冠。〇十六日、月課。〇十八日、造兩廡告成。二十九日、率諸生宿明倫堂致齋。涖侯赴省有事棘闈、典史欲攝祭、諸生來告、予謂諸生曰、名不可假、禮不可紊。典史辦祭則可、三王祭則不可。往逢初二講學之日、率先期於二十八九日將各社會文親第高下、俟講學時唱名發榜、同衆啟誨。是時予批閱諸卷方畢、出視牲、典史以爲慢已也。及拜聖殿、以不得躋三王祭之位、不成禮入。明倫堂、大肆咆哮、諸生不能甘。予曰此狂悖無禮、一至此乎。天經地義、不可滅也。反經不祥、斯人殆將及矣、於安人又何難焉。未逾數月、暴死。

八月朔、祭先師。從前廡祠無存、先賢先儒無棲止處。遂丁祭搭席棚、總書一先賢神位紙牌祭之、甚爲褻禮。予於二十五年七月赴南陽郡城、照依府學兩廡神主位次抄騰明悉、未及製主、暫製木牌、用紙通長、各書姓名於其上、上子咸得識先賢先儒姓字。至是丁祭、請先賢先儒主牌入兩廡祭之。**○二日、發各社會文。**

○散賑各邊。○四日、遣人祭鐘爾知先生。祭鐘爾知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志、期造微芒。先生之功、體認微陽。遂人勸善、是其本性。到處安身、樂其退藏。已矣哉、入其室、問其人、其人則亡。西風洒淚、暮雨斷腸。憶昔音容、而不得

見就禁予之傍徨。然而虛靈不昧，終如其始，抑亦可謂全歸而勿傷。嗚呼哀哉，尚饗。○五日，童子來背論語序、孝經、小學。○與丘漢臣謀富易山資用。○七日與陳維章詩、世德發祥泌水濵、桂香觴泛樂佳辰。庭前試看繩繩起，誰謂今人非古人。○十五日與丘漢臣書、我輩道義關切，不啻骨肉。諸公子讀書會文，以足下家學淵源，自令繩繩無間。某嘗效隱念代爲籌畫，亦過慮也。前承厚德，建脩宅舍，某安居其中，已逾半載，愧無以酬大惠。意欲勒石垂久，以志不忘，且令後至者得以觀省。但未知當日仍有出分金或助力役者否，萬

一漏遺、貽過不小。希將協脩姓字單開示下、庶據實勒石、不致錯悞也。○十六日、月課。

九月二日、講中庸。擬講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章　此子思子言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而人各得之爲仁義禮智之性。天人之間、源流渾合、不惟人得之爲人、卽物亦得之爲物。雖人貴而物賤、人靈而物蠢、其實只是一理滚來滚去。但理一而分自殊、爾豈可將位天地、育萬物看作吾性以外之事。惟夫人而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將天所賦予我之

理盡行失落，方且爲父子而不能孝慈，爲兄弟而不能友恭，以至一舉一動、一語一默，皆宜然而不行，不能管攝在腔子裏，如此，更那望他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無他，天以實理賦於人，而人不能以實心體乎天所以同爲人，而性已失，卒至離道之遠而不可復也。唯天下聖人德極其至，其存心也一以天之心爲心，其制行也一以天之行爲行，是所謂真純無二，渾全初體，爲天下誠之至者。誠到至處，遇惻隱仁心便發動，遇羞惡義心便發動，遇辭讓禮心便發動，遇是非智心便發動，四德實在，備於一身，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畧無毫髮不盡處，豈不是將天所賦予我底道理完完全全，無一失墜？故曰能盡其性。人

惟是不能盡其性、便視人物無與於己、一任其殘害戕賊而莫之恤。今至誠能盡自己之性、看得一人此性、人人亦此性、一物此性、物物皆此性。設己性既盡、而人有失所、物不咸若、至誠之心必以爲己之謀慮不周、處置未善、惻然思有以生養而安全之、故能盡其性。其於人也、必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或制田里、薄賦斂、或立學校、明禮義、不知費多少區畫、必使人之性亦得盡焉。能盡人之性、其於物也、必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或樽節愛養、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厲禁之類、不知費多少區畫、必使物之性亦得盡焉。盡人性、盡物性、此是天地養育萬物之心、而亦有所不能逮者。今至誠能此、則可以贊

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而與天地並立爲三矣。人必到此地位、方於天地生人之意無少虧欠。究之參贊不過本於盡性、盡性不過出於一誠。可知人生天地間、無一時可容得虛假、無一事可着得欺僞。有時虛假、有事欺僞、便與天地不相似。人各得天地之性、卽宜各盡吾心之誠。至誠盡性、不過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豈曰誠者從容中道。而爲聖人誠之者不能盡擇善固執之功、而甘爲愚柔者哉。○

因曰、作創脩泌陽縣學宮兩廡記。

創脩泌陽縣學宮兩廡記、泌邑隸宛南、前代學校曾出公卿。兵燹之後、黎民靡有孑遺、學宮存名亡實、僅餘先師殿、畧蔽風雨。其他先賢廡祠以及儒

官備舍盡埋荒煙茂草中、歷四十餘年、泛無改觀。丙寅歲夏五月、予濫司鐸慈邑、謁先師。畢、卽尋廡祠舊址、惟見殘碑横仆、荒凉增慨時進多士謀脩舉方。適秋八月、學憲蔣公校士南陽、因以其事請之。公捐金爲紳士倡。始、諸生議築室居予、予謂安有先聖先賢無棲止處而遽爲居室謀者。諸生固請曰、卽從之、亦必廡祠既成後可舉也。至是、學憲公亦以爲然。予歸自南陽、集紳士確計、皆義形於色、各輸財物、工料不等。予因偕諸生焦滔等擇吉鳩工、先度兩廡基址、經營從事、爲楹六間。諸生計日督程、各遍。工始於十月之初旬、至明年七月終告竣。雖其宏敞壯麗、踵事增華、尚有待於繼起、然以視夫零露棘叢中四



十餘年、使先賢不得享禋祀之報、士子不得將敬事之誠、不已較然逈殊耶。予因是有所感矣。 國家之氣運日隆、由於聖人之道不息。聖人之道不息、由於學校之人才知崇聖道而不惑於他岐。今世學校之設非不廣、師儒之官非不衆、而士風往往挑達不馴、率皆由天理不明、人心陷溺、名爲聖賢之徒、而其實不知尊崇聖賢之道焉故也。今盤山泓水間士氣鬱鬱方新、一加警提、罔不鼓舞奮興、趨事維敏、可不謂知崇聖道者歟。從此重聖賢之享祀、因而躬行聖賢之道、躬行聖賢之道、因由學校由而大有造於 國家、皆不能無望於多士之克自振拔者。憶昔與耿逸庵先生訂學嵩陽、其言曰、學問之道無他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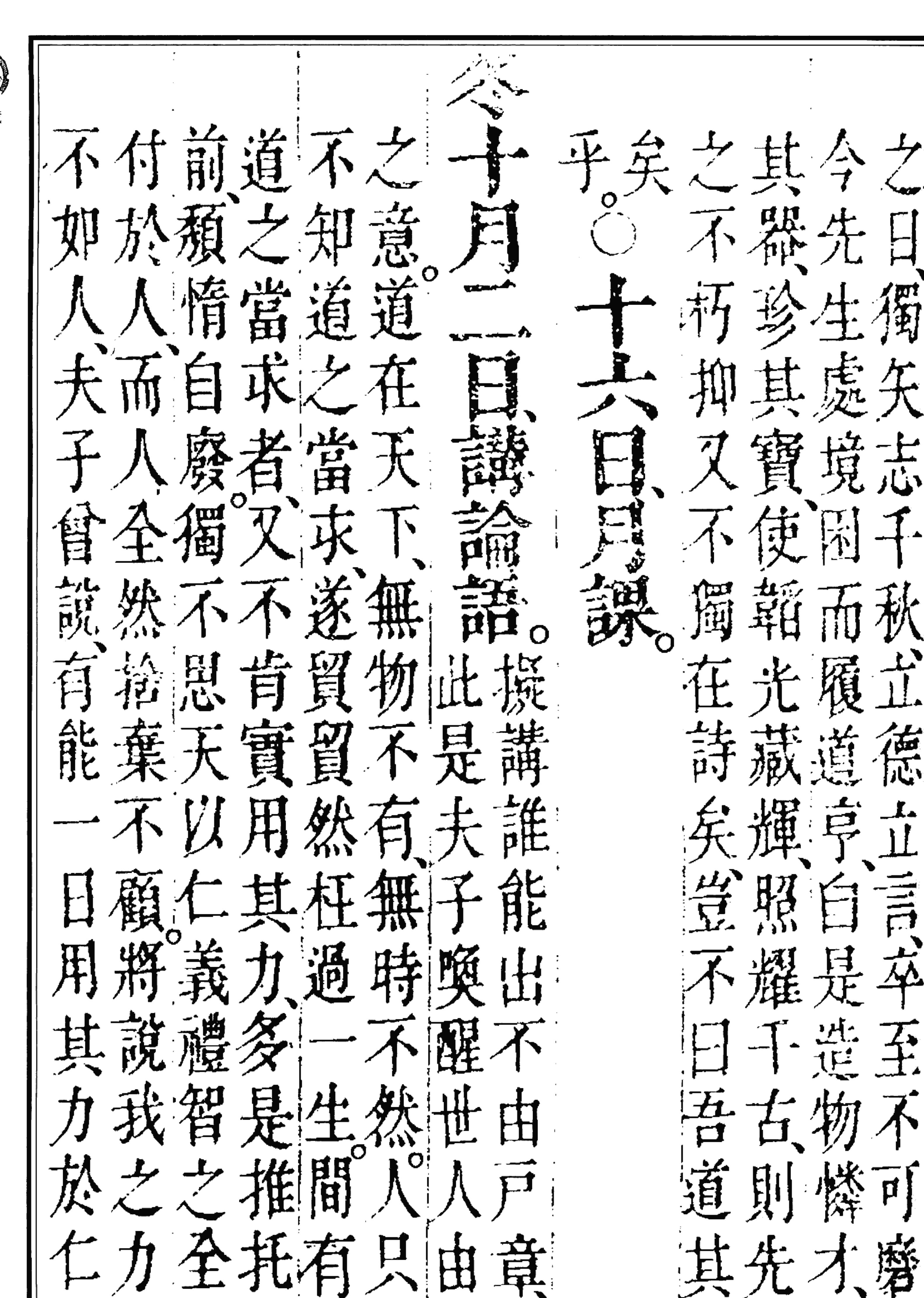
念存天理，求無愧自心而已。又曰：斯道着落在日用倫常，惟從事居敬、窮理、力行，聖賢之階級堂奧具在是矣。二三同人其志之，勿謂廟貌聿新，遂畢吾事也。○東西兩廡告成勸督程諸生文：兩廡先賢先儒，皆羽翼聖人之道者。此地四十年荒蕪，今一旦脩舉，使神有享祀之處，固貴邑崇重聖道之盛心，抑亦見諸君之敬事不怠爲可法也。先賢在天之靈，想默默鑒之矣。更願諸君脩身制行，皆體此敬爲善爾。○五日，盩子來背孟子序、孝經、小學。○六日，與雷芴山玩太極圖於學宮。芴山不時過我，手執理學正宗一卷，頻相商斷，令予剖太極圖，

畧發其端、輙滿目行生。玩是書既久、謂周、程、朱子之語非諸儒可及、熟此他書不讀可也。其於斯道有悟如此。

○十五日

樂飢集詩序、今之言詩者類皆雕風繪月、以鏤飾字句爲工。然工則工矣、爲問三百篇之遺、尚有存焉者乎。亦有抒毫伸紙、發天籟之不自已、而稍涉疎放、則失溫厚和平之體。此風雅擅場、古今難之。仙井雷笏山先生爲文擅⑤宗工、其詩、古文辭久膾炙海內。如樂飢集、大抵皆憂憤之所爲作也、其音悲壯、其辭婉轉、其意忠厚、既違絕世俗餖飣之習、復深得風人敦柔之旨、語語從性情中流露、而飄緲儁永、頗類太白。然亦有格調沉鬱、極似少陵夔府諸作者。先生之詩、詎必規規焉摹倣前

人。而讀先生之詩、又豈謂執一斑可窺全豹耶。雖然、余之折意先生者更不獨在此。憶丙寅夏余濫司泌鐸。時先生方掛冠、清風兩袖、饔飧或不繼、而陶陶自如、毫不戚戚於中。余已心識其爲人。及屢接言論丰采、熟悉學問淵源、非與古人所謂胸懷灑灑、光風霽月氣象有相合歟。自是頻商所學、不我遐棄、或早暮間霑零露、帶夕曛、互相過訪、所講論者周程張朱之奧、所考課者脩身經世之方。暇則搦管爲時藝、發揮聖賢之蘊、無有三日不聚晤者。嘗至燈繼日晷、漏刻不計。噫、荒煙茂草中、有促膝談心者與之上下千古、軒衡得失之林、抑亦可謂極人間之樂事矣。嘗見古之賢豪自命者多不爲世所容、而抑鬱不得志



之日、獨矢志千秋立德立言、卒至不可磨滅。今先生處境困而履道亨、自是造物憐才、愛其器、珍其寶、使韜光藏輝、照耀千古、則先生之不朽抑又不獨在詩矣、豈不曰吾道其南矣乎。

○十六日、月課。

癸十月二日、讀論語。擬講誰能出不由戶章、此是夫子喚醒世人由道之意。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人只是不知道之當求、遂貿貿然枉過一生。間有知道之當求者、又不肯實用其力、多是推托不前、頹惰自廢。獨不思天以仁義禮智之全理付於人、而人全然捨棄不顧。將說我之力量不如人、夫子嘗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將說我之志氣何必要勝人、夫子曾說、當仁不讓於師。將說求道有顧患及身、夫子曾說、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將說工夫枉做一生、終到不得聖賢地位、夫子曾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可見道在人身、原是人所固有的、亦是人所能爲的、總推諉不得。一日又見自暴自棄者流、無論聰明的、遲鈍的、有才的、無才的、都是不肯往前進脩、所以又就人所易知易曉者怪而問之、說人之出也、誰能不由此戶而出乎、何至於道竟棄之如遺、而不由乎此也。玩此語意、有無數慨嘆警省意、實是無

數激厲期望意。人若尋味此言、而由道如由戶一般、發一念必要合天理、舉一事必要歸準繩、看這道理、如影之隨形、一步不可離、如此則爲父必慈、爲子必孝、爲兄必友、爲弟必恭人。奈何舍此不由、而甘爲下愚之歸也。他日夫子又言、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其望人之意、與此畧同、學者所宜猛省而精進也。○五日、童子來背詩經序、孝經、小學。○七日

鍾爾知先生文集序、

鍾爾知先生旣歿、其子聖鐸彙遺文若干卷、問序於余。余不敏、與爾知先生締交久、不容不一言以紀其實。且聖鐸搜集遺編、嵩陽先生嘗嘉其孝、子又安能已於言。竊思道在天下、任人由之而不

盡、其有志趨向正、一遇變遷、不無作輟。或始念纚纚、及歲月浸尋、不無弛於中道。即未必多蹈此習、然志竭力衰、亦有類此者。若爾知先生以名節砥礪、從幼至老、得師友爲之依歸。中間離故土、遷徙靡定、講學之志益力、可不爲樂善不倦者歟。至疾革時、屏家衆不使近、惟靜息天機、留遺囑數行、以勵學教其子、抑又可謂全受全歸者。憶余往復嵩陽、每過先生廬、訂學、先生中懷若歉、講論精實、其悉心折衷、嘗至夜分不倦。世之不知先生者、見其甘處丘園、或以肥遯目之、而不知胞與之懷不以時地限、逢人勸善、直欲使斯人盡爲善類而後已。窮則獨善、何嘗不裕達則兼善之畧。文集具在、取而讀之、學術事業備見於

茲。且鳶飛魚躍之機、隨處發見、隨人指點、固學力無欠缺、亦其天性使然、然不爲所化者鮮矣。白沙舊有書院、流爲淫祀。先生與苗邁德諸同志頻爲商確、力勸崇正黜邪、迄今脩復有端。將來正學蔚興、能不追先生始勸之功歟。後之學者欲親炙無由、當備觀文集所載、知感奮興起、有不能已於懷者。是集也、徵聖鐸孝思純篤、誰能取前業而表揚之若此。聖鐸曾寄予札云、邇來常以敬字提撕此心。噫、聖鐸之敬、其聖鐸之孝矣乎。昔夫子作孝經以授曾子、數以不敢爲言、復取詩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三言標爲指要、此足以見其敬之大矣。聖鐸其亦悉此意乎。○

與李來章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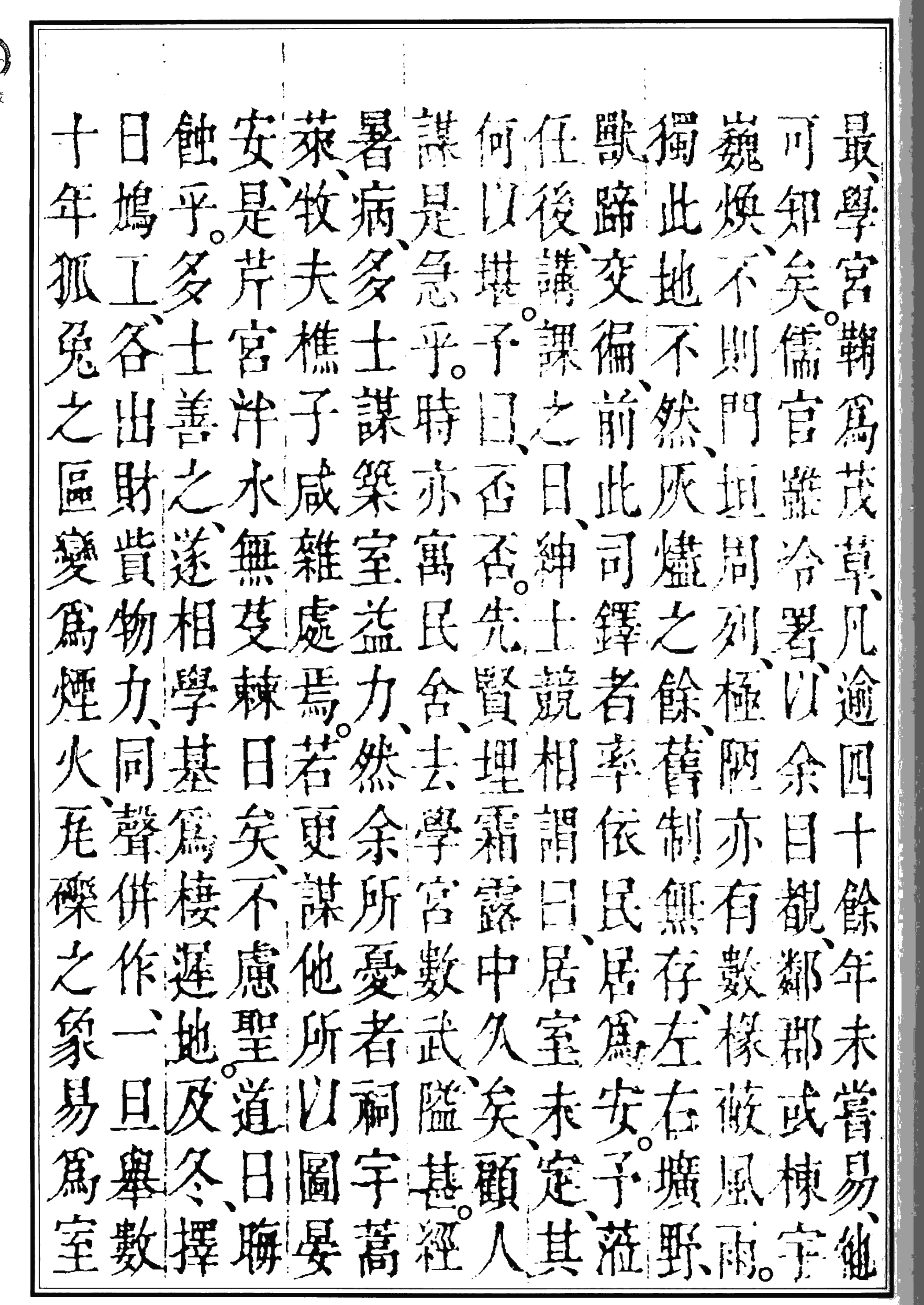
近思錄爲聖學津梁、精玩此

書、不第爲文章宗工、并荷理學薪傳。茲幸數百里訂應求之誼、何快如之。大集擬數語妄附簡末、深慙未能窺作者之意。然以此爲就正、倘使某稍聞大道、實佩明德無旣。王龍侯雖托業微技、亦貧士不得已者之所爲、然文有可造、想不鬱鬱久困此也。昨受業已令入泌陽社中矣、實以來教爲重也。○禮山園文集序、　李子來章、中州知名士也。負卓犖不羣之概、讀書論世、與古人爲侶、其志遠、其識超、其才雄、其學博、故其發而爲文、戛戛乎陳言之務去、奇矯變幻、居然自成一家言。夫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與道非可判而爲二、表裏之謂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

離文、文不離道、徒工於文者知之乎。來章之文根極理要、自吐其胸中之所蘊、不屑屑規倣前人、固屬有目者共見。然余知來章之卓然自立於世、而爲遠邇所推服者、匪第以其文也。何也、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此人以文重乎、抑文以人重乎。來章膺鄉薦、即閉戶潛脩、厲志聖賢之學、行孚於家、德化於鄉、見之者挹其丰度、探其淵源、固薰炙之不忍去、即聞之者亦莫不歎服爲有道君子。此誰實驅之而然。懿德之好、自在人心、誠中形外、有所必至、又何惑焉。方今 聖治休明、教化洋溢、人心皆知敦崇道義。吾鄉有湯潛庵、耿逸庵兩先生倡明絕學、一時人士喁喁向風、莫不希志伊

洛宗派、思起而紹承之。此正聖道興隆之會、世運亨泰之機。吾人生當　盛世、優游苟度歲月、固非自命、卽窮年勞敝、徒爲枝葉騈麗之習、以相矜尚、亦豈爲居安之地。必若求章之文、評本性情、言歸經濟、斯爲根深枝茂、非與世之徒尚靡綺而於理道毫無補益者可同日語也。以此集公之海內、行見人知道德爲先、文辭爲後、輕重緩急間可以定其趨向而一其心志、庶文章之士皆蔚然躬行之儒、兹集之有功於世道非淺鮮矣。是爲序。○

八日、念泌邑諸君建學署居余、余不能忘、勒姓名於石、文以記之。泌陽縣建脩儒學官署記、宛南荒區、泌邑爲



最、學宮鞠爲茂草、凡逾四十餘年未嘗易、他可知矣。儒官雖冷署以余目覩、鄒郡武棟宇巍煥、不則門垣周列、極陋亦有數椽蔽風雨。獨此地不然、灰燼之餘、舊制無存、左右曠野、獸蹄交徧、前此司鐸者率依民居爲安。予蒞任後、講課之日、紳士競相謂曰、居室未定、其何以堪。予曰、否否。先賢埋霜露中久矣、顧人謀是急乎。時亦寓民舍、去學宮數武、隘甚。經暑病、多士謀築室、益力、然余所憂者祠宇蒿萊、牧夫樵子咸雜處焉。若更謀他所以圖晏安、是芹宮泮水無芟棘日矣、不慮聖道日晦蝕乎。多士善之、遂相學基爲棲遲地、及冬、擇日鳩工、各出財貲物力、同聲併作、一旦舉數十年狐兔之區變爲煙火、瓦礫之象易爲室

廬。向非此邑人士敦尚古處。安有是哉。余自度宗德、雖與同志稍勵問學、未必於人心風俗實有補益、諸君何爲居我乎、居我者、期我也。何爲安我乎、安我者、責我也。國家設學校、以教士之任付之師儒、誠以學校關乎人材、人材關乎世運。今日儲之、異日用之爾。嘗怪司教者從人才起見、百不得一焉、則英賢寥落、學術湮塞、誰之過歟。余居斯地、敢不自勉乎哉。獨是居我安我者、不限艱難、不避勞瘁、寢食寤寐以之、予志之弗能忘。今列其姓名、紀其創建、實其歲月、以爲後之居斯土者勸焉。初、焦涓、陳維章、吉斗經營度地、工始於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朔後二日、至望後二日落成。涓爲楹三間於左、維章同兄令儀爲

楹三間於右、丘漢臣爲楹三間於中、更有爲楹四間於傍者。趙程萬禹錫懸、高光鑑、吳中纘、吳中澄、梁克鞏、李晉、李天簡陳顯舜、陳希舜、陳維閑、陳曰良曹接武、宋紹芳、吳道南、焦旭齡、焦彭齡馬若麟、馬之起、吉時、馮思異、馮思衍、馮昌宗王威、王象黙、王來賓王鉦、王銓、胡士璉、葛漢勳、楊國佐傅祚遠喬翀各率子弟及農工平基治塗、亦於是月晦日告竣。其舊存明倫堂五楹、余得與諸生講習其中者、繫 國初教諭葵丘孫克俊所建、因併及之。○謂諸生曰、直道難行久矣、雖陽方薦一嵩陽、正道之興、畧有其兆矣、而抑之使不得行、此豈人之所能爲哉、莫非天也。○

九日、使人於耿逸庵先生。

與耿逸庵先生書、　自二月別後、於二十七日便達寸函、未知寄到否。先生入　朝、荷聖眷隆重、不踰月晉階宮詹。當今　聖人知人善任、重道崇儒、草野莫不想望太平。得先生與湯先生輔導東宮、實爲正學昭明、世運亨泰之會。及閱邸報、忽有意外、不勝愕然。豈直道難容耶。不容、然後見君子。以光霽胸懷、自無纖芥。然而大道之行復遏抑之、使不得遂、豈天意使留而復洩耶。抑或書院大興、必得先生日爲提誨耶。此事付之無心可爾。景東陽高提、書院之興其有兆乎。理學正宗俟卷之十五刊完、衹印呈教。惜先生圖發諸儒之篇未能多見。今據所見者、如太極圖疏義等作盡入集內。倘再有大篇採錄、與前儒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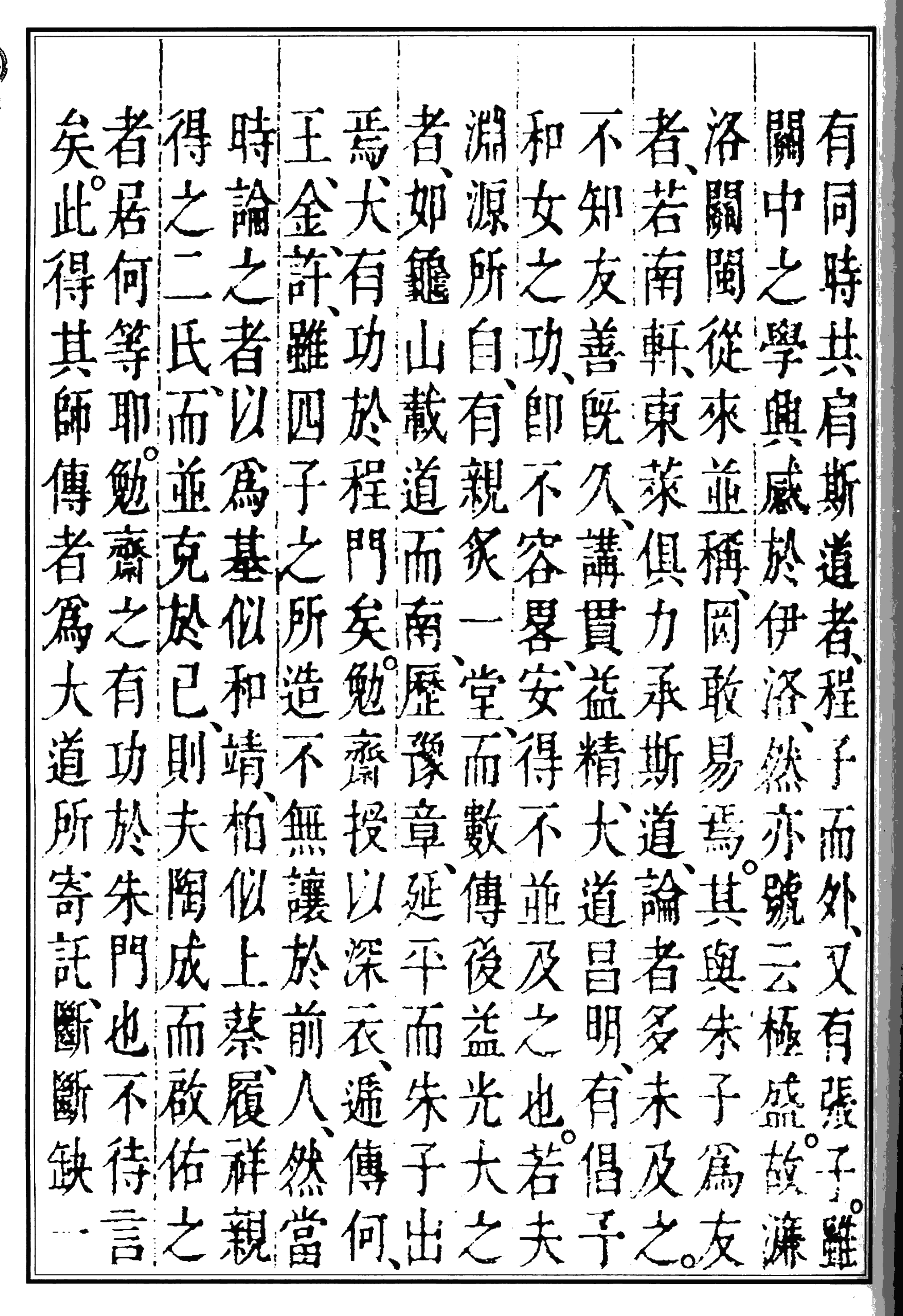
作同垂不朽、亦快事也。惟早鄭寄爲望。

○十六日、月課。

○二十日、理學正宗序、

天道流行、賦予萬物。人各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各得天地之氣以爲形、此身此理從天地來、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盡此者爲聖人。是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堯舜以來傳授心法、不越精一執中之旨。孔門言仁、言孝、一以貫之。後世去聖人旣遠、學者各以意見爲師承、是以傳流乖舛、高者淪於虛無、卑者泥於辭章、甚至權謀術數、功利技藝之徒競相炫耀、而世道人心浸淫邪說、莫可窮極矣。王道蕩而學術裂、聖路榛蕪。自孟子而後、歷漢唐之世、卒不聞有登聖人之堂奧者。此後世溯道統正傳必

缺页


有同時共肩斯道者、程子而外、又有張子。雖關中之學興感於伊洛、然亦號云極盛。故濂洛關閩從來並稱、罔敢易焉。其與朱子爲友者、若南軒東萊俱力承斯道、論者多未及之。不知友善既久、講貫益精、大道昌明、有倡予和女之功、即不容畧。安得不並及之也。若夫淵源所自、有親炙一堂、而數傳後益光大之者、如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朱子出、焉、尤有功於程門矣。勉齋授以深衣、遞傳何、王金許、雖四子之所造、不無讓於前人、然當時論之者以爲基似和靖、柏似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己、則夫陶成而啟佑之者居何等耶。勉齋之有功於朱門也、不待言矣。此得其師傳者爲大道所寄託、斷斷缺一

不可者也。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道貫古今，與天地相終始，而易與詩嗣得程朱傳其義以著其精蘊，邪説者自不敢亂。獨是春秋詆爲斷爛朝報，若非康侯作傳，以明聖人之志，誰復知爲天理權衡之書。而書傳亦爲朱子未竟之業，若非九峯無負父師之託，以成此書，誰復知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備具於此。此羽翼聖經，胡、蔡斷推爲先聖功臣也。至若康節內聖外王之學，純公亦爲嘆服，文公之門有西山，以爲老友，不當在弟子列。二公造詣如此，反闕而不錄，闕之者，俟之也。學極乎數，道精乎律，其廣大高明，非後學所能躐等而企，如皇極經世、律呂新書，皆二公之深造自得者也，故闕之，以俟學者



之既通六經四書而後可及乎此也。夫宋儒之有功於斯道者、錄之從其詳、而獨畧於元明者、取其最也。魯齋遭亂世、學無師授、得程朱書讀之、始知進學有序、於小學四書深信篤好、即以其學爲教、脈絡甚正、學綂賴以不墜。敬軒踐履篤實、告人以居敬窮理爲要、發揮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與、備載於讀書錄中、至純粹中正。明儒雖盛、求其可繼程朱之統者、無踰於此。此元明兩代必以許、薛爲正宗也。噫、道在天下、命於天、率於性、盡於聖、載於經、學不至希聖希天非學也。然不考乎經傳之所傳、以求証乎吾性之本體、則性不可得而復、亦無由而造乎極至之域。故求道者必先讀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書以及遁

衍周程張朱者，皆分任乎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也。安可不徧觀盡識，以求得其指要哉。余於諸儒之書，悉心讀之，蓋不敢忽。潛玩既久，始知精要之所在，豈聖聖相承，莫有外焉者。因取篇章之最切者，彙而輯之，間亦妄附己意爲發明。雖於全書不能盡錄，然知者觀此，思過半矣。由門戶以尋階級，由階級以造堂奧，要在乎人之能自得焉爾。是編也，甫輯於嵩陽，多爲耿逸庵先生所較正。繼成於藍鄉，焦鶴浦、趙鵬九、李子照、曹聞衣、吉乘旃諸子請付梓，因得公諸同好。余之公諸同好之志，實嵩陽先生與世同歸大道之志也夫。

○二十一日，舊泌侯雷芴山來別予，以詩十首見遺。

○二十

三日

送別舊泌侯雷笏山歸蜀中、泌水何洋洋、侯澤與之長。文章駕漢魏、化育盈宮牆。風骨挽頹靡、大雅勿感傷。相對永朝夕、淑氣迎嘉祥。數月頻相過、燈花午夜忙。忽聞膏吾車兮秣吾馬、搴裳試問何爲者。云有田園將蕪胡不歸、山之林兮日之暉。不思悠悠蜀道遠、驅車策馬歷巽巘。況復蠶叢路重重、我欲投轄閉戶、不復知時之嚴冬。古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可惜黃金盡時交已矣。人情反覆似波瀾、懷寶知君到處有倒屣。不說江樓醉少陵詩、思滿飛風雅與。還看千古才名藉氏絕、於今高峯並峙推人傑。玉樹蘭芽耀簪纓、騏馬應是舊家聲。賓與他日膺上選、遙遙海內亦知名。相勸杯酒壯行色、歸去吾道有

法式。臨別千卷莫須問、曾記芹宮印太極。○與童遜闇書、　近聞駐車西平、雖王事埤遺、然弘才爲當事所重、正展布經論之時、深可幸也。勤在泌無所事事、惟日與笏山風雨論文、頗嘗樂飢之趣。茲笏山整旌歸蜀、萬難分袂。然勢處無可如何、雖投轄無濟也。前途正長、資斧不能不需之知己。以足下之誼交、必有格外隆誼。我輩周急之義、想當如此爾。

○二十四日、遣郊送舊泌侯靈笏山行。侯諱廷、四川井研舉人。辭歸蜀中、兩情懸戀、數十里郊別、相顧嗚咽、不能言、猶諄以奮志讀闇爲最。憶自夏五侯勸予作舉子業、與予起文會、互相淬勵。予初屬筆、文不能佳、循三、六、九日課



藝、至月餘、從前沉滯之習俱化。侯覽予作、輒喜曰、可命中矣。自是悉屏詩、古文辭不復爲、一意作應舉之文、精選近科程墨三十首、熟復誦讀、讀已而作、作已復讀、嘗至二三更不休。夜置門板於地、寢其上、傍設燈、醒時擊石取火照數行、或乘月讀至夜半。如此積久、飲食漸減、竟致嘔逆。病時暫息三二日、再理前業。學宮荒殘、內無書舍可安、外僅短牆畧蔽。每坐明倫堂中、經烈暑嚴寒、留燈影於榛莽瓦礫間、不輟咿唔聲者、侯與予誦讀時也。侯之愛人以德、古道不可及。予之得力於侯者、尤不能一日忘、因撮其大概、記之如此。○

二十九日、使攜耿逸庵先生書來。○與李晉

詩、吾道

千秋業、寸心祗自知。一載遇端伯、相証無相岐。喜當風雨至、考信亦析疑。古道匪云遠、士類推白眉。一心繼伊洛、肩承肯讓誰。嘉樹臨聰牖、爐火來曉曦。端坐染翰久、雲影去復移。履道何坦坦、敦倫邁等夷。時作萊綵結、如賓敬唱隨。森森庭前秀、皎皎玉樹枝。出門交有功、良朋信不欺。足音聞空谷、大器已在斯。誕登爲遄往、邪須我友時。

十一月朔、率諸生送洸司訓樅歸里。○二日、講理學正宗大義。○五日、臺子泰詩書經序、孝經小學。○振起自柘城至。○二十日、眷口

回柘城。○二十二日，門人刻理學正宗成。○二十七日，自二十日以後，諸紳生童來覷無虛日。○二十八日，赴京會試，自泌陽起身。諸紳生童郊送，各難爲別。

十二月四日，行至河灘，遇一老人乞財於書役等，不應。予馳過矣，使人問故，未及。回，予驅馬返，詢之。彼云中途遭騙，故致狼狽，言之而泣，面有赧色，不能爲乞狀。予憐之，問至里需幾許，曰：但得一金餘，可無憂矣。傾予笥，止有銀一兩，錢二十，盡以遺之。彼驚感，問予所從來，以諭泌告。益愕然，叩予囊，左右具示以實，啟囊中印及笥中敕書，令觀之。

益歉然不自安、辭所與不全受、曰、吾不忍以周急罄公囊也。止受銀一兩錢三百、拜謝不忍去。行數步、旋反問予姓名里居。予曰、持此些須早回家圖妻子歡可也、吾豈望報哉。彼嗟嘆久之、曰、明春二月當有以報公云云。遂長往。

○十日、以學印交泌侯。侯在牛蹄集徵比已而赴沙河店、轉從道途間無寸晷暇。候數日、乘間方將印冊諸件交收。

○十七日、至柘城。

○二十二日、長女于歸於鹿邑張珏。

○二十四日、赴雎州祭湯潛庵先生。

○二十七日、自雎州回。



是年、泌陽課士。

孫 紓 技 字

尋樂堂日錄卷四終

校記

①②昨：當作「胙」。參本卷八月二日條。

③知：疑作「自」。

④往：當作「住」。

⑤擅：當作「壇」。

尋樂堂日錄卷五

朱陽竇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仝編

二十七年戊辰、三十六歲。

春正月朔、赴京會試。○十四日左足痛。○二十二日、進京。以後足能行。○二十九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

二月十一日、晤衞爾錫先生。○十二日、衞爾

錫先生祝予於寓所談學。先生諄諄以敦實學勿近名爲言。又日學規內云，嘗痛念雜霸假仁之非，知以實心行實政之爲是，常悼恨權謀術數之危，知以人情協天理之爲安。此四句痛切簡要，以爲合乎王道。○十八日，進場。

以太皇太后崩，故移期。○二十四日進三場後，自晚至夜半燈花照耀，心志怡然，因戲爲句：瑞兆燈花午夜思，君門獻策正逢時。雙親莫更勞酬慮，花折長安第一枝。○二十五日，場事畢。○二十六日右足微痛。○二十九日足痛不能起。

三月朔呂覾祥過予談學。○魏次玉同年常覲予寓所。○十日復耿逸庵先生書。先生旋里，未獲登候。都門晤景東暘，知先生體健如常。暘後訪東暘，已行矣。既而病卧旅邸，時與渭石聚晤。又新安呂覾祥屢過談學，病中頗爲樂境。覾祥爲忠節先生之孫，斯道有望。嵩遊日，先生當一見驚喜也。湯先生奄然長逝，遠邇悲悼。客歲殘冬，惟赴睢陽望柩一哭而已，奈之何哉！近日諸公講學者，率多失之高遠，流於穿鑿，惟見儒爾錫先生立言平易，持身清潔，晤對恍坐春風中。新任山左藩司，出都時惟一車四僕從，將來澤被生民，未可量也。並聞志快。○與呂覾祥札。承論聲韻差謬，受益良

多。所論深潭拙句，以爲陰靜寓陽動之義，一似他人淺膚之言，看來皆有義藴，豈尋常談詩家可比擬耶。某才拙，不能工詩。如古寺荒煙，欲形人欲深錮之象，而却欲必先主靜，故以深潭句繼之。又以爲優忽者衆，一如山影流波而因衆屬已，則如愛雪高吟。能如紅塵中有蓬萊，則一徑之開，即非向日之茅塞矣。可不愼養此心之微而去欲以存理乎。拙詩之意不過如此。今得高明一語道破，實快同心。倘不棄愚鄙，將拙句一一指其瑕疵，亦見此番京邸之遇非偶然然也，不知高明以爲然否。○十一日，病愈。○呂祖爲予嵩陽酬和集詩作序，並惠以詩。○十二日，會試榜發，由南

陽府泌陽縣教諭中式。第六十三名。總裁保和殿大學士王公諱熙、直隸宛平人。都察院左都御史徐公諱乾學、江南崑山人。兵部右侍郎成公諱其範、山東樂安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鄭公諱重、福建建安人。同考翰林院編脩黃公諱夢麟、江南溧陽人。○四書題樊遲問仁三節、　分言仁知之用、合之舉錯而可思也。夫愛與知、亦仁知之各爲用爾。因遲之未達、而示以舉錯、亦思其合焉者乎。且天下之理不遺於吾心、而以吾心之用致之於天下、此非有分給之勞也。當其專有所及而不相謀者、若不必其相通。然一人操其銜鑒、斯世受其裁成、而吾之意可通於天下、葢不相謀而無不相及已。

此其說在聖賢之論仁知。夫善渾於保合，識裕於幾先者，仁知之體也。深窺宥密所存，囿廣大清明之咸備，躋斯世於安全、嚴天下以辨類者，仁知之用也。博考敷施所暨，實精詳渾厚之並行。故於遲之問仁也，而告之以愛人。生人之美惡殊倫，用愛者亦或格焉，而多阻。然本此渾然無私之理，以與人爲徒，則吉凶同患，囿刻薄之不形，亦煦嫗之無事也。仁之所以廣覆羣倫也。於遲之問知也，而語之以知人。斯人之賢奸雜處，用知者亦或惑焉，而弗寧。然本此湛然有覺之原，以與人相見，則臧否素定，囿蒙昧之無從，亦機察之罔用也。知之所以照臨區宇也。愛人、知人，由斯道也，可以知愛育人才之心焉，可以得磨厲斯

世之機焉。彼夫志氣有如神之須、覃敷弘好生之德者、豈必逐逐焉求之於知、復求之於仁哉。而何遑之有未達也。子曰、子不觀之舉錯乎。淑慝之旌別、昔之愼重其典者、諒非慕知幾之稱而如是、蓋有實用其舉、實用其錯、而灼然於直枉之不淆、國憲於此彰、人心或於此動也。但見民莠不同域而處、而回心向道之俗、若操其權於一二人久矣。繼君子以眞脩之途、卽其開小人以從善之路者也。而惟使之者之能自神矣。賢否之進退、昔之廣試其用者誠不外知臨之宜以相及。然有辨其爲直、辨其爲枉、而斷然於舉錯之不紊、官方於此肅、濯磨亦從此始也。但見黜陟惟因人而加、而道一風同之治、預養其氣於數百

年久矣。以澄叙昭其英斷、即不僅以勸懲畢其明達者也、而惟使之者之莫可測矣。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不可以明吾說之不誣乎。仁知者吾儒之德、廣被斯人之事、原非有岐乎性情。賞罰者天子之權、登進賢良之科、大旨要歸於忠厚、遲亦可以達矣。○子曰舜其大孝三節、　舉虞帝之孝、以明道德中有必至之徵焉。蓋舜之孝即舜之德也、而尊富饗保備至矣、不可於大德而信其必得乎。且夫庸德而不備古今之非常、不可爲德之至。蓋事愈庸則。其致效者愈不可量、曠千古而有備至之徵、探厥所由、亦惟是庸行之莫加、而獲效者自歷歷不爽也。今夫道之不可離者莫切於孝、而孝之能自盡者即著爲德、斯

豈非中庸之極軌哉。嘗於子之稱舜而得之也、曰舜其大孝也與。孝莫大於顯親、舜之德不旣爲聖人乎。溫恭之號加之於身、已榮及其親也。濬哲之稱聞之於帝、實歸之於親也、孝何大也。吾嘗曠觀古聖人之有德者矣、不必履帝位以成其尊、享九有以致其富、合萬國之懽以隆其饗、流萬世之澤以弘其保也。服一命之榮、奉升斗之養、粢器不假、箕裘承紹、若此者、豈盡爲無與於孝哉。顧以之稱大則難言之。舜則以聖人之德而尊富畢集焉。側陋升聞之日、爲岳牧之所交讓、中邦成賦之盛、亦歷山之所難期。而竟以天子尊其親、以四海養其親也如此。抑以聖人之德而饗保並隆焉。明禋追乎祖幕、不第郊嚳以答天

備恪及乎虞、思奚止商均之延祀、而竟爲親光其宗廟爲親承其子孫也如此。此何故哉、有大德焉故也、以大孝而成其大德焉故也。我思大德、而安有弗得、亦安有不可必者哉。凡人一行之善、亦往往有異數之獲。即稱量而予、而可信者已不能取本量而誣之、況乎大德之悉備也。凡人因心之行自在在有備至之驗。即徵應未及、而可期者已不啻取厚效而奉之、況乎大德之已徵也。於此知大德之得位得祿也、有可必也、得名得壽也、亦有可必也。陟元后而納饎篚、所可信者已在齊夔允若之日。頌文明而介眉祐、其預定者不外烝乂克諧之年、而舜之尊富饗保之無遺也。向非聖人孝德之至、曷克致此。惟舜之孝

爲大孝、斯舜之德爲大德。其以庸德而備古今之非常也。中庸之道、不至此而極哉。○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全章、爲言性者正其趨智可無事於鑿矣。蓋言性取乎利、無取乎鑿。如禹之行水、則智以求故而大也。卽極之高遠、寧踰此哉。且自性教不明、而過用其智者、往往挾一己之私見以與天下爭是非、而不知彼之自濟其初體者爲已甚也。究之初體既濟、智愈用而心彌勞。卽有一二事之可幾於道而猶不爲君子之所取、况其倡爲異說、以失自然之義而乖生人之行也乎。吾故大正乎天下之言性也。性非淪於虛無則言性者不得失之於廣騖。性非鄰於幽渺則言性者何事過索之艱深。吾願言性者、亦言其

故而已矣。天命而後、性情渾於同原、惟靜藏者皆繼善之精、而動感者自爲履道之坦也。故知能愛敬、孩提亦有自動之天良。受中以來、道德形於各見、卽外著者皆因心之發、而内涵者何非順適之端也。故忠孝節廉、匹夫不乏之可循之成跡、是所爲故也、是所爲利也、而性不從可識乎。奈何世之智者逞其競勝之念、而畧乎日用之常、以爲天下事不可以淺近窺也、不可以途轍拘也。吾爲其大者以冀乎非常之業、卒之非常之業之不可以倖冀、而徒爲天下之所惡。若是者何也、爲其鑿也。夫智者而烏可出於鑿哉。今夫智於五行爲水、水者利象也。滔天之患、至洪水而止矣。乃當日者鯀以有事鑿之、而九載弗成。禹以

無事行之、而八年底績。可見天下事矯以本無則勞而罔濟、順其固有則逸而多功。行所無事、雖謂智比神禹可也。夫何惡之有。而好言高遠之徒、猶不返求其故、勢必至馳思乎天之高、極意於星辰之遠、而窮其智於無所用。豈知一求其故則日以計日、將窮於次者、可按日以定盈虛。歲以考歲將周於天者、可積歲以稽元會。千歲日至可以坐致。而又何阻於高遠也哉、而又何事於鑿也哉。彝德具而動靜循乎自然、明物察倫、即貽萬世、君父之教。聽明淡而功名歸於無事、觀天察地可媲千古、平成之功。由乎此、則性教明、而邪說不得亂之矣。○誠者聖人之本論、原夫道至微而不可見、亦至顯而不容隱者、其太極

乎。太極之動也誠爲之動，太極之靜也誠爲之靜，是天地間實有所以然之理，以渾於無形，著於有象，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故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非洞悉天人之蘊，深窺性命之奧，恐不能指其實以詔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亦何據而知聖學之有本，即在此流行賦予之無間也哉。昔周子憂道學之失傳，既作太極圖說以明道，而復作通書，以經緯乎太極圖說之蘊也。首曰誠者聖人之本，請得而論之。夫周子生而清明，加汲汲於問學，又時時從高人逸士遊，故聞道最早。論者以爲奮起南服，續聖道於千五百餘年之後，非以太極、通書直窺大道之體要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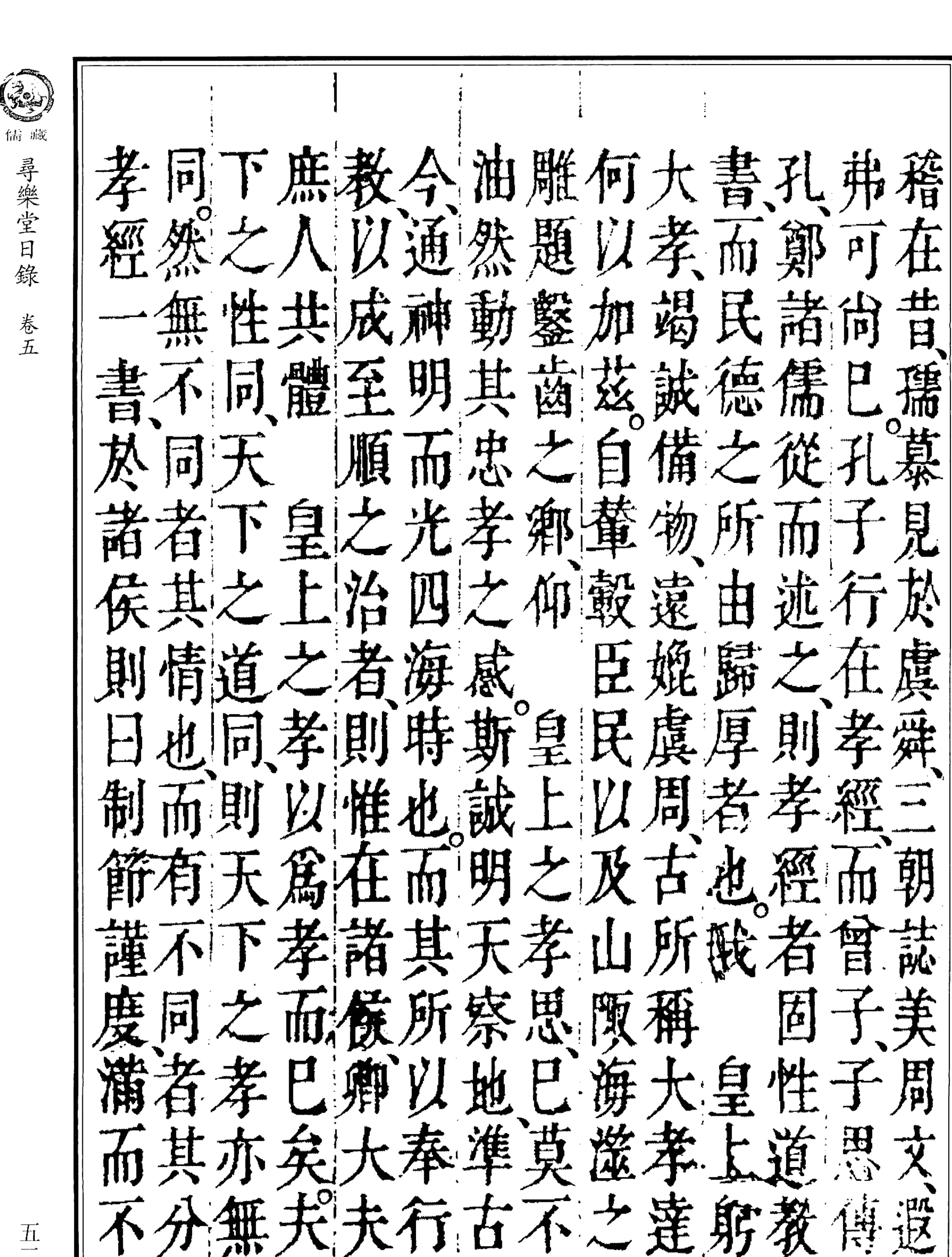
顧太極圖說之作也，無極而太極一語、已舉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人道之仁義、悉括於其中。而即示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是即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又曰、君子脩之吉。即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明乎性命之理、至此無餘蘊也。雖通書之言誠、更何以加茲。而必舉誠而明示之者、亦自有說。蓋大道之不明於天下也、非一日矣。孔孟而後、歷漢唐之世、曲學爭鳴、高者淪於虛無、卑者溺於辭章、又且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流、紛然雜出乎其途、至有論性而顯然以爲性惡、是尙得謂之知性乎哉。聖學不明而天理息、人心亦貿貿焉莫知所止、是固躬任斯道者之憂也。故

主靜立極之旨，雖嘗作爲圖說以發明之，又恐人之視爲高遠而無切於日用，則太極之理終隱而不著。於是與天下明示之曰，吾向之所謂太極，卽所謂誠也。天道流行，賦於萬物。聖人之盡性，盡此而已。聖人之踐形，踐此而已。聖人之齊通復洽幽明，而中和位育之全於一心，明天察地之光於四海，無非始於此終於此而已。以爲聖人之本，是誠之不可須臾離，卽太極之不可須臾離也。雖然，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天地之塞吾其體也，奚獨聖人爲然。然而聖與人同父母乎天地，而聖人則全乎太極而無憾者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人得之爲剛柔之體，而聖人全體悉具矣。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人得之爲清濁之質，而

聖人粹質獨優矣。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人得之爲五常之性、而聖人成性存存矣。以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萬物化生、莫非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聖人尤萃靈秀而立人極矣。是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合其誠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綱維、品彙之根抵。謂聖人有踰於天命之性、是不得其所以爲聖、並不得其所以爲誠矣。然而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則總以一言明其實、曰、聖人一誠也。是誠爲聖人之本、即太極爲聖人之本也。抑思之、誠之爲言、不自周子始也。孟子之言性善、此誠也。孔子之

言仁孝、此誠也。虞廷之言精一、亦此誠也。而總之道渾於一畫、象著於奇偶、則天道不過此誠也。故聖人作易以明天道、而周子必引易以明誠、則太極圖說與通書之相爲表裏也、亦猶易之先後天相爲表裏而已矣。第一問聖孝策、刻。程

帝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要本吾心之愛敬以被天下、使天下之人無一不歸於孝、而後其教乃不肅而成。何則、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蓋自天降下民、而知愛知敬之良早與生俱畀矣。然而在上在下、殊其分、致樂致哀、異其文、而所謂立天之經、因地之義、盡民之行、握至德要道之原以成始而成終者、則必以天子之孝爲之本、故曰就也。粤


稽在昔、孺慕見於虞舜、三朝誌美周文、遐哉弗可尚已。孔子行在孝經、而曾子、子思傳之、孔、鄭諸儒從而述之、則孝經者固性道教之書、而民德之所由歸厚者也。欽　皇上躬行大孝、竭誠備物、遠媲虞周、古所稱大孝達孝、何以加茲。自輦轂臣民以及山陬海澨之衆、雕題鑿齒之鄉、仰　皇上之孝思、已莫不油油然動其忠孝之感。斯誠明天察地、準古酌今、通神明而光四海時也。而其所以奉行德教以成至順之治者、則惟在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共體　皇上之孝以爲孝而已矣。夫天下之性同、天下之道同、則天下之孝亦無不同。然無不同者其情也、而有不同者其分也。孝經一書、於諸侯則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於卿大夫則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於士則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於庶人則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誠以分之所制、力亦隨之、不可不及、亦不敢或過也。是以居處不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涖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戰陳無勇非孝。故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夫惟爲人臣者以名節自持、以公忠體國、厲羔羊素絲之節、矢和衷協恭之忱、則其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即其夙興夜寐、以無忝所生者也。下逮庶人、亦知力田孝弟、以三物之教爲廉隅、則藝黍亦可承歡、服賈不忘洗腆、比閭族黨閭有親親長長之風焉。推之、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而孰非天子之立愛立



敬有以就之也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就之謂也。然則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惟以天子爲本、而天子之孝必以愛敬爲綱。孝經之言五孝也、致養而後、莫重於致哀致嚴、是故經於卒章專言喪祭之禮、始於哀戚之情、衰麻之制、以及重合之具、兆宅之安。由是而崇謚號隆升祔、明堂配享、春秋時祭、左右定位、工祝告文、簠簋陳器、迎牲灌獻、肅其禮、升歌象舞合其樂、九州萬國各以其職奔走祼將。蓋至此而後乃爲愛敬盡於事親矣。若夫爵祿之賜、孝秀之升、農桑樹畜養老之文、執爵授[illegible]憲乞之典、以至烹葵剝棗、春露秋霜、勸生[illegible][illegible]、此又先儒所謂博愛廣敬之道、既因心而恕、克己

復禮、而又推已及物者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至順之治以成。禮運曰：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則天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謂之順、而總於孝乎致之。夫孝順德也、天子承言孝思、而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無不應候順德、則本天子之孝以成就乎天下、而卽合天下之孝以曲就乎一人、故曰就也。抑聞之、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春秋説辭題曰、孝經所以明

君之尊人道之素。蓋孔子以是傳曾子、曾子於此得脩齊治平之要、又傳之子思、而闡明大孝、達孝、至於篤恭天下平。故孝經與大學、中庸同條而共貫者也。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其時期門、羽林悉通孝經章句、而縉紳士大夫多善言禮服、毋集講廟堂之上、以故漢治近古。孝經爲治天下而作、審矣。自顏芝本出、而傳注相牴牾、無慮百家。蓋至於唐而孔、鄭之注並存。然自開元石臺之本參倣孔、鄭舊義、採摭於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六家之同異、而刪繁去鄙、用疏、廣注、其書始有端緒。至宋邢昺又剪截元疏次第解釋分爲講義、而其書乃益表章。蓋至於南宋以後、諸儒之說出而相爲輔翼。雖於

古今文及章句所見有不同、而發越揮散、幾無餘蘊矣。世祖章皇帝命儒臣纂緝衍義一書未就、而我皇上繼志述事、推極而增廣之、孝思孝治所以通神明而光四海者、誠哉聖性得之、又加以聖心焉者矣。經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第二問銓選策、

天下之治其必由於讓乎。讓則廉、廉則官方慎、而奔競之風以息、此庶司所以多稱職也。讓則公、公則薦擇嚴、而偏黨之弊不作、此長官所以能率屬也。故必大吏正而後羣吏正、羣吏正而後百姓安、無他、綱舉而目斯張、源清而流自潔也。虞廷咨九官、十二牧、而皐陶謨言載采采。周官三百六十屬、而皆以六計弊之。是官人必先知人明矣。漢世自三公

而九卿、而郡守、而刺史、而縣令、其有賢能著績者、長官得以上聞。然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郎官任舉克選之法。魏晉及唐、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則宰相攷庶官之有成效者而請命焉。故制勑旨授不同、而常參之官則不必悉委宰相選擇。凡此者、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我　皇上念安民之要在知人、知人之要在擇大吏、故嘗疇咨在廷、訪求俊乂、虛公採聽、詳愼再三、斯誠古帝王愼簡乃僚之至意也。賈誼曰、上設禮義廉恥以遇其臣、而臣必以節行報其上。今在廷諸臣所舉、每多失實者、其始由於偏黨之私、而其後遂以成推諉之弊。夫用一人而謀及卿士、謀及諸大夫、蓋欲其詢謀僉同、皆

日賢而後用也。近見廷推之時、往往意指定於一二人、而盈廷共相附和、一二人曰可、諸大夫皆曰可。至其人居官之素行若何、不之知也。即知之、亦不敢言也。外托公聽並觀之名、而陰行其聲援黷貨之計、是豈我　皇上疇咨訪求之初心哉。迨其後穢跡昭彰、是非大著、而向之緘默塞責者如同局外之觀、固超然於時事之外、即交口推薦者亦且共相諉卸、以一二人受其處分、而餘者俱爲譴責之所不及。如此而欲官箴無玷、百姓乂安、是猶髮之在首、理之者不以櫛、食之在器、取之者不以匕、吾未見其有濟也。宋儒張栻曰用人之道、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

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所以多其途而嚴爲之擇也。夫以四岳交薦如舜、而猶必歷試諸艱、敷言詢事、則下此者可知已。是故擇之之法、求才不可不廣、敷課不可不精。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之之人則懼曠庶職而苟取備員、於是乎有淹滯之患。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衰則職業不舉而品格浸微、於是乎有倖進之失。夫古者之計吏也、廉善廉能、所長不同、而皆以廉冠之、廉節之關於吏治久矣。問今之吏有能如裴寛之瘞鹿羊、積之懸魚者乎。有能如楊震之郤暮夜、孔奮之捐脂膏者乎。即有其人矣、而聞其名必核其實、則公孫之布被、能如季路

之緼袍、陳仲之螬李、能如顔氏之簞瓢乎。故欲叙官方、先辨人品、欲定人品、在别心術。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安於爲善者、其平時有正心誠意之功、斯臨事有光明正直之槩。羔羊之詩曰、退食自公、委虵委虵。蓋言安也。如此、則守道藏用者可得其真、其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吏治庶幾近古歟。而其所以愼之於始者、則尤在嚴保舉之法。唐陸贄請長官選擇屬僚、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得賢則褒升、失賢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閲試大官。所云達觀其所舉者、此義是也。而宋曾鞏推明陸贄之議、亦云命官以任衆職、所繫最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

須臾、累歲不能救。則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今試做此議、以嚴舉者之罰、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既無所容其推諉、而且屬僚之賢否、長官之功過、隨之所舉之是非、舉者之黜陟因之。彼卽欲有依違偏黨於其間、而孰不自愛其身名乎。若夫不次之擢、破格之庸、所謂懸異賞以待非常者、則惟在我

皇上愼簡其人以爲風厲天下之本。而復灼以克知、則人不敢欺。動以至誠、則人不忍欺。吾見大臣旣正己率屬、小臣皆潔己奉公、舉朝之上、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相讓而不相競、則廉恥興、而清議可以復作。其有不洗心滌慮、破除舊習、以仰副　皇上子惠元元之意者、吾未之前聞。○第三問取士策、

古之取士也、德行、文章出於一。後世之取士也、德行、文章出於二。何則。三代取士、有由鄉學而進者、掌其事於鄉大夫、而用之則在大司徒。有由國學而進者、掌其事於大樂正、而用之則在大司馬。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典綦隆矣。漢興、取士之制猶爲

近古、故賢良方正、孝廉、博士弟子諸科廣爲取使無遺材、課其實使無濫秩、而又復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法何備也。魏晉以降、所舉孝秀猶取經術。至隋、始專以文辭取士、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唐之進士明經不過聲韻之學、帖誦之習、求其所謂德行者無有焉。及宋制經義之式以試士、而有明因之。我 國家制多由舊、使士子各占一經以應賓興、豈不以選舉未公、固不若一歸於學校科舉、或聽言可以信行、因文可以見道、此亦厚期天下之至意也。乃自選舉廢、而士之以文章自見者徒襲紙上陳言、爲弋取功名之資、而忘其考德課行之實。教術至此、亦幾幾乎窮矣。說者曰、古

今人不甚相遠，孝廉、孝秀舉而俗尚淳龐，墨書、帖義勝而士競藻釆。上之所取，下之所從也。下之所趨，風之所成也。科舉之學，蓋可恃乎哉。愚以爲今世之弊，不在科舉之日興，而在應科舉者之不以其實，則非有以大變乎士習不可。昔朱子貢舉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惟懼德業之不脩，不憂爵祿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返爲大成。今治經者僅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

今與亡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由今考之、其議設德行之科與分年試諸經、子史、時務之法、抑亦可謂通之百世而無弊矣。若依其議而行之、士未有不務本而敦實者。所慮者庠序既設、或視爲具文、師道不立、致譏夫城闕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安在其爲振興鼓舞之法哉。於此而欲大變乎士習、斷不可不嚴飭學校以齊一之。今之學校遍天下、而以爲脩之宜亟者、責實之謂也。三代盛時、自王公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其學焉者、自灑掃應對進退以往、及於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則學有地、使之漸摩而化、學有候、使之因年而深。是以學者日遊之乎詩書六藝之途、而浸漬於歲月、浹洽於心志、卒能出其所學

以爲功於世。令誠下脩舉學校之令，使士之人於黨庠、術序中者，一以勉勵德行爲先，而諸經、子史、時務各以類及，庶乎浮薄之習可以少息，而聖賢之徒無難復作矣。尤不可不慎選師儒以董率之。夫師儒不得其人，則未有以教廉而已，先處於貪，未有以教讓而已，先處於爭。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故曰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不聞闇者求於闇，而師道立也。以人之少成若性，而又無師儒焉開其惑，以偕之大道之域，其不爲習俗之所移者，吾知其鮮矣。今誠擇正誼明道之儒，博古通今之士，使專任教責，令如湖學之經義、治事，而課其實用，又如文定試士太學，得伊川而處以學職，

吾知斯人也必循脩職事、以承先、啟後爲已、任、以希賢希聖爲士子、訓以智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爲斯人、陳其德行而考其藝能、其功當不在程朱諸儒下也。由此行之、將不數年間而師之爲授、弟之爲承、父兄之教其子弟、子弟之率其父兄、皆以實學爲砥礪。則試之經而詩、書、禮、樂、易象、春秋無弗究、其原而悉其委、則士皆通經之選矣。試之史而興衰治亂、損益質文無弗舉其綱而詳其目、則士無昧史之識矣。試之當世之時務、而工虞、水火、錢穀、兵刑無弗去其弊而興其利、則士皆達務之材矣。安在學校、科舉中不即以寓鄉舉里選之至意哉。故曰、今世之弊、不在科舉之日興、而在應科舉者

之不以其實也。噫、興賢育才之道、亦期得其實而已矣。得其實則人心奮、不得其實則士風靡。奮則可爲　國家培有餘之氣、靡則不能爲世道留渾樸之眞。此又治化之所關、而取士者不可、不預籌乎此也。○第四問道學策、　道以堯舜、孔孟爲宗者也。爲學而得乎堯、舜、孔、孟之正傳者、周、程、朱子是也。學而不能不貽天下以弊者、陸、王是也。何言之、由孔、孟以至周、程、蓋千五百餘年、歷漢唐而惑於曲學、淫於佛老、雜於百家衆技、非有大儒出而翼道、道幾乎熄矣。周子崛起舂陵、不由師傳、而自得夫天人性命貞一之統、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

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蓋自太極通書作，而萬事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兩程子以太中公命受學濂溪，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一則德性寬大，一則氣質剛方，微有不同，總之明道之誠敬存仁，伊川之窮理主一，其爲至道非有二也。由是楊龜山時傳之羅豫章，從彥羅豫章傳之李延平侗，而朱子出焉，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其學主格物而歸敬義，動靜交養，誠明並進，濂洛之傳至是如日月中天矣。故曰：周至精也，邵至大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說者謂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不信然歟。凡此皆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雖然，傳道

固在正宗。翼道必資衆力。有翼道於統緒式微之後、雖純疵兼半、而亦必及之者、如董、楊、王、韓是也。漢初諸儒傳經者雖多、翼道者實少、惟董江都正誼明道、號稱醇儒。若子雲之法言等書、亦多可取。至隋之文中、河汾僅傳一線。唐之昌黎、原道猶存聖脉、皆不得謂無與於道者。而韓子之言曰、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亦曰下至楊雄、規模窄狹。於王則以爲隱君子、於韓則以爲豪傑之士、此足以見其學之高下矣。有翼道於統緒昭明之日、而皆爲有功於道者。如與程子同時有横渠、康節、與朱子同時有南軒、東萊是也。張子厚早悦孫、吴、既得范文正中庸一編讀之、始翻然志道。至講易京邸、勇撤臯比。

大約張子之學得力於虛心者居多、故正蒙之書於太虛之說三致意焉。獨是以清虛一大爲道體、是適得乎形而下者、固不如太極之該虛實貫清濁而爲言也。程子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至西銘、則固推遜弗及也。乃龜山並舉而疑之、其初上程子書、以爲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至於兼愛。不知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也。至再上書、而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一理、必嘿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殊、是猶有未釋然者。惟其言曰、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則手不可以加履足

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斯蓋分别同異，所見益精，而西銘之旨始大暢於天下。是龜山之疑西銘，正其有功於西銘者也。邵堯夫内聖外王之學，其初亦欲出而有爲者。卒之樂天知命，玩易自得，衍皇極經世，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日月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蓋其大體也。而至其宗要，則無過加一倍法。程子謂數學至康節方及理，是豈專爲象數之學歟？朱子謂理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苟初學之士於古聖賢經傳毫末之悉，而驟希心於皇極經世諸

書、徒見其顚倒迷惑而已矣。故曰、不欲學者躐等而進也。至若張敬夫幼得魏公忠孝之傳、長聞五峰論仁之旨、凡宏綱大用、可措之天下國家者、莫不洞然於中、而無纖毫功利之雜。其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是利之也、非義也。斯言也、爲學術辨誠僞、爲治道晰王霸、皆不外焉。朱子所謂於大本卓然有見者。呂伯恭自祖希哲以儒行名於世、有中原文獻之傳、則其源甚遠。復師林之奇、胡憲而友朱子、張栻、其講貫又益精、至克治之功、迥出尋常。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語、遂覺平日忿懥渙然氷釋。朱子謂學如伯恭、方可謂變化氣質。其於南宋諸儒、獨稱深厚、是皆所謂

有功於道者也。又有紹承師說、以分任乎道者、如程朱之門弟子是也。程子之門、楊中立爲最。伊川自涪歸、謂楊、謝二君長進、蓋信其篤志不惑者也。况龜山德器早成、吾道南矣之驗、於三傳而益光大之者乎。謝上蔡之明决、法一矜字爲功。尹和靖之篤實、深於持守有得。游定、夫之决獄如神、有政事、才、皆表表可稱道者。至劉質夫之行果守固范淳夫之色溫氣和、張思叔之解悟、蘇季明之强學、侯師聖之經術時事、並擅其長、各有取焉。他如呂與叔之深潛縝密、和叔不逮、然而任道則勇矣。林大節雖差胷然而躬行則實矣。李端伯雖未見操持、而才識穎悟亦自過人。其大畧可舉如此。朱子之門如黃勉齋之明睿端

莊、造詣純篤、以爲他日可代卽講席、深衣之授斯道屬焉。厥後金華一燈遞相傳衍、說者謂朱熹之世適、皆淵源於直卿、厥功大矣。外此如蔡氏父子、未可多得。蓋自神與不教其子以干祿、惟示以讀太極西銘、程氏諸書、則蔡氏之學洵爲有本。是以西山精通律曆、爰作律呂新書、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獨洪範之數未及論著。然嘗曰成吾書者沉也、而晦翁亦以書傳屬之。迨沉潛反覆者數十年、於書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明二帝三王之道、多先儒所未及。於洪範數以爲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是一理數、合內外、信非窮神知化不足以語此。其傳衍道統、豈在程門諸弟下哉。若夫能味衆人之所不味、則

有輔漢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則有廖德明。而陳才卿、余方叔、徐子融、鄭子上輩、或於經傳晰其疑、或於操守堅其信、具有行義可稱述焉、是所謂分任乎道者也。陸子靜倡學金谿、於無極太極之旨牴牾特甚。夫太極以言其至理、無極以妙其無形。無形之中而有至理存焉、是合體用微顯而一之者也、非判而二之者也、而何致疑無極之說哉。朱子躬行實踐、問學之功居多。陸氏天資高、則專主德性、於是異同之說紛紛聚訟矣。夫陸氏先立乎其大、猶未足爲過、而學陸者襲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之語、視一切傳註皆可捐去、則不立文字、可以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之說誤之也。金谿揚其波、而新會、姚江逐其流、故

陳白沙以守靜爲主，王陽明以致良知爲宗。至學姚江者不循科級，徒貌志於恍惚不可憑之中，而卒無所得，則天泉証道之誤，又龍谿諸人標姚江之幟而失焉者也。夫學亦求其至正者而已矣。金華諸子，何基似尹和靖，王柏似謝上蔡，金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己。至許謙而道益顯。此元儒之正者也。薛文清踐履篤實，大節凛然，其讀書錄具闡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奧。而曹月川之存疑錄，胡敬齋之居業錄，皆造詣純粹，躬行心得，有羽翼河津之功。其後羅整庵力崇正學，奮起西江，呂仲木鼓吹宗風，關中稱盛，顧涇陽負一時重望，毅然以斯道爲任，則砥礪節義，扶持名教，衛正道而黜邪説，東南一脉，謂與濂

池、餘干同功可也。此明儒之正者也。我　皇上學綜天人，紹堯舜孔孟之眞傳，發濂洛關閩之奥旨，其所以表章至道，昭示來茲者，已無不至。儒者幸際昌明，思卓然有以自立，則道統之源流，學術之邪正，辨之烏可不早辨哉。〇第五問天文地理策。　聖天子在上，統乾綱，撫坤輿，敬授人時，釐定疆里，以成一代昇平之治，類皆天授，非人力也。蓋必明乎天之道，斯可理陰而順陽。必明乎地之利，斯可體國而經野。自古帝王，未有不以仰觀俯察爲經世之大法者。嘗讀虞書，命羲和以定時，作禹貢以則壤，其法最爲詳悉。儒者好學深思，一物不知，引爲已恥。是以天官、河渠作於司馬，五行、地理益以班氏，其雜見於諸家，如

呂氏春秋之九野、春秋繁露之十端、蔡邕之月令章句、馬端臨之州縣異同志、皆班班可考。依類而推、或闕或詳、較若列眉。周公營洛、制土圭測景之法、以稽天道。漢四分曆、用章蔀紀元、推曆之家、必宗之、然而里差、歲差之有不同者、何也。以人世占天之術考之、黑赤五道以紀日、南北二至以紀月、經緯異名、垣宿異次以紀星。日月星固天之垂象、而豈卽天哉。天體不可窮、則天行亦不可定、故日準百刻、晝夜中分、以冬夏之日爲長短、此其大槩也。然地有南北、極有高下、故見日之處有早晩。昔人立里差法以測之、東極高麗、西暨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嶺、推驗精密、至天與日會、而所行有贏縮疾舒之不同、則歲差見

缺页

宣。夜、日渾天。而漢之曆凡四變、惟太初爲最精。唐之曆凡八變、惟大衍爲最善。至於宋而曆凡十變、元則有耶律楚材所定、有郭守敬所定、而授時曆爲有明一代所取準。我國家用泰西之法、詳分刻運度遠近以精推筭、詳晦朔分至日星以定考驗、則以有定之推筭合無定之考驗、而可符可準、以無定之考驗合有定之推筭、而不舛不差。豈非用法益密、遠勝前代者歟。其在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天時與地利益相因也。唐虞之世、弼服五千。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凡邦國都鄙無不備載。若夫幽冀、固所稱天府百二之國也。我　國家定鼎於此、京師之地、上應紫微、跨山海以爲嚴、枕盧龍而作鎭、居庸吾之

背也、紫荆吾之吭也、滄海太行繞其東西、城郭市廛有如碁布。巍巍乎神人環衛、遐邇尊親、帝德覃敷、皇居壯麗。吾見順天立四方之極、而永平東連遼左、真保地接宣大、軍屯交錯、悉拱皇圖。至若順大廣河諸郡、爲齊晉河洛襟喉、饒穀馬魚鹽果蓏之利、以與東南之轉粟相濟、均屬衛神京而厚風土者也。丘濬謂地之勢以北爲極、不信然歟。嘗觀聖人之世、山靈效順、海波不揚、甚盛德也。故祀鴻功者必紀疆域、紀山川、而名山大川其氣脉實相表裏。以五嶽言之、自雲嶺發軔、而東則有嶓岷、嶓訖於荆、岷折爲衡。北則有終南、有岐、而華嵩綿終南之脈、恒則連岐而踰壺口、太岳以獨峙於北方。但山之南脈每折

必包巨津、山之北脈遇折即成都會此靈秀所鍾、氣勢頓殊。然山脈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禮曰、四瀆視諸侯。今以分合之勢言之、周以前河勢之北、漢以後河勢之南。宋澶州之決、分爲二派、一入南清河而滙於淮、一合北清河而入於海。明黃河決入運河、衝潰張秋之沙灣、而濟汶諸水亦皆從之入海。此江、淮、河、濟遷徙不同之大勢也。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而水經謂一源出於寘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然則河源明而江淮濟自洞若觀火。彼桑欽、酈元輩亦有足多者焉。 國家設占天之官、重守土之臣、將以察災祥、敷德教也。而求如古南正、北正之屬、能絕地天通、無

葢驗寡者卒未之見、豈非專心講習之乏其人、而備員者率皆庸瑣歟。夫璿璣玉衡、守其器、爲觀察者、有司之事也。健順易簡、本此理爲效法者、儒者之功也。誠飭海內髦士窮其理、兼肄其文、體　皇上日明日旦之心、以推曆象、則徵休不徵咎、而風雨以時。仰　皇上長駕遠馭之畧、以守山川、則在德不在險、而要荒畢至、孰謂崇效卑法、非儒者所宜講求者哉。聞闈中予以第四問理學策獲售、榜發、京師傳其事、以爲奇異。予詢之同考諸公、俱云三月初八日總裁徐公命各房搜閱後場、謂學問經濟、往往前場拘於繩墨、至後場始得發舒。爲國家收人材之效者、多於此中、得碩士、不可不重加蒐羅。各房具悉力檢閱、

易二房黃公搜獲一卷、閱至第四策、大喜。及閱全策、並論、擊節稱善、亟薦之、四大總裁並十八房俱贊揚不置口。徐公執其卷嘆曰、如此策條對詳明、具見實學。此人即前場無一佳者、亦當在中式之列、況為此策者、焉有弗能文者乎。命本房取前場觀之、覽未畢、輒喜曰、文字儘佳、但是老實說書體爾。至表判亦善音律、在北卷中尤屬難得、何可遺棄斯人。特本房應中九人、名次已定、總裁再閱九人卷、愛弗能去。旋取人字第一號卷閱艮久、曰、他卷不若此卷、後場有眞實經濟。遂決意於九人中去其一、中此卷矣。當時予所編坐號係人字第一號也、同考如劉方齋、吳楞香、倪滄柱、陳介石、張石虹、王佰麓、梅月川、魏子相、

李左釐諸先生所言皆同、謹記其、○劉方齋大槩不敢没當年校閲若心云

先生留居寓所。○十六日、四子客澄生。○二十六日、殿試對策。○殿試、梧桐每願矢雕階偶際風雲到玉階雁塔無嫌名字溢、龍門竟看翼鱗排。君王喜叶巖阿夢賢士肯虛川嶽懷獻策彤庭邀顧盼、席珍豈復向山埋。**○二十九日、傳臚三甲第六名、賜同進士出身。**傳臚、　陳書曾到五雲間、榮遇相怠逹路艱。翩翩梧階鳴鳳羽、翩翩玉笋列仙班。臚傳金殿來天漢、日照丹墀拜聖顏。傳說應知符夢卜、商王未許老空山。

夏四月二日、賜恩榮宴白金五兩。○四日、隨狀元沈廷文進表謝　恩。○六日、謁至聖先師孔子、釋褐。○晚宿京東八里庄。○七日、候送梓宮。○十八日會同年。○二十二日、恩榮宴銀盤一雙、差人送家奉父母。

五月九日、引見、　欽授翰林院庶吉士。館選、覆金鵞五色斑、一天雨露到人間。光浮殿草雲披堯日、榮擬宮花覲舜顏。中秘今從問奇字、

清華尒許附仙班。承恩已結千年惆、耳筆誰怠厥后艱。○十一日、謝恩。○十五日、命下、庶吉士俱着讀清書。○辭劉方齋先生移居他所。榜發、劉方齋先生招予於邸寓留兩月餘、始移居、因賦二首謝之、 風塵誰是主、念舊倍情慇。伐木慚交薄、把蘭入夜芬。汪洋千項潤、課誦一經分。古道今爲烈、同心賦樂羣。 聲價梁園舊、文章鄴下傳。沂公分上座、婿謂狀元阮公沆。廷師古得餘箋。謂光鄧擬鉞顯。門客無塵俗、架書殖廣田。投稿聯故誼、敬業一忩年。○二十三日、上郭快庵夫子書、 材分樗櫟、辱侍門牆、栽培陶鑄恩同、

罔極眽引見、倖與館選、雖濫可 國恩實荷
弘造。此後或得肆力問學、以副期望盛心。但
草茅新進、大體未諳、雖立身行己、寧鄙固守
是其素志、然而面牆遺譏、必得夫子一言之
教、遵而守之、庶忩尤
日違、無玷師門也。○三十日、晤黃太夫子、
以淡薄寧靜爲最。○郭快庵夫子寄予以詩、
有官是條氷君自耐、捧盈
執玉問前賢之句。溧陽黃太夫子諷咏久之、
顧謂予曰、吾所謂淡薄寧靜、卽此謂也。耐字
有終身安焉之意、捧盈執玉、則謙謹之至矣
○郭夫子又以時事得失、人物高下、愼勿輕
談爲囑。黃太夫子曰、凡遇此等、但存父母之
名耳可聞、口不可道之意、則得矣。○戊辰春、

溧陽黄硯芝夫子分校禮闈、勤出其門。雲勉太夫子時出宰廣寧、方單車就道、予往候提誨諄切、有一義而反覆開之者、有一言而推類及之者。且曰、詎浪笑傲非道也。正襟危坐、古人不厭爲此、今人多以爲迂、此今人不古若也。諸訓言如發淡薄寧靜之義甚暢、眞可守之一身、施之家國天下者。公行矣、予據所聞、鏤之胷次、以當晨鐘、受益弘多矣。

六月三日　答同年張子大前輩札、　年來讀先儒語録、隨讀隨記、漸積成帙耳。先生及諸同志力督付梓、因災黎粟粟、就正有道、非敢出而問世也。其中有發明處、亦偶據胸臆爲言、實非有所得。大約着實地處做功、不敢蹈空寂一流、是所願焉爾。鈍質寡積、提

〇十日翰林院衙門到携望亟。都門聚首，朝夕言歡，亦快事也。

〇十一日，寄耿逸庵先生書。數年提携，今得濫叨國恩。回首嵩陽，春風宛在。先生平日期望，發自真心。勸令勉副先生之望，出於若志。兩心相勵，豈爲榮膴。然而差足悅親，漸可事君。非真申忠孝，勗勉之言，牢入胸懷，恐頽廢自放，仍在今日也。書院日新月異，不能時從杖履，遨遊疊石穎水之間，頗爲憾事。有襄城孝廉李子求章號禮山者，既工文詞，復有志理道，時與道嵩陽絕學，適符企慕之懷。茲欲瞻仰山斗，幸惟提誨不吝，當銘感無替矣。

秋七月朔始入館讀書學習清書之功多。○**六日**家人至報父母安康。○**十七日**答金會公前輩札、先生斯文宗匠當代儀型。悵登叩請益未獲侍側、廹欲咨扣道要、尚冀勿我遐棄。拙刻不過便記誦爾、實非稍窺一二者。呈上三種伏冀進而教之、庶門庭知趨、不落棘叢中、且荷明德不替也。○**十八日**孫靜紫同年贈詩并惠理學宗傳等書。○**二十二日**[illegible]選子四書文稿作序。○**二十四日**思親、校書空抱愧、明發毎興歌。主聖恩逾重、親慈思倍多。重林懸絕巘、瀚海阻風波。日暮雲天望、那堪秋雁過。

八月二十六日、振起至京會試。

九月四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畧云、三月十二日、景東暘報到、未得先生喜信、因潔誠筮之、得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私自念曰、先生中必矣、且詞林之兆。及閱邸報果然。所謂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先生完完全全、全無少欠缺、樂可知矣。湯先生逝後、吾道云孤。先生起而肩荷之、自此聲應氣求、東西南北定有同心也。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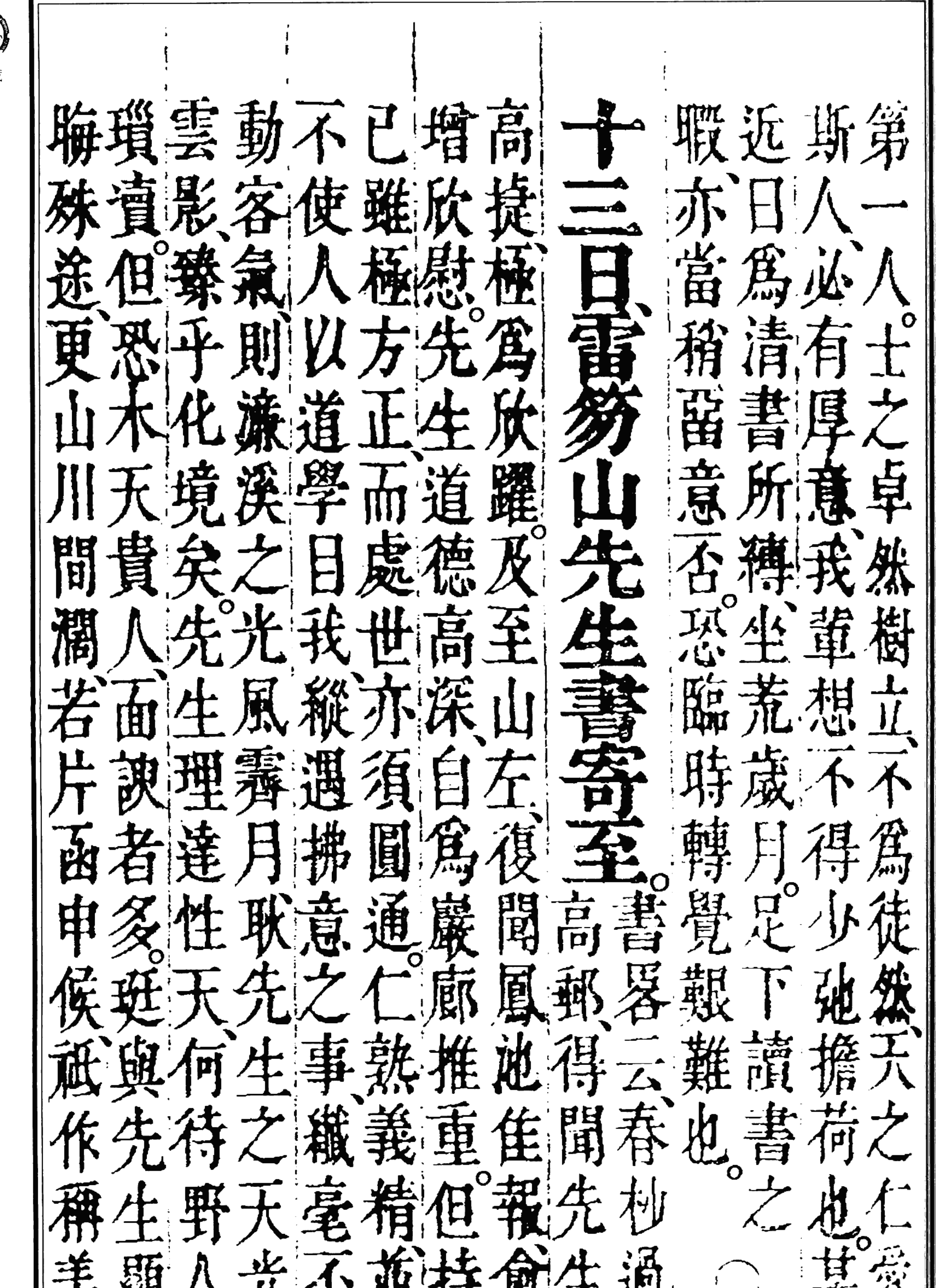
○

五日、復耿逸庵先生書。九月四日接手翰、展讀之餘、如見道氣洋溢。詢來人、又知先生起居康壯。自潤別以來、無日不繫懷思。而今竟如侍几席、喜比尋常

萬倍矣。憶念數載教誨，今得濫叨　國恩、其始初得力處，實自庚申忠孝之言激勵得志氣起，故頻年雖不第、而愧悔奮發、惟恐負慚名教之意、實根於心而不可解。以先生之訓根於心、誰甘終其身爲暴棄者。故闇室讀誦、或意思油然、或志氣悲壯。至泌陽之役、愈爲激昂鼓動、晝聯敬業樂羣、夜則妻京增慨。荒煙茂草中、雨氣風聲雜之猿啼虎嘯、祗㷀㷀一人居住其地、四顧無鄰、溝壑在念。此時此際、半榻無有、惟席地伏枕、一卷沉吟。噫、若矣。因有讀至三四更而止、且讀且泣、泣而臥、臥而復起、起而復讀、而斷而續、而高而下。燈影明滅、數月與偕、隨地就寢、寒暑不計。此欽欽心曲、雖妻子在傍、亦不之悉、豈慕寵干榮、恐

負大訓故也。及今歲入禮闈試畢，大病狠狽，實以場屋幾耗心血精力勞傯不可支也。至場中中式之由，不以頭場而以二三場，是亦遇之幾幾，不可必者也。前場卷本房嫌其平，亦棄已置之矣。至三月初八日搜閱後場，得論閱之，分校諸先生俱喜，再閱策，愈喜。閱至第四策，則喜不能已於言，遂力薦。總裁諸先生俱稱快，且謂北人亦有未可忽者，亟命取前場閱之，命中矣。此時距放榜之日止三四日爾。以理學策獲售，益見先生數年來陶鑄之功甚鉅，不經遇合之艱難，不知先生之鴻造，道德功名，先生兩成之，高厚何可忘也。榜發後，音信未到，即用筮而受命，已如響，具見先生關切之至。書院將興，景東暘高發爲之兆

也。勤得叨附譜末，喜出望外，而書院亦爲勤成就之地，則繼此而起者，當不可以數計。先生顧而樂，可知也。近日爲清書所縛，不得肆力他書，光陰甚爲可惜。記當年先生曾言及此事，而聽之漠然。設稍一究心，今日縱然艱苦，亦不至如此之甚。可見道理無窮，學問無盡，遇没要緊處都去學，將來都是有用處。當日只是看得此件最没要緊爾。此意亦與東暘言之，不知以爲然否也。令孫學力精進，私衷甚慰，西望神馳。○答景東暘同年書。數年交好，一旦得附譜末，何幸如之。足下才高學富，聯鑣盛世，行將鼓吹休明，爲吾道增光。某愧碌碌，逐燕塵，較川上疊石，吟弄自得，相隔不啻霄壤矣。暘德齊蕃，三年後廷對，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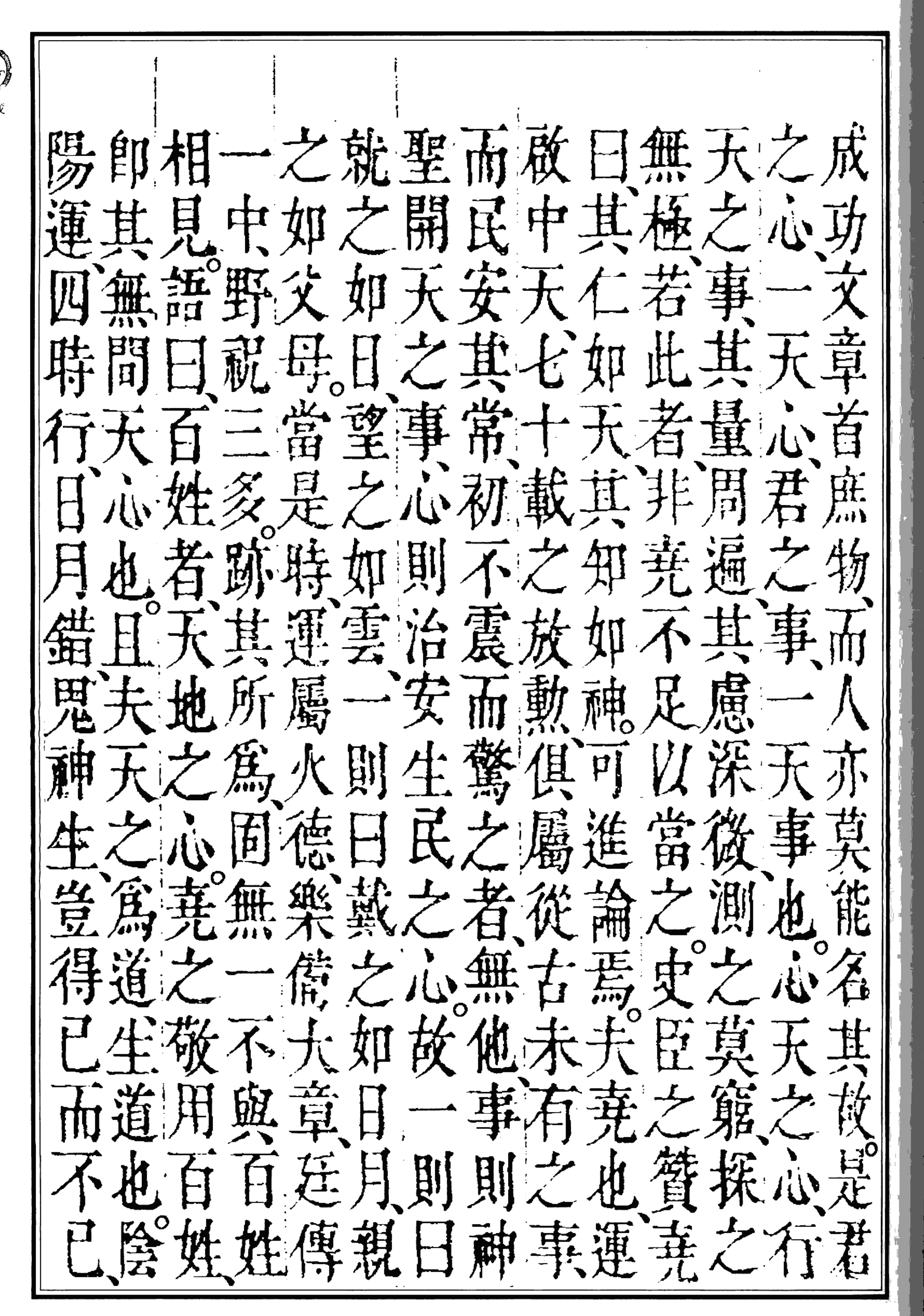
第一人。士之卓然樹立、不爲徒然、天之仁愛斯人、必有厚意、我輩想不得少弛擔荷也。某近日爲清書所縛、坐荒歲月。足下讀書之暇、亦當稍留意否。恐臨時轉覺艱難也。○

十三日、雷芴山先生書寄至。書畧云、春杪過高郵、得聞先生

高提極爲欣躍。及至山左、復聞鳳池佳報、愈增欣慰。先生道德高深、自爲巖廊推重。但持己雖極方正、而處世亦須圓通。仁熟義精、並不使人以道學目我、縱遇拂意之事、纖毫不動客氣、則濂溪之光風霽月、耿先生之天光雲影、殆乎化境矣。先生理達性天、何待野人瑣瀆。但恐木天貴人、面諛者多。斑與先生顯晦殊途、更山川間濶若片函申候、祇作稱美

之辭、豈泌水寒燈風雨論文之意。思慕縈懷、涙隨筆下、故不禁言之瑣瑣。知先生決不督我唐突也。云云。○十九日、復雷勿山先生書。自泌陽分袂、七月接高郵手諭、知留居江南。九月讀膠州華箋、情辭肫懇、諄諄殷殷。古人千里一堂、于今見之。所恨聚首維艱、雲樹縈懷、不能自已。勤借指誨、得灑叨　國恩、竟爲清書所縛、而薪水之需、復亂寸腸。兀坐半榻、徒困長安已爾、不審將來作何支持也。

冬十月十六日、館課。漢文論一篇。○堯仁如天知如神論、　君人者代天以理物者也。天之體運行而不息、風雷雨露鼓萬物、而不知其所以然。君亦以不息爲心。



成功文章首庶物而人亦莫能名其故。是君之心、一天心、君之事、一天事也。心天之心、行天之事、其量周遍、其慮深微、測之莫窮、探之無極、若此者、非堯不足以當之。史臣之贊堯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可進論焉。夫堯也、運啟中天七十載之放勳、俱屬從古未有之事、而民安其常、初不震而驚之者、無他事則神聖開天之事、心則治安生民之心。故一則曰就之如日、望之如雲、一則曰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當是時、運屬火德、樂備大章、廷傳一中、野祝三多。跡其所爲、固無一不與百姓相見。語曰、百姓者、天地之心。堯之敬用百姓、卽其無問天心也。且夫天之爲道生道也。陰陽運、四時行、日月錯、鬼神生、豈得已而不已、

亦以天地而無萬物、天地固無所著命也。日分中道表晷、南北各以數計。南面覩晷、日陰退一尺而物生、進一尺而物死天、卒不忍進一尺之晷、而使萬物皆死。固知好生者、天地之心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體物而不遺、仁體物而無不在也。由是漸而化之爲禮、漸而裁之爲義。義生而有霜雪、禮生而有寒暑。霜雪寒暑散於水火、以錯而治。若是者、皆天之所以生物、而非以爲威也。至於窮谷深谿、皆被長育、而不以嚴寒大冬息其生生之機。此徧覆之所以爲天也。堯之仁、亦若是而已矣。然而七政之齊、六府之脩、鳥獸草木之咸若、皆仁也、而知則隱於其中而不可離。是堯之聰明、以天下之耳目爲聰明、而天下固不

能多其耳目而求勝夫堯者也。岳瀆之光、有形者也、而非日月照之、則光不存。日月之光、其有象者也、而非陰陽之精照之、則光何有。以是知聖人之治、憲天而本日、其於上下之際無所不通。舉天下而統於仁之中、實舉天下而歛於知之内。措之於政、黄收純衣以表服、形車白馬以别類。璿璣玉衡以體蒼穹、類禋望徧以秩祀典、敷教明刑以昭勸懲、巡岳省方以布懷柔之治、律度量衡以靖叵測之心、無非洞悉億萬世之治道而爲之謀、而天下後世卒不能出其聰明智巧、以更進於參伍錯綜之數、是何也。通其變而天地之文、以成、極其數而天下之象以定、非天下之至神、曷足以語此。或曰、舜之登庸、堯之知爲之也。

繇之方命、賊仁者也。厥績弗成、厥知用疢矣。不知堯之仁、一天之無不覆也。堯之知、一天之無不照也。試之而可與不可存乎人。試之而用與不用存乎我。仁之至、知之盡也。雲之發於石、火之發於木、雷之發於海、人之觀之者、知其爲雲、爲火、爲雷、而不知皆其動於無朕之中、而達於微茫之際、則夫知之根於仁、固人之所不得而見焉者也。仁惟如天、知之所以如神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是仁主於生、而一陰一陽之道其不測者神也。堯之生天下以仁、即其藏天下以知。其治天下以仁知、即其貽萬世以易道與。

○二十三日、以　太皇太后升祔覃恩、得



邀封與。

十一月朔　讀五思集偶作、　西山起祥雲、卦筮地天泰。君子應篤生、道契形神外。家世溯淵源、三傳益光大。力學綿鴻基、清白絶塵𡏖。范氏推名宗、啟自竹溪公。從先歐文弊、著書發聲蒙。理繁治劇才、指顧歸從容。四策貧廟畧、二人留勁松。峻風何凛凛、出處道已審。丹虹起嗣武、穎悟豈凡品。古處孜好、飢食共渴飲。案頭讀書録、嘗之而忘寢。更念我生初、斯民共安居。惻兹創懸苦、推辭曰責予。貧婦無失家、餓夫還故廬。聞者皆太息、顧言高門閭。果有達士顯、家學益弘衍。曲江襪宴罷、陳情辭軒冕。當世重鴻才、徵書永難

轉。閉戶惟窮經、斯道與爲闡。孝思念前人、懿範孰可泯。表微爲繼述、其道在尊親。大雅沉淪久、喜逢鐘鼓振。悠悠繫懷思、何日印洛閩。○十日、振起歸里。○十一日、整頓書功。○二十三日、作幸魯詩。恭紀聖駕幸闕里三十四韻、　車書來萬國、景運勒瑤編。

帝治光同日、　王心健協乾。明堂班輯瑞、薄海宴桑田。二月朝東后、三公秩嶽川。岱宗畱

御道、闕里契薪傳。師聖原爲聖、參天是即

天。生民思未有、拔萃盡空前。魯國宮牆煥、漢家蕭鼓虔。維　皇追黼黻、隆祀肇牲牷。輅轉風雲會、旗翻星斗懸。楹皆朱虎列、鵷鷺翠華連。入室香浮袞、凝旒道佩弦。薦交執卣後、盥

結未言先。禮樂窺明備、行生悉著宣。馳驅誠可憶、刪述豈徒然。俯仰懷麟鳳、音容邇豆籩。昌期時五百、長夜晝千年。魚佩承光寵、玉書煥講筵。百官夫子富、八卦聖人全。奧抉剛柔理、堂開日月邊。宸聰收鐸響、睿藻灑瓊篇。墨落杏壇雨、風薰泗水絃。藏書家有賜、遺跡惠多偏。姬相咨元輔、鄒儒表大賢。古碑添絲字、舊廟化青煙。撫檜遲鑾駕、臨沂憩石泉。坎瀠悟至理、震出握微權。虛以涵三極、動方適九埏。恩波隨馬首、甘露透魚淵。謬比康衢美、澤將樽俎綿。崇經無異學、印古得眞詮。尼父傳心合、軒皇問道還。詩書通七十、弟子列三千。仰共勤熙世、唐虞可並肩。

十二月六日 送劉方齋先生假歸十四章、

波瀾反覆見人情、萬里鄉心午夜驚。鳴鳥爭遷喬木上枝頭早晚趣新晴。 蘭薰入夜氣芬芳、征轡晨嚴報曉霜、漫說齋心勤啟沃、作忠亦自念高堂。 昨夜燈花照壁開、門闌瑞靄接三台。懸知丹陛流雲詔、果是恩從天上來。 龍章紫誥被親闈、宮錦裁成五色衣。兒是荊森連桂秀、天倫樂事更無違。 忘形榻設一燈分、五月榴花帶夕曛。日對閒庭無個事、天空舉袂看晴雲。 得意讀書書若何、先天太極不須多。無言會到心源處、灑落疑從茂叔過。 長安無計課炊薪、隔岸誰招行路人。總使氷壺盈夜月、當年泌水已嘗貧。 情因兒女掛心頭、氷雪聰明為我

憂。憂我門前惟積雪，春風應不到寒溝。種種慇懃慮未休，驪歌唱便增愁。人間多少傷心事，最苦相離淚暗流。 離筵未設已神傷，別路山川入夜涼。暮雨晨風催馬急，從容周道自徜徉。 文章報國片雲輕，隻手擎天天轉平。藜杖南山空歲月，日華北斗望承明。 幽州劍氣冷秋霜，雖水波流入夏涼。千里風光勞記憶，紅塵那更是家鄉。 馳嶺春風草色榮，晴薰好自憶京城。孤雲雁帶長安月，爲報花開上苑明。 麾塵掃徑未云非，酌酒燕臺送客歸。劉向居仁三含近，誰甘捨身戀輕肥。

○**十六日** 王世貢自泌陽攜門人焦涓等書來。

○**十七日** 孫靜紫同年論學，屢以學求原本爲言。○

二十二日、上恩賜緞二疋。恭遇覃恩、賜綵緞二疋、宫殿雲開五色長、聖人錫類遍春陽。纔趨鳳闕聞天語、旋賜龍綵出上方。焜耀初霞明劍珮、斑斕新綵着衣裳。小人有母應持奉、如傍爐煙襲御香。○**郭快菴夫子使來。**送米麵桃棗等物。○**二十三日、復郭夫子書。**案頭數卷糟滌塵囂、正值繙閱、忽接鸞翰、冬深道遠、遲滓頻加、解衣推食、沐雨露深矣。勤聞父養師教、兩者不能並兼。吾夫子慮勤涉世日淺、恬靜謙謹之訓、前蒙諄論、茲復謀及治生、運米賜粟之事、更代籌畫、其體愛周郵、不啻慈父母慮寒燠而曲護之。以師教兼父養、眞

合依戀難釋也。勤惟有勉志力行、不致師門塌壞、或可稍答崇誼爾。謝詩四首、敬塵鈞座、幸進而教之。○戊辰冬杪謝郭夫子賜粟四首、不知年已暮、冊子未相招。覓火爐煙令、燃燈歲月銷。羨犧懷任哲、翰墨藉同僚、那似師恩重、解推愁頓消。　天家須祿秩、師訓守簞瓢。殘月驚霜曉、寒風帶雨遙。有書還可讀、無友更誰招。一自春煦暖、厨煙傍日朝。　飽食分香稻、授經亦課居。謀生堪笑拙、持鉢動成虛。粟賜克家寶、果嘗憶舊儲。憐才眞未有、何以報恩噓。　一飯猶思共、恩深道更親。居求非郤飽、饋賜倍嘗貧。寒耐氷心舊、甘尋穀味新。師門如不負、持此對楓宸。○**二十七日**　家大人壽辰遙祝二首、此日

懸弧錦照堂、祇親樂奏樂鏗鏘。笑容環顧兒孫遍、溫語全消入世忙。鶴影盤空當日午、松煙繞戶趁風長。幾回獻爵心先到、怎却京華未列行。　幾行錦繡列階除、拜舞年年今反疏。金爵雖教盛美酒、就奉恩賞宴盃二隻。冰廚尚歉貯天糈。初頒俸米、尚未得奉。　皇家彩紵纔頒後、庭舞新衣未試初。頒賜恩敘、亦未及奉。惟有心隨一線去、南山常願日光舒。○二十八日、送鄭禹梅同年假歸。　東南海氣望初晴、走馬燕臺送客行。到處才名知倒屣、那堪離酒促飛旌。華堂早試斑衣舞、禁苑先分夜燭明。虎觀於今校同異、傳經應許有康成。○二十九日、邸寓設祖先紙牌行祭。

是年春、攻舉子業。夏、秋習清書。冬兼讀詩賦。

外孫楊步武技字

尋樂堂日錄卷五終

尋樂堂日錄卷十六

朱陽寶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全編

二十八年己巳、三十七歲。

春正月朔五鼓趨朝。元日旦朝賀、朝堂肅肅集千官、風轉爐煙送曉寒。御仗高懸開帝座、天顏重霽拜雲端。堦墀下盡瞻龍袞、雪乳傳來棨玉盤。天子含元垂萬象、太平海外盡彈冠。○十日、家報至、大人始聯文會

典學。聞水災害禾，家計空虛，心甚憂之。○十六日，邑侯平泉孫史公延余大人應鄉飲賓大典。○十八日，靜紫同年言學有原本，須自探討，予曰，無時無處、無事不體認天理斯可。○二十日，答屈鳳山同年書，此時世情涼薄，更加之吾道平易，既不炫世，又不禍物，在我天爵自貴，而外人視爲淡然無華，一似不肯屈服，我亦何必稍鄰固必，與他人較勝負也。況士君子處事，審幾察微，謹始圖終，無俟既裂而補救之，亦道固應爾。想遠患之説，亦即在是也。曲曲之見，有陳無隱，正謂吾生托業更有遠且大者。望足下爲道自愛，得已即已，亟

圖其遠大可爾。○二十五日、差人回里送　恩緞、俸米。

二月三日、王仁趾令其子國　國樑受業。○五日、病。○十八日、病愈。○二十一日、訂五篇會約。孫靜紫時與予商此意、至是約有八人、靜紫、淦成、安若、康保、吳幼日、世燾、賈燾子焯然、秘中、晁丕、筊、法書山、樗、彭直上始摶。○二十二日、王仁趾延余教其子。○二十五日、館課。翻清書二段。

三月五日、館課。皇帝省方頌、於鑠我皇、接踵唐虞。智周萬物、孝蒸衆區。因心作則、下民成孚。瑤編紀瑞、克華姬圖。日月普照、雷霆疾驅。義以爲摩、仁以爲濡。賡歌載見、泰交允符。時際昇平、不忘都俞。曰警夙夜、維茲河渠。煙艇送粒、國計爰需。經營措置、廟堂之上。天子曰咨、欲指諸掌。維予一人、陟彼河廣。清蹕戒道、龍顏日朗。鑾輅郊臨、夾道扶杖。拜舞歡呼、老人賜鏹。泰岱雲迎、泗水琴響。泉日作霖、御墨競爽。以勵素絲、臣受上賞。矧秩嶽祀、百神是享。河清海宴、周王頌聲。頌聲爰作、萬國滋榮。讓步在路、讓畔在耕。遵河而南、鳧鷗不驚。澤流三吳、皇恩莫京。勸農賜復、天語明明。

養老蠲租、王道平平。恤爾爵位、彰爾戎兵。作爾庠序、哀爾孤煢。關市無阻、澤梁不爭。萬物得所、承　王之祐。更稽典禮、明德如覲。玉帛來同、追彼夏后。爰登會稽、祠崇俎豆。八載焦勞、輝映先後。春陽布令、民臻厥富。巍巍惟天、覆冒宇宙。蕩蕩無名、雲日瞻就。熙皞仁洽、及於鳥獸。有道　盛世無疆　聖壽。

○九日、遣使歸里迎父母。

○復吏平泉明府書、　春融休暢、諸荷台庇、匪朝伊夕矣。家君家居處鄉、一以服古教人。嘗謂實德宜敦、浮名無慕。茲荷俯狥衆論、獨攄氷衡以飲賓筵典、而及於韜光晦跡之躬。家君手札云、恐辱大典、逃此弗得。勤惟有佩明德、鏤刻難忘而已。憶握別後、南來者每頒

卓績、喜極而狂。嘗讀書至孝經至德要道、和睦無怨之語、輒掩卷深思。持此以觀人、而難爲一遇。其未頌讀者、旣不曉大義之所存、其徒事頌讀者、口言不能見之身體、至有畧窺天地生人之意者、或力薄智絀、德才不能兼。寥寥宇宙、心知無幾、不意於今日見之。方京邸聚晤時、見其留心民瘼、切切於懷、經緯已窺見一斑。及蒞任後、勤以治民、儉以自奉、明見事幾、剛決仁慈並施、而吉月讀法、宣　上諭以廣德惠、舉鄕飲酒禮以復古道、設學以蒸髦士、公價以平市貨、至錢穀、獄訟、盜賊、靡不處得其道、城池、橋梁、煥然一新、而柳邑蔭溝遍植甘棠、和睦無怨之治、幾幾躬際其盛、何其幸也。至與學事、爲國家培養元氣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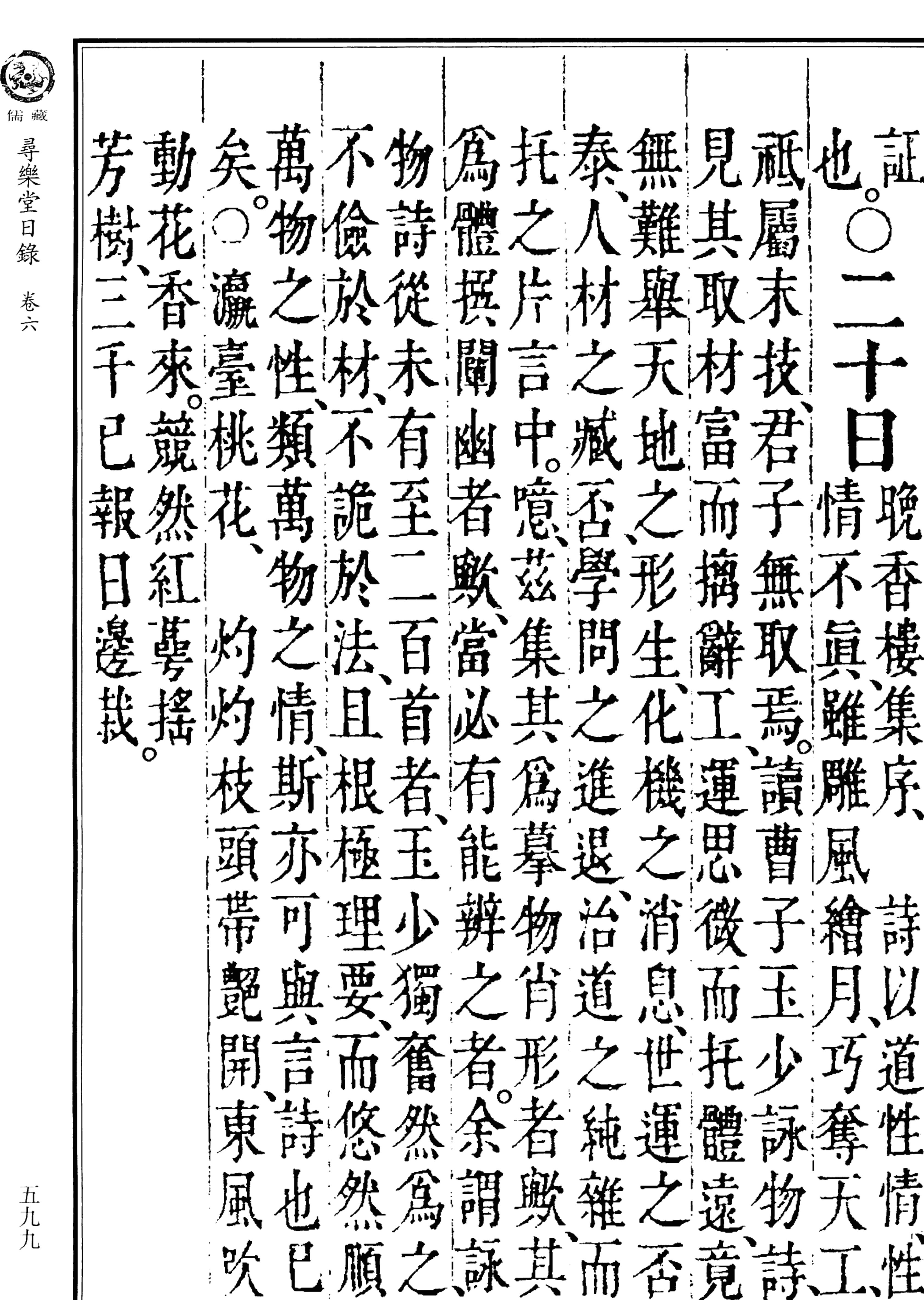
非旦夕可致、隨地隨時徐徐興起、將來好有商量處也。是亦政之大者也。目今只得提撕警覺、且以爲學大義動之爾。後再請益、不具書懷。

○十日

洗心編序、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可知理欲之介、間不容髮、出此入彼、別途異趨、判若黑白、學者擇術不可不慎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則心存、心存則理得、而於天所賦於我之全體不失矣。雖然、聖門設科以鑄群英、其於仁也、猶兢兢乎慎言之。後人爲學、動語性天、未免有畧躬行而馳高遠之弊、究至竊大失居、難覩終竟。然則爲學者亦審乎求仁之方而已。審乎求仁之方、即

缺页

惡。噫、廖子其志仁矣乎。銘心所以求放心也、法戒所以求仁、去不仁也。夫子告子路以脩己之敬在此矣。擴而克之、而仁不可勝用也、廖子其志仁矣乎。雖然、廖子之所志者仁也、擴廖子之志而使仁之通於天下者、或亦廖子所心期也。然而古聖賢相傳實有指要、非究其脈絡、循其塗轍、於仁曷體、於仁曷數。黃文肅之言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此勉齋親得朱子之傳、而發此痛切之語。循此以往、仁可存也、亦可發也、當不域其所至矣。余與廖子有桑梓誼、生同時、居同地、而可不使之學同趨乎哉。廖子倘不河漢余言、想當於斯道有沉舟破釜之勇矣、他日更好舉求仁之功爲


証也。○二十日 晩香樓集序、 詩以道性情、性情不眞、雖雕風繪月、巧奪天工、祇屬末技、君子無取焉。讀曹子玉少詠物詩、見其取材富而摛辭工、運思微而托體遠、竟無難舉天地之形生、化機之消息、世運之否泰、人材之臧否、學問之進退、治道之純雜而托之片言中。噫、茲集其爲摹物肖形者歟、其爲體撰闡幽者歟、當必有能辨之者。余謂詠物詩從未有至二百首者、玉少獨奮然爲之、不儉於材、不詭於法、且根極理要、而悠然順萬物之性、類萬物之情、斯亦可與言詩也已矣。○瀛臺桃花、 灼灼枝頭帶豔開、東風吹動花香來。兢然紅蕚搖芳樹、三千已報日邊栽。

閏三月五日、館課。雨後咏苑內新柳、帝城佳氣藹芳津、雨後初黄柳色新。影拂玉河難蹴地、嫩垂金穗不沾塵。迎風嫋嫋輕煙合、近日葱葱晴露勻。謾說攀枝榮禁苑、清陰還欲庇稠人。○二十一日與大中丞閻公書、登封縣耿逸庵先生肩道德之傳、久推理學名儒、特建嵩陽書院於嵩山之下、以成就後學。向來公祖靡不加意作興、以故興學造士、相需以傳。倘經異數培植棫樸、薪蕕之化、翹首可期矣。○二十六日、振起至京師、父母以有事不果來。○耿逸庵先生書來、爲理學正宗作序。逸庵先生

書畧云介一生取友切琢身心性命、得益於先生爲多。自庚申以來、每別久輒思思則形於夢寐、未有經年不見者。今別二年許矣、如何不依依於懷。雖然大道無遠近、無久暫、兩心相印、千里同堂、豈遂煙霞雲樹能限人耶。先生翰內、志堅思苦、究竟只是仁孝二字、眞足感天地而動神明。昨中式時以理學策售、豈非吾道大行之機。賜來理學正宗全本、盥手披讀、接孔孟之傳者濂洛關閩、而朱子集諸儒大成、脉絡於龜山、豫章、延平、勉齋、而以許、薛直接紫陽道統正宗、確乎其不可易也。若康侯、九峯之羽翼聖經、東萊、南軒之麗澤講貫、均爲有功聖道。自非平日知言窮理、安能權衡如是精詳、位置如是醇正、使天下後

世有定論乎。策問第四揮發一部正宗，於宋元明諸儒品評悉當，斥金谿、姚江之非，使邪說不至害正，一歸於鄭清書藝三篇，智於五行爲水一段，暨義警拔而闡理確切，使人擊節。論發揮通書與太極圖相表裏，策第一問發揮一部孝經，而推本於明王孝治天下，皆灑灑數千餘言，内聖外王之學，於此見先生數年苦功矣。竊以風俗繫乎人心，學術關乎氣運，先生平日與人爲善，者物同潔，館中朝夕，定有聲應氣求相借於大道中者，不知可示我否。云云。

夏四月朔，館課。翻清書一段。瀛洲亭記、玉瀛堂最近宸居，遠禁垣而

通內直。預斯班者古稱內相是也。有亭奕然麗於堂。左者名曰瀛洲沙堤在望、儼若並峙、金井湧泉、古槐茂密、紅藥翻堦、蘭芷競秀、畢於茲亭萃之、美之者擬崇巍於天闕、誇輿窟於方壺、有由然也。夫亭以瀛洲名、豈徒志觀玩、紀勝迹哉。蓋將以明其留心延英、加意植賢、俾思皇多士、必盡萃之此地而後已也。唐太宗招納名儁、無難舉所謂麟鳳者而引之左右、似亦可謂能得士矣。而後之君子猶謂鸞臺鳳閣、諸士所宜居、而天策府不得而私蓄之。然則今日之儲賢育才、其度越前代、爲何如者。蓋賢才者、天下之公器、儲賢育才者、聚天下之公器以與我共治天下者也。 國家取士於鄉、三年考其道藝而進之春官、復

舉鄉所取士而較之、以貢於　天子、　天子郎拔其尤者而居以清間之地、使之勤德業、養才望、而漸引之台輔之尊、則知瀛洲之選非徒畀以榮名、實責以厚效也。以天下之才與天下共之、愼選天下之才爲天下用之、所謂簡在帝心者可謂舉之無弗至、擇之無弗當矣。而士之得躋乎此者、方且翹首欣欣、想望太平、舉平日誠正之學、仁義之脩、堯舜君民之志、勵之益堅、鼓舞之不遺餘力、何至虛度歲月以負　聖天子遴選至意哉。雖然、士之驚於其末而不知返求諸本也非一日矣。本者何。性天是也。末者何。文辭是也。不求性天、而務工文辭、今士之所爲大惑也。在昔堯、舜、禹、湯、文武之遞相授受也、曰執中、曰精一、

日制事制心、日敬勝義勝、階級堂奧劃然分明。至孔子集其大成、則統而歸之於仁、仁而致其功於博文約禮。夫孔子之所謂文、非今所謂辭章之文也。虞夏商周之大經大法、載在詩書、散見於典籍者、皆一一考究而明辨之、以期他日可施於政而不滯於行。如是之謂博文。孔子之所謂禮、非今所謂繁縟之禮也。朝廟燕饗之大、使之探乎誠孝、視聽言動之恒、使之由乎帝衷、無衆寡、無小大、一以規矩準繩束縛其蕩志、堅定其道心、以與天秩天叙相爲服習、如是之謂約禮。循是二者、可以窺聖人之堂戶、可以造至道之閫奧。一有未至、尚隔門牆、況戔戔日事文辭務悅耳目、舉所爲教以文者而先失之。多士窮年矻矻、

而不聞、大道之要、率由此也。今夫膺　朝廷之寵祿、而不繁以簿書之細務、躋侍從之清班、而不勞以王事之馳驅、待之如此其優、責之必求其備。夫亦謂二三詞臣勿徒以藻采相競、抑惟是學求斯之能信、論道經邦、實嘉賴焉。則是凡與茲選者、皆有天下國家之責。學求性天、尤所宜急。徒躭文辭、蒼生曷賴。此急本而緩末、所不得稍自恕焉者也。誠使居斯地也、觀斯亭之幽靜、起兩間清寧之思焉。觀斯亭之位置、與萬物得所之志焉。觀斯亭之虛中而達外、知無聲無臭之始、分爲陰陽、衍爲八卦、而生生不窮焉。觀斯亭之永亘而勿朽、知仁漸義摩之風、積之百年、垂之萬禩、而悠久無疆焉。如是、則必不敢小其氣量、狹

其規模意其進脩紛其智慮一之乎道德之域極之乎涵養之功悠悠日月玉署流光藏脩游息於斯央也清清池沼波流湍激濯垢滌新於斯奮也金簡玉冊兼山爲止圖書縹緗之精於斯弘也聲應氣求麗澤是益石渠天祿之彥於斯集也恭逢景運方升 堯舜旣作夔龍益稷豈異人任而猶尋章摘句自棄於三代之英豈不對茲亭而有愧哉語曰治必準乎王道學求達乎性天居斯亭也盡三復乎斯言○三日與陳介石先生談學介石先生所云絕奔競安義命六字恰是今人對症之藥○或曰耽嵩陽先生之出也如何曰宜出也其去也如何曰宜去也曰宜出云何曰先生仕於

外者凡三矣、出之可也。况惓惓行道、是其素志、慤然民物、便是學有欠缺、云何不出。曰、宜去、云何。曰、試問去之者、不去者不知也。○**五日**敬恕堂存稿序、天地一存而不息之機也、聖人存天道者也、賢者存聖道者也。衆人不知存天道、聖道、其所以存者未嘗絕也。葢存者形也、所以存者理也、理存而形不存、天地對道不過生天生地、有其原也。形存而理不存、宜其然悍然、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形與理皆存、聖人踐形盡性者也。不則成性存存之君子、不則亦不失於令名者也。形與理皆不存、草木朝榮夕萎、同歸於盡者也。自天地設位而易行、不過此數者紛紜錯雜於其間。惟聖人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

情、於是作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以詔來世、載其所以存者也。賢者憂道喪文衰、奮然取聖言而傳述之、欲不失乎所以存者也。所以存者、太極之體。存之者、陰陽之用。存而又存者、五行之迭運不已。有存有不存者、剛柔之善惡不齊。一去不復存者、萬物之蠢動無知。存之時義大矣哉。嵩陽先生彙所與門弟子講貫之言、及與友朋往還諸簡牘、並當世賢士大夫歌詩贈答、論治商學之語、以及偶爾流連景物之辭、皆檢而輯之、分爲若干卷、名曰存稿。噫、存之云者、先生其有深意乎。讀是編者、謂存其言已乎、存其所以存也。所以存者可易見乎、存其言即存其所以存也。不然、徒以文辭求之、彼風雅之才、追琢其章、博洽之

見馳騁其辭、宜乎併揉而兼收之。何以所存者非仁義道德之説、則孝弟忠信之言、非麗澤講習之方、則躬行心得之事。是可知存者言也、其所以存者即可於言中得之也。吾願人之於道知所嚮往者、宜取是編而反覆玩味、久則義理貫通、當必有得於先生存是編之意者。由是編而知賢者之所以存聖道、則賢者可學而至也。知聖人之所以存天道、則聖人可跂而及也。知天地之所以存而不息、則天道亦可默而識也。不然、徒以文辭求之、是不知先生存是編之意者也、並不知先生之所以存者也。

○六日　耿逸庵先書來畧云、令弟朴脩過嵩下、知太先生開庠興學、可作異日睢陽書院根基。嵩陽書院某

十餘年來樽節於朝夕、饔飱手口拮据、心血
幾枯、夢寐之間、獨此一事。扶植吹噓、不能不
厚望於先
生云云。○九日、與耿逸庵先生書。接正月十六日
手翰、先生動定得之李生口述、遂覺兩載濶
懷頓慰。但川上疊石、朝往暮歸、此等景況可
想、不可即、不能不悒悒也。理學正宗、得先生
大序發揮、使人知道統之傳自有嫡派、學者
認眞做去、聖道淵源實在於此。反覆披讀、更
是一番進益也。御試卷握定一仁字發揮、
是以其所學者對君、不異上崇政殿劄子。
存此一篇、可合宋四大篇文字而爲五。敬恕
堂存稿、謬擬一序、愧闡發未盡。近來留心斯
道者難得其人、館中前輩陳介石先生立品

清潔、恬淡、自安、時與講論、取益爲多。求之近今、不多覯也。今歲與撫軍作書、言先生興學、造士、求作興書院、未知曾加意否。世教不明、人心趨於功利、而不知道德之膏腴。如昨歲倖邀寸進、亦讀書人常事、不知者未免有張皇之色。且愚下小人投充僕從者無數、家君每於此等人至、即問其意欲何爲、彼無以應。有衣類華麗者、家君謂爾家計過我、當擇過爾者爲之役可也。日閉戸教兒孫輩讀書、甘淡薄愈甚、處故舊鄰里愈謹、雖殘冬荒春、糊口不給、而與人爲善之心愈篤。相城東八里許有隙地、可作書院、遂謀衆聯會、爲搆書院計。勤因思柘邑乃朱襄氏故都、暫擬朱丘書院、未審當否。先生畢世心力用於書院、此段

苦衷自有作其機而神其用者。勤於書院無時能忘勿煩先生過囑也。○與趙士林札、來札云、從嵩陽先生處習其揖遜、視鄉居相去什伯、此眞實著功夫語。知近日學有進益從此做去、一言一行準乎理道、我願快足、當復何如。○復劉叔積札、舍弟恭謁函丈、歷覽山川、隨意指點、流連景物、風雲變態、俱入胸中、此壯遊也。憶昔年同子維、渭石、德公、孟元有少林之遊、往境怡情、不一而足。旣而子維携遊龍潭、峭壁嶙峋、某攀緣逡巡、不敢仰視、而子維履石磴如平坦、心竊壯之。忽一追憶、猶如昨日事。不審舍弟得與追隨、亦領畧及此否也。○

十日

復張姑丈完人先生札、今人讀書止求登第、此念自幼牢牽、

父師所教、子弟所學、惟此一件當成大事、所以一得志便肆行無忌、鄉黨受其欺陵、服官納其汚垢。人見其踰行敗檢皆從而尤之、不知彼之失不在服官之日、而在讀書之年。蓋誦讀不異、而其志道德、志富貴則較然不同也。來札云、登第及讀書之事、自此而始、非見理明確、安能發語痛切如此。至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雖讀書人自應如是、但薄才涼德、恐負厚望。勉力爲之、以冀一當台命、固不敢過爾褒越也。○二十八日、館課。翻清書一段。

五月二十四日、館課。翻清書一段。○六討以廉爲本論、國家設官

分職、以理天下之政、而總其權於冢宰、以別賢否而定黜陟。冢宰復先其事於小宰、以敘官方、而庶司百職莫不受命焉。是以天下之乂安繫乎吏治、吏治之澄清繫乎銓衡。周禮載其事至爲詳悉、而其以六計弊羣吏、莫不冠之以廉。誠見乎治天下之本通乎百世、莫之易也。夫善能也、敬正也、法辨也、士之有與乎此者、亦可曰某也賢、某也才、則出其經綸一似可以告無罪於天子。而計吏之法不徒視乎理繁治劇之材、而必原諸清心寡慾之際、豈非以廉節之所關、爲世道升降之所由準也哉。在昔先王之取士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智、仁、聖、義、中、和、一曰孝、友、睦、婣、任、恤、一曰禮、樂、射、御、書、數、而其養之於

學校中者、八歲教以小學、十五年而期以躬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則是其豫養而登進之者一以實勵德行爲先。而士之生乎其際者莫不以趨聖道、立表坊爲念。是廉之作於庠序、寓於選舉、而使天下油油然日相從而不厭者、蓋匪伊朝夕矣。一旦出而任天下國家之責、必有剛方正直之槩、而柔懦者悉屏矣。必有愼重老成之謀、而浮飾者悉退矣。必有乃心王室、處常効職、處變不撓之守、而獨立以抗大法、慷慨以維國是、則因人附和、祿祿無所短長者不足道矣。原其始、何非自廉節之素明、廉隅之素謹有以致之。其在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又曰、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蓋惟樂飢者而後可以從容退食也。不然

者、素無淡薄寧靜之志、必無清操可畏之稱、無簠簋既飭之美、必無治行卓絕之事。蓋內外相通、窮達一致、立品無殊途、程材無異路、其相因之勢然也。故六計以廉爲本、不惟可以澄叙一時之官方、且可以鼓舞一世之人心。何也、吏知上之所重者在廉、則必以廉爲尙、以廉爲尙、奔競之風息、偏黨之弊去、僉壬無所容其奸、則陽城之催科、何妨政拙也。小人無所藏其穢、則阿大夫之譽言、自有常刑也。幾見在位者以夙夜寅清自矢、而尙有包羞納垢、以敗乃國事者哉。故曰可以澄叙一時之官方。然謂朝廷之計吏者所重在廉、而士之服教者別有一道以自處、此又罪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何也、離經叛道之人、皆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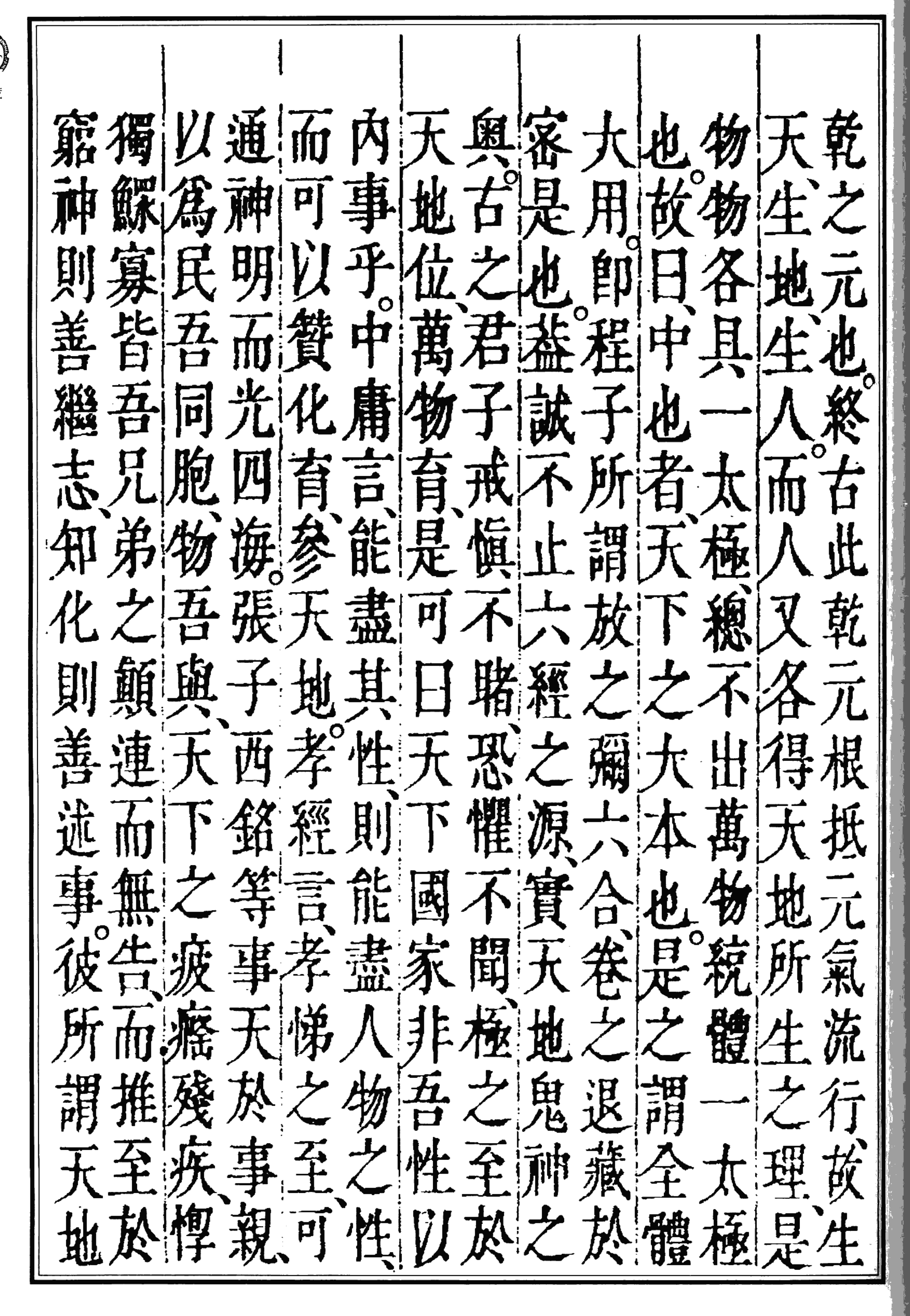
名犯義之輩、舉而加之於位、彼原不知廉爲吾性所固有、吾學所素安、欲其恪守臣職、苞苴不行、是猶理髮者不以櫛、取食者不以匕、斷斷乎無必得之數也。故夫風俗之成也、不在下而在上。上之所重、下斯趨焉。下之所守、上實率焉。吾未見朝廷之弊吏者以廉、而士之砥德行者反有出乎廉之外也。草野誦讀之士日習聖賢之訓、而不敢自戾於名教、曰吾今日學之、異日用之也。祿糈以詔有位、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然且謂子大夫其潔清自守、吾能取而尊顯之、噫、朝廷之日屬臣工者端在此一途、吾何爲而讀羔羊、素絲之章、不思以之濯磨於盛世。此人情之激勸、由於國家之成法既立而進用不淆、大抵然爾。

故曰、可以鼓舞一世之人心。後世治不古若、循其名者有之、課其實者往往而鮮。故計吏之典、猶是也、求如羊續之懸魚、裴寬之瘞鹿、者、卒難其人。卽有其人矣、而楊震之却暮夜、孔奮之捐脂膏、曾百不一遇焉。卽聞之者數數矣、而公孫之布被、或借之以邀名、陳仲之螬李、或矯之以駭世、抑且舉聖人教廉之意而胥失之。若是者、豈廉之不美哉、學術不明而天人理欲之介不知辨焉故也。以是知有用之才必原於有體之學、斯其用爲無偏苟學不以聖賢爲法、功不以正心誠意爲準、讀書不見之躬行、務文辭而不知講求天下國家之理、吾未見其居官而能有幹濟者也。卽曰能廉、亦不過義襲而取、非集義所生。此又

人心風俗之所由以得失、而不可不早計乎此也。〇二十六日、閣師立齋徐公課試。脩吉堂記、翰苑爲　天子書其中。登瀛門内爲堂五楹、外則繚以周垣。書齋麗其旁、如碁布然。沙堤槐井間、宛然一輿府也。堂之南曰敬一亭、西則有先師孔子祠。祠前有堂曰脩吉、與原心亭相對峙。其深邃弘廠、類非人世繁囂可到。大約翰林之職秩清而任最鉅、故昔之紀盛美者或曰白玉之堂、或曰紫微之府、或擬之蓬萊三島、以極人間輿秘之奇。雖然、此擬其名、未紀其實也。擬其名、則珥筆侍從之臣初得讀書　鑾坡之側、纔得掌　天子絲綸、以與大政、羣執事

莫敢與之並、可謂極尊貴榮顯矣。故任任美之慕之、擬以幽清曠樂之區、以表此職之間貴。究其洗心滌性、潔身浴行之道、均於居是地者有厚望焉。故堂以脩吉名、亦謂太極本吾心所固有、凡爲君子、不可不體此意也。在昔濂溪周子績道統於千五百餘年之後、作太極圖說以教天下後世、既以無極而太極一語揭其綱、復舉動靜之相生、陰陽之變合、五氣之順布、四時之運行、明其微、而卽繼之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噫、至矣。在君子觀象玩辭、何難舉太極之賦於吾心者一一體而全之。而又恐人不能悉復其性也、故舉一盡性之聖人以爲則、曰、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此誠者天之道也、而誠之者人之道可繼起矣。誠之者不能即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於是出於脩之之途、以庶幾乎誠者之全本體而合德天地焉、故曰君子脩之吉。記曰、脩身踐言、謂之善行。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脩吉之說也。居是堂者、誠顧名思義、知太極即吾心之本體、陰陽五行即吾心之動靜、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生而萬事出即吾心之酬酢、將必不容已於存理遏欲之功、而太極之全體大用可默識矣。夫全體、即程子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也。蓋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在天爲水火木金土、在人爲仁義禮智信。而仁者、



乾之元也。終古此乾元根抵元氣流行、故生天、生地、生人。而人又各得天地所生之理、是物物各具一太極、總不出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之謂全體大用。卽程子所謂放之彌六合、卷之退藏於密是也。蓋誠不止六經之源、實天地鬼神之奧。古之君子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極之至於天地位、萬物育、是可曰天下國家非吾性以內事乎。中庸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孝經言、孝悌之至、可通神明而光四海。張子西銘等事天於事親、以爲民吾同胞、物吾與、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而推至於窮神則善繼志、知化則善述事。彼所謂天地

之志事，爲何志何事，繼述天地之志事，爲何繼何述，非以使萬物各得其所爲吾學之盡乎。使萬物各得其所，則上蟠下際，無往而非仁之理，所充周矣，是之謂大用。夫全體大用之具於吾性者，盡人宜全之，而往往不能者，一則不知夫脩之之功，一則不肯實用其脩之功。夫不知猶可言也，知之而不肯爲，是自欺也。故大學於致知後誠意，特標其傳，一則曰必慎其獨，再則曰必慎其獨，總以戒自欺而求自慊云爾。今欲從事於脩之功，斷以戒自欺爲主，而先之以格物致知，或探索文字而講求義理，或應事接物而察其當否，漸積久之，舉中正仁義之理，未有不曉然於心目之間者。由是一日知之，一日行之，終身知之，終

身行之、凡施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際者莫不處之各當其宜。如是、則爲知行並進、敬義夾持之學、而道全德備、吉孰大焉。總之本於居敬持志、由於窮理力行、密於存養省察、極於聖神功化、此主靜立極之終始全而德業備也。至此、凡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人道之仁義、一以貫之、而全易在我矣。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接堯舜周孔之心傳、闡周程張朱之奧旨、畢山陬海澨雕題鑿齒之鄉、靡不喁喁向風、翕然來學、屬在詞臣、孰不以　朝廷之養育信任爲念。顧茲堂也、猶得藉之以脩身、而於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之聖學日孜孜焉、猶如周子提命於一堂、指掌與語太極也。爰爲之

記。○翰林箴、　天子優爾、曰道是資。論道經邦、曰德之基。夫何藻彩、徒華其枝。天地儲精、萬物榮滋。匪徇其末、本在則宜。六藝芳潤、道德光披。言坊行表、立身匪虧。自昔哲人、相戒詭隨。文章顯鑠、典型昭垂。公忠體國、片念無私。德業省躬、百善無遺。流風未艾、云何勿思。望養公輔、秩貴百司。乘茲清閒、劾職孜孜。謙以自牧、慎以自持。六經諸史、信好勿疑。殫爾精力、務勤耕菑。淡爾聲名、交游勿馳。無欲故靜、有主無岐。神明之宰、民物之施。皐夔稷契、道在於斯。天下國家、安所謝之。剛大之塞、兩間受治。參天兩地、千古爲期。是曰稱職、無負斯。禀茲在位、人道綱維。

二王知。任重道遠、心志莫

夏六月朔、左足痛。○三日、足痛甚、延醫調治。以後靜養。○十四日、疾愈。與王富字書、丁卯冬、公車北上、時公出方旋、相望東郊外、飛騎追之、至歡飲樹傍。既而淚灑東西、景況如昨。一爲追憶、能不感激。足下居官廉潔、辦事恪謹、訓兵勤勞、待民平恕、以至講學必與好善、不輟。諸實政實迹、人難及。昨專函與總戎具道及、見特自悉之。潤甫老成練達、能識大體、凡事就而諮之、則無失矣。○與泌陽闔學生員書、曩在貴邑、自愧無一善狀。諸君不我遺棄、特勸助相長、實則生之受益良多。外人不知、謂能稍與文教者、則非也。嘗思大道自在日用、特患人不求爾。求則得之。此自己完自

已事、他人何力之與有。故余愧無能、實亦諸君不俟余使之能也。諸君情厚、生任任離任各業款愛、終始不渝。雖當之者不無厚顏、而人心風俗醇良不凋、於茲可見矣。今春王世貢至都門、知諸君作功不間甚慰。古人千里同堂貴相知心爾。我輩暌違日久、情懷鬱鬱、思及絃誦不輟、同志砥礪、未始不大有喜色。幸努力自勉、以理道爲必可求、以聖賢爲必可至。至於青紫如拾芥爾、何足當大業。尙冀無爲因循、致荒歲月、則生懷慰矣。兩廡門格未就、諸君可成之否。潤甫想不得辭其責也。社中諸童當以遠大爲期、無拘拘目前、他日更好相質也。諸縉紳先生向承德厚、爲我謝之。○二十四日、館課。霖雨

賦有序、皇上御極二十有八年、政理民安、年豐歲稔、八荒效順、九有咸寧。因雨澤之偶愆致 宸衷之過疚、自春徂夏、計日撫時、靡不憂勞、弗能逸豫。諸王大臣、羣工百職各欽 聖訓、用祈 帝壇、仰見 王者以海內而爲家、豈知 聖人先 宮中而布德。餼却珍錯、器屏雕鏤。皎如禱桑之心、煥乎掩骼之澤。清刑獄、誡官方、設鞀鐸、悉民瘼、蓋不啻痌瘝在念、而惕厲省躬者也。天鑒至誠、大沛霖雨、恤我民困、解我 聖憂。忽桑麻之變色、俄雞犬之騰聲。炎暑無損其禾、金風仍滋其潤。九天霡霂、與時雨之歌。四野滮瀰、繪太平之象。民得所天、王植厥本。瑞呈乎景、情見乎辭。遂爲之賦曰、 惟陰陽之既合、俾天逵之

有施。必五政之無差、乃十日之爲期。令助乎、風火灌滿平平陂。其爲尊也、西海之駐河伯、不毛之神無爲。其爲象也、商霖之傳傳說、時雨之翰宣尼。其爲功也、普利物而無限、不崇朝而遍滋。其爲驗也、看萍鄉之玉女、怒羅浮之神龜。甘泉飛於明旦、百穀賴以及時。夫何春雲不興、東作攸失。夏令肆威、西成莫必。熾歊景之暴、氣滌朝川。閉坎宅之精、光澄夕日。國懼流金之眚、望商羊之奮飛。人思觸石之雲、脩土龍而惆恤。於是　黃屏漁號、蒼野壓憂。車輿遷乎　玉殿、七箸撤乎瓊羞。念懸磬以塡釜、復下車而泣因。更且致肅肅之誠、申明明之告。　天子執圭而凝、　王公肅壇而禱。占羣羊其冥至、惟卯日之臨。思浴谿其可

徵、認天河之號。果爾雲騰八際、氣沸百川。應穴蟻之　符、霏蒙白日。消山虺之毒影、波瀉赤田。方其夏也、典而新新、細而綿綿。散空中之絲、滇滇窨窨、委草間之露、濛濛濺濺溝塍雕鏤、流陌阡之潤。甸林森秀、作倉廩之緣。信離畢而占星、爲滂沱之徵應。何入洞而辨石、頫陰陽之鳴鞭。及其秋也、駕屛翳而疾迅、驂元冥而遨翔。飛焦明兮備物、歷灌壇兮騁狂、來鐵騎兮催勁、繼濯枝兮降漿。慰雲霓之想、洗積薪以濤流。騰父老之歡、隨行車而澍漲。但見公卿動色於朝、氓庶趨趾於邑。呼甘霖之大霈、獲寒泉之用汲。無悴弗舒、何萎弗立。無土不臧、何形弗戢。葉覆南山之豆、愛秋園之橫煙雲。穗連北里之禾、卯萊園之[illegible][illegible]粒。

足謂結盟而咸、傾耳而聽。豈樂巴之謬聞、豈樊吳①之異證。德消勸閔之爲災、政致淫霖之莫勝。是時也、公田先耶、同井後均。既優既渥、乃耕乃畊。田畯來觀而志喜、曾孫多穫而積仁。馴至乎如京如坻、農夫荷鋤而擊壤。屢豐乎我黍我稷、 天子止輦而知春。何至七年之憂商后、佇觀三多之祝堯民。○初秋院中讀書、 秋色浮城闕、早分玉署光。亭池含曉氣、院樹落殘陽。文字留碑篆、圖書映錦囊。張帷燈欲結、鑿壁月初涼。篋覆清虛久、韻流碧水長。乘時無自棄、琢玉愛工良。○二十七日 侯郭夫子札、人春以來、病不離殼、因假館內城、稍圖靜攝、賓主甚相得。但內城地窄居狹、暑氣陽脾、病臥兩三月、人事

幾費。聞尊體違和、有竦上候、罪歎萬狀。更聞病後繼以拂意、此似有難堪焉者。因思古昔聖賢往往遭際此境、輒以義命自安、卒之天下無不可處之境、無不可弭之禍。君子履道坦坦、處困心亨、想不介介於是也。

秋七月八日、館課。翻清書一篇。○十一日、皇后崩。奉言、各衙門服袞二十七日、衙門値宿。○十八日、病。○二十二日移居外城。

八月六日、父母携眷口至京。時余病足艱於行、父母至、喜見

顔色。余見父母志怡、樂而忘倦、病竟愈。母執余手笑曰、思兒兩載、今得聚首。此番來京、良非容易。得親看爾讀書館中、不愈紡績課爾時乎。願勤業勿怠、我樂何極。時同振起克讓等依依膝下、且誠且喜、至夜半不能寐。○八日、爲　皇后服喪畢。○十七日　耿逸庵先生書來。○二十三日、閣師立齋徐公課。十七史得失論、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司馬遷繼父談爲太史、作史記、上自黃帝、下迄漢武、序帝王以十二紀、紀歲時以十年表、列政事得失以八書、序公侯將相以三十世家、誌名臣賢士隱逸以七十列傳。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所稱良史才

非耶。但是非多謬於聖人、朱子譏其伏羲河圖弗列於編爲文之有尾無首、其亦賢者之責備乎。班固前漢書帝紀十二、異姓諸侯王以下表凡八、志十、列傳凡七十、所稱繼史記而作者也。然固之密已不逮遷之疎、且古今人物之表強立差等、多有未當。但其博通經籍積二十餘年而後成、不可謂無過人處也。范蔚宗用班、馬例、作後漢書、進皇后於帝紀、增百官於書志、自謂體大思精、不愧班氏矣。然往往採抱朴子詭譎之事列之於傳、其佻巧瑣屑、不旣失史之體乎。陳壽之三國志、雖文中子稱其依大義而削異端、范頵稱其勸懲得體、有裨風化、然帝魏退蜀、私情掩公、君子譏之。晉書向有何法盛等十八家、唐命房

喬等詳加撰次、南北諸史雜而不純、得失半焉。南則沈休文之宋書、蕭子顯之齊書、姚思廉之梁、陳二史、或則晉、魏兼載、或則姓氏多遺、或則天文、戶口之勿傳、未免有有餘不足之嫌。北則魏收之魏書、其穢已甚。李百藥之齊書、令狐德棻之周史、繁蕪多端。惟李延壽南北史、近代稱佳。說者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繼之。至魏徵隋書、雖不出於一人之手、然區處各當其才、故顏師古、孔穎達輩皆有長可以自見、法莫良焉。歐陽公之新唐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號稱簡古、而雜以宋祁之所撰列傳、字句奇澀、其去劉昫等之所撰、庸有間乎。若夫五代史則脩自爲者也。觀其言曰、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今爲本紀、以

立法而正亂、其志可謂大矣。但不爲韓通立傳、未免開後人議論之端。而筆法嚴謹、獨得春秋遺意、是豈班、馬以下諸史可及哉。此其大略也。若夫考古今治亂興衰之由、察一代用人行政之幾、而實措之於天下國家、則存乎善讀史者之神明其意而已。善則法之、不善則戒之、此讀史之良法也。史以濬其流、經以裕其源、此爲學之次第也。故曰史學粗、經學精。史學得其枝幹、經學得其根本。以是知讀史必本於窮經云。○賦得秋月揚明輝、一天澄碧、度金風月印百川萬象同。秋滿帝城千樹裏輝流仙闕五雲中。輕煙烏道寒光徹、落葉蟬聲物理融。圖畫山河分晝錦、照來清夜洗塵空。○二十五日、太

孺人病。痰喘腫脹、胸滿不寧、延醫調治。○二十七日復童邀閩州佐書、自仙閣送別、嗣得雷务山風雨砥礪、受益良多。茲藉弘庇、濫叨國恩。旅況蕭然、案頭所存、僅圖書數種、依然樂飢風味。足下知我者、道此景況、一爲笑之。○九月二日與河南府太守汪舟次前輩書、東都之地、名勝之區、清淑既萃、賢哲乃生。自世局變而道在儒者、兩程上承鄒魯、下開關閩、此地固靈秀所鍾、大屬道統淵源之藪也。以先生命世之才、振伊洛宗風、其一段剛大之氣、蟠天際地、所存所發、實於河洛存理遏欲之旨印証無二。今日特簡茲土、彼蒼眞非無意也。幸去世未遠、近居尤甚、登

封有耿逸庵先生者、諳極純粹、學接程朱、與湯潛庵先生倡道中土、非一日矣。特建嵩陽書院、講學造士、遠邇景從、立雪日衆。數十年來、某得讀書其中、目覩先生長者、靡不加惠殷殷。尤得邑侯王諱又旦者、於書院盡心經理、文教蔚興、倘有日申請、傚白鹿、岳麓之例、求具題頒發經書、或邀恩賜　宸翰、則嵩陽不朽、實先生維繫道脉之功、不朽矣。登侯實心實政、想久洞鑒。多方優待、俾賢者得盡所長、更不俟某之瑣陳也。

○與耿逸庵先生書。書院得撫軍加意、可爲吾道慶。白鹿、岳麓例異日當致書當事、再好作商確也。朱丘書院承先生指示、似可定名。昧陳介石先生謂丘字乃聖人之諱、不如易

朱陽書院、不審先生以爲何如。冉永光在嶺、亦時相聚晤、閉戶著書、甚可敬重。客京邸者年餘、定省有缺、承歡爲亟。同門張來庵借數十金、於八月初六日已迎父母至京。萩水作奉親意融暢、八子之心亦覺寬舒十分。雖子女僕從比從前增倍、用費較多、然天下事何不可處之。有長班轎夫、半年前久已削去矣、未見悮事也。今衣食可淡、居處可隘、分金可輕、又得俸米勉支數月、或淡薄日子亦可度也、未知將來如何爾。

○四日、館課。翻清書一篇。

○二十日　母病、服藥罔效。○舊泌候雷務山來晤。○

○二十八日、館課。三餘說、昔董遇言學者當以三餘、曰冬者歲之餘、夜者

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大哉學乎、其宜法天行之健乎。天有不用之數、君子之爲學也、法其不用者以爲用、而學斯至焉。蓋天之行也、積時成日、積日成歲、其體至一、而其用至健。蓋誠則無息之義也、然非翕聚則不能發生、非專一則不能直遂、是天以不用爲用也。其在易也、河圖在外相合之數、陰陽各二十、而虛中宮十五不用、非不用也、虛其中、而外之爲用者皆是也。此其道至微至著、人之法此以爲學、其功至精至一、不可不紬繹而通其義也。在昔聖人之自治也、睹聞及形聲之外、戒懼在事爲之先。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久矣罔敢戲渝、罔敢馳驅矣。是以天道有盈虧、而聖心必無作輟也。天時

有晦明、聖心初無久暫也。維聖合天、衆亦宜然。然學非志氣不立、非精神不凝、非功力之緝續無間、則不可以底於成。蓋學者、心之生道也、心逸則怠、怠則其氣阻而功廢、心勞則思、思則其志動而業專。動者、神之闢也、專者氣之闔也。闢則於天下之道無所不容、闔則於天下之理無所不藏。一闔一闢、乾坤之蘊盡此矣、而況學乎。君子之志於道也、勿二勿三、勿作勿輟、常不見其有餘歲、有餘日、有餘時焉、即見爲歲之有餘、日之有餘、時之有餘、總不見爲心之有餘焉。是故策歲月之易邁、則爲君子之寡過。貌物情之晏安、則爲旦晝之梏亡。勤怠攸分、聖愚殊途、其有餘不足之勢然也。夫見爲不足者、無窮之大業所從出

也。恃爲有餘者、一生之疵累所由集也。以是知有餘者天之道也、無餘者人之功也。功不輟乎冬夏、不息乎晝夜、不間乎風雨、是積千仞而益以層累、涉萬里而需以歲月、吾知其終亦必至而已矣。或曰、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然則天道無不足、寧有餘哉。不知其有餘者、皆其妙於用者也。日月運行、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雨暘相易、而化神焉。以終古而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一元而觀一歲、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推之日與時、莫不各有數焉、而爲消息進退之幾。饒即歲序乖謬之即氣朔差忒。是天道不可以有餘名、即不可以不用名也。嚴寒大冬之中、有不息之生意存焉、

非天之善用冬者乎。冬於時爲藏，於卦爲艮。藏者顯之基也，艮者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若是者，豈餘而不用哉。日之有餘，於夜，正天之善用日者也。時之有餘，於陰雨，正天之善用時者也。此天之消以爲息，退以爲進，之道也。君子是以無動之非靜焉，無靜之非動焉。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孰能測造化之微，而運陰陽之妙哉。總之，合歲、日、時之有餘，皆爲造物不窮之用。總冬、夜、陰雨之不齊，皆爲吾心存養之機。物之生於春夏，長於陽明，人所易知也。其息於冬夜，滋於陰雨，人所難知也。學之晝有爲，宵有得，人所及持也。其息有養，瞬有存，人所不及持也。於所及持者，法天之用以爲用，於所不及

持者、法天之不用以爲用、是其心固無餘也、而天道亦安見其有餘也。大哉學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殆與天行之健、爲終始乎。三餘之說、余以爲朝乾夕惕之旨遜志時敏之訓可於此悟焉。竊慨夫人之怠厥志力、不能與天道爲徒也、故著其說如此。若夫過之學、不過善治老氏而已。其所爲先讀百遍而義自見者、雖其說則是、然亦安必其讀書不乖大義乎。勿論焉可也。○午門須曆恭紀、 太平天子運乘乾、政洽量衡協律先。布朔一元同黍谷、應蓂百象列星躔。紫函日耀 龍墀麗、黃道天開 鳳闕懸。七曜俱陳凝寶曆、千家胥樂入瑤編。午門鵷鷺趨朝旭、紫籞旌旗傍曉煙。拜手從知春正月、呼

嵩競祝萬斯年。授時敬戴堯階重、承命常祈姬籙綿。共道璇璣和四序、矢音擬上卷阿篇。

○是月、五簋會增劉子端淑因。

冬十月十日、宿京東八里莊、與張石虹先生論河圖。別具圖說。○十一日、送　皇后釐、至晚回寓。

○十四日夜、母病甚。痰喘不能臥、體歷甚。甚爲憂懼、夜偕室人王氏望天祈禱。○禱天祈祐母病文、維神正直、遍佑下民。憫我蠢動、賜我百朋。我有母兮、緊惟病甚。我惟煢煢、素不能悅親。因抑鬱於心、遺疢於身。我之不孝、百辜其身。天不使雷霆擊

我身、天之矜我無知、亦云高厚之恩。我有母兮病其身、不安其心、皮腹瘦弱脹滿、神情慌惚靡寧。咳嗽痰喘、時減時增。維勤小子、念吾母來京之日、方圖承歡依依而一病月餘、臥牀不起、使勤小子如大海泛舟、荒而無所底。拊心椎胸、實恨不德以致吾母之不寧、又恨輕迎京邸、千里跋涉、心魂勞頓、肢體屈抑、飲食失時、風土弗宜。又兼來京覩兒貧苦、不自暇逸、心煩氣悶、憂鬱增疾。若是則小子無知、強親跋涉、宜罪加兒身、爲不孝戒。維勤小子、敢籲　皇天　后土、凡百神明、憫勤無知、使吾母冒風霜之苦、受道路之勞、而因致此疾、將勤賜之百病、降茲大厲。小子雖無知萬分、不敢忘神之賜。今知罪過不容於上下神祇、

惟哀告靈神，矜我下民，鑒我愚蠢，瘳我母疾，罰我罪人。謹具疏文，虔禱於天地神明。○

十五日，筮得萃之六三。爲母病也。○母有思行期。又慮隆冬風雪，途次難行，至晚，歸之念，因與大人定以南歸之意商之於母，令母意得安。○十八

日，母病愈。○館課：冬日可愛賦。維歲序之既肅，與春溫，位峙乎南離而北坎，周天之運，先王法此以布敷，寸晷之移，大聖因之而流覽。若夫金風既謝，朔氣遥遷，斂景不輿，木咸凋於露結，沸潭無湧，鱗俱伏於冰堅，斯戒途之及行旅，惟勿幕之餘寒泉。但見煙繞乎暮林，暖禁乎幽谷。凍雲乍作，布黯於巘峯，積霰旋②

飄、逐栗烈於曲瀆。戶墐窮鄉、縉垂裸腹。獨卧袁安、誰憐范叔方懼陽德之愆期詎知天心之未復。於斯時也曦光曙燦、想景晚舒、消晴雪而溫映、曝晨霜而清疎。呈異彩於重輪、儼乎元宵之開霽。表德輝於圓象、依稀春景之浮虛。綺戶歡迎、旣騰耀乎殿閣、柴扉洞啟、復遍照乎廬閭。人不知凛冽之象、物惟樂曦朗之餘。是以値梅蘂之初嫣、際蓂莢之漸吐、有道日長、無私義普。曝背之叟、挾纊是欣、吹律之谷、暄生欲舞。覩彼可畏之旣加、較之可愛而孰愈。用是讀書論世、思義懷仁、繄溫文之是慕、緬和煦而誰倫。昔維文子之稱賢、德比冬日。今考晉邦之啟土、功賴良臣。和衷及物、善氣迎人。雖在侯邦、爰推國珍。矧夫堯德

當陽、 舜日重光。祥雲覆被、瑞靄迴翔。巖廊映彩、華袞浮香。自有容之必照、更無隱之弗彰。被萬國以文明、寧一隅而歌復旦。協四序以和藹、豈三冬之慶舒長。至若捧日調元、承明入直、樂易帥乎羣工、雍容先乎百職。光宅八表、總布 帝德之和。寅賓九垓、用輔晉明之極。斯非陪臣可望其暉光、亦豈藩服獲企其明德。蓋貞元默運者天地之化、翕闢互用者君相是資。會氣機之暢宣、由於斂伏。察生意之精蓄、致乎動施。斯知造物之縮盈、原不掩春暉於冬日。更恃聖人之參贊、允克符乾道於齋思。彼袁盾之休燠、曷有當於陽光而無外。即愛畏之比擬、亦俱融於化日而不知。

○賦得清如玉壺冰、 蘊質殊山水、涵姿共六

潔瑩。伊誰能比德、於此獲同清。靜對寧無意、相依倍有情。寒光榮拱璧、潤彩重連城。姑射雲常白、瑤池月正明。人爭看瓊玠、何似玉溪生。○**十九日**母病痰喘嗽如故、以後晝夜無寧晷。○**三十日**母病甚、頭面胸項大腫。○母雖病、神氣清爽、心志怡悅。勤奉事湯藥、惟見每日間喜氣不絕。退而與室人及克讓言曰、病雖可憂、其意象甚喜、此吉祥之兆。吾與爾調藥餌、固是緊要事、而承歡依依、無令一時有慍意者、尤爲要也、各宜勉之。

十一月朔母病痰氣愈盛、舉家驚慌、至夜分始安。○**二日**夜、四

子容澄殤。○三日母夜感容澄之殤、氣中左耳、微重聽、百方解慰、始安。○七日王令貽同年偕醫劉季莊來視。季莊情誼甚摯、令貽談學暢快、訂同心焉。○十日冬至、祀先祖、母欲起行禮、止之。○十四日自始病至此日、雖藥餌日服、然喜悅之容溢於言表、絕無愁苦之狀。至是日季莊診視、喜曰、今日病且愈、萬無憂矣。母亦言笑移時、謝季莊不絕口、舉家慶幸。時家人俱侍側、顧謂勤曰、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爾近日曠業、皆我病所致。自今以後、我病可愈、爾業可專、忠與孝在及時爲之、無以我病過分爾慮也。○十五日夜、母覺身

冷。午後微食、忽作脹、急用推引法治之、稍安。至夜半痰作、神色依舊、有所言輒喜形於色。時家人俱在側、猶顧克勤、克讓言忠孝不絕口。已而痰愈作、將黎明、扶起着衣冠端坐而逝。

○十六日、母太孺人卒。○是日、同年孫靜紫、諱詮。張來庵、諱復。吳幼日、諱世燾。友人馬鳴鶴諱國賓。來營喪事。秘中皃諱丕笈。遣使者與姓董匠事。○十八日、飲。○十九日以後、親友來唁。○二十日、大人爲先太孺人作行述。行述內有云、大任與

孺人共糟糠四十年矣、其間貧困阨難所遭不一、閱歷至今、始得有安居之日。方圖茹甘共樂、撫兒孫輩作繞膝之歡、以永歲月、詎料甫脱茶蓼、旋罹喪亡耶。嗚呼、孺人舍我長逝矣、余即執筆狀、孺人、而悲痛摧腸、更安能覼縷追述耶。雖然四十年來道義勸勉、匡余不逮、在孺人之自處誠善、在余之獲益正復不淺、更安忍以余之不文、致令閨闈懿德竟没没無傳耶。孺人姓李氏、爲柘邑望族。生而聰慧、長就姆教、即嫻麻枲絲繭籩豆葅醢之事、且與聞孝經内則之訓、最爲熟悉。自來嬪於余、先慈見其端莊純一、能執婦道、即喜謂大任曰、爾父食餼 天朝、積學未遇、大厥休聲、當在爾躬。今得賢婦佐内治、門第光榮有日

矣。時先嚴捐館已十數年、先慈厲志柏舟、上有垂白之孀姑、日爲承顏色笑以博其歡。孺人更善承先慈意、事先王母倍篤。不惟鷄鳴、盥漱一循禮度、即一嚬一笑、無不曲體其意、而貽之以安。一門之內、油油如也。至先王母見背、勉力助先慈料喪具、必敬必謹、劬勤勞憊、不敢云瘁。泣謂　大任曰、二老人日奉事無違、庶遂吾志、亦無貽夫子羞。今堂上所存者僅一老親、即百方以悅之、能保末年皆聚首時乎。自是脩定省益恪。會先慈疾作、幾不起、大任　醫禱遍境內、卒無一效。孺人痛不欲生、於閨室焚香告天、求以身代、遂刲股救變、忽爾沉疴大痊、得免危禍。當刲股時、家人無一知之者。既知、覩其刀痕、並無點血。且此念初

發、假寐、若接神語云、時已至。言之者再、遂驚起盥洗、爲此舉、事亦異已。雖君子言孝、不及此類、然一念之誠、可以回天、亦惟此心自盡而已、他無所計也。後先慈棄世、適符一紀之數、人皆以爲孝感不爽云。先是邑人公舉、守令皆旌其門。中丞王公諱日藻、聞其事、特送扁楔旌之。其孝行所孚、無間遠邇類如此。大任自先怙後、家計窘迫、惟兢兢墜先業是懼。得孺人領家務、遂得靜心肄業。迄今家聲未隕、猶可畧延詩書之澤者、皆孺人内助之力也。孺人性慈諒、處妯娌及余兄弟、靡不竭其誠敬。至課子之嚴、則功並父師、日夜籌畫所極不忘者、惟此一事。見諸子誦讀之勤則喜、否則不懌、督責不少寬。旦晚常令小兒立桌

隅解說孝經大義。又不欲徒資口耳、必將所讀之書、令其誦而熟思、云某句書若何、爾行事若何、務須身體、不徒口誦也。敎諸兒以進退揖讓、習幼儀。常言、子弟當二三歲能言時、卽當敎以禮義、長來自可變化氣質。曾是巾幗中能見及此乎、余多讓矣。至其督家衆、嚴而不苛、寬而有則。每朔望與大任率男婦拜祠堂、長幼各肅衣冠、以次拜揖、家法習以爲常、人多傚之。壬子歲、長男克勤叨鄉薦、歸而拜見、卽謂勤曰、人爲汝賀、我爲汝憂。勤愕然不知所出、因徐徐言曰、人賀汝者爲科第、吾憂汝者恐不得爲人爾。爾幼年、當期遠大、勿沾沾自喜也。聞夏峯、睢陽、嵩陽諸先生講學於家、常命往見請益。未幾、夏峯没、睢陽被

召、獨得於嵩陽數爲往復。常云、爾出門我多思。獨在嵩陽、我思頓解。爾亦無以我思憂也。葢無歲不命之遊。後並令三男克恭與偕往。其以義方教子、古人不是過焉。次男振起甲子科中武鄉試諄諄以法古人爲期、葢不似世俗教兒以華膴相尚也。戊辰春、克勤獲雋南宫、邀　聖天子隆遇、拔令讀書中秘。冬復被　覃恩、膺綸封。向非孺人孝極肫誠、教子能識大義、安有是乎。然在孺人謙冲愈增絕不以榮遇驕人。凡戚姓族黨以及煢獨鰥寡、賙卹益無遺力。且見幾明決識慮周詳、遇事有疑難礙理者、輒以片言決之。往往余應事於外、至家即其所處、如出一轍、葢由心志相浹、故事來即應、皆所所同然、更不俟余勞精力

也。性不喜私蓄、凡布帛財用有則共之、庭無間言。數年來疾多體羸、猶作強健狀、理家事不輟。指示兒婦輩、謂各佐賢夫有成也。以克勤居京邸弗得見、每思念不置、家人弗敢言、言則淚楚楚下。今春遂亟謀入京覲勤兒、時勤亦遣人來迎、不果行。秋則決意北上、及抵京、握勤手笑曰、爾不記吾言乎、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汝當循分自盡無曠職也。相見歡甚、天倫樂聚、孰有大於此者。乃居數日、舊疾復作、廣延醫調治、百藥罔效、歷三月、遽爾隕命、嗚呼痛哉。方其赴京時、輒喜萃聚有期。詎意萃如嗟如、旋兆於占、竟至溘然長逝耶。嗚呼已矣。平日之善言日進者、而今而後無所聞矣。是天之喪我賢婦、實奪我良友也、能

不痛哉。嫣人生於前丙子正月十九日辰時、卒於康熙己巳十一月十六日卯時、享年五十有四。子四、克勤、振起、克恭、克讓。女四。孫男六、容端、容莊、容遂、俱克勤出。容侗、克恭出。容肅、容順、俱振起出。孫女五。云云。○二十三日、次男容莊驟病、藥弗能瘳。○二十七日、京師開弔。同年友孫靜紫、張來庵、吳幼日、成安若、劉子端、賈壽子、王素臣、彭直上、高霖公、法書山、沈元衡、查荊州、郝子權、孫愷似、潘書原、湯西崖、李質君、顏學山、宋于蕃、王易從、丁學田各來輪流司喪。○二十八日、容莊病弗瘳、

張百始來弔、醫以微藥愈。自二十三日至此日、大便不利、飲食言語俱無、竟日閉目熟睡、問之不應、扶之不起、惟以舌舐脣、不知病之所起、當喪事嚴急、不暇調治、大人甚爲憂心。予異之、不知所措。既而坦然、以爲遭此大故、復有小厄、此命也夫。諸醫俱驚訝、以爲難理。予亦相其氣色、覺不免。至是百始來弔、請觀之、百始曰、此外感、內傷、前藥誤用、幾得生理。今止以微藥調理、胃口自愈、何憂也。依方服之、果愈。○因弔醫醫而愈、志其有意外之獲也。○二十九日、止弔。○耿逸庵先生書來。

十二月二日、謝孝。○四日劉山蔚書來、略云、吾聞之、用弗行者

體未立發必合者存斯純。儀居平無事時彊勉收攝亦時如息浪之波少有澄淨。及衆感紛投而憧然或莫知所主。因悟體之於幽獨難而試之於天下之故尤不易易也。先生操之察養之邃固知顯微無間而動靜胥定矣。然而淼然巨浸舴艋在我從此一瀉安流尚其慎持乎風飄之正哉。云云。山蔚與余交久、此書爲絶筆故不忍沒朋友相規之意節錄之以誌善言。○六日、謝孝畢。○八日、徐健庵之得聞云。

夫子爲先太孺人作墓誌銘、陳介石先生作傳。俱載桐城縣志。○附錄、實太母傳、太母姓李氏桐城實封翁元配而庶常克勤之

母也。生於甲族、幼秉慧質、無論風。嫺麻枲葅、醢之屬、兼熟悉孝經、内則諸典訓、及來嬪於竇也、左右孀姑以奉祖姑、咸先意承志。得二老人歡、非惟雞鳴盥漱、克循婦職而已。迨祖姑卒、事姑益謹。頃之姑遘危疾、輒痛不欲生、籲天願以身代者屢矣。已復自奮、謂古有刲股瘉親者、非異人任也。假寐夜分、忽聞空中語云、時至勿忘、如是者再。遂驚起、引臂傳之、刃不留、血不縷、若有陰相之者。和糜以進、翌日果瘳。既乃延齡一紀、遠近稱之、聞諸當事、競卓楔旌其閭。夫感應之數、世或疑其有合有不合、以故弛於若行。益孝德之苦久矣。聞太母之風、不可以憬然而悟乎。是時封翁方覃精制舉業、爲諸生祭酒、一切家政悉委之。

暇則訓督諸子，解説孝經大義，必以其所行質之，曰：「爾輩所讀云何，所行乃若此耶。」又謂古人早習幼儀，内則凡進退言語，靡不各有規矩，故長多成德。今人槩不之講，而欲求其變化氣質難矣。夫母之於子也，類以慈著，若太母琅琅大訓，可垂不刊，則曹大家而後，未易多覯也。壬子，克勤領鄉薦，歸拜母於堂，則謂之曰：「人爲汝賀，吾爲汝憂。」克勤愕然，因徐言：「賀者爲科名，爾吾方憂汝不得爲聖賢之徒也。」於是孫夏峯、湯潛庵、耿嵩陽諸先生方家居講學，亟命往見請益。會夏峯殁，潛庵殁，獨於嵩陽得數數往復，互相演繹，多所發明，詳具兩家語録，人以比之鵞湖、鹿洞云。復命叔子克恭執贄嵩陽，遂稱高弟。甲子，仲

子振起中武闈式。戊辰、克勤雋南宮、入詞垣。是歲、被
覃恩封太孺人。則教子之效、彰彰如是洵足書也。歲己巳、以迎養偕封翁至京、未幾遂病。彌留之際、尤諄諄勉克勤以忠孝大節。沐浴端坐而逝。予小子忝與克勤同榜同官、素心晨夕、故得聞太母之懿行爲詳。及克勤悲深風木、每向余稱述、輒淚涔涔下。余重有感焉、因傳而贊之、以諗夫天下後世之爲人母者。封翁名大任、以庠生受封、如其子爵。年纔及艾、種德積學、行將大顯於時。贊曰、懿哉太母、淑行孔彰。孝篤至性、宜濮所襄。相厥夫子、實茂聲馨、丹穴衆雛、飛鳴鏘鏘。伊庶常君、翔步玉堂。祇承母訓、順德之行。太母以慈而兼義方。夫豈尋常、巾幗可望。誕膺貤封、

命服斯皇。天之報施，於何不藏。嵩山矗矗、洛水洋洋。母壽有盡、母德無疆。　翰林院庶吉士年姪高人龍拜撰。○**陳介石先生作朱陽書院記。**柘城縣志、朱陽書院志並載。○**九日**孫靜紫同年言喪禮廢壞、古道無存、諄諄以守禮爲勸勉。○**十日、扶先太孺人柩自京師南歸。**中間相與維持者、同鄉李霖六、同會劉子端也。子端有慷慨之氣、爲人謀必期盡心、常與孫靜紫共襄余喪事。是日、門人王國[illegible]、王國棟來執紼、同年親友各祭於道、李惕園、王益仲先生各助役、送至張儀門外。○**十六日、振起自**返、王素臣更助役南行。

里來京師，道遇靈柩。先是，母病時增時減，十月終，作家字，爲行人所誤，至十二月初四日始寄至。初五日，振起冐雪北行，是時猶未知京中遭喪也。至十五日途遇南旋者，方聞凶信，號痛幾絶，夜奔來迎，明日遇於眞定府南滹沱河，哭聲震地，行道者皆相顧出涕。○二十日，克恭在家聞訃。○二十五日，過黄河。晨至青龍岡，未渡，氷涌自西而來，畧無停止，舟人色懼，子拋錢祝河伯曰：「神以正啟祐，未有不以正相合者。今日獲濟，神之靈也。且生順死安，母德無愧，神獨不鑒之乎？」亟命舟子前來移柩，及登舟，氷忽泮，波浪不興，如履平坦，不移時而濟南岸矣。

甫扶柩下、水湧東下如故。舟子異之、以爲積
年涉川、從未見有扶柩獲祐如此者。存此亦
可見母德之感
格、神人合一矣。○**二十八日、扶柩抵舍、安靈
柩於內寢。**安靈柩文云、維康熙二十八年巳
巳杖期、夫實大任率男克勤克讓、
扶
皇清勅封孺人室人李氏之柩歸自京
師、於十有二月二十八日抵里、安柩於內寢。
謹以豕一、羊一、香楮、庶饈之儀、率哀子克勤、
振起、克恭、克讓、告於靈前曰、嗚呼孺人夙夜
惟謹、淵塞其心。相予成德、助予成業、旣匪伊
朝夕矣。其碩德懿行、迫難罄述、姑設薄祭、以
安靈魂。惟孺人鑒誠、
來格來歆。嗚呼、尚饗。

是年、習清書。冬、遭喪。

外孫張　　趙校字

尋樂堂日錄卷六終

校記

①樊吴：疑作「樊英」。按，樊英，東漢方術士，善推步災異，《後漢書・方術列傳》有傳。

②「黯」字之前或後當脱一字。

尋樂堂日錄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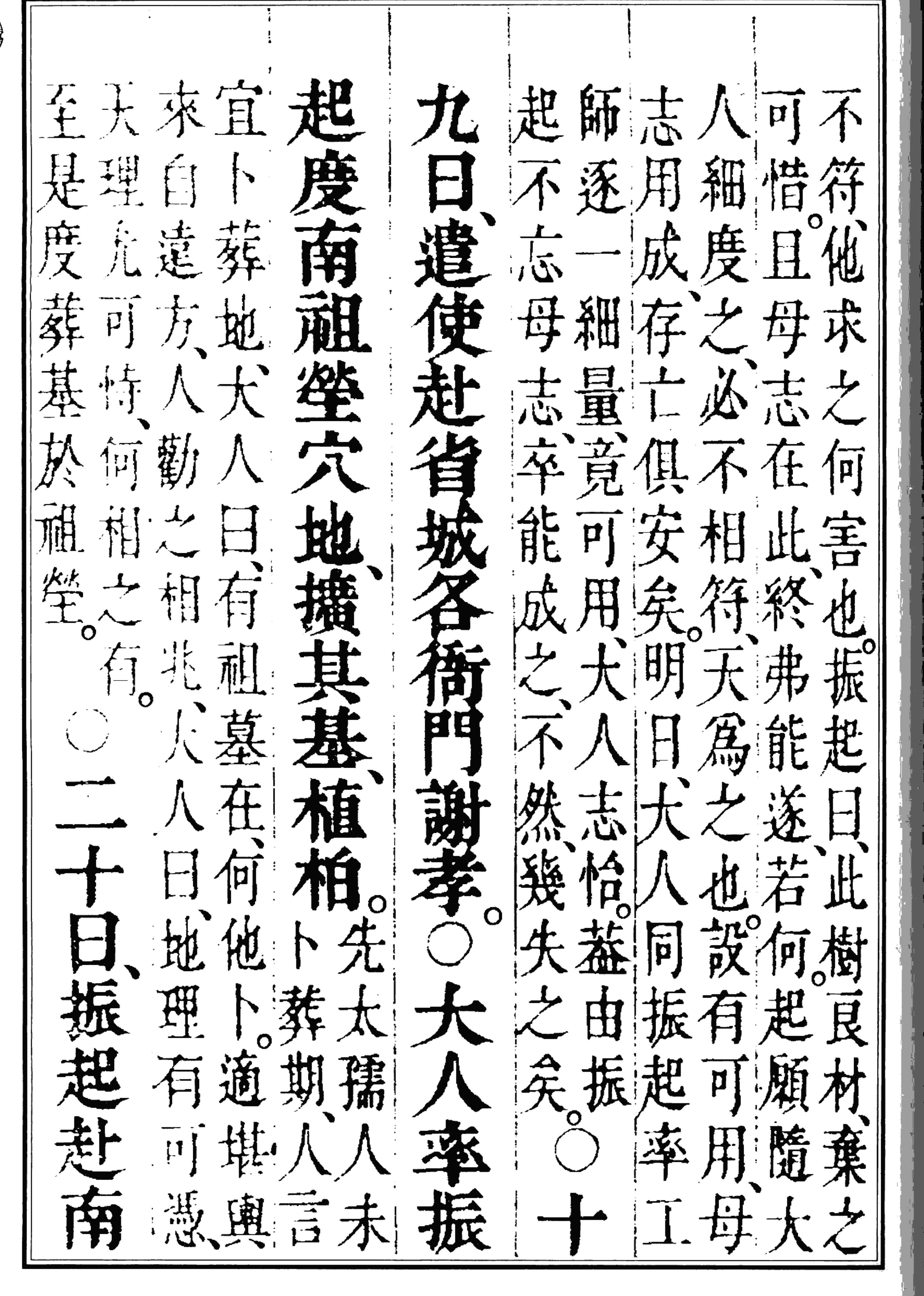
朱陽竇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遂 仝編

二十九年庚午、三十八歲。

春正月五日、訃告親知。○二十日、開弔。

二月四日、封柩。○十日有族人貧不能度日者、大人聞而心惻、遺之物、旋遺以財。○十一日、長男容端入邑庠。第八名、學使上

諱際有、丹徒人。○**十五日、始遷柘五世祖妣賈太君之塋植柏。**五世祖妣賈太君携予高祖來柘、以五世從伯祖光國召來就學。未殯祖妣卒、藁葬於柘城西郭外。時居未定、無墓田。至是始買田畝餘、營其方、植柏百餘株、始遷柘之祖妣始獲安厝矣。○**十七日、大人率振起相櫬木克就。**先太孺人在京時向予言、某姓有桑材圍九尺、去舅家不遠、移之甚便、可搆買備器用。及遭變扶柩還、櫬木未就。振起曰、母在時常欲搆此樹制器、或隱欲備後事乎。予始知母意所在。大人同工師度之、尺寸不符、意弗愜。予曰、承母志、固無易此、而尺寸



不符他求之何害也。振起曰、此樹良材、棄之可惜。且母志在此、終弗能遂、若何。起願隨大人細度之、必不相符、天爲之也。設有可用、母志用成、存亡俱安矣。明日、大人同振起率工師遂一細量、竟可用。大人志恰。蓋由振起不忘母志、卒能成之、不然、幾失之矣。○十九日、遣使赴省城各衙門謝孝。○大人率振起度南祖塋穴地、擴其基、植柏。先太孺人未卜葬期、人言宜卜葬地、大人曰、有祖墓在、何他卜。適堪輿來自遠方、人勸之相兆、大人曰、地理有可憑、天理尤可恃、何相之有。至是度葬基於祖塋。○二十日、振起赴南

祖塋樹木。○二十二日、伐栁木始工。

三月三日、耿逸庵先生爲先太孺人作傳、使來。附錄實太孺人傳、　實敏脩先生性至孝、生平爲學、以孝經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爲本。歲戊辰捷南宫、讀書中秘、恭逢　覃恩、封太先生道康公爲翰林院庶吉士、太夫人李氏爲太孺人。已已秋月、迎養二人於京邸、承歡膝下、悦親壽親、天性眞樂、極人生難遘之遇。不意太孺人夙疾偶作、甫三月遂不起。敏脩先生苫塊哀毁之餘、以片紙作數字屬予爲傳。念余與敏脩先生志同道合、情切手足、其何敢以不文辭。謹按太孺人李氏柘城世

家。生而穎悟、端莊靜正、紉承姆教凡麻枲、絲繭、籩豆、葅醢之事無不嫻習、且熟讀孝經內則、通徹其大義。來嬪太先生道康公、是時有。姑姚氏矢志柏舟、而大母李氏亦垂白在堂。太孺人佐太先生問寢視膳、先意承志、無不得其歡心。已而大母李氏卒、復佐治喪具、自含斂以至窀窆、盡哀盡敬、畧浮文、敦本實、一遵家禮、由是生死存亡之感、悽然在懷。其事孀姑、雞鳴盥漱之勤、衣服寒煖、疾病疴癢之節、以及甘飴滫瀡之具、莫不下氣以問、柔色以進、惟恐弗及、有孝子愛日之誠焉。會姑病劇、太先生百方療治、醫藥罔效。太孺人焚香告天、願以身代。因思古來仁孝有割股愈親疾者、誓之於神、坐而假寐、若聞有告之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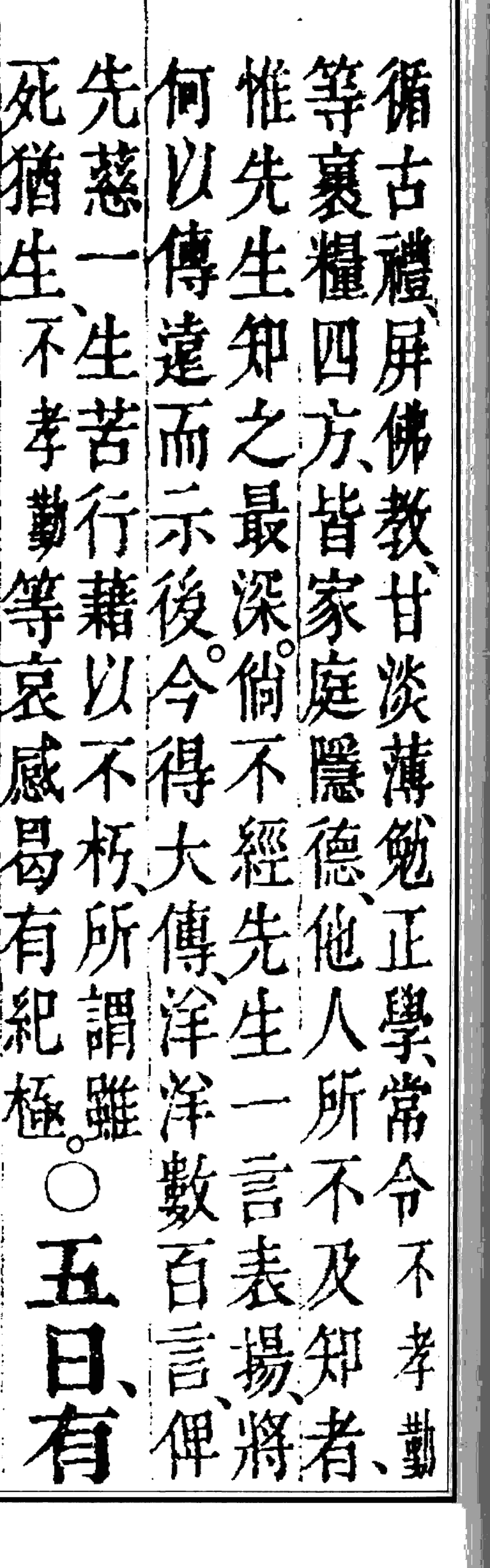
時至矣時至矣，汝孝思格天，姑病愈後，當延壽一紀。遂驚起盥沐，割股肉烹以進，姑病立瘥。及家人覺之，視刀痕無點血，瘡口即合。自己亥以至辛亥，姑方棄世，適符一紀之數。孝經所謂孝之至通於神明，於太孺人見之。鄉里公舉，邑令、郡守、學使者林詹亭先生撫軍中丞王印周先生皆賜扁旌其門，至今人嘖嘖稱純孝不絶云。太先生平日最羨椰公緯家法，教子每以忠厚謙遜四字爲訓。而太孺人慈嚴交至，每夜紡績，集諸子講説孝經，務合身體力行。其幼者亦令習禮容，一出入、起居、言語、衣服、飲食、安詳恭敬，動合矩度。教家皆循古禮，值朔望四節，則佐太先生率衆子弟盛服詣祠堂，焚香設祭，嚴尊卑少長之序，

肅登降拜跪之儀，著之家規以爲常。夫父母、之於子、未有不以博一第爲榮者。當壬子歲斂脩先生方弱冠舉鄉薦、歸而拜見太孺人曰、人爲汝賀、吾爲汝憂也。斂脩先生跪問其故、曰、人賀汝以科名、吾憂汝不得爲聖賢之徒也。世情皆爲富貴所移、斂脩先生掇巍科、官翰林、而太孺人訓飭家人安樸素、甘澹泊愈甚。彌留之際、諄諄以孝親忠君爲勉、言不及私。異日斂脩先生爲理學名臣、肩荷斯道、以希賢希聖自期、要皆太孺人孝經一脉有以成就之。嗚呼賢矣。贊曰、地義天經、莫大於孝。惟太孺人、早窺其奧。割股救姑、神明默照。以此盡倫、以此垂教。一門之内、是則是傚。顯親揚名、立身行道。　綸綍煌煌、躬膺寵誥。

奕葉千秋、食茲美報。嵩陽耿介撰。

○四日、復耿逸庵先生書。

不孝勷罪惡滔天、不自隕身、輒令吾母罹茲大故、尚何靣形骸於人世。屢承先生毀滅之戒、是猶以人道相期。如不孝勷雖百死其身、罪奚償也。喪次中軀殼枉存、諸凡無復人理。曾記用片紙書字數行、懇先生爲先慈作傳、不知所云。先生不加切責、反遣使賜傳、捧讀之涕泗滂沱。念先慈辛勤鞠育、未報萬一、今抱恨終天、從縱補過葢愆、稍圖顯揚、其如我母不可復見何。讀先生傳、雖無人心、當亦淚零也。又念先慈生平事先王母不以形迹而以心志、助家大人不以世情而以道德、教不孝勷等不以姑息而以大義、又如立家規、



循古禮、屏佛教、甘淡薄、勉正學、常令不孝勤等裹糧四方、皆家庭隱德、他人所不及知者、惟先生知之最深。倘不經先生一言表揚、將何以傳遠而示後。今得大傳、洋洋數百言、俾先慈一生苦行、藉以不朽、所謂雖死猶生、不孝勤等哀感曷有紀極。○五日、有貧人死不能葬者、大人買棺助之。○七日、客端長女生。○十一日、營造始工。○十三日、舅母長公令其子李熠受學。○二十七日、遣使赴永城搆誌石。

夏四月、讀禮。○二十日張公瓚來弔、以邑屬鷄之風大熾爲耻。

五月六日泌陽紳衿來弔。遣役者、署泌陽縣事童欽益、親來者泌陽縣貢生陳維則、生員韓玉聲、崔模、顔而溫、崔士林、崔廣恩、崔維衡、吳晉、劉敬儒、韓翼鶴、張含美、鹽商史三奎等、留三日而去。○十日嵩年族兄命林、宗兄率淑世來受學。○十八日工部主事陳公墓誌銘、同邑陳公卒於康熙二十八年之秋。踰月、予聞於京師、典型凋謝、哭之痛。未幾、予亦丁先太孺人艱、同籍公嗣子樸相對泣、不知所云。五閱月、嗣子持公狀乞誌墓之文於予、且曰爾知先子行事最悉、微子一言、無以

信後。予思公於里中屬先進、予沐公教且久。夫鄉先生歿而行弗彰、後進者之責也、況素經噓扶者乎。誌公墓所以不亡公也、予何敢辭。謹按狀、公諱天清、字如木、世爲柘人。自始祖傳至昇、始居城中。昇生詔、是爲公之曾大父、入邑庠、食餼、有文名。詔生善化、善化生鉦、剛直有氣節、遇事侃侃不阿、以孝義著於一里黨。丈夫子二、公卽長也。公生而穎異、讀書一步成誦、久而不忘。甫就學、塾師卽器重之。家貧無所購書、藉他人文披讀之、一夜盡竟其秘、置不再觀、叩之勃如也。幼肆力於歸、茅、金、陳諸先正、故爲文未嘗隨時爲步趨、同學皆謝不及、卽塾師亦不識深造所由得。蓋胸有夙悟、不關指授也。後遭父母相繼逝、逐逐於

亂離之秋、糠粃不充、雖稼穡漁樵等事亦嘗爲之。往往值强暴侵侮、輒不與較、益奮志讀書。雖極困憊、手不能釋卷。已而補博士弟子。嘗曰、吾之學從勤憂惕厲中來、與世俗呫嗶不同也。乙酉登賢書。己丑捷南宮、向之强暴懼而愧悔、公一無所問、其人相化而善。及筮仕爲平鄉令、惟以君親民生爲念。甫蒞任、見有惡人牌懸堂上、喚吏胥問故、曰、以訟官吏得名。公愀然曰、官吏自有善惡、若使惡在官吏而彼訟之、彼則善矣。惡之名顧安所得加。後廉知其人性剛方、不借於俗、公更以練長委之、使用命、一方謐如。其不隨人爲好惡如此。邑僻陋、相沿不知學。公設立義學二百餘所、捐俸延師、立課程以鼓勵之。嘗令學者至

署中解說大義幼者親爲正句讀。不三年、絃誦之聲遍野、士相踵擢巍科、變其俗。公雖令一邑、而平恕廉明之聲徹於上下、上官多信任之。有鉅鹿楊姓獄、順德守誤擬重律、彼轉控上憲求白、委公再鞫、按得其情、作而嘆曰、安有殺人媚人者乎。如所應得罪申請、其人得不死。守恚甚、百方挫之、終不囘、書天道神明四字於公堂、曰吾惟奉此而已、他不顧也。守見志不可奪、轉嘉其識操、曰陳公正人也。每有事、必曰以問陳公。且令諸子禮敬焉。平邑與邢地密邇、羣盜聚邢之西山、且數十年。我 朝定鼎、餘氛散居四境、家干矛而市刼掠、在平邑尤甚。公憐之曰、彼亦人爾、何遽至此。不過廹於饑寒、失於教訓致然爾。撫摩之、

許改惡宥其罪三年。彼見公樂易寬恕、率以書生易之、惡卒不悛。公奮然曰、此眞亡命、吾不能生若輩矣。遂設奇方、使自來就獲。比成擒、人猶未之知者。由是四境安堵、皆嘆公神謀奇畧不易識云。又平邑地卑濕、襟漳帶滏、毎遇夏秋、患漂流、往往因水致爭、四鄰騷動。公築崇堤、濬通渠、便民因以其情形陳於上、區勢畫地。上臺來閲河道者始知公盡心於民、彼訟皆安也。令公便宜行事、民不罹水害。公歷任八年、凡興利除害、無弗殫厥心。嘗曰、大事吾令化爲小事、小事吾令化爲無事。吾作令可自信者惟此。然而錫民福者未易更僕數也。比報最、得內擢、父老穉署號泣、奔省會請留上憲、不可。民不能止公轅、日候於館

門。會役令至、逞其欲弗得、遂罪士民候公者、以是人不敢近公館三月餘。役令見公囊橐蕭然、意乃解。公赴都時、人畏役令、不敢出近郊送、潛集境外、以待公之來。公至、老稚遮道搶呼、環輿前後、擁弗得行、至有擔負及京師始返、或寓公舍左右求常見傾懽者。公於餽遺毫未之受也。先是邑人欲立石紀政、公禁之。及去後人不能忘、勒績於石、建祠肖像、歲時展拜如常。入都、補工部都水司主事。未幾奉　欽差督理兩窑、舊例槩爲屏絕、行戶不得虛費廪給、歲省帑金數萬餘。己亥、奉　欽差提督南河漕務。往時運河兩岸奸民穿穴盗水、名寒洞者、每歲一洞私輸五十金、計南河所轄二百餘處、歲可得萬餘金、又石麻木

料等舊日購買者悉出豪强手，分司實侵其半。公至，悉爲罷輟。辛丑，工部估計河工銀四百兩，總河有故舊者欲取萬金，云有蘇可償價值。公不應，忤彼意，譖言肆集，自此始不安其位矣。以才力不及降調。癸卯，補光禄寺珍羞署署正。甲辰，告病歸。辛亥，復補。然慨度支虚浮，欲减其數，扼於上官，弗能爲，終朝鬱鬱，久有去志。癸丑，京察，復降調。聞命，欣然就道。歸里門，日與故舊聚樂，託興於酒。醉後遇不平事，輒義形於色，直其枉，以此人或有怨公者，公弗計也，曰：彼怨而直存，吾何惜焉。有以貧困來告者，必分囊飧之需以濟之，雖已至匱之無所恤。塾師殁，斂葬塋田之費悉以給之。其孫幼無所依，尤篤恩義，爲制產，終身賴

焉。間居最喜論文、里中後學來請益者，獎藉多方。文字繩以先輩大家矩範，不令勦襲雷同。故服膺公教者文皆有格律，不競爲弱軟惡濫之習以取悅於世。北城有朱襄氏祠，擴其宇，傍置圃田數畝，搆書齋，課子讀書其中。手植榆楢千株，興至而歌，隨漁棹上下，觸處悟時行物生之妙，他人不知也。有時乘車遊於野，雜老農稚子中，油油然與偕，不忍去。人以爲混跡市廛，不知公視天下事若轉轆別人品判若黑白，其託跡於外，固有感於中而然也。家居二十年，凡所行黜浮華、還淳樸，衣食乘輿等若無異於貧素者。至解難救急，則慨爲之，不令人知。嘗買婢方姓、盧姓爲之役，訪其家還之。彼感德至今，兩婢子不遠千里

嘗來省候不絕，此可見爾。諸隱德及人類此。及遘疾，以安命勤學誡其子，惟示以守身進業，令其於天理、人情、王法三者爲兢兢。觀手書一聯，皆臨深履薄意，此可以見公晚年造詣，無非實踐境界矣。既没，里人德之，無論識與不識，皆泫然流涕。有數百人各持素幛聚哭於門。聲徹郊外。公之有造於鄉，更何俟予多言哉。所著書有家訓三卷、天官紀畧、北曲六種、四書家訓、詩經家訓、詩文全集行世。享年七十有五。元配席孺人，早卒。繼配張孺人，公作令，減罪輕刑，活人命，致焚香頂戴德澤入人骨髓者，孺人内助之力居多。享年四十有五，先公卒於京邸。今啟其殯，同席孺人合穴於祖塋之阡。子一，樸，廪生。女六。孫一，嵩來。



女孫三。余爲之銘曰、柘溝之側、朱襄之傍。有馨其德、有喬其堂。猗歟偉人、肇邦家光。雖際迍邅、於何不臧。達人順命、鴻漸翔翔。千古抗志、百代垂芳。厥休既紹、厥聲斯皇。瓜瓞綿綿、河流湯湯。銘茲兆域、以誌永昌。○二十一日、脩造畢工。

六月二日、造明器始工。○四日耿亦夔來求墓誌銘。○十一日耿亦夔使來送栗木。○十二日復耿亦夔書、昊天不弔、降我窮凶。京師扶柩後、心魂俱喪、不復知有人世。至今喘息甫定、每痛軀殼苟留、不卽從先慈地下也。昨奉提命、於苫塊中、蘭臭同心、言莫能罄。不孝自朝夕饋奠以來、從不敢庭會賓

容、非欲循禮、相對自無言說也。喪多戚容、因心發外、非親歷者不知爾。至幼年子弟未諳禮、體合近長者、反以爲褻故嘗戒之。昨先生至、雖身在衰絰中、正好相質讀禮何妨竟日相聚。子姪輩雖甚頑愚、令拜見長者、得與聞教言、且令當下收其放心、獲益實非淺鮮。不孝愚陋過甚、竊謂日用倫常是學問成始成終處。人人講此等話頭、易托空言、不如人人行此等事體、方踏實地。鄙見如此、先生提誨殷切、過爲揚揄、愧何敢承。便中更當教我也。承賜栗木、感謝。太先生墓誌銘倘得撥冗撰稿、或早報命、亦未可知。不然、七月十五日不致再稽也。

○十六日、邑侯史持撫軍脩通志檄文

來、徵先太孺人孝行實跡、並議書院申請之舉。○二十九日、學校公舉先王母姚太孺人貞節、先母李太孺人孝行、並創建朱陽書院、乞准刋入邑乘。○公舉貞節呈內有云、栢城縣廩生竇如珠、於崇禎年間以傷寒病故、其妻姚氏矢志柏舟、時值兵荒、苦楚備嘗、姑終、營葬盡禮、以紡績供子讀書。其子竇大任德成名立、以孝行聞於世。邑侯張繹申請旌門、督學林[illegible]、巡撫王[illegible]、各送扁楔、堪可入志。云云。○公舉孝行呈內有云、栢城縣生員　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竇大任

妻　封孺人李氏性至孝。順治十六年己亥秋七月、其姑姚氏患痢病危，於八月初四日李氏夜焚香告天，求以身代，引刀割其左股肉，和羹奉姑。姑食之，沉疴忽痊。外人爭傳其事，謂至孝格天，姑延壽一紀卒。順治十七年、閩邑公舉邑侯張縪申請旌門。康熙二十三年，督學林、巡撫王各送扁楔，堪可入志。云云。

○公舉書院呈內有云：柘邑鄉紳翰林院庶吉士竇克勤於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內在城東門外建立朱陽書院，每月初二日講學，十六日課文，人心鼓舞。茲講堂齋房門垣業已備脩，幸蒙院文查取書院實蹟，事關風化，不敢隱没，據實開報，堪可入志。云云。

○三十日　邑侯史申請貞節詳文內有云

缺页

亹亹不倦、理學之盛、繼美嵩陽。云云。

秋七月二日、朱陽書院講學。官紳、生童至者七十餘人。○擬講弟子入則孝章、　讀此章書、見聖人真實學問、只在日用倫常上做。自幼時斂束於規矩中、浸漬於理道內、心不敢放、行不敢惰、日積月累、便成聖賢。所以夫子直指人爲弟爲子時言之、明乎從幼盡弟子之道、其後可期重遠。從幼不盡弟子之道、其終止是庸愚可見。蒙以養正、則爲聖功、幼不學道、即爲自棄。人不甘自棄、欲勉爲聖功者、第一件當在孝弟上做功夫。試思不孝不弟、更有甚學問人品。雖大聖人不過完此分量、況弟子乎。又要言行

檢飭、行若不勤愼、言若不信實、豈孝弟之人所爲乎。又要接物勿圖自便、取友務近高明。苟於稠人廣衆之中不能和諧、便積爲殘忍、於有道仁人之前不肯親近、便無所觀法、又豈孝弟之人所爲乎。以上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凡行有暇時、皆餘力也、卽宜奮其志、勉其力、急取詩書六藝之文、誦習不輟、一則攟在我之聞見、可以蓄德、一則考古人之規度、可以制行。此非聽對聖賢收斂身心之法乎。文行並進、本末無遺、大學擧積諸此矣。日用倫常、弟子盍可忽乎哉。○

四日　朱陽書院講學紀事、庚午秋七月、講學於朱陽書院、生童至者多人。司講者講弟子入則孝章旣畢、邑侯史公平泉發揮孝字之義、爲多士

訓。其言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未有孝而不弟者。若是友恭之念薄、必是父母之敬衰。誠念念、不忘孝道、自不忍傷及手足、行自不得不謹、言自不得不信。以至愛衆親仁、學文自不得不如此做去。蓋如此則孝、不如此非孝也。然孝念之盡只在自信其心。心苟能信、他事皆由此推廣之爾。是時闡明孝道抉微剔奥、一時學者改容敬聽、若發其眞性而懽欣鼓舞於不自已。予因是慨然曰、孝道之不講久矣、得公暢發厥旨、其大道振興之日乎。彼先王以孝治天下之深心、竊願與同志共明之。蓋古昔聖王道民之性、引民之行、不過本天經地義而爲之治。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

秋、無非欲使天下後世同歸於孝而後已。故其說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以孝經授曾子、匪直示以家庭問視之節、蓋已揭其千聖百王之傳。然則孝經者、聖人治天下之書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悉歸於不敢惡、不敢慢之中、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父子定、則君臣理、長幼順、夫婦別、朋友序、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明王孝治天下之弘願也。聖人不得行其道、而明其志以詔來世。孝行不脩、天理息而人欲熾、儒術乖而王道裂矣。孝之關於心法、治法、豈苟焉而已哉。夫孝何以歷百世而不易。蓋以孝者因吾性之仁而發焉者也。心之內蘊、惟仁爲大。仁之外發、惟孝爲先。是道也、渾之在天則爲元、而元必亨也利也貞

也。得之在人則爲仁、而仁必義也、禮也、智也。天以元而流通乎四時、人得之爲仁、是天人合而一之者也。人以仁而統貫乎四德、先發之爲孝、是仁孝渾而同之者也。仁則必孝、孝則必弟、必謹信、必愛衆、親仁、必學文、溯源窮流、由根本以達枝葉。理惟一貫、學無岐旨。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涖民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推之大事小事、無非孝念所貫注、孝行所推暨、而皆隱隱有仁體寓於其中。仁、人心也。人非心無以管攝萬物、心非仁無以貫通萬理。此孝之本原、昭著無疑者也。先王以孝順天下、德曰至德、無以加於此也。道曰要道、無以先於此也。向使孝非由仁而出、或更有加於此先於此者

矣。此聖人專言孝、卽所以深言仁也。學者體此意而黙會之，則可識天命流行之蘊實寓於日用倫常之中。無一步一趨而非孝、卽無一步一趨而非仁。無一時一刻而不處於孝、卽無一時一刻而不處於仁。仁者孝之本、孝者仁之用。仁者孝之總會、孝者仁之散殊。惟在人之自認其心、以趨於孝、而求全乎吾性之仁、則孝經之言孝、無非言仁。可靜悟矣。聖王之以孝治天下、無非以仁治天下、可不言而喻矣。書院得聞公孝道之論、深幸與孝經之旨相爲發明、因紀其事、並附一言於後、以俟人之深求而自得者。豈徒紀一時之盛迹云爾哉。

○**六日**容端赴省應鄕試。○太康文學鄕飲介賓耿公舜中墓誌銘、

歲庚午，太康耿亦夔先生攜其曾人舜中公行狀來求誌墓之文於予，且曰：「微子一言，無以光幽壤。」噫，舜中公行狀顧藉予言重哉。公家學淵源，至亦夔益以聖賢自期待。公之教子有成，垂名行且不朽，予言顧足重哉。雖然，予與亦夔道義切劘，嘗登堂拜質，至一至再，暇則請謁公，親接其容貌杖履，質之古有道者，殆不異也。予即欲已於言，烏能已。諸謹按狀，公諱於彝，舜中其字也。邑庠生。原籍山西洪洞人，自祖征遷太康，遂家焉。征生釗，釗生偉，偉生志，志生裕，裕生萬，是爲公之曾大父。舉鄉耆，好善樂施，家道之昌實肇於此。萬生應科，應科生光，字藜照，增廣生，是爲公之父。公行三，長兄曰於世，次曰秉彝，庠生。弟三：鏞、



彝、日在彝、庠生。藜照公事祖父惟謹、處兄弟友愛、教子孫循循有法。一堂之上、瓜瓞綿綿、禮義交飭、天倫樂聚、罕見其匹。嘗以教藝名堂、邑人有七世同居之稱。公於家庭薰陶既久、孝弟之行履如平常。事繼母能得懽心、扶持仲兄郄癰病。他如會族崇先祀、科諸生葺先賢陳子祠、皆表表於衆。至恤人之急、解人之厄、又義形於色、不避艱阻。戚黨有劉姓、胡姓拖官税、公慨然出其人於獄。雖胡姓相負、不之計、仍爲其母治棺。劉至無嗣、更爲收葬、里人嘆厚德云。壬午、逆闖陷太康、公避亂縋城傷其骨。賊見之無加害、曰、吾固知耿氏善人也。尋避難寧陵桑氏家、聞警携與行。桑遇侁害、更繫其幼弟、[illegible]將慘、公紿爲子、已得釋、

盡出囊資爲營葬。寧人義之、相率納贄致館穀、得免於餓。辛卯、亦夔應舉共城、時孫徵君先生講學、於家、公倡道、命執贄受學。及徵君先生一見相得甚、贈以詩。癸卯、亦夔膺鄉薦、更以學未歷練爲勉。蓋公惟見理明、故不惑。於陰陽家言。葬法準昭穆世次、不另開兆域。與人言惟重父母、兄弟之倫、示孝慈友愛之義、以爲福田在心、豈其在地。家愈貧、守禮愈嚴、無事不敢造官府。官長特重之、以故饋粟、延飲賓、代輸官租、前後邑令致敬如一。嗣後春秋高、亦夔思以祿養、因禮闈罷、留京 廷試。七年、秉鐸商城、克振宗風。公以迎養居一載餘、喜曰：吾向誨師嚴道尊之旨、今果力行、吾志慰矣。比歸、日與親知聚樂、油油然導人

爲善不倦也。嘗託興於酒、多不至亂。旁及書法亦臻精妙。戊辰八月寢疾病十日而卒、享年八十有二。男五、長帝德、癸卯科擧人、署商城縣教諭。次帝采、斑、次懋德、庠生、次惟德。女七。孫男二、存訥、存誠。女孫六。銘曰、猗歟公德、大經是程。七世一堂、效藝垂名。人皆慕爵、希心寵榮。公獨嗜道、終窶怡情。慶餘積善、賢嗣挺生。夏峯立雪、實茂厥聲。維公有子、維公履成。我銘片石、永誌佳城。

○十三日

耿母節烈贊、耿母王氏年方三十、以罵賊不屈死、死且折股斷頸、幽泉間猶凛凛有生氣。嗚呼、世傳節烈多矣、未有如此之甚者也。或曰、難易時也、生死命也。噫、母之死、詎可以時命論哉。天理不息、綱常有主、母以一死

繫之、是操之自己、非制之自天者也。平日之教子者曰忠厚、曰仁義、其素志定矣。臨難赴義、百折不回、又何惑焉。嗚呼、有子沉酣理學、然則母不第以節烈著、蓋幾幾乎與孟母媲美矣。

○十四日　與耿亦夔書、墓誌銘筆拙、未能闡揚大德、暫成一稿、並節烈贊稿呈、希削爲幸。戊辰僥倖優、家君創建書院於東門外、以地在朱襄之陽、取名朱陽、近日頗有規模。與縣公定約、每月初二日講學、生童來集者衆、當斯道榛蕪之日、畧存此等事、使人知吾道可爲、或不厭心於講習、未可知也。先生乘暇一遊、當掃榻以俟、未知肯惠顧否爾。

○十五日、定於每晚與子弟講性理二


佶藏

章。○訓家說題辭、聖賢之道、毋易可由、一布帛菽粟爾、人不之見也。稍有見焉、非流品矣。一日、舅氏語余曰、吾邑有善人隱商旅間、人未之知。叩之、曰王君振公也。詢其善、則曰庭無間言。何以無間。則曰忠厚植德。何以徵之、曰、有教家之言在。予自是識王君名、又一日、舅氏攜振公訓家說來示曰、扶進人羣者、詎以渠商賈侶用以薄之。曰、得斯人也者而引之、必衣冠乎。及聞其言、雖不敢律以文、而希心於人倫日用是務、實勝也。實之既存、焉用文之。然亦安知積善之子孫之不起而文之也。舅氏因王君兄弟將析居、忽感父母之言而合焉、幾三十年矣。今於喪次述先志以訓後人、不忘親也。予聞斯言、遂於教家說

以一言敘之、爲積善之勸。噫、積善之家、其有餘慶乎。必曰商賈侶、吾不知詩書人誠奚似也。

○十六日

耿亦夔使來取墓誌銘、來書內有云、前在曾府、聞日夕哭奠次蚤、不辭而去、恐妨朝奠也。今人乃云古禮不可行、夫古人三月而葬、主已祔廟、故卒哭、家不設奠、皆於三月之後、謂有廟也。今人或淹親柩於家、燕客延賓、而朝夕之奠缺焉不講、所謂事死如事生者安在乎。使遠近有數大家講究行之、竊謂古禮可漸復云云云。○復耿亦夔書、某再復先生孝履。前十三日墓誌銘、節烈贊俱謄寫固封矣。十六日又接翰教、伏讀思維、淚零苫塊。竊思人子事親承顏諭志、得依依膝下、此實天倫樂聚、極人生難得

之遇。不幸而幽明異路、骨肉永睽、雖椎牛而祭、豈若鷄黍之逮親存乎。此昔人所以感蓼莪之章而泣然流涕也。朝夕哭奠、平日讀禮文固明。至臨事時、實有不能已於懷者、故行之、非曰循禮已也。先生三月祔廟之說、考核確晰、昧禮者可發晨醒。令①人於親始死用陳設、後或燕客延賓、反缺朝夕奠。如此類恨未聞教、先生一洗陋習、爾至不孝區區之見、尚與秉禮君子裁正之也。

○**十八日**　心中坦然明白、毎日油然而樂、怒自不生。怒易生者、心無主故也。

○**十九日**　正人君子有忠實之心、慤厚之貌。古有伊、傅、旦、奭、其人者、可想見之。一個忠厚、可以包羅萬象。

○**二十二日**　與劉

山蔚先生書、潤別凡五六載矣、離索日久、惡積罪重、禍延先慈、一時徒跣亂衷、不即從地下、罪大益不可解。扶柩歸里、過承光賁。因喪次昏迷、褻慢過甚、祈爲鑒恕、更重哀感。念先慈鞠育之恩、以義方爲劬勞、不以姑息爲養育、恨不孝未報萬一、遽罹窮凶。一時仁人君子哀其遇、而琬琰之賜、初不少吝。倘先生念我執交、慨賜一言、播先行而光幽泉、感且不朽。祿饋貿未敢違離、俟首絰除後、當踵門伸謝。客歲尊札寄到都門時、即苫塊擗踊之日。隹刻謹收笥中、不敢裁答。並聞。

○二十三日 創建三官閣碑記、聖人以神道設教、率天下之人而納之善人君子之域。其素志固然。然窮鄉僻隅、擊壤作息、諸

識不及周道、語以三物賓興之遺、非駁則贖。即一二文士摋管摛藻、大都塵悶塞胸、白首罔知訓典。欲從善去非、人道用章、有貿貿已爾。此教以神顯、聖人所不得已而有事焉者也。邑西北慈聖集有梁君盤石者、繼乃父善俗之志、糾衆建三元閣既成、請文於余、鐫諸石。余思邑舊俗、歲時伏臘而外、有與祀典相捋者不一。維茲三元神祠、亦歲享不絕、豈覩覩非分、亦敬道存焉。敬則不慢、不慢則心安、心安則理順、而人怡、而神悅。故曰敬者和之本也。此道微矣、必欲執吾說繩之、不懼惰乎。不若因人善念之發、而即嘉其從善之心、因人事神之志、而即示以神治之道、亦曰我作乎明、神鑒乎幽、捷如影響、不可端倪。人即欲

慢神、誰甘蠱其心者。人不敢欺心、誰得射其神者。心即神、神即心、宜漠之告惕焉若省、則父子、兄弟、夫婦間不至乖戾拂經、而倫紀無晦蝕滅裂之日。是固聖人神道設教之妙也。梁君創建茲閣、意欲善及一鄉、以爲與人言孝言慈、人或平易視之、言神可以格其非心而遷於善。言孝言慈爲父子之道所應然、人或習矣而不察。言事神爲人道所當然、雖愚夫愚婦亦可强起而趨之。因不憚鳩工庀財、與慨然具善俗之志者共謀厥成、而衆亦樂輸從事。及今殿宇翬飛、覩神貌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有不肅然起敬、此誰實驅之而然乎。夫一人敬則千萬人悦、一事敬則千萬事得。欽若神明、而人道罔敢斁、以勵善行

而厚風俗、即在神道設教中矣。是則梁君之志也夫。○二十四日、與田梁紫先生書、求爲先太孺人作傳。○二十七日、聞邑侯史祭𤻲、𤻲不爲害。○二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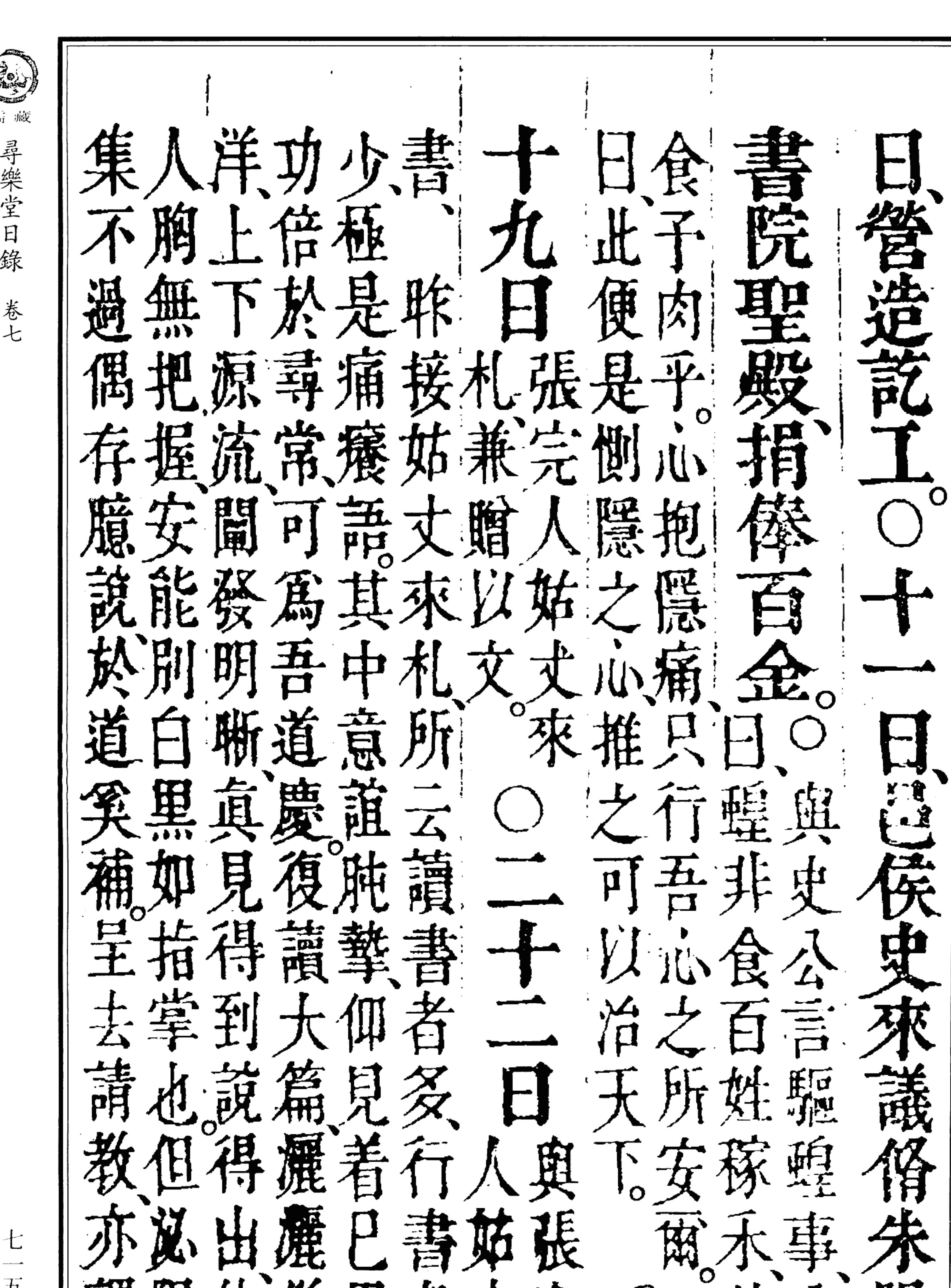
八月朔、使携田梁紫先生爲先太孺人立傳來。○附錄寶太孺人傳、寶太孺人李氏、柘城人、封翰林院庶吉士道康公之配、翰林院庶吉士敏脩先生母也。父曰芳生、母岳氏。太孺人生而慧淑、書中所載善言行、一聞即通大指。及歸道康公、已不逮事其舅、惟王姑與其姑在。未幾王姑李夫人卒、太孺人相道康

公治喪事、外易內戚、皆先於禮。無何姚夫人病病且劇、太孺人念古有以割股已親疾庸遽、必其不效耶。方憂思假寐、時若有告之者、再日、時至矣、上帝臨汝、一紀延姑齡矣。驚而覺曰、神其相我。遂盥漱、操刀入閣室、引股就之。刃過創合而痕不留、視其刀血不濡縷也。肌肉宛在几上、家衆走觀、皆咋舌、歎未嘗有、遂和羹以進。一七下、其患旋損、閱五日、健而起、且倍常時、蓋宿疾因之瘳矣。姚夫人至康熙辛亥卒、距太孺人割股時適一紀云。誠孝之積、上與天通、嗚呼懿哉。其教子也、尤爲卹要。方繈褓之甫離提抱也、笑啼噉嗜、皆裁以禮。及入小學、進退必爲之度、起居必爲之節、言不使繁、步不使趨。故人稱於竇氏閨門得

再見先王內則、少儀、不虛也。敏脩弱冠舉於鄉、人皆稱賀太孺人。曰、早達而驕、吾恐汝學之弗進也。當今倡道學於兩河間者有孫夏峯、湯睢陽、耿嵩陽諸君子、盍往從之游乎。遂治敏脩裝、敏脩因出入三先生間、於嵩陽尤數數焉。蓋太孺人明大義、欲其子之有令名也甚於欲其子之在膝下。故敏脩先生奉令承教、益進其學、卒爲儒宗云。乙丑、筮得泌陽太孺人命之曰、以善及人、爾勿忽諸。故教泌期年、而士蓋斑斑矣。戊辰成進士、讀中秘書、遂迎養道康公及太孺人於邸。遇 太皇太后升祔恩、太孺人同道康公得受今封。太孺人素以勤勞抱羸疾、至是復作、遂不起。屬纊時、猶以勤學盡職教敏脩、而不及其私。論

曰、世之異夫太孺人者、特以其剖股爾。余之所以大異乎太孺人者、固不在此。方其姑命垂絕、太孺人之純孝發中也、不見有身、只知有姑、傍徨四顧、無可如何。不得已而下從愚夫愚婦之所爲、以盡吾無可如何之至愛、亦如溫凊定省之常事而不可缺者。姑之能濟與否、非所計也。又遑問神之聽不聽、身之全不全哉。幸而濟焉、不過適如愚夫愚婦之始願。而太孺人之所以篤其至愛者蓋別有在、則非愚夫愚婦所及知也。嗚呼、是非至易而至難者與。太孺人終身所爲、率皆人倫日用之常、而卒爲人所不能蹈。若太孺人者、亦可謂極高明而道中庸矣。嗚呼懿哉。

○二日以雨水阻道、○九日未能講學。



日、營造訖工。○十一日、邑侯史來議脩朱陽書院聖殿、捐俸百金。○與史公言驅蝗事、公曰、蝗非食百姓稼禾、其食子肉乎。心抱隱痛、只行吾心之所安爾。○曰、此便是惻隱之心、推之可以治天下。○十九日張完人姑丈來札、兼贈以文。○二十二日與張完人姑丈書、晩接姑丈來札、所云讀書者多、行書者少、極是痛癢語。其中意誼肫摯、仰見着已用功倍於尋常、可爲吾道慶。復讀大篇灑灑洋洋、上下源流、闡發明晰、眞見得到說得出、他人胸無把握、安能別白黑如指掌也。但泌陽集不過偶存臆說於道、奚補。呈去請教、亦謂

摘瑕指謬、可圖改正。不謂獎藉逾量、輒賜鴻章。既愧難承、復由此一節而上溯總角之年、並及近今之事、一似不孝爲稍得與聞乎道也者。而其實荒陋遺譏、固圖邑人士所耳而目之、雖至親亦弗能曲護也。但提誨殷切、不敢有負台意。文稿珍之笥中、容付剞劂、以光拙集。敬謝外、有商者、名分昭垂、人難越事有可疑、不敢不據實請質。惟姑丈教之。念不孝與姑丈休戚相關、此親情也。姑丈位列文行、乃尊親也。不孝分居子姪、乃卑輩也。文行之於子姪輩、直以尊者自處此無嫌也、尊者召卑幼、直可呼名、亦理所允當。即以成人之道相期、則稱字足矣。今以先生二字相加、雖姑丈垂愛無已、恐於尊者施卑幼之禮不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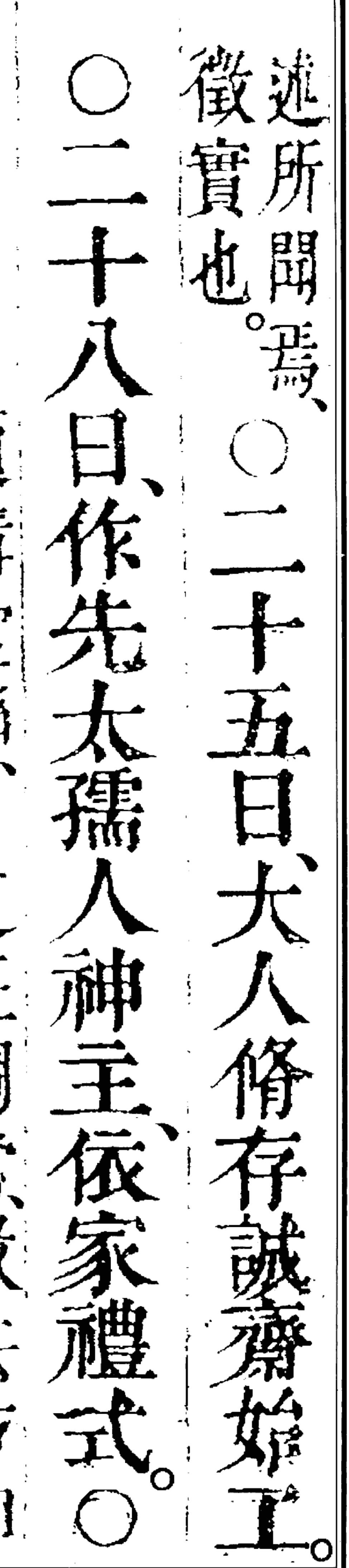
似也。及開尊柬、又見折節過甚、惶愧愈增。其用眷生二字、則誠是於上用教下脫三字、竊以爲過矣。何也。尊卑雖踰、大義維嚴、固不容爲是倒施也。姑丈觀理素明、任道則勇、不孝夙所欽服、相喻在形迹之外、因而有所言無間毫髮、有所行如同面謀。此非心志相合、安能淪浹至此。此固平日姑丈厚待不孝之至意、亦不孝今生得遇姑丈之厚幸也。茲或視不孝爲畧可與言者、而輒謙衷在姑丈破除世俗之見、固不惜斬去科牽、然在不孝當之、又竊以爲謬矣。明明尊長而虛懷至此、即不孝稍有一得者、亦方懼僭越貽羞、況愚昧如不孝、固千百其羣者乎。揆姑丈之意、以爲雖篤親情、而終不掩道義。既重道義而寃不

沒親情。以此稱名、似爲兼得。而不孝終以爲於義可商、於心難安、愈不敢不敬陳以請也。何也。道在天下人我具足、蘭臭同心、世局難限、此事何論長幼、安問後先。姑丈之意、或出於此。然在他人以此施之則可矣。在姑丈以此爲施、恐不無降體之嫌。在不孝以此受之他人則可矣、以此承之。姑丈恐不無踰禮之讓。敢擘尊柬、用商大義。竊願姑丈教我以正、惟以尊長待卑幼之常禮處之、於心則安。於理則順、是即姑丈之優禮有加、亦即不孝之謬承渥愛也。惟冀垂察、則幸甚。○劉山蔚先生爲先太孺人立傳使來。附錄賫太孺人傳、賫太孺人者、庶常公克勤之母也。姓李氏、栢城



縣人。順治十六年、柘之人咄咄稱異事曰、刃而有爲弗剔者乎、有弗血者乎、且有弗痛者乎。理之所不然、而竟然何歟。寶太孺人之姑病且殆、太孺人封肱以進、弗剔弗血弗痛也。越十二年、柘之人又咄咄轉相傳告曰異哉。疇昔太孺人將封肱也方假寐髣髴聞有神告曰、鑒爾孝、延爾姑一紀。今其姑之亡數適符焉。然則天人果呼吸通、鬼神之相在於屋漏果如是其嚴凜也乎。嵩陽耿逸庵先生曰、太孺人能通孝經、內則事封公以敬、事祖姑及姑有無形聲之視聽、而治家一以唐椰氏爲法門以內肅然中繩矩、無嘻嘻聲。壬子、庶常公領鄉薦太孺人曰、人爲汝賀吾爲汝憂。庶常公悚然請其故曰、名途易以移人恐汝

不終厥學也。庶常公拜受教，肩斯道之任，益力。康熙戊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遂得封其母爲太孺人。明年，迎養京邸，太孺人卒。劉樵曰：吾嘗述女史十二篇，而封殷者無收焉，慮人傷體膚以爲名也。田賁山先生爲徐乾妻辯曰：避好名之迹者，成自私之心。後君遺親視仁義爲阬陷污蔑而莫就，然後爲不近名耶。予乃愧曩者之見狹矣。觀嵩陽先生所稱太孺人之行，一本於孝經、内則，而庶常公之爲世醇儒，一本太孺人之陰教，然後知太孺人之通於神明，匪偶然哉。訂頑言事親之理，即事天之理。善事親而得於親，善事親以事天而得於天，固一致也。予信柘人之言，信於嵩陽先生之言爾。庶常公屬予爲傳，予



述所聞焉。○二十五日、大人脩存誠齋始工。徵實也。○二十八日、作先太孺人神主、依家禮式。○二十九日題講堂聯、道在綱常、做去方知位天地、育萬物實事。功惟誠敬、循來便是守先王、待後學宗傳。

九月二日、作神主成。○朱陽書院講學。擬講譬如爲山章、此是夫子戒人自廢勉人自脩之意也。人之爲學、功候不同。有將底於成者、有用功伊始者。將底於成、如仁曾用力於好、不仁曾用力於惡。道將明、德將立、豈不巍然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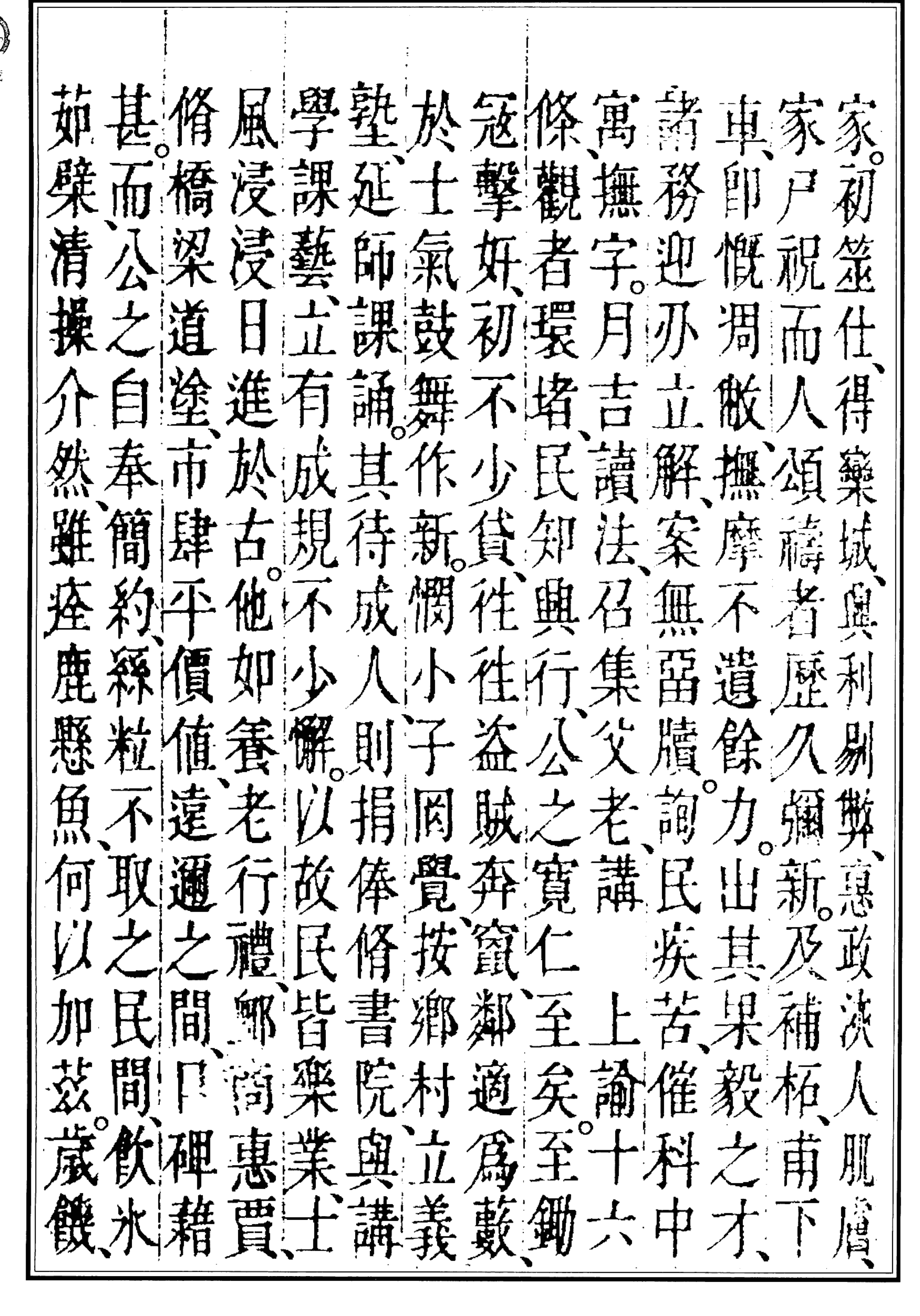
異於衆。爲斯人計、愈當朝乾夕惕、奮志圖成、便可將天地賦予之理全盡無失、於以列聖賢之林無難矣。奈何有矜心自用、視爲已足、或怠惰自安、不復求進、此類皆是止象。亦思止誰止之乎。用功伊始、如望道而趨、不知從何處下手、中心迫欲爲孝弟忠信之行、而舉止往往未當。此時若畏難不前、猶可説於道未經窺探。就知用功無幾、而慕理義如芻豢之悦口、學聖賢如天地鬼神之鑒臨。即欲稍自暇逸苟圖便安而不能。此類又是進機、亦思誰使之進乎。夫子一日儆人半途而廢、設爲爲山未成一簣之説、而以止爲吾止儆人托基於始。設爲平地雖覆一簣之説、而以進爲吾往此是鞭策人着力用功、與爲仁由己

不由人之意畧相同也。蓋凡事若涉他人事、或易爲推謝。至學聖學賢、乃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若止而不爲、由吾止之、倘進而肯爲、亦由吾進之、於他人毫無干涉、他人毫傚不得張主、人何苦不置身聖賢之域、必俟他人援手、始爲此事乎。其在止者無論矣、其有進者自當日圖進益、由我做去。夫子嘗說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可見止者自止、進者自進、惟其所取、不能强同。又說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得其所歸者必大。可見愚者日止而日趨於卑污、智者漸進而漸臻於高明、隨所造就、廻別高下。又說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理欲不容並立、不日進則日退、不日退則日進、進則仁、退則不仁、其機甚

提其端甚微、總在自知而自擇、自擇而自勉、自勉而自成、皆非他人所能止之、所能進之也。有志於學者、先立一必赴之程、而奮其志、即乘方新之機而作其氣、志氣凝定、愈殫罷勉之功、以勵其業、則日爲就、月爲將、積累不厭、瞬有存、息有養、崇高可期。安見學山不可至山、終於平地之一簣而已也。

三日、書院脩聖殿、大人同邑侯史破土。

四日　壽邑侯史公、　栢彈丸邑、與梁宋睢譙間壤相錯、廣袤不及百里、民生不見外事、類皆愿愨成習、惟長民者休息是賴。前後尹茲土者、不乏賢聲、求其仁心蒸被、行事可光史冊、未有如我平泉史公者。公兩浙名宿、以青箱世其



家。初筮仕，得欒城，興利剔弊，惠政浹人肌膚，家尸祝而人頌禱者，歷久彌新。及補栢，甫下車，即慨凋敝，撫摩不遺餘力。出其果毅之才，諸務迎刃立解，案無留牘，詢民疾苦，催科中寓撫字。月吉讀法，召集父老，講 上諭十六條，觀者環堵，民知興行，公之寬仁至矣。至鋤寇擊奸，初不少貸，往往盜賊奔竄鄰邑，為藪於士氣鼓舞作新。憫小子罔覺，按鄉村立義塾，延師課誦。其待成人，則捐俸脩書院，與講學課藝，立有成規，不少懈。以故民皆樂業，士風浸浸日進於古。他如養老行禮、鄉尚惠賈、脩橋梁道塗、市肆平價值，遠邇之間，尸碑藉甚。而公之自奉簡約，絲粒不取之民間，飲冰茹檗，清操介然，雖痤鹿懸魚，何以加茲。歲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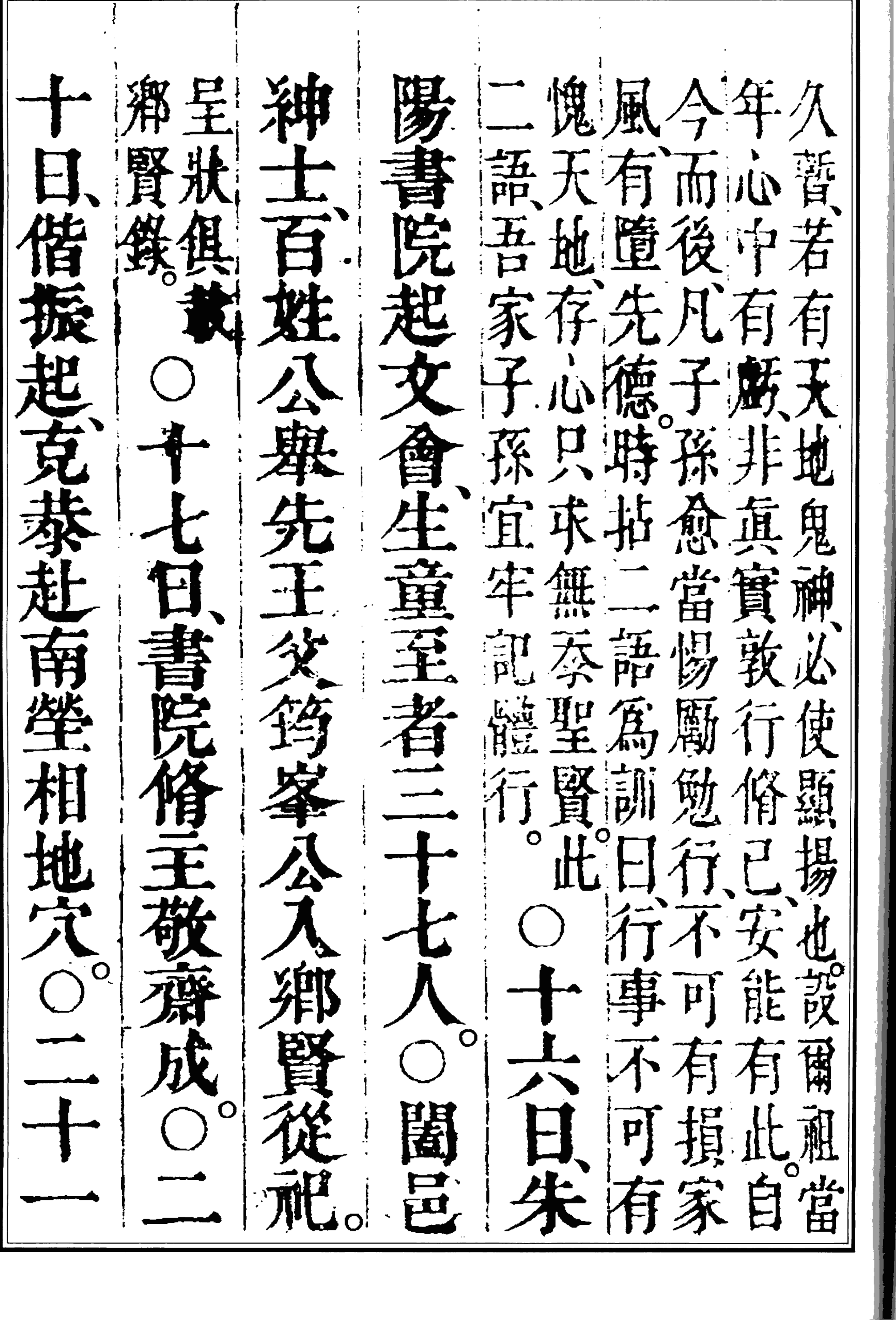
捐米煮粥賑貧民，每平旦出，日中歸，多方區處，不憚勞勤，四境之內賴以全活。值夏旱，步禱引咎自責，方祈未旋，甘霖遍四郊，焦枯復蘇。秋，飛蝗蔽空，罔知所來，邑人鳴鑼揚言，惟害稼是懼。公虔禱郭外，且驅且祭，蝗不敢下，遙遷西南去。公以單騎逐其後，直俟越境始歸，禾不爲害。噫，公之心，天地之心。公之政，易簡之政。公之澤，江河不涸之澤。公之智，行所無事之智。以蕞爾地爲公所灌溉而滋培之者，且期年矣，行見卓異上聞，姓名列於御屛，公且躋身於臺柏垣梧之中，與漢世循吏列高等者，優以列卿丞相之秩，後先同符，豈非勒鐘鼎，銘竹帛，垂不朽盛事乎。時無射佳月，際公覽揆之辰，邑人乞言於余，以爲公壽。余

以爲公之壽。公之德備之矣。公抱偉畧、誠得大行其志、人爲天子近臣、扞元老調燮之能躋一世於春和、則民物壽域實維公造之。區區一邑頌禱之辭、奚足以盡公哉。是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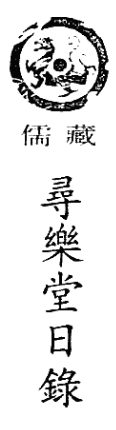
○六日、墓誌石成使來。○張完人姑丈來札、人張姊丈書、惡極罪極、罹茲大變、不素食無益、素食亦無益、素食不得見先慈生顔、卽不素食亦無由見先慈生顔。號呼慘怛、爐香池紙寃歸於無可如何而已矣。思慕不得、窮人失路、毋有新物、徒增悲悼。是以非我朶頤、而自難吞聲下咽也。衰絰及身、禮儀廢棄、姑丈鄉居、未伸芹獻、反辱長者之賜。睹茲佳物、何啻膏粱。手執一覩、淚涔涔下矣、而顧人諸

饋素果二盒。○復完

尸乎。不甘食旨、非必定爲肉食也。姑丈素愛我者、不敢不以誠告之。拜領佳味、以奉家嚴不亦教孝意乎。○十日、書院脩存誠齋成。○大人脩主敬齋始工。○十二日有族人欲鬻其子者、大人憫之、給棗助其之。○廩生宋燦等公議請先王父入鄉賢。○十五日庭拜畢、大人訓家衆曰、男女俱宜存心正直、不可有偏曲。若稍有私念、即不可爲人。即如爾祖生平爲人光明正直、無一事不可告人、所以歿世四五十年、人心猶思慕難忘。公議爲鄉賢之舉、此誰實使之而然。可見人患無實德實行爾、有實德行、無論


久暫、若有天地鬼神、必使顯揚也。諺爾祖當年心中有斷、非眞實敦行脩己、安能有此。自今而後、凡子孫愈當惕勵勉行、不可有損家風有隳先德。時拈二語爲訓曰、行事不可有愧天地、存心只求無忝聖賢。此二語、吾家子孫宜牢記體行。○十六日、朱陽書院起文會、生童至者三十七人。○闔邑紳士、百姓公舉先王父、鈞峯公入鄉賢從祀。呈狀俱載鄉賢錄。○十七日、書院脩主敬齋成。○二十日、偕振起、克恭赴南塋相地穴。○二十一

日建脩通宋橋引、柘邑無崇山峻嶺之奇。按通志云、羣岡交峙、大河環流。夫羣岡非大、河比也。故談形勝者不侈言崱屴岪鬱之槪、而溝渠之疏濬、津梁之葺脩、在所亟講、審乎其勢也。邑東北五里、舊有通宋橋、其中巨津繞城郭南下、據廣濟上流、紆折十餘里抵磚橋、匯黃渦二水以達於譙、誠扼邑之險要者也。顧談津梁者多忽之、無他、布帛菽粟、人習見而忘其所重焉爾。往者道邪不治、舊蹟沒於水、朝涉者多濡、行露往往陰雨積流至於瀰漫、望洋浩嘆、咽喉梗塞。夫況夕陽於川澤、阻通衢於波濤、民固病涉、謂周邑之血脉日就湮滯。何王子金祁、劉子奎吾慨然謀其急者、謂此處津流實黃河經行故道、不有橋



梁以通往來、便行人、患將巨焉。因倡謀建脩，廣募同志。非存心利物、厚德賑人者，安有是乎。子輿氏云，徒杠輿梁成，民不病涉。此固邑之杠梁也。王子、劉子毅然身任其役，吾知渾沸滮漱中砥柱屹然，面目移舊，聳立民上，爲邑外屛，直旦暮間事爾。十室雖小，忠信猶存。況吾邑廣袤將及百里，烟雲繞樹，畫幛蔽空，阡陌成鱗，繡茵鋪地，縱非轂擊肩摩，亦豈尨飛稗仆。人心既遠，凋敝淳良，尤易感輿。一旦狂瀾歸壑，是雖逹崒嶬屹，未見此形，然而灝漭形踞巍勢，波流日影，橋上絡繹，就道橋下，無患跋履，坦適水涘河滸間，儼若重鎮聳峙，與雉堞列垣，相迴映，將一邑佳氣，未必不伏見此際，謂廣慈航已握巨勢矣。急此者可謂

卹務、倡先者應有同聲。用是不揣、妄弁一言、尚冀同好、共成善舉云。○二十二

日、大人脩書院門樓始工。○二十五日、先王父鈞峯公門人張倫立傳。附録鈞峯寶先生傳、　先生諱如珠、字帝珍、河南柘城人。世以儒業相傳、學者稱爲鈞峯先生。早歲從塾師授以章句、咿唔不輟。稍長、即詩書中窺探精義、遂奮志爲聖賢之學。性至孝、早年失恃、事繼母李太夫人無異所生。遭世亂家貧、菽水之奉未嘗或缺、脩古人溫凊定省之禮、戀戀晨昏、而承顏諭志、和氣克滿。人則傚之、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與之俱化也。時李太夫人背生瘡、醫藥罔效、先

生日夜憂泣、禱天求代。自是肉食、醯醢、鹽酪、內外之屬屛不入口。二年疾愈、始復食如舊。內外共稱純孝云。有異母弟方幼、撫之靡不盡心、且以道漸摩、使知大義、終其身庭無間言。友讓之聲著聞於外。處室嚴肅、夫妻相敬如賓。篤守禮法、終身不替。無故耻入公門、經年足跡不履市廛。辭受取予間、必準諸道義。非義之財、一毫不苟、人不敢以不義干之。教授後學、一以古道爲法、嚴揖讓進退之節、示禮義道德之歸、雖盛暑不去衣冠。倘學者言行稍有踈畧、即以禮誨之。嘗舉程子作字甚敬、即此是學之說、爲勸勉。嘗明末世亂、士各耕田給生身、少長衣。先生與門人張震、張益等嘗遇於隴畔間、猶整脩儀容、步趨不苟。震、益等

時輟耕請業、嚴敬同於几席。其造次顛沛不忘禮如此。每語學者曰、今人不務實踐、而尙虛辭、未免有人心浮薄、風俗陵替之漸。故教人以躬行爲務、而文藝次之。時新詭異之說破裂聖經、流毒人心、大爲世患、先生力守程朱之道、屏異端甚嚴。與學者講明考課、惟四書五經性理諸書。一時學者翕然宗之、稱爲河西夫子。復出、斯道賴以明而不晦。天性慈愛、貧困不能阻其利濟之心。於情所不能已及分所得爲者、無論事之大小、一有感動、輒惻惻不自禁。曾遭闖寇柝、人相食、先生收族衆全活之。瘞殍甫定、有自他鄉歸來者、廬舍灰燼、棲止無所、輒以所居居之、更授以市廛活其生。族衆不至奔竄、有里人迫於寇、投井

僨習、賊下石去、多方謀欲得免。有鄰來、爲一姓收集、一姓爭之弗得、持湯液欲滅之。先生偶過其處、縱之去、其惻隱之性、無間人物類之。平居退讓、不與人較。有侵去里宅若干、直其說、彼强横不可理諭、先生即引過謝曰、君言是也。悉以推讓、不復問。聞者色不平、先生曰、是非在人、曲直由天、吾復何爭。性端方、而接物未嘗不恕。氣和平、而持身未嘗不嚴。是以其人、遠而畏之、近而親之、愈久而思之愈、不能忘。嘗有聯云、念念惟存天理、盡其在我。事事不執己見、樂取於人。又講堂聯云、提命有機引躍、間恍傳時雨陶鎔、無類和鴨下、都是春風。其樂善不倦、誨人無已之心、此可想見矣。大約先生之學、原本於孝、教人亦無時

不以孝爲諄諄。維持正學，此蓋得力處也。但大志未遂，早年殁世，著書論於兵燹，搜獲語錄，未能全備，倫不能無餘痛焉。然即世五十年，士慕典型而祀之於鄉，奉爲理學宗主，雖謂先生至今存可也。子大任，庠生，爲封官，積學力行，以孝聞於世。孫克勤，官翰林，振起膺武鄉薦，克恭、克讓，俱恂謹有禮，能世其家學。○二十七日，存誠齋聯。元氣流行，終古常昭性體；實功積累，須臾亦見天心。○主敬齋聯。有主於心，收斂操持思翼翼；無爲厥體，整齊嚴肅法惺惺。○二十八日，先王父鈞峯公門人王永振作述畧。附錄寶先生傳畧，鈞峯寶先生諱如珠，

字帝珍、栢城人。從幼以聖賢之道自治、步履端方、取予不苟、持身接世、無事不準於禮。方弱冠補博士弟子、試每冠軍、列庠食餼、學校推爲理學宗主。事繼母李夫人極孝、凡朝夕定省之禮、一無所缺。會母瘡症作、晝夜無眠、籲天身代、飲食不入口者數日、鄰里親戚稱爲純孝、母亦相得甚歡。撫異母弟靡不盡心、及長、凡家之器用悉以美者讓之。人問其故、先生曰、懼貽吾母憂也。娶姚夫人、性柔順溫恭、素嫻禮儀。先生益教之敦崇古道、夫婦相敬如賓。子弟童穉、甫三歲能言時卽習幼儀、出入必拜。人謂入竇氏堂、肅肅雍雍、恍若胡文定、蔡西山先生家風也。先生性穎異、凡六經、諸史一見心徹、一一體諸躬行措之事爲。

處鄉黨間、無高談闊論、與人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者。及講學論道、闡程朱之微言、抉性命之奧旨、精粗本末、悉無遺義。教授弟子、内使之主敬存誠、外使之敦禮守義、以孝弟爲根本、以廉恥爲大節。所以從先生遊者皆言行不苟、志趨端方、彬彬乎多醇儒焉。當明季逆闖之變、城池傾圮、百姓流亡、干戈擾攘、人相殘食、其時不知有身命、又孰知有禮義哉。先生收族衆、或分其居産、或給其衣食、俾無遷徙流離之苦。教之孝弟忠信之行、雖當國勢搶攘、學術湮晦、而人心卒不至於淪喪者、皆先生崇正學以維持之也。先生苦志力學、其所著書甚衆、以世亂家貧、不能授梓、皆淪棄兵燹、存者無幾。即門弟子記憶其説、又缺

而不全、惜哉。先生子大任道康公、勅封翰林院、能繼父德、積學勵行、以孝友聞。長孫克勤官翰林、建朱陽書院、以興學爲己任。次孫振起膺武鄉薦。以及女烈媳孝、彪炳人間。說者謂天地之靈秀鍾於一家、聖賢之道義萃於一門、竇氏克昌厥後哉。溯所由來、孰非先生積德以啟佑之也。乃歿世五十餘年、邑人追思其德範、特祀於鄉、以志不忘。先生之有功於世道可知矣。振據所得於提命者、聊志其畧。至於先生光風霽月之概、志絜行廉之操、簡重嚴毅之度、惻怛慈愛之心、不可以言傳、又非振言所能盡也。

冬十月朔、南塋立后土碑。○二日、書院講學。擬講

如有博施於民章、孔門垂教、莫大乎仁。仁者天所賦以生之理也。天賦人以仁、而人卽存之於心、故天人合而無間者也。是仁也統四德、兼萬善、聖人之全此者、總是念念無間天心、而未嘗有一毫私欲參於其間。故所存者熟、而所發者自事功巍煥不可遏抑。人見其愛民育物、便指此爲仁、是不知仁體、而徒以事功論仁也。以事功論仁、凡無權位而不得行其事者、將無與於仁矣。且事功有何窮極、雖聖人亦有做不盡處、安得以此求仁也。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而舉仁以當之。朱子云、是揀箇大底來說。蓋當年一堂訓迪、以求仁爲宗。今日問仁、明日問仁、總未見有如何實盡處。子貢聰明、學力迥異於衆、便要將博施

濟衆討出箇仁底下落。此是重視仁、而不知已輕視博濟矣。夫施濟已難、況博施濟衆。有一人一物不得其所、便非仁也。仁安得舉四海之大、民物之衆、而一一周徧之哉。夫子分出仁與聖的分量、又舉出堯舜大聖人歉然、不自足的心地可見。求仁於事功、終日不足、求仁於心體、當下即是。夫愛者仁之用也、仁者愛之理也。人性有此愛之理存於中、故發而爲愛。非謂愛便是仁也。夫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言仁者已將愛之理植立於心了、隨其意念之動處、即及於人、此便是愛之無遺處、何曾役役於博施濟衆爲也。滿胸中渾是天理周流、無一毫私欲間阻、天所賦予我之本體正是此等。程子所云滿

腔子俱是、惻隱之心、於此可認取也。學識得仁體、而以恕心行之、近而取之於身、卽他人所欲亦猶是也、而不以私心害其天德之公、則克己可以復禮、天下於以歸仁、而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心、自能漸全無失矣。爲仁之方、孰有切於此者。舍此不事、而侈談①施濟、亦何日能盡仁之分量乎。要之、仁爲心之德、愛之理、存此心、求此理、而德會其原、愛植其根、此心已與天地萬物相流通矣。時而達之事爲、不過由此心德而發爲愛人育物之施。其所謂愛之理、仍自渾全於中、而未嘗有加損也。故程子曰、學者要識仁體、則事功皆其用矣。學者求仁、無馳志事功之顯著、無易言天德之渾全、惟當持敬以存其心、去欲以養其

性精之察識以明其理、體之推致以擴其用、庶幾仁道不遠於心、而於聖門言仁之旨無悖戾處矣。○四日、書院門樓成。○五日大人題券陽書院額。○七日、造榭始工。○八日耿亦夔使來、爲余作尋樂堂家規序。○復亦夔書、來諭謂小祥大祥俱在祔廟後、卽不能如古人三月而葬、亦當在小祥內、見禮極爲明確。至虞祭卒哭、祔廟次序自有一定。若未葬、則哭臨設奠、安可一日或缺此。爲未祔廟者言之也。若祔廟、是在旣葬後矣。旣葬、則設奠不於家中矣。不孝家廟設四代主、家大人率子孫行禮、家統於尊也。今據家禮謂主祭者之妻亡則

祔於祖妣、此自爲正、而高氏又有別立室以藏主之說、此於人子之心獨無恔乎。不孝於先慈祔廟意欲循高氏之說、似於情禮兼盡。先生再爲酌示、何如。至前示題主時宜正墓前設棚、孝子北向致拜、題主官則傍立書主。將來依此行之矣。家規賜序、當壽梨棗、附謝。

○**十日**　重脩河神廟碑文、天地間惟一氣之感召而已矣。氣蒸於天、爲風雨雷霆。氣行於地、爲江淮河漢、而人心相爲響應、則以無形無象者與在天之成象、在地之成形配合而無間。是人心者鬼神之迹、而天地之靈氣所布濩而流行焉者也。上之即器見道、以天地之形神爲舍、葢無在不致其篤恭寅畏之誠。次則不能不警明旦以收斂其心、

甚至假像設祀、聳其民、誘其衷、而姑翳出王游衍之幾、是亦近乎爲仁之事、而有道者所不禁焉。如栢邑人士秉淳良之性、崇祀事孔殷、歲時伏臘而外、往往虔禱河伯以祈佑。夫四瀆與五嶽並重、固天地之正氣所流衍於宇宙內者。吾人觀之於形則知懼、驗之於心則知感、因此心之不能自昧者而禱祀惟虔、是即神之陟降左右也。無謂天遠、相在爾室、別河之爲靈昭昭乎。栢邑在明季頻罹河災、至嘉靖間、城沒於水、患斯烈矣。改邑而後、人惟漂流是懼、因建神祠於水之上流以祀之。百年來果慶安瀾、而無氾濫之害、可不謂神之惘佑下民者歟。自是他方携重貲來客於栢土者、蓋以耳目足跡所歷、稔知險阻波濤、

黃河爲甚、不憚科衆輸財、永固神祠。但見廟貌翬飛、廊戶炯燿、行者肅觀瞻、居者安棟宇、人心怡悅、神罔怨恫、一時稱盛事焉。有李君宗盈、劉君揚鎮者乞予言志之、予曰、此天道神明之應、地道靈異之徵、人心誠敬之感、三者合而始獲此寧宇也、可易言哉。予亦言其神應如響者而已矣。蓋天之鑒臨、不於穹蒼而於幽獨、地之轉運、不於方土而於寸念。人心之善惡、與天地相響答、不於事爲之既著、形迹之既判、而於冲漠無朕、萬象畢具之始。惟心平氣和、表立影端、持此忠信、可以涉川矣、況其他乎。予喜諸君脩德是崇、觀善日强、於天地之神應如響者、敬之罔敢斁。敬固心之宰也、以心召福、神其庇我、上下惟流通於

一氣之感召、是以水患不作、人獲安堵之樂、邑無防禦之苦、良有以也。憶予己巳冬、扶先太孺人柩抵黃河北岸、氷擁不可渡、舟人色懼。予禱河神、命挽索登舟、忽浪息氷消、不移時而渡南岸。既濟、氷復自天而下、不敢逼視、舟子嘆未嘗有。予因是誌神功不敢忘。當是時、惟知天人有一氣之感召而已。究之誠感必應、果惟一氣之相通、而無或阻也。諸君持此誠敬之心以與神接、既有年矣、將天人一氣、照合無間、洪水莫警、不惟無事決塞、抑且永奠室廬、萬世戴神功也。孰非賴人心相爲響應者哉。予因覩厥成、而爲推本言之、以紀其事云。

○十二日、造槨成。○十三日、分使告喪。

○十五日張子厚、邢集生率其子並許童子來見。○十六日、會文。○十七日張勛來受業、張子厚爲介。勛字扶宋年三十歲、柘城人。○十八日、與耿逸庵先生書。昨九月內敝邑因脩志訪求文獻、闔邑公舉先王父崇祀鄉賢。先王父門人周諱宇皐者有所藏語錄一冊、出而公之於人衆。門人尚存數人、因追憶當年行事、編輯成帙。不孝自幼迄長、嘗聞諸先生謂先王父賦性剛方、居家孝友、教授後學、一以程朱爲準、諸有干禮教者、纖之維峻、至今人思慕之不能忘。然習聞其說、而未親覿其行、將何以爲據。不意沒世五十年、而猶有人藏其遺蹟、必俟

蒐羅而始得聞之於子孫、卽子孫亦不期其如此發揚、而竟有發揚不容泯之日。豈眞心爲學者、其精靈果未散耶。抑有鬼神以通之、不使湮沒弗彰耶。撫軍敦聘先生脩通志、將山川賴以表靈秀之奇、人物待以發潛德之光者、端在此日。微顯闡幽、彼蒼默屬、孰謂此畨非千秋局業也、接來諭、知先生於撫軍諱訂先賢名儒傳志、文集及歷來書院碑碣遺蹟、始悉撫軍檄行、條分縷晰、不致畧吾儒而重仙釋者、皆先生力也。此段卓識、隱寓距詖放淫苦心。微先生、誰爲扶持人心一至此哉。纂脩中州道學編、非先生莫任。中州得天地之正氣、學術得先賢之正傳。自河洛一畫九疇而後、衍至兩程夫子、上接洙泗、下開關閩、

曲曲甄甄至元明而繫脉於姚、許、薛、曹諸先生、皆確乎守聖門家法、不失尺寸。不似亂道者流陵躐奔騰、舍規矩而求方圓者。中州道學、實繫斯文統緒。茲羣言息異端明其譜系、分其支流、烏可不亟亟。然要非先生以守先待後之心、攄酌古準今之手、孰能使天下後世不亂。宗派、不岐正路、而一歸於大中至正之域哉。一聞先生此段工夫、深爲斯道幸。所云三十餘人、不知爲誰、想寧陵呂新吾先生在其中矣。嗣後廣爲訪輯、卽當呈送。但此書未知自何起止、如何體例、便中稍言其槩、早爲快心也。朱陽書院家君經營創造、閱二載餘、今始有定。先是、離城八里謀建舉矣、既而稍嫌去城郭漸遠、學者往來不便、今移東關、

甚爲妥便。初二、十六之期，來者頗衆。然而肯心相信從者亦有人。更得史公捐脩聖殿，與從前家君所建講堂、存誠齋、王敬齋及門樓牆垣等合成一片，規模亦頗森整也。○

二十日、督學王行文取先王父鈞峯公事實冊結。○二十二日與王維垣書、吾輩道義關切，不似與他人泛交，或有避忌，故文字不容不着實看去。但見局雖平正，而英頴之氣殊少，法雖嚴整而寬裕之象不振。且規矩準繩未盡其法，曲折變化未臻其妙，至滿篇有絕無出色之句，其辭調不過陳陳相因，此病最害事。大抵聖賢語言，自我發之，必我之心即聖賢活潑不滯之心，

斯我之言始能摹寫聖賢上下周到之言。要非多讀書明理、恐未易語此也。近日家居讀禮、於後學勸勉頗有力、亦已分内所應爲者爾。朱陽書院創興、亦有規模、從學者有人、不知道兄聞之、慶吾道不孤否。○二十四日、謝衡玉來受學、張子厚爲介。衡玉字君佩、二十五歲、柘城人。○二十七日、聘邑紳張世俊。諱祀后土。○二十八日、李士提來受學、張子厚爲介。士提年十二歲、柘城人。○二十九日、飾神主。○三十日、聘邑侯史諱鑑題先太孺人神主。



十一月朔、闔學稟增附生員宋燦、郭三提、葉振奕等呈送先王父鈞峯公事實、並同里鄰出具甘結。事實等具載鄉賢錄。○八日、使持耿逸庵先生書來。○十六日、小祥行禮。○二十日、開柩。○二十七日、開兆域。

十二月三日早辰、行遷柩禮。○日夕、祖奠。○四日、葬我太孺人李太君。○早辰、運明器。○

巳刻、發引。○柩行出門、遣奠。○午刻、柩至墓次、設奠。○下誌石。○未刻、窆。○焚明器。○官祠后土於墓左。○官題木主。○實土築墳。○奉神主升車行。○反哭。○日暮至家。○行虞祭禮。○祭文、　嗚呼、吾母太孺人鞠育不孝克勤等三十餘年、不孝克勤等十歲以前痛不知事吾母、壯而有室、移此心矣、鷄鳴而起且盥顏色、徙此禮矣、及宦遊他方、定省曠矣。即家居者、方幸承顏色笑、以博歡心、未免酬酢遠離、疾痛牵心。所爲無貽親憂、實多愧

矣。嗚呼、人生幾何、幼而未諳、長多離膝、饑傾間。親竟老矣。嗚呼、吾母歷五十有四年、猶未稱老、今竟不可得見矣。慟哉。不孝克勤等罪惡滔天、萬死莫贖、俯仰號呼、欲尋吾母、在何所矣。慟哉。吾母生前處境屯邅、安息無期、晷際顯榮、遽爾長歸。豈運數使然耶、實不孝克勤等京德之所致。天道是非、復何懟矣。憶吾母碩德懿行、昭然於世、不可殫述。其奉事王姑、曲將其意、嘗得之族黨姻婭、稱道不置。及事姑、而不孝克勤等得及見矣。見其處常也、承顏諭志、委曲百端。一日遘厄、奉事湯藥、衣不解體。藥餌罔效、割股救危。焚香露濕、格及神鬼。刀無血漬、壽延一紀。守令旌門、中丞式閭。史氏揚徽文字碑題。嗚呼、吾母貽芳名於

後人豈但相吾父而振羽。吾父隱德之積、福及閭里。先痛我王父之早逝、永失淵氷而自勵。心宅乎誠慤、事履乎坦夷。雖家道之困乏、亦書聲之漸起。率由吾母機杼、徹庭、蠶績佐內、所以郭外之田足供饘粥、戶外之屨接踵而至。嗚呼、維勤小子、自幼寡學、未討出門之有功、先得家庭之熟習。但見吾父主唱、吾母主隨、有輯其德、有載其儀。習見吾母事吾王母之純孝、始知身體髮膚之不可虧。習見吾母事吾父之恪謹、始知父道宜嚴、而母德之宜慈。習見吾母同吾父存心之光明、始知闇室屋漏之不可欺。習見吾母同吾父舉事之正直、始知內外表裏之不可岐。習見待人之一出於至誠、始知稠人廣衆之內、吾心自有

嚴師。習見教子以義方、始知家規之早立、節爲令名之貽。習見御下之有道、始知接物之洪恕、習見耕讀之立業、始知遷延譎詐流爲小人之歸。習見私蓄之不有、始知君子薄財貨而惟業孜孜。嗚呼、屢述其行、不能悉述、而今已矣。堂上無母、偕④下有子、子何人斯、母何歸兮。慟哉慟哉。求吾母而不可見、見其庭堂、見其戶牖、不見其人兮。子官泌陽、憂心如棘。五百之程、冬日之期、帶雨冒雪、往圖安熙、及至官署、三月而歸。在家子女、實慮幼稚、禮闈赴試、抵舍十日、其間子女婚嫁、親朋慶戚、僕僕往返、侍側虛日。迨南宮倖邀、讀書中秘、亟思承顏、賚金遄驅。維歲八月、吾父及母攜不孝克讓而至止燕畿。於斯時也、母握兒手、兒

依母膝、賓朋燕樂、酒觴迭飛。有言則笑、有問則吏。以承母顏、二十日矣。胡天不弔、降我以厲、咳嗽痰急、百藥罔愈。不孝 克勤深悔迎養之非、致令吾母之勞勩、痛自懲艾、有文焚毀。夜半告天、俾遺我災。數日內、果有子云殤。我心徜徉、謂此子之既死、庶我罪其既償、詎料天意難奪、我害我戕、不佑我母以遐齡、使我父當之而斷腸。嗚乎痛哉、千里而來、道遙遙遙、風日勞憊、暑熱⑤難消。天不殄滅。 勤小子、胡使我母歸泉下而遥逍。嗚呼慟哉、雖公卿大夫執紼而前、金帛香楮塡塞於道、何如蓬戶中菽水言歸言告。嗚呼、不孝 克勤五年以來、計承母顏不及五旬。事母日短、亟擇良辰、方幸懸綠衣於京邸、何期披麻衣於里門。已矣、

欲補其欲、將何從矣。不孝振起遇柩於途、方知凶聞號泣崩首、與死爲鄰。已矣不見吾母、吾身何存矣。不孝克恭驚聞訃音、魂魄飛馳、五內焚裂、尙向何人世。嗚呼痛哉。招號靈魂、知何嚮矣。枉惓致痛、棖觸興悲。裂裂寸腸、有生不如死矣。薄饌可獻、冀吾母其來歆、兒得如見如聞耶。淸酒可滴、冀吾母其肆飮、兒得視膳視寢耶。吾母在時、憂子之飢、慮子之寒、惘子之困若、恤子之艱難。體貼千狀、牽掛百端。今玆獻享、獨不望四子而生憐、庶幾一餐之是飽、好作今夕之晏。嗚呼哀哉。尙饗。

○五日、行再虞禮。○六日、行三虞禮。○七日、卒哭。○八日、祔廟。○王之祀、

夏銓來受學、張成淑爲介。之紀字建、三十四歲、柘城人。○銓字簡庵、十六歲、商丘人。○

十四日以後病。○二十日、單約同年八公祭郭快庵夫子。○二十七日、足病漸愈。○

是年、經理葬事、兼創與朱陽書院。

外孫楊繩武拔字

壽樂堂日錄卷七終

校記

①令：當作「令」。

②射：疑作「褻」。

③淡：當作「談」。

④偕：當作「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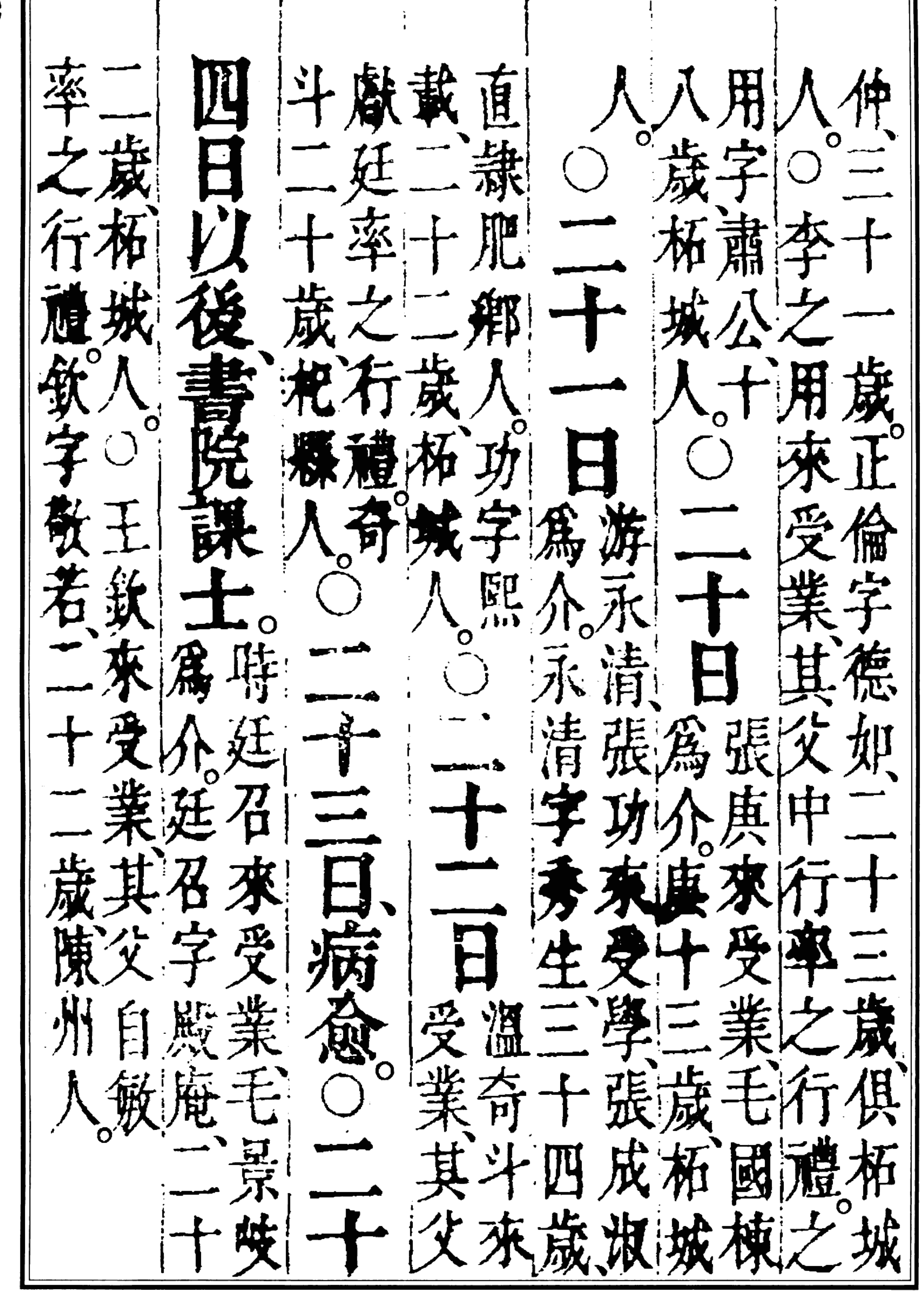
⑤熟：當作「熱」。

尋樂堂日錄卷八

朱陽竇克勤民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仝編

三十年辛未，三十九歲。

春正月十五日，請余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史逖扁。扁字望隆，陪憲典。○十七日，朱培來受業，其父丕承率之行禮。培字元益，二十二歲，柘城人。○十九日，楊休、毛正倫來受業，張子厚爲介。休字祥



仲、三十一歲。正倫字德如、二十三歲、俱栢城人。○李之用來受業、其父中行率之行禮。之用字肅公、十八歲、栢城人。○二十日張庚來受業、毛國棟為介。庚十三歲、栢城人。○二十一日游永清、張功來受學、張成淑為介。永清字秀生、三十四歲、直隷肥鄉人。功字熙載、二十二歲、栢城人。○二十二日溫奇斗來受業、其父獻廷率之行禮。奇斗二十歲、杞縣人。○二十三日、病愈。○二十四日以後、書院課士。時廷召來受業、毛景岐為介。廷召字殿庵、二十二歲、栢城人。○王欽來受業、其父自敏率之行禮。欽字敬若、二十二歲、陳州人。

二月朔張士弘來受業、張君曉爲介。士弘字象宗、二十四歲、柘城人。

○**二日、書院講學。**擬講君子以文會友章、天地閒至美而至貴者無如仁。孔子曰、仁爲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可見人之學莫大於求仁。但仁仁爲人所同具、求仁者不可不資朋友輔助之功。曾子爲學、步步在日用倫常上做功夫、眞知友非漫然而合、仁非無因而就、故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文會友是聖賢之道、既有以自知、又有以共質、藉詩書六藝之文、爲講習討論之資。日究忠孝之言、則聰明以生。日尋仁義之訓、則探討愈廣。遠而千聖百王之蘊、近而言動取予之宜、一皆取詩書所載以資之。艮朋、卽會聚爲探

討、卽採討爲。紬繹久、則油然於聖經賢傳之旨而不惑矣。故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以友輔仁、是吾心之德旣有以自治、又有以資人。卽會文之友而輔助身心、所講論者無非禮義之言、所規勸者無非聖賢之法。日積月累、相觀相摩、忽不自知其造詣之崇隆矣。故曰、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今思吾人終身事業、不過明道進德而已。乃道之明也資乎講學以會友、則講學之功不可一日缺也。德之進也視乎取善以輔仁、則取友之誠不可一日無也。然會友者文、而燕居獨處之際、聖賢不及爲我謀。輔仁者友、而神明奮迅之幾、朋友不能爲我督。亦在乎人之自勉何如爾。自勉云何。曰以文會友以禮檢身、以友輔仁、以

心作主、於此並進焉、則道德常爲我有、而仁其無所失矣。○邢元智來受業、其父集生率之、行禮。元智字含三、十五歲、柘城人。○張文學許鳳岐來受業、謝聖鑑爲介。文學字景游、三十五歲。鳳岐字獻瑞、三十七歲、俱陳州人。○曹國鎮來受業、謝衡玉爲介。國鎮字君顯、二十四歲、柘城人。○曹昭杜穎來受業、張子厚爲介。昭字星從、三十二歲。穎字子聰、二十五歲、俱柘城人。○**四日**楊侗來受業、其兄楊休率之行禮。侗字憲周、二十六歲、柘城人。○**六日、赴汴城。**過劉方齋先生。○**七日**劉方齋先生齋中晤鄭介夫。○**八日**止溫奇斗家、以孝弟之道誨之。○**九日**石商彝留止之。

商彝卣六七日、與談政事、慷慨有志。筮仕楚中、爲崇陽令。値夏逆之變、能固守城池、擒賊數人、追殲僞劄、膽識俱壯。後與守不合、告終養回籍。○十五日、進省城。○十六日、赴各衙門謝孝。○二十日王璧來受業、寶玉璞爲介。璧字者重、二十歲中年人、庠生。○二十一日盧琮來受業、寶玉璞爲介。琮字含玉、十五歲、祥符人、庠生。○二十八日朱堪來受業、王維垣爲介。堪字艮玉、三十六歲中年人、庠生。○三十日、省城起身。

三月二日至睢州、由寧陵考城至歸德府、歷虞城夏邑永城等處謝孝各遍。

○十九日，至家。○二十四日，鄭昕來受業。其伯翼展率之行禮。昕字于西，三十一歲，柘城人，庠生。

夏四月二日，書院講學。擬講孝哉閔子騫章。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孔門當日諄諄致訓，而盡此者蓋難其人。夫子一日嘉閔子之孝，獨稱其人與父母昆弟無間言。夫孝至無間，可謂能動物矣。向非在我者有眞心實意，貫徹於人已內外之間，安能動物而無阻，行遠近而無弗格。然則閔子之孝，一閔子之誠爲之也。是誠也，即天地之元氣流行，所畀於人以生之理者。盡此爲孝子，不盡此則非孝矣。盡此而孝

爲成人、不盡此則非人矣。推之事上、以此事之者也。獲下、以此獲之者也。處前後左右、無非以此處之者也。閔子居德行之科、想其存之心者仁理內含、具有天地生物之意、故其發之外者誠意肫篤、無復人已乖逆之施。人則父母昆弟安之、外人信之。聖人微窺其心、密証其行、見其敦倫盡道、處變如常、眞能全天地生人之理、故特表其爲孝、以勵門弟子也。當時門弟子得與於孝者有曾子、夫子作孝經以授曾子、其所言者皆明王孝治天下之事、此稱閔子之孝、斷非因人與父母昆弟起見、但父母昆弟無間言、卽孝經和睦無怨之形於近也。安有形於近而不可形於遠者乎。人無間言、卽孝經和睦無怨之徵於遠也。

安有徵於遠而不可推之以暨一世者乎。孝非第家庭問視之節、子稱閔子之孝、與作孝經以授曾子意蓋畧同矣。學者讀其語、體其意、知聖門之德行、當非恂恂謹守之士所可擬其形似、而孝之所蘊涵者誠不易測也、亦在乎善學者身體而神會之而已矣。○七日邵鳴琇來受業、王聖卜爲介。鳴琇字景宋、三十一歲、柘城人庠生。○十一日與楊太和先生談學甚久。○十四日、耿逸庵先生遣使以書來邀予遊嵩陽。○十八日、復耿逸庵先生書。正欲策蹇、盛使適至、二十日卽便起身。相隨不過二僕、不敢勞先生過爲

經營也。脩志之功，想成大半矣，亦須愛養精力。朱陽書院頗有來學者，若於主教無人，不得已以身代之，悟時細爲傾吐也。○十九日，赴登封。○二十三日，至登封，止耿逸庵先生家。○二十四日，謝孝各遍。○二十五日，至嵩陽書院，遊川上，君子諸亭。○二十八日，中州道學編序。道何昉乎？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天者道之所從出也。學何窮乎？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天之行生不窮，卽人之學不窮也。豫土居天地之中，爲陰陽交會之所，蘊氣中和，藏脉深厚，往往天不愛道，而

付之聖人、聖不異學、而及於儒者。是道學之盛於中州、有由來矣。耿嵩陽先生憂道之失傳、旣嘗編理學要旨諸書公之於天下、猶曰、此爲百世定統宗、非爲中州明譜系也。去世未遠、居近爲甚、識大識小、各有道存。不及今搜羅、誰知脈絡分明、清淑畢萃。因手輯中州道學一編、始宋代迄本朝、自程子而下、凡得五十餘人、錄之從簡、核之必精、凡師承源流、較若列眉。予讀是書、不禁嘆先生之志之大、而心之苦也。或曰以備文獻、或曰以表前徵、是皆非知先生者。文獻有國史邑乘可考、此豈云備。至若前徵之可表者、文章經濟孰一可遺。以此繩之、不幾掛一漏萬乎。要之先生之編是書也、存道脈也。存道脈則專錄道

學、非道學自不得旁及、例也。先生之編是書也，爲中州存道脉也。爲中州存道脉、則專錄中州道學、非中州道學自不得旁及、例也。夫古來之道學多矣、道學之産於他邦、不啻踵相接矣。就中州而論、河洛一區、實爲道統托始之地、何也。龍馬神龜、負圖載書而出、天地之心畢洩於此、則天不言而道已肇、學已傳。謂河洛之地、非天地之靈秀所鍾、不得也。逮唐虞夏商周之聖、敷治中土、播其道於朝野上下、留其學於典謨誓誥、無非發明此蘊。後之儒統、周程張朱推爲大宗、而程子生於伊洛、不第能接濂溪太極之傳、直使關學與感於此地、閩學於三傳後而益昌。明其道以詔來茲、不第表彰孔曾思孟之書而揭其旨、直

使伏羲以來相傳之道、相傳之學如日月中天而不可揜。謂學至兩程、非道學之一大關鍵又不得也。自此以往、親炙私淑、蔚然相望、代不絕人。灑灑東西、宋衞南北、流風餘韻何地蔑有。不有深心考其里居、誌其服習、溯其支派、明其造詣、生茲土者尚不無遥遥典型之憾。安望南海北海聞而興起者乎。先生首列二程、示所宗也。其次諸儒顯者詳之、隱者顯之。人從其代、傳統於人。其有行事可見、語錄可考者、節取其大凡、不則亦存數行、表其姓字、羅纚洋洋。遂使中州儒宗、括於卷帙、森羅之內。噫、先生之於道學、其闡明而推尊之者可謂至矣。獨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謂示以儒者之道而不知取法、吾勿信也。知取矣、

知法矣、謂譜其轍跡、無可會其性靈、吾又勿許也。蓋學、以學其道而已矣。儒者之道、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學而不至希聖希天、學非其學、即道非其道也。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既　幸闕里、祀孔子、海內莫不喁喁向學、復於濂洛關閩諸大儒

御賜扁額、親灑　宸翰、而褒以學達性天之一言。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學之宗要在復性、性全則天全矣、學至則道至矣。古來道學傳授之微旨、不在是乎。儒者幸生同文之世、薄海內外、家絃戶誦、罔不以程朱爲稚尊、學術之正、莫有踰於今日者。行見中州道學一編播之海內、舉向之讀關學、閩學、北學三編者庶得探源合轍、由伊洛而上溯洙泗、更由鄒

魯而遠証圖書，皆不外是矣。先生是編爲中州存道脉，實爲斯世存道脉，爲一世存道脉，實爲千百世存道脉。余服膺是編舊矣，願與中州人士共讀之，尤願與海內人士共讀之。

○二十九日，餞行逸庵先生，不許，以遊泰陽書院爲約。○三十日

王前川墓表、先生幼負奇姿，長遊黌序，得諸天者蕩蕩之至性，措之事者侃侃之正氣。嘗爲雲浦之所重，不受暮夜之所遺，樂施之心、積學之功，延及四世，益其積累者厚矣。又何怪乎子孫繩繩，克振家聲而無期。先生王姓，諱詰，前川其號也。曾孫桂述其懿行，請予表片言而勒之墓石。

五月朔、與耿逸庵先生君子亭談學。日暮、回敬恕堂。與耿逸庵先生君子亭談學、四望山景、指述難竟、遂成一絕、　晴嵐日暮繞嵩岑、二十四峯藏氣深。更有南山收疊嶂、遠天一帶掛煙林。○二日、劉子維昆仲邀至法王寺經宿、有詩。同劉仲武、叔續、子維、孟元、焦虞三觀嶽宿法王寺、　巖岫插天漢、相觀不厭遲。山明開繡幛、古寺卧殘碑。一夜訂心舊、千年辨字奇。松風來戶外、帶月一煙隨。○觀嵩雲、　不知風影動、霧捲千山來。目送天空處、飛雲帶鳥回。○宋體仁爾公來晤。○三日、自法王寺至嵩

嶽寺，每登高坐大石上，觀玩久之，有詩。○同劉叔績、子維、孟元、焦虞、三遊嵩山，自法王憇嵩嶽僧舍，　每逢山盡處，更是一番新。絕徑留飛鳥，懸崖斷暮津。煙深人反怪，坐久樹爲鄰。僧舍千巖裏，猶存漢字眞。○四日，同耿逸庵先生川上石溪四亭題石。○川上亭題石，與道爲體。○天光雲影亭題石，源頭活水。○觀瀾亭題石，有本如是。○君子亭題石，果行育德。○五日早晨遊焦虞三五一園，題五一園石室小嵩屛。○日中，逸庵先生邀同李禮山至川上亭談學。○六日，耿逸庵先生邀予蹤登

嵩之約、同邑侯王子明、襄城李禮山登至絕頂、遇雨而返、有詩。登嵩高絕頂遇雨有序、耿逸庵先生與余訂嵩遊、閲十二載未踐、然意中實無時不遊。辛未夏、先生復訂舊約、偕王子明明府、李禮山孝廉相續往。其始也、迤邐獄麓、盤曲而上。不移時、遠望盧巖宛如畫屏、鳥道百出、山紋如鑿、漸近、漸見壘痕漬石壁間、詭爲怪事。既而下上其行、容林礙目、煙嵐盪胸、絕徑久之。忽而一線相引、峯巒競秀、峭壁陵雲。俯視千家、如圜畦然。雙溪一勺、象山撮土、隱隱約約、書院接嵩脉而蟠亘於其中焉。未幾懸崖欲斷、石磴難攀、萬壑杳冥、驚心駭目、至此不敢直躬而

行、是謂鐵梁峽之幽異、非復人間所有得也。熟視之、石壁立深潭上、光怪陸離、莫可名狀。左對峙、澗流阻絕、石竇容杵、煙霞欲動、詭譎奇巧、眞輿區也。踰此路稍夷、日影隱伏、不知歸於何所。倏來密雲四布、峯頭樹色參天、竹風送響、茂林中一孤寺、斯爲絕頂處也。徑愬其中、同人畢集。少間登元龜峯眺望、渺渺茫茫、若黃河來自天際、諸峯之靈秀、弗能辨矣。洞室難留、雨侵薄裳、促令歸去、不復記來時所歷。石徑泥滑、臨萬丈壑、扶竹杖更防傾仄。噫、十餘年之約、今始踐之、顧如此、豈山靈愛佳境、不與共耶、抑或微逞靈性觀人意中若何耶。然身緣崚嶒、已至其巔、風雲變態、已入其中、不謂之遊不可也。雖然、名山勝槩、一望

而盡胸實無山於遊何有。況太室居五嶽之中、交會陰陽、輪轉日月、天地靈秀、實萃於是、人之領畧不易山之厚待亦往往難識。欲合先離乍離轉合、消息不盡、毎藏有餘嶽靈厚待之意、予不敢負、爰綴律句、以志粗涉其槩云。十年方許片時遊、纔上元龜望未休。雨氣經天迷嶽色、風聲撼地入河流。山靈贈我知尋句、我愛買山欲破愁。敢道輕携煙景去、原來相待是千秋。

○七日 孝經易知序、 今文孝經十八章、自顔芝之本出而劉向定之、嗣後傳注牴牾、無慮百家。自開元石臺本參倣孔鄭之注、採摭於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弦①陸澄六家之同異、而刪繁去鄙、用疏廣注、其書始有端緒。宋邢昺丙次第釋解、更

爲詳悉。南宋以後諸儒皆能發揮而表彰之。至有明、呂忠節公孝經大全總貫全書、能窺聖人作經之意、其於前儒註疏較精密矣。耿嵩陽先生生於河洛之鄉、倡明聖賢之道以教人者有素、所著書大抵與洛閩相羽翼、豈惟翼洛閩、直探洙泗之源而抉其奥。一日讀孝經而恍然曰、是經之作、夫子其殆以治天下之道示曾子乎。視爲家庭問視、末矣。因著易知一卷、折衷前儒、而脉絡於忠節公之書、以翼聖人作經之旨。夫孝經一書、明王以孝治天下之道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使當日得行其道、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夢寐周公之願、早已布之斯世矣。惟行之而終不得遂、爰作孝經、以垂之無窮。其義廣大

精微惟曾子力行孝道有得、可以語此、故舉先王至德要道之順天下者以明告之。首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上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之矣。和睦無怨、自郊祀宗祀以至天明地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抑又極矣。古今之治道、更何以加於孝乎。況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稱乎戰兢之志者也。以之事兄則長幼順而居家理、以之事君、則盡忠補過而上下親。以之臨民、則言行、作止、進退不忒於儀、而能成德教而行政令。夫如是孝道充於宇宙、驕亂由此而息、兵刑由此而靖、災害禍亂由此而彌矣。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之道固合上下、一政教、達遠近、格幽明而一以貫之者也。子烏得不亟欲其行之也。先生

讀是書而默契焉作爲解義。以訓世、明其、旨使不晦塞、約其辭使歸簡要。以體例言之、似朱子四書集註章句、至精至密、而不可易。以義理言之、推本天命之性、以明仁中之孝、使人知孝有本原、不可不完天地生物之仁。此尤爲先生之所獨得、而能契孔曾授受之微者。自漢唐以來、箋註家卒無能知此意。先生此書出、而諸儒之席皆可奪矣。方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德義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復舉孝經衍義一書　頒行寓内、人莫不油油然動其忠孝之感。是孔子之所謂行在孝經者既於今日遇之他日萃諸儒之説於石渠天祿間、擇其能翼孔子者。頒之學宮、使士子奉爲科律、知必在是書矣。先生讓而不有、名

日易知、蓋言庸也。惟庸然後爲可久、余固知此書當與四書集註章句並行天地間也。○嵩遊草詩序、或有爲詩者、求問於余曰、詩何以云也。曰、詩以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夫子舉一言以蔽詩、曰思無邪、愼所之也。所之正、則心平氣和、形之詠歌、無不合乎當然之則。是謂詩因乎志、非志役於詩也。曰子讀嵩遊草之詩、何以云也。曰、余讀之、余不能盡之也。但見其千態萬狀、如陟層巒、不可一望而盡、知其工於詩者也。見其根極理要、正容而談、不涉綺靡之習、又知其正乎思者也。正乎思者、固其所以工乎詩者也。曰今之詩也、云何。曰今之卓然名家者、余聞之、余又不得而盡之也。初學者不惟思之是問、而惟詩之是

求。求之而工也、得也、求之而不工、是無詩也。求之而工也、得也、猶未可語於作者之林也。求之而不工、是無詩也、并無思也。求之而工、也、得也也、幾幾乎可語於作者之林也、猶未知其詩之於思為何如也。求之而不工、是無詩也、并無思也、即有思之、亦并無詩也。況又未知其思之於詩為何如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是教詩、已教思也。曰、子之論嵩高遊草也、其於今之詩何如也。曰、嵩高遊草乃遊心理窟之言、非雕繢風月之句也。遊心理窟、豈其有軼乎思耶、而或邪也、豈其不足於詩耶、而未工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詠歌以之也。思之思

之，庸以作聖，詩以述聖也。舍是而言詩，吾知其詩，吾不知其心之所之也。夫不知其心之所之，吾又安得而知其詩也。或聞斯語也，而退。余以質之禮山先生曰，嵩遊草或此意也。

○八日，朱襄氏贊。○陰陽並毗，聖憂方深，宣幽解鬱，瑟以來陰。五絃旣作，災害弗侵。和洽上世，樂肇雅音。制器尙象，永賴於今。○和李禮山川上亭談學，把輝山麓是端陽，坐卧煙霞與味長。一日訂心惟道義，十年託契在文章。相觀川上流江海，敢道源頭盡泚浤。取有家傳文獻在，承前更許後賢昌。○九日，耿嵩陽先生爲先王交鏡峯公作傳。附錄竇鏡峯先生傳，竇如珠字帝

珍、河南柘城人。世業儒、學者稱爲筠峯先生。生而岐嶷、穎悟過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食餼、即以聖賢之學自勵、居身不敢一時忘孝、與學者言、亦必以孝爲諄諄。早失恃、事繼母李氏、溫凊定省、一循古禮。諸語默、動靜、起居、酬酢、必令母意歡洽而始安。會母背生瘡、祈禱弗瘳、籲以身代、屏膏粱不入口、日飲食惟粗糲克腹而已。他人弗堪、先生曰、吾母病復舊、吾食亦復舊也。二年疾愈、食復常。母對戚屬稱其孝、外人習見之、皆無間言。待異母弟敦友愛、凡事曲體母心、視手足情重、一如痛癢之切體也。夫妻相敬如賓、敦崇古禮、終身嚴而不弛。於辭受大節尤繩尺、惟謹非其道、一毫不苟取予。人憚其剛方、不敢以私干之。

而樂易平恕、未嘗矜世絕物、處內外尊卑間、怡怡如也。懷利濟心、不以貧困阻其志。値明末寇亂年荒、人相食、乃收集族衆、維持之、悉活其生。有弃竄來歸者、分其室廬居之、更謀生計、俾無轉徙流亡之患。下至蜂蟻微物、目覩危厄、亦必置之生地。其惻隱慈愛、蓋天性然也。平居教授講學、從游者甚衆、衣冠必整、步趨必嚴、初不以顚沛流離稍失禮容。師弟雍雍於澤畔隴畝間、依然春風世界也。是時國勢搶攘、正學湮晦、人心厭故喜新、日浸淫於邪說而不自知。先生獨力崇正學、教人先之以德行、而文藝次之。其講求服習、一以程朱之訓爲遵守、不爲異端所惑。惟優游厭飫於經書、性理諸書、身體力行。一時學者翕然

宗之，稱爲西河夫子復出也。所惜者早年避世，未竟厥志。然殁後五十餘年，王猶追思其學，而奉爲正宗，因祀於鄉，以志不忘。憶私淑如此，親炙者何如哉？則雖未竟厥志，而其道固常留天壤矣。　贊曰：道在天地，擔荷維人。先生崛起，大力深心。仁孝爲本，義路禮門。朱陽片席，遠過河汾。中庸脉絡，傳之最真。弘廓光大，吾道常尊。　○嵩陽先生贈學部通辯等書。○留別耿嵩陽先生、學傳文獻在嵩丘，二室峯高誰與侔。咫尺伊川親續脉，分明營道是同儔。縹緗輝映三才徹，堂户雲開五色流。別後羞言空歲月，從今欲上摘星樓。　○十日，東歸耿嵩陽先生訂

遊朱陽書院之約。嵩陽先生偕天敍、孝標、德仲武、叔績、子維、孟元、郭天福、公餞於東郭文昌閣、拜別。○是日、宿趙士林家。○十六日、至家。○十九日書院講學、楊太和先生來。○二十日勉書院諸子四首、結廬朱襄墟、誦習共在還。諸子摳衣進、雅致何翩翩。生既欣同時、學豈間後先。均爲帝天賦、無爲讓前賢。何處探道輿、奮志可達天。寸陰惜大聖、運甓勞昔賢。有斐武公竹、無欲周子蓮。不見千尋木、直養在初年。　麗澤深有功、滋益渾不覺。相對終盤旋、相訂日堅確。童冠胞與懷、有復勿使剝。曾點窺大意、聖道已能學。　中處參兩太

賴此七尺軀。萬物皆備我、頓與凡民殊。學道當自強、希聖戒半塗。亹哲肯肩任、統緒歸程朱。○楊太和先生屢次過訪書院、詩以爲贈、闢廬愛養拙、生意漸知新。談學難宜世、即心幸有鄰。風微吹杖履、日永剪荊榛。結賞惟吾道、相來莫厭頻。○**二十一日**闢圃雖未就、坐觀久之、心志怡然、口占一絶、有圃不求美、種樹偏相宜。林深生雲氣、早晚煙景隨。○**二十三日**楊太和講論書院。○王克敬來受業、謝衞玉爲介。克敬字愼也、三十八歲、栢城人。○**二十五日**劉方齋先生來晤、遊書院。○

二十九日、予大人令克讓、容恂、容肅、容莊、容

邃客順入書院聽講、講習之暇、隨大人遊別墅、登高眺望、衆子弟隨。

六月朔偕振起、克恭築墓回、偶憇堤內樹陰下、觀書院景象、各有會心。○二日、書院講學。講耿逸庵先生擬大學之道章、載書院志。○三日、刊先王父箬峯公語錄。○四日、闔邑紳衿鄉民請建專祠、祀先王父箬峯公於鄉。呈內有云、代生賢哲、斯文之彰闡彌昭。里有眞儒、多士之景行倍切。明儒箬峯竇先生諱如珠、字帝珍、派衍燕

山鳳、契横渠之旨。居鄉洛水、更承明道之傳。著述猶存語錄、堪明經傳。及門尚在陶鑄、不異河汾。中州道學編其名、嵩陽先生之推尊不爽。朱陽書院行其教、靜庵太史之繼述無方。凡此芳型、允作盛事。衆既佩其教澤、咸欲永其明禋。公爲建祠於鄉、理宜請命於宰。等語。邑侯、史諱鑪。教諭湯、諱卿。伊訓導張諱昱。俱批如詳舉行。○足病甚。楊太和先生來醫。○十二日、衆議建先王父筠峯公祠於東關舊城之陽。○十三日、大人闢園於先筠峯公祠側、因以學箕定名、示子孫弓冶箕裘

之意。學箕圍說、書院之坎向、依舊城郭爲山、背水爲池者、予近所闢園是也。然則闢園既有其地矣、而命名安敢不有其義。夫名之將以實之、顧此名、思此義、烏容苟也。且予之闢園、豈以禽蟲草木足以悅心志、娛耳目已哉、蓋將卜幽居、爲學習地也。古之爲忠信篤敬者、參前倚衡之念、隨所立所在而見。推此志、卽一游一息、一嘯一歌、率是道也、謂闢園徒適吾意已乎。竊嘗誦學記弓冶二語、重有感焉。感夫弓冶末技、尚向成箕裘之緒、况吾儒之於道乎。習之有常、則浸浸然之乎此矣。久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則世其業矣。是故君子志學之爲貴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記亦謂人之志學

宜圃漸進、勿使驟爾。以學箕名圃、不敢忘此義也、而抑自有率先之意存焉者。弓冶之家學爲箕裘、棄此弗顧、未免爲墮業。儒者之家以仁義爲灌溉、以經書爲栽培、是箕裘之業也。徒馳情於山谿溪鳥、日役志於植木種花、不幾廢時曠業乎。圃之左有先大父筠峯公祠在焉、是固邑人請祀於鄉者也。舊與圃基聯而無別、區之自鄉人之請祀始、爲子孫者入其圃、即登其祠、登其祠、即思其業、其有不怵然而警、奮然欲起者、曾學箕弗若矣、而可乎哉。予闢是圃、謂宜以學箕之意通之而已矣。若徒視爲適意之舉、義何取焉。雖然、志學而進、必以漸法、祖而世纘其業、是天下之可以適吾意者、莫是圃若也。非圃能適意、亦人

之適意者能用是園也。是則學箕之道得也
夫。若夫園中峯岩溪沼之形勝、亭榭林木之
幽趣、予固別有
記在、例弗書此。○十六日、書院會文。扶病至書院。
秋七月二日、書院講學。講耿嵩陽先生擬天命之謂性章、載書院志。
○四日、左足痛。○七日、疾愈。○李肖雲先生傳、
襄城李肖雲先生諱繼業、字伯耀、繼曾叔祖、大司農恭
靖公敏家學、而益光大之、出宰百里、政績卓
絕、至今猶嘖嘖人口。吁、仕學兼優、體用具備、
如公器宇、固所稱卓犖不凡者也。先是、恭靖
公闢書院於紫雲山中、招集生徒講學於內。
成化中賜御額、而書院大顯。公繼厥休、廣學

舍、置學田、脩葺不輟、讀書講道、從遊者衆。確守程朱許薛之書爲學要、其教人亦以是爲宗。蓋自入小學時、已浸浸然於讀書有契、其夙慧然也。弱冠饒於庠、嘉靖乙卯膺鄉薦、以親命筮仕東鹿。既至、勸農桑、興學校、養老卹孤、扶弱抑強、風化大振、時遊歷原野、詢父老疾苦、課兒童句讀。既去、人始知神君至。自是田疇易、黨塾謹盜賊息、刑罰清至發奸摘伏、雖狡猾亦不敢欺、蓋誠信所孚遠矣。公性廉介、苞苴不行、上官茲不悅、遂投劾歸。去之日、民號泣攀轅、如失慈母、留數月弗得行。有老嫗以所緝木棉成縷爲獻、曰、男婦得盡力耕讀、皆公賜也、願以微物助我公製百歲衣。公頎涕受之。既歸、隱於山、日興復書院、接引後

學、亹亹不倦、人以爲洛學之風於斯再熾。所著有省身錄四卷行世。公三傳而有禮山先生諱來章者、文章理學並著。乙卯登賢書、能繼公志、以顯恭靖公世業、識者謂紫雲書院於茲又復興云。贊曰、天之報施、豈其微哉。東李氏積學、栽者爲培。篤生恭靖、與學育才。東鹿繼之、前徽益恢。紫雲書院、繼往開來。三世益顯、高風徘徊。○輓遂平路處士、中州光燦少微星、孝友藹然春滿庭。荊樹同林能雪憾、鹿門偕隱有儀型。濟人自是輕雙璧、裕後還能授一經。松柏墓門留片碣、嶙峋佇見勒芳銘。

○**十四日** 焦與嵩先生傳、

登封焦公諱子春、字德元、與嵩、其別號也。生於明嘉靖十三年、卒於萬曆四十七年。其

間宦遊閱三十載、爲州守二、居郎署四、治兵再、所至善政澤物、人多去後思。先是、未弱冠入黌序食餼、即聲噪藝林。未幾成進士、筮仕無爲州守、築諸圩塞水口以便民、民德之、稱焦公圩云。尋擢南京戶部員外、差淮安榷稅、卻羨金、易平準、商人望關來奔。自是清白之聲徹遠邇矣。及調南武選、旋改南儀部、三月兩遷、未嘗於當事稍通殷勤。相以不附已恚之、出知六安州、移東昌府同知、攝守事、著惠聲。相臣敗、擢陝西肅州兵備僉事。公蒞任、設堡儲糧、練卒治戎、人知戰守之法、邊無烽火之警、蓋公之績烈矣。督撫請於朝、得增秩、乃以行太僕少卿兼寧夏兵糧道。未數月、以不媚巡茶使去官。公之剛介不撓、恬退自安、世

仰之冤不能測之也。旣歸、卧一室中、闢啟秀館以牖後學、與同志結嵩陽耆社以樂天年。里人慕高風、咸嘖嘖不置口。厥後、文孫陽長公孝義性生、出其幹畧以捍危城而邑人賴之。曾孫錫三公懷珍待聘、行將大顯於時、皆公厚德所貽云。 贊曰、焦氏克昌、累世積仁。至公而顯、有德其純。歷官清潔、允能宜民。惘卿晉秩、傴僂居身。日旣解組、嵩潁爲鄰。如公樂道、大耋聿臻。世仰鴻範、其孰與倫。宜及今日、子孫振振。○十六日、書院會文。○二十日、祠堂落成。

閏七月二日、邑人請先王父筠峯公主入祠

舉祀。○三日、大人偕家衆入祠堂行祭。祭文、維時吉辰、在於孟秋、邑人敦義、顯微闡幽、建祠崇祀、允協衆謀。維朔有二、祀事孔脩。人士雲集、迭主朱丘。明禋肇舉、用表前休。屏山之陽、神倚無憂。黍稷維馨、清酒一卣。子孫式薦、神享永畱。櫝桶聿新、是禱是求。尚饗。

○先王父篤峯公遺集志言。先王父棄世五十年、諸門人出藏册記遺踪、以公諸世、闔邑請建祠崇祀於鄉。勤嘗聞諸先正云、篤峯公持已專崇孝友、教人確守程朱。當明之末季、力肩正學、不失聖門宗派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勤於當年行事、罔所見、然既有所聞矣。復得讀語錄、覽諸傳、想見

當日爲學立教宗旨、則所賴於諸先正親受一堂紀其實以傳諸後者、勤等烏敢不誦讀倣法、以求無忝家學。若曰紹承而光大之則在乎後之子孫能自立焉。○宋炎杓燦爲先王父筠峯公立傳。附錄實筠峯先生傳、

筠峯先生、柘人也、諱如珠、字帝珍。早年食餼、性剛方、崇禮義、事繼母極孝、待異母弟友讓、夫妻相敬如賓。教授後學、悉以聖賢之道自淑淑人、先德行而後文藝。一時學者翕然從之、無異西河夫子。如女烈媳孝、光垂史冊。子賢孫貴、職列翰苑、皆先生懿德之所致也。後學宋燦撰。

○先王父筠峯公語錄刊成。邑人新建先王文祠、閭七

月二日，請主舉祀。千年林麓一邮孤，今日新祠事迥殊。八接衣冠山作主，地開風景樹爲圖。應知身後明禋肇，曾笑生前學道迂。仔細還看堂戶邑，誰將佳氣收城隅。○十四日，五一園永思堂記：五一園，焦子虞三成先志而作也。園之佳，收太室之勝槩，引醴水之清流。少室峙其側，箕山拱其旁，以至城郭列爲疊嶂，樹木隱爲畫圖，斯固中土奇觀也。至其地者，往往俯仰流連，永日不能去。辛未夏，予遊其中，坐永思堂，移寸晷，心志曠寧。因歷曲徑，披茂林，紆迴而東，至澹會亭，脩竹千竿，溪流瀠繞。更沿石磴而南，有瞻許亭在焉。折而北，隙地可容數丈，虞三指示作亭處，俾予定其向。再於園扉之左因石爲亭，

俾予題其中。觀幾遍、仍憩永思堂、因不禁作而數日、是園之勝、山川耀美、林巒競秀、建堂於中、以待騷人遊士、俾題咏遍壘跡、意稱良矣。不則、讀書於斯、宴賓於斯、課農圃於斯、均可紀幽况。而顧以永思名堂、虞三之於學也、蓋幾幾乎一出言、一舉足而不敢忘者乎。曾人丘園公自江右司馬歸、謝絶世故、與里中同志闢園亭、樂恬淡、每逢佳辰、携酒烹蔬、唱酬送適、收煙雲之佳趣、極賓朋之樂事。斯園有道之士之寄懷高遠、而不可以常情測之者也。虞三取志事繼述之、睹手植而加之灌溉、席舊業而益之棟宇、經營於是園中、自己巳始工、閲今茲凡三載矣。舉丘園公之所欲爲而未竟者、無弗次第圖度、以善乎其後。即

瞻許一亭，豈徒表古人之高風，實惟體先人之隱願。則丘園公之風節矯矯，羽儀當代，其結賞於達士，抗志於千載者，虞三固心識焉，而未嘗一日忘也。斯則其所永思者也。況家世之顯爍，自太僕公以勳猷開其先，而司馬公以道德繩其後，焦氏之爲中州禺族，爲河洛文獻也，每每有哲士相繼起。虞三承家學而隆堂構，卸父貽子孫以聖賢之業，不徒示後人以亭榭之美，此永思意也。請登堂而賦下武，以觀孝思之所就，可乎。○十五日，

題嵩陽講學圖。○嵩陽講學，爲長洲牖如張公十政之一。公宰登甫數月，聲震中土，予聞之，心儀其爲人。既而於敬恕堂得晤公卸逸庵先生，與書院講學，公實與有

力焉。噫、講學論道、事神治民、當日親炙聖人之教者猶或難之、公何仕學兼優、誕登道岸之易也。庚申秋、予遊書院觀教法、見公於髦士植之不遺餘力、有造者拔入書院、饘粥燈火惟供。值會講期、環聽者凡數十百人、一時河洛問傳爲盛事。公更勇力圖成、雖風雨寒暑不輟。每往屛騶從、單騎至止、與耿先生互相闡繹、至終日言而不倦。其分別人品高下、心術邪正、只在敬肆公私之間。如講松柏後彫章、予亦幸從講席而與有聞焉。學者聽其言、如夢中初醒、未有不悚然起者。昔陸子靜講義利章於白鹿書院、朱子謂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公講學於嵩陽、得勿類是。邑人被教深、肖像祀之。既去、復臚其治績爲圖以

志不忘。劉子子維以圖示予，命書以言。予因題數語於其後，以誌公之仕學俱可千秋云。○十六日，會文。○十七日，使人於耿嵩陽先生。與耿嵩陽先生書：東郊握別，不覺已逾三月矣。回思侍側時，心魂驚悚，語言滯塞，雖勉應登臨之約，然動履莫知所之，又以先生命留片字疊石間，愈恐貽笑山靈爾。中州道學編大有關於正學宗派，爲百世立標的，豈與羣言相埒。先生崇正闢邪，是其素志，字斟句酌，想不得不費詳審也。倘訂正成書，早賜一讀，何如。自嵩抵舍，事冗時促，未及脩候。已將先生所擬大學之道、天命之謂性二章，於六月初二、七月初二日講於朱陽書院。一

時人心奮興、恍見大道之可求、先生大教又復東矣。從學者仰企道範、悉圖請益、不能傾刻緩。邑侯史亦嘗殷勤傾慕。先生肯命駕一遊、俾朱陽書院爲過化之地、其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豈特追蹤鹿洞、鵞湖、令人傳盛事已哉。計八九月間秋爽適目、物氣寧淡、聚徒指授、負笈如雲。吾道千秋、在此事矣。先生寧無意耶。茲專人約期、以便前迎。惟冀道駕早降、幸甚。

○十九日

靜海令陳公墓誌銘、陳孝廉苗實爲予同年友、携其尊人靜海公行狀來丐銘於予。予以猶子誼不容辭。且公碩德顯猷、可傳於後、抑又何敢不以一言表厥懿。謹按狀、公諱毅、字士可。有明自洪洞遷考、至所養公積益熾、遂誕降公。公贊

端謹、不與儕人伍。幼不嬉戲、嗜學、早年聲震黌序。未幾、父母相繼逝、顛躓流離之際、營葬靡不盡力。數年風木悲深、乃負土築墳、崇數尺、遠近觀者稱純孝云。世亂躬耕、復舊廬、撫孤姪如己子。化讐暴長、令名於鄉。前後得王馮兩孺人内助力。又抱偉畧、能解人於厄。值學使者校士、營丁講隙、士遭辱、公以片言息其禍、器量過人如此。喪亂初平、獲殫精制舉文、以大士正希爲歸、不逐逐於時好。辛卯中副車、癸卯擢經魁、一時傳誦其文者恨相見晚。自是洛陽紙貴、知名遍海内。顧公天性朴厚、雖漸顯、不易素志、仍家居教授、士多歸之。庚申、授陝州學正、與士子講孝弟忠信之行、立考課法、作養無遺類、餽遺槩置弗論。值歲

歉、諸生輸納或後時、慈諭旄懷、無陵虐狀。士以是德之、須聲不輟已。已遷靜海令、至官、吏有以賂遺者、痛懲之、人莫敢犯。民貧、生計維艱、公曰、先寬養民力、勿削脂膏自奉、後可圖也。平市價、官與民等、由是商賈願出其塗者數百家。歲旱、民待賑亟、公請緩征、以紓民力、播

皇恩。踏勘災傷、聽民以災報、得蠲租。又逃人為靜民害且久、公令捕者勿累民、獲逃、輒言得諸道塗孤寺、或窮鄉僻壤、訊明立解。良民不致遭攀陷、境內謐如。靜邑鄰近天津、舊日鹽引最為商民患。俄有分派靜海之議、物情沸騰。公曰、人情狃於便安、不足謀除。爾患悉吾事、顧憚勞勩乎。往返天津、引民疾苦、言於視鹺使者甚力。引得不加、民賴以安。噫、

公蒞任甫三月，善政輒班班可紀。向使得大行其志，豈惟與龔、黄齊美，抑且與韓、范爭烈矣。及卒之日，靜民奔號，如失慈母。嗣子苗實等扶柩歸，猶執紼哭送，如攀轅狀。嗚呼，其亦可謂得民之深矣。公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卒於康熙二十八年，享七十二壽。子六：苗實、康熙壬子科舉人，候選知縣。苗穎，國學生。苗栗，廩生。苗傑，康熙丁卯科武舉。苗裒、苗發。女一。孫男十：俊、偉、伺、傒、傳、佺、佑、佐、備、份。孫女十。曾孫男一：克恭。曾孫女一。　銘曰：大河之濱，流既長，嶽土中央厚爲石。贈公藏積善綿綿，子孫昌。○二十六日，墓誌銘。

莘野石氏，豫稱積善家。濟源縣教諭、贈崇陽縣知縣昆陽公諱玫玉，進士，知崇陽縣如

璉父也。如璉母朱氏以　太皇太后升祔覃恩封孺人云。如璉王子皐北闈、予是歲亦邀鄉薦於公有猶子誼、嘗登堂瞻其宇、知爲倜儻非常士。已而父老吏道執父喪毀骨、奉母河朔盡養篤族戚、忘里中侮暴益嘆公寬仁長者、非世所能及。嘗秉鐸南陽之唐州、施絃誦於榛莽之區、士論韙之。及遷濟源、立法程課士、益罄所施。未幾捷南宮、宴鹿鳴者踵相告、一時得人之盛、爲前此所未有。師能是是亦難已。且攄偉抱不第此此時。邑令病卧閤中弗事事、郡伯器公、委視篆旬月內案牘一清、吏之黠者畏如神。方大軍駐牧鄰郡、人情倥偬公鎮靜如平時、發金就近地儲糗糧、省轉運力、難者處之以易。他如徵稅郄羨耗、除蠹

貨常例、人須清白聲、不知固天性使然、然無難也。噫、公以明經起家、何卓犖不羈之槩、風發電掣、而仁心泉蓄芽茁、卒使百物甲拆、視世之號爲百里才何如也。會裁缺歸養母張太夫人、終始無遺憾、更得朱太孺人内助力。太孺人出自名門、知大義、事其姑惟謹、佐公育才施仁、成令名、不自以爲德。以張太夫人春秋高、先公歸養、出其明敏之才、治家事如指諸掌。丘園隴舍、竹頭木屑、一一經畫無譌。以故闢阡鱗、充廩庾、而飛棟畫梁、俾門庭爛然者、不異男子事也。性恭儉、戒僕婦勿暴殄天物。其於疾痛疴癢、以身體之、無遺於惠。至鄉宗族厚親黨、以義方教子、視公不二轍也。晚年迎養崇陽、值夏逆之變、策如璉以身許

國。冠平、如璉請終養、詔許之。比歸、太孺人感亡孫故、病轉劇、越五十日卒。距公卒之日十有三年、享壽俱七十有奇。子如璉、康熙丙辰科進士、令崇陽有治聲。女四。孫嵩生、早逝。侃生。孫女一。於康熙年月日合葬於祖塋韓原之阡。銘曰、有莘之野、元聖之鄉。畝畝樂道、爰造有商。流風遐邇、厥産維良。曰公敷教、源深流長。佐以閫德、令範孔彰。家稱禮宗、訓秉義方。帝祿多福、瓜瓞能昌。銘茲兆域、以志無疆。

八月朔以後、立課程讀書。○五日、使携耿嵩陽先生書來。書畧云、夏月惠過嵩陽、得叙五年濶悰、且踐登嵩之約、振衣千

似有小天下之勢。川上疊石間皆勒有題畱、觸處見得天理流行。自有宇宙即有此山即有此溪。不知幾千萬年於兹矣。而今始另闢一生面。毎遊者過此、未嘗不嘆美畱連也。原擬秋爽赴朱陽書院奉教函丈、觀講學之盛、但七月來病痢、月餘、盛价到時方稍平復。此後應須保養、約十月內可赴羅召也云云。○

十二日節婦郭氏傳、節婦郭氏者太康郭孝廉明典女也。幼習閨教、識大義。方九歲、聞姑死於難、即痛悼之、不忍食者三年、高出等夷惟倍。及殯於李、事翁姑能得歡心、相夫子以敬、教子以義、方可謂難已。雖然、時際安居、衾影勉爲不愧、亦易事爾。獨是氏罹荼毒、風勁霜落、摧人肝腸、此何境哉。而猶

能抗志明義，以留視息於塵土哉。及取氏之始終觀之，抑何表表可稱道如此也。甫適李時，值歲饑，翁難之，氏出金髻以助納租。會姑病，調藥餌七十餘旬，衣不解帶。此皆得之天性者。至早年令子就傳，以是列名庠序，子獲聲稱，家亦賴之。嗚呼，可不謂難與。雖然，猶未爲極其難之難者。十九喪所天，孤燈隻影，厲節栢舟，又出其才庇家事，拮据痞瘁，罔敢告勞。處家之大小，罔弗等厥惠。往往戚黨賓朋至其家，遇有道者，即遣子講藝請業，至夜分不輟。而醯醢饌品，應時致潔，客無不厭所欲而去。翁卒，三日不食，三年不茹葷，又復禮教秩秩。之數者，人鮮及焉。嗚呼，是眞可謂難矣。今年逾五旬，而芳軌未播於四方，人不知婦

德所重，因不知風俗人心所繫矣。予故爲之傳，以氏之所難者爲世告云。翁允恵，姤王氏，繼李氏、丁氏，夫鴻晉，子以建。

〇**十四日**，龔騰鳳來受業，張文學爲介。騰鳳，字堯天，二十三歲，陳州人。

〇**十五日，容莊入邑庠**。第八名，學使張諱潤民，山西人。

〇中秋偕振起、克恭築太孺人墓。

曾是中秋拜帝畿，三年堂上自懸衣。於今挽手悲兒在，痛昔開顏接母稀。四尺墳頭和淚起，一天秋葉帶聲歸。凄凄轉盼惟初日，照人愁懷事已非。

〇哭母纔罷，家人來報，容莊入庠，益贈③悲痛。

強坐墳頭淚未乾，忽來家信報平安。聞孫十歲文能就，望母一朝秋正寒。機杼回思遺舊澤，墓門還痛接新冠。

只愁今夕月輪皎、照得分明不忍看。

○**十七日**

請學使張諱潤民。朱陽書院講學啟、伏以景運鴻開，旋轉乾坤推巨手。文星光耀、紹明賢聖待眞儒。仰青天白日襟懷、化遍兩河庠序。披霽月光風氣象、道逢千載羨牆。函席肅陳、芳型欣覯。恭惟盛世夔龍、斯文麟鳳。言坊行表夙崇古道挽波流、道重師嚴、更出鴻猷作士氣。何幸中州泰運、得依西土賢蹤。奉　簡命以遴才、冰清玉潔體　帝心而敷教鑑空衡平。洗利欲之沉淪、咸頌關西夫子。覘弟子之雅飭、便知安定先生。鑄物不遺少長胥蒙雨潤。作人無類、孤寒樂就春和。世遠言湮、到處以小學孝經爲提撕、權乎許平仲之敬信。經明行脩、隨人以五經四書課

踐履、不異程伯子之表章。從此人知立教之旨、誰不願希學聖之階。不孝治勤竊欲妄探、不自度量。年來建朱陽書院於柘邑、敢云覺後、祇承先志於勿哀。曩日感嵩陽書院於陽城、幸托近居、訂④同心之不一。稔知耿先生⑤確實粹精、繫伊川之正派。更冀老公祖之精微廣大、示河津之舊傳。伏願道駕寵臨、名言昭示、闡濂洛關閩之奧、絳帳開而吾道其東、授詩書禮樂之精、皐比擁而斯人有主。留芳嶽於片石、知肯爲鹿洞之遊。訂盛事於千秋、意必依鵞湖之會。五篇期約、敬白愚衷。一篇傳來、早須講語。臨啟曷勝翹切顒望之至。〇

二十九日　朱琪講小人反中庸、因謂之曰、此小人不是單說愚不肖一流、賢知

皆在其中。道本中庸，賢知之所知所行常過乎中，愚不肖之所知所行常不及乎中，皆小人也。要看反中庸三字，反中庸便是小人，不是陷定愚不肖一流說。○問謝衞玉曰：小人而無忌憚，愚不肖無知，宜其行，固是小人，賢知一流，如何見得他無忌憚。衞玉曰：挾私妄作，便不是。曰：挾私妄作四字，甚是說得他病痛出。○問謝衞玉曰：天命之性，只是一個，如何人多不能盡性。衞玉曰：非性不同，習使然爾。曰：固是習，其實理一分殊，亦難強而齊也。天生人生物，只是一個道理，人推去，物不能推去，亦只謂理雜氣中，不能無偏全昏明之異也。

九月朔　九月初一日往南塋。天高爽氣入秋林、南郭還看草逕深。獨有慈親看不見、白雲飄緲下泉音。不知何處是天涯、望斷白雲空自嗟。爲告慈親兒在側，早晨煎藥是京華。

二日、書院講學。　擬講小學、小學一書、子朱子憂學者好高騖遠、而昧乎古聖教人之旨、不知盡倫脩身之要。故集是書以垂訓、使人知實在用力處也。蓋古之教者無躐等而求、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後及於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其學者亦循序而進、小成大成、殊其候、八歲十有五年引其業。大抵小學與大學相因、非判而爲二者。舍小學不事、而欲希聖達天、無是理也。後世

教法不講，學術湮晦，子弟之所聞於父兄師長者，自幼至老，無非富貴利祿之言，則其病既在教者。由是利欲薰心，日逐逐於世俗之所爲，而不復知有躬行實踐之道。高明者流於虛無寂滅之說，固陋者好爲記誦辭章之習，反之身心，毫不加察，則其病又在學者。二者交病，人心陷溺，風俗偷薄，有由來矣。朱子輯小學書，先之以立教，示標準也。次明倫，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次敬身，曰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又益以稽古，使知所考也。嘉言，廣此者也。善行，實此者也。舉倫常日用間，令人隨事精察，隨處體驗，自四書而外，未有如此書之廣大精切者也。學者識古聖教人

爲人之意，求盡倫紀，不肯自棄其身，便是踏實地做功夫處。總之，小學一書，要人在初基上立定脚根，節節求去，不要人矜言捷得，騖廣自荒，是即於大學補出敬字一段功夫。平平穩穩，一直向上去，實徹上徹下之書也。能精心研求，身體力行，其於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道，一以貫之矣。以此爲教，教得其宗。以此爲學，學得其傳。人宜實用力於此而無忽焉可也。

○太守薛諱晉。捐脩書院居仁、由義二齋。

○九日，脩書院牆垣始工。○十日。李士逸來受業，長公毋舅，爲介。士逸，字叔仲，三十七歲，柘城人。○十六日，會文。○二十

日書院講習之暇、借諸子廓山眺望、桐葉堦前翻碧秋詩書博我溉餘休。開懷別望天空處、逝者還思川上遊。

○二十六日

書院與諸子講論、載講習錄。○至書院發雖愚必明二句、言下有解悟者、因語之曰只看果能字、矣字、雖字、必字、聖人直令人不得不激厲奮發、是在有志者勇爲之。

○二十九日、書院聖殿告成。

○朱陽書院記。

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而形有不踐性有不盡、無他、不知學焉故也。古之學者講求身心、誦法孔孟尙矣。顧茲誦準乎時、肄習擇乎地、積日累月、優游厭飫於其中而未之或息、非以學貴緝熙、惟靜專斯有

獲覿。吾邑柘城爲朱襄氏之都、明末。寇亂、先王父筠峯公講學於茲、而未竟厥志。及予大人繼述之、謀講習地非一日。己巳、予丁先太孺人之艱回籍。庚午夏、讀禮之餘、大人偕往度地於東關内、去城數武、可建書院、以其地在朱襄之陽、擬名曰朱陽。嘗與耿嵩陽先生、陳介石太史訂斯名。既定、予大人隨經營創造、鳩工庀材、先門垣、次講堂三楹、次齋房六楹、東存誠、西主敬、次庖湢廄舍若干區。更得邑侯平泉史公建聖殿三楹、自庚午秋至辛未秋次第告成。予不揣固陋、時同來學者講貫於内、仍泌陽教士法、講學會文、以初二、十六日爲率。每值講期、携仲弟振起隨大人後、三揖、進邑侯廣文諸紳於前、諸生以次序坐。

少間、司講者揖立講案前、講書某章。人皆肅、然起敬無倚容。講畢、揖而退、官士晰疑解惑、互闡學旨、於天人性命蓋油油如也。日過中、稍休、具麥食萊羹、器以五設、席以十討、史公亦時具餼禮。學者鼓舞作興、不輟、以故簞瓢疏水之味、屢嘗於古柏陰森之下、而人不之厭也。會文亦然。其餘日皆來學者講習之常、與邑人士少長咸集蓋不同云。予因是嘗徘徊書院之側、而竊有感焉。以其勢西臨雉堞、橋梁聳峙、清流迴繞、自舊城紆徐南來、不使湍激奔騰、而別有沼沚以蓄於亭垣之右、斯固一奇境也。南望嶺郭如案、峰巒隱秀、傍東西兩路合抱、會於郭外、如兩翼然。東南一帶鬱鬱蒼蒼、柏幹參差、竹林茂密、中有別墅以

通其氣脉、而近則煙火相連、壢市相錯。又北而先筠峰祀鄉祠巍踞舊屏山之陽，與此正坎離相向。復左右緯以唐宋古寺及予學，其圍、儼然層鎮叠幛、拱其項背。意勢之所極、人文萃焉。然則書院之設，謂僅誇閎搆已哉，抑將聚英流而驅之聖賢之域也。予故記其營建歲月、即不容不爲之言曰、聖道之大原出於天、聖學之要旨在復性。天生人而即以仁義禮智賦之、是天命無日不在人中也。但與學者驟而語此、鮮有能會其微者。惟使之居處漸磨、涵育積累、遜志於學問思辨之内、而實體乎人倫日用之常、致功於戒懼慎獨之際、而推極乎體忠行恕之間。久則存養熟、體察精、始知天命之流行、即一事一物而在、亦

卽萬事萬物而在、卽一朝一夕而常存、亦卽百年千年而常存。由一本而體於萬殊、仍由萬殊而會於一、本舉天之賦我以形者、不役役於耳目之用而惟心之官是主、則形踐矣、舉天之賦我以性者、不逐逐於私欲之途、而惟善之體是復、則性盡矣。踐形盡性、雖自堯舜以傳之孔孟、其道何以踰此。書院中講明此理、學習此事、苟人心有存無亡、是卽天理之有得無失也。苟學術有純無雜、是卽道脉之有續無絕也。不然者、狃於習見而不知化、日科擾於辭章、妄覬覦於祿位、始則利欲擾之、旣則未必不奇衺亂之、將不慮其蠹聖道而壞人心乎。是又學之不可不謹也如是夫。予故並記一言、以告來學者。

冬十月朔、請于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史送匾。匾字望隆憲典、○上諭蠲免河南三十一年錢糧、停征漕糧。○謝蠲免呈、爲 皇仁廣被、叩謝 天恩事。竊惟雨潤日暄、天地弘施生之澤。家給人足、帝王普樂利之休。恭逢 皇上軫念河南災若、特沛蠲鄖弘仁、諭令三十一年錢糧蠲免、漕糧停征、斯誠古今以來所未有之曠典。允爲 堯舜之聖所廣布之弘慈。被蠲租賜復之恩、草木咸知雨露。樂光天化日之下、血氣永戴尊親。爲此叩鳴謝忱上呈。○二日、書院講學。擬講孝經、 孝經一書、夫子授曾子以治天下之道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生

莫不秉仁義禮智之德。仁統四德、兼萬善、其發而爲孝、是本心之良最切近而精實者。人能本親愛之心、以盡嚴敬之義則立身行道、可以揚名於後世。故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此一貫之道也。然是道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不能外焉。天子以此治天下、諸侯以此治其國、卿大夫士庶人以此治其家與身。五孝備矣、然後天地明察、民物和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郊宗之祀、配及帝天、感應之微、徹乎上下、斯其極矣。夫子生平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故作孝經、而穆然於先王至德要道之治。自身體髮膚不敢毁傷、推本於三才悉備、以極之通神明、光四海、無非孝道貫徹於其間。可見孝統聖學之全、治術之要。

從古千聖百王未有外此而別傳心法、治法者。夫子與門弟子平日講貫、非論仁則論孝、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義。獨曾子力行孝道有得、夫子以爲可與明二帝三王之道、爰作孝經以授之。與他日答顏淵爲邦之問、而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者、固同示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非爲一身一事而言也。獨是語顏子以克復之實、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授曾子以孝經十八章、一則曰不敢、再則曰不敢、復引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言以叮嚀之。其不敢者、敬也。敬則念念存天理、不敬則天理忘矣。敬則事事由仁心、不敬則仁心絕矣。其所引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氷十二字，實夫子傳授心法。以此括孝經一書之大旨，與古帝欽明溫恭而後幾時雍咸熙之治有同符也。故曰，孝經一書，爲治天下而作也。學者烏可視爲家庭問視之節，而不窺聖賢授受之微旨哉。○三日書院與諸子講論，載講習錄。○八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講中庸至無聲無臭，謂學者曰，兩無字，周子本之以作太極圖說曰無極，即此意也。至字又即周子所謂太極也。聖學源流，只是一派，異學者流強生議論，其於中庸天命之旨乖違甚矣，學者不可不知也。○十一日。二十七年　覃恩　誥封二軸頒下。　勅封勤父

爲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母爲孺人。 勅授勤爲徵仕郎、妻封爲孺人。大人率家衆郊外接 詔、至家開讀、謝 恩畢、即赴母墓前焚黄。勤父母封誥一軸。○制書云、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宣猷服采、中朝抒報最之忱。錫類推恩、休命示酬庸之典。爾翰林院庶吉士寶克勤之父、令德踐脩、義方夙著。詩書啟後、用彰式穀之風。弓冶傳家、克作教忠之則。茲以覃恩、封爾爲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

錫之勑命。於戲、篤生杞梓之材、功歸庭訓。丕煥綍綸之色、榮播天章。

制曰、壼教凝祥、懋嘉猷於朝宁。國常布惠、揚休命於庭闈。爾翰林院庶吉士竇克勤母李氏、勤愼宜家、賢明訓後、相夫以順、含內美於珩璜。鞠子有成、樹良材於楨幹。茲以覃恩、封爾爲孺人。於戲、昭茲令善之聲、榮施勿替。食爾劬勞之報、慶典攸隆。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勤與妻王氏封誥一軸。○制書云、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秘苑儲才、妙選必先吉士。大廷錫類、殊榮爰逮儒臣。爾翰林院庶吉士竇克勤器資醇雅、學識通明。釋褐登朝、試職文章之府。

分藜寓直、摛華翰墨之林。茲以覃恩、授爾爲徵仕郎、錫之勑命。於戲、入官筮仕、早爲王國之楨、稽古增榮、勿替天家之澤。翎[illegible]。

制曰、丕績奏於中朝、端賴閨家之助。寵章頒乎慶典、宜分齊體之榮。爾翰林院庶吉士寶克勤妻王氏、早習女儀、克脩婦職。雞鳴交儆、既砥節於素絲。蠶績執勞、用邀恩於紫綍。茲以覃恩、封爾爲孺人。於戲、巾褘彰和順之風、鸞書誕賁。廷陛煥、褒嘉之命、象服茂膺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焚黃祭文、三年以前、受茲綸恩。我母顯德、膺封孺人。今須寵誥、盥書用焚。懿範孔彰、永慕思存。伏惟尚饗。○十二日官長親友來賀、予避不敢相會。○十六日、會文。

○居仁齋訖工。○十七日　與宋次杓札、足下砥風勵俗、維持公道、尤爲吾黨增光。非論行裝匆迫、恐悞期程、亦不敢過爲攀挽。但思我輩相知貴相知心、臨別無可爲贈、顧竊仁人之號、請贈以言。然里言或無當於道德、恐未足爲重、顧借古先儒者之言以爲贈。不孝竊見足下道誼敦篤、光明俊偉之槩、時形之於言論丰采、而公郎舉止恂謹、爲文迥絕塵表、將來造詣、安可限量。茲奉中州道學編一部、惟冀公郎玩味其中、一展卷間、儒蹤可追、希賢希聖、以精力猛進、久則不患不出人頭地也。願効區區、未知當否。先大父存心制行、表裏如一、經數十年湮没不彰、得巨眼照到、表章前蹤、不孝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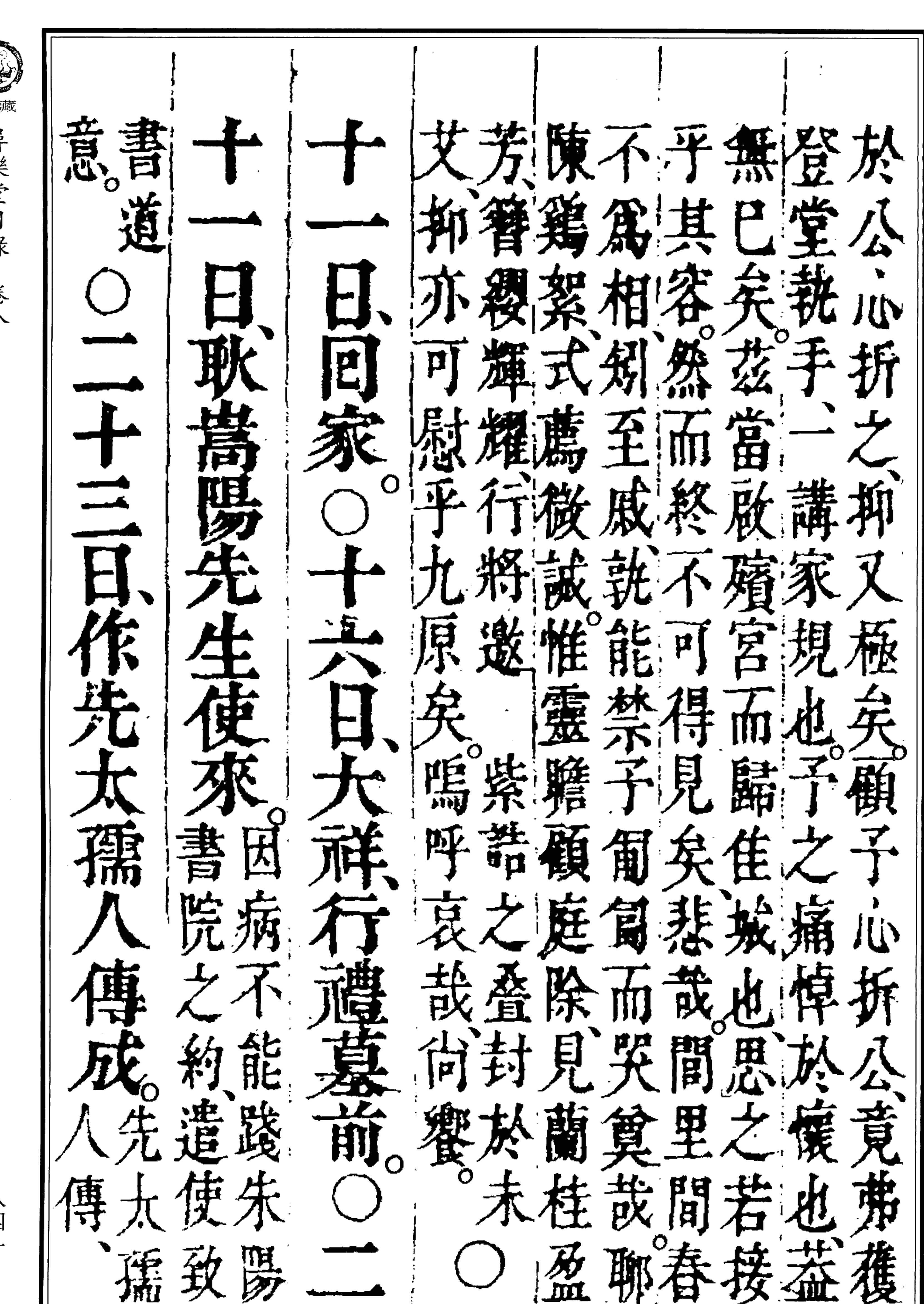
感且不朽。亦見足下古道自處、方能知人、感甚且服甚也。○十九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二十一日、由義齋訖工。○二十二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二十三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二十四日語楊太和先生日、聰明才智之士挾私妄作、日與天遠、固不若確守成法者與天日近也。日近則日親、日遠則日違矣。此聰明才智之所以卒流於小人之歸也。○二十八日、邑侯史致祭先王父鈞峯公祠、贈匾額對聯。○匾字印心鄒魯。○對聯、繼往開來、紹千聖欲墜之學、道垂不朽、移風易

俗、敦百行首重之原、化被無窮。

十一月朔　哭母詩、　東風栗烈兒猶在、那復搴裳問母寒。堪痛三年無一事、壠頭陌上夕陽殘。○**八日、赴鹿邑祭梁仲呂姻伯。**代大人祭。

梁仲呂文、　嗚呼、予於公心折之蓋已久矣、初焉非以其姻故、既而勤兒獲訂姻盟於潛夫親家也、予之心折於公也、抑又切矣。迨公女孫歸予家、循循執幼婦禮、因嘆公家禮義漸摩者深。至是予之折服於公也蓋灼灼乎其實可徵矣。噫、公爲鳴鹿巨族、匪華其宗、抑且禮漸其俗。今觀女孫守禮弗替、世之能似公家者蓋鮮矣。夫予於公居違百里、平日交

未謀面、因聞風想慕、遂以一日結百年之好。在公非𥡴識予家、諒不肯俯締朱陳。而予以公女孫之賢、覘公之家也。亦豈與流俗泛泛爲趨尙比哉。嘗聞女德在敬、首重惟孝。公女孫歸予家時、勤見諭泌陽且朞月矣。予孫容端每晨昏於予夫婦前、脩定省之禮。公女孫亦如之。窺其意、一似謂舅姑未在、以得祖與祖姑歡爲補其缺者。噫、心乎孝矣。予夫婦弗自安、止之、歷數月始遷。至衣服飲食、習荆釵布裙之風、茹菜根不以爲素。而其家庭節次朔望聞、隨衆拜見、不惰其容。至閨閫内有數日不聞其聲者、若似訥訥於口、然有所言必中、益翼翼乎敬也、而婦德備焉。向非公家禮義漸摩者深、謂能善是、予安敢信哉。至是予



於公，心折之，抑又極矣。顧予心折公，竟弗獲登堂執手，一講家規也。予之痛悼於懷也，益無已矣。茲當啟殯宮而歸佳城也，思之若接乎其容。然而終不可得見矣，悲哉！閭里間春不爲相，矧至戚，孰能禁予匍匐而哭奠哉？聊陳雞絮，式薦微誠，惟靈瞻顧庭除，見蘭桂盈芳，贊纓輝耀，行將邀 紫誥之疊封於未艾，抑亦可慰乎九原矣。嗚呼哀哉！尚饗。○十一日，回家。○十六日，大祥，行禮墓前。○二十一日，耿嵩陽先生使來。因病不能踐朱陽書院之約，遣使致書道意。○二十三日，作先太孺人傳成。先太孺人傳、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勤試禮闈獲售、旋與舘。選五閏月、邀　覃恩、封父爲翰林、母爲孺人。明年己巳、迎養京師。自秋徂冬、太孺人舊疾作、凡百閱日、竟卒於京邸。嗚呼痛哉。勤思奉兩大人歡、而太孺人竟以是告終也、不孝之罪、百死莫贖、更安能執筆爲太孺人誌芳躅哉。雖然、母殁而善不傳、子之不孝、罪通於天、勤又安敢不泣血濡毫、爲我太孺人一一誌行實哉。勤髫年逮事王母、憶王母嘗言太孺人孝行至悉。稍長、戚黨又時時道刲股事、勤方知太孺人爲純孝也。又長、勤服大人庭訓、朝而肄⑥業、大人誨之不少輟、太孺人復夕而課讀於紡績傍、令執孝經、書史、解説大義、教以身體力行。時聽其言、不知返諸躬、然謦於

心、不敢忘其言。勤於是又知太孺人慈愛成性，實義方著訓也。自是勤漸長矣，凡所行事、皆能記憶之無忘矣。今述其所聞、誌其所見。我太孺人之存心制行，可通神明而裕後嗣者、雖亡猶存。敢畧言其槩、俾後之人得有所考焉。太孺人出於李邑文學芳生公諱毓勤外祖也。聞外祖與王父筠峯公契以道、遂締姻盟。又聞外祖母岳太夫人之表令則也、從幼教太孺人習女紅、學織紝菹醢事、一日⑦令讀女孝經、口授手指無遺於誨、太孺人之得乎壺教深矣。無何、外祖母亡。不三月、外祖且繼逝。太孺人煢煢弱質、惟我外曾⑧祖父母是依。舅長公公諱克威、未數歲、母感傷、輒與太孺人相對泣。太孺人體羸力不勝哀，死而復

甦者數數。幸外祖母遺一婢忠實不欺、日一晚間出入飲食事惟謹、寸晷不離側、以故太孺人疾病艱苦、雖踵相告、卒不至於覆絕。不然、其得生全者蓋亦寡矣。又聞來嬪太人時、王父筠峯公久即世矣、王母姚太孺人方奉繼姑李太孺人於堂、雖食貧茹荼、極相得歡。太孺人復佐姑事祖姑、能甘人所不能甘之貧、以盡人所未能盡之志。是以蓬門蓽戶、依依不能頃刻離、和氣洋溢、真性流通、不復知人世睽絕象也。閱數年、曾王母即世、太孺人佐大人盡誠盡禮、營葬無遺憾。痛幽明永絕、敬事王母益篤、凡出入起居、飲食衣服之類、靡不體其隱而怡其情。會王母患痢、太孺人與大人日侍湯藥、衣不解帶數日。疾革、太孺人

泣曰、吾姑半世艱辛、以撫此孤也。今至此乎。計有可以活姑者、雖捐軀弗惜。默思割股以救、艱難不能寢。時順治十六年己亥秋七月初四日夜也。將日旦、假寐、聞室中語曰、時至矣、時至矣。遂驚起、焚香告天、引刀割左股肉、刀痕不留、無血濡、弗痛、若有神相之者。和湯液以進姑、食之、自日旦及日中、不扶而起、能健飯、則爲七月朔有五日矣。未逾旬、沉疴頓痊、更延壽十二年。廼卒。遠近傳聞、皆嘖嘖嘆至孝格天云。順治十七年、邑人舉其事、邑令張侯釋、後中丞王公曰藻、學使林公堯英、皆旌其門、曁載邑乘。耿嵩陽、陳介石、高惕庵、田簣山、劉山蔚諸先生各爲傳。贊[illegible]所聞詳矣。夫孺人之存心制行、可通神明、而裕後嗣者、匪勤

言之誣矣。再舉所見、更有行事彰彰人耳目間而不可掩者。勤見太孺人之於王母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承顏諭志、意在言先、又不第勤酒漿、脩餚饍爲畢厥事。以所見之孝思、窺所聞之孝行、知刲股事固孝念之誠篤迫、於無可如何、遂動於不能自已。古人之有無、經常之合否、姑病之能療與不能、已身之或存與或亾、皆所不計、而不妨以痛哭迫切之衷下同於愚孝者之所爲、於心有何違礙於理有何扞格。天亦安得不鑒其誠而默佑之也。是非奇行也、庸行爾。不然太孺人日用常習、惟循循於平易之爲、從不道鬼神險怪事、顧獨於事親而奇之乎。又見於大人相勖以有成也、處貧窶、安寧靜、勸誦讀之功、以緜泉

佐之、愁苦之容不形冬夏之業無間。以是大人得專精問學、自入庠後、流譽無窮、皆太孺人內助力也。大人嘗爲述其行曰、四十年來、道義勸勉匡余不逮、受益不淺。嗚呼、此豈人世所常覯者乎。勤更見立心光明、毫無偏私、以大公至正者施於待人接物之間、事之行止一以義裁之、於天理人情務協其當。每見大人決事於外、入而謀之、如出一轍。大人喜、太孺人。心安、子孫一堂、渙然怡然、家庭間渾是此景。蓋由太孺人見理明、處懷坦無纖芥拂經處故、動罔不宜、如是是以難也。至勤勵職業、率家衆、手不絕機杼之聲、躬不憚蠶績之勞、嘗裁家務至夜分不休。課田廬之播種納稼、出入幾何、籌賦稅賓朋之需用幾何、某

某事之宜舉、某某輩之待周、無遺算也。當葬王母時、哀泣之餘、躬執勞瘁、無懈於事、無愆於禮、人皆嘆服、謂勤儉邁等、夷家道之興由此也。然惻隱之性由於天植、嘗感道途號泣者、慽然於懷、憫窮人顛連無依者、惻惻爲之慮有切己之痛。而貧而寡力、往往觸周濟心而弗遂、至欷歔不能自已。毋謂勤等曰、此心勿問窮達、所不能逮者力爾。汝有力時、勿失此心也。宗族有用弗贍者、歲時出布帛穀米周之。婚葬弗能舉、必厚遺之。親黨凡尊卑大小悉洽以惠。其御家衆也、撫之以恩、處之以義、寬而不至於縱、嚴而不至於苛。內外長幼間各勤業無隳行、斬然截然、其漸漬者深也。勤鄉薦時未冠、惆於行事、有猶豫弗決者、太

孺人以片言決之、使勿疑。有事幾將失者、以一言立轉之、使歸於道。更有過已著而不覺者、以正言反覆開示之、使悟其非而知改。不悟則繼之以怒、甚且卧而不食。至此未有不悚然懼、翻然悔、思易其轍者。事後徐思、益知前日之過非由母教切責、幾悞一生也。噫、剛明果斷、雖士君子猶難之、太孺人因性而發、若夬排疏瀹之因勢利導、如此、此非人所能及矣。於貨利視之淡然、有則公之家人、用維均、不令子婦事私積。嘗曰財用人以富家、吾以鄙衆。衆苟衣食豐足、不至凍餒、吾家富矣。倘尺布寸帛私爲己有、子婦效之、何所底止、吾家富乎、否乎。故家中常需以及慶弔、燕酬之費、嘗至窘於財、而未嘗有私囊以佐之用。

蓋自勤入小學以來，三十餘年，見太孺人與大人之脩身而愼行，宜家而善後者，始終無一錢私蓄以貽子孫也。然此皆人所習見之，更有勤所獨見，不敢必人之能見之者，則有如爲學一事，專一謀畫，期以遠大，而勉以成德，恐世之爲母者或鮮能知此義也。壬子歲，勤邀鄉薦歸，拜於庭，賀者踵門。太孺人色憂曰：吾懼子學之無成也。勤愕然，跽而問故，曰：人賀汝以科名，吾憂汝不得爲聖賢之徒爾。科名固所榮親顯揚，不更有大於此者乎。勤之心由是怦怦然動矣。既而大人與太孺人舉孫夏峯、湯雎陽、耿嵩陽三先生爲最，曰：當今倡學者賴有是爾。汝盍往觀有道家法乎。夏峯家孫，同年友也。雎陽居不百里，嵩陽且

咫尺伊洛、學必有傳者也。勤拜受之、心又勃勃然欲往矣。未幾夏峯歿、睢陽被召、適嵩陽之劉子叔績來司柘鐸、因寓書耿逸庵先生論學。逸庵先生一見志決手復云、不謂與居敬窮理作功夫兩地同。自庚申後、無歲不遊嵩陽、嵩陽先生亦懸戀無已、歲弗遊輒使人來也。癸亥年、值歲歉、大人憂賦不克、勤亦困之。太孺人曰、不懼荒爾學乎。命之嵩陽肄業、以久違膝下辭、曰、爾之也、不能不倚門而望。之嵩陽、是即安室廬也。夫何辭。既往而歸、太孺人色喜曰、吾見爾學日進、吾更憂叔子之學無成也。此子頗聰而多疾、乘其幼使之得所依、安知不猶爾學之日進也。請於大人、大人志懌。明年甲子春、勤携三弟克恭之嵩陽、

俊受學於耿逸庵先生之門。是年冬十月、振起武闈中鄉試。諄諄以勤學問法古人爲期、猶之教勤與恭然。夫母之愛其子也、大抵慈忍之意多、督誨之事少。彼不知愛者以家庭爲怙非之地、以天性爲賊恩之端、固無足論。間有知愛者、不過偶規正言、偶示正行、踰時而聽子之所爲矣。即有勤課不息、能知大義者、其處心積慮間惟以博青紫爲第一、督之以記誦詞章之習、不復責之以忠孝廉節之道。是以其幼也習而安焉、長而與之化焉、老則罔焉、而不得與聞古昔聖賢之教。吾不知其所謂愛者何有焉。今觀太孺人之愛勤等也、勗之以學、而不以科名畢其願。更恐子以科名移其志也、諭之以取友親師之義、教之

以履仁蹈義之方、而無一時釋諸懷。嗚呼、所謂知大義、愛而能勞者無踰於此矣。雖然、更有愛之至者、事未彰於世、人亦無得而知。方家居嘗與大人論嵩陽教法、以爲他日可倣此、是亦學也。及至京邸、顧謂勤曰、爾父營書院有年矣、期爾以文章報國、以詩書啓後、是吾與爾父志也。不然、志弗就。夫太孺人之不欲庸愚其子也、非勤之所敢承也。然愛至此人鮮知矣。此勤所獨見之、而不必人之悉見之也。他如治家以法、定家規、明禮教、每於節壽之辰、肆筵設席、爾拜大人於寢室、祀先必親滌祭器、具饌必親爲之、務使豐潔。朔望常節、同大人率子孫入祠堂行禮、薦食既畢、子孫即羅堂下拜見、肅肅雍雍、以之崇分誼而

敦倫教，慮深遠矣。又教小兒當能言時，即道之以孝弟忠信之行。毋曉集少長於堂，最稱者俾立桌隅，講説古道，使之聽。卻誦讀者，策以躬行，無資口耳，習以爲常。顧性抑抑善下，直而能巽，多取善而不以爲屈。無論姻婭子姓，許以言進，即婢奴輩有一得，獻於前，亦欣納之，不以爲愚。弗益我也。早歲歷辛苦，淡薄與性宜，雖動倖邀一第，無改素風。至京，屢以甘貧淡，却華膴爲戒。獨是體常弱而志願壯，理家事不憚勞勸，自己未後疾不去身，逮迎京師，調攝醫藥，竟至罔效。嗚呼痛哉！憶初抵京時，因膝下歡聚，心神怡悦，容顏暢潤，飲食視往日惟倍。自謂大福將至，乃未及一月而疾作矣。雖藥餌日進，然喜意油油，絶不見有

怨怒之容。至⑨初病以至屬纊，如一日也。已巳冬十一月十五日夜，勤與克讓侍藥，猶以居官盡職爲勉。至十六日黎明，盥洗扶起，端坐而逝。聞者驚悼，在京宦遊者弔盈門，各誄以文。十二月初十日，勤與克讓扶柩南歸。初、十一月朔，大人作書遺家，言母偶遇疾，醫治得痊，無以此恐。至十二月初五日，振起克恭得接閲，憂不安席，曰：吾母殆將病也，居者行者各勿懈。即日振起冒雪北往。十六日遇柩於眞定南之滹沱河，痛號幾絶，路人傷之。殮起扶柩偕南。二十日，克恭亦在家聞訃。祗至後，諸在位及遠近親疎，下逮樵牧輩，哭者絡繹不絶。先是，扶柩南來，十二月二十五日抵黄河北岸，水⑩擁不可渡，舟子色懼，勤禱河伯

日太孺人生有顯德，當無阻此。若獲濟，是應善也，神鑒實多。須臾冰止，舟子挽索以濟，風平浪息，順行無還，若忘其爲涉波濤者，不移時而登南岸矣。舟子喜曰，吾自操舟楫以來，未見有是者。及回視中流，冰復自天而下，不可更渡。噫，太孺人之脩德格天，有合無違者，於茲益信也。茲據所聞所見，約畧以誌其槩。後之君子倘緣是而有所考焉，我太孺人之存心制行，可通神明，而裕後嗣者且光垂不朽矣。太孺人生於明崇禎九年丙子正月十九日辰時，卒於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一月十六日卯時，享年五十有四。子四，克勤、振起、克恭、克讓。女四，長先以。孫六，容端、容恂、容肅、容莊、容邃、容儀。孫女五。曾孫女一。康熙二十

九年庚午冬十有二月初四日、葬於栢城南三里祖塋之阡、勤等泣血納誌銘於壙中之石。振起克恭痛未親含斂、廬於墓側、負土舁築云。○**二十三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振起曰、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在常人已爲孝矣聖人與賢者言、以爲未足當孝、固是孝道難盡、亦見聖門弟子不可易及。曰、此其所以爲聖賢之學也。聖人陶成諸賢、只是要他做第一等人、所以賢人有病痛處、偏爲指出。賢人之分量已是儘高、聖人之期許更自難滿。此等處豈後世所能窺其萬一。讀書須如此解會方得。○

二十五日容莊送入邑庠。○**二十六日**、大人率容莊

墓祠致祭。○二十七日，耿嵩陽先生使回。與耿嵩陽先生書、所論朱陽書院講學之期、今歲無及，俟來歲春明，將遣使奉迎。朱陽片土、斷斷不可不爲先生過化之地。因憶登嵩踐約、十年未果，前一旦行之，則竟行矣。朱陽之遊、曷弗如是。當此正學湮晦，海內同心既不多見，即吾鄉鼓吹宗風者，湯先生而外，亦未易指數其人。倘荒城僻隅，得先生一揮麈教，振人心於既失，續微言於將墜，其所關豈細故耶。先生以覺世爲心，知不吝教。今冬保護深固，明春竚竢道駕來臨也。○二十九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三十日鍾聖舉來訪。

十二月朔、書院請先師孔子神主。祭文、惟

神德配天

地、道貫古今。佑啟後世。書院肇新、朱陽片土。虔恭明神、請主入祠、人咸禀遵、蠲吉祭告、肅將明禮。尚饗。

○四日 評扶溝何第小學集說、讀所集小學說確實醇正、大有功於名教。八人守此家法、從幼便自灑掃應對進退間涵養將去、長而從事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功、則心與習俱化、理與事相安、聖賢脉絡自可尋將上去也。不然馳騖空寂、二者交病焉。極服所採切實中肯、一支離語攙越不得、所謂選言居要是也。聞鍾子聖鐸道君家行習純依古德、讀此深爲嚮往。何日得握手面質此事也。

○五日 題劉蒼佩

齋日直方齋、贈聯云、持養無踰居敬法、討究還視力行功。○題直方齋詩有序、鈞陽劉黍山先生令嗣蒼佩希心問學、循循守道。余嘗過其廬、留止之、談學至夜分、見其淡遠寧靜之風、知其得力於持守者有素。一日鍾子聖鏻遊朱陽書院、命予題蒼佩齋、予因以直方題之、商敬義也。更附以詩曰、 天地之大德、藏用與顯仁。君子何所事、去妄以存眞。存此心。之靈、兩大賴維人。力雖別高下、學須見經綸位育吾黨責、斯道豈沉淪。鄒魯繼唐虞、垂訓日諄諄。上下千百年、統緒及洛閩。著述徹輿旨、六經採討新。表章大義昭、後世悉禀遵。君家詩禮舊、閥閱著垂紳。昌後廸令德、奇姿誕君身。蚤服趨庭訓、溫潤表德純。儒術雅

自好、樂道在安貧。有齋名直方、敬義功惟親。道岸登由我、不孤自成鄰。悠悠陽山側、大雅範人倫。○書康義成先生傳後一章、林泉方幸遂幽貞、多患偏來痛此生。尋父山阿血淚滿、撫孤燈影片心傾。鄉人慕德羅階望、犬法垂名謚義成。說去還留寬長跡、高風依舊掛康成。○

六日

送鍾子序、鍾子者、懷孟鍾爾知先生子也。爾知先生學於夏峰、詣日進。遭遇艱、從大河南、寓於緱山、毋在反嵩陽。既而遷禹教授生徒、置田百畝、遂家焉。其子聖鐸質聰慧、從幼隨乃父於夏峰、嵩陽日久、漸摩日益、器局近於道。初學八股、繼學詩、古文詞。其爲文斐然可觀、以家貧謀生不給、尊乃父命、更業岐黃。此亦貧困使然、然

擇術如是、是乃仁術也、庸何病乎。鍾子來遊朱陽書院、拜先王父筠峯公祠、携手登舊屏山、坐談其上、依依不能舍以去。夫人之擾擾塵世若、亦烏知有山水之樂。即偶一遊覽、亦不過樂在山水爾。今觀鍾子於山麓水涯間、騁眺留連、若有所深思而遠志焉。且坐屏山上、顧先筠峯祠曰、予觀此志樂。噫、鍾子之所得、吾烏能測乎哉。讀乃父病中日記自遣疾以至屬纊、未嘗一日廢學。其於夏峯、嵩陽、蓋患難生死以之。鍾子從幼隨乃父之遊於兩地也、吾固知其中之所得有深深焉者也。雖然、不可以不勉也。○書院講論載講習錄。○與書院諸子講性與天道不可聞處、因指講堂前二柏示之曰、此樹人人知是柏、不知實是

一團元氣生聚。今指之爲柏人，則知之、指之爲元氣流行、人不之知也。子貢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亦此意。○子貢從悟後說出，箇箇可得聞、不可得聞。學者宜細思之。○文章可得而聞，是就威儀文辭人人所習見者而論，寔之性與天道何嘗外此乎。雖夫子罕言性命，然言事言物，即是言性與天道。處天下何事不有理、何物不有理。何事不有理之所以然，何物不有理之所以然。其言事、言物，而性與天道即寓於中。特學問不到者不能處處領會其妙，止覺性與天道夫子所罕言者，而不知夫子久已言之也。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是子貢見夫子之教無行不與、

日與人言孝、言仁、言義、言禮、言忠、言信、以至詩書禮樂之教無非性與天道、特悟未及者不之知爾此。其悟蓋亦庶幾乎、夫子所以終以一貫予之也。○知夫子之下學而上達、即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處。

○八日　鍾聖鐸行送之。

○九日以後書院輟講。

○三十日　辛未除日、朱陽書院獨坐二首、

滿城爆竹歲寒消此地誰云竟寂寥。收拾殘冬惟一卷、迎來春色只中宵。流光早被梅頭喚、懿好全憑蘭氣招。將憶諸生問道日、忘歸久自謝塵囂。

歲月蹉跎已四十、驚心聞道一何遲。止因書癖求安頓、不信人情逐變岐。捫舌從今當有戒、咸脢莫更笑無爲。閉門敢說

閒有日、檢點昔非謝舊時。○除日書院令克恭剪梅詩、講堂雲卧疎枝斜、風動幽香春意睽。欲解東君消息好、庭前憑取一枝花。○辛未除日拜先大父篤峯公祠、祖德貽謀一卷書、好教耕穫勤菑畬。無聞最悼多心過、有志還求淡世譽。數步雲攜嶺樹早、半天香帶屏梅初。從知春色漸移舊、展拜由來是歲除。○除夕哭先太孺人四首、黃沙埋骨反爲家、忽道今時易歲華。纇草丘壠添土塊、黯糟兒女易縞麻。雲天黯淡迷山色、風木悲傷暗燭花。有淚反難輕易落、莫教嚴父倍興嗟。偷看嚴父淚含頻、便把兒童集此身。啼笑一聲收淚眼、喜哀兩意度花辰。從知有淚難輕下、未道歡言便是眞。仍念往時今夕裏、失

聲何處拜慈親。　慈親那得降瑤池、雙手撫言兒在斯。一看容顏還似否、三年壯瘦有誰知。弱腸輪轉渾疑夢、畫㥶更聲總是悲。痛殺慈幃終不見、如何今夕進雙巵。　恨殺東君報歲除、一天星斗煥茅廬。時來物自爭春色、母去我徒廢架書。五十四年追閫範、億千萬輩還生初。爲看純孝天心合、女德分明示廣居。

是年、書院考課之功多。

外孫宋齊保拔字

壽樂堂日錄卷八終

校記

①劉弦：當作「劉炫」。按，劉炫，隋朝人，曾注《孝經》。

②犖：當作「犖」。

③贈：當作「增」。

④「訂」上當脱一字。

⑤「生」下當脱「之」字。

⑥肆：當作「肄」。

⑦且：疑作「旦」。

⑧母感傷：按此句文意不明，疑有脱誤。

⑨至：當作「自」。

⑩水：據下文，當作「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4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67
页数=867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09
SS号=12365601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4.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